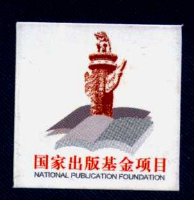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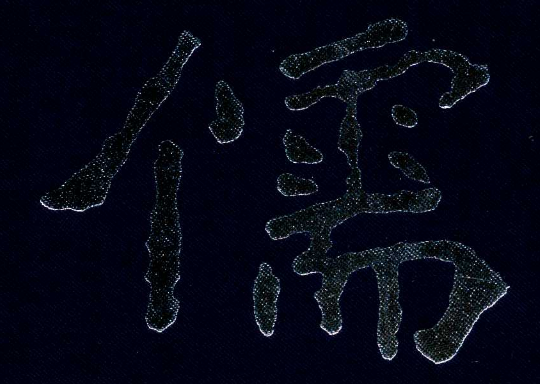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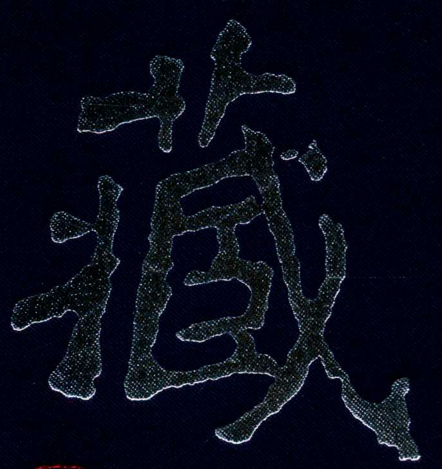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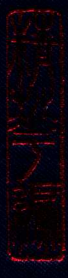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儒


藏



精華編二五九冊上

集部





精華編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二五九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羡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　編　纂　湯一介　龐　樸　孫欽善　安平秋　（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董　平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別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二五九册

集部

《儒藏》精華編第二五九册

集部

上册

目録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二……七五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五……二六四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六……三〇九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九……四三三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十……四四八

東廓鄒先生文集

〔明〕鄒守益　撰
董　平　校點

目録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二……七五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三下……一六七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四……一九六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六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七 …… 三五三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八 …… 三八八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九……四三三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十……四四八

五言絶句

校點説明

鄒守益（一四九一——一五六二），字謙之，號東廓子，江西安福人。正德六年（一五一一）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嘉靖初，因議「大禮」忤旨，下詔獄，謫廣德州判官。建復初書院，以傳播王陽明學説爲職志。後擢南京主客郎中，任滿告歸。復起南考功，尋還翰林，官司經局洗馬。又因上《聖功圖》得罪，下禮部參勘。復起，遷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陞南京國子祭酒。嘉靖二十九年（一五五〇）九廟災，明世宗下旨大臣上疏自陳，守益獨言君臣交儆之義，因又得罪而落職閑住。卒於嘉靖四十一年，享年七十二歲。隆慶元年（一五六七），追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莊。

鄒守益爲陽明弟子，一生講學，竭力發明陽明「致良知」説，影響甚爲深廣，爲「江右王門」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學以良知爲明覺之本體，本自知善知惡；而意之所在，則有好惡，好惡失中，則物爲不正。故所謂格物，即是誠意，亦即是要使好惡之意契合於良知本體的本來狀態。誠意體現於現實的生活實踐，即是爲善去惡的實功，亦即是「致良知」的實功，故謂「爲善去惡之物格，則知善知惡之知致，而好善惡惡之意誠。誠意、致知、格物，即是一時，即是一事」（《青原嘉會語》）。他想要將作爲本體的良知切實地體現於個體的道德生活實踐之中，在日常生活中表達出良知本體所固有的道德内涵，從而將形上與形下融爲一體，將本體與工夫打成一片。正因此故，守益特以「敬」爲持循之方，以戒愼恐懼爲工夫之要，保持了陽明學説中重視「知行合一」的基本實踐性格。他的這一學術特點，受到黄宗羲的高度評價，以爲「夫子之後，源遠而流分；陽明之没，不失其傳者，不得不以先生爲宗子也」（《明儒學案》卷一六）。

鄒守益的著述曾數經編集。據其弟子程寬所撰《後序》，最早蓋由其門人陳辰編爲《東廓初稿》，後其門人又編爲《東廓摘稿》一百二十四篇，王畿嘗爲之序。然《初稿》、《摘稿》均未包含鄒氏的晚年著述。今流傳最廣的《東廓鄒先生文集》十二卷，則由建寧知府劉佃彙選，同知董燧編次，程寬校讎，刊刻於嘉靖三十九年（一五六〇）。這個本子，程寬稱之爲「全集」，説明已經將鄒氏的晚年作品收入在内，但清代修《四庫全書》，卻以爲其「晚年著述則未之備」，而以《東廓鄒先生文集》十二卷存目，謂「是編爲嘉靖中所刊，題『建寧府知府劉佃彙選，同知董燧編次，通判黄文明掄集』，又題『門人周怡、宋儀望、邵廉續編，孫德涵等十八人重輯』。錯互顛舛，莫知竟出誰手也」。現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的《東廓鄒先生文集》十二卷，則是清初據隆慶六年刻本的翻刻本，其所題與《四庫提要》記載相同。

除這個通行的十二卷本的文集外，還有一個六卷本，現藏於上海圖書館。上圖藏該本經過修復，二册，題爲《東郭先生文集》。集中凡「東廓」皆作「東郭」。卷首有目録，不分卷；正文則分卷，收「説類」、「序類」、「記類」、「書類」、「文銘類」、「雜著類（箴銘傳附）」，每類各一卷。唯該本無任何序跋及刊刻年代信息，無法詳考，但爲明本無疑。從篇幅及内容來看，懷疑它即是最早由陳辰所編的《東廓初稿》。該集中的文章，基本上均收入十二卷本，但有三篇（《心期亭記》、《答友人論學》、《復薛竹居尚謙》）未見於十二卷本。

又有九卷本《東郭先生文集》，藏日本内閣文庫，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有該本的縮微膠片。該本一函二册，半頁九行，行十八字。據林春的序及洪垣的後敘，可以確知該本即爲王畿作序的《東廓摘稿》，由洪垣編成於嘉靖十七年，收入文章一百二十四篇，這些文章全部爲後來的十二卷本《東廓鄒先生文集》所收録。

清人黄虞稷《千頃堂書目》卷二二，除著録「鄒

守益《東廓集》十二卷」外，又著録「《東廓先生遺稿》十三卷」。十三卷本的《東廓先生遺稿》，《四庫提要》亦曾提及，但謂：「今未見其本，或别收於遺稿中歟？」也許因爲這個緣故，世或以爲十三卷《遺稿》已佚，罕爲學者所利用。事實上，《東廓鄒先生遺稿》十三卷仍存，現藏上海圖書館等處。該本曾於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由鄒氏裔孫鄒仁任刻，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安福縣知事胡慶道重印。該本題「門人周怡校正，不肖男善編輯，門人宋儀望校增，後學邵廉校梓」。可知十三卷本的《遺稿》實由鄒氏季子鄒善編輯，並經過守益門人周怡、宋儀望等的校訂。鄒仁任在跋中謂：「先文莊公手澤，正集外復有遺稿未刊，後房祖善公於前明萬曆間爲山東布政使，編緝爲十三卷付梓。鼎革後遺失無存，故寒族諸前輩皆未之見，以爲衹有正集耳。」此所謂「正集」，當即指十二卷本的《文集》，而《遺稿》十三卷，則由鄒善編輯並曾於萬曆年間刊刻於山東，明亡後一度「遺失無存」，這亦正是四庫館臣之所以未見該本的原因。

二〇〇七年，我曾編輯整理過一個《鄒東廓集》，將十二卷本與十三卷本合爲一帙，由江蘇鳳凰出版社出版。此次校點，仍以清初所刻《東廓鄒先生文集》十二卷爲底本，以六卷本《東郭先生文集》（簡稱「六卷本」）、十三卷本《東廓鄒先生遺稿》（簡稱「遺稿」）爲參校本。在校勘過程中，凡通假字一仍其舊，不作改動。避諱字，如「宏治」，則逕改爲「弘治」，不出校；通行的異體字，如「迹」、「跡」、「蹟」之類，大抵亦仍沿其舊，部分俗體字則改爲通行字，如「咲」，逕改爲「笑」，不出校。底本或有闕字，或漫漶莫辨，則以「□」替代。校點者據内文篇目重新編制了目録。

校點中或有錯訛，謹祈學界同仁予以匡正！

校點者　董　平

鄒東廓先生文集序

言，心之聲也。聲成章謂之文，典謨訓誥，煥乎尚矣！而孔聖之所刪述與講論乎齊魯之間，其群弟子當時所記載，後人私淑所論著者，至今賴之以立人道。綏猷敘倫，歷萬世無改焉。豈非本於天德之神明而洗心以退藏者，淵乎粹精，故以辭爲經，英華發外，言而世爲天下則也。降而秦漢，心學失宗，其諸儒傳經，所論説多出臆見。掇拾補輯於煨燼之餘，訓詁雖詳，精義未究，故流而至於崇飾華競，祖述虚玄，言之徒文，去道益遠。千載之下，猶幸有宋諸儒以大明理學，主静立極，兩忘定性，其言實上契古聖。善學者可以從躍如之見而致道焉。文之尚也，豈曰秦漢云乎哉？豈知探本以立言者，文之要也；崇德以論事者，文之典也；博説以究約者，文之致也。乃辯析太詳，支離爲病，使習學之道，歧德性而爲二，則不足以述天載之微，即疲竭精神於探討，而於所謂形而上者，竟迷於聞見之求，默識爲難，聖學反晦。使非有陽明先生致良知之説，以指出人心之靈，不在外求，則致知之學，無有頭腦可入，而不陷於義外之非者，鮮矣！

東廓先生受學師門，獨得其宗，而於良知之致也，蓋已極深於不覩不聞之體，而研幾於莫見莫顯之際者矣。故其所爲文，如答、述、説、記、序、論、箴、銘、雜著之類，皆發自胸中所獨得，隨在立言，無一而不從德性擬議，以深明乎致良知之旨，而示學者知

所用心。不滯見聞，可執其要，以求於聲臭之外；不屑事爲，可循其典，以終於果行之育；不病支離，可極其致，以協於克克之歸。繹篆考詞，精微朗暢，蓋已陋群言之無當，而還先生之彝訓矣。故觀先生之文，莫非教也；玩先生之文，莫非學也。學者由此而因言會心，悅心研慮，則庸言庸行，自是兢兢不敢放過。無聲無臭，只在人倫日用間，莫非三千三百以爲工課矣。翼聖經，闡師説，是文之集也，而豈徒哉！

森久宦江右，因得侍先生講論，彌相知信，先生之季子穎泉君又辱在交遊，有同志之雅，今來長憲吾閩，風化所被，猶仰象賢，間以先生文集若干卷示森，曰：「將梓之，以惠來學。」命森敘之。森雖不文，然素受先生教，又思陽明之學遍天下，而能發其蘊者無如先生，故忘其淺陋而敬爲之序，且以告吾閩之士，使由此而求陽明先生之學也。

隆慶壬申仲秋之吉晚學生懷安馬森撰。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一

序　類

樣翁文集序

往歲讀劉雲表祭樣翁子高之辭，稱其爲廬陵岱宗，而反復慨嘆，以爲古道所尚，而俗子之嗤，未嘗不逌爾而嘆曰：「古之不入於俗久矣！　求合于古，則必咈於俗，而闇然媚于俗者，且將得罪于古。　故士君子寧受多口之憎，而侃侃尚友於千載之上，然後可以對越天地而無愧，奚特樣翁已乎！」方元之不綱也，輕儒術而崇吏威，驅一世於權利之途，而子高恂恂以經史自課，斂精蓄銳，以肆於詩文，思與古之作者馳騁上下而無所撓。　天下大亂，避兵里良山中，拾木葉，挹泉研石，以相倡和。　遭逢國朝，以明經掌職方，出司北平憲事，茹糲被素，不以家自隨，時從庫吏假圖籍千卷，嗚嗚几上。及貳禮部，攝冢宰，齒髮耗矣，而志不衰。故其詩沉鬱奇勁，自成一家；而其文雄渾閒雅，馳驟而有餘力。　昔上蔡先生曰：「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脱者，所以都看不得。」跡翁之見，可謂透此關矣。　故其自許亦曰：「平生無能過人者，獨富貴患難之適然。　吾前曾不以動其心，而孳孳焉惟文學之是樂。」嗚呼！　使其移平生精力以從事於濂洛之緒，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所立殆不可測，然而已鬱然可觀矣。　詩曰《職方集》，宋學士景濂評之以傳。　文曰《樣翁

集》，羅吏部允升手校正之，以屬徐郡侯士元，俾登之梓，于時距翁百有五十年矣！以百五十年而殘編散簡猶爲士君子愛慕而思以永之，回視豐資高爵、氣焰炫赫，而今且蕩爲冷風者，所獲不既遠乎！刻既成，侯遣伻以示于山中。乃論其世以風厲學者，使知求合於古，而無以俗爲進退也。

喪祭禮要序

愛親敬長，民之恒性也。生而愛敬之，歿則無所用其情矣。故實其體魄而藏之，求其精爽而祀之，所以引其愛敬之情，懇切固結而不可解也。然而有過焉，有不及焉，率無以協于中道。是以聖人憂之，制爲典禮，以詔來世，使賢知愚不肖者咸不爽其矩，以各全其天地之性，非直爲觀美而已。

西竺之地，僻在要荒，不獲睹先王之禮樂，而其愛親敬長、哀死慕亡之情，亦有所不能已，於是有佛之徒者，自以其智創爲科條，而其俗亦相與遵而行之。其後浸淫以入于中華，而中華之人反相率以變于夷，而莫之省憂也。譬諸深山窮谷，未嘗得食五穀之美，而採薇蕨、拾橡栗，以充其腹，出而號于通都曰「凡欲飽者，從吾之教」，則世必鬨然笑之矣。以吾列聖典章文物之懿，不啻稻粱菽稷，而世顧舍之，以奔馳於薇蕨橡栗之求，其智不亦慎乎！

吾友王天民，分教寧國，憫其俗之葬祭雜於佛氏而懵然於先王之禮也，取《文公家禮》，攝其要旨，梓而行之，以誘其士民，易於服習，庶幾慎終追遠而無憾。其用意之惻怛，閔閔然懼其饑餒，而詔之以樹藝之要方也。凡寧國之士民，其尚思耕之種之，耨

之獲之，食之而肥，庶其無負於模範之德乎！

諭俗禮要序

禮也者，體也。人之有禮也，猶其有是體也。體不備，不可以成人；禮不備，其得謂之人乎？先王之世，教明而化成，上自王公大人而下至於比閭族黨，無非禮樂之布濩，忽然而有不由禮之人出于其間，則群視而駭之，若鬼物然。故《相鼠》之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言其自絶於人道也。及教之衰，禮俗廢壞，士以詞藝爲學，而吏以法律爲師，相尚以鄙詐，相便以易簡，間有誦先王之典，則群視而駭之。噫，何其與古異也！

予嘗受學于陽明先生，獲見虔州之教，聚童子數百而習以詩禮，洋洋乎雅頌威儀之隆也！竊嘆人性之善，無不可教，患上之人未有以倡之耳。比官廣德，躬率諸生及童子習禮于學，雖毁齒之童，周旋規矩，雍容可觀，因益以自信。復懼夫不能以家喻也，屬劉友肇袞、王生仰，酌四禮而刻之，名曰《諭俗禮要》，以頒于士民。

刻成，讀而嘆曰：是固貌人之形也！畫師之貌人也，耳目鼻口、四肢百體、毛髮爪甲，儼然成人矣，而精神命脉則非畫之所能載者。仁也者，人之精神命脉也。古之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造次於是，顛沛於是，舉富貴貧賤無所摇奪，故所履中正，而禮行焉；所樂和平，而樂生焉。禮樂之文，非自外至也，由中出者也。猶人之精神命脉，完固而凝定，則粹然見面盎背，以施于四體，無弗順正而充盈者矣。故冠笄之禮，

所以重男女之始也；婚娶之禮，所以謹夫婦之交也；喪祭之禮，所以愛親敬長也；雜儀，所以正家也；鄉約，所以睦鄉也；皆仁之推也。若徒以崇其儀節，肆其聲容，而無忠信惻怛以主之，是精脉枯竭而支體爪髮徒存，終亦必亡而已。凡我士民，相與反而誠於身，篤其實以充其華，盡其人道以自别於禽獸，匪直爲觀美而已，聖朝禮樂之化，其庶有小補乎！

訓蒙詩要序

夫詩，以理性情者也。何謂性？曰仁、義、禮、智、信；何謂情？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悉邪也。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聖人教人學詩之法，無餘蘊矣。後之言詩者，不復講於養性約情之道，而以雕辭琢句相角，故粗心浮氣之所發，喜而失之驕，怒而失之悍，哀而失之傷，樂而失之淫，其弊反以蕩情而鑿性。噫，所從來久矣！

予官廣德之明年，聚州之童子而教以詩禮，一時教讀或不解。予意雜以矜名喜利之詞，是蠱童子之心志而教之邪也。廼取《詩經》之關於倫理而易曉者，及晉靖節、宋周、程、張、朱，及我朝文清、康齋、白沙、一峰、甘泉、陽明諸君子之詩切於身心而易曉者，屬王生仰編而刻之，俾童子諷詠焉。童子之心，純一無僞，習之以正，則涵養薰陶，有以充其惻隱、羞惡之端，而全仁義之本體，以優入于君子；習之以邪，則殘忍貪冒以陷溺其良心，而違禽獸不遠矣。凡父兄之愛子弟，孰不欲使爲君子，而忍棄之於

惡乎？童子之愛其身，孰不欲爲君子，而忍棄之於禽獸乎？諸童子其即是編而熟復之，潛思實踐，以先入之言爲主務，以窺諸君子之門庭，以馴入于堂奥，則蒙以養正，弗納於邪。作聖之功，是編其階梯已乎！

康齋日記序

予嘗讀《康齋日記》，愛其固窮守道，瞿瞿以陶養情性爲事，月琢歲磨，至老而不懈。其立志之篤，直以天地聖人爲準，曰：「未至於天道，未至於聖人，不可謂之成人。」嗚呼！充是志也，豈孑孑以一善自足者倫乎？於穆不已，天之德也；純亦不已，聖之所以合天也；自强不息，學者之所以希聖也。學者而甘於機械變詐以自絶於善，固不相爲謀矣，如欲去僞存誠以入堯舜之道，則舍是安所從事乎？故夫修於大庭而屋漏棄之，慎於大節而細行忽之，鋭於首途而末路怠之，皆息也。息則與天不相似矣。故曰：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則無須臾之息，而天德純矣。天德純而王道出矣。此千聖相傳之心法也，而世之從事焉者寡矣。或曰：康齋見道，乃於風日花鳥之間，恐未爲得之。嗟夫！君子之學，以陶養性情爲第一義，故不以萬物撓己，而能役萬物以爲樂。以萬物撓己者，私之也。私之則必争，争而得之則驕，弗得則悲，將不勝其戚戚矣。役萬物以爲樂者，公之也。公之則無争，直與天地萬物同流而共貫，鳶飛魚躍，俯仰無礙，浴沂詠歸，古今同符。夫惟不撓於物，而後幾於道矣。

國朝以道鳴者，文清、康齋、敬齋、白沙諸君子，其尤也。薛、胡遺訓，往往流布，而吴、陳尠焉。嘗欲擇其粹言並傳于世，而力未暇也。吾友皇甫沖偕其弟涍謀同志，此其志豈足於一善者。凡百君子，各養其性，各約其情，無詘富貴而隕貧賤，以屹立于萬物之上，則是書之行，將不爲世道一坊乎？

油田隆堂彭氏族譜序

盧陵隆堂之彭氏，咸祖鳳山翁雲卿，分而爲三，曰伯琛、仲琪、季瑾；又分而爲四，曰弘仁、弘禮、弘道、弘輝；又分而爲六，曰允忠、允恕、允宣、允政、允泰、允趨；又分而爲十二，曰幼初、幼通、幼清、幼充、幼立、幼亨、幼嘉、幼真、幼孚、幼謙、幼信、幼勉。惟幼初無傳。而十一幼之子，凡二十有八人，濟濟有立。幼清之子珣，通經好義，始爲譜以合其族。珣之子治，率其族以遺稿登諸梓。予之卧山中也，治以文請；既而北上京師，南來廣德，猶未有以復也，而治之請益虔。則告之曰：

子嘗觀醫家之象人乎？自元首、耳目鼻口、四肢百骸、心腹腎腸，舉無不備者，所以察其經絡，攝其總會，時其燥濕寒暑，而施其湯焫鍼砭，以保其身也。家之有譜，所以譜其家之經絡總會而醫療之，以保其家而已矣。今子之兄弟，凡五十有五矣，子之子之列，凡八十有六矣，夫孰非鳳山翁遺體之分乎？是固一人之身也。古之君子，視其族也如一身，故無弗仁於其族者；視天下也如一族，故無弗仁於天下者。何也？

氣相通也。氣之不通，則一膜之外，且將痿痺而身病矣。一宫之間，自爲胡越，而家病矣。況於天下之遠乎？身之病者，湯焫鍼砭之可愈也，家與天下之病者，其何以藥之？吾嘗聞諸《西銘》矣。人人夙夜匪懈，以無忝所生，尊其高年，慈其孤弱，隆其賢能，而撫綏其顛連無告者，慈愛惻怛之情洞然四達，而不使害仁濟惡者奸于其間，此聯屬天下、聯屬宗族之「附子湯」也。凡鳳山翁之孫子，其尚思拳拳服膺以無負作譜之盛典乎！若祇以備其儀文，而略于愛敬之誠，譬諸象人之縣于市，爲門户觀美而已，其何以收醫效之大成哉！治之昆弟，甚文而志於禮，其諸子杲、東，彬彬向用矣，處則以是仁于族，達則以是仁于天下，使異時考德而論世者，於是徧有稽焉，則予之言賴以有光矣。

南臺便養詩序

王君純卿之南臺，將奉其母太孺人以養，諸君子厚純卿者，惜其别而喜其得以將母也，從而詠歌之，頌、禱、箴、規，渢渢然也。某受而讀之，曰：「美哉，古之風乎！」古其猶有責善之義乎！是固非彌文矣。」古之論養者，曰善養，曰禄養。養必以禄乎，則三桓豐而子蹇陋，猗頓肥而顔氏癯矣。養止以善乎，三釜之喜，列鼎之泣，固聖門之至情也。然則如之何？曰：禄之不以義，非所以養也。以不義養親，是以酖毒也。禄之以義，則秉義以事君而顯榮其親，愈於菽水矣。故《忠經》曰：「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則福禄至。故得盡愛敬之心以養其親，施及於人。」嗚呼，其知所以

養乎！善以居其禄，禄以充其養，天下之養，其何以尚之！純卿賴其母氏之節以升于朝，奉命四方，劬劬有譽處。天子方新治理，簡修進良，受四聰四目之寄，以試于留都，而又得便養以報其親，是固行孝先忠，以致福禄之時也。「靖共爾位，好是正直」，上以對揚明天子之耿光，而内以顯親於無疆，使讀是詩者，因言以察其義，因事以考其成，曰諸君之與純卿，式克以古道相處也，則是編之傳，其於後有耀乎！

别司訓楊質夫序

鎮江楊質夫考績將行，别于東廓山人。山人喟然曰：「甚矣，歲之不我與也！予之獲請于朝，以奉先大夫之養也，蓋三年而君始來。今君以九載之績，孚于多士，書最于冢宰，而予之疏拙，日負於初心，進無以報國，而退無以顯吾親也，於君之别，能無廩廩已乎？抑聞之，君子愛日，故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道，以陶淵明之清節雅致，而猶感於榮木之顛頮，怛然内疚，以求不墜先師之訓。質夫之棄我而去也，其尚脂名車、策良驥，以馳驟於道義之逵哉！義之合也，雖一命三釜，有譽于天下；義之詭也，則三旌萬鍾，適以爲嗤笑之資。故夫安定之胡，泰山之孫，以校官顯；中牟之魯，密邑之卓，以縣令顯；而林甫、似道，以宰相胙茅土，爲世大僇。嗚呼！百年之身，無智愚貴賤，一也。善用之，則磊磊落落，與日星争耿光；不善用之，則泯泯與蛇蚓等，可不慎哉！」

質夫簡静可愛，文僖靳公充道評其有西漢長者之風。釋褐以爲師，儒行有民社

之寄，固安定、中牟由此其選也。《詩》之訓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忠以報國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孝以顯親也。予與質夫宜思交厲焉。異時別而復合，其庶有以相考乎！

贈州守眉山許君述職序

嘉靖乙酉冬十一月，州守許君若思入覲于天子，僚友陳彥明、周宗文徵所以贈之者，予愧無仁者之實，其何以當之！三載考績，古述職之規也。今之州郡，視古侯伯，凡境内錢穀、獄訟、城池、學校、農桑，舉盻尸而櫛編之，以課殿最。許君舉進士，歷外服，歲星將一周矣。以予之試吏事，又何以贊之！抑嘗稽圖牒，按吏民，廣德雖僻，固高皇帝經營王業之始也。天造草昧，親帥六師以臨于州，州之父老壺漿以迎之，横山、祠山之間，有龍章焉。四海底平，念從軍餽運之勞，特輕税斂以優之。夫其親冒矢石，有定天下之武；奎璧涣汗，有化天下之文；優恤根本，有保天下之仁。兹固聖子神孫所宜訪求而繼述之者也。

天子方執金鏡以臨明堂，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豈緊錢穀簿書是究是圖？許君邇耿光而承清問，其尚以是對揚休命乎，明天子將效法烈祖之業而光大之，以丕冒于萬邦，萬邦其受賜矣。是故效法于武，則詰戎兵，以戒不虞，無不周矣；效法于文，則崇儒納諫，緝熙聖學，無不慎矣；效法于仁，則懷保小民，至于海隅日出，無不普矣；矧吾廣德一壘之澤乎！予賴君之教，踰年于此矣，每秉燭劇談，慨然有爲德爲民

之志也，故舉其先務以爲獻，君其得無意乎？

賀伍郡守時泰平賊序

粵若大道之行，學術出于一，而文武之用，敷諸成績。及其隱也，學術出于二，而保大定功、和衆豐財之教，鬱而弗章。俊民用微，日奏于罔功。嗟乎！文事武備，郤萊裔而北費人，如用真儒，萬邦其憲之。俎豆軍旅，孰謂果異方乎？兵法有之：「以武爲植，以文爲種。文以視利害，辯安危；武以犯强敵，力攻守。」於戲，幾矣！

松滋伍侯某，博學通經，明於大較，守吉之三年，勤于庶獄庶慎，以星出入。隆儒術，飭兵衛，服其官如嘉會，屬邑不静，亟掩

渠魁，市誅之，郡告無虞。維是虔州之阻，控閩帶廣，賊負恃谿洞矯鶩，爲三省殃。天子歷咨于二三臣，簡命御史中丞陽明王公持節往鎮之，至則檄侯襄戎事。侯符九邑，調吏民之良，編諸所教士伍，肄之刺伐坐作之法。芻茭糗糧，身與爲勞逸。兵大會，諜賊抽衆扼嶮，内壅水自衛，廼遣先登士取間道，刊其灌栵，魚貫以上，遂披其阻，撇波而食。夜以計潰其堰，黎明鼓進之。賊愕眙失據，弗能支，執訊綏降，人用大康。不越時，振旅愷以入于郡。安成尹徐君州考引侯德，以爲往在嘉興，破百戰遺孽於大江之濱；比守河南，盜戒不入境；逮于兹懋樹丕績，其宜有辭於永世。守益曰：「噫，兹儒者之武也！古之道也！」敬述而爲之詩曰：

皇矣神祖，集天寡命；列聖纘之，耿光

丕覲。阻兹虔州，控廣引閩；嚣衆獝狘，探我天刑。帝謂中丞：汝惟義德，夷彼螣蝥，殖兹嘉稷。中丞謂侯：惟時篤棐，勵相敉功，眂臂于指。侯謂吏民：鍛矛敵干。親試之勇，疾徐桓桓。翼翼宵征，乃整乃暇；畢協賞戮，有經罔赦。諏俗握奇，士氣蹻蹻，灌栵可刊，汍泉可涸；載刊載涸，搗其狡穴；若履平地，不見巉嵲。逆魂錯遻，交頸即誅，印圈鐍勘，不爽龠銖。有潛于莽，哀籲無生。侯曰綏之，時亦天氓。德威交宣，皇猷孔昭。居人户歌，載途以謡。卒乘雝雝，賓御訏訏；大賚于郊，各寧而宇。彼其之子，世豢脂膏，暨厥列屯，待哺嗷嗷。孰知古道，亘古則同。師帥維吏，伍兩維農。不有儒者，截胥無邦；肆予述之，以繼頖宫。

賀徐郡侯士元序

吾嘗覈毁譽之情矣。仁人君子，其澤未必溥於衆也，而兒童走卒，訢然慕之。其貪婪悍鷙者，亦未必衆被其毒也，而唾罵者如一口。甚矣！直道之在人心，無以異於三代也。

試舉吾郡邑之長而評騭之。某也剛，某也廉，某也勤敏，雖所謫罰，帖帖無怨言，而其否者，則親昵之徒，亦不敢掩覆之。是何也？善惡之相懸也，若馨香之於腥穢也，人之鼻苟不至於風邪之所壅塞，則望而別之矣。

竹岡徐侯士元，以儒起家，潔白自將，遂握憲節，以正齊魯之郊。其守吾吉也，撫其兵荒羸孱而休息之，欿然若不足。唐柱

史虞佐察其治，曰：「儉以養廉，其素履慎矣；静以鎮躁，其政體和矣。」具禮幣以厲之。安成俞尹夔暨諸文學，樂侯之蚤有譽於上也，而求以贊之。

昔者周公之訓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明德之精華，神明猶歆之，而況于人乎？是以君子不患名之不令，而患德之不立。吾德腥矣，而欲人之不唾也，是以一手閉天下之鼻也。徐侯其勉之！惟日孜孜，無敢逸豫，以式弘周公之猷訓，使與潁川、渤海同芳簡策，吉之民其尚永有賴哉！

賀郡守東沂馮君序

盧龍李容之告于同川散吏曰：「吾東沂馮君之守吴興也，歲適大饑，召富民以高下出粟，鄉各有濟，濟各有規，故饑而不害。時盜賊充斥，尤嚴戢捕之方，寬不急之征，禁巨室之攘奪，遂無犯命者。明年秋，大熟，乃崇廟祀以孝鬼神，興學校以振士俗，梁城北衝突之水，以濟病涉者，役成而民不勞。今年復饑，抗疏求蠲租以活民。巡按潘公特保留之，而清戎王公采民風以獎之。吾與僚友謀曰：非文不章，非人不永，願徼一言，以昭示來者。」

維吴興古多良守，若謝安之簡，陸訥、蔡、楊之清，陶回之惠，謝覽之肅，揚長孺之明，顔平原之教化，凡兹衆善，典刑具存。東沂踐其位，行其政，其孰禦之！法其簡則民不擾矣，法其清則民不竊矣，法其惠則流亡歸矣，法其肅則奸宄迸矣，法其明則吏蠹澄矣，法其教化則士習孚矣。由是而祝于俎豆，鐫于鍾鼎，垂于簡策，將與諸君子百世不可諼也，又奚賴於予言乎？

壽都運王君天錫序

王君天錫刺永州有聲，衆謂大用矣；及考績，得長蘆都運之命。時逆瑾方以利痛天下，君計之曰：「長蘆，利窟也。吾以曲出之，則吾民危；吾以正出之，則吾身危。危吾民，孰若危吾身？危吾身，孰與逸之乎？」即慨然乞歸，優游秀谿之陽，凡十有六年。年七十矣，而氣力日充以壯。外孫歐陽秩求言以爲壽。

東廓山人曰：嘻，宜矣，君之壽也！世之寇掠吾民以市富貴者，凝冰焦火，悲喜交運，而神明離其宅，如蝸之升壁，涎涸而速枯。君獨察時勇退，捐崇位豐利，斂精韞華，以全天和。《詩》不云乎：「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壽，福之冠也。善矣，君之求福也！繼自今其益懋，永言之功乎！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日誦《抑》戒，以成其德，自敬威儀，慎出話，至于不愧屋漏。其訏謨遠猷，昭昭乎若日月之耿光也。君嘗語予曰：「吾自登第服官，惴惴然畏其職，今老矣，恒以德不加修，無益于世爲懼。」嗚呼！世之君子，懼於壯之尠也，而況于其老？則自以逸樂而無虞，故年彌高而行彌夭，君知所懼而充之，至于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則不僭不賊，而民則之，亦武公之業也。兹其爲壽也，壽矣。何時登公之堂，歌《抑》之章，以與君論壽。

壽姚君鵬程序

茨谿劉忠愍公擅《春秋》三傳之學，其後栗庵先生懋弘祖訓，以淑多士，于時家君

易齋大夫及劉郡守持慶、伍少方伯朝信、姚君鵬程，咸卒業焉。嗣是先後登仕籍，隱隱有聲。獨姚君挾其能，戰藝於鄉，三進不利，竟棄去，習陰陽家説，居恒率其諸弟珙、龍，崇奉其父仁齋翁，融融清谿間，不復有仕進意，而諸君子有拔茅之願，交口稱譽之。縣大夫上之銓部，舉以爲其學訓術。俯首就小官，軥録疾力，匑匑罔自逸，蓋十有六年。自縣令丞至郡守貳藩臬繡衣使者，行部寬毅，察易不同，舉器其職，莫有侵詬之者。自率其屬至署市，課理獄訟，鈐轄盜賊，輸賦南北畿，簡劇纖鉅，遠且近不同，卒無僨覆不稱任者。蓋不負師門云。

正德乙亥，君壽周一甲子，珙等詣余來徵言。聞之《内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勤禮盡力，致敬而敦篤，所以迓天休而永之也。皇極之建，人無有比德淫朋，治之隆也。盛治遼闊而師道立，則易惡至中，而善人蕃衍，教之隆也。君沐浴熙朝，而且能自得師，良朋勝流，鏃礪而括羽之，考祥求福，探討服行。天有顯道，壽祺惟康，固自不僭矣乎！春日載陽，黄鳥嚶嚶，陳辭效祝，洗爵上壽，纓緌之良，章縫之英也。異時登于頤耋，光膺介祉，而諸君子亦皆謝政歸老，藍輿藜杖，商羊於蘭皋椒邱之間，以與香山九老相爲輝映，當必有日矣。書以俟之。

壽唐母汪孺人序

新安唐謨作雙栢之堂，鮑生象賢以告曰：「夫栢，剛直而磊砢，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謨之先君侍御豆塢翁，勁而不撓，以謫永城。遄起，知桐廬，將復用矣，毅然致

其事以歸，有類于栢之節。其母氏汪孺人，撫其冢子郡守誥以纘先志，既殁于汝，弗究厥用矣，則撫謨以理家政，而督諸孫世業、世烈輩以學。年登大耋，而視聽不衰也，有類栢之壽。謨與勳謀曰：壽莫如文詞，宜得傳于世者，其幸惠教之。」

予曰：「嘻！壽者，天下之同欲也。天下之人有壽於己者而弗思求之，惑矣！人之生也，孰非受天地之中乎？盡其生理直之，所以祥也；虧其生理罔之，所以殃也；夫亦在人擇之而已矣。君子知壽之在己也，故立之教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壽，福之首也；命，天地之中也；夫亦致其永言之功而已矣。子孝臣忠，兄友弟恭，長和幼順，姑慈婦聽，所以致永言之功，盡其生理而弗虧焉者也。夫所謂節者，以言乎生理之不撓者也；所謂壽者，以言乎生理之不息者也；其歸一也。松栢之植于地也，生理敷暢則鬱然而茂，一或蠹之，則幹柯雖存，索然槁木矣。是故盡其生理者爲能壽其身，不失其身者爲能壽其親，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爲能壽其家。謨與勳其尚有志乎！是欲栢之茂而培其根也。彼以文詞爲者，枝葉焉耳矣。」

壽李母徐宜人序

盧龍李君容之既成進士，出理吴興之獄訟，奉其母徐宜人以養期年。宜人壽六十矣，郡守馮君宗孔，率其僚屬交詠歌之，而遣使廣德，曰：「宜人之相先憲副也，治家嚴而有恩。憲副以是盡力于公，無内顧憂。比卒，二子尚幼，夙夜督之以學。長某，有聲學校，而容之遂承世科，以始政于

湖。惟明與敏，翕然敷于上下，朝夕訓諭，緊宜人之教也。其假一言也壽之！」

予受而讀之，曰：「善乎！宜人之能教，而容之之能受教，玆其得壽之道矣。吾嘗論《烈女傳》，至雋母、嚴母之事，未嘗不拊卷而慨也！嚴母之教延年，以仁義教化安全愚民，無乘刑罰立威，與雋母之教不疑，欲其多所平反，何異？然延年違母之訓，至無以保其身，而不疑順承母志，京兆之政，嚴而不殘，炳炳垂芳于千載之上。君子觀於雋氏，可以知壽矣！獄者，民之命也。曲直輕重，舉協於理，無所容心焉，是之謂天討。唐虞君臣，猶以惟刑之恤交相警戒，其慎且重如此。後世略於德而煩於刑，以愛憎之偏，上下其手，而民不堪命矣。人之情，孰不惡殀而欲壽也？於其親長，孰不欲其壽且康寧而祝之也？推欲壽之心，則能壽吾民矣；推其親長之心，則能愛敬民之親長而壽之矣。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爲而已矣。李君英年鋭志，瞿瞿然承教宜人，以光憲副之業，而馮君懇懇然圖壽僚友之親若其親然，推是以敷政于吳興，下流之惠，其同登于壽域矣。異時特筆循良之傳，以與雋京兆同垂不朽，則宜人之壽，奚獨百年而已乎！」

堂北餘哀詩序

哀樂，情也，過則無留也。留於情，惑也；留於情而不忒，其平正也。聖賢之心，如大虛應物，無將迎之累，然《蓼莪》之詩，曰「哀哀父母」，曰「昊天罔極」。至於「昊天罔極」，則其餘哀，豈曰旦暮已乎？夫道明而後欲浄，欲浄而後情正，情出於正，則雖

留而不害。性鑿欲蕩，以絶世之智，猶湛惑而不自覺。昭陵之望，非田舍翁言，幾爲來世口實，況其下乎？

三峰朱大夫母氏大安人鍾，從其先大夫官没于潞河。三峰舉于鄉，及成進士，官水部，歷憲部員外，改内臺，每往返其地，悲號憤惋，若始喪然。知三峰者，洩其哀而鳴之，有《蓼莪》之遺音焉。於戲，觀者可以察情性矣！

袁雲峰徵士輓卷

雲峰袁德彰，贛之隱君子也。異時負其才氣，謂科第可俯取，獵經摭史，以應世之求，崛然有聞矣，而竟未有所合。廼隱居教授，蘄以著述表于後。旁搜遠勘，歷寒暑不易。比耆矣，始聞大道之要。悵然自失，取其巨帙累牘而焚之，瞿瞿從事，不知年之不足也。

予之學于贛也，見童子數百，詠歌周旋，洋洋先王威儀風雅之盛，而德彰巋然師之。因探其緒論，惓惓以平日之病爲告，曰：「始吾之悔也，以爲舍己田而芸人之田也，而辛苦所拾，不過殘穗遺秉，積之囷廛，自爲富厚，曾未知所以植吾苗也。今而知植吾苗矣，吾其不以餒死乎？」予惕然伏君之勇。世之知植苗者寡矣。使人人易其百畝之荒，則菽粟如水火，奈之何以其强力富年，甘腹之枵而不恤也？若德彰，可以起懦矣！君之卒也，陽明先生誄之曰：「古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德彰其庶幾焉！」中道而没，蓋斯文之不幸也。同門之士，咸有輓歌，以泄不幸之情，而以首簡來命。嗚呼，是情也，將有曠百世而相感者，

況吾黨哉！

送盧生子祥

學莫先於内外之辨。身者，物之對也，身爲内而物爲外。身者，心之對也，身爲外而心爲内。古之君子，戰戰兢兢，務存此心，以無負付畀之全。雖死生之變，直以仁爲主，而殺身以成之，況於高爵豐禄，有可以滑其内者乎？後之君子，决性命，饕富貴，惟宫室、妻妾、田園、輿馬是崇是餙，是營是圖，至於虧其身以喪其心，冥然相與安之。嗚呼！鈞是人也，彼則棄其身以殉於物，而此則棄其身以殉於仁，何天淵之懸隔也！故夫良心之未亡，則嘑蹴之食，匹夫匹婦能忍死而弗受，宫室、妻妾、田園、輿馬，凡不義而得者，皆嘑蹴之食也，而搢紳士大夫或不免焉。豈搢紳士大夫之智不及匹夫匹婦哉？喪失其内，則以自外至者爲欣戚也。悲夫！

予之官廣德也，四方之士不鄙棄予，相從於務内之學。壁山盧君養正，司教寧國，介吾友王天民，遣其子子祥以來學。子祥樸茂可愛，於外染尚淺，且能箴吾之過。兹别而歸蜀，予懼其撓於外而遺其内也，書是以貽之，使朝夕自察焉。天民與盧君爲僚友，切磋于是必熟矣，其歸而質之！

陽明先生文録序

錢子德洪刻先師文録于姑蘇，自述其裒次之意，以純于講學明道者爲「正録」，曰明其志也；以詩賦及酬應者爲「外集」，曰盡其全也；以奏疏及文移爲「别録」，曰究

其施也。於是先師之言，粲然聚矣！以守益預聞緒言之教也，寓簡使序之。

守益拜手而言曰：知言誠未易哉！昔者孔夫子之在春秋也，從游者三千，速肖者七十矣，而猶有莫我知之嘆，嘆夫以言求之而眩其真也。夫子既没，門弟子欲以所事夫子者事有子。夷考其取于有子，亦曰：「甚矣，其言之似夫子也。」則下學上達之功，其著且察者鮮矣。推尊之詞，要亦未足以及之。賢於堯舜，堯舜未易賢也。走獸之於麟，飛鳥之於鳳，雖勉而企之，其道無繇，不幾於絶德乎？禮樂之等，最爲近之，然猶自聞見而求，終不若秋陽江漢，直悟本體爲簡易而切實也。蓋在聖門，惟不遷怒、不貳過之顔，語之而不惰；其次則忠恕之曾，足以任重而道遠。故再傳而以祖述憲章，譬諸天地四時，三傳而以仕止久速之時，比諸大成，比諸巧力，宛然江漢秋陽家法也。秦漢以來，專以訓詁，雜以佛老，侈以詞章，而皜皜肫肫之學，淆雜偏陂，而莫或救之。逮于濂洛，始克續其傳，❶論聖之可學，則以一者無欲爲要；答定性之功，則以大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嗟乎！是豈嘗試而懸斷之者乎？其後剖析愈精，考擬愈繁，著述愈富，而支離愈甚。間有覺其非而欲挽焉，則又未能盡追窠臼而洗濯之。至陽明先師，慨然深探其統，歷艱履險，磨瑕去垢，獨揭良知，力拯群迷，犯天下之謗而不自恤也。天下之人稍稍如夢而覺，泝濂洛以達洙泗，非先師之功乎？以益之不類，再見于虔，再别于南昌，三至于會稽，竊窺先師之道，愈簡易愈廣大，愈切

❶「始」下，六卷本有「粹然」二字。

實愈高明，望望然而莫知所止也。

當時有稱先師者曰：「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氣節，或以勳烈，而公克兼之，獨除卻講學一節，便是全人。」先師笑曰：「某願從事講學一節，盡除卻四者，亦是全人。」又有訾訕之者，先師曰：「古之狂者，嘐嘐聖人而行不掩，世所謂敗闕也，而聖人以列中行之次；忠信廉潔，刺之無可刺，世所謂完全也，而聖門以爲德之賊。某願爲狂以進取，不願爲願以媚世。」

嗚呼！今之不知公者，果信其爲中行之次乎？其知公者，果能盡除四者而信其爲全人乎？良知之明，蒸民所同，本自皜皜，本自肫肫，常寂常感，常神常化，常虛常直，常大公常順應，患在自私用智之欲所障，始有所尚，始有所倚。不倚不尚，本體呈露，宣之爲文章，措之爲政事，犯顏敢諫爲氣節，誅亂討賊爲勳烈。是四者，皆一之流行也。學出于一，則以心求言矣；學出于二，則以言求心矣。❶守益方病于二之而未瘳也，故反覆以質于吾黨。吾黨欲求知言之要，其惟自致其良知乎！

族譜後序

家譜一篇，先易齋大夫手筆也。不肖孤增大夫行實，梓而傳之，以頒兄弟之行三十有六人。因抆涕而申誡于後曰：

念之哉！敬之哉！茲我大夫尊祖合族之志也。尊祖以明尊尊，故縮而譜之，以見本之一也；合族以明親親，故衡而譜之，以見支之同也。明於尊祖之義，則知吾之

❶「心」，六卷本作「言」。

身即祖考之身，而保身慎行，繼志述事，無所不用其孝矣；明於合族之義，則知吾兄弟之身即吾之身，而敬長慈幼，恤病振貧，無所不用其仁矣。譜也者，普也，所以普其仁孝之道，周流貫徹而無弗及焉者也。普以言者，譜之所及也；普以行者，則非譜之所及也。凡我兄弟，其念之哉！敬之哉！

昔者《小宛》之詩，兄弟相勉以善而作也。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蓋念其先也。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所以承先德而獲福于天也。儀也者，父子兄弟相接之禮也。父而能敬，則無弗慈矣；子而能敬，則無弗孝矣；兄而能敬，則無弗友矣；弟而能敬，則無弗恭矣；夫而能敬，則無弗義矣；妻而能敬，則無弗正矣；姑而能敬，則無弗惠矣；婦而能敬，則無弗順矣。敬德之聚也，福德之原也。故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兄友，兄之福；弟恭，弟之福；夫義，夫之福；妻正，妻之福；姑惠，姑之福；婦順，婦之福。古所謂自求多福，在我而已。若驕慢侈肆，以喪失其儀，父子相虐，兄弟爲讎，夫妻反目，而婦姑勃磎，雖富連阡陌，官居鼎鼐，其何福之有！故曰「天命不又」，言善則受福，不善則受禍，誠之至也。

先大夫之訓曰：「人生一世，如輕塵棲弱草，苟不立節義，是虚生矣。人性常要檢束嚴整，則不輕以放肆；常要惺惺法，則自然日就規矩。不可斯須忘敬之一字。」嗚呼，此戰戰兢兢、集木臨淵之道也！❶ 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凡我兄弟，其相與勗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凡我孫子，其

❶ 「淵」，六卷本作「谷」。

引而弗替，則我大夫尊尊親親之澤，庶幾日永而普乎！

贈程鄭二生

程元静名清，鄭景明名燭，自徽來學於廣德，與之語易惡至中之學，欣然若有得也。予陟南都，二生僦屋以從，爲久居計。父兄促之，迺歸，惻惻然不忍離也。予曰：「子歸矣！焉往而非學矣！夫知其惡與中者，將非子之良知乎？易而至之，將非子之致良知乎？良知之本體，至虛至靈，至清至明者也。故其妙用之運行，事親而能孝，從兄而能弟，交友而能信，聯族而能惠，處鄉而能和。其有弗能者，則氣習累之耳。氣習之累良知也，若病之累元氣也。累有淺深，則其愈也有遲速。求其病而療之，則元氣完矣；求其氣習而變化之，則良知完矣。故夫燭之體本明也，在無閡其光而已；水之體本清也，在無撓其静而已。元静敏而失之剛，景明樸而失之柔。無閡其光，則柔者立矣；無撓其静，則剛者粹矣。剛而能粹，柔而能立，於中和之道也，其庶矣乎！」

贈王孔橋

庚辰之秋，再見先師于虔州，與二三友坐虛堂以觀月，而悟吾性焉。喟然嘆曰：「吾性之精明也，其猶諸日月乎！月之行於天也，樓臺亭榭照以樓臺亭榭，而未嘗有羨也；糞壤污渠照以糞壤污渠，而未嘗有厭也；是謂無將無迎，大公而順應。吾儕顧以作好作惡之私，憧憧起伏，相尋於無

窮，是噓雲播霧以自翳其明也。」二三友讙然有省。其後歸山房，上京師，出判廣德，復陟南主客，至于今庚寅，越十歲矣，而好惡之翳猶未能掃蕩而廓清之。蓋赧然以愧，竦然以懼，悔吾才之不竭也。

王生孔橋見先師之歲，亦以庚辰，而卒業于山房，復相從廣德以及南都，聚處者不下五歲焉。察其志，毅然服膺良知之教，將忘其家貧親老而欲以自成者也。顧予之不敏，未能有以成己，其能有以成子乎？北風戒寒，歸壽其親，將訪姑蘇、歷天真、吊蘭亭而南也。同志之士，相率歌詠以贈之，因敘平日愧懼之實，以勗吾孔橋。孔橋其日勗之！

戒慎恐懼，無須臾之離，以求復其初，無若吾之悔也，吾其少免於戾乎！昔者曾子之稱夫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蓋吾良知之體，本無障蔽，本無滯礙，本自聰明睿知，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强剛毅，本自齊莊中正，文理密察，浩浩乎日月之常照，而淵淵乎河江之常流。故曰皜皜不可尚，無偏無黨，是謂王道；不識不知，是謂帝則；無聲無臭，是謂上天之載。嗚呼至矣！惜陰諸友過而相語焉，其亦各以吾之愧懼者交勗之！

贈葛子開

葛子開自揚來學，請問良知之教。東廓山人曰：「噫！良知之教，明德之本體也，夫亦在致之而已矣。子知夫稻粱之足以飫乎？」曰：「知之。」「知夫酖毒之足以斃乎？」曰：「知之。」曰：「子知稻粱之美也，則必食之乎？」曰：「洞朝夕食焉，未敢

違也。」曰：「子知酖毒之害也，則亦食之乎？」曰：「洞雖不敏，望其氣而避之矣，矧敢嘗其味？」曰：「若是，則可謂能致其知矣。子亦知夫仁義之爲稻粱，利欲之爲酖毒也乎？」曰：「知之。」曰：「子之於仁義，能如稻粱而時食之乎？」曰：「洞好焉，而未能恒也。」曰：「子之於利欲，能如酖毒望而避之乎？」曰：「洞惡焉，而未能去也。」曰：「若是，則未能致其知矣。古之君子之致其知也，好仁而無以尚之，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其果且確如此。閒居爲不善也，見君子而欲掩之，則其良知固明也，而病未能致之也。使能致其良知，知善而充之，不必著也；知不善而克之，不必掩也；則憣然爲君子，又孰禦焉！夫知稻粱而朝夕食之者，是自厚其生者也；知酖毒而不知避，又從而食之，是自蹙其生者也。故自欺自謙，在人擇之而已。」揚州之俗侈，吾懼其染於酖毒也。子之兄子東親師取友，毅然思振甘泉行窩之教，方喜稻粱之日播也。子開勉之，夫亦思致其良知而已矣！

贈考功況翰臣

考功況子翰臣，以世講之誼，數過主客東廓子而論學焉。東廓子曰：「夫學，莫要於學其大矣。大人之學，以天下爲一家者也，故欲明明德於天下。天下之不獲，吾家之不理也。」況子曰：「夫愛若是其溥也，昔之論交則何嚴也？」曰：「可者與之，不可則拒之矣。」曰：「此子夏之所以不及也。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聖門之仁也。」

曰：「子張得無亦過乎？」❶曰：「子張之過，在於堂堂。堂堂者，自高而卑人也。自高則弗能尊賢而嘉善，卑人則弗能容衆而矜不能，故難與爲仁，在曾子猶病之。及忠信篤敬，書紳而服行，則執德弘而信道篤矣。」曰：「子夏其爲小子設乎？」曰：「小子之學，固將以爲大人也。聖門之訓弟子，則有成法矣。曰『汎愛』，則容衆矜不能之教也；曰『親仁』，則尊賢嘉善之教也。」曰：「夫將不達其大乎？」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則已達其大矣。其曰『商聞之矣』，蓋聞夫子之學也。夫達四海之爲兄弟，則聖者合德于父母者也，賢者秀于等夷者也，其有弗愛且敬乎？疲癃鰥寡，兄弟之無告者也，其有弗教而撫之者乎？是故以父事天，而事天明矣；以母事地，而事地察矣；以宗子事大君，而將順匡救，罔弗竭其誠矣；以家相事大臣，而協恭和衷，罔弗歸於正矣。茲大人一家之仁也。」況子訢然曰：「古之人所以遠而有望，近而不厭者，其達此道已乎！」未幾，況子有考績之行，將歸省于家，而後北上。恐朝夕之弗繼見也，徵所以贈者，書以納諸行李。

贈范伯寧

剛也者，天地人之全德也。天不剛不能以運，地不剛不能以載，人不剛不能以成位于中。剛之時義大矣哉！世之目剛者，類以廉介狷直，僅得其一端，而負氣好勝者，亦托於剛以自命。果若而言，則行

❶「無亦」，六卷本作「亦無」。

行之由愈於如愚之回，而施舍升堂，北宮入室矣。故夫能闢能闔、能寒能燠，能榮能悴，而後爲天地之剛；能屈能信，能明能晦，能進能退，而後爲君子之剛。君子之剛，聖門嘗傳之矣。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則無過不及者也；曰有道無道而不變，則無或息者也。或過焉，或不及焉，或息焉，皆以欲勝義，不能養浩然之氣者也。浩然之氣，中正而純粹者，莫如乾。潛躍飛見，而以時措之故，可以叱萊夷，可以北費人，而可以微服于宋，可以往千萬人，而可以不惴褐寬博，可以不見諸侯，而可以三宿出晝。剛之爲德也，其盛矣乎！聖學不明，往往以氣質所近，習俗所尚，恬然安之而不自覺。西漢之季，背公植黨，至於厥角稽首，爭獻符命。而東漢之季，互相標榜，蹈于桎梏，而方且以不與爲耻，蓋知剛者鮮矣。

桂陽范伯寧，自南宮而來也，以世講之誼，數過予論學。察其志以剛介自期，諤諤然有父風。其歸也，胡生孺道徵言以贈，述剛德以贈之。伯寧俛然充其志以會于全也，希聖希天之階，其容有不可升乎？

贈王克孝

涇野子之判解也，率其士民躬行禮讓之教，繼陟考功，士民眷然思之。王生克孝，裹糧走數千里以卒業于南都，歲云改矣，而未歸也。時與胡生孺道過予而論學。

予曰：「學之敝也，口耳晦之也。子之師以躬行倡之，庶其有彰乎！以子之志，服膺師訓，行著而習察，違道不遠矣。」曰：

「何謂行著而習察？」曰：「著也者，心之著也；察也者，心之察也。愛親敬長，仁義之良也。盡吾心之愛敬而以事親從兄焉，忠恕之道也。不本於愛敬而摹倣陳跡以步趨之，曰道在是矣，是覰堯而效其周旋，其將能堯乎？」曰：「學之效先覺也，將非其全與？」曰：「聖門之論學，有成說矣。曰學不厭，❶曰爲之不厭。學也者，爲也，所以求全仁義之良也。❷仁以爲己任，學也；死而後已，學之時習也。正諸先覺，考諸古訓，則學之目焉耳。」曰：「夫學若是其一也，教之語上語下，則何居？」曰：「子以聖門之教爲有二乎？鄙夫之問，扣兩端而竭，是無隱之教也。其曰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歎夫日用而不知者也。曰可以語上，不可以語下，嘆夫下學而上達者之難得也。故繩墨一也，不以拙工廢；彀率一也，不以拙射變。如以爲有二教也，則是二繩墨、二彀率也，而可乎？」曰：「若是，則奚有成德達才之異？」曰：「雨露之生物，一也，而物之材質，紛其不齊也。有剖甲者，有茁芽者，有舒枝幹者，有吐華者，有結實者，子且以雨露爲有異乎？成德達材，受教之異也。若君子之設科也，而豈有私淑艾之教哉？」二生欣然若有會也。

克孝將歸，孺道請所以贈者，因書是說，使歸而求之。

敘秋江別意

易栗夫學於南都，將道紹興以歸。同

❶「學」下，六卷本有「之」字。
❷「全」，六卷本作「盡」。

志之士及縉紳之能文者，咸有言以別。甘泉先生大書「秋江別意」於首簡，東廓山人援之而不能止也，迺偕諸友攜諸兒餞於燕子之磯。

維時秋氣方肅，皓月千里；潦水歸涯，江流一碧。山人憑欄而笑曰：「子知秋江之興乎？天氣之清明，莫逾於秋；江之澄澈，亦莫逾於秋。夫天之體本清也，雰霧障之，則有時昏矣；水之體本澄也，淫潦汩之，則有時濁矣；良知之清明也，與太虛合德，而其澄澈也，與江河同流，然而有時昏且濁者，則欲累之也。故聖學之要，在於無欲。甚矣，子周子之善發聖人之藴也！聖門之教，學者諄諄然以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爲戒。意必固我者，一欲而四名也。絶其意必固我之欲，而良知之本體致矣。曾子之稱聖人曰：『秋暘以暴之，江漢以濯之，皜皜乎不可尚已。』皜皜者，潔白昭融，瑩然本體而已矣。先師之訓曰：『由志學而至于立，自春而徂夏也；由立而至於不惑，去夏而秋矣。』今吾行年三十有九矣，栗夫亦三十有六矣，其果能掃雰霧、收淫潦，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江河，以復其初已乎？其將終爲雰霧所障、淫潦所汩，以遂枉此生已乎？嘻，可畏哉！栗夫受教先覺，而切偲惜陰之會，聚書所居之樓而讀之，名之曰『東覺』。兹復歷鹿洞，涉鳳臺，以探禹穴，思友天下之善以日新其德，其尚及時進修，無忘今昔之志，則形跡雖別，而心志未始不合也。」栗夫拜手曰：「寬也其敢以聚散忘師友之規！」於是諸友歌詩以遞觴之，命兒義及美鼓琴以侑之。東方既白，解維而別。

敘卷阿分詠

有虞之世，禹以克艱鳴，以正德、利用、厚生鳴，益以任賢去邪鳴，皋陶以知人安民鳴，以兢兢業業、毋曠庶官鳴，故鳳鳴於庭。有周之世，召公以明王慎德，四夷咸賓，以顧畏民嵒、祈天永命鳴；太公以敬吉怠滅、義從欲凶鳴；周公以所其無逸，知稼穡艱難，以綴衣、虎賁、知恤者鮮鳴；故鳳鳴於岐。《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臣主一德，大小同心，以召天下之和，覽德輝而下之，鳳鳥豈有不至乎？

弘齋陸子伯載，事賢友仁，以養其德而澤其文采，固鳳之徒也。天子召之，俾立高岡矣。邛首一鳴，以爲禹、爲皋、爲周、爲召，陸子其可以自默乎？凡我同志，載詠載歌，匪以酒食，而勗以周行，兹《卷阿分詠》之所以作也。

《卷阿》之稱吉士曰「維君子使，媚于天子」，「維君子命，媚于庶人」。「媚于庶人」，非干譽也，以萬物爲一體而圖其安且利焉，下斯媚之矣。「媚于天子」，非面從也，將順匡救，若手足之衛心腹焉，上斯媚之矣。上媚之而獲怨于下，或詭隨者也；下媚之而得罪于上，或亢激者也。不詭不亢，以適于中，兹鳳德也。其爲吉，孰大焉！

贈盛程齋北上詩序

南海程齋盛先生，以翰林出督學政于浙，入爲符卿于留都，自起家進士，二十有七年矣。天子篤念老成，至是有春坊之召。

將行，江郎周子用賓、涇野吕子仲木、約齋劉子紹功、黃巖劉子舜弼及予，醵而餞于其居，程齋復張席以留客。皓月盈庭，花香入几。或道故誼，或商新得，衎衎然不能别也。程齋忽掀髯呼童，具筆硯，請所以贈者，遂即席賦詩。黃巖先就，涇野次之，予次之，程齋亦作長歌以爲别。獨江郎山人默坐而笑，群公交促之，山人曰：「凡予所欲言者，諸君代言之矣，予可以無言。日者蔡我齋别予清凉臺上，舉觴以請言，予笑而應之曰：『贈子以無言之言。』先民之訓，備矣多矣，在子行之而已矣，而又可加乎？」守益蹵然避席而請曰：「無言之言，則既聞命矣。若夫無爲之爲，無技之技，草野雖固，亦願有言。然《記》曰『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又曰『若有一箇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夫其無爲也，必有爲也，守至正而已矣。其無技也，必有技也，容衆善而已矣。昔者重華之聖，濬哲文明，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百揆如禹，三禮如夷虞、如益工、如垂，而濟濟相讓，不啻若自其口出。聖帝良相之盛德大業，率由斯道也。先生入弼主德，出酌國論，其將以是加之意乎？」於是程齋起謝，更獻互酬，相與大笑而退。退則書所言及詩于卷，以納諸行槖。

原　壽

壽有幾？曰：「有稟壽，有葆壽，有際壽，有貞壽，有盜壽，有引壽。精氣純固，寒暑弗能襲焉，是謂稟壽。抱朴守素，嗜欲弗滑焉，以無毁其初，是謂葆壽。逢時熙泰，無兵革菑荒以閼天年，是謂際壽。執天之

樞，握人之紀，以踐其形而壽天下，施于來世，是謂貞壽。齒髮巋然而德之弗逮，是謂盜壽。修身慎行而降年不永，其道壽矣，謂之引壽。引壽則陋巷之顔是已，盜壽則夷俟之壤是已，貞壽之義大矣。際壽以言乎時也，葆壽以言乎人也，稟壽以言乎天也。」曰：「壽之術，果孰從而得之？」曰：「古也以智得壽，今也以愚得壽。」曰：「奚爲其異也？」曰：「壽之大害有三，而酗酒、冒色不與焉。一曰利，二曰勢，三曰名。二物之剥其生也，世所共聞也。三害之剥其生也，無以異也，而世恬然莫之閔也。古之人知身之重於天下也，不忍以其所輕害其所重，故曰以智得壽。後之人以其身殉於物也，度長絜短，算無遺策，而闇於從事者，見斥爲愚矣，故曰以愚得壽。」

印岡羅公鳳聞而笑曰：「子之言壽也，其有徵夫！自吾之寓于金陵也，獲閲五方之士，有穎叡者，有博洽者，有通敏者，而紛然不免於三害，若牽黄臂蒼以獵原野，禽未獲而車相繼踣矣。吾觀於愚逸顧公，年登大耋，而備百順也，其幾矣乎！翁起家千金，均之兄弟，而濟及族姻，則闇于利矣；子姓登弟，受封秩，即勅斷家事，不溷鄉里，則闇于勢矣；教其子東橋居士璘，以忠許國，嘗逆權貴，爲遷客，至于今二十餘年矣而淹外僚，則闇于名矣。玆非所謂以愚得壽者耶？」

益肅然曰：「幾矣！翁沐浴熙朝，受敦厖之氣，而式克以愚自逸也，其諸有三壽焉。東橋公行修而望日隆，行且擴于有政，以愚逸之方壽天下，則翁之壽將永永有聞，夫是之謂廣壽。」

敘靖寇録

嘗讀《周禮》，至醫師之職：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分而治之，歲終稽其醫事，以殿最其食。未嘗不嘆聖人仁天下之周也！民之有疾也，備其牲醴貨幣以迎醫，醫者受其奉已，爲之鍼焫湯丸以療之，凡以相爲賜也。而上之人又從而程督之，旌其能而懲其不恪，則醫孰不勸勉畏忌以供其職，而民之不獲其天年者鮮矣。夫設官分吏而布諸郡國，將非以醫民爲責乎？民之輸貢執役而趨走之，將非求醫於其上乎？鍼焫之不時，湯丸之不辯，坐視危苦而莫之省也，則民將奚賴焉？

益也扶病南歸，見邑人之苦有二焉：曰虛糧，曰盜賊。虛糧之毒也，若癥瘕糾於肺腑，日蝕月削，尫羸而不可起。時則有雙江危侯，惻然以身任丈量之勞，滌腸濯胃而新之，我士民是以有《遺愛》之集。盜賊之毒也，若陽癰陰俞，腐背穿脇，腥穢而不可邇。時則有白泉林侯，慨然以身任矢石之勞，凡腫瘍折瘍，祝而藥之，劀而殺之，我士民是以有《靖寇》之録。

夫欲壽、欲逸、欲富，古今所同也。逆其欲則怨，怨則有詛；順其欲則喜，喜則有歌且謡。今與古不相遠也。古之大師，陳詩以觀列國之風，是以美刺不隱而賞罰章。安福雖敝，固古侯封也，是獨不可以備觀風之末乎？林侯茲以考績行矣，當路亦荐薦之矣，有陳是録而達之明主，大計群吏之治而殿最之，使不恪者懲而能者旌，吾於林侯之行望之也。抑瘡痍甫瘳，精氣未壯，所謂兩九竅、參九藏、節五味、調五穀，以收醫之

大成，嘗與侯熟籌之矣。明試車服之餘，尚爲九重敷奏之，備揚澤以固上游，糾窩黨以洗污俗，嚴團保以杜厲階，庶更生之危苦，躋于康寧耄耋，豈緊策勳，旦夕而已。草莽雖病，敬拜手以祝！

三窮圖問答

弓岡子繪《三窮圖》，東廓子與客觀之。終卷而嘆曰：「善乎，周氏之以窮爲福也！」客曰：「夫窮與福，乖者也，而奚可合之？其諸以蚤嫠之節旌于朝，聲于詠歌，將以名爲福與？」曰：「否。以名爲福，則世之埋光泯彩而弗旌弗詠，其遂謂之禍乎？」客曰：「其諸以遺腹之孤，致位通顯，爲廷尉，光其三世，將以禄位爲福與？」曰：「否。以禄位爲福，則世之抱真蘊孝而弗顯，其遂謂之禍乎？」客曰：「然則烏在其爲福與？」曰：「子不聞乎？天地之中，烝民所受，養之以福，敗以取禍，決諸能不能而已矣。故婦以不死其夫爲節，子以不忝其親爲孝，而舅姑以不奪婦志爲慈。凡以自盡其人道而不失天地之中也，能盡人道而無愧怍於天地，則獨不獨，寡不寡，孤不孤，命之曰『以窮爲福』。不能盡而戮之，則與禽獸奚擇？雖倖而達也，命之曰『以達爲禍』。故君以能仁爲福，臣以能忠爲福，兄以能友爲福，弟以能恭爲福，朋友以能信爲福，而窮與達弗論焉。」曰：「然則禄位名壽，將不得爲福與？」曰：「子亦知夫不待財而富，不待爵而尊，不待年而壽，雖蒙訾詬，犯刑戮，皭然揭日月而行者乎？且試以位與子商之。廷尉，天下之平，世稱達焉，而定國以爲福，湯禹以爲禍；俊臣以

爲禍，而有功以爲福。繇達推窮，由古推今，禍福果誰歸乎？」客惕然而退，遂録其問答，以質諸弓岡子。弓岡子其日孜孜然，後當有圖子之以達爲福者。

道南三書序

昔在洙泗，以仁聖之道學不厭，教不倦，故道術之隆，上接唐虞。及孟氏没，而大義乖矣。守訓詁，崇詞章，趨佛老，貿貿且千餘載，至濂洛勃興，始克尋其緒，聖學之要，揭以無欲，而定性之教，直以太公順應學聖人之常，天下之人灑然如群酲之獲醒也。游于門者衆矣，而龜山歸閩，獨以「吾道南」語坐客，蓋許之也。故其教曰：「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不立之的，以何爲準？」而反覆慨嘆，以學不聞道，雖博通古今，爲文章或志於忠信原慤，不爲非義，而視聖人作處，無毫髮彷彿。其簡易而不雜，宛然濂洛家法也。豫章、延平，穎悟雖不及，而朴實過之，其以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爲福，以富貴爲陋，最善發明禍福自求之旨。而採薇爲聖，剖心爲仁，始如影響之不爽矣。其以學者之患未有冰解凍釋，而用力持守苟免，顯然悔尤爲不足道，最善發明深造自得之旨。而克伐未仁，緼袍未臧，正坐未能居安而資深也。邇來三百餘載矣，學者之志於道也，其果能輕富貴、安貧賤、孜孜於仁慈忠孝矣乎？博古今，守原慤，苟免悔尤，炳然以一善自足矣，而不厭不倦之學，且自諉以爲不可能，則道南之一脉，不幾於泯泯乎？

儼山陸子，自大司成出佐延平，亟次是書而刻之，比復刻于吾邦。其昭往哲，範來

學，甚盛典也。百爾君子，讀是三書，慨然以聖爲志，而不甘于自棄自小，則程門所謂第一等者，庶有可望，不然，則未可與共學。而曰適道，曰立，曰權，終未免對塔説相輪之學。

敘永新鄉約

古者大學之教，以修身爲本。是學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庶人之等懸矣，而身有不修，則親愛、賤惡、長敬、哀矜，舉辟而不中節。以父母則弗能孝，以長上則弗能敬，以鄉里則弗能睦，以子孫則弗能訓，以生理則弗能安，而非爲日作，災害日侵。故善立教者，必造端于庶人，比長，閭胥相與戒其奇衺，而勸其敬敏任恤，是以人人遷善改過，潛移默化，以升於大猷。我高皇之錫福庶民也，創爲敷言，以木鐸狗于道路，視成周之教，易知易從，而百爾臣工，忽爲彌文，甚者漫不加省，孜孜以期會刑獄取辦而上最，嘻，豈獨古道之不復哉？

姑蘇陸侯粲，以司諫令永新，毅然以靖共自厲。曰：「凡厥庶民，是訓是行，將必在倡之者。」乃詢于大夫士之彦，酌俗從宜，以立鄉約，演聖諭而疏之。凡爲孝順之目六，尊敬之目二，和睦之目六，教訓之目五，生理之目四，毋作非爲之目十有四。市井山谷之民，咸欣欣然服行之，而侯遂投劾以歸，不及躬考其成也。嗚呼！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凡産於斯者，其夙夜無忘保極之教，而牧於斯者，尚以時稽試，察孅惡而誅賞之，是豈獨永新之福，鄰邑必當有取法者。

永豐太平坊鄒氏族譜序

昔易齋大夫訪族於永豐，遂歷樂安、崇仁、宜黄，慨然欲作鄒氏統宗譜，以敦親睦，以萃涣散。曰：「自正考父而下，其詳不可聞也；自統制而下，世次未易稽也。吾欲泝於承務，衍于七仁，達于銀青，以極諸派之流，其可乎？」衆咸訢然，而功未克就，乃作安成澈源小宗之譜。首以譜序，存舊也；次以制誥，章恩也；次以經傳格言，端本也；次以歐、蘇譜例，垂制也；次以宋方論議，戒僞也；次以甲科節義，昭的也；次以世系行實，而終以詩文，徵文獻也。守益守而藏之，弗敢違。

宗兄國寧，自永豐相視于廣德，出而閱之。寧瞿然曰：「吾欲續太平坊小宗之譜，請由是取法焉。」以嘉靖己丑編次之，逾年而始成。顧安撫公濶以勤王覆家，而太理公瑾以死難貽累，屬戚記志無所考，乃略其系而載其事。又六年丙申，偕叔父德化顯倫及弟宗孟、侄鐸，詣予而徵言，訢訢然曰：「子知吾之姓與孔子同乎？《左氏》所稱正考父三命益恭，其後必有達者。鄒之與孔，同姓而異氏耳。」予復之曰：「子亦知吾之性與孔子同乎？良知良能，蒸民所具，直道而行，無異三代，亦同性而異世耳。孔門之教弟子，曰入孝出弟，謹言信行，愛衆親仁，而餘力以學文。故由孝弟而達之，則立愛立敬，無或斁矣；由謹信而達之，則庸德庸言，無或怠矣；由愛衆親仁而達之，則嘉善而矜不能，無或棄矣；由學文而達之，則誦詩讀書以論其世，無或陋矣。聖人之仁，天下咸若視其弟子也，而況于同姓？

其可以不思自盡乎！」寧起謝曰：「吾得之矣！能盡其性，爲能光其姓；能光其姓，爲能重其譜。請以是勵我子弟！其統宗聯屬之法，尚與諸宗共圖之。」

慶郡侯竹墟公考績

龍泉歐尹禮問爲政之要。東廓子守益曰：「夫知學者，其知政乎！上天之載，陽舒陰斂，萬物熙熙以生，以成其於穆不已之運乎！聖人之化，仁育義肅，萬物皞皞以立，以綏其純亦不已之學乎！故太上以學爲政，戒慎恐懼，主宰常定，上下與天地同流；其次以資稟爲政，寬和剛斷，簡靖明察，若溫涼炎冷，各專其一氣；其下以私欲爲政，雜行逆施，以干陰陽之和。」歐尹曰：「邃哉，學也！戒慎日密，其修己以敬乎！位育日宣，其安人以安百姓乎！弗能戒慎以學，則弗能太公以中；弗能太公以中，則弗能順應以和。故七十里之政，以聖敬式九圍；百里之政，以敬止光四方。」東廓子曰：「茲維要哉！天子方嗣群聖，以敬一敷彝訓。凡我臣工，顧諟琬琰，是訓是行，以錫福庶民，其亦永有嘉績。」歐尹曰：「茲維鮮哉！惟我竹墟公居敬以涖吾吉，望之儼然，終日無倦，庭中肅清，吏卒如木偶，亦以惟敬；聽辭正刑，無官無反，無內無貨，以嚴天威，亦惟敬；屬吏資稟溫顏詢諏，有恭其職，愛若己出，亦惟敬。三載有孚，入報嘉績于后，將日躋緝熙，氣機翕合，雲龍風虎，吾吉其焉得專之！」東廓子曰：「吾吉弗得專之，將與天下慶之。天下爲一體，朝廷爲腹心，郡國爲股肱，故明主之篤恭也，無泄無忘，以普其愛；忠臣之靖恭也，無羨

無援，以效其職。既明且忠，以建聖學，以達王道，將萬世嘉績是賴！」敬書其慶以竢。

敘永豐鄉約

彭山公自侍御謫揭揚，以鄉約和其民，中離子嘉與同志共之矣。繼自儀制謫辰州，量移吉安。雙江子喜曰：「其可徼福于中離乎！」廼屬耆舊協俊彥以請于邑。邑令彭君躬受約束于太府，竹墟公喜曰：「茲榕城經驗方也。矧茲旱荒，民瘼其殷，幸有以療我永豐！」彭山子廼詣邑中，諮俗考典，覈利病而罷行之。首以洪武禮制，社厲宴誓者二，教民榜交勸道者九，曰尊成規也；次以約儀者三，而列其申明約法、崇尚禮教、經理糧差、安靜地方者四，曰酌民宜也；附以丈量縣總，而列其鄉總者五、都總者五十有三，曰稽官成、防吏蠹也；於是視榕城之約加詳矣。

東廓子獲請業焉，喜曰：夫教於鄉者，其知一體之學乎！鄉鄙合而爲邦國，邦國合而爲天下。若指於脛，脛於股，股於腰，精氣恒相貫，而命脉常相繫。故古之善教天下者，必自鄉始。五家之長，防其奇衺；五比之胥，書其敬敏任恤；四閭之師，書其孝弟睦姻有學；五族之正，書其德行道藝。而五黨之長，雍容于上，以時考勸，而無有瘇痼跺蹩之虞。故曰：絶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微眇而忽之，則善根不植；既萌而後絶之，則惡蔓不可勝禁。夫其惡蔓不可勝禁也，而欲以誅戮速一切之效，是謂不教不戒，不免於罔民，豈曰痿痺，將剥髮膚而潰腹心矣。程門之學，惓惓以識仁體

爲要，故藍田所約，勸德業，規過失，交禮俗，恤患難，惻然猶有古之遺焉。我陽明先師，紹明道而興者也。試以玆約揆之，其王門之呂乎！然呂氏獨倡于鄉，而季子得敷于位，位愈隆而敷愈宏。入告我后，用日靖四方，使高皇帝裁成輔相之仁，永永與成周比隆，其罔俾專于一隅。維我永豐，有瀧岡金牛之餘韻焉。凡厥耆舊，曁厥俊彥，懋對休運，相與敏德遠罪，以自附于藍田，其罔俾托諸空言！敬拜手以交祝其成。

贈黃志學歸惠州

學者不患無美質，患無實學。學術不明，則好仁好剛，猶蔽於一偏，而智與不欲，亦止以一善自名。故必自易其惡，自至其中，方是文之以禮樂之學。禮樂也者，非他，中和而已矣。柴愚、參魯、由喭、師辟、賜貨殖而億中，雖淺深不同，終是查滓未融。查滓未融，則不能廓然太公；不能廓然太公，則不能物來順應，與屢空之顏，畢竟殊科。顏氏之屢空，只是查滓渾化，使終身如三月焉，便是皜皜不可尚矣。

黃生明倫，自惠來學，剛善而欲以有爲也，書此以勗其別，且以求正於中離子。

改齋文集序

《改齋文集》，吾友王宜學之遺文也。吾獲友於改齋，見其學凡三改，改而日進於道，故其文亦三改，改而日幾於道。始宜學從朴齋大夫宦學南都，習聞文端公世業，博聞强記，以豪爽自許，所與遊率四方英俊。稠人廣坐，軒然指切是非成敗，莫能攖其

鋒；至面折人過惡，頸發赤弗止。既而悔曰：「柔克之戒，古有良方，若蘊内熱，復投以剛劑，將入於狂。」因以「改」名其齋。自是斂華爲實，約辯以訥，擇直諒而後交。求信國文公遺像，出入奉以偕行。及自翰林謫三河驛，怡然就道。舟過瀧水，爲巨石所破，緣石趺坐，浩歌以自適。家人驚求之，聞歌聲，廼艤以濟。然時或被酒譙罵，露其舊習，復自悔曰：「病根未拔，稍懈將復萌。」益務鞭辟近裏，求查滓而消融之。既講學虔州，深求致知格物之要，復寓書烟霞洞，以辨所謂動静兩忘者，弗明弗措。其後召入史館，步無妄趨，目無妄視，同館迓其至，曰「觀白生來矣」，蓋靳之也，而改齋持不變。嘗曰：「深潛純一之味，予恒愧此四字。」使得永年以充其學，其進於道也，孰能禦之！夫學所以治心也，心所以宣言也。言也者，心之聲也，而可僞乎？觀改齋之言，始也閎而肆，中也慤而介，終也温厚舒徐而有典則，信乎，不可僞爲也。梟氏之爲鍾，一也，而其制異，則其聲隨之。是故鍾之厚也其聲石，薄也其聲播，侈也其聲柞，弇也其聲鬱，長甬也其聲震。夫是之謂誠中形外之學。

改齋没，無子，文頗散逸，其子婿劉教署泰興教事，始蒐輯之。凡爲詩三卷、文六卷、語録一卷。兩厓朱柱史子禮延而詢之，曰：「嘻，吾之責也！」❶廼與義城黄子忠議刻之以傳。往歲兩厓之試禮闈也，文頗不諧時好，議將黜之，改齋力薦之，曰：「是卷也，不蹈襲而充然自得，必奇士也。」遂入式。兩厓宦業日章，徹果收改齋知人之明。

❶「之責」，六卷本作「知已」。

夫言以知人，在改齋子驗之矣。讀斯集而求之，當必有知吾改齋子者。

贈蔡我齋督學四川

我齋蔡君希淵奉璽書，以敷教于蜀，其友守益餞之于雨花之臺。適有農者負耒而耕于野，指而告之曰：「子亦知夫農之稼乎？察穜稑，順原隰，茀其豐草，去其螟蟊，是任是負，以就粒食，兹固后稷氏之方也。使舍其錢鎛，偃息在床，誦稷之遺方而望倉庾之盈，其不餒而斃者幾希。士之於道也，甚於飲食。群于庠序以應上之需，固曰修契之教也，而誦説焉耳矣，詞華焉耳矣，是其心將無餒乎？身之餒，則匹夫匹婦皇皇焉憂之；心之餒，則學士大夫或恬焉而莫之憂。嘻，滋異矣！我高皇之訓曰：『學者貴將聖言體而行之，敦尚孝弟忠信，不徒務口耳，庶得真才。』才，一也，有所謂真，則有所謂僞矣。子臣弟友之道，行于庸德，謹于庸言，至於慥慥而後已，是洙泗之真也，是修其播藝以養父兄，畀尸賓利惸寡者也。天子厲精更化，以光烈祖之休，而我齋適應兹選，移風易俗，斯其機矣。風之移也，在上之所好。上好華靡，則以華靡應之；上好篤實，其有不能爲篤實乎？子之學也，毅然以顔子爲師，而事賢友仁，追琢其德，其教興化，教白鹿，教南太學，令協所好矣。蜀雖萬里，其俗尚慤而隆禮，❶有足用爲善者。趙過之治農也，代田以休地脉，深根以耐風旱，以征和之季，猶能轉凋爲豐，而況司徒氏之教，根於天衷，迪於日用，

❶「禮」，六卷本作「質」。

獨不可以轉薄爲忠？吾未之信也。」於是君之年友劉君汝玉等聞之，相與議曰：「我齋一行，而可賀者三：爲明主得教化之臣賀，爲蜀之士得所宗賀，爲我齋得行其道賀。是弗可默也！」遂徵其言，以授從者。

贈應仁卿秋官

應子仁卿書最于大宰，省予疾于榻，而告行焉。曰：「甚矣，學之難也！用意則助，不用意則忘。忘與助交病，而助之爲病尤多。」予曰：「助長與利仁，則有別乎？」曰：「利仁而用意，則入於助長矣。」曰：「異乎吾所聞。利仁之功，無終食而違，造次於是，顛沛於是，將非用意已乎？好仁而無以尚之，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謂非用意而能之乎？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學之弗能，問之弗明，行之弗篤，至於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皆必有事焉，集義以養氣之功也，不得謂之助。助長之害也，譬諸揠苗。揠苗之於芸苗，則有別矣。農之芸苗也，茂草則芟之，螟螣則除之，旱則溉之，潦則疏之。夫豈不勞，無非有事於根焉耳。圖效欲速，並其根而拔之，是爲助長而已矣。周公之聖也，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孔子之聖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子且以爲用意乎？爲不用意乎？」應子欣然曰：「吾今而後，日以集義爲事，先難而後獲，違道其不遠乎？」予曰：「子勉之矣！以子之敏，用其力於仁，何遠之有！子歸見叔父天彝而商新得焉，其爲我質之！」

贈邵文化

良知之藴，發於孟子。夷考孟子之行，何其善於致良知也！傳食諸侯，衆之所非也，而行之；齊饑發棠，衆之所悦也，而不行；一見諸侯，衆以爲可爲也，而不行；三宿出晝，衆以爲濡滯也，而行之；楊墨，衆之所歸也，而斥之；仲子，衆之所謂廉也，儀、衍，衆之所謂大丈夫也，而又斥之；匡章，衆之所謂不孝也，而不斥，又從而禮貌之；餽金，可受也，亦可卻也；幣交，可報也，亦可不報也。蓋惟自致其良知，不狗毁譽，不拘格式，不求聲名，爲其所爲，欲其所欲，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後之學者，不知自致其良知以爲揆事宰物之本，往往依凴於外，以爲前卻。故知其不可爲，而衆或悦之，則靡然而從之矣；知其可爲，而衆或非之，則蹜然而辟之矣。古之人所已行而心所不安，亦摹倣而蹈之矣；心之所安而古人未嘗行焉，亦隱忍而弗果矣。嗚呼！良知之在人，猶輕重之有權，長短之有度也。不自精其權度，而稱銖較兩，揣丈測尋，嘵嘵然欲以開物成務，多見其惑也已。

吾友邵文化，質粹而志敏，慨然自信於良知之學。其遊南都，南都之君子皆樂與之交。雖予之不敏，扶疾而聽之，欣欣然若有契也。兹將歸吴興，吴興多講學之士，聲應氣求，當有勃然相感者。因述所聞於師友者以爲贈，文化其何以處我？

贈胡孺道

胡生孺道自蕪湖來學於南都，時北風方怒，長江無行舟，舟有鬻姜者，畏其腐，獨棹以下，因呼而附之。中流白浪入舟，生懼，欲旋。鬻姜者笑曰：「爾第穩坐，無尼吾事。」及暮，風小憩，生欲泊。復笑而不應。夜遂至於龍江。明日，生入以告于東廓山人。山人訢然曰：「子欲求師乎？則鬻姜者是已！鬻姜者之志於利也，雖風波險阻，毅然而弗避，故遂如所期而至。子之志於道也，果如其志於利，弗泊弗旋，其將不有所至乎？聖門之教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夫以仁爲利，毅然求必得之，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是謂擇乎中庸而能期月守之，斯智之實也。循而化之，其志於安仁也不遠矣！世之明著衣冠，高談仁義，一旦臨利害，薾然喪其常度而欲避之，皆鬻姜者之所笑也。」生惕然喜曰：「彼以其利，我以吾義，而今而後，其敢忘鬻姜之志！」既數月，其兄大用召之歸省，求所以自儆者，追書其說以勵之。

贈廖曰進

廖生曰進再見於南都，相與切磋良知之訓，慨然若有得也。逾年，將歸瑞州，求所以爲別後藥石之資。予曰：「吾與子朝夕所切磋者，皆藥石也。而何以復求爲？子亦知夫長生之術，人所樂聞者乎？」曰：「然。」曰：「樂長生而不得其方，長生可得乎？」曰：「否。」曰：「得其方而不服食之，將能長生乎？」曰：「弗能矣。」曰：「服食之

而或間其功，或雜以他方，其終可以成仙乎？」曰：「終弗可成矣。」曰：「吾與子之學也，何以異於是？ 吾之所聞於師也，古聖相傳之方也。 定性之學，無欲之要，戒慎戰兢之功，皆所以全其良知之精明真純，而不使外誘得以病之也。 全其精明真純而外誘不能病之，則從古聖賢，雖越宇宙，固可以開關啓鑰，親聆其謦欬，而周旋揖讓於其間矣。 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孔子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茲吾儒長生之說也。 世之沒溺於辭章，摹倣於事功，勤苦于著述，症候雖異，均足以耗元精而滋痌毒。 其於長生也遠矣！」

贈楊生歸蜀

人心之靈，萬古如一日。 試舉目之分黑白，鼻之別香臭，口之辨甘苦，今之人其有異於三代乎？ 以三代準唐虞，唐虞其有異於今乎？ 是是非非，若黑白甘苦，謂心不能知是非，誣其心者也。 夫以心體之同也，則宜其咸趨於善也，而或以入於惡者，物欲病之也。 目之病也，則黑白眩矣；鼻之病也，則香臭淆矣；口之病也，則甘苦變矣。 六籍之言，聖人醫世之方，蘄以去其物欲而全其靈明者也。 至孟氏善發明之，道性善，稱堯舜，毅然以療一世之痼。 堯舜者，性之離婁也。 離婁之明，非有加於目也，能不失其本明而已矣。 曹交之較湯、文，索其觕也，曰歸而求之有餘師，揭其精

也。夫孩提而知愛，長而知敬，入井而知惻隱，嘑蹴而知羞惡，豈必待詔告而後能哉？心之靈明，是謂嚴師。是是非非，若黑白甘苦，粲然不爽，患在不能遵其教耳。遵而弗背，可以爲堯舜；背而弗遵，不免爲桀蹠。自慊自欺由己，而由人乎哉？

楊生科自江津來省其兄几川郡侯。侯語之曰：「吉安惜陰諸友方從事於致良知之學，吾甚嘉之。汝其往請益焉，歸以告于蜀之同志。」生欣然受命，具書諸友，求所以爲弦韋之佩者。予嘉其志而思以贊之，力疾述所聞以贈。

遺愛集序

《遺愛集》者，吾邑之庶士庶民爲雙江危侯而作也。侯諱嶽，字季申，起家黔陽。成進士，出理吾吉之獄訟。廉潔自持，皭如冰霜，而平易近民，坦無城府。凡我九邑，莫不望以署其政教。

維茲安福，苦于虛糧，如洚水炎火，莫之遏禦。廼疏于朝，呈于撫巡，列愬于藩臬郡邑，得侯而任丈量焉。侯閱故籍，詢土宜，盡得其爲奸根株。廼誕告于庶民曰：「綺羅之豪，坐享其粟，蓬藋之畫，日削其肉。爾其無黷貨，無玩法，以蹈于往弊。弊者，有常刑。」復禮于庶士曰：「孺子入井，我弗敢逸；同室有鬭，合各宣其力。願無吐剛，無茹柔，無倦終。萬物一體之學，庶與諸生共之！」復愬于大吏及僚友曰：「維此惸獨，將以爲福；維彼高明，將以爲毒。請無眩於浮言，無摇於横議，以壞于垂成。庶聖天子嘉靖之澤，獲與萬姓共之！」群公翕然報允。於是分野授任，布令陳教，三其

籍以防奸，四其壤以定則，十其衆以同好惡，五其會以廣耳目，一之于神明以祓心志。四境之内，惕然欣然，夙夜服其事。侯以匹馬從二吏數卒，躬往覈之，以賞罰用命不用命。陟巖壑，冒風雨，犯炎蒸，毅然弗避。既而内子没，殮之復來；孤稚呱呱，乳之復來；躬疢及痁也，療之復出。及病不能支，猶集群册于玄妙觀，以督其成。嗚呼，侯之體國恤民，以遺愛於吾邦，可謂斃而後已矣！故其病也，胥禱之；其稍愈也，胥慶之；及其没也，胥哀之。凡誄者、騷者、謡者、吟者、古體、近體、雜言者，罔不各洩其哀。合而名之，曰《遺愛集》云。

東廓子守益啓而讀之，泫然流涕曰：「吾於是見好惡之公焉，於是見義利之交焉，於是見殃慶之定焉，是可以風矣！」

夫人之所欲，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當其憤惡之極也，則寧死以速之，故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當其悼善之鬱也，則寧捐生以贖之，故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侯之没也，真有百身以贖之，哀焉！是可以察好惡矣。夫以利交者，利盡則疏；以勢交者，勢替則渝。故翟公之客，當其罷位，涣然去之。而侯之既没，善類聚吊會哭，欲圖其不朽者，不啻生存焉。是可以辨義利矣。世之哀侯者，率以位未隆、齒未崇爲天之未定。然至貴者道，至壽者德，道德有諸身，則無羨乎其外。侯以一身安危爲萬姓休戚，戴天履地，充然無愧怍，所謂自求多福，其誰曰非慶？彼蔽賢而冒其位者謂之竊，無述而冒其年者謂之賊；賊與竊，皆蹠之徒也。使盜蹠而貴且壽焉，其誰曰非殃？後之觀斯集者，求殃慶之定，則知所以事天；辨義利之交，則知所以擇

士；察好惡之公，則知所以使民。故曰：是可以風矣！

毀譽篇

昔之評毀譽之等有三。曰聞譽而喜，聞毀而怒。釋之者曰：「茲常情也。」吾而未臧也，譽之何加？吾而未否也，毀之何損？故莫若曰：聞譽而加勉，聞毀而加省。釋之者曰：「茲好修者也。加勉於譽，則陽淑日升矣；加省於毀，則陰慝日消矣。」然而未要其極也。假而不遇譽，則將不勉乎？假而不遇毀，則將不省乎？故莫若曰：毀譽兩忘。夫兩忘者，非喜毀而惡譽也。彼以毀譽者，皆儻來之言也。人之爲善也，猶其饑食粟而寒衣裘也。饑而求食，寒而求衣，豈以蘄知於人？凡以自快其良知而已。求以自快其良知，則戒慎恐懼，常精常明，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蓋無須臾而不自勉自省也。彼其視儻來之言，若鵲之唶唶，烏之啞啞，過耳而不留也，而奚足以滑吾聰？夫是之謂自信之學。

梧岡王少尹涖吾邑，期年矣，司徒氏之監兑者以才能獎之，而其時適詘于下隸，皇皇而後白。東廓子爲東川茹子及胡子曰：「信矣，毀譽之難據也！梧岡子當饑食渴飲之時，一切休息，與民更始，而潔己不汙，孜孜舉其職，此人所難者，而獨以輸賦受賞。夫賦之難完，邑之舊也。自覈田告成，舉飛灑詭寄而一掃之，則其完無難者。非所難而得獎，舉所難而未得達，則梧岡其有以自信否乎？今夫鳳之爲德也，禮以爲翼，義以爲背，仁以爲膺，信以爲腸；一德

弗備，則鳳之所當自求也。若其昂首而鳴也，人喜之則以自足，人怒之則以自沮，其爲鳳也亦淺矣！」梧岡子嘗見先師于貴陽，而時以戒懼之功過相切磋，蓋晞鳳之徒也，其尚勉於自信之學乎！

泮水別言

松谿程侯與諸大夫諸士聚講泮水之上，既拜召命，猶修荒政，頒鄉約，經營書院，眷然不能別。邑之父老子弟相與列治狀，赴當道，閔閔然望其留也。

松谿子曰：「吾豈能忘情吾民乎？天下之化機，惟宰相得專統之，惟縣令得專理之，故士之有志者，不得爲宰相，則願爲縣令。吾方欲就縣令而學，以弘章善癉惡之化，而愧未之能成也。」

東廓子曰：「以予觀於楊綰之相也，其猶侯之令乎！崔寬，中丞也，而毀游觀；黎幹，京兆也，而損騶馭；郭子儀，勳貴也，而散音樂。故上好廉介，則豪侈變矣；上好正直，則詭諛變矣；上好寬仁，則殘刻變矣；上好誠信，則詐滑變矣；❶上好禮讓，則貪戾變矣。侯不鄙吾民，斂其宰天下者而試於一邑，其撫良善，惻然恐其傷也；其芟奸慝，侃然恐其滋也；其宣暢彝訓，肅然恐其弗章也。是以民莫不勸勉於善，而愧恥慴伏，以無陷於刑戮。如天之福，不奪以三月，邑之福其未艾乎！」

諸大夫曰：「天非不欲福吾邑也，其以播其福於天下乎！聖天子方霽威嚴，以旁招俊乂，豈翳以職方相淹，將資啓沃，以躋

❶「滑」，六卷本作「猾」。

寅亮，由此其選也。侯以試於一邑者而弘敷於天下，則爵不待瀆，刑不待試，而天下將丕應徯志，❶請遂以縉爲侯祝！」

諸士曰：「王道之寂久矣，其本在於天德。昔在伊洛，以大公順應爲定性之功，與中和位育，千載一源。故簿上元，令晉城，改著作，權御史，丞太常，隨其所至，上下嚮應，狡僞暴慢，且獻誠致恭，而巍然爲百世師。侯之入太史也，與念庵羅氏、方州楊氏，❷實切磋之，而松谿又洛水之所自出也，懋而終之，焉知安福非晉城乎？請以伯淳爲侯祝！」

侯起拜曰：「甚矣，諸君子之好我也！敢不馳周行以求光于先世！抑大公順應者，性之則也；自私用智者，習之障也。相古安成，以節義文章望于天下，邇來頗負惡聲矣，誠欲明目張喙，爲諸公一洗之，亦願諸公之懋終之也。無摇爾習，無汩爾性，緊夙夜之祝！」

諸大夫諸士羅拜曰：「甚矣，侯之愛我無已也！其忍忘德音以忝先正！」

於是登洞淵，泛瀘江，徘徊石屋，歌詠盈卷而別。

贈鄭景明歸徽

東廓子與同志再會九峰之上，曰：「曩者之會，五年于兹矣。二三子之新功也，何以商之？」合辭而對曰：「曩者之教，未之敢忘也，而未之能有所成也。」曰：「夫農之功也，種麥則有夏矣，種禾則有秋矣，以五

❶「徯」，六卷本作「傒」。
❷「州」，六卷本作「洲」。

年之積，而未有成也，得無有種不入土者乎？不然，不免於滅裂而鹵莽之，故其實亦滅裂鹵莽以相報乎？今吾與子約，子與良知約，無爲虚見相誑也。」曰：「知善而不遷，知過而不改，則何如？」曰：「自度所不安也，抑且不敢曰知過而必改，知善而必遷，則何如？」曰：「正愧未之能也，是以無成。」曰：「若然，則二三子之病也，其在於因循乎？因循于此，則必眩摇于彼矣。古之不眩摇于彼者，出門使民，造次顛沛，參前倚衡，斷斷乎精明之流行，而不使須臾離焉，是謂戒慎不忘之學。能戒慎以學，則能大公以中；能大公以中，則能順應以和。裁成天地，輔相萬物，胥由此出，而何無所成之患？若種不入土，則雖和風甘雨，將何所望其成？」二三子惕然若有失也，相與誓於山靈曰：「慎無忘兹盟也，以飫吾生！」

歙生鄭景明，初學於廣德，再見于南都，比予之疾，復聚于錢塘，兹不遠千里，以卒業于山房。其易惡至中之志，閔閔然若穮蓘之望穫也。於其歸省，述兹盟以爲座右儆。是任是負，是舂是揄，是簸是蹂，是釋是烝；以充膚革，以引來胤。是在景明無忘之而已矣。徽之同志切磋者，若鮑氏、程氏、潘氏、胡氏、戴氏、謝氏、李氏、吴氏、方氏、洪氏、余氏、王氏，皆預聞后稷氏之術也。瞻望弗及，悠悠我思，其尚爲我交儆之！

壽中山先生七十序

中山劉子退居秋江之上，斂其用世者以試于鄉。年七十矣，而行日莊。離明有

齋，崇正有會，鄉約有議，偲偲然蘄其同升於善也。其鄉之彦聚而謀曰：「吾儕之得中山翁也，若病者之漸起也。自其兄弟怡怡，室無私蓄也，而競欲者知讓矣；自其祗謁先祠，貞教子姓也，而嚚傲者知敬矣；自其燕坐書齋，滋蘭藝菊，舉觴賦詩，油然無外慕也，而馳騖者知息矣；自其親師取友，孜孜正學，老而不倦，如有求弗獲也，而亢者知勗、畫者知奮矣。由是而祝其日壽也，吾儕其偕壽而有瘳乎！」乃相率儼然以造于東廓子。

東廓子曰：微二三子之請也，吾固願壽之。往歲中山子與甘泉子切磋于觀光之館，時留滯廣德，未克見也。其後與雙江子幸振我于青原，又與蓮坪子、念庵子鼓舞吾黨之士于崇福，如使其日壽也，將鄰國胥賴，而況其鄉乎！世固有豐于貨，炫于勢，鄉之人望而震焉，然盭于道義，則心違怨而口詛咒之。劉子之財，蔑以濟也；權力，無以拔于險也。而儼然冠裳愛之敬之，從而祝頌之。君子觀于好惡之公也，其思以善自壽乎！

昔在白沙先生與一峰先生，期以斯道易天下，而江門由耆逾老，深造自得，及門之士雲滃川匯，使金牛而弗止于艾也，將吾邦之薰陶，奚讓于江門？然則君子之壽，其天下萬世繫之。秋江與湖西，雞犬相聞，而肅庵公與一峰公，管、鮑也。及令程鄉，寔命中山兄弟親承周谿雲谷之教，天之厚于中山子也，年逾于一峰，以纘白沙之緒，其亦有大屬乎！太極所育，萬物芸芸，而人巋然爲萬物靈，嗜欲不斷，則天機不徹，將靈萬物者而薾然爲萬物役，兹江門之所隱也。走而大者麟，飛而大者鳳，人而大者

聖賢。萬物之中，有爲大者而靈萬物者，顧不爲焉！金牛之所期，寧獨在南海已乎？二三子歸矣，爲我效祝于中山翁：

日懋靈明，亦臨亦保；以述庭訓，以光師範，以無替先哲，以祗承于天。庶以壽于天下萬世。

晉軒劉先生遺稿序

諭德劉晉軒先生卒之六十年，其孫新寧尹曉彙次舊稿以登諸梓，得七言律三十、絶句五十二，五言律三、絶句二，五言古體八、七言三，古調一，記七，序八，題跋二，卻安南金書一、祭文二，而附以志銘一、輓章三，以其散佚非全也，名之曰「遺稿」。三峰劉柱史陽，受學于新寧，拜手題其後，而虛首簡以授于山房。

益乃拜手言曰：安成文獻富矣！若忠文、忠愍公之忠，南雄公之廉，晉軒先生之介，世仰爲祥麟威鳳，無耄倪，頌之肆。《古廉》、《兩谿》有集，敬齋《春秋》有傳，猶足以論世之緒，而先生流落人間，厘厘若是，然一角占麟，一羽占鳳，先生之學，其有得于《晉》乎！《晉》之《象》曰：「君子以自昭明德。」明德之光，奚異皎日？一爲雲霾所翳，則蔀屋昏夜。世之邇聲色，殖貨利，殉權勢，怵毀譽，浸淫昏蝕，皆雲霾也。故晉而摧，如以静爲裕，則獨行正而無咎；晉而愁，如以進爲憂，則貞吉而受介福。縻于貪則爲鼫鼠之厲，狃于勢則爲晉角之吝。惜也，先生以衆允之望而未獲錫馬晝接，以成有慶之往。閱世變者，有遺憾焉！

益嘗僭評先生博識似蔡中郎，而弗籠於勢；礪行似周恭叔，而弗摇於晚；綏遠似

陸大中，而無金以貽子；直節似衛史魚，而未果進瑗以黜瑕。使得與羅一峰、彭敷五、王濟之諸同袍，攄其直諒，麗大明而上行，以一掃懷利患失之風，則楊綰入相，聲樂騶從，臺榭不戒，以減中國相司馬，遼人相戒，無生邊釁，尚優爲之。先生《卻金書》云：「其來星臨，其去雲斂，俯仰無愧，直可質諸關神。廷臣清白，雕題震悚，巍然聳中國於九霄之上，勝於百萬師矣。」益方齠時，先易齋大夫夢有子如先生，大書「綽楔有道學謀猷」之句，恒思灑掃門墻，而弗及也。乃得與新寧尹切偲梅源東陽，以究未盡之蘊。茲獲以燕石弁珠玉，且悚且慶！後之觀遺稿者，惕然尚友，洗濯明命，爲麟爲鳳，以無墮於鼫鼠晉角，庶乎神交先生之全，曠世而親炙之矣。

重刻臨川吴文正公年譜序

初，文正公年譜二卷，長孫當以肅政廉訪托門人危學士素纂序，梓于世。自至正乙巳至嘉靖甲寅，二百五十年矣。裔孫庠生朝楨復增歷代褒典、諸儒奏議及敘跋與狀碑，爲四卷，捐貲而梓之，以首簡徵于青原。益嘗讀陽明先師所刻《朱子晚年定論》，附公所著《尊德性説》，未嘗不三復思撰，杖履以究著察之蘊，乃今得以稽始末，考踐履。自望紫氣，至隕大星，凡八十有五年，如親炙而評騭之，非生平一快乎！

從古聖門以尊德性爲宗旨，上帝以降，烝民以受，粹然至善，靈昭不昧，而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輕重厚薄，天則炯炯。踐此者爲克肖，保此者爲匪懈，而害此者爲悖

德。雖困勉之極，己百己千，只從此德性充之，初非遡流以求源。雖下愚之極，自暴自棄，只從此德性牿之，未嘗豐氣而嗇理。故困而學之，可與聖神同歸；困而不學，遂與禽獸同列。不觀諸牛山之木乎？伐以斧斤，牧以牛羊，牿萌蘖而濯濯焉，是亦一山木；牛羊勿牧以保萌蘖，是亦一山木；斧斤勿伐以全其天真，是亦一山木。謂養之者有二科，而牿之者有二質，其可哉？古之人高明博厚，悠久無疆，位育極功也，而本於中和。經綸大經，立大本，中和極則也，而本於戒懼。戒懼之著，察其神乎，離朱不見其形，師曠不聞其聲，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非仁體之經綸。富貴不淫曰厚生，貧賤不移曰玉成，夭壽不二曰生順而死安，是爲事天事親全歸無二之學。泛濫於多岐，疑迷於影響，雖終身由之，猶未可以語上達，而況於精訓詁，靡辭章，急功利，弗行弗習者乎？

公生當宋末，往往以空言相馳騖，而盛年英邁，拔于流俗，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摧折窮山，簞瓢卒歲，日取《易》、《書》、《詩》、《春秋》、《孝經》，檃括古今以折衷之，而於三《禮》尤勤。一時碩流，若程文憲、元文敏、董忠定，執饋質疑，迎致講學，至力薦以官國學。節惠定謚，遂與魯齋並望南兆。一時杵五色以補二天，巋然可覆也。一峰羅文毅所跋《桃源行》曰：「仲連蹈海，元亮尚晉，公之志也。」後十年，燕山一行，豈公之志乎？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書》曰「慎厥初，惟厥終」，其所感深矣！

益也更有感然！宋籙告終，元綱不振，而華蓋臨川，一山之間，猶有偉人出焉。聖朝熙洽，正學宣暢，無兵燹之撓、困餓之

苦，左衽之變，山川具存，圖書可稽，其亦有以斯文爲任者乎？ 自道自尊，修德凝道，貞觀貞明，與天地日月同流，是在後之人。朝楨飭行，聯鄉割田，以廣禮制，慨然有免包銀、蠲虛稅之風，當道以實行獎其門。 咨吴之世，率其宗盟，暨於俊髦，稽公素履而考旋焉，庶以迪兹年譜，無遏佚前人光。

尚志堂壽言

東廓子玩易于山房，至「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東書而嘆曰： 在昔聖神，明物察倫，合愛同敬，以建三才之極。 乾清坤夷，自我立心； 民胞物與，自我立命； 舉從良知良能而充之。 故合德合明，貞壽於無疆，亦曰不失赤子之心。 安宅弗居，正路弗由，拂惻隱羞惡之良以自失其本心，則欲然而小，將與蕭艾蟪蛄同晦朔春秋矣。

門人賀子義卿，自童子奉厥考文化甫之命以來學，四十餘年矣。 文化甫食貧力學，養寡母王孺人，以節孝聞，而未展其志，乃發於義卿。 義卿之守邳州，範圍清規，貞釐百度，隱隱有聲淮揚間，而顔宜人以壽祝於庶士庶民，咸以崇階旦夕望也。 既考最矣，以忤上官，拂衣徑歸，而宜人亦安之，曰：「吾昔侍汝父，養大母，菽水欣欣也。今汝稍腴矣，無以吾故改操。」識者以媲尹母善養云。 義卿與兒善姻家，而德涵往來二館，亟使以請曰：「昔吾祖叔瑀翁搆『尚志堂』以自樹，而葺譜睦族，忠文李公寔序之。 孟璉翁出穀二千餘石助賑，膺旌璽書，而復創義倉以濟孤窮，文安劉公以姻家銘而跋之。 采也畸于世搆，數訛于義倉廢址，自附于居肆成藝之旨，願徼言于師門，以續

二公。使母子相依，以顧明命而娛暮景。」因述玩易之貞，壽以爲祝。

義卿率諸弟世榮輩，俛焉以充其學，融氣節以趨道德，捐紛華以研性命之蘊，則日著月察，由孝弟而通神明，其孰禦之！ 即使義卿洪洆榮利以與世浮沉，雖三旌萬鍾，讒譏交集，回視尚志世澤，如在霄漢，於師友切磋，孰隆孰汙耶？ 故大上率性以制命，其次修性以復命，最下拂性以踣命。知斯三者，其觀壽如觀火乎！ 作尚志堂壽言。

天申集序

東廓子與緒山子遊於瀧岡，雙江子肅客於崇玄之宮，四鄉同志自遠而切磋，蓋鍾氏預者五人焉。 將別，鍾生侃出《天申集》以徵言，曰：「昔先大父恭愍公以諫死於位，英、憲二聖嘉之，有褒贈，有節惠，有延賞，有申賚，有祠典；而公卿至於山林，有贊，有傳，有銘，有碑，有哀輓，雖兒童走卒，無不昭然以並忠文、忠愍之烈也。 君子曰：顯顯令德，自天申之。 蓋取之嘉樂云。」諸生曰：「夫鍾子之述也，言其定矣。在昔南內潛居，沂藩改封，君臣兄弟之間，蓋岌岌焉。 公獨建大義以及時省侍，擇日建儲爲急，當時在廷之臣，自章、廖一二公外，非逢惡覬寵，則緘默保位耳矣。 而詔獄所逮，備極榜笞，藤杖封下，腐瘞淺土。《詩》云『視天夢夢』，言其難諶也。 夫天則亦有未定乎哉？」東廓子曰：「嘻！ 子將索之於外乎，則貧賤、富貴、夭壽，紛紛其不齊矣，夫安得而定？ 子將索之內乎，則惠迪、從逆、吉凶，若影響矣，夫安得而不

定？且試以貧且死爲凶乎，則讓國而逃，餓於首陽，其將爲天所棄耶？試以富且貴爲吉乎，則争國而得尊爲諸侯，富有四境之内，其遂爲天所佑耶？」曰：「然則奚從而觀其定？」曰：「舍魚而取熊掌，口之定味也；舍生而取義，心之定理也。故志士不忘溝壑，勇士不忘喪元，言素定也。古之素位以學也，夷狄患難，舉有以自得。自得者，得乎其天而已矣。方恭愍公之上疏也，逆鱗之批，業已聞之；馬伏而斃，亦已兆之；假而有畏速死之念乎，則其仗義也必餒矣；有覬後福之念乎，則其罹患也必悔矣。弗餒弗悔，以求自得其天，即弗褒、弗賚、弗志、弗輓，其天者完矣，而況紅葵肇其瑞，黄沙章其戒，白鶴表其異？天機炳炳，誠之不可掩如此夫！故大上盡性以知天，其次盡節以事天，其下蔑德以逆天。逆天者，雖寵利耉老，君子謂之天梏。」

敘漳南道志

《漳南道志》，志漳南道之政也。異時汀岷怙其岩嶮以干天刑，廼分汀、漳二部爲道，專官涖之，自僉憲伍公希閔始。其後頒敕改提督兵備，事權日重矣。而自成化庚寅至嘉靖庚子，尚未有誌之者。肇山侯公，廷訓之至也，奮志飭治，罔敢暇豫，首以平居自警三説及取法晉城、長沙二條，頒于吏民，吏民惕然改觀矣。乃稽于舊政，則臧否得失有遺徵焉；稽于疆域，則形勝、關隘、兵防有遺歷焉；稽于郡邑，則城隍、户口、田賦、學校有遺録焉。於是屬上杭伍令篴，旁搜博訪，以成新志，而親定義例，爲上、下

二卷。首以敕命，示責任也；次以虔臺所轄與全閩諸圖，明體統也；次因革事宜，存鑒戒也；次二郡衛及十六邑及所，各爲圖爲紀，詳職守也；其鎮海安邊及各水寨巡司，特爲圖，重邊防也。至是漳南之政，粲然指諸掌矣。

筆山以其子秋官一元學於予，使來徵言，且曰：「漳南雖敝，先易齋公臨之矣。」守益嘗聞諸父師曰：「官箴之蟊，士習陋也；士習之陋，正學荒也。」故大人之學，直以天下爲一家。君之使臣，其父之使子乎！子之受命於其親也，倉庾之封藏出納，罔弗晰也；墻垣寢奥之防，罔弗慎也；家衆之聯居耦耕，罔弗輯也；內奸外宄之萌蘖，罔弗靖也；姻鄰之交際連絡，罔弗睦也。夫然後登之於籍，以報其親而貽其孫。謀臣之受命於君也，其有能理官如家乎？晰者或昏之，慎者或墮之，輯者或擾之，靖者或忽之，睦者或戾之，甚至於去其籍以便其身圖。筆山之是舉也，以馭郡邑曰敏，以孚士民曰惠，以盡職業曰忠，以範來政曰智。一物而群善備，其諸有得於一家之學，非耶？

昔者先公之政，減供給以甦里甲，禁侈俗以敦禮教，分千百長以讐土豪，而撫討劇寇，奥疾不避，功成乞歸，不待報而行。柱史李公如圭言於朝，錫金幣于家。今乃得托以垂不朽，其不肖孤寔有寵耀焉，夫安敢以譾蕪辭！中丞李公顯，申明陽明先師諸令甲以收寧一，柱史王君某按漳，新朱子之祠，皆有志於風教者，而伍令籩爲希閔公之裔，力纘先志，以光其世，於法皆當書。

野亭少傅劉公摘稿序

正德辛未，益試南省，受知於野亭劉公。逾月，公賜勅掃先塋，亟趨以別。公握手語曰：「吾歸不復來矣。子國器也，善自愛！寧直無媚，寧介無通，寧恬無競。」益拜而服膺焉。其冬，公遂致其事，而益亦侍先大夫湯藥于家。嘉靖己亥，益再入京，獲見公之孫中書存恩，求公遺稿，得若干卷，爲摘其範世者圖梓之，而歸餘稿，俾藏于家。

序曰：聖門之論君子，以彬彬爲彀率。質偏則野，文偏則史，史與野懸矣，而爽於中均焉。公顧避君子而甘於野，則何居？蓋林放之問，聖人大之，而寧儉寧戚，視禮之本若偏勝，然傷世之陋，而思約之也。先進之從，慨然避君子而甘於野，跡公之志也。其以禮樂從先進乎！益歷仕途，閱公卿大夫多矣，其有怯於進而勇於退如公者乎？其有翰苑二十七年始以東宮恩進學士乎？其有以南太宰召制誥、入文淵，進少傅，直武英，凡七越月，以十二疏乞休乎？其有歷相位，家無餘貲，既歸不問生產，猶分俸餘以頒貧餓乎？其有杜門謝客，自爲墓誌，戒勿請祭葬贈謚、勿干誄輓乎？其有優恩存問，侃侃陳謝，直以史鰌尸諫自許乎？世方抵巇，獨爾靜退；世方濡滯，獨爾猛決；世方驕逞，獨爾慈朴；世方誇詡，獨爾澹寂；世方軟媚，獨爾蹇骾；則見謂爲野也亦宜。近習導武廟初摇成憲，公嘆曰：「吾講讀舊臣也。」疏戒逸游，崇聖德，力議近習。及乞休，慰留甚渥，復嘆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吾不忍强顔

以負初心，以干清議。」嗚呼！孰非舊臣？孰無初心？孰不聞清議？而公獨萃以自任耶！歸鄉不見客，或勸之，答曰：「諛詞巧説，不曾習學；卑禮諂態，不曾操演。」知者謂爲粗鄙，不知者且以爲簡傲。即公骯髒于山林，其能脂韋於朝著耶？上入正大統，兩遣行人，同洛陽劉公存問，上疏陳謝，願緝聖學，守祖訓，進忠直，抑邪諂，開言路，選將帥，惜賞賚，罷土木。其於馭朽履冰，眷然剴切。又請時御文華，召輔臣及九卿長貳及撫巡藩臬來朝者，各疏卓異，直寫知見，無隳毀譽，萃諸御屏而時拔之。公用世未盡之藴，豈悻悻長往，不復預人間事耶？漢室安劉，託諸木强，而多智之平，難以獨任。淮南逆謀，獨憚汲、直，而阿世之弘，如發蒙振落。然則野者何負於國哉！悠悠歲月，德業不逮，寧直寧介，野態如舊。敝箒千金，坐愧國器！公絶筆詩曰：「貪痴顔面如塵土，百歲我猶生氣在。」抱此英英，神游四極，其尚以爲不負知己乎？

公之子元嗣以致仕恩，入中書，與孫存恩咸不墜家訓，能守官以亢宗，而力未能登諸梓。海内豪傑，寧無毅然思從先進者？當能梓之，以爲尚野者規。

諸儒理學語要序

東廓子曰：嗟乎，自子思、孟氏没，而真儒幾無傳矣！非無傳也，傳之者弗真，則醇疵相雜，猶無傳也。揚子雲曰：「通天地人曰儒。」其言是也。《太玄》準《易》，載酒問奇，果且以是爲通乎哉？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將奚而通之？

語不云乎：「閉門造車，出門合軌。」言規矩同也。故善學者，操規矩以出方員；不善學者，執方員以擬規矩。夫無思無爲，常寂常感，天然自有之規矩也。中以言乎體也，和以言乎用也，戒懼以言乎功也，位育以言乎變化也。故曰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如天地覆載，如四時日月錯行而代明。曰殺而不怨，利而不庸，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其天德王道之大成乎！以訓詁者尚其專，以詞章者尚其華，以著述者尚其博，以勳業者尚其成。其經營布置，層方疊員，非無可觀也，而天規天矩，偏倚乖戾，貿然莫或圖之。至元公、淳公，始克續不傳之脉，揭聖之可學，則以一者無欲爲要；答定性之功，則以大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揆諸鄒魯，何異代而同符也！以橫渠之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而猶不免於出入，明睿考索之箴，吾儒醇疵之幾也。明睿者，其屢空乎！考索者，其億中乎！億中之敏，若善射覆者，十發而九中，然猶不免於億也；屢空者，若置覆洞然，心目無俟推測而得矣。洛中高弟，宣暢師説，各以所聞，不免牴牾。而建安、清田流派，至分門立户，幾若不相容然。後之學者，沿舊則信耳以自是，黨同則動氣以相角，其能超然窠臼，直求天真，吾見亦罕矣。嗚呼！安得江漢以濯，秋陽以暴，淵淵浩浩，折群淆以一學術乎？

嘉靖甲辰，吾友曾明卿氏守茶陵，出其平日所抄諸儒要言，於宋自濂谿公而下，得十人焉；於國朝自陽明公而上，得五人焉。刻之洣江書院，以嘉惠諸生，其用心亦良苦矣！凡我同志，相與反身而求之，戒懼勿離，以深造集義之節度，則規矩誠設，左右逢源，得手應心，不言而喻。夫是之謂

知言。

重刻唐宋白孔六帖序

姑蘇喜刻奇書，而《白孔六帖》尚闕焉。觀風者募善本，告于虞山陳中丞曰：「公老而劬學，其擴二公之傳。」中丞默思曰：「是必得富而好義者共之。」乃以告于太學生譚照及曉等，校訛補闕，畢力而登諸梓。梓甫成，而予自南雍歸，中丞攜譚生迓於虎丘之上，以請其義。

東廓子曰：「聖門之學，其猶醫乎！太上淳德合和，調四時，從八風，以通神明；其次察衡權，别逆從，以密腠理，以固精骨，而無戾于聖度；又其次則稽鍼焫，註蟲魚，類同分異，旁搜冥索，以自附于岐黄。故博學而識與一以貫之，猶殊門異軌，而況其下者乎？」中丞曰：「若是則固可廢與？」曰：「昔者聖門揭《詩》之要，一言以蔽三百，曰思無邪；而其訓諸小子也，曰可興可群，而又曰或怨；曰事父事君，而又曰多識鳥獸草木。故不善學者，雖誦《關雎》、《殷武》，不能授政以專對；而善學者，雖《孺子之歌》，足以崇德而修慝。夫白、孔二公之勞於是帖也，下至稗官野録、釋偈道典，其爲滄浪清濁溥矣，是獨不可擇善以從乎？而奚以廢爲？」曰：「然則可廣其傳與？」曰：「陸敬輿之居忠州也，聚《今古集驗方》五十篇以療瘴癘，彼其匡君救時，鬱而弗宣，殆其惻隱之緒餘乎？兹帖之刻，樂與好事者公之，比諸中郎之秘異書以自助者異矣，而奚患其弗傳？吾輩今之虎邱，固亦六帖也。以登眺者取諸巖壑，以奇麗者取諸烟樹，以詞華者取諸題詠，以伎術

者取諸劍，以清玩者取諸泉，以雄霸者取諸闔閭，以禪談者取諸生公，以氣節者取諸東坡，以道誼者取諸和靖，以高風者取諸延陵，以至德者取諸泰伯：學者其善取之而已矣！」

資治通鑑補刊序

嘉靖辛丑，益與李子本同官南雍，縱言及於治道。李子曰：「治道之要，鑒於古而已矣。人之修容以窺鑒也，雖躁且惰者，瞿瞿思正其衣冠也，而況鑒於古、鑒於人，獨無興替得失之感乎？昔在司馬公光與劉子攽、劉子恕、范子祖禹，接《春秋》以作編年，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凡國家盛衰、生民休戚、善可法而惡可戒，惓惓焉。三代而下，其真資治之金鏡乎！」益曰：「予嘗稽其志矣。古語有之：人舉其疵必怒，而鑒照其醜則喜。故無心者可感通，而有意者或扞格。方公之辭樞密分司西京也，適當變法之衝，其所欲匡主庇民，咸托諸書以自見，使讀之者觸其天機，將有不言而喻，則斡乾轉坤之功，豈必於身親之！故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牛、李維州之爭，與嗇夫、弘羊之旨，同出而異條，茲其良工鑄鑒之苦心乎！」李子曰：「是書也，胡氏三省嘗註之，刻藏南雍，而邇稍缺亡焉。如及時補之，庶以廣先哲望治之傳。」廼屬六堂之彥，諭諸生以義，助工者聽。而徽州汪生文琯願出力獨任之，遂嘉而許焉。刻未畢而予南歸，李子命汪生以授首簡於山中。披閱連日夜，粲然完矣，乃拜手而序之。

曰：富哉鑒乎！善取諸鑒者，如鄒忌

之相齊以自鑒，如忌之悟齊王以鑒於國，其庶矣乎！夫忌之昳麗，不及城北徐公，而其妻美之，妾美之，賓客交美之。及窺鑒而自視，瞠然以爲弗如也。寢而思之，曰：「妻之美我，私我也；妾之美我，畏我也；賓客之美我，有求於我也。以齊國之富且尊，是三蔽者，滋甚矣！」入以告於威王。威王矍然下令：吏民面刺過者受上賞，上書諫者受中賞，謗譏於市而聞者受下賞。於是燕、趙、韓、魏咸朝。是非善鑒之明徵乎？宋之諸帝諸相，其自標許過齊遠甚，果不爲三蔽所眩，則必念稼穡之艱難，而不忍於綱花石、起艮嶽矣；察左道之誕，而不甘於班金籙、建神霄矣；嚴忠邪之辯，而不至於任汪、黃，黜宗、李矣；預夷虜之防，而不至於恃六甲、割三鎮矣；攬威福之柄，而不至於亭香蘭、撰福華矣。悲夫，資治之望，竟爲鄒相國所揶揄也！後有作者，即殷鑒而求之，涑水其猶炳炳乎！雖然，有機焉。吾目無翳，則對影可以照鬚眉；糠粃入之，則撫形而不睹山岳。心體通塞之妙，何以異於是？是故惟唐虞能精一以執中，惟伊傅能咸有一德以沃心，惟孔曾能一以貫之而別於博學以識，玆出治之大本達道也已。豪傑林立，寧無出力獨任之者？草莽雖病，尚拭目以觀其成！

冷谿王氏族譜序

某童時，習聞易齋大夫庭訓曰：「紅巾之變，高祖靖齋公以智勇爲鄉所推，保障二十餘年。時冷谿王翁吾吾，以十萬稱富户，群賊謀噬之。公提兵以援，遂以子樂山府君贅於家。洪武初，兵部言舊僭名號，戍邊

逾十年，王翁以富户填實京師。府君兩以贅免，歸與王夫人拮据立家，生四丈夫子。迄于今，澈源孫支，皆王夫人之瓜瓞也。」某謹識之，弗敢諼。及訪泠谿，則其彦曰喬、曰崇、曰濡、曰應等，協力立始祖祠矣。謁之，則吾吾翁無後，廼議立龕以祔始祖，以永王夫人之孝。

嘉靖辛酉，喬等相率以族譜徵言，曰：「王之先出瀘谿公，公之玄孫曰丞伯、曰方伯，當宋理宗景定庚申，自邑城茅堂徙城南浮山之陽，是爲泠谿始祖。二世祖麟叔，登進士第，教諭高安，陟鄂州學正。麟叔生五男子，曰誠存、晉唐、養素、瀘川、申如，善殖産，以富甲于邑，稱爲十萬王家。元末兵燹，譜系付烈焰，子孫奔竄四出。其後以武顯，若雲南蒙化衛指揮諱本；以文顯，若湖廣益陽縣茅家山別駕昆季諱澄、諱淵，若四川眉州小南街知縣諱榦；各蕃衍不替。四世祖愛吾，以儒捐貲助本州姜侯明修大成殿及文昌井，事載邑志。吾吾翁，其弟也。五世祖尊陽，號竹西，本州副潘岳薦舉爲學賓。六世祖韶，任浦江二尹，徙於永新之田西。八世崇，以例舉吏目于桂陽，有政績。十世燦，任浙江仁和典史。至喬，則九世孫也。喬承吾考南軒之訓，與兄方侄輜裒集譜系，將鋟梓而力未逮。獨念族屬落莫，無以光顯前聞，而女之適名家，多以外孫顯。諱仕明女，適封兵部尚書彭毓義，是生大師文獻公；諱叔賢女，適贈御史羅拙軒，是生憲副克庵公；諱則廉女，適封大理評事劉威，是生憲使東軒公，施于內翰泉；諱恭武女，適彭大師侄頲，是生員外巒如易齋公，施於我司成，其先世預寵嘉之。願惠訓言，以貽我後之人，俾知所佑啓，用無湮瀘谿公

之緒。」某謹受之，會困於痰火，未克就。喬等每見，屢督之，則敬述所聞以復。

曰：宅相之兆，青烏家嘗言之矣。吾儒之奪神工、改天命，上不在天，下不在地，而決諸吾心操舍之微。慎而修之，可以升美大；怠而悖之，不免淪暴棄。古之善存其心者，自戒自懼，顧諟明命，無忝可以孝親，匪懈可以忠君，友于可以和兄弟，協比可以睦姻鄰。若然者，雖考澗阿，飫藜藿，不失爲求多福；若怠肆淫泆，越厥命以自覆，雖都三旌，享萬鍾，不免爲自作孽。昔在瀘谿公，以勁節浩氣與忠簡聲氣相求，英俊顔厚，奸諛骨寒，二詩讀之，有躒千古、淩三光之興。計一時氣焰如格天閣者，蕩爲飄埃，貽來世嗤唾，識者將何所擇焉？諸君創祠以尊祖，修譜以睦族，此仁義之良也。繼自今陳其文，必覈其義，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視貧如富，視疏如親，務敦一本之實，而免於秦越之恝；達則與民由之，窮則修身見於世；庶式濬瀘谿公之源以放于海。其我易齋大夫之靈，預寵嘉之！

古城壽言

嘉靖乙巳之夏，東廓子與同志聚梅陂，歷古城，縱言及于風俗。曰：「夫家莫貴於範矣，國莫貴於倡矣，天下莫貴於教矣！讒說殄行，唐虞所不免，而納言明刑，俾協於中，則海隅蒼生，罔敢不應，而苗頑且即工，其教之暢乎！否則淫酗以化，師師非度，而大小且草竊奸宄，奚其教？唐非無侈也，豳非無惰也，魯非無夸詐也，而崇勤儉，課耕桑，秉信義，相與守之弗變，其倡之隆乎！否則溱洧相謔，宛丘屢舞，靦然而

無忸怩，奚其倡？石氏孝謹，楊氏清白，柳氏禮法，子弟若律令，條格瞿瞿，惟恐獲戾，其範之立乎！否則僭侈相競，貪戾相戕，如城狐市虎，駭聽而怵視，奚其範？吾黨之士果能徙義改過，惻惻焉講學以修德，則範以鉶鼎，倡以宫羽，教以鐸鞀鼓磬，風移俗易，其猶有望乎！」

自齋王子避席而請曰：「貞善欲有言。然若吾翁醒庵先生，其可以範乎哉？奉祖母周，以色養怡，諸叔以厚存恤遺，合族祀以尊祖，藉宗法以聯族，訓不肖兄弟以志於學。兹登大耋矣，夙興夜寐，猶以爲子孫先。」

鄒子曰：「醒者，醉之對也。逐物則忘親，狥私則背公，趨利則捐義。世方群醉而獨醒焉，於孝謹清白有光矣。故能醒則壽。」

南野子曰：「翁之七袠也，予與涇野子壽之。兹其可以倡乎哉！稱淑者，曰貴德而賤貨；悼敝者，曰貪富而好奪。充翁之志，貞教其子，雖禄食而田廬無增也，是恒其德而不爽，又十年矣。前輩風流，舍是吾奚觀之？」

鄒子曰：「貞者，邪之對也。趙孟之貴，季氏之富，其吉而匪貞乎！證羊之直，蒙袂之介，其善而匪貞乎！静言之慺，色取之聞，其譽而匪貞乎！執兹訓也以往，郡邑將有賴焉。故能貞則壽。」

石竹子曰：「豈惟郡邑，四方其訓之。伯也吉，由平山歷司寇司空員，至於潯州，悃愊如一日；仲也善，筮仕海陽，以愛民忤大吏，歸而取善於吾黨；季也譽，力穡以養，而諸孫一視、一覲輩，方躋芳擷華，以弘乃祖之訓。」

鄒子曰：「範以基倡，倡以基教，崇卑廣狹異也，而機緘則一。翁之子若孫，暨我同會，人人醒其醒，貞其貞，壽其壽，則光邦家，茂德音，以保艾爾後，豈緊有位者專之？」

於是中洲子、東沔子、武山子、前川子、龍江子、兩湖子褰衣起曰：「吾乃今聞壽之義矣！人人有壽於己者，顧弗求耳。八月四日，翁維壽期，吾輩其如期相率壽翁，且求以自壽。」

樂安東門重修鄒氏族譜序

惟我鄒之先，受氏于宋，著望于范陽，嗣是刺史于臨川，❶卜築于宜黃，而大衍于天經天緯。其顯于炎坪，遷于永豐，爲吾派之自出，皆祖仁遷公；其遷于臨江，顯于樂安東門，以派于蓮池、于杏村，皆祖仁遇公。往歲易齋大夫奉使于閩，道出樂安，實與東門通譜。

東門之遷，自德興公始，代不乏才。曰灘應，淳熙癸卯貢纂緝邑誌；曰琳，又籍嘉定丙子鄉書授奉新簿，時有異才之稱；曰元凱魁咸淳丁卯仕終鳳陽判；曰宗信惇孝行而望重鄉邦，先世之文物班班然。至九世孫，曰思敬、思仁、思德。思仁再世無傳，而二思之後，日以繁衍。又二世，曰良，以進士知榮昌、松谿、邵武三縣，有惠政，士民乞留之，特旨賜襲衣，陞六品俸，仍掌邵武事。東里楊公薦其可大用，遂知衡州府，嘗與兄斗編緝舊譜以梓，薦紳諷之誦之。其

❶「嗣是」至「天緯」，《遺稿》作「嗣後寓於建昌，卜築於宜黃，而大衍於七仁」。

孫曰環，以鄉薦，知東流縣。曾孫曰確，以鄉薦，知武陵，改藤縣。文物愈彬彬矣。

嘉靖辛卯，庠生碩與從子人望謀於衆曰：「譜三世不修，昔人比諸不孝。今泝正統癸亥，將八十年，其尚思纘衡陽公之業。」於是魯璧、魯相倡之，人紀、希哲采校之，人龍等協勞之，而碩等矢心以公筆削。首以祭式，次以世系，繼以家規，終以文獻，逾年而始就。其言曰：「譜之爲義，有孝敬之道八焉：昈其原，可以永思矣；昈其序，可以別昭穆矣；昈其宗，可以親親矣；昈其年，可以老老矣；昈其爵，可以貴貴矣；昈其行，可以昭德矣；昈其規，可以世守矣；昈其籍，可以徵往矣。」而終篇惓惓以立德、立功、立言期其後之人。又逾年，攜示於青原山中，益受而讀之，曰：「子之言美矣，又何加焉？無已，則請以孝敬之本爲昆弟子姓切磋之。」

夫孩提而知孝，及長而知敬，彼豈嘗讀書史、通名物而後能乎？良知之精明真純，不爲嗜欲所壅，則天機發露，如源泉混混，東注而不竭。故生必盡養，没必盡哀，祭必盡誠，兄弟必盡翕，族里必盡仁，涖官必盡敬，是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在昔先民戒慎恐懼之學，造次顛沛，參前倚衡，所以懋濬其源，而惴惴其或壅之也。是以蘊之曰德，措之曰功，述之曰言，彼修譜以昭先範後，則言之一端耳。子且以世之從事譜系者，咸能盡其孝敬乎？修辭立誠，由盈科以放四海，是之謂有本。若以侈門户，傚聲譽，奚異於集溝澮以自盈也？凡我鄒之世，幸相與深求其本，以無替我祖德！❶

❶「祖德」，《遺稿》作「七仁」。

贈大岳牧沅谿何公巡撫山東

益嘗趨曲阜，謁文廟，登奎文閣，徘徊泗上築場之墟，因嘆聖化之隆，參天地，同日月。而千餘年來，乃以訓詁著述相倡和也，甚者以浮詞徼世資。然則子臣弟友，庸德庸言，相顧慥慥，其竟托諸空言乎？比觀汶上，躋任城，歷徐邳之郊，往往以黄河爲盈涸。盈則比廬連疇，千里魚鱉，而涸則官筏漕舟，若雁鶩不能咫其际。雷夏灉沮，浮濟達河之績，何以復焉？邇者白川周子疏治河之策，以溝洫爲首，曰濬畎澮距川，決川距海，故無不治之水，無不治之田。石塘曾子搆書院于會城，擇俊髦，簡師儒，以崇正教而敦實行。嗚呼，天其將啓神禹之業、宣聖之學乎？其機兆矣。沅谿公乘其機而力任之，遺大投艱，式翊聖主嘉靖之休，而丕承大司空過庭之訓，是忠孝交相用也。濬澮濬川之功立，則潦可備，旱可救，猾盜可限，驕虜可制，中原可富，而東南可紓矣。庸德庸言之教章，則父子可親，君臣可肅，夫婦可别，友朋可信，萬物可育，而天地可官矣。夫惟敘惟歌之烈，誰不願之？然非神鑿而鬼輪也。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弗入，若是其以饑溺在躬也，而斯來斯和，天不可階，亦自忘食忘憂、絶糧微服得之。公其無諉以爲難乎！君臣朋友，咸以義合也。故責難爲恭，陳善閉邪爲敬，而謂不能爲賊。世之都俞吁咈而切偲贈遺，其果恭果敬果賊，在公權度中矣。

四友軒中贈言

大司馬甘泉湛先生蒞政而優，日與四司之屬講道於四友軒中，焚香盡炷而後退。諸僚欣欣相厲，以爲得師也。未幾，公致其仕以去。四司之僚，吴子麟、吴子藩、張子邦瑞、陳子一貫、王子子畿、蘇子木、陳子錠、趙子維垣、趙子伊，悵然嘆曰：「吾輩何以用吾情也！」乃詣鄒子曰：「願得一言以發明吾道之光，且使吾輩永有所箴規。」守益起問曰：「夫何以謂之四友也？」曰：「昔者三原王先生構亭於署之東，植竹、植松、植梅、植栢，曰同聲則相應矣，同氣則相求矣。夫四物，固天地剛大之氣，歷歲寒而不變者也。物且有之，而況於人乎？」曰：「聖門亦有之。得回而日親，得賜而日至，得師而有輝光，得由而惡言不入。非孔子之四友乎？曰疏附，曰奔奏，曰先後，曰禦侮，非文王之四友乎？故同聲則相應矣，同氣則相求矣。有文王，則有文王四友；有孔子，則有孔子四友；有三原，則有三原四友；有甘泉，則有甘泉四友。天機之不可掩也如是。抑嘗聞先生之宗旨矣。心無一物，天理見前，參前倚衡，乃達乎性靈。嘻，兹聖派也！大虚之統萬物也，生育震耀，收斂伏藏，而無一物能爲大虚之累；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天德之虚也。文王之純於天也，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而丕顯之謨，顯西土而光四方；故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聖德之虚也。先生少學江門，而静養於烟霞，及入翰林，時與志違，又退居於山中。適新天子即位，任司成，歷宗伯，擢冢宰，轉司馬，雖未展所學，亦既試矣。兹其

歸也，率吾黨之狂簡，去過不及，以趨中和；使及門之士，於回之仁、賜之辨、師之儀、由之勇，泯然無迹，夫是之謂大成而無所成名，其忘食忘憂之學乎！　吾與諸君離先生而南也，迹有聚散，心無聚散，其尚戒慎恐懼，亦臨亦保，以無忘軒中之訓！」

復古書院志序

嘉靖壬戌之秋，新刻《復古志》成，尹郡侯一仁纂之，劉柱史陽訂之，諸生黄旦、劉□、鄧周、劉秉亮、謝于魯校刻之。　其首曰訓述，曰碑刻，曰書劄，曰詠歌，曰報祀，曰經籍，曰堂宇，曰界止，曰田地，曰什物，是惟良師帥所經綸，而嚴師勝友所贊籌也。其附録曰丈田，曰糧長，曰水夫，曰機兵，曰絶軍，曰額丁，曰驛遞舡，曰沙米，曰鄉約，是惟鄉父老所圖回，而諏俗詢政所稽察也。

守益三復而嘆曰：復古之義大矣！粤若稽古，始自放勳，重華代天立極，納萬邦于時雍風動中。　其在莘野，自任以堯舜君民，鳴條桐宫，格于皇天。　傅巖旁求，學古訓以啓沃，霖雨舟楫，匹休阿衡。　洙泗之興，明王莫宗，祖述憲章，好古以敏求，與天地日月貞觀貞明。　陋巷之有爲，泰山之終身，憂毅然以尚友千古。　位有崇卑，時有顯晦，而復古一脉，緊先民是程。　惟兹書院，良師帥主其成，群師友協其志，而成人小子疏附後先。　四鄉之父老扶杖而觀德化，以迄于今，兹休渢渢成帙。　異時稽古者，且有率由焉。　凡我同游，入斯門，升斯堂，詠歌斯樓，藏游斯室，惟曰其先定厥志，廼克正厥事。　惟臧否汙隆自他，厥惟志所詣。　惟天降衷，惟堯繼天，惟伊傅達厥施，惟孔孟

弘厥緒。予惟法服是服，惟法言是言，惟德行是行。曰予德若弗類，予惟褻天，惟嘐嘐古之人，罔敢弗掩。惟流俗汙世，罔欲自媚以賊正學。肆用有以行，舍有以藏，以酬良師帥，茂對文明之休。庶無曠茲廣居，庸光于茲籍。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二

序類

觀光贈言

南都同志胥會於觀光，語及道不遠人之學。東廓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心則爲忠矣，如心則爲恕矣，而曷嘗求之於外？使道由師友而得，則道在師友矣；使道由簡編而得，則道在簡編矣。簡編、師友，最爲近之，不曰『執柯以伐柯』乎？」時張子益在坐，趨而請其方。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自所惡言之也；求乎子以事父，求乎弟以事兄，自所好言之也。事上使下，未易盡也，即所惡而勿施之，無俟外求矣；孝親弟長，未易盡也，即所好而施之，無外求矣。」子益曰：「夫簡編、師友，將不必求乎？」曰：「夫子固言之矣。友也者，以輔仁也；前言往行者，以蓄德也。仁也，德也，果自外至乎？抑自其中出乎？古之人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真誠惻怛，以充其良知之量，則忿懥好樂無所滯，而大本立矣；親愛賤惡無所辟，而達道行矣。故修己以敬，可以安百姓；戒慎恐懼，可以位育；擴充四端，可以保四海。是之謂不遠人以爲道。」子益躍然曰：「謙乃今知好惡之外無學矣！好惡之外無政矣！」

未幾，大名闕守，子益以刑部膺命而行。同官之彦，同門之舊，相率問言以重其

別。東廓子曰：「子益別矣，無庸於多言矣！子益貌癯而志壯，位抑而政亨，學愈崇而執禮愈卑，其任重以道遠也，孰禦焉！大名，古爲名郡。狄梁公、宋廣平遠矣，稽於遺政，有王文正、韓魏國之愛焉；南望澶淵，有萊公社稷之勳焉；西臨魚水，有元城盡心行己之要焉：是簡編、師友之炳炳乎！子益其時擇之而已。異時聞以治平入贊皇極，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斂五福以錫萬邦，其在大名乎！」

錫封贈言

國家嘉群臣勞績，率視品級，推恩其親，礪臣節也。群臣榮上之賚，論次其親之行義，相與歌之，昭親訓也。大夫士聲應氣求，渢渢然頌其遇而祝其有成，敦友誼也。其後相沿以爲彌文，蔑功而受之曰濫，蔑行義而張之曰誕，蔑規祝而侈大之曰諛。嘻，敝也久矣！

予去京師，十有七年而始入，同志之友相與切磋焉，謂宜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會呂子信卿以柱史拜，恩封芝山翁如其官，而贈妣章爲大孺人。錢子洪甫、尹子任之以例問言。予啞然笑曰：「吾輩亦不免於彌文乎？」二子肅然曰：「彼以其文，我以其實。夫何傷？」予瞿然曰：「善乎，其學之也！鈞之誦詩讀書也，而或以治聞，或以畜德；鈞之射策決科也，而或以市利，或以行義；鈞之守官蒞民也，而或以肥家，或以肥天下。故以實出之，則好勇好貨，無往非天德之流徹；以文出之，則示禮示信，不免於霸術矣。以呂子之敏而好學，致忠以行其文，則將順

匡救，罔敢懈也，而臣節日礪矣；出言舉足，罔或忘也，而親訓日昭矣；規過勸善，罔有燕辟也，而友誼日敦矣。在《易》之訓，曰修辭以居業，曰知至至之而可與幾，曰知終終之而可與存義。合内外，貫始終，其忠信進德之全功乎！是在吕子勉之而已矣！

吕子亟爲予言乃翁好《易》，壁間畫列上下篇卦爻，凝然時有所思，作詩及樂府無慮千餘篇，藻麗有思致，獨不喜作時文。覓舉其恬淡沖漠，於機械寂如也。而大儒人相封君，講畫宗法，緝先人祠墓，收族貧者與飲食，有慈惠惇恪之遺韻焉。徵諸錢子，亦若吕子之言也。歐陽子崇一所謂尊德義之致，樹出處之節，以顯吾道者，其有望於吕氏乎！

贈梧岡王少尹

戒懼之學，自唐虞兢業以來相傳一派正脉。不睹不聞，以言乎寂然不動也；莫見莫顯，以言乎感而遂通也。須臾勿離，則有以立常寂之中，而擴常感之和，裁成天地，輔相萬物，大事小事，舉從此出。學術不明，往往縱其氣習之偏，罔知防檢，忿懥好樂滯於內，而親愛賤惡辟於外。故事君弗能匪懈，事親弗能無忝，保民弗能如傷，而愛士弗能若己有之。毫釐千里，其機可畏哉！

梧岡王少尹，常親炙先師之教。及臨吾邑，慷慨共其職，士民翕然有譽處，嘗作《毀譽篇》勗之以戒懼自信之功。比督賦南都，徵所以別者，因申是説，以贊屋漏。夫

愛人以德，同升大猷之公也；愛以姑息，載胥及溺之敝也。復古諸生方以斯學爲務，使君協恭之餘，尚相與交礪之！

贈宗伯昭

寬而栗，柔而立，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唐虞相傳變化氣質之學也。古也從其氣質之偏而變化之，今也從其氣質之偏而充拓之，故古今不相逮，非繇資稟，盡在學術。以子夏之隘，不可者，蓋拒之矣。汝爲君子儒，所以藥其硜硜也；而終也敬而無失，恭而有禮，視四海如兄弟，以子張之辟，蓋難與並爲仁矣。忠信篤敬，參前倚衡，所以藥其堂堂也；而終也嘉善容衆，執德信道，以爲有無。聖門善教善學，易惡至中，以爲來世法程，即是可以默識矣。

吾友宗伯昭，英才博聞，功名可唾手取，而偃蹇不偶，乃與吳中諸俊傑大肆于古詩文，今年五十有一矣。視予考功，愀然相礪於先師之教，因述所聞以商之。古之人五十知非，言有悟也；六十而化，言有養也；九十有五矣，而儆戒屋漏，言有終也。予與子盍交礪焉！無局於氣，無眩於習，無忘於師訓，無畔於聖學，庶曰其永二先大夫之緒乎！

江西戊申同貢録序

石城許大夫新涖學政，合江右諸士子而甄別之，拔其尤以貢于天府。將行，訓之曰：「二三子其思自重乎！國朝選士之正途，維科維貢。咨爾江右，以貢位公輔、列臺諫、涖藩臬郡邑，炳炳與科甲並重，邇來

乃漸輕矣。天子厲精圖治，鑒於成憲，鋭然以三途並用，甚盛典也！矧兹戊申，緊我高皇用夏變夷，再闢乾坤之運，諸生其務自重，茂對休運，以匹於前聞。」諸生退而爲《同貢録》，敘少長，紀里籍，列三世，以逮昆弟與嗣，將世講之。而命予弟臨曰：「子，貢元也。其得司成氏弁諸首簡，以爲兹録重。」叔父貴復督之。

益乃拜手言曰：善而石城大夫之訓也！貢之制，昉于夏后，而備于成周。犧牲青茅以爲祠貢，絲枲絺紵以爲嬪貢，丹漆砮磬以爲器貢，玉馬皮帛以爲幣貢，杶栝箘簵以爲材貢，金鐵龜貝以爲貨貢，玄纁璣組以爲服貢，羽毛夏翟以爲游貢，魚鹽橘柚以爲物貢。是以地無廢材，用無廢事。況人才所繫，官天地而宰萬物，其可貴可重，非服食器物局而弗相通。故浚明亮采，翕受敷施，而虎賁綴衣，大都小伯，以和我庶獄庶慎。自一行一藝，咸獲自達于上。其選之之目，由後可稽者，則賓興之典舉于鄉遂，而庠序之異貢于大學，其後世科貢之所繇基乎！漢氏賢良、孝廉，外置太常博士弟子，以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爲式，猶有古之遺焉。唐之學館，宋之三舍，文藝日熾，而德行微矣。是以遞重遞輕，遞興遞衰，其好尚漸漬使然，非降才異也。試以揚州之貢稽之，瑶琨、篠簜、齒革、羽毛、卉服、織貝，充然無讓前聞也，獨於人才乃弗逮於夏與周乎？二三子懋對良師帥之訓，以自成自道，盛典難膺，休運難遇，以敬有官，以亂有政，以代天工，以補袞職，以康兆民，撫四夷，如金玉皮帛式光于充庭之實。等而上之，則尚友千古，裁成輔相，以運天下於掌；等而下之，

則卮言虚貌，攘君罔民，苦窳而不適於用，衹爲鄙薄口實。思齊内省，其將孰擇焉？古今輕重之辨，罔不由人。羿以力，浞以詐，則夏之士輕；芮伯以貪，暴公以讒，則周之士輕。賢良一也，董仲舒以正誼則重，公孫弘以曲學則輕。郡文學一也，梅福、王章以剛直則重，張禹以軟媚則輕。嘻，可畏哉！異時尚有按是録而稽切之，其孰重孰輕，自有袞鉞在！

安福三刻縣總序

《周禮》：「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藏諸天府。」天府，至嚴也；王，至尊也。而敬重版圖，若天球、河圖然。嘻，其義精矣！積民以成甲，積甲以成圖，積圖以成都，積都以成縣，積縣以成萬邦。萬邦之基，必始于丘民。故王政之要，重丘民而致察於縣成。污吏猾胥，必慢其版籍，奸豪飛詭，貧弱讎斂，奸心競生，僞端交作，神出鬼没，而弗可詰。是以澤鴻日號，角雀日繁，而佩牛犢日逞。執是而曰倡九牧，阜萬民，是築臺九層，而圮其基也。

安福之刻縣總，自松谿程侯文德，始按丈田之籍而提其要，以周民數，以覈賦税，以均事役。奸豪無所覬，貧弱無所疚，而胥吏無所摇，其猶古之遺乎！嘉靖壬辰，景山李侯一瀚届黄籍之造，惓惓以松谿爲法，復刻而户授之，邑之父老子弟沐浴慶澤，帖帖無後虞。歲壬子，交川湯侯賓釋褐視篆，博諮故實，遴能以團局，矢神以祓志，酌糧以均甲，惓惓以景山爲法，而屬劉簿鰲日督其成。比膺召命，亟刻之梓，而告于益曰：「版籍情僞，南北異狀也，而衆言復淆之，雖

夙夜從事，猶概然於中。暨按新籍督賦，犂然無升合爽，然後信舊政必告之爲忠，而二三子之勞爲有終也。願徼言以告後之君子。」

益拜手曰：茲總也，三刻矣。其世變風移之慶乎！維民有常懷，維天有常親，維王政有常憲。日昃咸和，則父母孔邇，率割夏邑，則時日曷喪。故赤子以保，衆胥親之矣，否則戚。聰明自民，明威自民，故靖共以聽神，斯福之矣，否則殃。以松谿、景山二侯稽之，有刊以訕矣，有聯名以毀矣，而口碑載道，帝賚三接。以今準後，雖百世可知也。後之君子，憲于交川，體信達順，以迓續民命於天，肆吾邑無疆維慶，諸君子亦無疆惟休！湯侯入贊司徒，職版籍矣；程侯秉國鈞，李侯柄言責，咸精白《周禮》，以翊皇極。執古之道，御今之紀，尚樂與萬邦邱民慶之。古不云乎：「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壽年友憲伯南江子八十序

予與晉陵南江鄒子敏行同第于辛未，南江子出令浦江，以考最爲邃庵大宰所首稱，入司司徒之政。委榷江州，爲商民所便，不於國課外求羨餘。歷員外郎中，擢參廣西，以議旬宣政成，副雲南之臬事，尋以煩言改廣西，遂致其事以歸。居官二十四考，家無長物，遇有贏餘，則悉以供賓姻之資；其乏也，則甘淡薄以自適，未嘗以戚容告于人。處親朋僚友，至于兒童走卒，率坦坦無所忤。酷喜弈棋，每對枰，忘寢食燠冷，老而不厭。於毀譽成虧，泊如也。予自南雍歸，南雍之士送于晉陵，而予友少初徐

子理邑政，乃約南江子祗謁忠公墓下。仰瞻晬容，旁睨宰木俎豆，詠歌眷眷，不能別，時南江子壽七十矣。相與握手執袂，以無怍忠公爲贈處之祝。

嘉靖庚戌秋七月九日，南江子登八十之壽，其冢子騫丞合浦，介子駪簿雩都，不獲稱觴賓筵。駪與騫謀曰：「其得東廓司成一言，以爲壽筵祝。」東廓子方爲雩都序續刻《思賢》之録，發書而嘆曰：「吾何祝乎？祝之以忠公而已矣！」公之修名姱節與日月争光，而其踐履學術，微言細行，咸可以師來世。故皷篋問道，闢館授粲，究理亂，别邪正，以長育四方之英，其迪士可師也；浮舟躡履，招禪訊仙，情與景會，前倡後酬，倏然揖古人於千載之上，其風度可師也；再列諫垣，犯顔批鱗，言路閉塞，㦠㦠朝陽，視叱時宰如叱嬰兒，其節義可師也；拱北有軒，初心湛然，藾爾餘息，亟詢國事，欲匡主德以與三五比隆争治，其忠愛可師也；知恩有堂，奉母訓弟，欣然不知老之將至，其孝友可師也；了翁、龜山，推轂周行，而承君景深，披襟壯語，人有一善，若拱璧駟馬而願交之，其取友可師也；《論》《孟》有解義，《易》有説，操不售之具而北面潛心，若列聖親指授焉，其嗜學可師也；訓子學統，究極淵源，奏議足以世父業，而語餘足以傳師授，其貽謀可師也。是八可師者，將四國訓之，百世慕之，矧在我同姓，越在我後嗣，顧可以自諉乎？

南江子之少也，以三禮舉南畿第一，涖官居鄉凡四十餘年，而動履罔愆，精采日康，兹復以景揚先烈爲義方訓，其志尚可概睹矣。忠公之銘座右曰：「志難成而易敗，時難遭而易徂；奉先訓以夙夜，無少晝於

須臾。聲載實而遠騖，煥祖考之規摹。彼聖賢亦人而已，庶以此而爲徒。」其自任以斯道之重如此，故炳炳壽于無疆。益嘗謂同志曰：「責難於君爲恭，陳善閉邪爲敬，吾身不能爲賊。」賊乎恭乎，將孰從乎？知而莫擇，孰云爲智？擇而莫處，孰云爲仁？仁且智矣，是爲無疆惟壽。請以爲南江翁父子祝！

復古書院贈言

聯泉柱史孫侯聚于復古，切磋絜矩之義，中席而請曰：「慎，北鄙人也。往肄業庠序，俯首詞章，比入仕版，慨然功名之際，未免以氣習用事，今乃知聖訓之切吾身也。富哉，矩乎！能者以戰兢葆之，則有猷有守，錫皇極以福萬民；不能者以逸欲戕之，則作好作惡，拂群情以速菑于躬。」

東廓子離席而拜曰：益也學於師友三十餘年，使君何取善之篤、入道之敏也？聖門志學，以不逾矩爲準。賢智而過，愚不肖而不及，遵道而行，半途而廢，皆逾也。故立與不惑，知天命而耳順，精神命脉融結凝聚，以依中庸而達帝則。故天命謂性，指降衷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指實功也。自矩之大公曰中，自矩之順應曰和，自大公順應之，裁成輔相，發育而峻極曰位育。若然者，質鬼神，俟後聖，舉幽明，古今而無二矩。夫是以無惡無射，以有譽於天下。使君奉天子命以按南服，將清戎伍，備胡虜而兼理匠班軍料，以濟百乏之需，投大遺艱，其亦絜之以吾矩而已矣。益不佞，謹爲群情誦之。如使清戎而果足以充伍備虜，雖損於民，猶可也；長解督迫，雞犬弗寧，而

新軍入衛，旋踵逃歸，萬民荼毒而國家無一矢一戈之利，竊悲夫割股以啖腹，而腹未得飽也。如使匠存而追逋班，雖急其後嗣，可也；匠亡矣，而攤於里甲，是驅里甲而逃亡也。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寧無動魏文侯之嘆耶？如使運軍以口糧准料價，限以年，可也；逋以三十年而償以一旦，馬力窮矣，而求不已，必逸必攫，將不待顏氏子而後知之矣。

天子建中和之極以馭萬邦也，宰執者，其工師也；臺諫者，議工師而贊之也。稽諸往牒，方員隆污，其亦可鑒哉！露臺惜金，後宮衣綈，雖純駟不具，米石萬錢，而終臻貫朽粟腐之休；栢梁競麗，五利兆誕，雖告緡錢引株送繡，斧擊斷而弗能靖。輪臺一詔，宿疴盡掃；少主一圖，國脉潛回。如層霧積霾，復睹炎光之烈。故循規履矩，迄可篚篋；削而批之，立以苦窳；矯而復之，猶可救補。當局群工，寧無遠猷辰告者乎？使君勗哉！見賓承祭，須臾勿離，集衆思以廣忠益，責難明良，誠立神應，俾好仁好義，興孝興弟，式紹隆古之化，而外本内末一洗而融之，是萬邦黎庶舉沐浴五福而拯於六極也。復古善類，其卭首胥祝焉！維兹復古，松谿大宰肇其基，少湖相國翊其成，而使君慨然增田以嘉惠我諸生，其焉能諼之！

諸生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木瓜之情，古今同矩也。」是以徼瓊瑶以納諸虎賁。

虔州申贈

中丞秋崖朱公之蒞虔臺也，貽《永感

録》以示，益嘆曰：「玆其錫類之典乎！爲闡民彝，徵天道，用招風化焉。」未幾，公移闔於浙江，兼理福建，以靖亂階。嘆曰：「玆其明良嘉靖萬邦之略乎！顧懷德者何以諼之！爲紀往勳，昭部訓，誌去思焉。」公遺舟以迎，適館授粲，論學于學聖之堂。益曰：「學至無極翁，精矣。匪聖奚學？匪天奚希？一者，其本體也；無欲者，其功也。罔游于逸，罔淫于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古聖精一克一工課，猶惻惻勸戒若是，吾儕自省何似？而依違逸樂貨色中，不自洗刷，將奚以拔于凡民，矧曰與千聖同堂、兩儀並位？故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其無欲之學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無極之貞乎！」公曰：「嘻！紈嘗兩宰州治，三歷部署，五蒞藩臬，思以政爲學而莫予助也。懲忿窒欲，遷善改過，敢不乾乾弗息，以對越明命！」

翌日，燕静觀堂，而論政焉。益曰：「政者，正也。以吾之正，正天下之不正，猶執矩于此，以方天下之不方而已矣。夫漳之海寇，與寧紹相剽劫也；處之鑛徒，與建寧糾串也；皆屠販逋逃，捐生以徼無涯之欲。古之訓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綏猷無主，有欲乃亂。』皆自上任之。釁端初萌，玩愒弗報；權貴聚藪，駭縮罔詰；肘腋耳目，漏洩情實；簿書相謾，勝敗弗核；而甚者利之，以拂民性而菑其身。犯是五蠹，又奚尤于群盜？故匪廉、匪明、匪正、匪慎、匪斷，舉弗矩也。公執素矩以往，其患弗方乎？」公曰：「嘻！紈嘗仰愧國恩，俯懼庭訓，永感母氏之烈，思以學爲政，而凜乎無稅駕也。今齒髮日邁，遺大投艱，敢偭規矩以自弛晚節！」益曰：「公勉之矣！

學與政，匪異轍也；古與今，匪異性也。多欲之蠹爲蹠，以淆諸物；無欲之醇爲舜，以同諸天。伯益、仲虺，在公握其機。用贊堯湯，於以弘移孝之模，而裁成輔相，身親見之。謹拭目以祝！」

公戒行有期矣。藩臬之彦，臨谿張子永明、白坪高子世彦，肅幣以贐，公拜手卻曰：「玉帛，古以將敬也，而世以爲賜，是貨之也。」張子顧高子曰：「善而中丞公之教也！贈以財，孰若贈以言？」迺詣濂谿祠以徵言。益拜手謝曰：「贈言，古以責善也，而世以相爲頌，是諛也。」高子顧張子曰：「善而司成氏之辭也！贈以頌，孰若贈以規？」益復拜曰：「夫諸君子恪共朝夕，錫福于我士民，固欲行古之道也。其敢不暢嘉命，以納諸虎賁！」

贈董謀之

予往歲受學虔州，與董子希永切磋世講之誼。後二十有八年，復尋鬱孤、通天舊游，希永之冢子謀之趨而問學焉。

予曰：「生固名家也，璜谿大卿之祖武，文信宗伯之世德，其名而字之，既詔之矣。古之聰也，聰於道德；後之聰也，聰於勢利。故雞鳴而起，孳孳則同，而舜蹠且天淵。生其謀之而已！」曰：「聰之病此久矣！思以魯對治之，則奚若？」曰：「聰明睿智，天德之本體也。柴愚參魯，聖門之所指渣滓也。子欲以渣滓易本體乎？古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不以纖毫非禮戕賊天真，而世之機械變詐者，謂爲樸魯無用，從而嗤詘之。機變日深，禮度日敗，而騖然自

以爲至巧，若醉酒者之號嘑而笑醒也。曾氏之訓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其弘毅之學，任重道遠，至於全歸而知免，此豈魯者所能乎？ 渣滓消融，本體呈露，江漢以濯，秋陽以暴，皜皜而無以尚，非聰明睿智達天德，其孰能深造之！ 故謀之而得，則爲肅爲聖，以保五福；謀之而弗得，則爲蒙爲狂，以入六極。 兹武王之所汲汲而訪也。 濂谿元公『一者無欲』之要，陽明先師致良知之規，皆箕疇正傳也。 而虔州獨薰炙之，廟貌巍然，陟降對越，凜然師保之臨焉。 謀之其敬修可願，内斷於天君，無爲浮習所眩。」

鄉會祝言

禾邑之南鄉，山環水抱，風氣完固，世族相望，淳龐未斲。 乃嘉靖戊申仲春十日，柱史南屏李君，大合同鄉吴、龍、尹、張、賀、段、洪、周十四姓之彦，胥約于葛泉，以迪德規過，興利除害，取法前哲，斟酌時義。 有會誓，有會規，有會條，期以濯摩禮義，同升于古道。 每月一會，每姓直一月，至于秋，凡八舉矣。 少長咸奮，强弱得所，税賦以時，而盜賊屏息，公庭無訟牘焉。

季秋二十九日，届柱史初度辰，同會之俊髦告于耆艾曰：「柱史式克壽吾鄉，吾鄉盍圖以壽柱史？ 往者丈量之疏，甦我民瘼；講學之約，迪我士習；攬轡之風，丕振于南畿。 維兹司成東廓子，同講于年誼，同啓于昊天，同事于廣德，是宜徵言以爲祝。」於是尚義吴翁錫，逾大耋矣，命尹生珏及其孫庠生懋桂以來。

東廓子欣然曰：兹宜壽哉！ 兹宜祝

哉！壽者，世所胥欲也；祝也者，世所胥愛敬也。弗愛弗敬，而惡且斁焉，斯詛之矣。祝于子姓，祝于姻婭，祝于賓朋，則薦聞之；舉一鄉耋倪而胥祝焉，予未之前聞也。世固有虛譽浮于宦轍、而隱慝敝于比閭，席勢以咆哮，則詛爲嵎虎矣；鬻貨以請托，則詛爲棘蠅矣；誣善以娼忌，則詛爲沙蜮矣；而疇以祝爲？南屏君克纘先大夫之緒，逾弱冠而膴仕朝著，逾壯而轟聲徽、寧，天下顒然以公輔日望之。甫强仕而歸養慈闈，廼遂以目廢，斂其天明，用小試于鄉。鄉之沐德慕義，以爲橫渠畫井之風，皇皇然威鳳拱璧，祝其永安而久完也。天視民視，天聽民聽，福履耋耄，其神明寔勞之矣。君之冢子承重嘗學于予，預聞天人善慶之機。其尚貞率二弟某某合敬同愛，以緝熙而翁之志，而鄉中十四姓之彥，一德相承，無爲陽率陰敗，始合終睽，以干誓言，則浣谿巽山，胥躋於壽域，將與藍田無疆惟休。

青原贈處

陽明夫子之平兩廣也，錢、王二子送于富陽。夫子曰：「予別矣，盍各言所學？」德洪對曰：「至善無惡者心，有善有惡者意，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畿對曰：「心無善而無惡，意無善而無惡，知無善而無惡，物無善而無惡。」夫子笑曰：「洪甫須識汝中本體，汝中須識洪甫工夫。二子打併爲一，不失吾傳矣！」逾年，先師薨于南安，不及稽二子之成也。而二子交砥互礪，以求不墜遺緒，聞吾邦惜陰之會視四方爲盛，冒暑跋涉，升九華，歷匡廬，以至

復古，大會于青原。吉郡同志欣欣攜子弟從之，而南昌、臨、瑞、撫、贛之彦，亦聞風胥集，相與宣暢格致宗旨。工夫縝密，本體精粹，人人若先師之臨乎上也。龍谿子以病，逾月而歸。緒山子泝澄江，入五雲，以别同志，瞿然贈處之義。

益拜手繹以所聞，曰：良知之旨，其天命之性乎！是性也，不睹不聞，無聲無臭，而莫見莫顯，體物不遺，不睹不聞，真體常寂，命之曰誠；莫見莫顯，妙用常感，命之曰神；常寂常感，常虚常靈，有無之間，不可致詰，命之曰幾。性焉安焉，知幾其神，以止至善，天運川流，不舍晝夜；復焉執焉，見幾而作，遷善改過，雷厲風飛，不俟終日。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寂，不寂則撓其體；親愛賤惡而辟則感不通，不通則窒其用。慎哉，其惟獨乎！獨也者，幾也。于焉戒慎，于焉恐懼，日瑟僩，日赫喧，日精微，日廣大。禮儀威儀，無適非仁；發育峻極，無適非天。是爲誠立神通，全生全歸之學。世之擬議言動，繩趨矩步，而貞純未融，其蔽也支；獨抱玄機與造化游，而人倫庶物脱略未貫，其蔽也虚；皆師門所弗與也。況于矮人觀場、狂犬逐塊，游騎無歸，愈測度而愈遠，愈勤瘁而愈悖，愈擔當而愈猖狂，其獲罪于天命也滋甚。凡我同游，無智愚，無仕隱，無耄倪，從精神命脉處自怨自艾，自成自道，夙興夜寐，無負此生，以慰二君子千里枉教之志。浙中諸友，寄聲胥勉之！異時泛天真，謁蘭亭，歷赤城、石梁，放于東海，歸探鵝湖、象山遺蹟，共結江浙一社，以服膺師訓，庶無爲兹會玷。二君其有以處我！

續刻思賢録序

道鄉忠公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至兩任言責，媿節鯁論，炳耀于元符、崇寧之間。其奏議，序于楊文靖；其文集，序于李忠定；其葬也，銘于陳忠肅；其復墓亭也，紀于葉水心；其録《思賢》也，序于楊鐵崖；皆天下選也。謝子應芳，當元季，慨然請于有司，建祠宇，清塋域，請設書院，而採摭以刻是録，其諸尚友之志乎！

嘉靖庚子，守益歸自南雍，約南江憲副輗祗謁林莊公墓下，敦年誼，敘宗盟。後十年，南江之子駪簿于雩都，奉義方以刻是録，取後來修墓復田事蹟及奠誄題詠續之，而以肇慶之忠節祠、平樂之書院二記終焉。益盥誦連日夕，作曰：「應芳氏，郡後進也，表彰先哲，惻然欲永之，矧在我後嗣，其可弗恭以遏佚前人光？」廼拜手而言曰：「以益觀于言路通塞之際，蓋爲往鑒永嘆」云。

方宋之隆也，親擢臺諫，極一時之選，雖在狂直屈己而優容之。故士争自灑濯，以犯顔敢諫濟時行道，而嗚慶曆和平之福。及其替也，偏聽獨任，竄斥接武，若與佞爲市，與忠義爲仇者，即有隱憂，伏慝熟視，以言爲諱。馴至靖康扳蕩，夷狄横行，而莫可藥。故曰：「拱把干霄，養於豫也；蟻穴潰堤，慎於漸也。」嘻，其幾微矣！哲宗面對，以公輔器公，大中召還，馴貳吏兵，亦曰簡在矣。論事彌不置，非曰皭然以沽直也，而一擠于章惇，再誣于蔡京，曾不得以所學報君父、奠宗社，展其比隆三五之志。爰及紹興，錫謚贈官，悼忠良以傷謟佞，然其如國

計何！將厄運侵迫，匪獨力支耶？抑國是墫沓，匪降自天耶？方新州之竄也，祖問皆坐貶，旅舍不容榻，夜絶湘江，幾葬魚腹，欲擠之死也，而竟以生還。及僞疏之誣，頒布天下，使聞之真若有罪，而端人正士無敢爲辨，欲奪其名也，而終以完名顯。異時田畫王回曾誕聯列忠義，而惇與京褒然奸臣傳首。嗚呼！觀是録者，可以深長思矣。

益嘗尚論而重有感焉。鄒氏自舍人公以水盂薤本，陰騭蒼生，而都官參軍世守弗諼，藴極而發，以鍾于公。坐不踞、立不倚，鏃羽師友，沉酣道鄉，超然有悟于傾耳莫聞、拭目莫睹之真，故處卑官而抗時政，遇冗劇而常優游，當雷霆迫鼎鑊而不改容易慮，餐脱粟、駕雞棲，而闔門千指，欣若養三牲而食萬錢，兹豈以聲音笑貌襲者！公矢身許國，而安康慈訓，以無媿公議爲主，一視險夷，而老不衰。公以長育人才爲己任，踏門問道無虚席。而沈夫人相之，館舍膳羞，區畫不懈，病則爲之粥藥，至受遺賻，以頒貧空，尤爲知禮。公以正學自樹，而子柄善述之，繳進原疏，光雪先烈。莊外、敏中、了翁，許其大受，而語録淵源，爲龜山門下首稱，則公之諭于親，刑于家，燕翼于後，舉皆可爲來世矜式。游定夫之祭公曰：「志士仁人，皆曰五百年之期。」是維我公以斯道鳴乎？不然，何得之全而養之誠！則公之廉貪立懦而繫百世思者，寧獨蔽以忠義乎！公歿，又五百年矣，迪維前人光，用施于我宗盟，鵠峙玉立，飲膏襲馥，寧無厚望以續來思！

義城黃姻家壽言

義城黃子聚于青原山中，語及古今之異，東廓鄒子曰：「古之君子，何其善自壽也！忠鯁者以諫君壽，剛介者以去奸壽，循良者以愛民壽，行誼者以作人壽，恬退者以潔己壽。雖所立不齊，要之磊磊落落，與日星爭光。後之君子，則或盭于是矣，故疲精竭神以徼時好，而不免與春禽夏卉一過而無留。」黃子曰：「夫善有諸己，咸可以壽矣。聖門之論壽則獨歸仁，則何居？」曰：「此壽之全功也。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其飭躬礪行，亦足以名後世，然非自無欲之心發之，終不可以語聖學。而上達天德，亦臨亦保，文王之仁也；而亹亹穆穆，與無聲無臭合德，不厭不倦，孔子之仁也。而皜皜肫肫，與淵淵浩浩同神而並化，茲非吾儒長生之説乎？」黃子訢然曰：「吾今而後知壽之大也。」嘉靖辛丑秋八月二十有四日，義城子躋六十之慶，杖于鄉矣，予以鹿鳴之雅、蔦蘿之好，繫官南雍，弗獲舉觴以壽也，迺抒前語，屬義兒以進于賓筵。

惟我義城，資穎而志卓，早以能詩舉江右第一，及升進士，官行人，力諫先帝南巡，杖闕下，謫南大學。皇上新政，復其官。尋擢御史，巡京城，風采凜然。閹寺啣之，誣以事，遂謫蓮塘監司。選諸生受學，濟濟有造。及量移維揚，起督貴陽學政，衆謂日顯矣，而以謗去位。既歸，怡然丘壑，足跡不入城府，督率族黨，及于鄉閭，修祠續譜，敬老慈幼，恤貧扶傾，瞿瞿然不懈其素也。在《易》有之：「視履考祥。」義城子其善自壽也乎！若由是而深造以道，戒懼勿離，毅

然願學孔子而師文王，則行著習察，居安資深，亹亹皜皜之仁，其將孰禦之！異時杖于國，杖于朝，嗣當有頌壽之全功者，兹特其權輿云。

艮山叔父壽言

叔父艮山翁之壽七十也，門生彭方伯夔率同游以請曰：「國家優儒之典，凡郡邑文行顯于庠而屢試弗售，錫以冠服，復其徭役，願以爲慶。」叔父辭，弗許。比壽八十，益歸自南雍，率同宗以請曰：「國家尚齒之典，凡行誼爲鄉族所重，錫以冠服，頒以肉帛，願聞諸有司以爲慶。」亦固辭弗許。嘉靖甲寅春三月九日，壽升九十矣。時仲子臨官于泰州，謀于兄謙、弟同及有曰：「以吾父之力學而弗售于科第，以不肖輩之淹而弗獲章服以榮也，畸於人而合于天，其天以壽酬吾父乎！泰之僚友暨諸生彙次群玉，題曰『瞻雲祝壽』，將介司成兄以弁其端。」謙等具以請，叔父嘆而許之，曰：「自吾先世，未有登於耄者，吾何修以迓天休，其吾祖考遺慶乎！吾其可荐郤群望，以遏佚我前人光！」

益乃拜手颺言于衆曰：若亦知吾祖考積善之艱乎？靜齋府君當紅巾搶攘之變，以智勇爲衆所推，保障鄉里，鄉里免於流離者垂三十年。大父樂山公兩經籍没，僅存一綫之緒，曾大母謝與姒李、娣鄧，矢節守孤，煢然以三節亢一門。我毅軒大父力貧事寡母，藉束脩以養，而節食以濟餓者。至易齋大夫與叔父，力學艱險中，孳孳孝友，以迪于俊髦。大夫晚始獲顯，而叔父未顯而獲壽，謂之天道，厥亦有徵夫！

益嘗稽于天人之藴，富貴壽考，天所以勸善之權也。錫之以財，俾以濟乏也，而善日裕；錫之以位，俾以救物也，而善日播；錫之以年，俾以範後學也，而善日永。若不善而冒是三者，是竊天之權而徼倖也，殃必逮之。殃之所逮者，同宗怨之，同游耻之，弗慶也。雖慶，且將出於所强。叔父屢慶而屢弗許，衆胥鬱也，及許之，衆胥慶也，稽于人情，可占天道矣。益侍函丈，從容問壽之要，叔父曰：「吾不以嗜欲戕元氣，不以元氣佐喜怒。視榮枯得失若祁寒暑雨之相遭也，是以神凝精嗇，而葆其天年。」富哉教也！凡我同宗暨于同游，相與究世澤，運天機，以求所以自壽，則叔父之模範以永，蓋未艾也。謹以贊于賓筵。遂貽于泰州。

明水陳姻家壽言

益再見先師于虔，與明水陳子切磋通天巖中。聖主嗣統，彙征京邸，南洲應子贊之，以兒善締婚好焉。比謫廣德，而陳子官主客，以剛簡之功無虐無傲相砥。未幾，忤權貴，戍閩，而予亦罷主客以歸，薦歷艱險，以困衡之方能喻能作相期。暨各返初服，聚沖玄，歷峴臺，入青原、石屋之間，以戒懼之學不睹不聞爲歸宿。蓋自正德庚辰至於嘉靖癸丑，凡三十有四年，而陳子壽登六十矣。

世之祝壽者，率以紆朱佩紫，囊金篋帛，勢焰炫赫，動四方觀聽，此皆景春胸次，以妾婦爲大丈夫耳。大丈夫德業當與兩儀並立，四時遞運，大行窮居，初無加損。故

千駟之富，不敵餓夫一匡之烈，取誚童子，蝸角蚊睫，烏足以識之！剛柔者質也，易惡以至於中，則弗囿於質矣；夷險者境也，忍性以增不能，則弗奪於境矣。弗囿於質，弗奪於境，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三千三百，出王游衍，其知神之所爲乎！聖門稱耄期好學，以武公爲準，菉竹以繼，緝熙屋漏，以先烈文。其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斁思。」非知微之顯，靈光炯然，其孰能與於斯！故切磋琢磨，瑟僩赫喧，至有斐而不可諼。世之繩趨矩步，未能皜皜于中，忽恂慄者也；養心繕性而不屑于外，略威儀者也；舉不足以語精一博約之神。

陳氏自寧國徙撫，代有聞人，至明水子，英年高科，以力諫南巡杖闕下，直聲隱隱動朝紳。既起而蹶，鍛煉日熟，親炙師友，深造自得。充是而弗止，其進於衛武，將孰禦焉！采芝陽明，白首黃綺，先師之命，夙夜其保之！謹命兒善及諸孫德涵、德溥敬祝于賓筵。

貞壽篇

天道於穆不已，故曰貞觀；日月東西環而不窮，故曰貞明；聖學自强而不息，故曰貞壽。壽也者，自其貞體之常運常照言之也。若弗運弗照，以紕繆其天，則雖逾百齡，而芒然不足以語壽。陽明夫子以致良知覺天下，其諸以無極之貞，精明流行，與天同運，與日月同明，俾後知後覺咸升于壽域乎！而學者往往挨傍於資質，牽綿於俗態，穿鑿於聞見測度，卑者溺情欲，高者執意見，而眩其不貳不測之貞，其於傳而習也

遠矣！

安成惜陰之會，雲蒸星繁，視異邑爲盛。而好學好禮，不從流俗以自壽者，益得二翁焉：曰石屋彭子世望，曰梅源劉子伯光。彭子自衡山晉陵，以玩易於石屋二洞之間，其言曰：「吾始以聖人非學至也，而循吾資以自適。今乃知學之可以聖也。日用變化，自有主宰。吾資質者存，一時而不合天德，便是罪過。」劉子自新寧以隱別墅，植梅濬源，以光諭德公之休。其言曰：「向者之誤也，以學術批抹俗習，自以爲瑩矣。賴天之靈，始有見于天地之心。真陽來復，一毫陰慝無着脚處。吾敢不竭餘年，以無負此機！」是其虛以取善，實以礪行，勇以自强，翕然爲一邑赤幟。凡我成人小子，精進者可趨幟而奮，因循者可望崖而赧，其爲師門之助，不既弘乎！

石屋翁以己酉季冬壽升七衮。庚戌季夏，梅源翁亦升七衮矣。同志徵言以壽，迺書以爲賓筵祝。繼自今交砥互礪，日就月將，以求不息之貞，則忘食忘憂，老至不知，好古之發憤也。勝怠勝欲，觴豆畢銘，丹書之執，兢也如圭如璧，屋漏不愧，抑戒之瑟僩也。是之謂自作元命，而求多福。

諸生有起而請曰：「子於二翁同德也，曩也默而今語，曩也往而今止，則何居？」曰：「子將求之于跡乎？萬物芸芸，睹色而聞聲，皆跡也。若跡之所自出，則離婁莫睹，師曠莫聞。貫語默，齊行止，一窮通，閱古今，翛然侗然與貞觀貞明同神而並化，然後可以游吾貞。」

恩光世紀序

中丞應臺傅公斂其家藏勅誥及慶吊贈遺詩文，屬天泉潘子曰：「子，史氏也，其爲我緝之。」潘子退而繙閱連日夜，以勅諭、勅誥爲「皇言紀」；以壽筆山翁及恭人劉序、記、賦、頌、詩、歌爲「嵩祝紀」；以銘、狀、祭、輓爲「哀逝紀」；以中丞城上蔡、備岷洮、鎮甘肅贈誦爲「德政紀」；合而名之曰《恩光世紀》，以復于公。公曰：「司成東廓鄒子，舊史氏也，其爲我序之。」潘子以告于石屋洞中。

益披讀連日夜，繹之曰：「皇言」，教忠也；「嵩祝」，教孝也；「哀逝」，孝之永也；「德政」，忠之蹟也。善而潘子之以忠孝贊中丞也！忠孝之致也，格皇天，孚金石豚魚，而況官府間乎？準四海，俟百世，而況同時接温聽厲乎？然陳辭上征，倚閶闔而閉關，澡行求全，投明珠而按劍，世未嘗乏也。遇不遇者，時也；達不達者，境也。在昔先民，進德修業，與幾存義，不以時眩志，不以境易操，故錫馬三接弗爲亨，雉膏不食弗爲困，群小交憎弗爲愠，而四海宗之弗爲泰。是以真誠惻怛，瑟僩赫喧，而令聞廣譽弗諼于萬世。非是族也，則鞶帶之錫，鍾彝之勒，衹以爲來者口實。

嘗稽紀而論其世矣。筆山翁七歲而肄于庠，三十始廩，五十始貢，而偃蹇不改度，斷事于陝、晉，倅于潁，雪冤滯，懲悍驁，拊疲癃，叛卒相戒，勿犯廨署。投間于家，挫鋭葆沖，娱萊婦，養鳳毛，逾大耋以化，而委蘊于中丞。中丞釋褐筮仕，築城鑿池，毅然壯萬民百世之規，投艱蒙謗而不恤。比持

斧列省，分閫西鄙，鎮干所游，竅卻砉然，遂交膺廷薦，以鎮西庭。雖薦士之左遷，移鎮之煩言，愈挫愈堅，迄於兹，動譽日烜。其諸孝思永言，忠貞世篤，非耶？湛恩耿光，昭先而範遠，可以爲傅氏黄鍾大吕矣。

抑傅之世德，光于《説命》，若金作礪，若川作舟楫，若大旱作霖雨，若酒醴作麴蘗，若和羹作鹽梅，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公經營四方，告成聖主，啓心沃心，終始典學，招俊乂，康兆民，對揚休命，而永錫爾類。嗣當炳炳然紀諸惇史，罔俾商巖專美有傅。

雙江聶子壽言

雙江聶子文蔚守平陽，陟潼關憲使，撲被徑歸。薦者與媢者持三年而始白，天官卿請于上，有召命矣。歲在丁未月正十有三日，躋初度之慶，郡之同志約于青原，聯舟于文江，謀祝壽筵觴。

有談毁譽之定者曰：「雙江子之筮仕華亭也，即以剸繁聞；其按八閩，慨然有攬轡澄清之志；比治姑蘇，以禮教風于士民。蓋動而得譽，然謗亦隨之。邇者撲驕虜烈焰，障畿甸，爲長城，天子瞿然有平原何狀之咨。公卿薦之，臺諫薦之，謂立升要津矣，而貝錦鬼蜮，幾不可詰。賴公議昭明，以終譽處也。雙江子其展布四體，用對于群望乎！」益曰：「學無毁譽。毁譽，以言乎聲也。譬之耳焉，鵲之唶唶，鴉之啞啞，各通於聽而不留，而以毁譽異，是以鴉鵲爲欣戚也。」

有談出處之時者曰：「昔水雲公之課子也，將以補袞職，若明命而發四方也。聶子祇義訓以恪官箴，知有吾君，知有吾民，

而不知有權貴，不知有夷虜，亦曰仰希先哲，俯愧來世，而豈擬世途之巇嶮若是也？白水之亹，可敵金牛，以怡吾神，以敦吾宗，以惠吾鄉、終吾齒而安矣。從子司諫，門生朝著，足以報國承家，展未盡之藴。若復驅車九曲以拯顛崖，於世道計則得矣，其若自爲何？」益曰：「學無出處。出處，以言乎跡也。譬之途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橇，山乘樏，隨所遇而通其變。而以出處異，是以水陸爲前郤也。」

有談寂感之幾者曰：「雙江子之志卓矣，而才足以充之，驅馳四方，舍矢如破。及聞陽明先師之學，精思力踐，若虞機張而省括度也。晚而自得，恍然有悟於未發之中，而深懼以義襲爲格物，其有意於寂以妙感已乎！」益曰：「學無寂感。寂感，以言乎所指也。譬之日焉，光其體也，照其用也，而以先天後天分，是以體用爲先後也。夫倚於毁則絶物，倚於譽則合汙，倚於出則溺而不止，倚於處則往而不反，倚於寂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倚於感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故曰『德輶如毛』，言未化也。無聲無臭，則至誠而化，焉有所倚？是之謂肫肫維仁。仁而肫肫，則淵淵浩浩，與天同運，與江河同流，與日月同明，是之謂仁者無疆維壽。雙江子，同志之賁育也。吾輩共築壽壇，拜以先登。凡我同志，各勇於自壽，衆以次胥壽之，請無讓！」

贈邑博鮑子陟教江陵

談利者主於富，故取棄覈盈，幽析秋毫，自百金以至于侯封；談勢者主於貴，故集菀避枯，巧登壟上，自一命以期于三旌；

談學者主於道，故顧諟天命，砥礪民彝，自善信以期于聖神。

昔洙泗響息，詖行淫詞滿天下，時則有鄒孟氏，道性善，稱堯舜，巋然與抑洪水同功。漢唐日遠，濂洛勃興，定性一脉，以大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道南之祝，龜山先生寔當之。其言曰：「學必至於聖，猶射必至於的。世之博古今，能文章，自以爲博雅矣，而略于實踐。忠信原慤，不爲不義，自以爲敦行矣，而眩於著察。事求可，功求成，立得功業，自以爲利物澤衆矣，而不本於規矩準繩。故學不聞道，與聖懸隔。」甚矣，其傳之明潔而懇惻也！

江陵木鐸，龜山嘗柄之矣。安於州縣，不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千里來游。鮑子行矣，郡邑亦同教矣。流風遺韻，其尚有可聞者乎？爲我諗于江漢之間，其亦有嚴霜烈雪，松栢獨茂，以尊君父、攘夷狄、勸講聖學，如康侯乎？其亦有指斥執政、坐貶英州、榻前論事、疽發于背，如質肅乎？其亦有請益上蔡、盡説《論語》、灑掃應對、本末一貫，如朱翊善乎？由鄉而國，由國而天下，由天下而古之人，尚友論世，以無惡於志，若富貴者以侯封三旌爲的，是爲不忘久要之期乎！卓矣，考亭新安之先哲而道南之正傳也！凡近高明，孰爲歸宿？同俗同理，孰爲決擇？嬰兒巨人，孰爲榮辱？一時萬世，孰爲夭壽？鮑子勉之！且以斆於江陵二三子。

張文定公文選序

甬川張文定公讀書中秘，五轉而爲司成，又二轉爲少宗伯，乃兼學士掌翰署加太

子賓客，掌詹府，升大宗伯。其所奏對，莫不稱上旨，嚮用矣。以母夫人高年，數上疏乞歸。上優禮之，改留都大宰，復參贊司馬機務，俾内致其養，而外得輸其忠。將大拜焉，比没，賜祭葬，贈官錫謚，咸出異數。而薦紳大夫士相吊，以爲靖恭含弘，清儉博達，隆然公輔之望，而未得以培元和衍，莫不嗟悼之。東沙子以諸父繼爲司馬，評騭其宦績學行以傳，比保釐江右，選其文三十有九卷刻之，用垂來祀，而伻來徵言于山房。

東廓子讀之終編，曰：嗟嗟甬川，其諸古之豪傑，非耶？聖門之評人品也，自行己有耻，等而下之，至於斗筲；自事君容悦，等而上之，至於正己而物正。鈞是人也，胡若是懸也？趨向殊而冀越分，造詣殊而堂室判矣。斗筲，鄙器也；容悦，寺婦也；其弗足齒，較然矣。而眩者猶滑之，硜硜言行必信必果，皇皇社稷，求可求成，亦足以聳瞻聽而適莫作用，瑕瑜互形，辨已微矣。孝弟章聞，信于宗黨，中天下而定四海，澤潤生民，此宜無間然者，而澠淄猶有别。蓋著察之難精，而渣滓之難融也若是。某也受學先覺，取善四方，三十有二年矣，思得古之豪傑相與並趨而深造之，於甬川公倍戚戚焉。公年十五六，即能沉酣經史，撰擬詩騷，衆悚然異之矣。有司舉以明經，乃與聞石塘、汪雷峰、王定齋、余南湖諸君子者友也。游神高朗，耻逐娖娖者五。服官翰苑，作《觀頤》之録，每夕紀過以自防。侍養家食，藜藿不厭。三起督學政，貞教多士，輒自免以歸。及遷春坊，陟南雍，跋涉久而創艾切，作《昭事》之録，畏天而□□。比贊政柄，務持大體，不斤斤小苛。吏部九

年不調，諸手所銓注者，往往位己上，絶不爲意，惟時時發憤曰：「髫齔幸有聞，顛毛種種，尚未有成。古亦有言，行邁屢税，誰執其咎？」故觀《詰博望文》，見憤邪提身之介焉；觀《郊祀議》，見饗帝愛國之誠焉；觀《納言勸忠頌》，見抑奔競、杜貨賂、廓耳目、致太平之兆焉。而最其得意者，曰《中庸傳》，沉潛融會，衛道翊教，慨然以一德爲政鵠，雖横渠、考亭，尚未犂然于懷，玆豈冒識而膚覘之耶！公之題座右曰：「爲子當以父母之心爲心，爲人當以天地之心爲心，只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仁孝之道盡矣。」某亦近覺此義。即存即省，無二境界；即知即行，無二輪轍；即安即勉，無二源流。於以闡惟微之緒，啓無極之真，全生全歸，最爲正脉。而明善誠身，九峰與公辨者，於鄙言尚未達也。公贊陽明先師像曰：「欲起九原而弗得，徒瞻遺容而興喟。」某於公遺文亦云。東沙司馬，於某以斯學相期也，敬書以質之，且以告後之豪傑思尚友文定公者。

高吾司馬陳公文集

世之喪吾者衆矣，其孰從而高之？饕婪者以吾爲蚊蟻，巧佞者以吾爲狐狸，暴戾者以吾爲狼虺，讒娼者以吾爲蠅蜮，虚浮者以吾爲猩鵡。其能霧隱如豹，觸邪如豸，惡殺如騶虞，呼苹如呦鹿，高舉如冥鴻，亦鮮矣，況乎出入以度，隱顯不測，如祥麟神龍，曄然昭簡册而亘宇宙乎？荀氏之言曰：「道義重則輕富貴，志意得則驕王公。」披挾所有以自較於高志，猶未醇也。居仁由義，直養無害，浩然天地，不移不屈，大丈夫全生全歸，舍是將安準的哉？又曰：「昔衛

武公逾耄望期矣，仰抑之功，至于不愧屋漏。」曠百世而感者，如祥麟神龍，可仰而不可攀。關中舉以訂頑，命曰無忝。無忝之義，福澤以厚生，憂戚以玉成，存順事而没寧，無往非高吾之醇。公其日孜孜焉，以光叡聖之規。

寶澤集序

休寧之吴，以商山爲望，至御史少微以經術知名于唐，而國録俯與邕州安撫，儆以節氣，並顯于宋。邕州從學南軒，受知考亭、東萊，歸養其親于竹州之上，與龍川、稼軒、止齋、水心、石湖相友善。曾孫咨深上其集于朝，謚曰「文肅」。高風懿範，流被後昆，謹禮淑身，咸不隕先植，名碩勝流，濊濊然有贈遺，有紀志，有題詠。至于孟悦，已十世；瓊，十有一世矣。孟悦懼其散逸，輯編爲集，名之曰《寶澤》，而瓊捐金以倡梓之，俾世世子孫得以興其孝思之誠。工告完矣，托其友畢子翰以徵言于行窩。

東廓子發而讀之，終篇，嘆曰：吴之澤，其盛乎！吴之孫子，其知所寶乎！古之人酒必祭觴，食必祭豆，凡以不忘其先也。矧食先世遺德，覆冒樂利，而文獻無所於徵，乃靡靡宫室田園以徼私圖，是棄麟角鳳羽而寶鶴毳鼠朴也，安足以語愛敬之方？知愛敬其先，寶藏什襲，梓行以垂永久，俾觀聽曰：是麟角也，是鳳羽也，惕然以省而油然以慕，若是亦庶矣，然猶寶乎其外也。聖門之訓，不寶爵位，不寶財貨，不寶文辭，揭揭然曰善曰仁，親以爲律令。維皇降衷，仁義具足，止慈止孝，止仁止敬，止睦止姻，止貞止烈，若取諸寶藏而時出之，

璀璨晶熒，舉無虧缺，是之謂在內之寶。以文肅公之急君慕親，親師取友，挺然立于百世，豈曰從外增益之？凡吴之世，各充其善，各仁其親，始家邦以達天下，如執玉捧盈，罔俾少離，是毅然以鳳麟自待也。于以光先烈，貽後範，將爲來世所寶。

青原壽言爲方子元忠書

官階之品，初仕爲士，士進爲大夫，大夫進爲卿，卿進爲孤、爲公。世靡然趨之，雖雞鳴孳孳，欲罷不能，忘食忘憂，未有以踰也。聖學之品也，可欲爲善，善進而信，信進而大，大進而聖神。此無異饑欲食，渴欲飲，寒欲衣，自生自成，而世藐弗盻也。將先覺者虛設此階以誘來學乎？昧昧我思之父兄，以斯教乎子弟，以斯學乎師友，以斯切磋，而上之人以斯砥礪乎公卿大夫之品。予奪在人，成毀在命，固有欲而弗遂者。仁義禮智，樂善不倦，自我予之，誰得而奪諸？自我成之，誰得而毀諸？故能志于學者爲能自壽，能自壽者爲能壽其親，能壽其親者爲能壽天下萬世。

復初贈言

予判廣德，作復初書院，以迪于士民。別來歲星一周矣，而鯉湖子以柱史至，亟求而振厲之。於是涣者萃，頹者興，闕略者完。予起廢南都，相晤而笑曰：「子之取善於予也，其猶燕之取士於隗乎？取士於隗而天下之士至，取善於予而天下之善至矣。」鯉湖子曰：「吾聞諸師友矣：目之初罔不明也，乃或障之；耳之初罔不聰也，乃或

塞之；心之初無不睿智也，乃或蔽之；君子之去蔽，以復其初也，若除目之塵沙，而拔耳之木楔也。其未除而拔也，其有不戚然隱乎？比其復也，其有不躍然快乎？吾方從事焉，而未能也。」繼而與南野子、龍谿子日究斯道，政教日有聞。三載績成，庶士庶民相率詣行臺挽留之。未幾，有岳州之命，皇皇焉無以援也，迺屬彭、楊二生彙群善，走南雍以徵言，曰：「侯之涖吾州也，寒暑三變矣，而蕭然一室，不以家自隨，剖決庶務，夙夜不辭勞，故庭無滯案，獄無淹囚，其事大吏、處僚友，雍容以正，初不强合，久乃翕然以信。嘗署建平矣，革宿蠹，省妄費，公庭肅肅無訟。及借治望江，以身捍權貴之需，一力一財不妄費；至於貞教諸生，亹亹忘倦，有善若自己出，有不善若恫瘝乃身也。茲必得言，以章有斐勿諼之德。」

東廓子曰：「以予之交於侯也，習聞其世矣。大母應及母氏孫，力貧撫孤，以再造王氏，而侯竭力以養，邑博士捐俸助之，其節孝之懿舉，不鑿其初者也。及成進士，取善四方，擴于有位，以孚上下，即二子之言也，其諸復初之驗乎！目復其初，則明不可勝視矣；耳復其初，則聰不可勝聽矣。鈞是聰明也，而障以塞之，於是乎潔無以隄身，敏無以集事，禮無以交衆，惠無以逮下，剛無以讋强禦，而教無以敷成人小子。故古者明德親民之學，以至善爲止。至善也者，帝衷之初也。切而磋之，琢而磨之。蘊之爲恂慄，發之爲威儀，則盛德至善，斐然而不能忘。充鯉湖子之學也，其取善于衛武而後快乎？若然者，將柱史不爲華，倅州不爲卑，佐郡不爲鈍，而陟巖廊不爲利，無往非進德居業之地，善不可勝用矣。」

二生歸以告諸師，諸師拜而致之侯，侯拜而受之，曰：「吾將終身從事焉，以無忘茲復初！」

贈虞衡葉子之雷州序

虞衡葉子之報政也，大宰上其考。俾復任於南主客，吴子偕同鄉之仕于京者請所以贈。予時適署南院以行，曰：「無以贈也。夫葉子陟明伊邇矣，姑少待之。」未幾，果拜雷州之命。秋官張子偕同鄉之仕于南者請所以贈，曰：「無以請也，予嘗諾吴子矣。雖憂疾，其可爽之乎？」

昔聖門忠信篤敬之教，能之者可行於蠻貊，而不能者弗行於州里。州里之於蠻貊，懸矣，而好惡無以相遠，其天真一也。學術不明，而各以資質爲政。才敏者以才敏勝，辯捷者以辯捷騁，赫赫然樹功伐，徼聲名，甚者至於拂百姓以從己之欲。自予登第三十年矣，歷觀士習之變，喟然興慨也！得才敏不若得敦樸，得辯捷不若得簡默。簡默敦朴，其於鑿天真淺矣。夫葉子身若不勝衣，言吶吶若不出口，然而守均州、補郴州、二寧國、郎虞衡，垂二十年，而兢兢守其職。故檢其溢征以蘄恤於上，抑中貴而削其冗員，民是以妥焉；申飭屬吏，馭以恩信，盜是以靖焉；整戎備，刷簿書，造賦册，長是以責成焉；致三澤之産而擇其良，修陵寢而工不愆於素，天子是以賚焉。宗伯崔子稱其一心專志，可以事君而作事，其有所試已乎！雷陽雖濱炎海，然無侈靡機械以戕天真，其樸魯儉勤，易以導於善也。行矣葉侯，無眩於習，無狃於成，無忽於遠，聚民所同好而勿施所同惡焉，其

尚永言於參前倚衡之功乎！往歲桂州相國贈郴州之行曰：「出守已經年，還家無薄田。」夫官與民，相須者也。田畝不增，則民之田日辟矣；居家不華，則民之居日奠矣。夫豈家賜而户與之不侮不奪致之也？相之所以相，守之所以守，其位殊，其道一而已矣。

贈林子民服省親

子亦知夫人之愛其拱璧乎？襲以文錦，櫝以丹漆，加之以扃鑰，若是亦至矣，然必時發而省之，璧則如故也。而時省之者，愛之也。親也者，吾身之所自出也，奚啻千金之璧也？而老壯之相渝，霜露之不測，旦夕且異狀矣。然或冒于色，没于貨，餌于爵禄，貿貿莫之省焉，是愛其親不如璧也，而可乎？夫林氏之秩深矣，陟明伊邇矣，而顓顓焉求省其親而不釋也，其亦可以厲俗矣。曰：「若是，則吾輩之未得歸也，將何以庸吾情也？」曰：夫孝，莫大於省身矣。古之稱善事親者，莫如曾氏。其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夫人之臨深而履薄也，凜乎恐其陷且墜也。當是時也，雖有淫聲，莫之敢聽也；雖有美色，莫之敢視也。夫耳目口體者，非我之有也，父母之遺也。莫或妄視，則無忝於目矣；莫或妄聽，則無忝於耳矣；莫或妄言，則無忝於口矣；莫或妄動，則無忝於身矣。故任重道遠之功，至於啓手足而後知免。夫能敬慎其身，以無忝所生，則遠離千里，固跬步在親側也。若縱欲以貽戮，雖烹羶薌而養，亦豕畜之而已。

於是三君訢然起謝曰：「吾聞省親，迺

得省身。請書以贊林子，且以爲吾輩儆，可乎？」

萬安郭氏續譜序

中丞郭子之治水于濟也，時旱甚水澁，南北行俱滯。鄒子執訊請其術，曰：「吾烏有他術？吾惟濬其源，俾無湮；約其流，俾無泄，如斯而已矣。雖黄河之悍，世所駭以爲神也，以吾觀之，循其勢無捍，防其隙無潰，其亦庶矣。」未幾，雨水大至，舟往來如歸。鄒子嘆曰：「善而中丞之學也！禹之行水也，允賴被于萬世，然夷考其術，亦曰順而導之，使得其所歸，故見稱其大智。」

明日，郭子手其家譜一編以示，曰：「此吾考贈方伯古敘公所續也。龍泉之源，自縣尉君曰瑞，因官而家，是爲始遷之祖。其後德祥徙萬安之橋門，德新徙龍泉之臺南，德耀守塚祠，仍居新康里，是爲三派之宗。自吾考傳于持平，暨原定子隆，凡三世；自吾考泝于大父希正、曾大父尚禹、高大父文明，以至德祥，凡五世；自德祥泝于顯謨閣學士曰知章，以文學侍從，凡九世；自顯謨公泝于縣尉君，凡五世；自縣尉下及於子隆，通二十有二世云。」

鄒子受而讀之，嘆曰：中丞之學也，其有本乎！夫愛親敬兄，不學不慮，天然自有之性也。充愛親之心，則思以尊祖矣；充敬長之心，則思以睦族矣。古之君子，立家範，置宗會，營祠宇，修譜牒，汲汲若不暇者，亦曰順而導之，俾同歸於善而已矣。貞教不明，於是乎富與貧相忮，貴與賤相壓，智與愚相詆，而爲湮、爲泄、爲捍、爲潰，是謂汩五行以斁彝倫。贈君之續是譜也，其

有濬源約流，循勢防潰之志乎！ 觀其諭詞曰：「爲吾族者，性敏則學儒，質朴則力稼，入則爲孝弟，出則爲忠義。 慶吊相通，休戚相關，庶不墜顯謨公之裔。」顧局於位未展也。中丞日陟高位，以纘先業，俾老老幼幼，沛然錫福於庶民，以上翊皇極。 是編也，殆其濫觴乎！

贈大司寇北川周公考績

夫位者，人可崇卑也；名者，人可毀譽也；道也者，不以崇崇，不以卑卑，不以毀毀，不以譽譽，將大行窮居弗加損也，而況一南北出入久速之間乎？ 在《易》之《履》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旋也者，克自周於道也，故無入而非日休。 昔者衛武以列侯入相，年耄矣，而其自周於道，切磋琢磨，罔有暇豫，故相在爾室，不愧屋漏，恂慄之純也；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威儀之孚也。公之位之年之德，其尚與武公同其績乎，將有斐勿諼，百世且考之矣。

謹彙群言，以告于旅賁。

永豐平谿邱氏族譜序

東廓子曰：「封建廢而民無定主矣，井田廢而民無定業矣，譜系廢而民無定宗矣。民無定主，則視其上如逆旅之翁，哄然而留，哄然而去耳，其有懷德畏威而不忍欺者乎？ 民無定業，則視其身如棲苴之在谿，倏然而盈，倏然而潰耳，其有利用厚生而不肯徙亡者乎？ 民無定宗，則視其類如秦越之相值，漠然而肥，漠然而瘠耳，其有尊祖睦族而不相遺棄者乎？」諸生起請曰：「民

之散也久矣，何以救之？」曰：「其惟講學乎！大人之學，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故大德以居大位，而其次分能授之，天下莫與争貴焉。大德以享大養，而其次分土任之，天下莫與争富焉。矧本乎祖而生，固異派而同源也，其肯淩弱暴寡、欺愚苦怯，以陷於痿痹者鮮矣。王政之大，未之能議也。君子如欲敦俗以成化，其先明於譜系乎！」

嘉靖乙未，安成舉惜陰之會，中山劉先生自永豐率同志之彦以相切磋，而邱生助實與焉，獲聞一體之學。明年六月，偕其叔一鴻致父老之請，曰：「平谿之邱，以方平爲始祖。繇平谿以上，可譜者二十世。曰唐二居士，家洛陽；曰和，自洛陽徙鄘，以武功仕周，歷隋入唐，授交州大總管，爵譚國公，子十五人，多至大官，而行恭爲知名，以平高昌功封天水郡公；曰崇，襲父爵，以言事忤高宗，降虔州指揮使，遂家其里曰靈村。靈村之五世，曰觀，與其侄顯，以文學進，而顯仕至尚書。觀之子曰方節，大理寺丞；其弟曰方崖，潭州通判。元和中，以朋黨事播遷吉州太平鄉，其里曰車谿。車谿之四世曰德明、德仁，發解南省。又六世徙永豐，其里曰平谿。吾欲統其系于前，以濬吾源，使子弟由是而學，咸知尊吾祖焉。繇平谿以下可譜者十有九世：曰克勤，博貫經史，著《造物循環圖説》，行于世；曰勉行，國初同知思明府事；曰子强，丞餘杭，賞罰明信，吏胥無敢虐鄉民，載《一統志》；曰子汶，教寧都；曰惟德，知麗水；曰遂良，知興寧；曰永常，教劉陽；曰公安，教會同；曰以均，以文華繼其世。吾欲詳其行于後，以導吾派，使子弟由是而學，咸知睦吾族焉。」

東廓子曰：「善而父老之志也！使人人知尊其祖，蒸嘗必預，冠娶喪葬必告，凜凜然不敢以非義玷其先也，則雖無世祿，而相統相聯之規猶存矣；使人人知睦其族，喜必慶，憂必吊，患難必恤，惻惻然不敢以疏遠忘也，則雖無世業，而相保相賙之規猶存矣。是古道之可救于世者也。凡邱之世，善繼其志，無采其華，而務茹其實，其斯以爲善學乎！異時重訪瀧崗，歷湖西以升金牛，尚當與父老切磋之。」

鄧氏族譜序

鄧之先，出漢高密侯禹。禹孫騭以佐命世勳列國史，騭二十六世曰璠，唐中和元年自尚書江西節度使權知袁州，以循吏載郡志。璠自筠州徙宜春，七世曰梅魁翁，始居安成之瓜畲，以積善業儒入家譜。其後孫支蕃衍：六世彥璋，徙吉水醴塘；七世應先，徙金谿，歸然，徙上元田；八世戊可、珉可，徙圳口；九世傳芳，徙清陂；十世鳳林，徙安田六都；十二世資本，徙蠡湖，復古，徙川源；十三世必敬、望立、望謙，徙赤谷；應瑄、應琛，徙南門；而十二世九超，復自金陵徙洋田；十三世子良，自醴塘徙豐田，皆繫籍瓜畲云。

大德戊戌，其彥用和甫始修譜，以聯其族屬。洪武庚申，所謙翁率其子姓息縣令鳳韶、推官德剛、教諭隆章，正訛補漏，以廣其傳。永樂乙酉，志文、九淵、楚材徵文以終之。正統戊午，德温翁偕晉初、汝闇復續焉。嘉靖丁酉，凡百年矣。庠生周及楝、及璐，請于父兄而重修之，以無遏佚前人光。梓成，徵言於予。

予稽于其獻，則曰鐸、曰師孟、曰文卿、曰燎、曰賢伯，咸登進士第，而賢德官秘書，即以疾辭歸，賜衣弗受。文文山高之，大書「南陽草廬」爲贈，以節義相期許。其領鄉薦入冑監任教授，迄元弗替。入國朝，曰顯、曰明、曰秀，並登第列御史；曰榮、曰察、曰一鶚，以鄉舉，仕郡縣而教黌序。表鄉閭者，代不乏才。稽于其文，則自元御史丁文苑至于忠愍劉公，炳炳可覆也。

廼復于三生曰：二三子亦無忘忠愍公之言乎？曰：「子能順其親，少能恭其長，尊能慈其卑，賢能育其不肖，富能濟其貧，達能顧其窮，生能不忘乎死，是之謂有德。致族之盛在德，處族之盛亦在德。」嗚呼，後世隆德之風微矣！紛拏喧豗，惟勢力、智計、財賄是營是度，戾親鬩兄、侮弱紿愚、忘生背死者相踵也。肆皇天弗尚，凶而身圮，而族以踣墜，而世欒卻胥，原降在皂輿，崔盧李鄭，化爲微寒，自古已慨之矣。凡鄧之孫子，服膺先哲之訓，修德講學，改過遷善，蘄鑒于前聞人而光大之，將佑信助順，以載郡志，以列國史，豈獨在其家牒？《書》不云乎：「吉凶不僭在人，天降災祥在德。」二三子率文獻以求多福也，尚夙夜敬圖之！

平川郭郡侯壽言

嘉靖甲寅仲冬四日，泰和平川郭郡侯届六十之慶，先期，族黨、姻戚、朋舊駢躋賓階以祝壽。郭君曰：「在禮：親在，恒言不稱老。應奎賴天之福，得旦夕侍吾親，方惴惴無以顯揚也，其敢以老自慶？」客曰：「聞諸先正，劬勞之念未可以舉，若具慶則可。以郭氏之有世德，封君中山翁，望於大

耋，矍鑠如壯齒，而桂芬蘭茁，有來楚楚。君以解綬戲綵，振舞斑之緒，盛福真樂，環四封鮮與京焉。若鬱而弗祝，其若群情何？」於是族之庠生曰應軫、貞一、尚會，走山房以請曰：「吾兄勵志古道，未第時從甘泉公以學，就官二十載，直己守道，隨所至，輒有立。始官禮科，勘宗藩撫臣，不爲阿比；忤當路，左遷鎮江姑蘇，不爲慍。運河方梗，陟水部提督之，盡瘁經營，膺加俸錫金之寵而不爲功。出守嘉興，理繁剸劇。一不當意，拂衣亟歸，而不爲濡滯。大宰有『清謹素著，年力未衰』之慰，而撫按交獎不容口。淡泉中丞素慎許可，獨稱『直躬潔行，真静不渝，有古大臣之節』。歸家逾十載，養親訓子，睦族和鄉，時從青原諸君子切磋舊學，超然萬物之表，是以願一言以光壽筵。」

東廓子曰：「益獲交於而兄，群行熟試之。其孳孳問學，精思力踐，吾得之青原；其瞿瞿齋戒，祝親禱神，吾得之武功；其萃涣振頹，紹晴川、南野之緒，利害有沴矣而不以滑和，上説下勸，同升大猷，吾得之雲津海智。夫學莫要於修德，行莫急於愛親，義莫重於輕爵，而仁莫大於納世於善，兹壽之所以基而弘也。身其康壯，猶將慶之，而況乎大耋在上，葆艾爾後乎？燕及姻朋，猶將慶之，而況於昆弟族黨，薰蒸而無間言乎？是其可壽也已！君以平川自號，樂水也；以兼山名堂，樂山也。知與水合，故不滯於萬物；仁與山等，故萬物不能撓。若然者，將宰御陰陽，出入動静，無方無體而周流六虚，博厚高明，與宇宙同悠久，是爲淵淵浩浩之壽。願因二三子以祝，益也請從而後，可以壽親，可以壽族，可以壽

吾道。

社布王氏重修族譜序

王氏之先，望于大原，由大原徙蜀，由蜀徙吉郡水之東，復徙于荷山。五代梁龍德間長者諱該，富甲鄉邑，好善樂施，由荷山擇地居安成之連嶺，其後曰棟頭、曰茅塘、曰什鄉，東向皆自連嶺而徙。宋紹興間長者十三世孫念三，宗白翁，葬母氏劉於邑東之社布大坑，廬墓不忍去，因家社布。其後曰花樹、曰白竹、曰高村，皆自社布而徙。元季兵燹，舊譜散失，宗白翁十一世孫乾滺、十二世孫邑尹奎，因修祠堂，參稽家傳，綈綴聯屬成帙，徵言于少司成張公，尚未及梓也。嗣是十一世孫郡丞一鵬續而修之，自長者而下所徙爲一圖，自宗白翁而下所徙爲一圖，仍以五世串修，名齒卒葬咸載。而先世誥、勑、名翰及碑、銘、序、記附焉。嘉靖甲寅冬，祠堂告成，始克登諸梓，僉謂宜有言以發明愛敬之道，命庠生士釗及汝深、欽鼎介彭生師存以請。

時予聚講東山，與諸生切磋爲學之方，大上曰修性，次曰修行，次曰修文。修文者，以言辭容止爲説也，其敝也華而無實；修行者，以行誼事功爲説，其敝也實而無本；其惟修性乎，顧諟明命，戒懼不離，顯仁藏用，舉天地萬物而位育之，是之謂合敬同愛之學。諸生瞿瞿，若有感也。則復于三生曰：

夫修譜之道，亦察于斯三者而已矣。譜也者，普也，普愛敬以位育于一家也。故

縮而普之，❶自父祖以泝于始遷也，而衆明於尊祖矣；衡而普之，自兄弟以敷于群從也，而衆明於睦族矣。人人尊祖而睦族，則位育普于四海，猶運之掌也。教之隆也，以四海爲兄弟；其壅也，以一家爲秦越。臧否盛衰，降衷匪殊，學不學之別耳。世家顯民，搜羅舊典，以淑其宗黨，俾之慶吊相及，有無相通，善相勸而過相規，亦曰隆愛崇敬，以古道相範也。陳其數而弗踐其義，是談食而蕲飽也；踐其實弗達其源，是食而鮮知味也。知味之真，行著習察，式好式樂，無饔飧而離，以肥其躬，以肥其家，以肥于邦國。古之盛德大業、發育峻極，由此其選也。洛王之世，典刑不遠。若慕親廬墓，若好善樂施，非愛敬之可見者乎？振而濬之，以尚友千古而達天德，是在後之人。

三生欣然曰：「吾聞修譜，迺得修德。請告諸父老，以範我來胤。」

贈瑞州莊瓊泉郡侯入覲

維皇降衷，是仁體也，而烝民共之。反身而誠曰安仁，强恕而行曰利仁，弗誠弗恕以拂天地之性曰賊仁。自天子至於庶人，臧否理亂，恒必由焉。二千石之職，所以上承澤而布諸下者也。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亦曰賞能以勸而懲不恪，使元精元粹，充貫融液，剷疽瘍，砭痿痹，生生自庸，非以飾好惡也。瑞陽以郡爲僻，舊稱孅俗，邇乃以難治聞。肆介川作之，瓊泉紹之，而僚屬和之。風行而水波，是爲至文；仁形而民服，是爲善化。寧獨使柳侯專頌聲于宋乎？

❶「縮」，按文義疑當作「縱」。

抑神爵之主，❶厲精賞罰，總核名實矣，而僞增户口，猶以蒙封潁川之牧，以教化行誼，增秩賜金矣，而爲相乃損於治郡。此無他，精神命脉篤實光輝於仁體尚隔爾。舊政必告，業云忠矣；千駟猶違，業云清矣；而未許以仁，是聖門求仁之脉絡，可覆也。莊侯其勗之！

大橋朱氏族譜序

朱姓自汴遷閩，歷昇至蘇。宋天禧間，元航以大理寺丞出宰安福，其第三子閬州通判祁，始居安福之朱村，六傳至評事斐，乾道初終于王事，其冢子子材始徙大橋之梅谿。子材生仲興，仲興生國輔、國賢、國平。國平子景周、景謨，以廳事爲祠，祠子材爲一世祖。元季廢于兵燹。至九世臨，登成化進士，僉憲于蜀，請于諸父，即舊址興復之，彭中丞禮紀其成。歷十四、十五世，族日繁衍。自祠堂而近遷者曰白塘背、曰白塘樹間、曰逢田、曰鑼邱，小拆者曰凍上、曰羊久、曰沙田、曰高園、曰洲上、曰小陂、曰磐石塘。遠遷者曰泰亨、曰凍頭、曰汶源、曰嚴田、曰永新，城西曰樟橋。歲時祭祀，則翕萃于祠，食指千計，皆三國之裔云。

嘉靖癸丑，長至祭畢，僉憲之介子襍與祀，皆解邑符家食升子姓，而告之曰：「祠幸輯而譜未梓，得無闕典乎？世滋遠矣，居址析矣，生齒滋衍矣，不有譜以聯屬之，則貴以位驕，富以財聘，巧智以能雄，將奚以敦仁義之澤于悠久？」迺遴練達者司出

❶「神爵」，《遺稿》作「後元」。

納，文藝者司纂編，敏有力者司使役，凡四十有六人，各任其勞，未逾年而梓成。首遺文，次譜例，次總圖源流，次分派世系圖，終之以祠堂記。無泛無漏無誣，而庠生調、耀，孟、瑑、恩，輒駢然徵言於益，以範來胤。

昔者聖人作《易》，以《同人》繫《否》，所以昭傾否之方也。天下之情，扞格則爲否，而貫屬則爲同。父而同于子則慈，子而同于父則孝，兄而同于弟則友，弟而同于兄則恭，宗族而同于宗族則睦。故上下左右前後，一是以同其好惡爲準則，其《象》曰「類族辨物」，所以審《易》而致其同也。《同人》之貞爲離，其悔爲乾。乾，天也；離，日也。覆之以公而照之以明，則剛健輝光，沛然保四海，而爲《大有》之元亨。藩籬以梏之，萑葦以蔀之，將脇弱暴寡，詐愚苦怯，縮然菑逮于躬，而爲《比》之「匪人無邦」矣。勗哉大橋，慶澤永矣！尊祖聯族，訓迪爾哲矣！無吝于宗，無僻于郊，無伏于莽，無乘于墉，以中正相克，而出門以通天下之志，則否傾而亨大有，其孰能禦之哉！

或曰：「譜止于宗，將非吝與？」曰：「萬邦協和，自親九族；萬邦作孚，自刑寡妻。隆古大道之行，愛親敬長，達諸萬邦，渾然理一，謂之仁；粲然分殊，謂之義。若天覆幬而日照臨也，是之謂大同。朱氏諸耆彥以治《易》有聲而切磋文明之學，敬以是贊之！

萬安丈田獎績

聞諸父師曰：仁者能以天下爲一家，故其愛君也如愛父，其愛民也如愛赤子，雖韉阨困篤，圖回經營，毅然以身任天下之難

而安處其謗，故至誠惻怛，裁成輔相，足以起危證而躋諸壽域。尚賴匡救，乃在庸罔念聞之後而投之無郵，終以袞衣章甫頌之。岐黃醫案，具可覆也。若黜瑕進蘧，遺直如矢，而經都鄙，制溝洫，炳然遺愛，猶有華、扁之遺焉。區區蜀邦，翼懦主，支强敵，亦曰開誠布公，集衆思以廣忠益，而識者且以興禮樂許之。故曰：醫有工拙，症無劇易。以予觀于李侯萬安之役，其以子産、武侯爲式而興者，充此以肅藩臬，鎮邊陲，立嚴廊，而弼皇極，善推所爲，事半功倍，如運掌，如置郵，何古方之弗驗耶！

贈大參近沙方子榮陟歸壽序

黃州方子志伊自南宫受學于主客，比成進士，官司徒，千里執訊以切磋也。及陟藩參，飭戎備，咸在我江右，時獲預商政教之善。嘉靖辛亥之春，簡命陟山東大參，專理蘇松四府糧事，而予游九華始歸，與諸生會于東山之文塔。方子肅使以別，且告歸省，爲具慶之壽，曰：「任賴義方以有今也。維是服官于外，曠定省有年矣。玆幸而沐恩，得以取道桑梓，而家君松軒翁八十有九，母安人彭八十有二，偕壽于堂，若有三公莫能换者。竊附門墻，預聞老老長長之道，仰祈一言以歸壽，是吾親拜戩袞榮也。」予發書，欣然曰：「休矣，方子之得于天也！爲人子者孰不欲其親之壽乎？孰不欲身之榮以效于親乎？然壽者未必榮，榮者未必壽，其能兼得而躬逢，鮮矣，方氏其有隱德哉！予將申之以老老長長之方，俾萬姓同躋于壽域，其可乎？」

往與諸生肄業《大學》，至「平天下」之

章，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夷考其條理，則反覆于用人理財，而老老長長若闕略然者，恒以疑之。及升仕版，歷試民宜土俗，然後釋然以信。使用得其人，以樂只爲父母，則同民好惡，以義爲利，豐源節流，生財有道，故老有所終，幼有所養，鰥寡孤獨有所歸，是謂大同之休。若用非其人，外本内末，務財用以致菑害，則仰不足事，俯不足育，樂歲苦而凶年死亡，其何以望小康耶？國家財賦，取給東南，而蘇、松四府爲東南最。今民力竭矣，時事棘矣，非得福星如鮮于子侁諸公以宜于上下，將何以濟？當路委重投艱而以屬吾方子，非以福星相期乎？方子歸壽雙親，以罄愛敬之誠，而舉斯心以加于萬姓，及老及長，錫類而不匱焉，兹非親之所望于光顯者乎？魯恭之告君曰：「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之於子，一物失其所，則天地爲之舛，故愛民者必有天報。以方子之得於天，吾固意其有隱德也。由是充之，以迓休于天，駿功令聞，膾炙口碑，其所以黻袞于親而榮且壽者，尚日未艾已乎！

壽蓮坪甘郡侯先生七十序

嘉靖庚戌之春，益周一甲子，同志之好我者率貽壽言，而永新諸友徵蓮坪甘郡侯以壽，發聖學晦明之幾，而以純亦不已爲矩，視海籌蟠桃，直以爲幻化。予讀之，悚然懼無以副也。其冬，予與師泉劉子及朱生調，王生一峰，朱生震，二兒美、善，餐霞于齊雲，卧雪于九華，乘風泛月于長江鄱湖之上，紫陽、化城，若見羹墻，斗山、水西，若

奏《韶》《夏》，然後知向者淺之爲游也！以足跡之所游方新而未能窮，則心體之學，其亦可知也已！

獻歲辛亥，八月之吉，蓮坪公周甲子。又十年矣，諸友議所以壽者。《詩》不云乎，木瓜瓊瑶，公既投予以瓊瑶矣，予何以報之？其諸報以純亦不已之學乎！天道之樞，爲物不二，曰於穆不已，故四時常行，百物常生，無往非無極之貞。聖德之要，爲功不二，曰純亦不已，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往非無欲之純。學之未能希聖希天，病根安在？正坐不純而雜焉耳。包謾於世情，倚靠於氣習，充拓於才藝，於是乎有紛華之雜，有事功之雜，有聞見之雜，有測度之雜，有著述之雜。故其下者，誇千駟以爲富，耀一匡以爲烈；而其高者，博聞强覽以爲博，冥探力索以爲精。夜半雙睫，早了六經，以爲繼絶學，其於聖□慥慥相顧，皜皜不可尚，判若不相關矣。聖門端本澄源之學，戒慎恐懼，須臾不離，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以保天命之純而不使一毫雜之，從日用常行之内，以直造先天未畫之前，故大公爲中，順應爲和，參天地爲位，盡人物爲育。若然者，章矣而不見，變矣而不動，成矣而無爲，是之謂不顯惟德，與無聲無臭同神而並化。以古所稱萬壽無疆，非由此其選乎！

維蓮坪公初肄竹居翁仁厚之訓，偕其兄某以《易》學爲後進式。比成進士，官金陵，與東巖夏子、莊渠魏子以行誼相砥礪。及守惠州，撫民瘼，肅吏治，偶忤上官，拂衣徑歸。歸而取善青原，深造正學，與南屏李柱史啓九邑大會于昊天觀，汲引俊髦，眷然欲同升于大猷也。出游祝融，歷石鼓、岳

麓，探奇覽芳，洋洋風詠之樂。晚而静養中寨，抱膝長吟，狎白鷗，眠錦石，期與造物者游，不及同匡廬、沖玄之約。其所以亦臨亦保，日瑟日僴，尚愧予之未能窮也，公尚勉終之哉！

公之子文可學於予，而子壻一峰又予甥也，親戚相知，誼寔兼之。尚當貯碧霄之霞，烹雙華之雪，分長江、層湖之風月，以獻玉瓚，而與公論壽。

鄭氏壽親祝言

嘉靖辛丑夏四月七日，憲副鄭子有母氏八十之慶，諸與鄭子戚者、交者、同升者、聯官成者，各具幣肅榖，詣鳳臺，次第祝百歲觴。司馬熊子，司空宋子、張子，少宰費子，御史大夫胡子、王子、文子，廷尉董子議曰：「鄭子，吾南昌之彦也。積學礪行，歷臺端，以聲于時，而大孺人又廬陵之所自出，劬躬儲祉，衎衎享其養。以鄉之誼也，其胥圖慶而祝之。」則以屬於南雍鄒子。鄒子瞿然曰：「予其可以祝乎！以群公之敦鄉誼也，知鄭子之能悦親以信友矣；以鄭子之悦親以信友也，知母之能善教以昌其世矣。」迺趨而詢其世於鄭子。

鄭子曰：「濂母歐陽氏，系出宋大師文忠公。譜所載子孫蕃衍，居安福者，其派也。曾外祖梅庵，工詩而喜游，詩社挽留之，因居金陵。而省庵郡侯，七歲善屬文，以奇童動朝野。母之生，有奇兆焉。」嘻，其慶澤深矣！曰：「母事吾父遂閑贈君，恭謹不妄言笑，相得如賓。先祖妣病，卧數寒暑，躬進藥物，行起必扶抱弗懈。」嘻，其順矣！曰：「母待庶母李如妹，愛濂無異二

弟，而二弟事母無異濂，鄰之悍妒者，感愧以改。」嘻，其惠矣！ 曰：「不肖輩有過，母鬱鬱然不樂，比其改也，乃釋然如初。 濂是以得從諸君子游，而河舉于鄉，渠克于家，繄母教使然。」嘻，其慈矣！ 則趨而復其懿於群公曰：「是其果可以祝乎！ 天所佑者，信也，信則可以祝於天；人所助者，順也，順則可以祝於人；鬼神所福者，謙也，謙則可以祝於鬼神。 非是族也，若抱冰以祝火，將力愈固而愈潰。 予於是有奇祝焉。」

昔在歐陽之母，實出於鄭，今茲鄭之母，復出於歐陽，是何其互相顯也！ 文忠公以通今學古爲高，以犯顔敢諫爲勇，以濟時行道爲賢，故炳炳然齊聲於韓、范，而俎豆於聖門之廡。 豈繄式壽其親，將鄉邦寔寵嘉之。 鄭子之昆弟，毅然以文忠爲歸，而深求于明善誠身之學，則親志日豫，友譽日孚，上以翊于天子，而下以膏澤于萬姓。 百世之慶者，且將以鄭爲祝！

絜矩篇贈紀山曹柱史

上帝降衷，而蒸民受之，天然自有之矩也。 從容中道，執兩端以用中於民，是爲自誠明之性。 反身而未誠，或過焉，或不及焉，擇中庸而服膺之，以復其天則，是爲自明誠之教。 是矩也，放之則彌六合，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與覆物載物同化；卷之則藏於密，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與無聲無臭同神。 矩之爲德，其盛矣乎！ 故聖門之志學，以不逾矩爲極則，而平天下之至德要道，不出於絜矩。 子之事父，臣之事君，方員不可勝數矣，而所求乎子，即事父之矩

也，所求乎臣，即事君之矩也。上之接下，下之事上，方員不可勝數矣，而所惡於上，即使下之矩也，所惡於下，即事上之矩也。語有之：「閉户造車，出門合轍」，言矩之一也。故質鬼神而無疑，幽明一矩也；俟百聖而不惑，古今一矩也。君子之學，本諸身，徵諸庶民，舉天地萬物而納諸裁成輔相之中。矩行於家曰齊，矩行於國曰治，矩行於天下曰平。若工師之建清廟，門堂寢室，棟宇桁櫨，巨細長短，殊制異態，無一不協于軌則，而主宰綱維，舉自吾矩時措之。世固有眩規矩而責方員者矣，求諸人而無諸己，非諸人而有諸己，其弊也自用自專，以菑其身；世固有秘規矩而略方員者矣，有諸己而不屑求諸人，無諸己而不屑非諸人，其弊也自私自利，而未可以兼善天下。嗚呼，斯道何由而明且行乎？斯士斯民，何由而聞大道，蒙至治乎？

擇言篇贈瑞泉潘侯

爲政之要，如保赤子而已矣。保赤子之方，酌其欲惡而已矣。父母之愛其子也，所欲孰不思聚之？所惡孰不思去之？而往往眩焉，則言之公私未易擇也。欲均平者則惡偏，欲綜覈者則惡欺，欲嚴肅者則惡縱；侃侃悃悃，以翼政體而護命脉，雖逆耳，皆公言也。公則同，逆則苦而難入。欲慢上者則惡覈實，欲藏奸者則惡秉明，欲請囑者則惡執法。嚅嚅晛晛，以伺便而覬寵，雖遜志，皆私言也。私則異，遜則甘而易茹。古之擇言者，逆耳必求諸道，遜志必求之非道，是以遠讒諂阿比，而來天下之善。故唐虞以是明目達聰，禹以是擇昌言，孔門

以是疏附奔走，而子賤以是彈琴而治邑。夫天下事變之蹟，至于邑，則綦矣；天下宦守之勞瑣，至于令，則綦矣。故能爲良令者，必能爲良相。天下者，一邑之積而已矣。

岳牧壽母

山東少谿謝侯之作牧于江右也，其母大淑人李，以嘉靖戊申五月朔日壽登大耋矣。侯望雲效祝，以抒孝思，而執訊山中以問壽。

益發帙讀之，曰：「母之福其備乎！世所稱諸福，曰壽、曰榮、曰多男子，恒博觀而罕備焉。母踰初度而耆，踰耆而耋，鶴髮童顔，含飴弄孫曾，嬉嬉如少壯時，其弗謂壽乎？母歸東谿翁，宦游二十餘年，儆戒家政，俾無内顧憂，初任神武參軍，以武廟登極，封孺人，繼二定州，判鞏昌大府，二郡，副轉運于閩，進階致仕，光顯矣，而仲子九儀以柱史遇皇太子恩，晉封宜人。翟冠霞裳，寵光方新，其弗謂榮乎？母訓子暨孫，嚴而有法，九鼎官藩封，九韶貢辟雍，九式廩于庠，九棘力于家，而少谿侯位遇未艾，孫男凡八，曾孫男凡五，詵詵繩繩，不敢越禮教，其弗謂克昌厥後乎？」

益方聚青原，與諸生肄及《魯頌》，因復于侯曰：「魯國，山東境也。昔在僖公，敬明其德，以求伊祜，儉以足用，寬以愛人，教以迪士，義以翊霸，威以膺淮夷而懲荊楚。故史克頌之，曰『永錫難老』，祝其壽也；曰『燕喜壽母』，祝其親之壽也。夫能老人之老，則衆思老其老矣；能長人之長，則衆思

長其長矣。一戾于兹，則曰壽曰榮，曰後有繁，而違怨咒詛，且將加之矣。萃是三福，而德以將之，則大夫庶士，莫不咸宜，是謂無疆維休之福。」

少谿侯以柱史按吾江右，適舉賓興之典，比視京畿學政，出執臬于浙，以至今岳牧也。敷政明刑，有淑問之獻焉；執軌範俊，有德心之廣焉；申威讋奸，有群醜之屈焉。是好德以萃諸福也。請徼福于魯僖，以助孝思之祝！抑謝之所自出，非申伯乎？維岳降神，生甫及申，戎有良翰，文武是憲。申伯以贊中興，而宣王以錫命圭，具可覆也。謝侯日纘先德，揉萬邦以闢四國，以復公侯之始，異時尚有孔碩肆好，以頌百福而光三壽，將超于龜蒙海邦之表，兹特其先驅云。

樂安董氏新譜序

樂安董氏之先，居臨川擴源，墟墓在黄山寺。至贈司徒公合，當五季開平初，始遷流坑，時地隸廬陵，曰廬陵派；兄含仍居今宜黄，曰北源派；弟全徙鄱陽，曰德興派。原譜刻於宋，以司徒爲一世祖。至元丙午，有慶始續修之，兵亂而廢。乙巳，知縣尚與縣丞養性潤色之，洪武丙子復與桂林刊行之。凡十有六世，是爲舊譜。成化丙午，御史時望準東里楊公新式，先修桂林一派于前。正德辛未，象繼修校書一派于後。嘉靖辛卯，潤等復輯理之，凡二十有六世，是爲新譜云。

董生燧自南宮來學山房，攜與諸生縱觀之。觀其譜序祠記，自吳文正公至虞文

靖、揭文安，至于雙江聶子、南野歐陽子，曰其訓規盛矣！　觀于登科題名之録，領鄉薦者百餘人，升進士者三十人，而居魁元者五，其武略、通經、賢良，皆班班然，曰其科名盛矣！　觀于衣冠襲慶之圖，自監鎮、監務至郡縣監司七十餘人，自監場、監院至臺諫、卿監、侍從三十餘人，而開國子男者二，曰其爵位盛矣！　觀于流坑山水之圖，爲宅兆者四，爲綽楔者五，爲書院者四，而列居比居者鱗次然，曰其風氣盛矣！　觀于新祠之圖，爲師保、爲魁元、爲追遠、爲孝敬、爲育賢，祠司徒而下三世，及族之顯者合食焉，曰其祠祭盛矣！　觀于宗派之圖，自司徒生贈司空積，司空生明法文廣、屯田文肇、校書文晃、道者文亨，爲四大派。明法生正己；屯田生解元滋、職方淵、大保淳；校書生光禄淇、察推洙；道者生知縣汀；爲七小派。垂六百年，聚族逾數千指，曰其族屬盛矣！

東廓子曰：「茲惟盛哉，亦茲惟艱哉！夫誦其訓規，則思所以踐之矣；榮其科名，則思所以達之矣；享其爵位，則思所以立之矣；保其山川，則思所以光之矣；奉其饗祀，則思所以愛之矣；聯其宗派，則思所以和輯之矣；纘其世業，則思所以勿替之矣。思其艱以圖其盛，盛乃永于無疆。在昔文正公之序譜也，直以立德、立功、立言爲董氏訓。是三立者，固一原也。良知之精明，本自大公，本自順應，不以自私用智雜之，則藴之爲德行，發之爲事功，宣之爲言詞。德之不明而求多於權謀博洽焉，則功如管、商，言如屈、宋，君子弗由也。文仲之言，既云立矣，而不仁不智，且爲聖門所闢，則穆叔所評，要未可據爲定也。凡董之世，無汩

爾私，無鑿爾智，以自昭其明德，則科名可重，爵位可顯，山川可靈，祖宗可格，族屬可仁，子孫可覆燾，庶幾式踐先正之規。

永豐聶氏譜序

聶氏之譜以衛大夫奭爲始祖，世居霍邑，其顯者，曰代王太傅昭，曰丹陽太守友。自霍邑徙新淦之峯埠，曰新淦尹達義；自峯埠徙永豐之磊源，曰四十四郎；傳至奇甫、文甫，自磊源徙下市，曰恭甫、衡甫。自四甫至憲副豹，凡十有幾世矣。憲副自平陽陟潼關，撲被徑歸，屬其從子司諫静曰：「吾弗能康濟天下，宜以東吾宗。宗法之先務，曰祠，曰譜。賴先世之緒，祠幸有規，將以時輯焉。維是譜牒未修，無以終吾水雲大夫之志。」乃出大夫宋時抄本一編，稽群譜，啓壙誌，闕其疑而傳其可信。自四甫而上爲譜原，揭其統也；自四甫敘爲譜圖，每房各具，別其派也；次以譜系，嫡常爲嫡，別常爲別，存宗法也；次以外紀，文行足徵者載焉，垂文獻也。首之以譜例，終之以譜戒，主於尊祖睦族，周貧篤遠，合敬同愛，油然孝弟之訓。於是聶氏之宗，磊源、下市，欣欣瞿瞿，協以從事而登諸梓。編排字號，人受一帙，若商鼎周彝，珍襲罔弗虔。

益獲觀于石屋，嘆曰：大哉學乎！其聯屬家國天下之規乎！愛親敬兄，始于孩提，而老老以及老，長長以及長，則終于堯舜。正學日支，舍其良知良能而義襲於外，故弗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雙江聶子悦先師之教，力量氣魄一日而千里，故按閩守蘇，歷平陽，慨然以身狥主而庇民，其勞于邑，則舉丈

田，立鄉約，茲復睠焉家範，以承先志，其諸真純惻怛天機弗容已，匪以要譽而惡聲也。吾將期聶氏之彥共進斯學，其可乎？

人之方病也，目眵耳聵，鼻壅口爽，而心志百體舉煩憊，拘攣木强而不適於用，幸而遇良醫，藥石之，鍼焫之，除其苛毒而融其元精，則能視能聽，能持能負，能慮能運，隨觸妙應，有不言而喻之神。聶之宗，欣欣瞿瞿，得醫而瘳矣。繼自今，老者主其斷，少者效其勞，懦者鼓其氣，浮者斂其實，敏者持其久，同心一德，以共宣暢一家之教，而不使眵聵拘攣以奸其間。祖，吾祖也；族，吾族也；貧者遠者，吾祖吾族之貧且遠也。真純惻怛，天機自弗容已，將醇謹禮法，不戒以孚，而萬石、河東，罔得專美，其庶曰康濟之兆乎！

某獲交於聶子，而静復從予游，其彥之肄庠序者，曰環、曰珮、曰乾、曰瀹、曰有善、曰概、曰凰、曰策，皆聚青原、崇玄，預聞一體之學。喜新譜告成，其機可變而至道也。敬書首簡，以致忠告。

善養對

東廓鄒子起廢之南都，中丞浦南胡公延于東湖書院之上，縱談及天下事，中丞曰：「子知大司寇漁石唐公之歸養乎？見明天子教忠之仁焉，見漁石公移孝之忠焉，見大夫人得天之慶焉。」

守益避席而對曰：「昔者翩鵻之詠，孝子所弗自遂也，而歸養夕聞，賜郵辰報，其於孝理也，不曰仁乎？昔者絶裾之往，忠臣所弗忍自奮也，而釋褐許國，三十餘載，敭歷中外，猶得致其事以終養，其於顯親

也，不曰忠乎？昔者善養之誠，慈母所弗自兼也，而康寧維祺，坐享其禄，逾耄入期，海内以爲美談，其於天祐之順也，不曰慶乎？」

曰：「夫善養之於禄養也，顧有判乎？」

曰：「無以判也。古者以德詔位，而以位詔禄，故内有以遂其養，而外有以播其善於衆。及其敝也，三牲五鼎或靦以爲不義，而啜菽飲水陶然以天真自樂，於是善與禄始判矣。」

曰：「若漁石之素也，其弗謂善以致禄乎哉？繡斧始持，則諏度靡及；教鐸載振，則規約孔昭；晉執臬事，則憲度日肅；漕賦是督，則調度有經；協贊邦治，則臧否無淹；出總三邊，則夷夏底寧；入掌邦禁，則寬嚴優優。故自其蒞官曰敬，自其恤民曰惠，自其造士曰敏，自其戰陳曰勇，自其交友曰信。夫五德者，固善之輿而禄之基乎！」

曰：「茲惟休哉！公嘗受學於楓山先生，得經濟之傳，其程門之和靖乎！和靖弗獲展於南渡，而公式際休運，展嘉靖之化。傳曰：『老老以興孝，長長以興弟，合敬合愛，以格上下，以德神人。』夫是之謂萬物一體之學，夫是之謂以善養天年。」

中丞歸，語少湖徐子曰：「吾適感于東廓子之言也！吾受司寇之知而恒思以報之，其爲我第其語，將以獻諸金華。」

贈閭齋羅郡侯

予赴會沖玄，凡三月始歸。歸而閭齋

羅郡侯視篆吾邑，亟趨而謁焉。侯傾蓋詢土俗民宜，惻惻里甲小日之病，若癢疴在躬者。予面嘆曰：「古之人以愛人爲學，以好問爲裕，侯以是心撫吾邑，邑之父老子弟其有瘳乎！」未幾，風采一新，譽聞四達。問諸小日，曰：「官有簿正而衙無妄支，公錢有餘裕矣。」問諸獄訟，曰：「庭無留牘，吏洗手了公事矣。」問諸錢糧，曰：「稱收無耗而徵斂有常限矣。」問諸勾攝，曰：「公差不下鄉，以里役追呼，而雞犬夜寧矣。」問諸市肆，曰：「薪米外撫橫索，市廛帖帖矣。」問諸船馬，曰：「按籍而手撥之，强無乾没而弱無頻複矣。」問諸學校，曰：「待士不失禮，亦不狥情，凡以事至庭者，玉石判之，士用是屈抑得申，而頑項者自屏矣。」其待士夫也如學校，而待邑博士也如士夫，政是以和，而頌聲作。甫三月，當道檄以督兑于省，庶士庶民皇皇然弗能留也。邑博士倪子某、鮑子某、陳子某合諸生以請曰：「其以申邑人卧轍之情！」

東廓子曰：於訓有之：德之流行，速于置郵；饑渴所甘，事半而功倍。孔孟所以絜天人之樞，覈興替之賾，雖歷千載，炳然若左券符也。民之待下流也，奚待饑而哺之、渴而沃之耶？不匱其財，則民有餘富矣；不瘁其力，則民有餘逸矣；不剥其生，則民有餘壽矣。彼其之子，其毒未必痛于衆也，而封豕虓虎，望而惡之；展如之人，澤亦未必溥也，而聞其風者，如祥麟威鳳，可望而不可狎，故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侯以善播于士民，而士民詠歌嗟嘆以慕於侯，君子可以占直道矣。齊，一也，諸兒殞户下，而桓以九合；晉，一也，州蒲罹匠氏，而悼以三駕。故善治者不易民，而善

駕者不易馬。泰豆氏之御也，齊轡御，節掌握，内得於心而外合於馬志，山谷非險，原隰非夷，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不善御者反是，脣燥體瘁而時有佚馬仆轍之虞。羅侯才敏而趨端，嘗兩柄冠縣，懷遠教鐸，當道交旌之。陟判于杭，杭，劇郡也，能聲曄然，復旌于當道，乃以憂去。起復，遴補吾吉，以署吾邑，其輕車熟道，沛然泰豆氏之韻也。執是以行四國，至於海隅，將優爲之，而於邑乎何有？抑令先公之命名也，以闇然日章爲馳驅之範，而侯揭以名齋，用顧諟義方。聖門相傳一脉，戒慎恐懼，懋建中和之極，故敦化川流，裁成輔相，贊化育以與天地參，由此其選也。方欲與侯切磋之，而式遄其駕矣，庸采輿論以納屬車，且以爲輶軒告。

存耕壽言

東廓子曰：夫知存耕者，可與語壽矣。程門之訓，心如穀種，善乎其言仁也。鈞之穀也，而無生之性曰秕；鈞之人也，而無生之性曰罔。人之罔也，不如禽鳥；穀之秕也，不如稂莠。故善學者之保真性也，閔閔然若農之望有秋也。耕而種，種而耨，耨而穫，穫而食，食而肥，以飫于家邦，而壽域瀰于四海。世之貪奕酗酒，縱耳目之欲，四體不勤，而菽麥罔辨，其弊也惰而餒；駔驓壟斷，淫巧機械，以等侯封，而詆胼胝爲田舍翁，其弊也浮而無恒；掘冢冗室，上争下錮，以陷不軌，曾不得與斗酒鉼粟，酣歌而安寢，其弊也悖而立辟。若是者，往往中道掊剥，而弗永其天年。故志於穀而水旱不

易業，命曰良農；志於仁而窮通不易操，命曰良士。是以百穀用成，俊民用章，而無秕無罔，以自別於稂莠禽鳥。嘻！兹古之道也，而請事焉者罕矣。

淡軒倪子朝惠，舊學于觀光，比拜邑博士，與野航鮑子濤、清泉陳子力毅，切磋於文明，日勵諸生以尚古之學，因飫聞其世而喜焉。高大父谷良與從子恕，以文學聯舉鄉書，振其家聲。太父谿隱伯全壽登九十，有司禮以爲大賓，恩賜冠服，率其族千餘人，輸賦供役維謹，争訟罕至公庭，州中以義族歸之。其父鎬，純樸儉勤，修谿隱之業，以率其族，杖于鄉者八年矣。州守周筠川、王西塘敦請賓席，固辭而始就，嘗顔其燕居曰「存耕」，而語倪子曰：「吾無慕于外，守先人菑畬，恒恐羞之，將以未展之藴祝吾子若孫，俾世世薫蓘之，無落吾世植。」翁其默與古期，以生之性自治者乎！懋矣倪子！偕其僚友，以率我俊髦，從事於芸苗之學，臨淵履冰，參前倚衡，勿狥時以忘，勿計功以助，將成性存存，生機磅礴，沛然大順，以永仁壽之藴，其庶永存耕於無疆乎！

益螽從相國敬所公游，習聞全州清淑醇古之風，而山水復重天下，龍隱漱玉，玉髓漳并，恒夢寐思一至焉。吾友雲東龍子、西山虚齋二陳子比復相招，而未及游也。何時探月巖，登春臺，浩歌熙熙亭上，以與諸君子論壽。

盧陵下村周氏譜序

周之先居懷州河内，自河内徙鄭之滎陽。宋南渡後，自滎陽徙盧陵之永和，相傳

與益國公必大同譜。其自永和徙下村，由思榮始；自大湖徙桃花岔，由廉州郡守夔始。天順間，鄭州州守淵起家進士，以舊譜兵燹，鋭意修之。弘治間廉州守歸休于家，復圖續之，皆未就緒。嘉靖間，庠生斐、國子生祐續之，就緒而歿。歲乙巳，別駕祉歸自肇慶，謀于伯兄裕、禄曰：「譜不續且廢，坐孤先志，吾不敢怠。若假借門第，援以爲宗，吾不敢誣。」於是從兄弟合成硯覲操儒及族之長吉賫原大定臻，咸韙其義，而委成焉。廼考校編摩，缺疑存信，斷自元德翁爲下村始祖，而各派之徙者，曰馬鋪，曰婆嶺下，曰旨營、坑峰，備列之。首之以宗圖，次之以支派，附之以祠規，終之以家乘，而擇子弟之敏達者，先庚仲甲壬泰戊東壬，承治其籍，穀佃、薿磐、叔甲役其勞，以己酉冬始事，至庚戌春而告成。適青原舉大會，儼然以首簡來命某也。

嘗聞修辭立誠之學矣。世之修譜者，旁據遠引，宏詞鉅册，靡靡然自以爲尊祖而睦族也。非其祖而祖之，非其族而族之，果且能尊與睦乎哉？畫工之貌像也，耳目肢體居然矣，而鬚髮或加損焉，君子猶以爲不似其親。譜也者，凡以貌其本支也，而至於假借援引以加諸其祖，其爲鬚髮也，不既贅乎？維廉州公以鯁直振鄭州之緒，悃愊無華，有實惠及民，爲名流所稱許。肆別駕祉，偕其兄禄，瞿瞿以講學爲志，與四方豪傑交砥而深造之。故慎重譜牒，勿怠勿誣，以懋終其庭訓。雖以益國之忠義文章，居相密邇，遺像猶存，千里而凜凜，不能假一詞，其諸有驗於與幾存義之學乎！昔在無極翁之繼絶學也，言聖以誠爲要，言五常百行以非誠爲邪暗，塞言日休日優之辨，以實

勝爲善，夫非周氏之黄鍾大吕乎！凡周之彦，登斯譜者，翕然以忠信爲志，謹于庸言，信于庸德，而罔肯苟焉以自欺，則真誠融液，惻怛周貫，可以禔身，可以承先，可以聯宗，可以燾後，達之可以澤民，而卷之可以善俗，尚以爲兹譜光！

贈撫臺東沙張公司寇南都

皇朝體國分職，用敷極于萬姓，周覽郤慮，建撫臺于三司之表，若周之鑑，若唐之黜陟，若宋之安撫，亦曰事權重而體統一也。林卧静思，仰屋而竊數之，爲官擇人，則引養引恬，而享其慶；爲人擇官，則胥戕胥虐，而享其殃。邇者或以逸欲教有邦矣，安得舉陸敬輿五術八計之條、蔡君謨蔽蒙姑息之誡，列諸座右，以代忠告乎？公與某言，憤然痛之，排斥舊習，❶洗刷新機，若失火而救之，不以浮言滑和也。方欲建曲突徙薪久安之策，而遽斂其惠以行矣。

南都重地，高皇舊業，日就月將，用緝熙于素學，將遺大投艱，沛然游刃有餘地矣。敬爾由獄，列用中罰，可以爲蘇公；克施有政，惟民其乂，可以爲君陳；執訊獲醜，玁狁于夷，可以爲南仲；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可以爲仲山甫；泮奂爾休，鳳凰翽翽，可以爲召、康公；其諸在所遇而已。

中齋王郡侯贈言

古之人，其學不厭也，知天地之爲父母也；其教不倦也，知四海之爲同胞也。父

❶「習」，《遺稿》作「痼」。

母全而生之，吾其可以自逆自褻以辱降衷乎？四海皆兄弟，吾其可以自私自畫，舉不中不才而棄之乎？故戒慎恐懼，須臾不離，立大本，經綸大經，以育萬物而參兩儀，夫是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衆寡，無小大，無升沉利鈍，壹是皆中和位育之實。世之君子，孰不願學也，俄而厭；孰不願教也，俄而倦。非降才殊也，彼其視天地也甚大，而視四海也甚疏，其志隘，故其操摇；其操摇，故其功懈。夫焉能以尚于中行？

壽大司馬兩洲王公七十

往歲起廢考功，公不鄙，以伊尹祝之。茲以武公爲報，其庶乎！武公之自修也，由慎言語以至謹侯度，由攝朋友以至承萬民，由灑掃廷内以至遏蠻方，無衆寡，無小大，無遠邇，瑟僴赫喧，富有而日新，遂以睿聖顯于聖門。聖門之論學，凜乎其嚴也。有許其果與達與藝矣，而未許以仁；有許其忠與清矣，而以爲未知；有許其忠信廉潔無可舉可刺矣，而以爲不可入道。獨於睿聖，推尊爲來世法。箓竹有斐，績于敬止；屋漏無愧，匹于不顯；直與三王同堂而兩儀並位，夫是之謂無疆惟壽。公尚日孜孜焉，至善不諼，善類其胥祝之！

方山存塾詩稿序

方山朱邑侯自新蘩解組而歸，闢幽軒自娱，手不釋卷，戒俗務勿相關，獨以吟詠爲尚。撫景對時，感慨今古，輒於詩發之。士君子唱酬，多所規諷，尤好漢魏古選，取而和之，以爲有風雅餘韻。年逾大耋矣，積

久成帙，名曰《存塾詩稿》，示謙也。其子孟瑛、孟瑤、孟珍等，將壽諸梓，介柳川王生釗以徵言。

東廓子益曰：世之眩其尚也久矣！學之昭也，以道義爲尚。約情復性，澡德勵行，如執玉捧盈，罔敢須臾忽，務以歸全帝衷而無忝所生，方且視勳業爲浮雲，詞藻爲雕蟲，瞿然若弗暇也，而況軒冕珠玉，又烏足以滑和？及學之湮也，以勢利爲尚，崇侈飾華，薾然疲役，決性命以取憐市兒，方且以章綬爲荼毒，以族姻爲魚肉，求一時之暇，一言之幾，道且不可得，而況于擷芳六藝，獵奇百家，以牢籠萬象，馳驅千古，與大方競休耶？

方山諱禄，字克學，幼而穎敏，纘介軒僉憲公之緒，偕其弟西谿邑令祀，馳聲文苑，試于有政，直行己志，稍有掣肘，撲被竟歸。歸而睦族和鄉，貞率諸子姓，以究惜陰之旨。四方以講學至者館粲切劘，老而不倦。益嘗與三峰劉子陽趨講資福，翁邀于罏峰之陽，亟談世政，以聖主宵旰，四郊多壘爲深耻。即使都高爵，食豐禄，夙夜盡瘁，扞衝裹革，可以讋犬羊而宅鴻雁，寧獨昌于詩乎？三峰子善詩，評翁詩格甚精。予特論其世，以慨古今之變。觀斯集者，其庶審所尚云。

慶新岑陶公考績

邇者學《易》，仰上窺見聖門相傳學脉，仰觀俯察，噓吸一體。故自强不息，天行健也；厚德載物，地勢順也；省方設教，風行地也；遏惡揚善，火在天也；折獄致刑，雷電皆至也。夫是以範圍曲成，通于神明，與

貞觀貞明同運而並照。及學之湮也，五伯假名，秦漢少恩，而發育峻極之德業，遼闊而弗續。肆我聖天子久於其道，疇咨豪傑，以嘉靖萬邦，而尤重二千石之選。維新岑公茂對休運，以播仁聞於我九邑，饑食渴飲，鼓舞載道，用奏膚功，以隆景福，其將兆古道之可行乎！

西山春卿陳子初度壽言

初度之慶邃矣。世踵而行之，陳其數，莫測其義也。六甲者，天之干也；五子者，地之支也。以十干乘十二支，而天地之運周矣。周則復始，是赤子之初也。予將祝以赤子之心乎！月正者，歲之初也；元日者，春之初也。體元居正，以復其初。其西山子之自貽哲命，以自求多福乎！

二生請曰：「古之稱大人德合天地，明合日月，若是其發育峻極也。而赤子云者，將不待增益于外乎？」

曰：「吾聞之，千尋之木，起於膚寸之萌芽。謂膚寸無所益與，則何以至於千尋？謂有所益與，則膚寸之內，將何以益之？故善學者養于靈根，闇然內充而日榮；不善學者增飾于枝葉，的然外暴而日悴。茲古今學術異同之脉絡也。」

曰：「願聞古者不失之功。」

曰：「帝降純粹，知愛知敬，不待師資，不藉經傳，而天機炯然，故曰『萬物皆備』，言全生也。生知者，知此也；安行者，行此也；命之曰『反身而誠』。擇善者，擇此也；固執者，執此也；己百己千者，能此也；命之曰『强恕而行』，言全歸也。故終身之慕，可以爲大舜；冰淵而知免，可以爲曾子。」

曰：「今之所以異，則何居？」

曰：「孔門之醫案，具可覆矣。多聞見則不能闕疑殆，改致悔尤，工憶度則不幸而多言，爲禮樂則短喪而安，縕袍不耻而以自誦，克伐不行而以爲仁。非聖人之裁成，則精一一脉，固不俟訓詁辭章而支離障蔽矣。回視赤子之心，肫肫皜皜，超然聲臭，而一毛猶有倫者，果同耶否耶？」

曰：「若是，則何以自求多福？」

曰：「古之稱至富至貴，舉無待于外也。自其德之博厚，酬萬變而不匱，富莫與裕焉；自其德之高明，超萬物而不撓，貴莫與榮焉；自其德之悠久，歷萬古而不朽，壽莫與永焉。故采薇之異，可嗤千駟；陋巷之樂，可配玄圭；曳杖之歌，而教思無窮，參天地而同四時。」

二生瞿然避席曰：「邃哉，是義也！敬受以獻壽筵。兹固立心立命，來學之所望而的也。其鄉國敢專承之！」

廣德州志序

嘉靖丙戌，某判廣德二年矣。日與諸生從事于復初之教，會茶陵龍子大有視州政，亟以州志見委，曰：「是州雖小，高皇帝嘗臨之矣。天戈所指，有創造之勤焉；雲章所頒，有昭回之光焉；優詔所恤，有蠲復之惠焉。而舊志弗稱，子盍圖之？」

予曰：「兹惟艱哉！崇朴則易於野，尚文則易於浮，覈實則易於刻，博愛則易於濫。是四患者，惟子其詔之！」龍子曰：「夫能復初者，可以語志矣。惟皇上帝，降明德于民，若明鑒然，妍媸卑高，其孰能遁之？故勉而修之之謂學，修而覺之之謂

識，覺而達之之謂才。夫是之謂三美矣。」予曰：「未之能復也。忿懥好樂，有而不化也，而明之體病矣；親愛賤惡，辟而不節也，而明之用病矣。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夫是以一塵不病，而萬化以貞。請由是而學焉，其可乎？」乃簡同志之彥而屬之曰：「夫學而無倦，識而無障，才而無窒，朴而無野，文而無浮，覈而無刻，博而無濫，吾與二三子盍敬圖其始！」於是稽群籍，訪故老，定爲圖、爲表、爲志、爲傳，凡十有七卷。逾年將就緒，而龍子與予陟南都以去。後政者不相謀，遂以中尼。

比予卧疾山中，而胡子萬里自關中來視政，亟遣使索舊稿，如龍子之委。乃束稿付諸生，使敬圖其終。而復于胡子曰：「復初之教，其責又在子矣！子其與諸生日昭明德，以立大公而擴順應，章好以示民之俗，慎惡以御民之淫，使四患以屏，三美以臻，勒成邦國之典，則謀始者藉以不替，而效法者視以不眩，皆子之賜也！觀風者行采之以獻明王，❶祇承烈祖之休，❷布神武以覲耿光，緝聖學以化人文，霈至仁以蘇勞瘁，將明明德於萬邦，而況一州乎！草莽雖病，敬拜手以樂其成。」

贈宗伯西玄馬子北上序

大司成西玄子馬子陟宗伯以北，其鄉之仕于金陵者司諫渭北高子十人儼然來徵言，曰：「以西玄子之交於子也，蓋以禮樂相示也。茲行矣，請所以贊之！」

❶「王」，六卷本作「主」。
❷「承」，六卷本作「率」。

東廓鄒子瞿然曰：「予烏知禮樂？聞諸師曰：『中和者，禮樂之則也；戒慎者，中和之功也；位育者，中和之敷也。禮樂之用廣矣大矣，而一言以蔽，曰中和。』予嘗驗之矣。戒慎之功爲欲所遷，則有所忿懥好樂，而滯吾大公之體；親愛賤惡以辟，而窒吾順應之用。故立大本而經綸大經，終無以達于天德。古之君子，出門使民，造次顛沛，參前倚衡，無往非中正和樂之融徹，故以親父子而仁，以肅君臣而義，以禮朋友而信，以興俊民而章，以治神人而和，以撫夷貊而賓。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中和之德也，其盡矣乎！不本于中和，而索諸外焉，是弗集義而襲以取也，故玉帛鍾鼓，在聖門已慨之，其所由來漸矣。」

諸君肅然起曰：「以西玄子之素也，其優爲之乎？」曰：「予有所試矣。往在史局，問天下士於梓谿舒子，舒子曰：『年友馬仲房氏質直而好義，嘗共疏止南巡，出服外僚，無幾微見顏面。』予於是知西玄子之直。及起廢考功，甘泉大宰與大學争，文移累數千言不決，訪之，從容答曰：『吾平生未嘗阿人，亦未嘗淩人，有高皇之典章在。』竟不費一語而定。予於是服西玄子之平。比署南院，日與太學生接，諸生以學規嚴，不少假借，頗有怨語，繼而竊議曰：『司成公無私。』予於是信西玄子之公。夫直以任天下之重，則將順匡救，罔不竭其誠，而主德日隆矣；平以息天下之争，則歆羨畔援，罔或干其正，而群僚日協矣；公以任天下之怨，則惸獨高明，罔不獲其所，而庶士庶民日福矣。」

在陝之先哲，炳炳方策，有遇事輒諫主

瘠而肥天下者，有峭直無枉決聖主於一見者，有矜嚴好禮動止有則爲人所儀表者，以予所睹，涇野子其人矣。若西玄子，於涇野子不有光耶？由是而日懋戒慎，以斯道爲己任，則顯西土以光四方，由此其選也。亦臨亦保，亦式亦入，而萬邦作孚，直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同神而並化，茲唐虞鳳儀獸舞之派，而《周官》、《關雎》、《麟趾》之源乎！西玄子其思孳孳焉，入告嘉猷，出參國是，丕釐庶績，行將燮理寅亮，俾昭代中和之極，金聲而玉振之，予與諸君其跂足以俟！

贈愚谷李先生擢太僕正序

嘉靖辛丑夏，愚谷李先生由應天丞簡命大僕正以北，府學之師胡君儒偕諸寮率諸生詣觀光堂而請曰：「昔者《書》紀《冏命》，以作大正，《詩》賦楚宮，以富騋牝，先生其自此升矣，願徼於古之贈言。」東廓子曰：「諸師諸生其亦講于古之學乎？夫知古之承弼者，可以語《書》矣；知古之塞淵者，可以語《詩》矣。承也者，順也；弼也者，匡也。美而順之，過而弗匡之，則爲諛爲憸，將何以克祗厥辟？故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則出入號令，胥欽胥臧，而萬邦以休。夫篤實曰塞，深遠曰淵。深遠則不騖淺計矣，篤實則不尚虚談矣，故布衣帛冠，訓農通商，敬教授方，至于民生康而物力阜。夫愚谷子，固東魯之産也，以其所學，裒然舉天下第一。其督學江右，入贊南雍之教，遂歷符卿以敷治京兆，兢兢式舉其職，而綜覈六經之旨，究其異同得失，亹亹忘倦。其所尚友，奚啻伯冏、衛文已乎！

《冏命》之作，以紹先烈，而大司徒君牙之册，亦曰對揚光命。《定之方中》與《魯頌》之《駉》並賦，而「思無邪」一言，括三百篇以蔽之，位雖日升，道固無異術矣。至若畜養之當制，廏監之當修，牧地之當勘，收市之當廣，追陪之當恤，有司業既治之，亦曰以承弼塞淵之源，運之而已矣。」諸師顧諸生曰：「是言也，其猶行古之道也。」遂受而歸，以告倌人。

慶司馬净峰公平傜

益也獲預聞一體之學矣。一體之愛，惻怛同貫，無安排，無揀擇。故病在元首則療元首，在腹心則療腹心，在肢節則療肢節，在齒髮爪甲則療齒髮爪甲。其經營圖回，無晝夜，無寒暑，無老壯，求躋康寧以自快，而曷嘗自以爲功，而亦曷嘗以蕲譽處？古之人后弗堯舜，若撻于市，匹夫弗獲，若推諸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吾友義城子、雙江子、南屏子，亟稱公早有志天下事，毅然以古人爲標的，本以篤實，出以整暇，而持以悠久，故隨所寓，粲粲成章，要自學術中基之。世固有砥名礪功，急難攘夷，皭然自樹于塵坌之表，與玩時愒位，誤君蠹民有間。然驩虞皞皞，王霸判矣。公入告成功，啓沃聖心，立天德以敷王道，則殺而弗怨，非樹威也；利而弗庸，非售恩也。夫然後與天地萬物同神而並化，將萬邦慶之！兹特其權輿云。

贈修齋王君之潯州

潯之人惡饑而思飽，惡寒而思燠，惡勞

而思逸，與中華同乎？曰：「將無同！」曰：「潯之人喜孝弟而厭乖争，喜和睦而厭侵鬭，與中華同乎？」曰：「將無同！」曰：「以惡饑寒之同也，則利害無異，可以治矣；以喜孝弟之同也，則是非無異，可以教矣；以利害、是非之同也，則曲直無異，可以聽矣。而子又奚疑焉？聖門之論行也，曰忠信篤敬，參前倚衡，則州里蠻貊，無不利有攸往。子之治平山四載，而民以爲惠；教單縣五載，而士以爲臧；聽訟司寇六載，而衆以爲允。是道也，果從敬信出乎？抑有所增補于外乎？昔在衛武，訏謨遠猷之學，慎爾出話，敬爾威儀，以謹侯度，至于不愧屋漏，故可以惠朋友，可以及萬民，可以灑掃庭内，可以戒戎作而遏蠻方。是無衆寡，無小大，無遠近，參前倚衡，已試之方也。修之則貞而吉，弗修則匪貞而有眚。子其敬修其可願而已矣！」

贈中白王子陟太僕

予嘗判廣德，歷建平，博詢高淳、南陵馬政之病。方馬之養也，私有分飼，公有點驗，死有陪賞，種種弗勝計也。使派馬課而以時出之，不猶少豸乎？及馬之解于京也，重價而求之異方，路有芻秣，瘦損有改市，種種弗勝計也。使徵價而市之，北土將無愈乎？以中白子之世家學，協于大正以憂國恤民也，其將調和之耶？蕩滌之耶？温補之耶？抑將無所措手而視其斃耶？嗟乎，天下之積蠹久矣，匪直馬政也。土木當止也而方殷，征輸當寬也而日迫，邊備當預也而姑徐徐，言路當通也而愈壅，士習當振也而更靡。然以移則乘機投會以永天

年，而免夭札，醫世者獨能恝哉？夫臺諫之司，明目達聰，非藥石之所出乎？中白子與僚友之彥，幸相與協恭贈處之！

贈苕谿吴侯守安慶

夫知學者，其知政乎！君子之志於學，以求仁也，故不以其所能病人，不以其所不能忌人。不以所不能忌人，故尊賢而嘉善；不以所能病人，故容衆而矜不能。是以仁愛貫徹，無惡無斁，以永終譽。夫不能而弗矜，是視溺而幸之也；善而弗嘉，是不欲人之登岸也；將奚以對天德而協于群情？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三上

疏類

制策

皇帝制曰：創業以武，守成以文，昔人有是説也。然兵農一致，文武同方，其用果有異乎？文武之分，始於何時？兵民之判，起於何代？嘗質諸古矣。《書》稱堯曰乃武乃文，於舜稱文明，禹稱文命，而不及武；於湯稱聖武，而不及文。周之謨烈，各專其一，且三代迭尚而不言武，周列四民而兵不與焉，何也？漢、唐、宋之英君主令，或創業而兼乎文，或守成而兼乎武，或有未備，亦足以善治。論者又謂天下安，注意相，又謂天下雖安，忘戰則危。是治兵之道，果與治民者同邪異邪？我太祖高皇帝以聖神文武，統一天下，建官分籍，各有定制。列聖相承，率循是道，百五十年治定功成，實由於此。然承平既久，玩愒乘之。學校之法具存，而士或失業；蠲貸之詔屢下，而人多告饑。流徙之餘，化爲寇賊，以遺朕宵旰之憂。今賦税餽運，民力竭矣，而軍食尚未給；調發戰禦，兵之力亦勞矣，而民患尚未除，或者官非其人乎？而選舉之制，黜陟之典，賞罰之令，亦未始不加之意也。兹欲盡修攘之實，謹恬嬉之戒，文治舉而武功成，天下兵民相衛相養於無事之天，以保我國家久安長治之業，宜何如而可？子大夫，志於世用，方策試之日，不暇以微辭隱

義爲問，姑舉其切於時者，其爲朕陳之！

正德六年辛未三月十五日，御批第一甲三名　臣鄒守益。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世也，有安定天下之大功，有化成天下之大德。安定之功在乎武，化成之德在乎文。敷文教而擇人以治民，則民安而文德洽；修武備而擇人以治兵，則兵强而武功立。惟文武並用，故功德兼隆，此唐虞三代與我朝之所以久安長治，而非漢、唐、宋以下之所能逮及者也。恭惟皇帝陛下，年當鼎盛，運撫盈成，科貢慎選，蠲貸屢下，武舉設科，僭亂授首；文德既敷，武功亦振，文武之道，固克盡矣。兹進臣等於廷，降賜清問，首舉創業、守成之文武異同爲言，次及於二帝三王與漢、唐、宋諸君之得失，末復及聖祖之定制與今日守成玩愒之弊，而欲求所以保長久之業，即堯、舜、禹、湯、文、武、祖宗列聖之用心也。臣敢不披瀝肝膽，以對揚休命於萬一！

臣聞帝王治天下之大要有二，曰文與武而已。仁以育天下，故凡獎崇儒彦、懷保黔黎，于以經緯天地，而爲安定之功，皆文之屬也。義以正天下，故凡選擇將帥，振勵卒徒，于以消折奸宄，而爲安定之功，皆武之屬也。有武而無文以濟之，則過於義而傷於剛，無以存渾厚之治體；有文而無武以濟之，則過於仁而流於柔，無以立精明之治功。故是二者，猶天之二氣，不可相勝；猶車之二輪，不可缺一。陸賈所謂長久之術，正在是也。若所謂創業以武，守成以文，是蓋各就其重者言之耳。如使創業者而無事乎文，則肇修人紀、重民五教者非耶？如使守成者而無事乎武，則克詰戎

兵、張皇六師者非耶？ 慨自封建裂而文武分，井田壞而兵農判，文事簿書，武事弓矢，而各職其職矣；兵執干戈，農執耒耜，而各事其事矣。 噫！ 兵農一致，文武同方，古之法豈不可復於今耶？ 蓋嘗質諸古矣。 欽明文思，濬哲文明，文命之四敷，人紀之肇修，五教之克重，堯、舜、禹、湯、文、武之文德也。 四凶之誅，三苗之征，防風之戮，升陑之師，牧野之戰，堯、舜、禹、湯、文、武之武功也。 彼稱堯之德曰「乃武乃文」，蓋舉其全而言之。 舜、禹稱文明、文命而不及武，湯稱聖武而不及文，周之謨烈，各專其一，蓋就其偏而言之耳。 論者徒見三代迭尚而不言武，而不知尚忠、尚質、尚文之中武備素具矣，豈輕於武乎？ 徒見周列四民而兵不與，而不知井邑丘甸同成之中兵政默寓矣，豈忽於兵乎？ 自是而後，則有可慨者矣！ 誅秦興漢，武功已著，而大牢一祀，庶知尚文矣，終不足以蓋輕儒之失；除隋肇唐，武略已振，而崇文一館，庶知尚文矣，終不足以掩慚德之譏；掃五代而致建隆之治，武威亦云肅矣，夜分觀書，文教是崇，而終不足以復帝王之舊。 創業若是，而遽可兼乎文耶？ 宣室召賢，務德化民，而殿廷習射，終莫刷凶奴之恥；延英論道，文風丕振，而淮蔡甫平，遂以肇驕恣之禍；求遺書而致大平之治，政教亦休明矣，河西、河東既平，兩浙納土而終不能復中國之舊，守成若是，而遽可許其兼乎武耶？ 夫弓鞭是事，而文教不純，則除亂之功不足以比湯武；詞章是尚，而武功不競，則致治之美又豈能如成康乎？ 論者又謂天下安，注意相。 夫任相以治民，道也；然任相而忽將，則緩急何所倚耶？ 又謂天下雖安，忘戰則

危。夫講武以治兵，道也；使恃治而忘亂，則安全可常保耶？大抵文德敷而後民生遂，武功立而後兵力强，缺一則偏，缺二則亡，御天下之常道也。帝王與後世異者，其幾正決於此。

洪惟我大祖高皇帝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致太平，自今觀文取自科貢而銓於吏部，武取自閥胄而銓於兵部，其建官有定制矣。兵隸於伍行以供戎行，民編於版圖以供租賦，其分籍有定制矣。而又機務參贊於兵曹，編鎮總督以憲臣，則文武有相維之勢；無事率軍士以屯田，有警僉民壯以禦守，則民兵有相通之用。良法美意，超越近代；神功盛德，遠追帝王。史臣贊曰「獨稟全智，功高千古」者，豈溢美哉！

列聖相承，率遵是道。督文臣以安民，而德化愈洽；督武臣以强兵，而功業愈盛。但承平久而玩愒生，亦勢之所必至者。故學校之法且存，而士或失業，無經濟之實而有奔競之風；蠲貸之詔屢下，而人多告饑，無擊壤之樂而有弄兵之虞，則所謂文以治民者，可虞矣！列屯而坐，老弱待哺，徒費餽運之勞，而未見禦侮之效；應檄而行，郡縣坐食，徒見調發之擾，而未聞平盜之功，則所謂武以治兵者，可慮矣！是安得不上廑宵旰之憂也哉！

夫文武之道，有不可偏之用，故當求所以並用之法。及其久也，無不弊之法，則必當求所以救弊之人。爲今之計，亦惟求其人以行其法爾。彼文德之未覃敷者，豈不以司文治者之不得其人乎？必也慎師儒之選以正士風，重守令之職以司民治。其始進也，精科貢之途以求之；其既仕也，稱職者有賞，不職者有罰。俟其既久，然後公

黜陟之典以考之。務使董庠序者如胡瑗、如孫復，牧郡邑者如龔遂、如卓茂，則必能明禮義而士得所教，盡循良而民得所養。《菁莪》、《棫樸》之化、《鳧鷖》、《行葦》之俗，庶乎可復見矣！武功之未丕宣者，豈不以司武備者之不得其人乎？必也廣將帥之選以通豪俊，謹襲蔭之格以革疲冗。其始進也，嚴舉薦之法以求之；其既仕也，賞其勝任者，罰其不勝任者。俟其既久，然後公黜陟之典以考之。務使應募舉者如韓信、如郭子儀，出閫胄者如謝玄、如曹瑋，則必能汰冗卒而民利以興，剿寇盜而民害以除。兔罝著干城之美，在泮成獻馘之功，庶乎可復見矣！由是而修攘之實盡，恬憘之戒謹，文德敷於九有，武功耀於四方。兵堅于捍禦，而蠻夷滑夏者自熄矣；民樂於輸賦，而奸宄肆行者自化矣。陛下之治，可以追帝王、陋唐宋，長久之業而復宗祖之舊矣！

至於終篇，陛下復策臣曰：「子大夫，志於用世者，策試之日，不暇以微辭隱義爲問，姑舉其切於時者，其爲朕陳之。」臣荷教養之恩，膺科舉之薦，用世之志，固愚臣之夙懷，而切時之務，又明主之欲聞。凡策問所及者，謹條陳于前矣。臣之愚意，尚亦有切於時者，敢爲陛下畢盡其說。

臣聞惟學可以養天德，惟勤可以興王道，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學，惟總覈群臣可以勵翼此學，四者克盡，則文武之道可以次第而舉。伏爲陛下別白而重言之。夫人主者，天下之主也；一心者，人主之主也。本心之善，其體甚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非有以辨別之，則理欲混淆，而天下之大本無以正矣，是故莫先於講學。而所謂學者，非涉獵記誦以雜博相高也，非割裂裝

綴以華靡相勝也，要必讀經師意，觀史師跡，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如高宗之終始典學，成王之學有緝熙，則庶乎此心之理可明，而天德全矣。天下之於君，合四海以富之，萃五位以貴之，豈予以可安之地而娛之乎？一身之繫甚重，而萬幾之責甚繁，非有以宰制之，則政務叢挫，而天下之大治無以成矣，是故莫要於勤政。而所謂勤政者，非衡石程書以煩瑣自勞也，非衛士傳飡以强明自任也，要必朝以聽政，暮以訪問，操威福之柄，而絕逸游之樂；察民物之情，而存祇懼之心。如商湯昧爽丕顯，周文之日昃不遑，庶乎此身之責可紓，而王道興矣。講學於己，而不資於人以輔之則暴寒不一，而學或廢矣。是必資道教訓者，以明睿智之道；資傳德義者，以防聞見之非；資保身體者，以適起居之宜。左右皆資老成，倍侍悉資俊彥，而邪昵之私無所容焉，則朝夕延見之益，足以爲維持此學之助矣。程頤所謂「輔養主德，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正此意也。勤政於己，而不責於人以分之，則勞逸殊勢，而勤或弛矣。是必責司銓衡者以用賢才，責司錢穀者以足國用，責司刑罰者以平獄訟，諫官責以直言得失，將帥責以禦侮敵愾，而牽制之私無所撓焉。則夙夜匪懈之益，足以爲勵翼此勤之助矣。歐陽修所謂「善用人者，必使有才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正此意也。然此皆皇祖貽燕已行之效，恃在陛下丕承之耳。

臣觀皇祖之論侍臣，有曰：「吾每於宮中無事時，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又嘗命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曰：「以備朝夕觀

覽。」則其講學之功可考矣。有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不安枕。」又曰：「朕即位有言，嘗以勤勵自勉，未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則勤政之迹可考矣。又嘗退御白虎殿，召劉三吾論治道，則其親近君子之效可考矣。嘗諭中書省臣曰：「陰陽乖戾，卿等宜輔朕修省，其盡心力，以匡不逮。」吏部命官，則曰：「宜公平以別賢否。」通政命官，則「以公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任使」，則其綜覈群臣之實可考矣。李絳告憲宗曰：「正身勵己，尊道德，遠奸佞，進忠直，以與祖宗合德。」呂大防疏事親、事長、治內、待外戚、尚儉、寬仁、尚禮、勤身八法，以告哲宗曰：「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況我皇祖之法，又超軼唐、宋者耶！

陛下欲聞其切時之務，不以微詞隱義難臣，而愚臣欲攄其用世之志，豈敢以謏聞諂說瀆陛下！伏惟留神省覽，深信而力行之，則立德立功，初無難事；用文用武，自有餘地。宗社之福，生民之望也，豈特愚臣之幸哉！干冒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聖功圖疏

南京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臣鄒守益謹奏爲感恩獻愚少俾東宮聖學事。

伏蒙聖恩，擢補東宮官僚，恩命下臨，無任感激！古人蒙一飯之惠，猶思效報，況奉聖上特擢臣等，隆以清秩，委以重任，豈直一飯之德比也？臣等所由萬倍感激，圖報無涯也！仰惟皇太子今未出閣，臣僚未得供職，未得陳說文辭，圖以涵養睿資，預培聖功之基，惟日聞正言，見正事，習正

道，久而默化，習與性成而已矣。臣等又聞，古昔聖學，圖史、箴誡，日陳于前，於以維持身心，無不備具。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朝夕飫聞，善言日進則德日崇，謗言日聞則過日寡。帝王樂求謗言，何也？圖以優進聖域也。

臣等竊取古意，繪爲《聖功圖》一十三幅，裝爲一册，獻上東宫殿下，伏願皇上少垂聖覽。如謂臣等所繪圖册或有少裨東宫作聖之資，勅下内侍謹厚人員，將臣等所繪圖册時進皇太子觀玩，未用講解文義，且觀圖象，得意契悟，自深愈於講説之煩也。臣據事直辭，無所忌諱，雖未及古人拾遺補過之盛節，亦庶幾言無飾僞，欲皇太子預養納言之量，無俾古人樹誹謗木者專美於前也。

又圖象惟繪大意，於古之服器制度，俱未精考。神堯、大禹、高宗、文王，及漢明帝、傅説、桓榮，或冕裳，或便服，惟據聖賢圖象繪寫大略，未敢爲肖真也。至於字畫，惟憑儒士勞良佐、陳鈿按書册謄録，雖有差訛，不敢洗補。臣演説誤謬，亦繇學説膚淺所致，臣謹備陳罪狀，伏乞聖明察臣感恩圖報之愚，亮臣等獻芹之悃，恕臣等訛謬之故，宥臣等不識忌諱之戮，特勅内侍人員時進東宫睿覽，達臣等區區微誠，臣等不勝戴恩懼罪屏伏戰慄之至！謹差千户曹昂齎進以聞。

一、文王世子問安圖

謹按：此是文王爲世子時事親的禮，萬世帝王宜效法他。仰惟皇太子殿下大孝，爲天下法，皆要學文王，此圖便是箇樣子。今時時玩此圖，自能興起孝心，充廣良

知良能，爲天下法。

二、文王世子視膳圖

謹按：此是文王爲世子時事王季的禮者。史稱王季壽一百歲，文王朝夕視膳，固是聖人大孝，足爲萬世法式。想文王是時年四十以上，武王年亦二十二矣，亦見聖人宮庭間天倫至樂也。伏惟皇太子殿下常玩此圖，可見古聖王事親的禮，涵養孝心，恭視聖膳，大孝爲天下法。

三、文王世子齒胄圖

謹按：此是文王爲世子時入學與同學之人讓齒，萬世仰爲聖德。古者入學，皆服士服，天子之子，亦服士服。今考古圖，亦無定式，惟模寫大略如此。況大學齒讓，後世難行。洪武初年嘗建大本堂，選勳臣子謹慎者侍東宮，親王講讀，亦無讓齒之禮，臣等再難復議。惟皇太子殿下時玩此圖，亦見古聖賢謙德忘勢的意思。

四、漢儒桓榮授經圖

謹按：此是漢明帝爲太子時，桓榮授太子經，及爲天子，尊桓榮以師禮，史書以爲盛事。漢時去三代未遠，猶有古風。太子自稱名，自稱童蒙，皆是謙德之盛。我聖朝儒臣輔導東宮，禮有定式。仰惟皇太子殿下時玩此圖，亦見上古帝王教太子的意思，可以涵養聖德。

五、神堯茅茨土階圖

謹按：此是史稱帝堯儉德。天子宮室服器儉素如此，百官臣庶又愈儉素可知也。天下尚儉，天下所繇富足也。我宣宗皇帝儉德同符帝堯。仰惟皇太子殿下時玩此圖，見古帝王儉樸氣象，況又恭遇皇上應時創制，宮室服器，依禮修正，規制大備，爲萬世法。我殿下惟式成憲，享萬世太平而已。猗歟盛哉！

六、大禹菲飲食惡衣服圖

謹按：此是孔子稱禹所行無些罅隙可指。自用飲食則菲薄不奢侈，祭祀鬼神則極豐潔；自用衣服則粗惡不華美，黻冕用以祭祀則極美好。奉身則儉，事神則豐，所以無罅隙可指。帝王富有天下，豈無甘旨飲食？豈無潔好衣服？惟帝王爲天下儀表，帝王好儉，則天下皆儉；帝王好奢，則天下皆奢。天下皆儉，財用便足，百姓便安；天下皆奢，財用便不足，百姓便不安。大禹尚儉，實萬世法。仰惟皇太子殿下時玩此圖，崇儉爲天下儀表，大臣有所取法，不敢貪侈，實天下萬姓無疆之福。

七、大禹卑宮室力溝洫圖

謹按：此是孔子言禹自己宮室則卑小，民田水路引水灌田的皆盡力。薄於奉己，厚於爲民，所以爲盛德。漢文帝欲爲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產也。」遂不爲。帝王富有天下，百金

甚小，不肯輕費，文帝盛德亦如禹。禹平水土，又開溝洫，教民灌田。江淮河漢之水，旱則引入溝洫，田得澆灌，澇則水循溝洫以趨河海，不致泛溢，民無旱澇之憂，歲常豐稔。又田有溝洫，夷狄寇賊遇溝則止，不能馳突，故世極太平，無夷狄盜寇之憂。仰惟皇太子殿下時玩此圖，見得古帝王勤儉的意思，涵養聖德，萬世之福。

臣等再按：堯都平陽，禹都安邑，皆冀州也。後擁太行，前列三嶽；黄河環繞，谿碣石入海，淮水自桐栢山，江水自嶓冢山東北入海，環向帝都，天下第一形勝之地。惟土狹山峻，漕運爲難。我聖朝都燕，亦古冀州之境，形勝與堯、禹同。普天下萬水朝宗，萬山朝拱，聖朝萬萬世太平基業也。臣等謹附説焉，爲殿下考觀方輿萬一之助。

八、周王稼穡圖

謹按：此是周室有天下八百年的根本。周自后稷教民稼穡，《詩》曰：「貽我來牟，帝命率育。」言后稷教民種麥，奉天命，育百姓，能體天心，天命后稷，後世有天下也。至公劉，又修后稷之業。《詩》云：「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言公劉教民稼穡，致民富足，疆埸皆有倉積也。❶至大王，又修后稷之業，《詩》云：「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言大王遷岐，教民疆理田畝，勤力稼穡也。至文王又修后稷之業，《書》曰「即康功田功」是也。至成王時，周公慮成王不知稼穡艱難，不知百姓命脉所依，作《無逸》篇，首

❶ 二「埸」字，原均作「場」，據《詩・公劉》改。

以稼穡爲上務，是周室有天下根本也。至康王、昭王以下，太平日久，不恤百姓稼穡辛苦，周室遂衰。伏惟皇太子殿下時玩此圖，見得帝王恤民重本的意思，實萬世無疆之福。

臣等再按：古稱帝都，以豐鎬爲上，秦、漢、隋、唐皆都焉，謂之關中。自今觀焉，後又有黄河洩散王氣，前南山蔽塞離明，西有羌戎爲患，東濠涵、潼關，僅足自守，不能兼制全宇，視我聖朝神京宇宙全氣皆囿噓吸者萬萬不及也。臣等謹附記焉，爲殿下考觀方輿萬一之助。

九、周室后妃蠶織之圖

謹按：此是《禮記》及《詩經》所載蠶織的禮。天子諸侯后妃、夫人，視蠶績葛做衣服，不惟自己勤儉而已，實所以化天下，使天下婦女皆勤養蠶，皆勤績葛，則女有餘布，人皆足衣，天下所由太平也。仰惟皇太子殿下時玩此圖，見得古后妃務本勤儉的意思。

十、宫中隙地種蔬圖

伏讀我聖祖政要，儉樸之德，超出千古，聖子神孫，萬世法也。百七十年，大内宫殿有宜撤舊爲新、易敝爲堅者，我皇上應時創制，又皆完固萬年無疆之業也。伏惟殿下仰思皇上創制之勤，太祖垂統之懿，時玩此圖，將以遵式皇上建立之謨，不敢復有改作，鴻圖永固，實太平萬萬世之休。

十一、西苑耕稼圖

伏睹我皇上西苑耕稼，知百姓艱難，與太舜耕稼、后稷稼穡、文王田功、武王重民食、成王播百穀，同此恤民的心。仰惟殿下時玩此圖，體皇上憂勤惕厲的意思。

臣等又記：《憫農》之詩曰：「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飡，粒粒皆辛苦。」謂人藉農以養生，宜恤農辛苦也。又曰：「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言農人困窮，未有絲，先圖賣，未有穀，先圖糶，救急不暇，如割心頭肉醫眼前瘡也。又曰：「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遍照逃亡屋。」大臣宮室，剥民自奉，筵張綺羅，侈貴極矣，乃又近君藉寵，愈爲民病，民不堪命，遂至逃亡。君王能照及此，必思所以恤之矣。伏惟殿下嘗諷誦此詩，可見農民貧苦情狀，再念農夫八口之家，耕田百畝，粟入幾何？輸租幾何？牛種幾何？糞土幾何？徭役幾何？除輸官租差役之外，所餘幾何？乃知百姓真是辛苦，真是艱難，贓官又剋削之，奪其衣食，下情不能上達，啞口忍飢，實是可憐！乃益見皇上西苑耕稼，的是痛念百姓艱難，聖德超出上古，足爲萬世法。

十二、西苑蠶桑圖

伏睹我聖上定西苑蠶桑之制，與上古帝王重祀務本，同一憂勤惕厲的意思，不特取法有周一代而已。臣今只畫蠶桑大略，若夫后妃蠶禮圖，不敢盡畫，懼瀆也。伏惟殿下時玩此圖，體聖上務本尚儉化天下的

意思。臣等又見《蠶婦》詩云：「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巾。遍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謂城婦女不養蠶，卻服綺羅，鄉間民婦辛苦養蠶，不得綺羅自身服用，所以下淚也，愁苦之情也。蓋民間蠶婦，終年辛苦養蠶作絲，精的織爲錦綺，皆以供官，粗絲爲紬絹，皆以易米糊口，不得自用，單衣受冷，老幼同度歲寒。幸無災荒，乃得活命，不幸贓官拘捉伊夫與兒，刑逼索錢，即併常日衣服俱賣與人，以救身命。民間婦女，極是艱難！殿下常念及此，乃知皇上定西苑蠶織的禮，專爲恤念百姓婦女辛苦的意思，實天下萬姓無涯之福！

十三、商王高宗訪道圖

謹按：此是高宗訪道傳說，首揭學之一言，以嘉惠萬世，萬世君臣講學立極的樣子。明君惟知學，故不敢自用而求助於俊乂，使布滿庶位，天地萬物賴以位育。其曰遜志，曰時敏，猶千聖相傳心學之要。遜志者，如海之虛，無所不納，故能取諸人以爲善；時敏者，如日之運，晝夜不停，故能篤實輝光，以至於聖神。商王中興，實由於此。

臣等又伏讀我太祖高皇帝作《大誥》，其《君臣同游篇》曰：「昔者人臣得與君同游者，其竭忠成全其君，飲食夢寐未嘗忘其政。所以政者何？惟務爲民造福，拾君之失，捄君之過，補君之缺，顯祖宗於地下，歡父子於生前，榮妻子於當時，身名流芳千萬載不磨。」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君臣同游之言，即商高宗訪道傳説之心。高宗訪傳說，望以講學啓沃。我太祖與下同游，望以拾

失捄過補缺。高宗講學，惟以爲民；我太祖於臣下，曲盡恩禮，亦惟望之爲民造福而已。高宗之心，即太祖之心也，皆立萬世人極者也。仰惟皇太子殿下熟玩高宗訪道圖，證以聖祖格訓，又玩我皇上賜臣《敬一》等箴，體我聖祖與臣下講學之心，即聖祖君臣同游之心，即高宗訪道之心，道統正脉，傳之萬世。臣等不勝大願！

奉聖旨：「鄒守益假以圖疏，譏刺朕躬，下禮部參勘。」復奉聖旨：「姑念納忠，免罪。欽此。」

大禮疏

翰林院編修臣鄒守益謹奏爲守禮義以明國論事。

伏蒙皇上欲隆本生之恩，屢下群臣會議，以求天下之公，而公卿至於臺諫百執事，交章論奏，推大宗小宗之議，辯正統私親之等，惟恐誤蹈前代覆轍，此皇上舍己從人，務以禮尊親，而群臣獻可替否，思以義事君，甚盛節也！繼而一二奸人，妄以强説欺君，上激聖怒，陛下不察而誤信之。尊號之上，斷自宸衷，大小臣工，莫敢匡救。近日建室之議，復勞聖諭詰責，以爲「欺朕沖年，甚失綱常，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而公卿至于臺諫百執事，畏懼天威，不敢復陳一言以解陛下之疑，而所司以漸奉行，道路相傳，且謂有孝長子之稱。是陛下狥情以爲孝，群臣順令以爲忠，若長此而不已，則陛下獨斷于上，而不顧天下萬世之公論；群臣依阿于下，以苟一時之富貴，而忽宗社長久之計，棄禮害義，非國家之福也。

昔曾元不忍父之寢疾，憚于易簀，蓋愛

之至也，而曾子責之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今之致隆獻帝，非但一簀之失也。以獻帝之明，念曾子之守禮，其不以陛下爲姑息之愛乎？昔魯公受天子之禮樂以祀周公，蓋尊之至也，而孔子傷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也！」萬世之下，將有「非禮」、「其衰」之嘆，上累獻帝，陛下其安之乎？大小臣工，引經援古，欲陛下專意正統，罔搖異説，於獻帝尊稱存始封之號，避皇考之嫌，而於陵廟，歲時遣重臣代祭；俟皇嗣既蕃，立後安陸，以全百世不祧之尊，然後宗廟宫闈，無僭越之嫌，而在本生得追崇之宜，播之宗藩而安，傳之天下而服，此群臣忠愛惻怛之至情也。陛下不察，而督過之，謂忤且慢，則睿智清明之心有所搖奪，而喜怒好惡，不無少失其平矣。

夫陛下入繼大統，以考孝宗，天下臣民愛戴孝宗之德，而思報之於陛下，誰敢有二心者！況聖德高明，視朝講學，孳孳圖治，在廷之臣，莫不感激！初詔思佐大平，大禮至重，孰敢爲欺！欺之一字，非獨不敢宣之於口，實不敢萌之於心。獨一二姦人，變亂黑白，指忠爲欺，離間上下之交，摧挫忠直之氣，而求以投間抵隙，竊弄威福，此先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陛下不加誅斥，而誤信其言，臣恐姦諛漸進，共濟邪謀，公論元氣索然遂盡，天下之事有大可憂者矣！臣歷觀前史，論所後所生之義者，昭昭可考也。冷褒、段猶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後世所斥以爲邪媚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時所謂欺慢，後世所仰以爲正直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古也。臣愚以爲大小臣工，宜披肝瀝膽，仗節盡忠，守師丹、司馬

光之正，以開悟聖心，不可怵於威嚴，遷就回互，二三其德，以冒寵禄。而陛下屈己從善，不吝改過，察群臣忠愛之情，信而用之，其忤旨去國者，召而復之，使各展布四體，弼正闕違，而不冷褒、段猶者斥而絶之，❶庶幾聖志堅定，國論昭明，無復敢有動摇宗廟，離間宫闈，而聖德大孝，光于四方，大平之治，尚其可圖也！

昔先帝之南巡也，群臣交諫沮之，先帝赫然斯怒，重加罰黜，豈不以群臣之欺慢違犯爲可罪哉？然皇上在藩邸聞之，必以是數臣者爲盡忠於先帝也。今日入繼大統，獨不能容群臣之盡忠於陛下者乎？今天變地震，災怪頻仍，民窮盗起，白骨盈野，至有父子兄弟相食，此自古以來所罕聞也！所宜上下交修，畏天憂民，寢食弗寧之時，豈可泄泄相安，自諉無虞？臣待罪史館，預修先帝實録，每見姦人用事，政刑日非，潸然出涕，愧無匡救以報先帝之德，若復緘默自全，以負陛下，面從背言，死有餘愧！是以冒陳狂愚，冀徹聖聽，使異日史册之上，德業日光，則臣屏伏田里，亦與寵榮。干犯天威，不勝隕越俟罪之至！

奉聖旨：「鄒守益這厮出位妄言，不修本業，既知忌憚，又來瀆慢，好生輕易！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打着問了來説。」

薛文清公從祀疏

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讀臣鄒守益謹奏爲欽奉聖諭以議祀典事。

❶「不」，疑衍。

近該御史楊瞻、樊得仁建議，要將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薛瑄從祀孔子廟廷，禮部復題：「奉聖旨，着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國子監堂上官人各上議。欽此。」臣仰窺聖心，主張斯道，鼓舞來學，博採輿論，慎重祀典，敢不竭圖末議，以備採擇。

臣謹按：孔門評論人品，其上曰中行，其次曰狂，又其次曰狷。中行也者，中和之德，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門弟子稱孔子之時中，曰「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若大和元氣，周貫天地，運行四時。當時惟顔子善以身發孔子之藴。夷考其好學，曰不遷怒，不貳過，其深潛純粹，藹然春和氣象也。故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狂狷也者，雖未免於氣習之偏，然其嘐嘐，尚有毅然以聖人爲必可至，使其工夫縝密，則狂可中行矣。不屑不潔，懔懔然恐浼乎其身，使其工夫弘大，則狷亦可中行矣。故道以中和爲至，學以中和爲的，《中庸》之作，首戒懼以指其功，終位育以要其成，而後聖門之傳，賴以不墜。兩漢而下，非無願治之主、匡時之佐，而往往發不中節，無以參天地而宰萬物，正坐學之不講爾。故雖以唐大宗之英睿，自以爲表章聖學，而從祀孔廟二十二經師，皆以專門訓詁爲功，至於馬融、王肅輩，敗名害義，亦濫列焉，非陛下明聖，燭照千古，其孰能釐正之！夫訓詁日繁，著述日富，纏繞於文義，比較於異同，摹擬於儀節，恣情鑿性，去道彌遠，而猶偃然以爲孔氏之學；譬諸爲釋氏之徒者，不從事於明心見性，而造寺、飯僧、誦經、續偈，以望成佛；爲老氏之徒者，不務於致虚極、守静篤，以收無爲無欲之化，而煉金石、習

術祝，以求成仙；皆餔糟粕而棄其醇也。

我列聖以道德禮樂化成天下，文章政事之臣，咸足以匹休往古，然勃然以理學爲宗，實自瑄倡之。瑄之深造自得於濂洛静虚動直、大公順應之旨，未敢妄許，然其自幼至老，篤志力行惓惓，亦自以復性爲教。考其出處進退之間，不折節於權奸，不謝恩於私室，不曲法於貴近，不懾志於臨刑，不濡滯於相位；一時翕然尊信，以「薛夫子」目之，此豈可以聲音笑貌取者！世之議瑄未宜列於從祀者，或以其見理未瑩，不足以傳斯道，則雖顔、曾而下，已有不得其宗者，是責於瑄者大備矣。或又以其少於著述，不足以羽翼聖經，則雖顔、曾之得其宗者，視後儒已有所不逮，是求於瑄者又大淺矣。夫祀典之重，莫嚴於孔廟，非所進而進之，是爲俎豆之玷；可以進而難之，亦適以阻進修之路：斯二者，失中均也。

皇上懋隆敬一，以建中和之極，折衷群論，自有天則。臣以爲進瑄從祀，樹之風聲，以昭國家之盛，其於世教未必無補。謹疏。

九廟災自陳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臣鄒守益謹奏爲自陳不職乞賜罷黜以彌天變事。

准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手本，准禮部咨，開監察御史黨承賜等題爲答天戒嚴交修以隆聖治事，節奉聖旨：「是宗廟災變，朕心震驚，所宜痛加修省，以實事天。兩京文武大臣都着自陳時政闕失，着各衙門條奏，務世民瘼國體，不許虚應故事，泛濫彌

文。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備行到臣。

臣聞隆古交修之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故君而克艱，則能以天之心爲心，是謂善事其天；臣而克艱，則能以君之心爲心，是謂善事其君。昔在殷王中宗，桑穀生于朝而拱，異亦甚矣，訪于伊陟，德以勝妖，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五年。其在高宗，飛雉升鼎而鴝，孽亦甚矣，聽于祖己，克正厥事，故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歷觀史册，鑒戒甚明，或多難以興邦，敬勝怠也；或無災而殞祚，怠勝敬也。故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所以至於聖賢，其任重道遠，決諸一念之真純而已矣，決諸真純之一念無或轉摇而已矣。

邇者天心仁愛，火及宗廟，往古災變，於今爲烈。陛下孝思懇惻，深自怨艾，諭告臣工，痛加修省，至有欲投火中之言，與桑林自爲犧牲之禱，異代而同神，即此一念，皇天后土，寔共鑒之！高廟暨列聖之神靈，寔共鑒之！若保此真純，無或轉摇，雍雍在宫，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務以上天之心爲心，則知人安民，命德討罪，綏萬邦而撫四夷，若決江河，沛然無俟外求矣！臣感極而泣，仰屋竊嘆，以爲皇上憂勤如此其切，孝誠如此其至，凡厥臣工，休戚一體，股肱當竭其膂力，耳目當竭其聰明，務以陛下之心爲心，無或有懷私售欺，以便身圖而負國恩，庶幾各守常憲，以盡修補之義。其能者宜洗心盡瘁以共濟艱大，

而不能者宜引咎求退，無竊禄位而靡民膏脂。

臣伏念大學古稱豪傑之關，司成首任師儒之責，而南畿又爲國家豐鎬之重，師道不立則善人不興，善人不興則善治不復，其於政體，樞紐匪輕。我高皇帝之規曰：「本監正官，專總理一應事務，須要整飭威儀，嚴立規矩，表率屬官，模範後進，不可尸位素餐因而怠惰。」以臣之愚，自知甚明，學術膚淺，不能以宣暢聖道；才識樸魯，不能以練達國體。雖勉加鞭策，欲效涓涘，而終愧尸素，宜先罷黜。若再持禄貪位以忝官箴，將何以嚴交修之實，而廓維新之休乎？伏望聖慈將臣放歸田里，遴選時彦，以端化原，庶修省以實，而災變可弭矣。

奉聖旨：「鄒守益假以自陳，言詞乖刺，着冠帶閑住。」

勤王饗功頌

正德己卯歲六月丙子，寧王變起南昌，震驚神畿，都御史陽明王公自贛將命入閩，脱險豐城，趨保吉安，大徵義旅，以遏亂略。七月辛丑，誓師以東。癸卯，駐樟樹鎮，列郡各以兵會。庚戌，申誓于市汊，誅伍斬將，有經罔赦。辛亥，克南昌。壬子，師進東湖，與賊遇，連戰，大破之。丁丑，水陸伏起，火艦並進，遂擒元凶以歸。奏功天子。八月辛未，犒諸軍，大燕群僚。維時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以監督與，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通判談儲、胡堯元，推官王暐，知縣王冕、李楫、劉源清、張淮以克敵與，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郎中曾直、御史張鰲山、僉事劉藍、知府劉昭、進士郭

持平、驛丞王思、李中，以急義贊謀與。其餘效忠宣力之士，咸序以位。於戲！誅亂討賊，緊萬世大閑，章諸聲詩，以昭風教，大史職也。迺作頌曰：

於穆高皇，誕膺明命，列聖昭德，鳥翔魚泳。屏翰是樹，孚佑同姓，蠉兹寧藩，狘彼梟獍。帝命中丞，往釐南閩，神寔留公，脱民罟罠。爰奮義旅，奉罰自天，鸞凰鵰鶚，夾以翩翩。遂克狡穴，遂俘大憝，山川重光，鬼神奠位。天相皇國，不空我師，世濟驕奸，浹日以夷。爰犒諸軍，百工咸在，我皇報功，尚有大賚。維我新國，無蹈匪彝，服我忠孝，以公蓍龜。維公懋德，載終九仞，敷時文明，拔茹以進。維皇建極，聿定元良，貞于萬邦，配天無疆。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三下

説類

學說

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所以貴者，曰性；性之所以爲性者，曰仁義禮智信。能盡是五者於天地之間，則仰不愧，俯不怍，而可以爲人。一有虧損，其則已自得罪於天，而況乎斵喪而無忌，則雖頎然鬚眉，而反爲虎狼蜂蟻、鴻雁睢鳩之罪人矣。鈞人之形也，則鈞人之性也，而至於爲虎狼蜂蟻之罪人，何也？物欲累之也。學之道，所以閑其物欲，而反其天地之性，以求無忝於爲人而已矣。昔者聖人之論好學，曰不求安飽，敏事慎言，就正有道而已；其稱顏子，亦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是聖人之學可考也。故曰：「學而時習之。」學者，學此也；習者，習此也。習而曰時，不息之功也。學之病莫大乎息，息則物欲行而天理泯矣。天理與物欲，互爲消長者也，無兩立之勢。故君子戒慎恐懼之志，由聞以至于不聞，由見以至于不見，由言以至于不言，由動以至于不動，一也，無須臾之離也。道不離人，人不離道，人與道凝，然後可以踐形而無忝，夫是之謂善。學以訓詁者，專矣；以記誦者，博矣；以詞章者，華矣，而於道顧背馳焉，則學之蠹也。況乎竊孝弟忠信之成說以爲利禄之媒，偃然播其惡於衆，而號於世，曰是學也，可乎哉？

某之醉夢，二十有九年矣，日顛踣於荆棘泥淖而自以爲康莊也。賴先覺者大呼而醒之，將改轍以追來者，而八九同志相與磨礱而夾持之，以圖不枉此生。乃爲推學之大宗以申告之，而時觀之以自警焉。《鹿鳴之什》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古之人於酒食之頃，相愛以德，而不以姑息如此。故夫有四端而謂不能者，爲賊其身；謂君不能者，爲賊其君。蓋自童齔時，固熟誦之矣。謂其友不能者，庸非賊其友乎？今之師友姻族，津津以追時好，攫世資，交相勸誘，曲爲恩厚，一聞講學以希先王之道，則循墻若刺己者，其取舍界限亦異矣！諸生以是列諸座右，過而觀之者，其且以吾爲好生乎？其且以吾爲賊生乎？

留别同志

學者之病，在於界限之不明。稱之以堯舜，則蹵然以驚；目之以桀蹠，則艴然以怒。而其定計成算，以爲上不敢爲堯舜，下不至爲桀蹠，闒然處其中以安身立命，以爲是亦足矣，而不知善利之間，曾不容髮，一舜一蹠，懸若天淵。譬諸良民、盜賊，不可以更互出入而爲也。吾輩既怨艾其身，思爲良民矣，而自旦以至於夕，自飲食衣服以至于事君蒞民，自壯年以至于耄耋，當猛自點檢，不可苟且放過。雖不至爲屠埋攻劫之事，亦不可陷入穿窬攘竊中，然後可以對越國法而無愧。願與諸君勉之！

堯舜之世，比屋皆良民，故四凶不能逞其惡。桀紂之世，比屋皆盜賊，故三仁不能

行其志。然與其以盜賊受賞，寧以良民即刑，此三尺童子知其決擇矣。今自三尺童子至于垂白之老，孰不知盜賊之不當爲哉？往往陰行其實而陽掩其名，自以爲可以欺天下後世，而匹夫匹婦已如見其肺肝矣。吁，可畏哉！

吾與諸君周旋久矣，每反覆體認，以爲孟氏善利之辨，盡發千古作聖之訣。今將別萬里，念所以相長者，無逾于此。諸君若不以爲非，篤信而力行之，則雖別萬里，猶同堂合席也。若誦於口而違於心，修於大廷而棄於屋漏，則雖日相周旋，已判若胡越矣。諸君其何以交警我乎？

方山説

予讀劉雲表爲其友彭麗文記方山四寓軒，稱其恬退雅循，飄飄于田園金谷之表，未嘗不嘆麗文之能聚物以自樂也。雖然，觸吾身而感吾心者，孰非吾之物乎？而奚以聚爲？《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故萬物之聲色臭味，舉以供吾之耳目鼻口，而吾屹然立乎其上而君宰之。一失其道，則耳以聲聾，目以色盲，鼻以臭塞，口以味爽。所以害吾心者，豈獨田園金谷已乎？古之知道者，坦然由於約樂毁譽之變，而不以滑和。華冕葛巾，首之寓也；赤舃蹤履，足之寓也；桓圭錢鎛，手之寓也；短褐狐貉、華輅朱轂，身之寓也。一以爲雲行，一以爲波流，使擇冠而冠，擇履而履，則喜於聚，悲於散，而所以自樂者，祇足以自累。試使毁琴沉棋，捐書褫畫，屏其亭沼，而反麗文於雁州隆堂之間，則其樂尚有存者乎無也？故

夫絶物以爲超者，異端之虚也；徇物以爲私者，俗見之隘也；寓於物而不累者，聖人大中之矩也。麗文之昆季，皆好文而與予游，異時徜徉昆季間，尚悉相與語之。

芸田説示諸生

嘉靖四年六月既望，予以事出吴興，見有膝行泥中而以手左右去草者。召而問之曰：「此芸田乎？」曰：「然。」曰：「吾邑之芸，以鐵爲器而木柄之，俯其身以盪撼于苗中，未嘗若是難也。」曰：「州亦有之。沙田草易除，用之則宜。泥田則根難拔，必若是者三至焉。山谿之田寒，則根難死，必若是者五至焉。若稍弛之，草侵吾苗，數口之家將飢死于溝壑矣。」予聞而凜然。人之情，孰不惡勞而欲逸也？以其惡死之急，則奪其惡勞矣；以其欲生之急，則奪其欲逸矣。甚矣，吾民厚生之難也！然人知惡身之死而莫知惡心之死，何也？仁義之心，人皆有之，存之則進于聖賢，失之則入于禽獸，是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草之害吾苗也，竭力以去之，利欲之害吾仁也，憚其難而不知去，其弗思焉耳！質美者查滓便渾化，猶沙田之草，易除而不留也；次則泥田矣；次則山谿之寒田矣。芸之而弗息，草未有不拔而苗未有不秀且實者也。嗚呼，天下之勇於芸苗者寡矣！欲斯民之無飢也，胡可得哉？予方困于飢餒，思理百畝之荒以望于有秋，而草盛苗希，惴惴乎無所獲也。今而後知所以芸吾田矣。二三子咸欲厚其生也，則盍於是焉圖之？先難而後獲，其庶矣乎！

省齋説贈陳君彦明北行

僚友蓬萊陳君彦明，思從事于曾子之學，以「省」名其齋。予與之處，八越月矣，其持論纚纚然有條，其處事繩繩然而底于濟也。間遣其子辰受學于予，肫肫然求以教之。

予曰：「是無逾於省之説矣。曾氏之學，任重道遠，而得孔門之宗者，自省其身始。《大學》一書，蓋記其平日學之功效，以紹來世者也。而自省之功，莫切於獨。獨者，人之所不見也。省於人之所見者易，省於人之所不見者難。閒居自放於惡，見君子而後欲著其善，則其省也僞矣。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其惟省於獨乎！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貫隱顯動静而一之，此吾曾子自省之實學也。後之善學曾子者，莫如公明宣，而不善學者莫如邢和叔。宣於居庭，應賓客，居朝廷，瞿瞿願學弗怠，而和叔特假三點檢之名襲而取之。吾輩戒和叔之覆轍而馳驅於公明氏之範，庶其得聖門而入之乎！」君蹵然起謝曰：「吾子何足以承之？吾愧乎童習之而尚紛如也！」予拜手曰：「予將賴君之省，以與君之子交相贊而已矣。」

未幾，君入慶天子萬壽，將行，州守許君若思曰：「省齋勞于王事，玆三祝聖壽矣。課功酬勤，且將有四方之陟，盍有以贈之？」予曰：「此皆吾彦明自省之地也！頌《天保》之章而祝天子之百禄，以孝事君也；賡《皇華》之章，而諏謀度詢以恤民隱，以慈使衆也。以孝事君之謂忠，以慈使衆之謂仁；忠則上信之，慈則衆歸之。推是

以行于四方，無異道矣。勉矣省齋，其無忘于曾氏之學乎！」

日惺齋説

宜興杭錫賢卒業於大學，聞甘泉先生之教而樂之，以「日惺」名其弦誦之齋。異日詣吕涇野而請言，涇野申之以上蔡之義，炳炳然也。將歸，復過予而請益焉。

予曰：「子之取諸師友則既勤矣，而我何能以贊子？子其誠之於身而已矣。在《易·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夫非日惺之功乎？進德修業，小事大事，而其要曰『忠信』，曰『修辭立其誠』而已。故『知至』而不『至之』，則無以爲誠之始；『知終』而不『終之』，則無以爲誠之成。『於穆不已』，天之誠也。乾，天也；『乾乾』者，對越在天，弗以日夕息焉，思誠之學也。昊天豈遠乎哉？『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往而非天也。無往而非天，則無往而非上帝，故曰：『上帝臨汝，毋貳爾心。』無往而非上帝，則無往而非鬼神，故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嗚呼，道之不可須臾離也，若是其嚴也！故忠信篤敬之功，至於立參於前、輿倚於衡，然後與天爲一，無愧於日惺之學。上蔡先生曰：『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鸚鵡能言，不離禽鳥。學不以誠而兢以詞説騰者，將不淪於禽鳥乎？』夫學以入於聖賢也，而或以淪於禽鳥，是則可畏也已！」

錫賢惕然曰：「封也敢不終始於學，以求無愧于屋漏！」

謙齋說

先民之訓曰：「滿招損，謙受益。」謙也者，忠信者也；滿也者，驕泰者也。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道之得失，損益之大關也。世之論謙者，率倚於卑遜退讓以自名，而所謂益者，類以富貴福澤當之，是淺之爲謙而陋之爲益也。在《易》之《謙》，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故可以「卑以自牧」，而可以「利用侵伐」，可以「行師而征邑國」，非倚於退遜也。其《益》之《象》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遷善改過以誠其身，故飽乎仁義，不願乎膏粱；❶令聞廣譽，不願文繡。天下之益，其孰能尚之！是以益之以十朋之龜而吉。益之用，凶事而無咎，處約處樂，無入而不自得，非以外物爲加損也。九五之占曰「有孚惠心」，則忠信者也，故「勿問」而「元吉」矣。其上九曰「立心勿恒」，則驕泰者也，故「莫益之」而凶矣。嘻，其嚴乎！

予之始生也，先易齋大夫命之曰「益」，其冠也，字之曰「謙」。及長，取善於四方而始得其義，夙夜兢兢，思以服膺父師之教而未能也。毘陵同宗之彦拙隱翁名其冢子曰「益」，而益復以「謙」名其齋，其燕翼之謀、祗承之方，何其不約而同乎！某季大學生尚徵言於予，❷因述予之兢兢者，俾敬圖之。

❶「粱」，當作「粱」。
❷「某」，六卷本作「其」。

青原嘉會語

嘉靖癸巳七月既望，同志咸集于青原，以從事於君子之學。

東廓子守益喟然嘆曰：「茲會也，先師嘗命之矣。迺今十有四年始克成之，茲惟艱哉！凡我同志，相與無忘于師訓，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是能致其良知，君子之自求多福也。知善而著之，知不善而掩之，是不能致其良知，小人之自作孽也。嗚呼，戒之哉！」

或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誠意之功也。致知格物，將無闕與？」曰：「好惡之明覺，謂之知；好惡之所在，謂之物。故爲善去惡之物格，則知善知惡之知致，而好善惡惡之意誠。誠意、致知、格物，即是一時，即是一事。」

曰：「正心、修身，其將二事乎？」曰：「有所忿懥好樂，好惡之滯於中也；親愛賤惡而辟，好惡之偏於外也，是誠意以格致之功未盡也。故無所滯於中，則廓然大公，大本立矣；無所偏於外，則物來順應，達道行矣。故格致誠正修，即是一時，即是一事。」

曰：「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將二事乎？」曰：「親愛賤惡，必有所接之人。是人也，非父兄妻孥，則鄰里鄉黨也；非鄰里鄉黨，則四海九州之交也。好惡行於家庭而無辟，是謂修身以齊家；行於鄉黨而無辟，是謂修身以治國；行於四海九州而無辟，是謂修身以平天下。故修己以安百姓，即是一時，即是一事。」

曰：「夫非有位者之事乎？」曰：「《大

學》之教，所以教天下之爲君子也，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未嘗分有位無位也。絜矩之道，所以平天下也，而其目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夫上下前後左右者，天子庶人共之，特有廣狹衆寡之分耳。」

曰：「雙江聶子所謂忘與助者，於此何以别乎？」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真誠惻怛，以充其良知之量，是必有事焉，集義以養氣之功也。爲善而弗純，去惡而弗盡，是怠棄其良知者也，故謂之忘。有所作好，有所作惡，計功欲速，並其根而拔之，是戕賊其良知者也，故謂之助。」

曰：「忘敬而後無不敬者，其庶勉於助乎？」曰：「程子言之備矣。必有事焉，卻是行其所無事。信如和静之言，是逃助而入忘也。其語意亦未瑩矣。凡預斯會者，各務自致其良知，無分於煩簡，無分於晝夜，無分於窮達，毅然必爲君子而不忍一失足於小人之塗，則家國天下，尚胥賴之，其謂之嘉會也固宜。不然，則山英水伯且將議其身謗師門矣。」

鹿崖胡子令樂安，以官守，不能會，資遣諸生及其弟鬣以來。授之一册，俾劄記其所聞。於其歸也，書此以質之。

録青原再會語

國家建學立教之美意，於始入學甚可見，特學者行不著而習不察耳。始入學，則拜孔顔，曰聖人之徒也，猶僧入門而拜佛，道士入門而拜老子，曰佛老之徒也。其趨向之的不既昭矣乎？拜畢而升堂，揭之曰「明倫」。聖人，人倫之至也。欲學聖人，則

從明倫做工夫。所求乎子，則以事父，而所惡勿施焉，斯父子之倫明，否則昏矣。所求乎臣，則以事君，而所惡勿施焉，斯君臣之倫明，否則昏矣。故明倫之功，即是明善，即是明明德，非以能誦説爲明也。佛老之徒，徒工誦説而弗踐其教，則吾徒必闢之矣。而躬自蹈之，將不爲佛老之徒乎所闢乎？

學者主於舊聞，以明善爲知，誠身爲行，不察孔孟宗旨衹是知行合一之教。故知事親從兄而弗去，乃爲知之實，而擇乎中庸不能期月守，則比於自投罟擭，不得爲智。知斯二者，是謂擇善；知而弗去，是謂固執。擇善固執，皆明善之功也。博學也者，即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夫婦、朋友、長幼焉，無往而不學，謂之博學。篤行也者，即其學問思辨之不息者也。學陶則爲陶，學治則爲治，學函矢則爲函矢。曲藝則亦有然者矣，而學聖之功，乃以誦説文辭當之，可乎？

學聖之要，濂谿先生所以發孔孟之蘊也。一也者，良知之真純而無雜者也。有欲以雜之，則二三矣。無欲也者，非自然而無也。無也者，對有而言也。有所忿懥好樂，則實而不能虚；親愛賤惡而辟，則曲而不能直。故《定性》之教曰：「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大公者，以言乎静虚也；順應者，以言乎動直也。自私用智，皆欲之別名也。君子之學，將以何爲也？學以去其欲而全其本體而已矣。學者由濂谿、明道而學，則紛紛支離之説，若奏黄鍾以破蟋蟀之音也。

廓然大公，所存神矣；物來順應，所過化矣。故賞善而舉之，非作好也；罰惡

而誅之，非作惡也。天命天討，而吾無加損焉，是之謂王道。後世封即墨以示勸，烹阿以示懲，猶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畢竟霸者作用，非真純無雜之發也。然賞當其功，罰當其罪，猶足以使民驩虞，若虐愎獨而畏高明，好惡拂民之性，則驩虞亦不可得矣。學者果有真切作聖之志，而不爲俗習所摇奪，則其精神命脉自真純而無雜，而酬酢萬變，無往非真純之運用。苟以俗習雜乎其間，則酬酢萬變，必雜而不純矣。辟諸種嘉穀於土，則苗實皆嘉穀矣；種荑稗於土，則苗實皆荑稗矣；種草莽於土，則苗實皆草莽矣。未有種草莽而得荑稗，種荑稗而得嘉穀。誠之不可掩如此，可不畏哉！

習俗之大累，祇是打富貴貧賤關不透，故聖人喫緊爲人舉極貧極富者，使學者決其趨向之途。有馬千駟，富貴莫尚矣，而民無得稱；採薇以餓，貧賤莫尚矣，而至今稱之。匹夫匹婦之良知，可以一笑而悟矣。世之學者，雖窮貪極欲，未必至千駟之富，就使至焉，亦無得而稱，而況不至于千駟乎？澡身礪行，未必至西山之餓，就使至焉，亦于今稱之，而況不至于餓死乎？嗚呼，師之所以爲教，弟子之所以爲學，其將爲夷、齊邪？其將爲齊景邪？

嘉靖甲午閏月己卯，同志再會于青原，二百餘人。文君希周教泰和，林君朝相教萬安，聞之忻然，相與切磋焉。二邑之士，喜其得師也，持卷以書切磋之語，曰：「使二君子展卷相思，雖别猶未别也。」因力疾書此以求正。惠而好我，其何以示之？

思默子説

東廓山人曰：默而識之，吾不得而見矣，得見思默者，斯可矣。吾聖人無隱之教，若天道粲然，而群弟子猶求之言語之間，無言之戒，所以藥其病也。以子貢之敏，而有何述之疑，蓋知默者鮮矣。夫以子貢之敏，料事如鬼神，固武叔、子禽輩□□而震焉者也，而斥之以爲不幸。陋巷之顔，呐呐如處女，而退省其私，亦足以發，獨以不惰許之，是夫子之斆學，其可知也已。孰愈之問，婉以發其機也，而猶較諸聞見之多寡，蓋尚未悟也。博學而識，正以質之，而子貢始悟矣。性與天道，默而識之於文章之表，非聖人之善教而賜之善學，其何能與於斯！後之學者，莫不黜百家，尊孔氏，斯道可謂明矣。而孔氏之實，鬱乎其尚闇也。故聽其言，觀其文詞，孝弟忠信之道，渢渢然矣，而徐考其事父、從兄、事君先施，果能不悖其言，不愧其文詞已乎？虚誕盛而朴實微，利欲熾而德行熄，若群飲朋醒，❶貿貿然而無所救之，故默之道不可不深長思也。上天之道，無聲無臭，天德之默也；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聖德之默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内省不疚，以慎於人之所不見，其君子思默之功乎！

吾友徐汝佩，受學於陽明先生之門，直而叡，辯而有章，先生以思默箴之，汝佩奉以周旋，弗敢失也。比來廣德，徘徊於復初之間，慨然交厲，思有以踐孔氏之實者，因書是説，以贊于屋漏。

❶「醒」，疑爲「酲」之訛。

達壽說

天下之同欲，莫逾于壽，君子所以大過人者，其惟達壽乎！ 知愛知敬，五方之孩提共之，不待教詔而天機混混，其達之源乎！ 悖德悖禮，方命而圮族，其汩五行以斁九疇乎！ 老老長長而德教四達，其宅四隩，陂九澤以賴萬世乎！ 三代之英，因民同欲而利導之，罔有讒說殄行以干天和，是故百畝以徹，九式以貢，而壽達于征賦矣；三日以役，五十以免，而壽達于庸調矣；司刺斷中，士師受之，而壽達于訟獄矣；司救施惠，司關去幾，而壽達于饑荒矣；掌戮以搏，環人以諜，懷方以致物，象胥以傳言，而壽達于寇戎夷虜矣。 豈惟民哉？ 數罟以禁，斧斤以時，藪牧以阜，而山林鳥獸魚鱉熙熙然罔不獲其壽者。 先師陽明夫子以良知教諸生，其壽天下之矩乎！ 益也愚而慤，恒思執古之道御今之俗，庶幾身親見之，而寤寐弗逮也。

浮峰張侯元沖，密邇學于先師，以天子諫官，旬宣吾江右。 江右雖敝，固采衛之望也。 浮玉以西，章、貢以北，其谿下流久矣。 嘉靖己酉之春，大恭人唐壽登八十有五，同胥慶以慰望雲，益謹以錫類不匱之義，拜首爲達壽祝！ 侯其章志貞教斂福，敷錫帝規帝矩，克絜于上下前後左右，使財用足，刑罰中，禮俗□，協氣嘉生，薫爲太和，則所以壽親無疆，豈繄翟茀以榮、羶薌以養而已乎！

緒山子相聚永和，稱大恭人之壽曰：「質庵方伯以風義節概俎豆鄉社，而幼服姆教，善承繼姑，是曰能巽。 勵庵郡守纘易庵

參藩之緒，狷介峭特，以忤權貴，而服疏茹糲，蕭然宦邸逾二十年，是曰能儉。浮峰甫晬而孤，諸兄元楚、元傑未室也，而食貧力教，俾從名師勝友以弘世業，是曰能訓。迎養諫垣，時親箴紉，儉以養廉，稱述光範，喜慍不形，壯耄一致，是曰能恒。聚四懿以備群福，若鑒湖、耶谿之趨于海，無弗至矣。郊祀進階，移封以榮，則有若康靖；手詔存問，嘆尚福壽，則有若文定，咸張氏舊族也。等而上之，飾戎車，奏膚公，以匡中興，尚有孝友家法在！」

醫説留別長安諸友

東廓子曰：善教者之淑群才也，其猶醫之療病乎！善學者之淑其身也，其猶抱病而求療乎！嗟夫中行之德，邈矣！有能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亦足以慰吾思矣。夫直而不至於温，不足以爲直；寬而不至於栗，不足以爲寬；剛而不免於虐，簡而不免於傲，不足以爲剛且簡。唐虞敎學之方，其醫學具可覆也。審聲視色，察脉參藏，寒則温之，熱則涼之，俾陰陽順適，精氣和平，而各反於元神之中，則天下無夭札矣。如使寒而寒之，熱而熱之，則適足以增邪毒而戕天年。夫增邪毒而戕天年，豈愛身者所願欲乎？

益也受藥石於先覺，惴惴然思以葆吾真也，四方同志不鄙而從游焉，因胥勸胥規，以融夙痼，而蕲拾級于壽域。自入長安以來，山陰蔣子懷德、寶應張子旦、山陽馮子煥、莆田林子應箕、婺源胡子宗憲、武進白子若圭，皆有志于斯也。聚首未幾，抗旌以南，因留別語以爲攝生之助。在《易》有

之：「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文王之聖，正從亦臨亦保中來，故緝熙敬止，壽躋百年，而陟降上帝，與天無疆，是爲聖神中行之極。

復初亭説

天命之性，烝民同秉之初也。惟君子求復其初，故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以致中和。惟聖人能復其初，故不顯惟德，百辟其刑，與於穆同運，無聲無臭。無聲無臭，祇在人倫日用間。子臣弟友，庸德庸言，兢兢不敢放過，便是孔門自敘功課。一念不敢，則與上帝陟降；一念而敢，則與夷貊禽鳥伍。嘻，其機嚴矣！

予判廣德，作復初書院以迪州之俊髦，而劉友賓朝亦以「復初」名其藏修之亭，書是以贊屋漏。

鳳説贈易子督學之蜀

東廓子曰：鳳之爲王者瑞也，自黄帝阿閣，遐矣！其在唐虞，則契爲鳳。精一之學，敷于五教，勞來匡直，俾萬邦黎獻，丕應徯志，以自別於逸居之禽獸，故鳳儀于廷。其在成周，則周、召爲鳳。敬止之學，宣于二南，《關雎》、《鵲巢》，烜然王化，而《兔罝》、《羔羊》，舉不衍于度，故鳳鳴于岐。洙泗之興，祖述憲章，而從游速肖，齦齦以仁義羽翼之，雖王澤之熄，鳳鳥不至，然走獸飛鳥，出類拔萃，巋然定論，以有子爲不阿所好。寥寥千載，濂洛勃倡，而關閩諸儒，翕然以和。世方慶朝陽之再覩也，而何澮、胡紘輩，鷙擊而鴟噪之，至使中材解體

銷聲，更名他師，是禁天下不得爲鳳也。跡其言曰：「貪黷放肆，人之真情；廉潔好禮，爲僞而已。」嗚呼！鵂鶹嗜鼠，蝍蛆甘帶，果然充腹，自爲至適矣，仰睨焦明肅爽，遴而後集，介然以忍飢渴，則宜其竊哂之。然使充其類也，將驅天下而爲鵂鶹、蝍蛆乎？

聖天子敬一之箴，集唐虞成周以嘉惠海内，識者顒然仰王道之昌也。蜀邦雖遠，固神禹之丹穴，而范淳夫、張南軒、魏文静，雝雝振絶響矣。易子栗夫，才敏而志端，事賢友仁，慨然九苞，千仞之興，儀于春卿，公卿薦其行誼，奉璽書以敷教宣化于蜀，兹非契與周、召重任乎！往盡乃心，率乃諸生，以從事子臣弟友之要，庸德庸言，慥慥相顧，是沃醴泉，飫竹實，而不忍以鼠帶眩之，其鳴于廷，鳴于岐，鳴于陋巷、汶上，焉往而不爲焦明肅爽也？《卷阿》之雅，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藹藹吉士，媚天子以達庶人，天子之瑞也。《泮水》之頌，曰「敬明其德」，「允文允武」，「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而憬彼飛鴞，亦咸于桑黮。好音之化，一國之瑞也。吾于易子兹行卜之矣。

岷川説贈劉司諫

青宫備群僚，益與少湖徐子同司經局以北，海内同志聚講逾七十人，瞿瞿然規過而勸德也。未幾，予求移南都，遂歸于山中，而劉子養痾岷川之上，眷然以予出處介念。予執訊報之曰：「無以介也！子不觀于川之流乎？引臺榭，灌蘭蕙，未以爲榮也；決糞壤，浸瓦礫，未以爲汙也。夫德性者，吾所受于上帝者也，誰得而加損之？大行窮居，盈科之異名耳。」劉子復入司諫，

屬邑大夫潘子曰：「鄒子語我甚爽也！爲我徵緒言並親書于軸，庶大直之，朝夕對東廓子也。」

益曰：嗟夫，久矣聖門之取諸水也！以立本者尚其源，以取善者尚其容，以建事功者尚其遇，以新盛德者尚其不息。矧岷爲導江之始，而稱瀆之首，故曰「井絡纏躍，會昌建福」。善而劉子之以岷爲學也！夫岷在徼外，發羊膊，下白馬，數百里未能濫觴也。歷龍涸、石鏡，數千里。逕汶關，❶纔二百餘武耳。及于踰虎牙，達鷩尾，出巫郡，以會方津，不方舟，不避風，不可以涉。故知微之顯，闇然日章；名浮于實，不能盈朝，言立本也。川之於衆流，無弗納也。曰緜，曰洛，曰湔，曰涪，曰嘉陵，曰渠，曰瀹，咸自夔入之；曰澧，曰沅，曰資，曰湘，曰沔，曰蘄，則自荆入之；曰青衣，曰羊山，曰馬湖，曰塾江，則自徼外屈曲附之。故舍己從人，無問陶漁；訑訑聲音，相距千里，言取善也。金堤以天府興謡，錦里以濯工取麗，灩澦以象馬垂戒，船官以鵠鵲遐觀，故或峻激奔瀑，魚鱉弗能游，或澄潭迂湍，蛟龍生而寶藏興，萬狀隨遇，無爲之先焉，知此可以語變化矣。徼外不息，乃達巴、夔；巴、夔不息，乃殷荆、揚；荆、揚不息，乃會溟渤。吐日生星，包乾括坤，亘萬古而無晝夜舍焉，知此可以語天德王道之要矣。

以劉子之志於聖域也，百折而不回，取友四方，眷焉以身下之，其居鄉呐呐不出口，立朝則侃侃無所眩，爰規爰勸，其在于不息乎！昔者聚語于京師矣。退省其私，亦足以發，顏之所以顏也；不聞亦式，不諫

❶「關」，原作「闗」，據《水經注·江水》改。

亦入，文之所以文也。良師勝友，切偲一堂，惕然收斂，湛然精明，非見賓承祭時乎？出門使民，乃貳爾心，有衆寡，有小大，於帝降之性，全生全歸，得無息乎？自己亥至于丁未，凡九載矣，正考績幽明之期也。

子之鄉初泉劉子，予畏友也，别亦六載矣。岷川子與初泉子交相考焉，時有以迪益。益尚有以報子。

蓮坡壽説

崑山周翁存中以蓮坡自命，壽登于耆矣。其仲子大禮以司空郎陟興化守，將歸爲壽，司空之僚周君野、王君一槐、沈君啓，儼然造焉，曰：「夫蓮之産淤泥也，亭亭以敷馨香，其諸士之挺然于俗乎！俗方尚放逸也，而持之以恪勤；俗方尚富麗也，而矯之以簡儉；俗方尚巧宦，欲其子之速化也，而督之以正學。兹其不愧於蓮已乎！」

鄒子竦然曰：「益也固願聞之。夫水，至柔也，而穿木嚙石，其浸漬使然也。流俗之浸漬人也，酷於水，故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傷士之挺於俗者鮮也。幸悉翁之素。」

曰：「翁少充學官弟子，中歲以齁疾謝去，付之諸郎。及大倫業大學，大禮舉進士，叔季治生以養，衆謂翁可逸也，而慄慄自檢，惟恐有過舉，是之謂尚恪；興化君宦十年，家徒四壁，翁與晏孺人以安命相慰，糲羹縞裳，未嘗有外慕，是之謂尚儉；興化筮仕京師，從大宰甘泉翁以游，喜曰：『吾兒有志於學，可無大過矣。』及就養南曹，命與曾汝馨氏、王汝中氏温故而求知新，近復

切磋于觀光之堂，是之謂尚正。」曰：「昔在周之先哲，《愛蓮》有遺韻矣。中通外直，亟稱爲花之君子。翁之自命也，與所尚弗偕焉，其有志於君子之徒乎！惟興化君服膺聖學之要，毅然無欲，出門使民，參前倚衡，無往非一之流行，則静虚動直，不在蓮而在我，庶於濂谿有光乎！夫能挺然於俗者爲壽其身，以挺於俗爲義方者爲壽其子，以挺乎俗守家法者爲壽其親。三壽備，而馨香永孚於無疆矣！」

同野説別京中諸同志

君子明德之學，以天下爲度内，非意之也。明德之本體，原自剛健，原自精明，以直養而無害，則覆載若天地，照臨若日月。故在賢則尊之，在衆則容之，在善則嘉之，在不能則矜之，夫是之謂大同之學。一爲私欲所撓，則忿懥而不知其美，好樂而不知其惡，故係小子、係丈夫，雖過不及有差等，其乖於中和一也。抑鄉原之同流俗，亦衆所同説也，而終不可以入道。彼其媚世一念，已增本體之障，故非剛健精明、肫肫無倚者，不足以上達天德。在《易》之《同人》，以離遇乾，文明以健，而曰「同人于野」，曰「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文王、周公，其善發天地日月之藴乎！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嗚呼，至矣！

益再入長安，獲從諸同志切磋所聞，及陟南都，相與依依不能釋也。王虞部梃持《同野圖》以徵別言，舟中書此歸之，以求正于同志諸君子。夫跡有聚散，心無聚散。果能戒慎恐懼，須臾勿離，則常健常明，可以考三王而俟千聖，矧一南北之隔，何異几

席間？如其未也，猶不免「同人于宗」之吝。

毅壽說

聖門之訓，惟剛毅爲能近仁，惟弘毅爲能以仁爲己任。知毅者，其知仁乎！知仁者，其知壽乎！益也幼逮事王父，以「毅」名其軒，飭躬砥行，大耋弗懈。迪我大夫，弘于官箴，至于我諸孫，競競世訓。迺今觀於胡氏之懿，蓋異地同符云。

帝降之衷，至大至剛，其中正純粹，雖在烝民，渾然與貞觀貞明合德。及教之湮也，圮之以浮薄，眩之以昏惑，曠之以縱肆，潰之以驕泆，元精元神，薾爾萬物之役，故「載沉載浮」，譬彼楊舟，言弗能毅也；曰「載胥及溺」，言弗能淑而壽也。碩人長德，時屹然于深山長谷中，若歲寒凜凜，而松栢獨勁。寧集木臨谷而不日富以忝生，寧饁耕如賓而不溺於衽席，寧話桑麻、樂琴書而不計有無，寧課外傳、伴夜讀而不以一子弛教，寧不預館閣而無滑崇卑，寧逐縱僕而無玷官常，寧優游畎畝而無閔有司，稽古以證，在聖門許之近仁，非耶？無圮其基，無眩其搆，無曠其偈，無潰其成，衎衎一軒，氣凝神爽，游衍出王，逾耆望耋，龍光有赫，賓席歸慶。在天道錫茲純嘏於仁而壽者，其猶信也耶。

維白湖子出按南服，式丕揚義方，肅群寮，烝多士，綏填寡，肆越有成績。任重道遠，尚事斯語。寬裕發强，齊莊密察，溥博而時出之，真是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弘毅一脉，庶於身親之。益願與白湖子日孳孳焉，以廣祖父之壽。

晴江説贈虔臺中丞喻公

長江自岷川匯洞庭、彭蠡，以臨姑熟，東梁、西梁夾峙天門，南釃爲夾河，曰大信，下達于采石，以放于海。中丞喻公爲諸生時，周覽而樂之，以「晴江」顔其藏修之所，曰：「江流萬里，會歸溟渤；晴光下臨，俯仰涵碧，然與吾神冥契。魚泳鳥飛，樵唱漁答，若聆軒轅氏之樂，而靡懼靡怠靡惑也。彼其行潦潢污，俄頃盈涸，孰與吾江？彼其風雨冥濛，罔象出没，孰與吾晴？」以是學成行飾，舉進士，爲司徒屬，夙夜有恪，嶄然聳觀聽矣。以親老，連疏乞終養。時乘扁舟，奉親以嬉游，南登龍山，北臨牛渚，澹然忘軒冕之在躬也。親没，以薦者起爲東昌守，有惠愛。遂兵備密雲，參政陜西，陟湖廣、江西右轄，奉勅提督虔臺。聯南、贛、惠、潮、汀、漳、林、桂，以綏南服，勃勃將大拜矣。偶臺諫有煩言，得致其事以歸。時近沙方子兵備于嶺南，以公務入浙，而丹峰林子署分巡事，約分守浮峰張子，入而請曰：「以翁之宏才而未展也，論者之紛而皂白罔判也。元沖也，策也，任也，何以重翁之行？」中丞曰：「智也，猶有晴江在。吾歸而謁于七賢之祠，則景哲仰烈，有餘修焉；放於十詠之亭，則批風抹月，有餘適焉；稽于化鶴牧鷗之蹟，則守静陶神，有餘慕焉。雖吾親逝矣，猶有故吾者在。」三君退而嘆曰：「休矣，翁之達也！」走伻，具顛末以徵贈言。

東廓子曰：公之取諸江也，某也知之。其取諸晴也，則晴弗晴，固頃刻變也，其焉能齊之？世之恩怨予奪、成虧盈虚，交發

而撟起，皆晴雨也。古之達生者，不矜譽，不慴毀，不耻窮，不羨通，不貪生，不怛化，翛然洞然，游于寒燠晴雨之表，是以乘天地，馳萬物，而神無所于遷。曩中丞之歸也，以言者起，而今也以言者歸，將微尚有介於晴雨乎？聞諸父師曰：聖門之授受，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良知炯然與太虛同體，離朱不能用其明，師曠不能用其聰，惠施不能用其辨，是謂江漢以濯，秋陽以暴，皜皜不可尚。敢告官師，以爲晴江祝。

易軒説

先奉政大夫以「易」名齋，某侍側，嘗請其義。喟然曰：「《易》之時義大矣！童子欲知之乎？道之在天下，若大路然。由今以遡于羲皇，由安福以放于四海，由庶民以達于王公大人，舉往來於其中者。以是而事父謂之孝，以是而事君謂之忠，以是而從兄謂之弟，以是而交朋友謂之信。故皇極之敷言，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是道也，不可須臾離也。故君子富貴而不敢淫，貧賤而不敢濫，夷狄患難而不敢懾，所以遵王之道，而會其極也。吾思勉之，夙夜從事焉，庶其不離於道乎！彼詭外狹中，以殉一切之利，棄父脅君，紾兄賣友，方奔馳於罟擭陷阱而自以爲得志者，吾不忍爲也。近世一種議論，以圓通軟熟合乎污世爲寬厚長者，偃然竊易之名以自居，是以鄉原之術亂中庸之道也，其害滋甚矣！」某簡而藏之，不敢渝，其後恒舉以迪諸生。王生仲賓言其外舅彭翁鍾靈有志於《易》也，以名其軒，欲得其説以廣之。予謝未暇也。翁没，

服除矣，生猶以爲請，曰：「翁雖不及聞先生之教，然其三子範、端、楷，恒思世翁之業，得而顧諟之，是覆燾翁之子孫，其惠博矣。」嗚呼！是先子之教也，予過矣，不及廣翁之志也，其敢有隱於翁之子孫？其尚相與敬守之！

弘齋説

萬物皆備於我，弘之源也。反身而誠，安焉而弘者也；强恕而行，勉焉而弘者也。恕也者，以如心爲義者也。所求於子，則以事父，而所惡勿施焉，斯誠於孝矣；所求於弟，則以事兄，而所惡勿施焉，斯誠於弟矣；所求於臣，則以事君，而所惡勿施焉，斯誠於忠矣；所求於友，則以先施，而所惡勿施焉，斯誠於信矣。及其成也，與安焉而弘者一也。然孝弟忠信之理，自吾心出者也，非求之父兄之身而後有也。後之學者，不求諸我之物，而求諸物之物，遂以多聞多見爲聖，而萍實商羊，舉誇而歸諸吾夫子之神。其教人也，曰「一物不知，儒者所耻」，以是爲弘之義。嗚呼，是無怪乎支離煩苦而終不可以入聖也！曾子之語弘，曰「仁以爲己任」。仁也者，心之德也，奚用求之於外也？毅也者，弘之不息者也。死而後已，即其求仁之功，一息尚存，不容少懈者也，非有二塗轍也。

吾友周道通，舊教于邵武，曾生溥思其教，不遠千里，以省于宜興。道通攜至南都，謁諸名公，以請益焉。其別也，以「弘」扁其弦誦之齋，予因擴其義以勗之。八閩之勝，舊稱鄒魯，使人人知吾心之備萬物也，知盡吾之心，無以異於聖也，將舍其崎

嶇，趨于康逵，以馳騁于弘之義。斯道也，其庶幾乎！

心龍説贈彭山季侯

彭山季侯從事陽明先師之教，精思力踐，恍然而悟曰：「心之本體，其猶龍乎！戒慎恐懼，天命靡寧；主宰常惺，矩則常定。故潛見飛躍，隨所寓而應之。是以警惕，主變化者也。彼以自然爲宗旨，譬諸水與鏡然，自妍自醜，自去自來，而無所經綸裁制，則習懶偷安，皆緣此起。故《大易》以乾爲首，而乾以龍爲象。文王、周公，其善發明心學之藴乎！」東廓子曰：「茲天德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非文王之警惕乎？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非文王之自然乎？故不已之功，與於穆同運。自然而不警惕，其失也蕩；警惕而不自然，其失也滯。蕩與滯皆有適有莫，不可與語此義之變化矣。是故果行育德，非以奮發也；嚮晦宴息，非以因循也；容民蓄衆，非以兼愛也；儉德避難，非以爲我也；明罰勑法，非以立威也；議獄緩死，非以售恩也。夫是之謂龍德。」侯曰：「我其切磋焉，以試於政。」甫二年，政日有聞，遂自吉拜長沙之命。邑之諸大夫諸士暨諸寮諸文學，咸繹其政以贈，曰：「侯其善於希龍乎哉！夫鄉約是程，奸慝是剪，民風可醇矣；泮宮是萃，書院是經，士習可振矣；賦則是覈，侵漁是芟，吏蠹可清矣；靖共是勸，眚災是宥，官箴可昭矣。侯之警惕變化也，其有徵夫！」東廓子曰：「昔者益聞之：龍以無欲爲神，人以無欲爲聖。欲也者，非謂世味之豢也。倚聞見，工思索，摹事功，稍以人力

增損，便不免適莫。故億中之敏，不如屢空之愚；列火之畏，不如德化之懷。侯其緝熙戒慎，全體超脱，以與造物游乎，由不大聲色以躋於聲臭俱泯，乾乾其至矣！天子方御六龍以孚萬邦，而侯信於久蟄，日普德施，茫洋窮乎玄間。時哉龍德，天下其徯文明乎！」

致遠堂説

某之起考功也，距主客八年矣。會碧山李子翺將報政，觴舊寮于堂之後，則宗伯渭崖霍公、涇野吕公撤淫祠改作之，焕然矣。李子中觴而請曰：「夫學以廣才，静以成學，嘗聞武侯之訓矣。兹欲以『致遠』名其堂，願徼福于武侯。」時考課戒嚴，未遑也。既而有召命，將行矣，廓齋曾子汝檀署司，復中之曰：「以貽我來！」

寮某廼拜手言曰：静之學不明久矣。慆慢者，其喜静而忘乎！險躁者，其厭静而助乎！弗慢弗躁，以升於中和，其猶有古之遺乎！夫寂然不動者，静之源也；感而遂通者，静之達也。天之降才鈞也，學有異，則才因以異。故自其忿懥好樂有而弗化也，則大公之中滯矣；自其親愛賤惡辟而罔節也，則順應之和壅矣。滯與壅交病，將近小者且僨，而奚遠之能致？善學者戒慎恐懼，無須臾之離，不睹不聞，立其寂矣；莫見莫顯，達其感矣；常寂常感，常神常化，故致於庭除而齊，致於比閭而治，致於四海九州而平。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寧静之學也，其遠矣乎！以武侯之有志於古也，其效亦可覆矣。開誠以融天下之詐，布公以袪天

下之私，集衆思以通天下之志，故賞不遺遠，罰不阿近，而賢愚咸樂爲之用。天之未興禮樂也，其時厄之乎！學則弗講，而侈然以小道自用，機械以通變，私刻以見功，偏拗以任怨，其才美非無可觀也，而致遠則泥矣。凡我同志，退居是堂，無玩其華而思食其實，出門使民，參前倚衡，無往非寧静之運行，庶幾追隆中以尋洙泗。是堂也，其永有光哉！

三畏堂説

東廓子會泰麓子于長安，復會于安山，語及戒慎不離之學。曰：「兹學也，其聖門尊德性正脉乎！天命之性，全而生之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全而歸之也。故自其德性之大公，命之曰『中』；自其德性之順應，命之曰『和』；自其大公順應之裁成輔相，命之曰『位育』。古之修己以安百姓，守約而施博，由此其選也。」王子瞿然曰：「孝嘗請事於斯矣。少也顓侗，聞先公宫保訓，漫未知循。迨弁，游黌舍，日狗于詞華以徼時好。丙戌通仕版，與禮曹之寮讀及性命道德，疑信交雜，乃後改館職，督學於晉，取經書奥義而探討之，稍稍有覺，而功間於暴寒，眇乎未之有得也。及讀『君子三畏』章，冷然以省，遂揭以名吾堂，用自附於丹書几觴之誡。子其許我乎？」鄒子逌然曰：「子得之矣！君子之戒懼，以顧諟天命也。若射之於的，目無妄視，耳無妄聽，心無妄思，閔閔然蘄以中正鵠也。大人者，其羿乎！聖言者，其彀率乎！苟無桑弧四方之志，縱欲以戕生，將摽正鵠于門外，而奚慕於羿？奚齒於彀率？昔殷之喪師也，沉酗

于酒，乃罔畏畏，故黜師保，屏典刑，以自絶於天。及周之興，克自抑畏，明德慎罰，故丕遠耇成，求聞古哲，以舊邦受新命。繇古曁今，循則昌，悖則忘；❶入則聖，出則狂；確然未之或易也。子果有意於几觴之誡乎？存此之謂敬，達此之謂義，是無須臾而忘丹書矣。」泰麓子惕然起拜曰：「吾敢褻吾德性，越厥命，以自覆！」

後二年，東廓子自南雍道浙東，追次其説，以納臯臺，用贊于屋漏。

時中説贈景山李侯

東廓子語景山李侯曰：「楊氏爲我，其衣葛乎？墨氏兼愛，其衣裘乎？子莫執中，其衣單夾乎？單夾酌葛裘之中而用之，亦良策矣，而盛暑嚴寒，咸有所不利。惟聖門無意無必，大公而順應，故暑而葛，寒而裘，温涼而單夾焉，是之謂『時中』。自其中之一定而不易，命之曰經；自其中之屢遷而不居，命之曰權。」李侯曰：「權與經，將無異乎？」曰：「無以異也。權者，稱錘也。物以鈞來，則應以鈞，物以石來，則應以石；物以銖兩來，則應以銖兩。其屢遷而不居，即其一定而不易者也。」侯忻然曰：「吾乃今知時中之學。昔之論政者，則何紛乎？」曰：「其紛也者，皆意必也。曰『治大國如烹小鮮』，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此衣葛説也。曰『火烈民望而畏之，水則玩而狎』，此衣裘説也。曰『就不欲入，和不欲出』，曰『緣督以爲經』，此衣單夾説也。聖門之論政，可以折淆矣。曰『無適無莫，

❶「忘」，疑當作「亡」。

義之與比』，是平天下之大經大權也。」侯忻然曰：「吾乃今知時中之政。」

侯之涖吾安成，潔己愛民，於世俗逢迎新格，未嘗滑和。會柱史韓峰沈公來按，遇雨，候者弗備，疑韓峰者以爲且遷怒，疑侯者以爲且改以狥時好，既而侯素履弗渝，且求邑之諸生躬理推收，夙夜匪倦，而酌貧富，均里甲，邑民翕然赤子之愛。沈公具禮幣以獎之，曰：「心慈祥矣，事節儉矣，政愷悌矣，民其安矣。」邑之諸大夫諸文學聚而議曰：「是舉也，足以章昭代旌別之公焉，足以徵當道取善之明焉，足以堅使君學道愛人之澤焉。」相率儼然以慶于庭。

諸生有趨而進曰：「夫慈祥之云，意者得無少鷹鸇之志乎？」有趨而應曰：「鷹鸇之不如鸞凰，昭矣。意者以鸞凰相期乎？」鄒子驩然曰：「二三子亦繹其義乎？夫慈祥，仁心也；愷悌，仁政也。不及焉則爲慘，刻過焉則爲寛縱。若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爲先王大中之矩。帝之仁者莫如堯舜，然明五刑，章四罪；王之仁者莫如文，然戡黎遏莒；師之仁者莫如孔，然誅兩觀，墮三都。故曰以逸道使民，以生道殺民。譬諸天道，爲暑、爲寒、爲温涼，均元氣之覆幬也，故萬物以生以成而莫之測。其在《中庸》，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肫肫而無所倚，夫然後與淵淵浩浩同神而並化。李侯勉之，戒懼勿離，以收中和位育之效，由邑國以達諸臺諫，展諸廊廟，玆特升高之楷梯已乎！」

張景仁字説

學莫先于擇術，術亦多岐矣。斗筲以

從政，壟斷以罔利，夏畦以諂笑，是術之悖也。知爲我矣，而一毛不拔；知兼愛矣，而摩頂放踵；知忠信廉潔矣，而以媚世，是術之異也。三已不愠，十乘而遺，半李而咽，閉門逾垣而避，是氣稟厚而學術未瑩也。聞見以擇善也，而於知爲次；信果以慎言行也，而於士爲三；緼袍不耻矣，而未足臧；克伐不行矣，而僅爲難；博施濟衆矣，而非仁之方；是學術疵則未歸于全也。學術之全也，其惟仁乎！仁者，人也；仁，人心也。舍人而學，是人與禽獸不遠矣；舍心而學，是仁在腔子外矣。若然者，于聖門藩籬睥睨弗獲，而況于登堂入室耶？

泰和張景仁之先君子怡軒，纘司空栢軒先生之緒，名其子曰術，而字之曰景仁，炳然義方也。從學古城，歷青原，入沖玄，避暑武功，亦知所從事矣。咨爾景仁，善事其心！視于無形，聽于無聲，執玉捧盈，以保赤子之良，而不爲多歧所眩，則出言舉足，從前先後，無往非戒懼流行，三千三百，盎然仁術，庶以無負父師之訓！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四

記　類

安福重修儒學記

正德辛巳，安福重修儒學成，御史中丞孫公燧程其令，郡守徐君冠、節推王君暐緝其謀，邑令俞君夔經營恢拓，以定其緒，縉紳大夫及山林之逸儼然造焉。由興賢之衢，西歷于泮宮，北入于儒林，瞻于戟門、櫺星，以拜大成之廡下，又北升于明倫堂，東北入于師儒之舍，東西觀于齋，又東謁于鄉賢名宦，南出于號舍。煥然改觀，以爲元豐、紹興所未備也。司教事劉君勳、楊君繪、薛君騫喜相語曰：「兹文運更新之機乎！」相率徵言，以紀成績，而昭示來學之士。

某竊聞之父師曰：「學校者，士之肆也。師以孔子，棲之正鵠也。揭以明倫，示彀率也。」嘻，其義精矣！孔子，聖之大成也。南面王祀，而春秋灌獻之，從以四配，列以七十子，而續以漢、唐、宋之諸儒，所以教學者之爲聖人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明明天敘，勅而敦之，自堯舜敬敷以來，未之有改也。以孔子生知安行之聖，而子臣弟友之道，欿然以爲未能由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以至慥慥君子之域，退然若不敢當，是聖人之彀率可知矣。由其彀率以求至乎正鵠，然後不愧于肆而爲良工。今之爲士者，果能不愧于學校乎？對越聖賢，陟降庭

階，誦其詩，讀其書，偃然以爲孔氏之徒矣；試于有司，洋洋乎孝弟忠信之辭，雖使游、夏命詞，予、賜操筆，幾無以逾越，而其所以事父、事君、從兄而先施者，顧疾背而遠去，一旦升于民上，則功利刑名、簿書筐篋，雜然以爲大蠹，而親親長長之化，寂然以爲迂緩而不切。吁！學校之設，其責望于士者，豈擬其至是哉？今夫佛者之教，吾儒之所迸斥者也，而爲其徒者，猶能絕嗜欲，苦筋骨，服行其師之説，之死而不變，況吾列聖大中至正之規，未嘗遠人以爲道，而學者不能篤信力行，顧靜言而庸違之，將不爲佛者之徒所哂乎？

吾邑以多士名于東南，漸漬國家長育之化，燦然以忠節文學章徹，邇來亦漸漓矣。兹學之修，氣機其復淳乎！邦之俊髦，來游來歌，盍亦思循孔氏之彀率，以中乎大侯之鵠？正目傾耳，出言舉足，皇皇然其欲肖之也，惴惴然恐其違也，孳孳然時習而日新之也。窮則以是薰于鄉黨，達則以是匡于天下，而其次亦以澤于藩省郡邑，則庶其不愧于學校之教，而良師帥崇厲鼓舞之德，亦永永有光矣。

廣德州新修復初書院記

嘉靖丙戌秋七月，新作復初書院成。先是，書院爲老子宮，直大成殿之後，守益請于巡按桂林楊公、督學光山盧公，以東郊淫祀，徙道士居之，而虛其址，屬諸學宮，二公報可。乃相方定位，以宏新規。召諸生而議之，僉曰：「明明六經，維聖之模，反求諸身，覺我迷途，其中爲尊經閣。桓桓希文，參我軍事，先憂後樂，師于百世，其後爲

范文正公祠。耿耿原采，重義輕死，樹曰銀杏，忠魂攸止，其東爲懷忠祠。楚楚青衿，居肆成藝，相觀而善，罔有不至，其西爲集英館。而前兩翼爲齋房。名宦，吏之率也，在門之左；鄉賢，士民之望也，在門之右；合而門之，曰『復初書院』。於義始備。」於是遴能鳩工，市木畚石，財出于贖金，或毁淫祀以佐之。經始於乙酉冬十月，越十月而工成。會步氏有田訟，守益以義諭之，願入田三百餘畝於書院。廼請于巡撫静齋陳公，公欣然允之，而書院之規可以長久矣。

守益廼合諸生而申告之曰：若知復初之義乎？天地之中，而民實受之。其絪緼化醇，若父母之於子也。子受父母之遺全而無虧者，聖之所以合德也；失而思復者，賢之所以無忝也。顛覆荒墜，若罔聞知，則爲悖德，爲不才，父母且怒而殛之矣。二三子其念之乎！今夫人有十金之産、一命之位，一旦而失之，其夙夜營營，恒思所以復也。至於仁義之良心，所以别禽獸而參天地，其富奚止十金，貴奚止一命哉？而往往不思復之，惑亦甚矣！六經之言，聖人醫世之方也。善醫者審聲察色，鍼焫湯丸不同，而所以損有餘補不足，無伐天和，以求復其元氣，則一而已。聖人之言，淺深詳略不同，而所以抑太過引不及，使人易惡歸善，以復其天地之中，則一而已矣。元氣復而人人充膚革，順四體，以同升于壽，醫之功也；元性復而人人親父子，正君臣，肅長幼，别夫婦，以同升于善，其聖人醫世之大成乎！昔者孔顔之授受，千聖心法之要也，而其言曰「克己復禮爲仁」，其目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己者，氣習之偏也；禮者，天

然自有之中也。去其氣習之偏，無或過焉，無或不及焉，以適於中行，而希聖希天之功全矣。故《復》卦之《繫》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蓋許其庶於中行也。二三子之朝夕於斯也，若止以追時好、覬人爵而已，則吾不敢知。如以易惡至中復天爵之初，則吾其知免於戾矣。鄉賢名宦者，鄉國之善士也。范公、王公，天下之善士也。瞻止大成，孔顔巍然，而循于廡下。古之人也，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而慨然尚友于千古，誦詩讀書，以論其世，期以克肖于天地，無爲十金之產、一命之位所摇奪焉，則復初之教，其庶有以藥世之痼而瘳之乎！後之君子，孰無是志？尚日省而時緝之，以無荒前功，其亦永有賴哉！

貞壽堂記

貞，可壽乎？貞，壽之原也。天地以貞觀，故開闔一也；日月以貞明，故東西循而不已也。人受健順之貞以生，食味别聲被色以靈于萬物者也，能者以禮義保之，則心安理得，將與天地日月同爲不朽；不能者以淫縱敗之，則爲鳥爲獸，失其所以生之本矣。鳥獸之年雖累百寒暑，其得謂之壽乎？吾嘗謂忠臣節婦孝子順孫，雖蹈刀鋸沸鼎鑊，猶勃勃有生氣，不害其爲壽也，而況于身之康强，子孫逢其吉者乎？

吾邑之草塘謝節婦，歸于朱君日惕，甫二十有六而寡，撫其孤元申以亢世業，訓其孫仁以取科躋仕，年幾八十矣，而衎衎享其養。少司空趙公璜表其堂曰「貞壽」，大宗

伯毛公澄傳其行，士君子交詠歌之，而節婦之名，嘖嘖然動閭里。嗚呼，信矣，貞之可壽也！

貞也者，人咸受之者也。保之則壽，敗之則殃，無不自己求之者。臣之於君也，子之於父也，婦之於夫也，其道一也。凡登斯堂而顧斯名者，尚各敬修其所可願乎哉！

伍氏先祠藏書記

中丞孚齋伍公，以讀書襲貴顯五六世矣。默自念曰：「古之人有秘異書以自助者，有貧而閱書于市者，吾不忍爲自秘之隘，其使諸生免於閱市之苦乎！」盡斂其所藏之書，自「五經」、「四書」以及諸子、歷代之史，庋于先祠之樓，使宗族鄉閭之子弟咸讀其中，而以書來命曰：「子爲我示其讀之方。」嗚呼，聖道之高遠也，悵然不知其門，而何以爲二三子規？無已，則以所聞于父師者商榷之。

東鄰之叟，目不知書，或授之不龜手之方，冬月以洴澼絖無苦。大將出南方，挾以水戰，三軍賴之。西家之少年，蓄《素問》、《難經》及和、緩秘指，諷誦不置，聞有奇方，重舍求抄之，與人辨，無攖其鋒者，而肺喘咯咯，不能痛，或迎之醫疫，竟與病者枕藉而斃。今夫「五經」、「四書」，聖人救世之藥方也，能服食之，則得其一劑可以利三軍；不能服食之，雖破萬卷而不足以活七尺之軀。二三子其安從乎？

漢唐諸儒不知葆天真、法陰陽之正脉，而致詰於禽魚、草木、金石之間，爲岐黄注脚，其駁者厭棄參、芪，且以砒、附救急效矣。獨宋室諸君子鬱爲醫道中興，其調節

元氣，訂砭瘇痱，勃勃有成效，及其弊也，抄録比對，鬩如聚訟，精神日昏而無以拯夭閼之患。試以歷代之史而覆之，其病症藥物，粲然具在，法古方而用之則安且生，違之則危，棄之則死，無銖兩爽也。今三尺童子，掠先儒成語，以言證製方，聊應科舉之程式，而未嘗一服食之。嗚呼！國家之取士也，亦曰試醫而使之，蓋能言其脉之異候、鍼焫之異施、丸散湯飲之異劑，是亦足以藥吾民矣，而豈知其身之尚未藥也？古聖垂訓救世之仁，朝廷養才化民之教，至是且蕩然矣！二三子其思反之乎？察吾之病，以求諸聖人之方，精製而熟咀之，以壽其身，以壽天下國家，一洗西家少年之陋，無爲東叟所笑，則乎齋公藏書以惠來學之盛心，其亦將無負已乎！

浮山李氏祠堂記

李氏之家浮山，舊矣，祭奠率在便寢。至禮部侍郎拙庵公諱紹，以清節真氣弘其家聲，始斂祿入稽禮典，以爲祠堂，未就而卒。其後弘齋僉憲君瓛與質齋方伯君瑢，繼志成之，擇子弟之良曰廷善、原高、原敘、原京董其役，輪奐偉然矣。正德癸酉，不戒于火，惟正堂獨存，風雨旁射，而雞豚出没其中。瓊州郡丞勅慨然悲之，曰：「是祖考之作室也，若弗堂構，爲不孝大罰。」即與岳州守鋭及族之彦協力重修之。塗墍丹雘，歷數寒暑而始完。瓊州念其締構之難也，具書山房以求記之，曰：「其俾吾族子孫思吾之難而圖以保之！」嗚呼善哉，瓊州之志也，竭其情以報祖考，而思以昭示之後世者

也！凡創造之難，其經營圖回，寢食且弗甘也，越世則侈然廣廈崇楹之中，而忘其父母之勤勞，日圮月漏，頹敗乘之，蓋天下國家之通病也。思其難以圖之於易，預省而亟葺之，則力不勞而先業鞏矣。抑尤有難者。《記》曰：「養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今夫高其臺榭，飾其園囿，而其祖考曾無籩豆之地，此固失其本心者。祠宇營矣，醴醆薦矣，祝嘏修矣，而無洞洞屬屬之誠以行之，是虛器也。修飾於十目十手之間，而閒居違之，鋭進於首路而中道棄之，則其辛勤而僅得者，且舉而失之矣。故君子之敬其德也，戰戰兢兢，一出言舉足而不敢失，以成其身，以貽其親之令名，然後可謂安且卒矣。凡李氏之子若孫，尚思所其敬德，勿煽於忿欲之火，勿穢於淫比之雞豚，勿漏穿於富貴貧賤之風雨，以式荷於先拙庵諸君子之休，則奥阼門閭，其將日潔而高乎！

重修静學王先生墓記

君子之學，求無愧於心而已矣。無愧於心，則無害於仁，故簞食豆羹，處之猶富；抱關擊柝，處之猶貴；鼎鑊白刃，處之猶生；而況其他乎？彼多行可愧而冒焉以居之，若臧氏之位爲竊，原氏之老爲賊，賊與竊，皆蹠之徒也。如使盜蹠而貴富且壽，三尺童子，其孰肯願之？故曰：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非獨君子有是心也，君子能不失其本心而已。昔者嘗怪夷、齊之事。富貴，人所欲也，而遜國以逃；死，人所惡也，而諫伐以餓，彼獨非人之心腹腎腸乎？而甘於流離困踣，若得其所大

欲者，彼其心誠有樂乎此也。仁者安仁，樂之也；智者利仁，勉之也。其求無愧于心，一也。以司馬遷之博聞强記，而追憤其事，至呼天以訴之。夷、齊之心，其真知之者，鮮矣！

國朝靖難之師，靖學先生王叔英以修撰奉命募兵廣德。事不可支，沐浴具衣冠，書絶命詞，復爲贊書于案，遂自縊于玄妙觀之銀杏樹。其詞從容和平，有采薇之遺音焉。有詔治奸黨，其二女赴井并死，其妻繫獄死。人爲上其所賦詩，上曰：「彼食其禄，自盡其心爾。」乃置不問。嗚呼，盡心之義大矣！盡其心以殉君之謂忠，盡其心以殉父之謂孝，盡其心以殉夫之謂貞。貞烈之女，志士思以爲配；忠義之士，明主思以爲佐。故文皇帝之言曰：「使練子寧等在，朕固當用之。」蓋至是好惡定矣。群臣祇若德意，以好懿德。凡飭籩豆，崇墟墓，罔有弗虔。先生墓在祠山之麓，東里楊公士奇題其石，翠渠周公瑛述其事。嗣是置田立祠，相沿弗懈。益承乏是邦，感先生之義，廼移玄妙觀於東郊，而建祠於樹下，屬之學宫。命義民某葺理其墓，中爲碑亭，繚以周桓，榜之曰「懷忠」，使過者式焉。復爲論次先生之心，以詔來世。繫之以辭曰：

受中以生，孰匪正氣？嗜欲所伐，天機日瘁；有能充之，塞乎天地。課其得喪，孰愚孰智？西山之薇，嗤彼千駟。聖謨洋洋，來者其志之！

九華山陽明書院記

青陽九華山之勝，與匡廬、武夷競爽，至李太白始發其奇，嗣是詩人、隱士、仙釋

之流，相與經營其間，而未有以聖賢之學倡而振之者。弘治壬戌，陽明王先生以恤刑至池，愛其勝而游焉。至正德庚辰，以獻俘江上，復攜邑之諸生江學曾、施宗道、柯喬以游，盡蒐山川之秘，凡越月而去。嘗宴坐東巖，作詩曰：「淳氣日凋薄，鄒魯亡真承。各勉希聖志，毋爲塵所縈。」慨然欲建書屋於化成寺之西，以資諸生藏修，而未果也。嘉靖戊子，金臺祝君增令茲邑，諏俗稽典，始克成其志。中建正堂，大書曰「勉志」，東西有廊室，而亭其後，曰「仰止」；合而門之，曰「陽明書院」。池守韓君楷、二守張君邦教，視而嘉之，更議置田以膳學者。而九華之名，將與白鹿、雲谷煥然昭方策矣。諸生樂其績之成也，不遠南都，以來徵言。

守益竊聞緒言之教矣。先生之教，以希聖爲志，而希聖之功，以致良知爲則。良知也者，非自外至也。天命之性，靈昭不昧，自塗之人至於聖人同也，特在不爲塵所縈而已矣。二三子亦知塵之害乎？目之本體，至精至明，妍媸皂白，卑高大小，無能遁形者也，一塵縈之，則泰山秋毫，莫之別矣。良知之精明也，奚啻於目？而物欲之雜然前陳，投間而抵隙，皆塵也。故戒慎恐懼之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所以保其精明，不使纖塵之或縈之也。纖塵不縈，則無所好樂忿懥，而精明之凝定，廓然大公矣。親愛賤惡無所辟，而精明之運用，物來順應矣。大公之謂中，順應之謂和。中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天德純矣；和以行天下之達道，而王道備矣。此鄒魯之真承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克勤克儉，不邇不殖，亦臨亦保，率是道也。故堯、舜、禹、湯以是道君天下，而孔、顏、曾、孟以是道爲天下師。後

之學者，見聖賢之君師天下，其成功文章，巍巍若登天然，而遂以爲不可階。譬諸入明堂清廟之中，見其重門層閣，千方萬員，前瞻後盼，眩然以駭矣，而不知所以創造圖回，規矩之外，無他術也。二三子其將求之規矩乎？將求之方圓乎？良知之教，操規矩以出方圓也。而摹方倣員者，復鬨然以禪疑之。嗚呼！愛敬親長，吾良知也；親親長長以達天下，將非致吾之良知乎？惻隱羞惡，吾良知也；擴而充之，以保四海，將非致吾之良知乎？孰爲禮，孰爲非禮，吾良知也；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天下歸仁，將非致吾之良知乎？是鄒魯之真承也，而何禪之疑？禪之學，外人倫，棄事物，遺肝膽耳目，而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其可以同年而語乎？

書院之建，群多士而育之，固將使之脱末學之支離，闢異端之空寂，而進之以聖賢之歸也。二三子之朝夕於斯也，其務各致其良知，勿使縈於塵而已矣。處則以是求其志，達則以是行其義，毁譽不能揺，利害不能屈，殀壽不能二，使尚論道術者，按名責實，炳炳有徵焉，則良有司鼓舞之典，其於聖代作人之助，規模宏遠矣！豈繄山水巖壑之遇而已乎？

南京禮部主客司題名記

高皇帝定鼎金陵，稽古建官，爰立禮部，其長曰尚書，二曰侍郎，以掌天下之禮樂。其屬有四：曰儀制，曰祠祭，曰主客，曰精膳。其長曰郎中，二曰員外郎、主事，以贊尚書、侍郎而布禮樂之禁令，以祀天神，以祭地祇，以享人鬼，以肅百司，以選庶

士，以諧兆民，以賓四夷。文皇帝徙宅燕都，禮樂自北出，庶務用簡，廼裁員外郎，而主客獨受琉球、暹羅方物，納蘇木、硫黄、椒，錫於内府，歲時郡國薦其茶、櫨、橘、梨，及鵝、鶩、鯽、鶉，達于大常、光禄，以獻寢廟，於庶務尤簡。故居是官者，衆咸慶其静，於進學爲宜。

嘉靖丁亥，守益自廣德承恩而來，辰而入，旅見于堂，循廡而下，受士暨吏庭參，與吴君鸞卻坐南軒中，焚香對談，及巳而退。因顧而笑曰：「是其果宜於學乎！」既復懼其無所事事也，顧而相戒曰：「得無溺於静乎！夫時有動静，學無動静者也。疲精外騖，汲汲焉以求可求成，是用智者也，命之曰動而動；凝神内照，而人倫庶物脱略而不理，是自私者也，命之曰静而静；戒慎恐懼，無繁簡，無内外，無須臾之離，以求復其性，是去智與私而大公順應者也，命之曰動而無動，静而無静。動静定而中和備矣，中和備而禮樂興矣。是以郊焉而天神格，社焉而地祇升，廟焉而人鬼享，遠焉而四夷柔，邇焉而百司恪，庶士用章，兆民咸殖，夫是之謂位育之學。以主客之静，宜可以學也。或厭静焉以滑於動，或喜静焉以溺於静，是官不負吾輩，吾輩將不負若官乎？」吴君肅然曰：「負與弗負，吾與子勉之！」

踰年，吴君以請假去任，予亦以病不能出。越七月，扶病卧司中，視三司皆有題名，而主客闕焉。廼搜于舊政，得郎中陳君暹六十有四人，募匠而刻諸石。觀斯刻者，將指而評之，曰孰能學，孰弗能學，孰負是官，孰弗負是官，則斯石也，固吾主客之盤盂也，其可闕哉？刻成，僭書其説，以貽

我同志。

揚州府新置學田記

嘉靖己丑，兩厓朱君廷立以御史按治于揚。始至曰：「於乎！揚俗尚侈，蠹之自商始。我其申飭于商，無或華居室、美衣服、盛宴會，以眩民視，違者有常刑。」時陶君儼爲揚州守，延而議曰：「揚俗尚侈，變之自士始。惟我與子，匡翼于庶士。曰冠曰婚，曰喪曰祭，咸率訓典，以立民準。」既越時，陶守復于兩厓曰：「惟商畏威，惟士克由禮，惟公之休，惟士有困乏，欲趨禮而梘，請得以贖罪金市田于學。凡郡邑諸生弗能婚、弗能葬、弗能給及學官之廉而貧者，咸議所以佐之。」兩厓曰：「嘻！富而約之，貧而弗能助，是教弗溥也。惟子與我，協贊其宜，以溥茲成。」陶守退而屬其僚郝君守正、白君鎰，相度原隰，覈沃避磽，務永其利。揚之民卞玹割田百畝，以爲義倡，就其旁買田二百四十畝，合三百四十畝，以輸于學。會黄君國用量移推郡事，嘆曰：「教之弗明，獄用滋豐，盍昭茲義典，俾久而孚？」廼與教授陳君克昌，酌其佃種出納之宜，無或市恩，無或斂怨，無或啓奸，勒諸碑陰，以範來者。

東廓子守益曰：《書》不云乎：「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太訓。」古者制民恒產，而迪以庠序，申以孝弟，無有貧富，各正其德而厚其生，是之曰王道。奢麗而弗以禁，則是縱諸惡也；貧乏而弗以援，是棄之弗納於善也。民是以日入于辟而弗永其天年。夫制民之産，未之能議也。議爲之兆，自諸君子始。惟爾諸生，無先于食

而後其學；惟司其事者，無以利疚于義。上下一於德義，以光嘉績，庶以訓于四方。

烱然亭記

烱然亭者，吾友武昌朱子禮之所作也。子禮爲諸暨宰，受學于陽明先生，聞烱然良知之教，以省其身，以修其職。政成，入朝爲監察御史，益思爲德爲民以充所學，猶懼其弗習也，作亭于所居，以識不忘。嘉靖己丑，按治于維揚，執訊金陵而論學，因以問記。

守益嘗預聞良知之教矣。天命之性，純粹至善，烱然在中，隨感而應，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各中其則。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若執矩規于此，而千方萬員率由以出，是聖門一貫之藴也。子曾子發聖人之藴，而易之以忠恕。中心爲忠，無所偏倚，而烱然之大本立矣；如心爲恕，無所偏倚以應物，而烱然之達道行矣。《大學》之書，擴忠恕之教以教天下者也。天下之平，亦大矣，而不出于絜矩。矩也者，天然自有之中，而千方萬員，率由以出者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孰無是矩者？患在踰之而不能絜之耳。聖門之學，以不踰矩爲極功，然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皆所以求不踰矩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達之爲義，烱然精明，行著習察者也。行而不著，習而不察，募方效員，而昧于規矩，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蓋知烱然之學者鮮矣。莫我知之嘆，傷夫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也。知我其天，五十而知天命，良知精明與天合德，天即聖，聖即天乎！天之體

本明也，昏之以雲霧，雲霧掃而烱然矣，故曰「浩浩其天」；水之體本明也，昏之以潢潦，潢潦浄而烱然矣，故曰「淵淵其淵」；人之良心本明也，昏之以物欲，物欲屏而烱然矣，故曰「肫肫其仁」。曾氏之稱夫子，曰「皜皜不可尚」，仁之肫肫也；「江漢以濯」，淵之淵淵也；「秋陽以暴」，天之浩浩也。嗚呼，烱然之德也，其至矣乎！

勗哉，朱君！傳而習之，夙興夜寐，式克弘于遺訓，則出門如賓，承事如祭。立參于前，輿倚于衡，是烱然者，將無待于亭而得之矣！

鳳林浮橋記

鳳林橋在邑之北郊，西受瀘水，東注于螺川。暴雨時至，奔放兩涯，南北行者，望洋無所歸。操艇者射利其間，時或漂溺以食魚鱉。異時邑令錢分宜令，從者舟覆中流，號呼求活，兩令惋恨，竟弗能措手。聞者惻然，無不悲之。

正德辛巳冬，守益謀於先大夫之友劉君祚曰：「自宋以來，橋幾廢興矣。石之費可千金，舟之費可五百金，顧安所得金乎？」君謀于其友姚珙，珙曰：「石雲僧本傳，顔氏子，年少而堅忍，可使募之。」予曰：「可乎！」予嘗惡佛氏誘民膏脂傅之泥土，甚至納諸烈火之中，茲舉也異其常，是吾儒惻隱之教也。迺請于俞尹夔出贖金以倡之，邦之庶士庶民，各以其力助焉。遂市石以甃兩涯，市木爲一十三舟，市鐵爲鎖以魚貫之，闢通衢而屬諸北門。凡用金二百二十五兩有奇。越嘉靖癸未春，以訖役告。其財寡，故物力薄，其權微，故歲月淹，然本

傳之力則已竭矣。時予方北上京師，諸記之，而未就也。及來廣德，本傳不遠千里，冒盛暑以申前請，曰：「橋之不廢，緊斯文是賴！君始之，亦宜終之！」

嗚呼！予何愛一言以病吾邦人？聞之父師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善充之，則導利以利天下，而天下之廣，視如一家；不善充之，則壅利以自封，而一家之近，且視如秦越。古之君子，充其不忍人之心，以布于庶政，宅有桑，田有疆，鄉有塾庠，川有梁，澤有障。若一家之耕織、詩書、門巷、道路，一事不底于績，則戚然弗快於其心。故以言乎其至誠惻怛，溥博淵泉，而不以私欲奸之，是之謂天德；以言乎其法式詳明，匹夫匹婦期於各獲其所，是之謂王政。橋梁雖微，王政必先焉。夫分符以牧其土者，將非民之父母乎？比屋以食其土者，將非其兄弟族黨乎？父母之於子也，其有坐視其墊厄而莫知省者乎？兄弟族黨之相睦也，其有不同其好惡而獨享其利者乎？利之行于世，若泉之行于地也，導利以利天下，是決汝、漢，排淮、泗，潤及萬物而不竭；壅利以自封，則堤淫潦而激之，其潰也必且傷人。爲仁則慶，爲富則殃，千古簡册，炳炳可覆也。繼自今良師帥充不忍之心，以保赤子，邦之父兄子弟充不忍之心以廣出入守望之愛，上下相親，貧富相恤，大小相扶持，體信而達順，大同之道也。一橋之費，其忍使廢而弗興乎？

廬陵黃氏先祠記

廬陵黃子忠自監察御史謫廣之蓮塘，過故里，而築堂以延賓焉。默自思曰：「宗

廟爲先，古之制也。吾侈於賓而儉於祖，何居？」廼請于父兄，協于子姓，謀立祠以奉先而合其族。於是潔庵翁節縮宗人婚葬之資，以主于上，而其族之彥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宣力于下。人相督勸，功是用乂，逾年而祠完矣。子忠以公事歸自蓮塘，徘徊嘆曰：「吾賴父兄之休、子姓之勞，以享茲成也。吾先世祠于斯，尊尊也；吾族合于斯，親親也。吾黃氏其將懋于禮乎！」遂馳書以告曰：「子，禮官也，其以禮勵吾宗！」予讀而瞿然曰：「予烏知禮？意抑嘗體諸心，徵諸古，正諸先覺，而察其略矣。」

禮之所由生也，則人情以爲本。先王緣人情而爲之品節條貫，抑其過，引其不及，以歸于天然之中，非直爲觀美而已。先祠之建，孝子慈孫不忍死亡其親而以追養繼孝者也。故晨必謁，出入必告，朔望必參，時節必獻，屬屬乎若其祖考之生且存，無所不用其愛敬焉耳。及祭之日，齋戒盛服，致其精明，出主以祠，洋洋乎其若臨之也。參神以拜，展見常儀也，然而或至焉，或不焉，故灌神以齊之，齊則可以獻矣。獻而無詞，不能以達也，故有祝獻之以三。禮成於三也，而孝子慈孫之情尚未充也，故申之以侑食，出户而竢，勿勿乎欲其饗之也。噫！歆而啓門，恐駭之也；獻茶既饗，而虛口也；過是則利養成就矣。然祖考之情，不若是恝也，故嘏以代之飲之，福而胙之，以答主祭也；祝立西階，告利成，以答助祭也。然後辭神，以納主而餕焉。是其禮度之雍容，孝慈之貫洽，若父子祖孫合席而燕，獻酬詔告，無以異焉者。嘻，其義精矣！立春祭先祖，以報本也；季秋祭禰，

隆所出也；忌日必哀，終身弗忘也；冠娶妻必告，弗敢專也。是禮之可因，雖俟後聖而弗易也。獨四代之列，以西爲上，而同堂之祭，並列于南面，使祖考而生存也，正恐有未安者。予之梓《禮要》也，龕中之序，以中爲上，而以版障之，若異宫然，不嫌並列也。堂中之序，以高祖居中，南面，曾祖居東，祖居西，稍南，考居東，稍南而東之，其亦庶幾不咈于情乎！

子忠癯然若不勝衣，而勇於以禮自檢，又得潔庵翁以主之，八人者以贊之，尊尊親親之化，將日懋於禮，宜無難者。繼自今率其宗人以求禮之本，充其良知良能以盡事生事存之實，致其愛而愛焉，致其敬而敬焉，愛日致而愈存矣，敬日致而愈著矣，則一舉足，一出言，惴惴然恐辱其身以玷其先也，而況於其奠獻興俯之儀，有弗能肅於禮者乎？

子忠名國用，於潔庵翁爲所生子，奉命出後其世父，故不敢以父潔庵，亦禮也。

寧國府鄉賢祠記

國家彰善癉惡以化民俗，制：自守令擇郡邑之德行道藝者，生以鄉飲酒禮之，没以鄉賢祠之，昭榮辱，别賞罰，其勸誡至精也。人之情不相遠也。世所賓禮而俎豆，則油然慕之矣；其所擯斥，則戚然赧之矣。故咸俛然修其德行道藝，遷善遠罪，而不敢懈。及教之敝，或華於文采，或顯於爵位，或席勢於子侄，冒焉以居之。而山澤之敦龐純固，其世浸微者，或蔑焉以泯，於是俗始靡然以易視聽，則亦相騖於華，相搆於顯，相軋於勢而已矣。嘻！張官立法，將

以納民於軌也。而顧教以偷，法端使然哉？

東廣區君越之守寧國也，晉謁郡之鄉賢，退而考其世，無有紀焉。曰：「是無以詔我郡人。」廼礱石以來徵言。

予受而稽之。自晉孝廉何公琦至我朝中丞董公傑，有孝友者，有忠義者，有廉潔者，有鯁直者，有宗正學者，有優相業者，有勤吏事者，有敏訓迪者，有擅文學者，藹藹然足以勵俗矣。夫自晉迄於今，世之相去也遠矣！民之生於其間也，亦繁矣！或爲世俎豆，而或擯斥而不預焉，有志之士，獨不可以油然而興，戚然而改乎！故章其孝友而俗知篤親矣，章其忠義而俗知報國矣，章其廉潔而俗不貪矣，章其鯁直而俗不詭隨矣，章其正學而道術一矣，章其相業而覆餗者懼矣，章其吏事而素餐者慚矣，章其訓迪而樂育者奮矣，章其文學而通今學古者出矣。茲區君所以風厲郡人而詔之之志也。吾友汪君佃方僚於君，君尚相與覈之，其有冒焉而居者乎，思以革之；其有蔑焉而泯者乎，思以闡之；然後列其姓氏，書其德行道藝之實於石，使百世之下，勸誡者有徵焉，則所以宣上德意而正民俗者，將百世有光矣！

至止堂記

甘泉湛先生講學于觀光之館，葛生澗自揚而學焉。既歸，作行窩，合同志而習之。先生過揚，升其堂，題之曰「至止」。

澗使其弟洞告益。益謂洞曰：富哉，至止之教也！子之兄之作行窩，居云廣矣，位云正矣，道云大矣，非先生之身臨之

也，其得爲至止已乎？二三子之學于斯也，非朝夕居之，其得爲至止已乎？夫廣居、正位、大道者，烝民所同受也，而能至其止者鮮矣。子不聞東家之子與西家之叟乎？東家之子，富家也，厭其岑寂而遨游於市，酣歌恒舞，猖狂而忘歸，所親憐而勸之，嗔而不從。西家之叟，富與東家等，惡其煩囂而逃諸深山，蔭巖松，飲澗泉，枯形黧色，之死而不變。世之逐紛競華、眩于名利，而拂惻隱羞惡之良，其遨于市之類也；世之沉空守寂，外人倫，遺事物，而自以爲明心見性者，其逃于深山之類也。其爲失所止，均也。夫受親之居，棄而曠焉，則衆鬩然以爲逆其親矣；受天之廣居而騖然曠之，其將不爲逆天乎？君子知天命之可畏也，戒慎恐懼，以求復其初。事親以孝，從兄以弟，事上以敬，撫下以慈，接朋友以信，而岑寂煩囂，舉無所滑焉。終食必於是，是曰時至；終日必於是，是曰日至；終月必於是，是曰月至；終時必於是，是曰三月之至；終身必於是，是曰純亦不已之至。純亦不已，則與天合德矣，是之謂至止之極。二三子之學於師也，以體認天理爲宗旨也。天理也者，吾心之得其中正而無過不及也。過也者，賢知之助也；不及也者，愚不肖之忘也。勿忘勿助，以求至乎其極，而式光于師訓，茲二三子之責也。

洞喜而識之，歸以告其兄，登諸石，以詔同志。

婺源縣新修紫陽書院記

泰和曾侯忭之尹婺源也，適文廟之災，撤淫祠，闢而新之矣。復自念曰：「邑之先

哲，若紫陽朱先生，天下所宗也。郡有書院，而邑無之，何以詔其鄉之子弟？」躬度勝地，得保安寺之址，而議改作焉。憲副汪君思喜而告曰：「疇昔之朝有祥雲見寺上，移時始散，越月而再見，衆咸謂佛氏之祥也，而豈知爲吾道之興乎！」廼即佛殿爲中堂，奉安晦庵先生神主，以西山蔡氏、勉齋黄氏配，以婺源之受業而有功者從祀焉。堂後爲樓，名之曰「瑞雲」；樓下爲講堂，揭白鹿之規，以規諸生，而兩翼爲號舍以居之。復規其西，將以創韋齋公祠。祠未及作，而侯以召命北矣。廼屬其僚曹丞鰲徵記於南都，曰：「願發明先生之道，使二三子知所從入。」益也不敏，何足以發之！無已，則以白鹿之規與二三子商之，可乎？

夫天命之性，精明真純，烝民所同具也。充其精明真純之本然，而外誘之私舉不能撓之，行於父子，是謂有親；行於君臣，是謂有義；行於夫婦，是謂有别；行於長幼，是謂有序；行於朋友，是謂有信。唐虞之敷教，三代之綴猷，率是道也。以是而學，是謂博學；以是而問，是謂審問；以是而思，是謂慎思；以是而辯，是謂明辯；以是學問思辯而不息焉，是謂篤行。曰正義，曰明道，曰遷善，曰忠信，曰篤敬，曰反求，欲其盡乎是也；曰懲忿，曰窒欲，曰改過，曰勿施，懼其戾乎是也。故自弟子之職，入孝出弟，而堯舜之聖，亦不越此。使人人充其良知良能，以達之天下，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唐虞三代之隆，其何遠之有？先生之規，炳然具在，固將望天下之咸升于古也。二三子爲其鄉之子弟，歆慕奮發，當有以先天下，而又得良師帥闢邪崇正，鼓其機而感之，儀刑在望，麗澤方新，其尚思得其

門而入之乎？抑先生之志，繼往開來之志也。繼往開來，慨然以爲己任，故窮探遠勘，折衷群言，不遺餘力，所謂其憂深，故其言切；其慮遠，故其説詳。然以其言切而説詳也，後之學者遂逐字析義，逐事尋理，點檢於枝葉而忘其本根，遡洄於渚汜而不知源泉之濬，則亦豈得爲善學先生者乎？聖門安百姓之功，在於修己以敬；位天地、育萬物之功，在於戒懼以致中和；保四海之功，在於擴充四端。聖學之要，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静虚動直。定性之學，曰「莫若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皆自根而枝，自源而派，大本達道之方也。先生之學，將亦有異聞乎？二三子其審而入之，升堂造室，泝濂洛以達洙泗，真無愧於唐虞三代之行，則瑞雲之兆，尚於虹井有光哉！

原道堂記

聖人之道，盡其性而已矣。性也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充其一體之量，而無弗愛焉，謂之仁；裁成輔相，而各適其宜焉，謂之義。故君臣父子，昭其倫也；冠昏朝聘，昭其儀也；車服放殛，昭其政也；蠶桑畎畝，昭其養也；詩書禮樂，昭其文也；斗斛權衡，昭其用也。夫是以仁育義肅，四達而不悖，天得以清，地得以寧，禽獸得以畜，草木得以蕃。大哉，聖人盡性之學乎！由此以治民，堯、舜、湯、武之爲君也；由此以事君，伊、傅、周、召之爲臣也；由此以範後，孔、顔、曾、孟之爲師也。聖學不明，而老與佛之徒乘其廢壞而入之，自以爲道德，自以爲性命，而藐視仁義，若有所不屑者，

故其爲教，外倫理，蔑禮法，遺棄事物，以得罪於聖門。後之儒者，蒐獵綴緝，以求宣暢先王之典，則又多其辭説，繁其儀文，而未能反身而誠，以距詖行，或乃陷於孑孑煦煦，以爲二氏所哂。甚者至於静言而庸違之，賊仁與義，而莫之省憂也。嗚呼，聖道何由而興乎！

吾友陳君原習，自太常謫署海陽之教事，惻惻然思進諸士於道，而士猶舊習未釋也。默而思曰：「潮之所尊信莫如韓子。韓子之學，固闢佛老以閑聖道者也。牖明而祛蔽，其在兹乎！」乃請于郡守王君袍、二守蕭君世科，葺祠宇，復侵田，以樹風聲，而闢「原道堂」以居諸士，相與洗濯而新之。未幾，陳君量移廣信以僉浙臬，具書徵記，惓惓焉以嘉惠潮之多士。嗟乎，陳君之愛於潮者勤矣！　爾多士其勤於自愛乎！　陟降斯堂，顧名而思義，勿惑於異端之空寂，勿溺於俗學之泛濫，毅然充惻隱羞惡之良，以達諸國家天下。曰富貴，曰貧賤，曰夷狄，曰患難，不使須臾離焉，夫是之謂志道，夫是之謂據德，夫是之謂盡性至於命。庶以無負爾陳君，且以無忘爾韓子！

世經堂記

世經堂者，李郡侯人龍義方之貽也。李之系，出有元札剌爾氏，四世五王、五忠、一武，望于東平。至六世鎮撫，始調松江萬户府，因家華亭。延名儒魯道源爲諸子師，咸以春秋取第。國初，可才丞昌黎，可良同知永平，而可禮以李爲氏，改名曰寬，署華亭訓導，陟安遠令。子萱復舉京闈，世其學。郡表其堂曰「世桂」，業《春秋》者率出

李氏，至躋禁籍相望。萱之後四世曰寅、曰希賢、曰元祥、曰政，咸升科貢，膺貤封，而希顔魁南省，督學政，終于憲使。人龍成進士，推濟南，入爲柱史，以歷吾郡，故封君築室東第，扁曰「世經」云。

侯切磋青原、白鷺間，俛然自勵曰：「願以詔我後之人！」夫偃武功而右文學，曰「世桂」者，昭其業也；超爵禄而隆道義，曰「世經」者，昭其志也。世之業《春秋》，徼世榮，肩相踵也，而能求聖人之志，吾見亦罕矣。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亦曰大道之行，三代之英，未逮而有志焉。河不圖，岐不鳳，周不東矣。而天與斯文，若啓而若授之，亂賊悠悠，洚水猛獸，諉而弗正，是翹斯人於鳥獸也。於是取二百四十二年君臣行事，一繩以王道，即合于道，雖下士遠夷，必章於天命，即與道盭，則周之王、魯之君、齊晉之霸，必以天討施焉。臯陶爲士師，堯曰宥勿宥，曰辟勿辟。辟宥在法，臯陶無愛憎也。木鐸所寄，非上帝之臯陶乎？辟宥在道，過化存神，裁成輔相，萬物得所，是堯、舜、文、武復起九京，整頓隱、桓、定、哀宇宙，相續不落莫矣。故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作也者，緝其熄而熙之也。其事則桓、文，桓、文爲盛；其文則史，史各載簡；其義則以王道繩亂世，游、夏不能贊一詞。天子之事，其王者之跡乎！不曰道而曰跡，見諸行事也。世之議者，謂假南面權以褒貶。假若而言，則周之不天，魯之不王，又將何説以解？故王者之跡，緝熙而不熄，則忠君如孔父，靖國如季子，安鄰如傒，服義如完，行法如子突，潔身如子哀，進於禮如郳黎來，若耳提面命，瞿瞿規矩準繩中，而悖德蔑義，淫

泆凶悖，凜凜乎若斧鉞在頸，是謂詎淫息詖，與神禹、周公同功。

邑志稱安遠新廢學以崇教，撫刁壤而服化，至于憲使，居喪以哀，討賊以勇，卻舶舟寶環以介，而郡侯懋昭先烈以銜勒，御史以嘉穀育氓，以膾炙嗜善，其於世經，有獲已乎！ 先大夫以《春秋》受學忠愍公，諸孫侃侃舉故典以訓，曰：「廣平出佐驕主，而平津以相國綰侯印，然正誼明道數語，凜凜洙泗家法，而發蒙振落，且爲淮南所哂。」益服膺弗敢忘也。 凡李之世，永永勿替，尚顧諟爾前楹。

尊道書院記

尊道書院在瑞州市南玄妙觀右，舊爲廣福寺。正德間華林盜起，寺僧與盜聯，鄺郡守按之，没其廬，以爲筠陽書院。兵火草創，僅存其名，而無士以居。嘉靖己丑，改爲小學，並其名亡矣。丁未，天泉潘侯自翰林左遷，量移推郡政，至則袪元凶，平積逋，廉積年教唆，摘伏如神，民大悦服。 廼詢父老，稽故實，知書院廢頹狀，倀然以爲己任。會署篆于袁，未及輯理也。既歸自袁，名實孚上下，政騰薦剡，令出子來。進闔郡士嚴試之，拔其尤六十人，厚贈嘉筵，陶養于書院。書院無所居，至借于玄妙觀。侯毅然振興，鳩工市材，咸樂義助。正堂曰「尊道」，示本也；會堂曰「同善」，協一也；堂後爲正學祠，祠周、程、張、朱、象山、陽明諸大儒，昭的也；四齋兩翼，創號會六十餘間，居肆之誼也；合而樹綽楔，曰「尊道書院」。侯躬勤以導之，規訓以貞之，擇師以董之，紀會以匡之，時以稽之，勸懲以勵之，越三

月而焕然落成，士習津津。侯復圖置學田，立倉役、門役，與白鹿洞相悠久，尤將濬河以爲襟抱。郡之俊彦告于諸薦紳曰：「維兹玄妙觀，一道流耳，高宫崇室，金碧交輝，所以尊崇其師者。如或見之吾聖人之道，猶天然爲吾徒者，顧尊之不及老氏，將息與懾因之乎！天假良侯，以刑弼教，以會于皇極，是百世嘉績也。宜勒堅珉，以章往而範來祀。」

東廓子發狀嘆曰：富哉，尊道之教乎！二三子信以老氏之徒能尊其師耶？尊以文，弗尊以實，是狎而侮之也。春臺大牢，熙熙欣欣，遨游醉飽，莫知其所歸。而致虛極、守静篤，澹兮以爲無味，將孰識其真？吾儒通弊，則何以異於是？廣廈細旃，摘經獵史，繩趨矩步，嘉唐虞而樂商周，其器與文足觀矣。反而驗諸聖門，果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慥慥而相顧否？果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竭吾才而卓爾否？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啓手足而知免否？果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致中和而位育否？果非仁無爲，非禮無行，孳孳爲舜而自反否？果能此學矣，則德自我修，道自我凝；禮儀威儀，無一而非仁；發育峻極，無一而非天。是爲尊道之至，待人而後弘。訓詁爾，詞章爾，經義爾，記誦愈博，辨析愈精，執柯伐柯，睨而視之，其爲狎與侮也滋甚！學聖之要，一者無欲；定性之學，大公順應。至於先立其大而致良知，不剿群説，不眩舊習，雖所入有異，而所趨則同。其尊敬捧持，充實光輝而不可禦，此七君子者由此其選也。勗哉，潘侯！貞率諸生，夙興夜寐，顧諟明命，由七君子之塗轍以深造鄒魯而自得之，無茹其華而落其實，以爲

老氏所張喙焉，於以張皇國家化成之休，而精光射于百世，豈獨瑞之士擅其澤乎？

益客歲偕劉子邦采游匡廬，取瑞以歸，與況子維垣、廖子暹切磋全生全歸之學，而潘子篝燈連榻，三宿不能別，曰：「駿也，亦願請事焉！」方延客書院，規摹草創。而別甫期，成功敏捷如此，非才與誠會，何以感乎若桴響耶？夫勞力費財以建嘉績，潘侯敬始之矣；不勞力不費財以保兹嘉績而緝熙勿替，諸師諸士，盍相與敬終之？

彭鵝谿蘧齋記

蘧氏之欲寡其過，使者能言之而不爲昭昭申節，不爲冥冥惰行，至見信于南子。其於忘食忘憂、慥慥皜皜之功，切磋之必熟矣。夫冥冥昭昭異焉者，是爲人而寡過也，外雖美，其中也必僞。昭昭冥冥無異焉者，則無衆寡、無小大、無順逆，無往非求快良知之地，是之謂自信。信則美，美則大，大則化，又奚不可升之有？以麗川之悔往追來，强於爲善，距古知非，踰二年耳。由是而果於自信，庸德庸言，兢兢不敢放過，將篤實光輝，日新月盛，其希於化也，孰能禦之？

往歲自小臺過廣法，途與諸友論學，其長者曰：「吾老矣，無以爲也。」渠方有目疾，因勸之曰：「翁奚不迎醫？」曰：「醫未得良耳。」曰：「城有新至者，其去矇撥明，衆争迎之。」翁瞿然詢所止，惟恐迎之弗至也。予靳之曰：「翁老矣，又奚以爲也？」在座者皆失笑。夫知醫目而不知醫心，是弗知非者也；知醫矣而障翳未凈，精明未純，是弗化者也。鵝谿勉之！來學跂足以

望子矣！

荒政篇

世之談曰：「救荒無善政，欲備之豫也。」果若而言，將荒遂弗救乎？ 父母之於子也，飲之食之，教之誨之，顧之復之，惟恐其病也，不幸而病，其將棄之乎？ 故救荒如救病，酌其虛實，時其升降，而葆其元精元氣，使不閼其天年，是亦醫之善也已。 嘗讀《雲漢》之詩，饑饉薦臻，周餘幾無孑矣，宣王側身修行，寧以躬丁耗斁之菑，而冢宰、庶正、趣馬、師氏、膳夫，左右以鞠以疚，以圖惠其寧，故《烝民》、《常武》，賦明命，塞王猶，赫赫中興之休，則荒政之方，其猶可覆視乎！

聖學不明，長民者以速化爲術，而閭閻疾痛，恝不相貫。 故申災不時，則蠲恩隔矣；賑恤不蚤，則流亡滋矣；保禦不周，則盜蔓起矣；勸貸不明，則請謁搖矣；支給不實，則飢者不予，予者不飢矣。 若是而謂政之無善也，固宜。

又曰：學之不講久矣。 殺人以政，與挺刃無異也。 挺刃殺人，司辟者必致諸辟。 凶年飢歲，死溝壑、死萑苻、死疫癘相踵也，藉口於歲，乃逭辟莫之致，如吾民何？ 未論濂谿、明道，假令魯中牟、龔渤海，其能旦夕安乎？ 雙谿曾君之是舉，爲之兆也。 其勸借而償，權宜劑耳。 償而必追，是追捐瘠也；貸而不償，是失信富室也。 古之救荒者，或立賞格以崇其名，或優差役以報其費，是以義爲利，貧富其交無恙乎？ 懋矣，曾君！ 精求病愈之劑，以孚于上下，使婉婉赤子，飲食教誨，熙然於壽富康寧，以宣

暢昭代中興之政，於吾道尚亦有光哉！

又曰：吾道之荒也久矣。宋人助長，猶有苗可揠也。百畝，恒産也，播荑稗，長荆棘，貿貿罔恤。傳后稷氏之遺，閔閔有秋，豐年以綏，萬邦戛然，莫之孚也。願因諸君子共救之！

劉氏小宗祠義田記

東廓子偕蓮坪子游于衡嶽，劉君崇簡以文甫趨會于石鼓，切磋義利之辨，曰：「義與利對，利與害對。善學者以財發身，則合愛合敬，無往而弗利；不善學者以身發財，則胥戕胥虐，無往而弗害。故喻義喻利，匪自天降，安得挽俗習之戚戚，以歸諸帝衷之蕩蕩乎？」

逾十年，以文自湘潭歸於家，置酒會族里，酌親疏而施之，置常稔之田一百二十畝，歲收租入一千桶，明列丘段，立券以歸于小宗祠。擇祠之彦曰孟宿，曰仲湖，曰彦誠，曰如山，曰廉，曰欽善，曰仲鼎，曰一麓，曰如周，協力而司其出納，其目曰敬老，曰葬祭，曰贍士，曰義館，曰嘉勞，曰奬守，曰給乏，曰賙族，曰恤姻，曰助婚，曰助葬，曰扶病，曰施棺木，曰役法，曰濟無告，曰修橋梁，而終以生穀二千桶貸于所不及賙者。拳拳以范文正公爲標的，囑諸子庠生師韓、師臯等世守之。遠近聞者，嘖嘖嘆其義。而孟宿諸彦，合祠徵記于石，以爲永久規。

古之君子，其嗜於義也，若渴飲饑食，不容須臾離；而避于利也，不啻野葛雀酖，望其氣而畏之。是以視四海如其户限，而視萬民如同室之親。居族善族，居鄉善鄉，而居位以澤兆民、波庶類，永譽于

萬世。跡文正公先憂後樂之志，慨然以天下爲己任，豈緊以創義田、惠宗黨，遂爲快哉！峨冠鼎食，驁然科第爵位，而職思其義者鮮矣。僕妾厭輕肥，而族屬爲溝中瘠；犬馬飫菽粟，而祖考無籩豆之獻；牙籌回回，昭厥後嗣，後嗣舉而敗之，如沃雪然，孰知天平義莊易姓改物，而范氏子孫猶按籍而稽之？古今義利利害之機，其左券相符已乎！

咨爾以文，無一命三釜之資，而聞善必行，舉半生辛苦經營以爲尊祖睦族之典，怡然無難色，其加于人一等矣！吾將表之，以風于世，使藐爾韋布有志於義者，竦然自樹，搴裳以升而巍兹冠弁；未涉于義者憮然自失，易轍而趨，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無不祠之祖，無不睦之族，幽明貧富，蕩蕩王道，醉酒飽德而免于野葛雀酖之毒，非移風易俗一大快乎？譬之舟然，厥長操之，群從楫之，雖峻瀨逆流，迄可以濟；譬諸屋然，厥父基之，子孫堂之，則塗墍丹雘，終煥然有立。維劉氏諸彥，暨爾後胤，尚一乃心，堅乃志，無或陽順陰韋，始鋭終退，庶宣昭兹義於無斁。

潛江縣重修儒學記

潛江舊隸荆州，聖主龍飛江漢，升安陸，曰：「承天府而改潛江、各邑隸焉。」匡直綏和，視他邑爲優。四川夏君泗之莅邑也，撫奠流竄，增飾城垣，慨然思展維新之政。瞻止學宫，厥址維隘，厥棟維摧，厥甓維頽，大懼弗稱天子之耿光。謀于邑之大夫士民，移諸爽塏，大夫士民欣然捐千金以助，而推謝引禮諫、李典膳棠分督之。維時

衆志胥協，義問宣昭。撫按若竹墟屠公某、聚庵谷公某、梅林胡公某偉其議，監司若何公某、劉公某、施公某贊其決，郡守若劉公某、孫公某宣其勤。經始於庚戌秋某月，越辛亥冬某月落成。中爲聖殿，前爲兩廡，又前爲戟門，爲櫺星；道義門在其左，射圃廳在其右，對峙二坊，曰某某，曰某某；後爲明倫堂，爲兩齋，又後爲「敬一亭」、「啓聖祠」，翼以鄉賢、名宦，又後爲諸師衙舍。舉無改成規，而欹者正，湫者闢，高者翬飛，密者鱗次，黯眵者彩張。諸大夫士民相與釋菜講頌，雍雍如也。邑博譚子世美、周子文達、子綱，屬于引禮詣山房以請曰：「曩者真志實行之規，獲睹緒言矣，願紀成績，以嘉惠我多士！」

昔在洙泗之上，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其敦化川流，直與千聖同堂，而兩儀並位。然舉趾發軔，寔自志學始。志學者，志不踰矩之學也。所求乎子，天然之矩也，能以事父，則不踰矣；所求乎臣，天然之矩也，能以事君，則不踰矣。故庸德必信，庸言必謹，一毫不敢放過，至於相顧而慥慥，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質鬼神、俟後聖，舉幽明古今而無二矩。世之學者，記誦詞藻，偃然宗孔氏矣，飾輪轅，資羔雉以徼爵位，甚者遺親後君，偭規矩而改錯，其爲欹、爲湫、爲黯眵，將孰從而新之？我高皇帝之訓曰：「學者貴將聖言體而行之，敦尚孝弟廉耻，庶得真才。」而大狩之諭承天，拳拳盡孝訓子、撫幼敬長之間，宛然洙泗模範也。雲龍風虎，聲協氣比，部使者至于郡邑，翕然鼓舞，翕然勸相，頖宮言言，籩豆有楚。咨爾多士，洗濯舊習，其果忘食忘憂，以不踰矩爲志乎？其果事上使下，從前先後，絜斯

矩以御家邦乎？古今真妄，毫釐千里，正辨志第一義也。《爾雅》有言，漢出爲潛，皤冢微涓，豬龍淵，會峽石，潛通罡山，沛然以朝宗于海，其闇然而日章乎！潢潦暴注，奔放四出，幾若雲夢，不旋踵而涸繼之，是爲的然日亡而已矣。繼自今，師嚴其訓，士厲其業，官稽其課，俛然請事忠信之學，不失義，不離道，俾稽休運，曰邦舊命新，壽考作人，式與周室比隆，於新宮永永有光，幸慎無負！

全椒縣儒學增修記

全椒縣學在襄河之南，異時水失其性，激射學宮，弦歌日廢，人文不振。正德壬申，督學柱史黄君下教，遷于河之北，講誦鄉射，粲然如制。適陽明先師來卿于滁，集邑之俊髦，切磋於良知之學，與水之必下，人之必善，千載一揆。諸生彬彬颺颺，趨于正教，而科第亦彙征不替。司諫南山戚君，其私淑而興者也。嘉靖戊戌，巡監覺山洪君以同志按邑，貞度崇教，亟訪戚子于南譙講所，謀欲拓之。南山子請曰：「講所所獨也，學宮所同也。」廼率諸師諸生，相度規畫，發羨餘二百七十金以增修之。凡宮墻頹圮，築之削之者四百餘堵。前臨通衢，表以二坊，曰「成德」，曰「達材」；其東有墩，亭之曰「觀瀾」，蓋取諸《孟子》云。督學午山馮君韙而主之，疏山吴君以代覺山至，從而協之，舜原楊君以清戎至，復檄羨金贊之。會李尹舜民始任，欣然承之，鑿泮池以弘古制，廣隙地，崇敬一亭，以尊聖訓，凡越歲而工告成。教諭趙珊、訓導吕筴、逯巒，嘉厥成績，遺諸生以徵記于南都。

東廓子曰：諸師諸生，其亦信於孟子之訓乎？今語人曰「水之必下，與堯舜周孔時同」，則哄然信之；語人曰「人之必善，與堯舜周孔時同」，則憮然而有疑。是何薄於自信也！夫薄於自信，則其信諸水者猶眩也。重湖巨浸，風恬浪寧，仰印天光，渺渺一碧，雖正明目而觀之，且無以辨矣，及于淺瀨急湍，潰旋交横，則凡有目者，洞然而無疑。故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善而孟氏之覺天下也！夫孺子入井而呼號匍匐，若洞瘝乃身，豆羹嘑蹴，而蒙袂輯屨，忍死而不屑，此亦人性之瀾也。天下之觀性者，其果能洞然而無疑已乎？嘗試稽于孔門之授受矣。性曰天命，道曰率性，良知良能，溥博而時出，茲非源泉混混乎？戒慎恐懼，須臾勿離，所以修道也，茲非防其壅障而疏瀹決排之乎？道修而性復，則立大本曰中，經綸大經曰和，範圍天地曰位，曲成萬物曰育，茲非宅四隩、弼五服、修六府以賴萬世者乎？故善學者如禹矣，不善學者如鯀矣。世之封閉俗習以遏天機，相矜以辭華，相軋以功利，相詡以技能，至於横潰四出，遺親後君，皆鯀之徒也。先師之切磋於斯也，夫非述禹之方以敘彝倫乎？諸監司之規畫而協贊于斯也，夫非望諸師諸生之咸爲禹，以會歸其極乎？繼自今無疑於信，無狃於習，無厭於學，無倦於教，思日孜孜于地平天成之績，而以方命圮族爲戒，則孔孟之宫墻巍然數仞，固可以得其門而入矣。由是而成曰德，由是而達曰材，由是而稽古曰監成憲，由是而從今曰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庶以無負爾良師帥，且以無忤爾邑之彦！

寧國縣重修儒學記

寧國縣儒學，舊在縣治東夫子巷。相傳夫子南游，曾信宿焉。宋末以兵燹，徙東門外。國初始定今址，而痺隘弗稱，衆咸以爲疚。先是，王司訓暭議欲東遷，弗果，廼以禮勸耆民袁昇等，市學南地而闢之。嗣後勞尹紹科與添注葉少尹洪定議南遷，又弗果。嘉靖戊戌，樊司訓玭與其寮劉希易、劉均錫及諸生僉議新之，會昇之仲子袁尹澤歸養于家，慨然纘父之志，於學南捐田三畝，首鑿泮池，復偕侄國子生袁橘分鄉募義，而耆老朱文熙等協其費，楊廷貴等董其勞，中丞歐陽公鐸義之，躬臨規畫行縣，以禮禮袁尹，而柱史馮君天馭、邢君第咸嘉焉，仍毁淫祠佐之。會助義者弗輯，袁尹瞿然曰：「吾其可以稽上之令？」遂以建家祠儲材鼎修文廟，而餘以助明倫堂，郡守曹君邁獎之曰「倡義崇功」。復按行學宫，以罰金百令鈔尹奇市民圃而拓之。於是隘者宏，卑者崇，焕然改舊觀矣。諸生王國臣、吴深等交相慶曰：「吾邑其遂新乎！」不遠徵言，以紀成績，以詔于來學。

鄒子曰：是績也，可以詔矣！ 夫捐財以隆義，鄉之彦也；崇學以敦化，有司之良也；嘉善以翕功，官弗費而民勿擾焉，當道者之休也。昔者夫子之南游吴、楚間也，二三子亦聞之矣。絶糧於陳、蔡，今籩豆有楚矣；沮封於書社，今王祀有章矣；狂歌於衰鳳，今佾舞樂奏有秩矣。以古準今，臧否何相懸也！ 在《詩》有之：「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豈春秋時帝降之衷，顧弗逮於今也？ 夫亦曰有以障之。故以爵位者忌其

進，以動伐者媢其成，以意見者訾其偏。夫耳目之障也，將泰山弗睹，而雷霆且弗聞，及其障之撤也，則天聰天明，自足以辯朱紫而審聲律。故善學者無他焉，自撤其障，自復其明而已矣。雖然，今之三尺童子亦知尊聖道如天矣，其視春秋時，豈盡瑩然無障也？亦曰習聞而沿見之。故以誦説者擬諸言，以測度者研諸隱，以文爲者摹諸賾，是三者，於訾媢有間矣，其於聖道猶未免於障也。二三子其乘新學之機，以自新其德乎！其果能庸德而信，庸言而謹，慥慥以相顧乎？其果能江漢以濯，秋陽以暴，皜皜而不可尚乎？其果能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肫肫而無所倚乎？真純而無障，自誠明者也；有障而去之，以復其真純，自明誠者也。二三子其毋自諉焉！未新也而若疢，已新也而若有獲，務求造於知之而成功，則廣大高明與學宮俱績，先聖周流於昭之靈，洋洋且寵嘉之。其於爾鄉之彦、有司之良、當道者之休，尚有聞於來世。

江漢復修二堤記

嘉靖己亥九月，江漢修二堤，越壬寅十月告成。中丞石涇陸公杰主其議，少宰東橋顧公璘贊其決，郡守李君元暘、吴君惺宣其勞，而僉憲雙華柯公喬督其成。自江陵、公安、石首、監利、沔陽、景陵、潛江，修江堤一千七百餘里；自黄家堡至漢陽、玉沙，增舊堤一百三十里；自南北湖龍家賽，創新堤六十五里；自荆門、鍾祥、京山、沔陽、景陵、潛江、漢川，修漢堤二千餘里。

江漢之父老聚而議曰：「惟我荆郢之間，漢逕其北，江逕其南。自春秋迄于五

季，率倚堤爲命。國初，郡縣長吏夏月猶聽政舟中。正德以來，江自郝穴入漢，首決黃師堤，而沿漢諸堤漸潰，民無山阜可依，至巢木棲屋，死者闔門飽魚鱉，而生者枵腹填溝壑。蓋三十年矣，而始獲今日之休，如天之福。繼自今良師帥咸若茲也，我民其永有生乎！宜勒貞珉，以彰嘉績，以範于來政。」

郡邑之長聞之，曰：「善而父老之議！夫江水緩而蕩，蕩則易決；漢水迅而濁，濁而易淤。淤則宜疏，決則宜障，古之籌此者，具有範矣。往者黃師之決，至廑宵旰，蠲租頒帑，後莫之繼也。沔陽儲守洵，疏修二堤，而議者難之，以爲須十年之勞，十萬之費，相率憚縮而莫敢任。肆我皇上展孝陵寢，錫仁甸輔，一時公卿發謀協勞，請專憲臣以督之，因田以起庸，因丈以給餉，凡倚任、簡用、遠邇、高下、經費、器具，粲然有章，民不告勞，廩不告匱，而江漢百萬赤子，廣輪二千里，脱魚鱉溝壑之戚，訢訢然得以廬其廬，田其田，而波于子孫。較之於古，將不得爲瓠子之塞、宣房之築乎！」乃駢然徵言于山房。

東廓子曰：益也聞之，古之聖哲，以萬物爲一體，其在唐虞，洚水未平，百穀未播，上下同德，相與憂勤惕厲，視溺猶己溺，視饑猶己饑，故真誠悠遠，博厚高明，至於地平天成，烝民乃粒。九澤既陂，雲夢其一耳。諸君子之是役也，式承聖天子游豫之休，以錫福于江漢，其有饑溺猶己之志乎！今中丞入爲司空矣，少宰入爲司寇矣，郡守或陟或罷矣，長顧卻慮，以永更生之績，雙華子素所蓄積也，其尚思以懋終之！雖然，赤子之生死，豈惟水乎？獄訟濫則以

枉死，力役繁則以勞死，夷狄盜賊横行則以鋒刃死，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以醉夢死。是皆大丈夫經綸化育分内事也。障百川而回狂瀾，其亦有巨堤已乎！後之君子，尚稽于前政，勸其能而懲其不恪，則斯石也，固思齊内省之堤也。其屬吏之簡用者，時則某官、某官，皆有勞焉，法得附書。

永新重修興文閣記

諸師諸生，其粤稽文王之文乎！穆穆敬止，亦臨亦保，演羑里，樂辟廱，伐崇墉，駾昆夷，質虞芮，顯西土，以光四方，其純亦不已之德，與於穆不已同神而並化。洙泗源流，錯綜不齊，有以約禮對，則曰「博文」；有以力行對，則曰「學文」。而忘食忘憂，老至不知，上律下襲，祖述憲章，皜皜肫肫，與四時日月錯行而代明，是天之與斯文而大成也。正學不傳，往往並學文而眩之，詞藻註述，是飾是崇，而孝弟謹信、愛衆親仁，判然不相關，況望洗心齋戒以神明其德乎？好古之士，慨然厭文之敝而欲易之，孰若會人文之大成，使庶民興而邪慝息耶？帝降之衷，精明純粹，無有歆羨，無有畔援，蒸民與文王所同也。善學者以兢業葆厥真，全而生之，全而歸之，無所待而興，以順帝則，是謂豪傑；不善學者以逸豫滅厥德，舉之弗勝，行之弗至，而諉曰上無以倡也，是謂凡民。凡民之與豪傑，非昏明强弱殊也，有志無志之辨而已矣。世固有博聞强記而躬行未得，其蔽也華而蕩；篤志力行而不著察，其蔽也實而支。有探性命，測玄妙，自以爲極深研幾矣，而脱略細行，批駁聖言，其蔽也高而虚。雖清濁殊科，其

未免歆羡畔援，均也。諸師諸生，其敬念之哉！誕登于岸，蕩蕩平平，陳蔡之厄，亦羑里也；杏壇之樂，亦闢廱也。將居上居下，處順處逆，無攸往不利，而況一科第之多寡、一爵位之隆卑，又烏足以滑吾經天緯地中耶？

惠州府興寧縣浮橋記

興寧士民欣然願立石以詔後政，黄子執訊以告曰：「奎也昔受學于安成，獲觀《鳳林浮橋記》，眷然有感于一家之義。去秋過故里，有谿曰武梓，捐俸易木而石之，里無病涉焉。興寧猶夫家也，力倡吾民以建，兹役幸而告成，是吾民之好義而兆可行也。是以願徼福于鳳林。」予讀孫樵《題褒城驛壁》，未嘗不懊嘆於學術云。學術之昭也，視官如家，視民如子；而其湮也，視如傳舍，粉飾以娱過客，甚或毁瓦畫墁而利之。先王之教，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元后代天，惟公卿百執事代元后，故郡邑之牧，迄于今以父母稱。積邑爲郡，積郡爲藩，積藩爲天下，崇卑廣狹懸矣，而酌天時，順地宜，拊育顧復，惻怛融液，初無偏而不舉之處。故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視匹夫之癉瘃墊溺，若推而墜諸溝也。川澤不梁，國以亡覘；鄭橋不修，縣以罷黜。繇小觀鉅，正坐以秦越傳舍相恝耳。

濂洛遺祠記

吴中之顧，以三顧村爲望，裔出晉司空和。宋末、中二者有隱德，以兵燹盡捐其資，留薄田，遺子公廉。廉生愚，讀書敝几，

追濂洛之緒，時稱原魯先生。嘉靖初，詔訪遺逸，有司采父老遺言，舉祀大倉州學，其第五子爽，幼贅于錢，爲塘北顧氏，三傳至海隱封君啓明，徙居長州。而長子存仁起進士，爲司諫，力搜先德之遺，於是三學諸生呈于郡，郡守金侯擇吴縣卧佛寺舊址給佃建祠，扁曰「濂洛遺儒」云。

司諫君托吴郡博來鳳執訊告曰：「存仁幼視祖父，習聞原魯公讀書四十餘年，常凴一几，几刓處寸許，遺跡尚存。又聞其讀書必具深衣平巾，終日端坐，時人哂其迂曰：『豈今之夫子耶？』又聞批註經史，不泥成説，字如米，畫如眉，端方類其爲人。而後嗣畏法憚仕，悉燬其遺言，竟不聞所講究體驗者何學。願發濂洛之蘊以惠我駿奔而詠歌者！」

益也從事父師之訓，老未有得也，其何以爲諸君子告？嘗升廬阜，謁蓮華，惕然夢寐之，感無極之真，誰其闢之？無欲之要，誰其揭之？自秦漢以來，性命橐籥，不涉聲臭，聖神彀率，不墮支離，於以紹洙泗而開伊洛，是元公之有大造于斯文也。主一謂敬，無適謂一，直以大公順應發天地聖人之常視。戒懼、中和，命詞雖殊，而學脉融契。不覩不聞，恂慄瑟僩，莫見莫顯，威儀嚇喧，與於穆不已、博厚高明同神而並化。故不從無欲而學，終不足以全歸無極之真。跡原魯公之講究體驗，無從而測也，然檢身如彼其肅，讀書如彼其勤，探討如彼其精，流風披拂，矯輕警隋，要非倖致者。益也願有請。然左雅横流，儒術湮塞，而海濱遺老，煢然孑立，冷焰墜緒，超然以尚友爲度，矧聖代熙洽，正學日宣，昭俎豆祝嘏，其麗千指。而司諫以言事振其世，常過居

庸，爲遷客，翩翩青衿，金春玉應。德無常師，善無常主，同心一德，任重道遠，於以敦弦歌、崇禮讓，以上泝至德，俾濂洛之傳，炳炳如慶曆、元豐間，是所望於諸君子！

鑒司之匾曰「宗嗣衍後」，祝駿奔也；曰「明學開先」，祝詠歌也。凡三顧之世暨三吴之彦，其何以自諉？石瓏張使君量移吾郡，而徐生調元聚講宣城，咸慕古範後，若顧子之請也，敬述所聞，以贊麗牲之石。祠凡爲堂若干楹，寢若干楹，門若干楹，兩廊各若干楹。

金谿龔氏先祠記

浙江同志胥會于沖玄，金谿諸友趨以切磋，遂謁青田，聚望山，陟仙峰，觀翠雲題壁而别。庠生龔子廣與族之彦曰海、曰模、曰庶，狀其先祠顛末以徵言曰：「龔之先，居閩之邵武磜山。曰薛，任提刑；曰誥，判婺州；曰汝楫，累官太常；曰鈞，舉進士，助教大學；曰雯，宋紹興間以孝廉教授撫州，陟國子學正，愛金谿山水之勝，卜居於市北，是爲金谿始祖。二世曰仕榮。三世曰承佐、承弼，而佐以明經教宜興。四世曰景良，析居於黄山。入國朝，曰德，以鄉薦教松陽；曰寬，以貢教溧陽。而閨閫之教，許氏以孝顯，徐氏以節顯，咸載邑乘，概乎有聞矣。弘治甲子，曰諒、曰鏞、曰銘，始議建祠于永安坊之側，寢室六楹，中龕立始祖神主，冬至專祀之；側龕立先祖神主，立春專祀之；歲除元日，則合祀始祖先祖，而群昭群穆，亦與焉。中堂六楹，以敘長幼，以申教戒，以行燕飲。前爲二門，又前爲大門，

翼以兩廊，繚以周垣，歲以子弟之能者五人，斂祭田所入以供。祀事儀節遵《家禮》以行，而冠婚喪亦如之。今二十餘世，族指日繁。顧念曰立、曰淳、曰表、曰祀，舉有聲科貢；曰世清，禮于賓飲；曰商，有志于學，與名流友善，而廣等塵塵步趨，咸未有以顯其世也。顧不靳訓言，以勒貞石，庶以光先植而壽我來胤。

東廓子曰：古有之：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備其器，陳其數，而弗著弗察以自附於祝史，善學者弗安也；昧其數，棄其器，而弗行弗習以自怍於豺獺，善學者弗忍也。列聖熙洽，禮文宣昭，名門右族，翕然以先祠是崇是飾，然四世之祠，斷以服制，已踰大夫，亦足以展親矣，而上及始祖，弗祧弗瘞，視七世、九世乃或倍之，得無近於僭乎？始祖之祠，重於始遷，以統群從，亦足以聯族矣，而略於親廟，弗蒸弗嘗，雖薦韭薦稻，亦弗及焉，得無近於怠乎？方龔氏之建祠也，正學尚未光也，而皇皇以古禮自檢束，規式籩豆，登降祝嘏，鄉之人視而倣之，其器與數粲粲矣！二三子切磋於學，也，其思知其義而敬守之乎？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先王所以通幽明之蘊，酌古今之宜而盡隆殺疏數之度，此達孝者第一義也。咨爾金谿，非象山子之鄉乎？孩提知愛，及長知敬，哀墟墓而欽宗廟，千古不磨之良，與百聖無異也。自邇自卑，先辨真僞，積涓流以至滄溟，崇拳石以成泰華，合敬同愛，日著日存，以儀閨閫，以達鄉國，以保四海，而運於掌上，光前燾後，沛然有餘裕，尚以無玷爾先哲，且以無負玆良會。

婺源縣重修儒學記

聖學之要，以復其天爲極則。繇唐虞至于洙泗，脉絡可具稽也。典曰天序，禮曰天秩，服曰天命，刑曰天討，列聖相傳，而由一道。揖讓，大政也，而曰歷數在躬；征伐，凶器也，而曰畏上帝；迅雷烈風，細故也，而曰必變；畏匡、伐木，逆境也，而曰生德，曰與斯文。精神融液，幽明符契，若唯諾陟降，耳提而面稽，故祖述憲章，上律下襲，雖未格文祖，受神宗告，玄牡錫大賚，而敦化川流，不貳不測，日月與明，四時與序，鬼神與謀，以木鐸于萬世。萬世而下，尊崇表章，自天子至於庶人，北面而俎豆之。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學，可乎？志學者，志知天命而不踰，知之正脉也。天敘天秩，烝民同具也；敦典庸禮，烝民同能也。齋明盛服，非禮不動，立愛自親，立教自長，以加百姓，以刑四海，以通于神明；言乎家曰齊，言乎國曰治，言乎天下曰平，言乎天地萬物曰位育，是爲下學上達、全生全歸授受之緒。謂天而降材殊焉，是曰誣天；謂聖學而加損於帝則焉，是曰誣聖；謂烝民而弗能希聖希天焉，是曰誣烝民。微言日隱，貿貿時好，支離於訓詁，姸麗於詞章，穿鑿於經義，若欝攸震電，交毁遞圮而莫或任之，問有圖葺僅存，❶亦未能焕然以復其初。謹厚者安于小成，行不能著，習不能察，而諉天道於難聞；穎爽者騖于玄妙，高不自卑，遠不自邇，而玩人倫庶物於不屑。兹固紫陽先生所隱憂也！

❶「問」，疑當作「間」。

兹學之新，凡八庚戌矣！學不改闢，民不改聚，以時考之，則可矣。咨爾諸師，貞率諸生，乘烝烝之機，任重道遠，切磋而琢磨之，俾恂慄威儀，發育峻極，焕然發聖藴以達天德。異時稽古而談，曰靈山繡水，復有修德凝道者出焉，庶于帝其訓，于烝民其式，于先哲其光，而良師帥之績，與兹學永永無疆。

復修雲津書院記

嘉靖丁未冬，年友晴川劉子焕吾，蒙恩歸澄江之上，亟葺先世書院，偕從兄龍、弟元，率侄師洋、章干、兒年等藏修其間。澄江之耆舊及俊髦欣然咸從之游。明年春，胥會青原，手狀修復顛末以請曰：「雲津書院在龍洲之滸。宋嘉定間，魁十世祖逢原翁以聚徒受業，而曾進士歷記之。其後廢于兵燹，緇流者據以爲庵，額曰『濟度』。先考賓州守敔，嘗登白沙先生門，與叔祖合浦尹節協圖興復，而力弗逮也。廼遍求名公碩流賦詠志跋，以存餼羊之義。孝廟時，見素林公俊以中丞巡視，盡毁淫祠，復正書院之額，而所司弗虔，像設如故。嘉靖乙未，郡庠之彦蕭仕、劉朝佐輩告于憲使崧少張君鯤、督學愚谷李君舜臣、郡守竹墟屠君大山符、陳尹魁，撤去幻像，以佛宫爲修道堂，以後閣爲大觀樓，而閣下爲正學祠，以祀濂、洛、朱、陸五君子，偉然舊觀矣。時魁驅馳宦轍，歷鈞州、寶慶、潮陽，以入水部，弗獲葺以學也。待罪詔獄，恒訂子姓灑掃之約，乃今得詠歌太平，光我世澤。天列三峰，地湧墨池，雲岫無心，卷舒自如，泮流有本，晝夜不息。嘉興同志公之，兹欲奉陽明

先師，並祀五君子，而以先祖雲津、先考賓州附享，以無忘開創興復之功，用垂于無疆，惟惠來學，示以入德之門，則南安授受餘韻可續，鹿洞、麗澤，流風相望，將邦人寔預嘉之！」益方賴晴川子以宣暢師訓，整頓世教，圖無負晚節，其可外於切偲乎？

聞諸晴川子曰：「自吾聞良知之旨以『毋自欺』爲三字符，始而不敢欺，繼而不能欺，終而不忍欺。」玆其存誠閑邪之門乎！維帝降衷，物與無妄，性近習遠，始漓其真。掩惡著善，乃驅于罟獲，不有先覺，淪胥以敗。自怨自艾，自成自道，將誰任其責？凡我同游，來詠來歌，內省不疚，以免愧怍。果能旦晝所行，夜可告天，如清獻乎？ 果能平生所爲，舉可語人，如涑水乎？ 果能力行七年，表裏如一，刀鋸臨之，鼻息若雷，如元城乎？ 若猶未也，是未得其門，忍自逸豫？ 如曰能之，則升堂入室，尚有慥慥皜皜在。 維晴川子繼志以顯親，敷惠以涖民，秉忠貞以匡主，兢兢焉服膺先師之傳而習之，所以闢邪慝、興耆俊，懋光雲津，以與四書院並休，其尚有賴乎？

永豐六一書院記

六一橋在永豐縣治西百五十步，以文忠公名。 文信國過縣，書三大字懸諸楣，其後好義者於橋置店一十二間，建石橋庵于側，以塑公像，而召僧收租守之。 僧徒日繁，改庵爲寺，而公之嫡派遠居于潁，遂無復奉蒸嘗者。 嘉靖初年，雙江聶子豹以柱史按潁，求公裔孫歐陽雲給文回籍，爲之授田置室，督學少湖徐公助其義，取橋店租給雲，以供春秋之祀，而寺尚屬諸僧。 僧徒混

雜市井，不遵清規，爲諸庠生所呈，撫按符縣覈實，歸僧於龍迴寺，而以寺址入官。衆牒交佃，當道靡適從，而僧乘隙以復業爲訟。龍田張子言，自臨桂蒞邑，博咨父老，窮稽故實，慨曰：「寺之興也，肇于六一橋；寺之廢也，改爲六一祠。茲非天造乎？維六一翁，泰山北斗，推諸昌黎，垂紳正笏，班諸韓、富，而百世之後，巋然以從祀孔孟廟庭。公之恒言曰：『死而有祠四世之間，死而不朽百世之傳』，茲非自況耶？請得改寺爲書院，奉安歐文忠公牌位，率諸生歲時俎豆之，如中丞净峰張公檄，用以崇先哲，風來學，而一掃爭佃謀復之病。」柱史白湖胡公韙其策，命佑議修葺，期成壯觀。議上，而柱史紀山曹公欣然報可，督以終事。適龍田子以風憲徵，迺遴能僝工而亟礱石，以來徵言。雙江子復以告曰：「願有述，以啓我邦人。」

益也嘗稽諸方策矣。公生于綿，孤于秦，從叔父于隨。瀧岡歸葬時，僅五齡。歷四十餘年，始以參大政，祔鄭夫人於崇公之墓。未幾入朝以老，于潁竟未及再至。今距熙寧壬子，五百有餘年矣，而鄉之大夫士眷然若子弟之慕父兄，分符以蒞，肅然起敬，若弟子之於師，此非今世之所希，將安能曠百世而相感耶？敷求典刑，明若觀火，考祥元吉，悠悠我思，其有能孤童自奮，畫荻學字，借韓文敗簏中，慨然思並駕乎？其有能力扶正類，排斥憸人，夷陵滁州，屢挫而不撓乎？其有能館閣春帖，舉筆不忘規諫，以稱真侍從乎？其有能卻柿木太平之文，以抑祥瑞而戒侈心乎？其有能疏拒羨餘，防剖削而杜利門乎？其有能矜恤脅從，活二千餘命於片言間乎？其有能訓兒

侄以守廉任勞，至臨難死節，亦是榮事乎？其有能未及引年，懇疏求退，以全晚節而耻食其言乎？駿奔詠歌，懿德炳炳，孰無儆規？孰無磨濯？繼自今通今學古，濟時行道，犯顏敢諫，瞿然不肯作嘉祐、慶曆以下人物，玆龍田子與雙江子所望于邦之髦俊也。凡我成人小子，舉敬圖之，以無負鼓舞之典。抑六一之義，公所自命也。外不悴於圭組，内不勞於憂慮，而逌然以五物者自老，雖響九奏於洞庭，閱大戰於涿鹿，不足以踰其樂，其於世網俗籟，奚啻枋鷽之視雲鵬哉！然而猶有所待也。試使書籍不展，金石不集，捐琴、屏棋、卻酒而游于物之初，公亦樂之乎？古之人戒慎恐懼以建中和之極，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過化存神，與貞觀貞明同運而並照，乃爲浩浩淵淵焉有所倚之學。惜也，予生晚，不及就公而質之，敬書以質尚友于公者。

正學書院記

南雄府新作書院，崇正學也。正學而祀先師陽明王公，繹教思也。公以節鉞，提督南贛，總制廣東西，南雄咸在屬治，其政教號令，道化勳業，薰濡甚久而深，父老家尸祝之，語及輒感泣，而未有倡義立祠，慰永思之誠者。三十年來，世移澤湮矣。

嘉靖癸丑，孝豐高侯冕，以司寇郎來莅郡政，嘗受學道愛人之訓，思以播諸士民。顧保安、始興，户口虚耗，而梅關、淩江，供役衝劇，乃躬自樽省，與二縣禁束，洗宿弊而一新之。招流移，清糧稅，嚴牌甲，明鄉約。剿流賊以鄉兵，寬民費於橋廠，隆社學以端蒙，培學宫以倡化。當道翕然宜之，不

期年而奸宄屏，頑梗革，成人小子丕然向化，諸生偕父老以請于郡庭，願俎豆侯之成績。侯瞿然讓曰：「是先師化民成俗舊典也！我乃斟酌緩急，無敢或倦，以免于瘝曠，非冕之能，維先師之教。」諸生偕父老以請，願建書院，以祠陽明公，使士民世世有所矜式。侯乃卜官地于郡城之南，而監生董昭、吴一貫、尹世嵩，咸捐貲董役，以身任其成。經始于甲寅之冬，歷乙卯夏，釋菜而落之。侯爲題曰「正學」，而走伻千里，曰：「願發先師之印，使嶺南之士預聞之！」

益也於師門無能爲役，然嘗繹其緒言矣。先師之訓曰：「顏子没而聖學正派遂不盡傳。」學者往往疑之。昔在洙泗之上，斷斷仁義，從游三千，速肖七十矣。勇可以治賦，藝可以足民，達可以專對，忠可以用矛，而禮可以接賓客，敬簡可以南面，親師取友，可以彈琴而治；然而求志達道，慨然以爲未見，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獨許顏氏之子有之。是聖學脉絡之偏正，其有劑量矣。博文約禮，舉從游速肖所共聞也，或疑其有隱，或諉於力不足，而請事竭才，師逸功倍，循循善誘，又從而庸之，是善學之藴，具可覆也。天下之言學術多矣，要之不過二病。滯於有者，以功利詞章爲悦也；淪於無者，以空寂虚玄爲悦也。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妙於高堅前後間，卓爾如有所立。謂之有，則非無也；謂之如，則非有也。非真見聖道之全，其孰能默而成之？甚矣，中庸之難擇而一善之難得也！知視聽言動一於天則，而不可頃刻離也，則知所以欲罷不能矣；知天則之無方無體，而不可以言象求也，則知所以欲從末由矣。先師之詠良知也，曰「無聲無臭，而乾坤萬有基

焉」，無而未嘗無也。又曰「不離日用常行，直造先天未畫」，是有而未嘗有也。博約正脉，躍如在前，千載絶學，誰爲不負一生者？隱居以求，求此正也；行義以達，達此正也。長民者將以誘民衷而弗納于邪也，高侯之揭「正學」以鼓舞多士，風于齊民，將非以成己成物、傳師訓而光之乎？爾諸生其敬繹之！輯柔君子，而屋漏莫覯，是隱顯異也；寧能聽言如愚，退省而足以發乎？日至月至，頻復無咎，是久速異也；寧能三月不違，無祇悔而元吉乎？愚魯辟喭，而貨殖億中，是氣習異也；寧能廓然屢空，渾化渣滓，而與天地同體乎？自易其偏，自至其中，弗能弗措，以光良師帥成績，先師於昭之靈，其尚克照臨之！異時陟五嶺，觀羅浮，當瓣香摳衣，預於駿奔詠歌，以敷教思于無疆。

枝江縣文昌精舍記

樂安董子燧切磋于青原、復古之間，嘉靖庚戌秋，筮令枝江，以所學迪于士民。顧庠序就圮，科第弗振，迺節縮贖金，躬相風氣之宜，於學前築堤，匯水爲湖，湖中累石爲印臺，臺上建敬一亭。湖傍舊有文昌祠，改爲精舍，堂曰「顯道」。外爲號房，翼以名宦、鄉賢二祠，前會爲門。役成而民不知勞，當道嘉其績，咸器之。時與諸師諸生發明孝弟忠信，以御于家邦。衆志翕然，胥奮以興。

越二年，壬子春，邑博士蔡子文清、彭子堯軒、劉子佐，謀于邑尉喻子棟曰：「枝江之文運其將昌乎！」具狀以徵言于石。而庠生王弼、鄒魯、董魁、李顯等介董君静

合詞以請。時方聚講東山，同志咸造。有言者曰：「風俗移人，豪傑且不免，故善教者明好尚以新視聽，而洗濯其志。狄梁公之撫吳楚，以俗喜機祥，力掃淫祠千七百所，獨存神禹、泰伯四祠。夫董侯將不能爲梁公乎？」有言曰：「君子之導民也，因其勢而引諸軌物，故俗易從而化易成。文信國記梓潼祠，以爲士以文進，必有執其予奪於形聲之表，天爵人爵，內外先後，神游太虛，當無戾聖言，油然仰止。戒懼日倍，他日以仁義居公卿大夫，於世道攸繫。董侯其將與信國同乎！」

東廓子迺言曰：益聞之矣：道無二致，學無二功。盈宇宙間，一氣耳。統體曰天，主宰曰帝，功用曰鬼神，命於人曰性，率性曰道，修道曰教，善養曰浩然之氣。故出王游衍，無敢逸豫，所以事天；小心翼翼，陟降左右，所以事上帝；齋明盛服，所以事鬼神。聖學自邇自卑之功，立愛惟親，立敬惟長，而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古之人受命如舜，無憂如文，繼志述事如武王、周公，郊焉，格而廟焉，饗其仁孝真純，長長幼幼，運天下於掌。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敦化川流，淵淵浩浩，雖明王不作，直與千聖同堂，兩儀並位，是謂合德、合明、合吉凶之學。董子之學于青原、復古也，其有異聞乎？舉斯學以迪士民也，其有異矩乎？ 枝江在楚爲僻邑，然荊江左旋，紫山面峙，若霍梓潼之忠義、中庶子之規諫、董司馬之清約、尚書令之純實、劉隱居之廉惠，而高令汝士以善政爲鮮于侁所薦，咸凜凜然與列宿爭芒。諸師諸生詠歌于斯，駿奔于斯，升臺石，瞰湖光，思齊先哲，典刑未泯，仰瞻敷言，耿光咫尺，相在爾精舍，神而明之，庶無

負爾董侯牖民化俗之休。江都度越諸儒，在「正誼」、「明道」二語。經德不回，禄自至焉；言語必信，行自正焉；是以道義爲悦，誠也。徼科名，資聲望，是以功利爲悦，匪誠矣。故至誠者盡性以知化育，思誠者行法以俟命，不誠者媚奥竈以獲罪于天。諸師諸生尚敬擇之，以繹教思，用習于世世無斁。

復古書院記

復古書院，松谿程侯之所作也。初，毅庵孫侯聚講於學宮，環聽者至不能容，顧迫于城隅，無由充拓，迺即四鄉爲惜陰之會，以間月爲期，五日而散。諸大夫諸士謀於諸父老曰：「是暴寒無恒也。盍斂義爲居肆之規？」有先出以爲倡矣，時上無主之者，迄十年未克就。嘉靖丙申，程侯量移而致，以朔望講於學宮，聞是議而韙之。迺躬相度，得舊學基于東郊，兩水三橋，風氣完固，前臨雙峰，背負北華，而浴沂仁風，禮讓嘉名固存。曰：「兹其文明之祥乎！維昔安福以忠義文章顯於東南，邇來漸闇矣。自今其將復於古乎！」於是酌仕隱以出貲，議遠邇以略址，别繁易以鳩工。蓄木者獻其材，藏書者獻其籍，積産者獻其田，衆志子來，罔有差池。其冬，彭山季侯自郡署事，謀於竹墟屠侯曰：「刀筆筐篋，古謂之不識大體。兹舉也，其移風易俗之兆乎！」政暇，往督其役，復出板籍器用佐之。三泉俞尹新至，則協贊之，扁額之。明年，少湖徐公視學政，曰：「兹吾責也！勞來匡直，以迪于成人小子，庶其使自得乎！」檄王少尹鳴鳳專董之。工以成告，以幣徵記於益。

中丞浦南胡公聞之，曰：「吾志也！章善癉惡，樹之風聲，玆非古之協心以底道乎？」符郡以敦其請。

益乃揚言于堂曰：諸父老諸大夫諸士，亦知上之人所以期許之厚乎？夫所期於復焉者，將語其弦誦之舊，則繫於地矣；將語其科名之盛，則繫於天矣；無亦有繫於人者乎？史臣之稽古，曰欽明文思，曰濬哲文明，玆堯舜之德也。堯舜之德而以詔我士民，非以望人人之自昭明德，以升於唐虞乎？唐虞之隆，比屋可封，良知良能，非獨豐於古也。上有精一之傳，有敬敷之教，而又有祇德之刑，是以遷善遠罪，而莫知爲之者。當是時，豈無庶頑讒説哉？侯明撻記，是庸是威，罔不並生於光天之下。及教之湮也，養弗以正，用弗以德，而刑弗以弼教，其所尚訓詁詩賦經義，祇足以增明德之封閉。而入孝出弟，謹言慎行，聖門所不可須臾離者，乃至紕繆乖戾而莫或救之。當是時，豈無有猷有爲有守哉？驅於時好，動於浮言，利害叢於中而欲惡眩於外，其能不見是而無悶者，幾希矣。聖天子懋隆敬一，以昭放動、重華之緒，而公卿至於百執事，罔不丕應徯志。中丞所以保釐也，督學所以敷典也，郡邑所以承流而宣化也；協然以崇正學、迪正教爲好，非天將興唐虞之治乎？夫上之所好，下從而趨之，訓詁詩賦經義，若草偃風，使好德行道藝而弗厭弗倦焉，其不可以復唐虞三代已乎？凡我造士，凡我造民，兢兢然以尚友千古自成自道，爲昭明，爲時雍，即升于位焉，爲惠疇，爲寅清，爲俊明亮采，爲代天工，庶幾不負期許之德。若上顧厚之而躬自薄之，爲昏迷，爲侮慢，即升于位焉，爲象恭，爲圮

族，爲殄行，其何顔以陟降於斯？

復古書院凡八楹，二門凡六楹，文明堂六楹，而廣高二丈二尺有奇，深倍之；後堂如復古之楹，視堂高一尺有奇，深三之，兩齋各十楹，東西各四號，號各六楹。松谿子自有記。後堂之後，擬爲尊經閣；東號之東，擬爲射圃。觀德亭尚以俟後之君子。

臨川縣改修儒學記

臨川在撫州，附郭以縣，而學僻在郭外，師生日議遷徙，圮漏不葺。適寶應以廢寺入官，據城中之勝，籍其材與産，改作有嬴，而上橋寺僧覬其利，眩以貨賄，潛以請托，而爲之力者復煽以浮言，凡三改而三沮矣。夫闢佛教以崇聖化，於義至順也；徙敝學以入廢址，而財力弗擾於民，於政體至易也。廼至於十年弗克就，嘻，其異哉！督學事少湖徐公奮曰：「古之人當世主尊尚異端，猶倡爲廬其居之規，矧革寺汰僧，德音屢下，而因循若斯，誰執其咎？」中丞浦南胡公燭群奸以決正議，而守巡陳公、林公交程督之，署郡事通判王侯夙夜綜畫之，經始于嘉靖丁酉之冬，越明年，以成告。維門將將，維堂噲噲，維廟翼翼，維閣崇崇，維齋舍穆穆。縉紳耆耋，改觀改聽，咸以爲天厭浮屠氏之汙，而將啓文明之運也。亦惟休哉！

吾友明水陳子致少湖之命，命饒、許二生以徵言于南都，曰：「《記》有之，『凡學，官先事，士先志』。事之未克成，官之責也。事成矣，而志未辨，是諸士之憂也。願聞所以詔之。」

嗟乎，士之尚志，在孟氏有成訓矣！

良知良能，上帝所降，恒性必善，猶水必下，本非逆也。孩提知愛，及長知敬，達之天下，無待外索，本非艱阻也。然而學術日僻，德業日圮，恒貿貿焉而靡所成，將無亦有所阻乎？剽經獵史，琢句組章，徼冒禄位，耀身肥家，其於貨賄類也，間有嗤其陋矣。以纂述爲勳業，以臆中爲實際，假借舊聞，依憑人言，其於請托類也，間有察其方而求之矣。入譽出毁，黨同伐異，瞻前顧後，且進且卻，其於浮言類也。二三子其亦思自奮、自燭、自程督、自綜畫，以求日躋於休哉？

今夫浮屠氏之學，固亦不染聲利，不縈聞見，不怵利害，翛然自以爲明心矣；而外人倫，遺事物，畢竟非天然自有之中，而不免於自私自利。故象山子接孟子之傳，直以公私爲千古儒釋斷案，夫非諸生之鄉先哲乎？草廬子嘗記斯學矣，曰：「洗濯舊染，以涉聖涯，與學宮俱新，俾臨川爲洙泗。」夫非諸生之夙訓言乎？陟降于斯，駿奔于斯，藏修詠歌于斯，肅然惕然，須臾勿離，庸德庸言，慥慥相顧，俾仁義之良充諸身，徵諸家邦，準諸四海，垂諸百世，庶幾無愧爾訓言，無玷爾先哲，無負爾良師良牧，否則浮屠氏且反唇而哂之矣。吁，其亟辨之哉！

是役也，清戎傅公首發贖罰三百金以相其成，巡按秦公、督學張公協之，郡守陸侯卜期鳩工而沮。嗣是分巡趙公，杖僧而籍其産，分守戴公贊之，郡守項侯撤廢象以請，而復沮。嗣是少湖公躬詣相度，闢永豐倉空地佐之，巡按陳公允之，郡守□侯力承之，爲流謗所中，而三沮。於法當率聯得記其沮者，以隱弗書。

虔州報功祠配享記

報功祠者，報先師陽明王公功也；配享者，舉三湖邢侯珣以配公而與享之也。先師之功在宗社，教在士類，澤在黎庶，嘗生祠于濂谿祠，後政者謂弗虔也，徙于郡邑學宮之右。益偕同門俞尹大本，祇謁遺像，議隆報祀。會晴江喻中丞菘虔臺，慨然圖纘公之緒，修厥廢墜，以秩祀典。復念贊襄成功，邢侯預有勞，而祀弗及，以詢于士民。士民協其議，而林郡守功懋贊其決，方憲副任覈其實，遂列祀名宦，而設像以配于公之側。伻來徵言山房，曰：「維公之學，與邢侯之政，皆司成氏所素濡染也。其昭明貺，以信于後！」

益也有慨于中，逾三十年矣！往歲受學于虔，時方剿橫水、破桶岡、平浰頭，郊野樂業，商賈四集，而成人小子，橫經講學，歌詩習禮，雍雍文物之盛。暇日以通家謁三湖于郡齋，歷詢親冒矢石，規畫章程，衆譽歸重焉。逆濠之變，益復在軍門，樟樹誓師，西山搗伏，豫章復城，黃石俘馘，公扶疾冒暑，鞠躬盡瘁，以靖巨憝。而邢侯與松月伍侯，荼然爲稱首。吉兵將北，侯麾義勇陷陣以往，歲斬賊帥，以褫逆魄，其績尤偉焉。功高謗興，群憎反搆，權奸勢闔，朵頤封拜，將陷公于不測，而嗾以焚掠大多，爲同事諸君罪。聖明御極，爵賞始及公，而侯竟參藩，陟左轄，致其事。公辭爵力爭之，至有「虛受陞職，實畀退閒，阻忠義而快讒嫉，反不若觀望引避可以安享富貴，無衆口之誹。誠不忍叨天功，掠衆美，獨受殊賞，以靦顏面」，聽者爲之汗背，而竟無所濟。未幾，而

公之爵亦弗世及矣。益嘗告執政曰：「死忠死孝，自是臣子降衷，豈以賞不賞爲加損？而國家礪世磨鈍，亦使乘風雲，附竹帛，賞延于世，以爲鼓舞之具。試評江西功次，何啻安化？而賞罰黯闇，豪傑疑沮，異時南征北伐，奚以爲軍旅法程？此事自關國體，非一家恩澤計。」執政善其言而未改，豈待時而發耶？肆兹中丞，闡幽振鬱，順物情以勸有功，而監司至于郡守、縣令，敦古舉義，應若桴響。充是操也，秉鈞軸，幹化機，別淑慝，樹風聲，罔俾黯闇疑沮以蔽懿德，將式克休前政，欽成烈以聞于無窮，其兆足權輿矣。益不敏，尚執筆以俟！

克復堂記

吾友鹿崖胡子之守廉也，慨然自奮曰：「廉瀕海而郡，逖京師萬里，然考三代，準四海，明德無異也。鰲欲灑濯而新之，以揚聖道，翊皇化，其必由教乎！」廼稽往牒，詢學宮故址，迸玄妙觀、以搆書院，名之曰「崇正」。繼復思曰：「學之正脉，宜莫若顏子」，名其堂曰「克復」。日與四庠之秀竭才勿罷，以風于齊民。會門人趙子可旦陟丞郡治，瞿瞿交贊也。廼執訊以請，俾遐方知聖學授受之蘊。

益與胡子切偲舊矣。往令樂安，命弟翺預于青原，比調吉水，冢子考寧以九齡趨九邑之會，及自柱史謫鹽城，亟創書院，以迪于邑。兹復勤勤於郡，若訓子弟然。甚矣，胡子之學道以愛人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故親無弗親，民無弗仁，物無弗愛，自腹心手足至於齒髮爪甲，無弗在所養者，是之謂仁體。儒先成説，乃

以己爲私，以歸仁爲效，於心恒疑之。子所雅言，曰爲己，曰正己，曰求諸己，皆對人而稱也。「問仁」一章，凡三言之，而二以爲私己，一以爲真己，則何居？果以歸仁爲效，則畏於匡，微服於宋，絶糧於陳蔡，匪直不與，而顧戕之，其果吾道非耶？蓋聖門嘗發于君子之問矣。克者，修治之義也。禮者，天然自有之敬也。克己復禮，其修己以敬乎！天下歸仁，其安人安百姓乎！故視聽言動，己之目也；非禮勿視聽言動，修己之目也。除卻視聽言動，便無身矣。聖人繫《易》，以《復》之初九歸諸顔氏子，而其《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則修身之爲克己，其較章明已乎！身外無仁，故曰仁者人也；仁外無心，故曰仁人心也。知此者，其知授受之蘊矣。明命赫然，兢業萬幾，放動則天，重華協帝，性之也。盤銘丹書，乃復其初，聖敬日躋，執競惟烈，反之也。其知之而成功，一也。

廉郡雖遐，其視聽言動，將異于鄒魯乎？廓然虚中以下仁，是曰休復；挺然中行而弗滑群議，是曰獨復；肫然篤恭而不息，是曰敦復；斐然進取而弗能守，是曰頻復；冥然習俗，甘謂不能以自賊，是曰迷復。諸士子之請事于斯堂也，其爲休、爲獨、爲敦、爲頻、爲迷，在敬擇之矣！

夫學宫之徒，變爲黄冠羽流，數百年矣，一旦而焕然章縫，陶然弦歌，以並于上國，在反掌間耳。學術之湮，變而爲訓詁詞章，亦久矣，一旦而崇正教，敦實行，仁其身以仁天下。顔何人也，予何人也，將孰跋之而孰疐之？幸無忝於堂！堂之後及西東爲尊經閣，爲正學祠，爲觀德亭，爲燕居，爲號舍，大司馬甘泉湛公及柱史瑞泉陳子具

有記。

積慶堂記

晉江張子來柄教事，與通州阮子、新安鮑子，鋭然鼓舞諸生爲任。嘗聚講文明堂，切磋陽明先師之訓，瞿然若有契也。張子語諸生曰：「昔我先君教瑞安時，夢陽明公遺以『積慶堂』三大字，覺而占之曰：『公振古豪傑也，無思而感吾夢，吾之後其有紹公而興者乎！』嘗卜基于南谿學堂之左，而未克構也。不肖孤天敘舉于鄉，兄天衢廩於郡，弟天紀肄於大學，始奉母氏黄命，堂而扁之，以成先志，而範於後胤。乃今禄仕，獲與東廓司成交也。若得言以發陽明公之蘊，俾夢時幻語爲覺時實事，其先君寔寵嘉之！」諸生請曰：「夫張氏之慶其積也，奚若？」曰：「吾張自唐季由光州固始入閩，居仙游縣，至宋侍講公讀以文學顯，既裔孫贅于龜水之林，衍爲東西中三派，歷十七世，宗人數千指矣。而男力穡事，女不休蠶織，家雖裕，罔有服美于人，瞿瞿以忠厚勤儉襲家聲，繄先世積累之慶使然也。我大父坦齋翁始徙龍津，居登瀛里，知書樂客，以居積爲業。嘗歲大侵，爲税長，貸貧者輸，鄉歸仁惠焉。客潮以没，先君南谿甫七齡，家日落，大母某矢節教之，即嶄然思自立。學成，從游至數百人，躋仕者相踵也。及魁麟經，署瑞安，倣湖學爲之規，恩若家人，諸生刻石以志思。比令樂平，當姚源兵燹，撫以勤勞，預平寧藩之變。投牒終養，民泣留，爲立遺愛碑。至今樂平祠于名宦，而泉郡祠于鄉賢。顧不肖孤兄弟無能光顯其慶也。雖然，猶思與吾子孫嗣纘之。」諸

生奉以告鄒子。

鄒子曰：昔者預聞善慶之訓矣。維皇降衷，烝民受之，良知良能，炯然天機，以親父子，以和兄弟，以肅君臣，即善即慶，更無等待。若嗜慾弗節而障壅其秉彝，即惡即殃，更無躱閃。其在聖謨，惠迪從逆，吉凶影響，而日休日拙，決于作德作僞之機，非待於外以爲慶也。學之不講，而以富貴與壽當之，故千駟爲肥，首陽爲瘠，陋巷爲促，東陵爲永，烏在其影響也？即如張氏之積也，力穡事則廩有困矣，勤蠶織則桁有服矣，仁厚則鄉歸評矣，恩義則士歸教矣，撫字則民歸政矣。若弗穡而望困，弗織而望服，刻薄而望感，粃政窳教而望思，皆夢中景也。跡南谿之志，其欲破幻夢而覺以實際乎！咨爾張子，宜兄宜弟，從以孫子，務深造于良知之藴，掃蕩嗜慾，昭融天機，是人人可以進陽明公也。先師之學，世或媢之，而張氏孳孳奕葉弗替，其以合于天而罔顧畸於人乎！畸於天爲殃，合于天爲慶。凡張之世，其尚敬積之！

堂在城南通濟門外，環瀛谿之流，北枕紫峰，左聳泉山，右抱羅裳，而法石、雲麓、寶林諸山，如屏如架，以揖於前。崇二十有二尺，廣如崇三之一，深與廣等，高明鞏固，輿地交勝云。

武夷第一曲精舍記

武夷山在崇安縣南一舍許，峰巖峭鋭，谿流迴折，仙真隱逸之流，恒據以自勝。至宋文定胡公、西山蔡公，父倡子和，以經術行誼有聞，而考亭朱先生卜精舍于五曲大隱屏下，有仁智堂、觀善齋及鐵笛、釣磯雜

詠。當道者表揚日虔，將没官田一百石入精舍供祠祭，而五十餘石均撥文定、九峰二書院。於是仙窟隱廬，焕然名教地矣。

肆我列聖熙洽，人文丕興，甘泉湛先生、陽明王先生宣聖學以醒群聽，識者翕然宗之。嘉靖戊午，郡丞董子燧謀于郡守劉子佃，以兹山爲二翁過化，議立精舍于第一曲幔亭峰之勝。劉子欣然力主之，遂偕僚友吴子文俊、徐子栻共成之。邑令崇安戴子瑞、建安俞子意、甌寧黎子復性、政和祝子舜齡、松谿楊子誠、浦城王子大中、建陽顧子名儒協贊之，請于提督㠠峰阮公、方湖王公、代巡斗山樊公、古原鍾公、督學相江胡公、分守龍巖顧公、分巡健庵舒公咸報允，而遴睦主簿祉督工焉。時龍谿王子畿、少龍賀子涇適至閩，韙其議，相與樂成之。遂以二月之望送主入祠，題曰「陽明甘泉二先生祠」。中爲正學堂，左右爲號房各六間，前會爲門，曰「武夷精舍」，門前爲坊，曰「一曲奇觀」，右爲「觀瀾亭」，左爲「樂山亭」，其後右爲甘泉行窩，左爲陽明行窩，各三層三間，皆可藏修息游，與文公書院並顯矣。劉子遣伻謁記于山房。

維聖學之正脉，自唐虞至洙泗，可稽也。克明俊德，始于《堯典》；若有恒性，發于《商書》。而曾子、子思演之，以範來學。性善之旨，至荀、楊而淆，爲訓詁，爲詞章，爲功利，爲老佛，貿貿焉莫或正之。天啓濂洛，克續其緒，論聖之可學，則以一者無欲爲要；辨性之常定，則以大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宛然洙泗家法也。跡二先生之學，曰致良知，曰體認天理，超然獨接濂洛，一洗夾雜支離而歸之明物察倫之實，故好

德所同，揭虔昭範，若有驅之而欣其成者。是誠何心哉？道南之派，衍於洛水，數傳而考亭勃然以顯。今之詠歌駿奔，其亦慨然思以道南自任乎？瞻彼仙逸，茹芝飲瀑，輕軒冕，除粗穢，至於淩三光而超泰清，吾儕自視且闕之，而真志未融，實行未嚴，童習白紛，望洋靡所届，顧不貽若輩哂乎？孰爲樂山？吾志吾仁。孰爲樂水？吾志吾知。隱居以求，相觀以善，不藉外鑠而深造自得之，是維無負諸君子風厲之休。

益也痞寐九曲，恒思寄足焉。兹幸而依歸有所，且托名前楹，不爲山中生客，尚圖脂車策驥，與同志磋磨之。

世美堂記

茹之先自河南徙常川，始祖曰元惇，善而好仁，以三仁名其子。甫五六世而孫支蕃衍，以詩書文物曄然顯于南北。其號南宗者宗循仁：曰洪，以善書被徵修《大典》，授壽光丞，其配陸與從子惟賢之配闞，先後以守節旌；曰玉，以貢至新寧令；曰鑾，以進士歷官福建參議，世居無錫。其號北宗者宗居仁：曰文中，扈從供太醫院事，英廟復辟，以壽百有四歲，召見文華殿，賜冠帶袍靴，宴于順天府，仍命諸卿賀於其家；曰海，直内庭御藥房，以三子貴，累贈奉直大夫；曰鳴玉，以鄉薦守均州；曰鳴鳳，以進士歷趙府左長史；曰鳴金，以進士歷知承天府，世居京師。邵文莊公錫産也，考其世德，愛其子弟群彦，莊誦其制勅，爲題其堂曰「世美」。其太學生曰鏊，自臨川簿改安福丞，來問記。

東廓子曰：富哉，世美之義乎！俗之

美，非其美也。久矣，而誰與正之！且而以壽考爲美乎，則修短有定數矣；以豐貲高位爲美乎，則得不得有命矣。雖欲世諸，烏得而世諸？矧就其紛紛，又焉知美之所定？巢、由以爲高，而宰世者隘焉；羿、奡以爲權，而尚德者鄙焉；籛鏗以爲永，而齊物者夭焉。故士或射時以治生，或行歌而拾穗，或扣關以求售，或踰垣而避使，或能經以延年，或棄蔬而立枯。嗟乎，是貿貿者，而奚以辯之？故曰：富不在財，貴不在位，壽不在年。知世者，其知天下之至美乎！天下之至美，根於吾心，萌而爲善，榦而爲信，華實暢達而爲美。故父得以慈，子得以孝，兄得以友，弟得以恭，臣得以忠，而婦得以貞。上以立天經，下以張地維，而中以成庶類萬化。若然者，將約而不濫，樂而不淫，高而不驕，卑而不躡，耄耋而不衰，短折而不殤，焉往而不獲其美？若然者，弱而穉子，幽而閨闥，微而僕妾，將自善自信，自成自道，焉往而不獲其世？君子如欲禔身而範家也，其必由是乎！

以予觀於世美之集，見重熙之澤焉，見養老之禮焉，見刑于之化焉，見繼述之隆焉，見藝文之富焉。然聖門之美，或未之祝也。故竊推是義，以記諸前楹。夫在天爲元，在人爲仁，茹之先君子，則既昭之矣。凡茹之世，不顯亦臨，庶以無替世德，無忘文莊公之教！

聚秀樓記

初，江文忠公萬里守吉創書院于白鷺洲，置田租，收濠池利以膳諸生，恒數百人。理宗嘉之，賜額置山長。嗣後洪水淮寇相

仍爲害，蒞政者有哲有怠，遞爲汙隆。皇上嗣統，鋭志唐虞之學，而致齋黄公宗明，祗若德意，興復文廟講堂，尋以擢去，而水害亦未息。郡之諸薦紳暨諸文學，議徙慈恩寺，負隍瞰江，與洲相望。右峙神岡，左挹螺山，後環天華、瑞華，而前列青原諸峰。贛江合瀘、禾二水以滙于洲，悠悠欲留，於江山爲勝。白坡何侯其高至，韙其議，慨然任其成，請于當道，報允。考圖拓基，度材庀役，堂曰「崇正」，閣曰「雲章」，東西齋曰「尊德」、曰「集義」，而前搆俯江之樓，因爲出入關焉。選師儒，徵九邑俊髦，以追先哲，於人文爲勝。

守益以荒政入府，侯集群僚醴賓，登兹樓而樂之，請名之曰「聚秀」。侯欣然曰：「江山無古今，而人文有顯晦。洙泗泰山，卓矣！濂谿以周，伊洛以程，横渠以張，紫陽以朱，象山以陸，赫然日月貞明，而吉郡之顯，若瀧岡以歐，文山以文，梅磵以李，一峰以羅，餘韻猶存焉。願聞秀之義與聚之方，庶章往而範來。」

益乃遂言曰：秀之義，其取諸禾乎！松栢以操，桃杏以華，蘭桂以馨，而非禾則無以飫生民。管、商以權謀，申、韓以刑名，儀、秦以縱横，老、佛以清浄寂滅，而非聖學則無以立民彝。士也者，萬世之稻粱黍稷也。唐虞曰敷典，夏殷周曰明倫，而孔門曰庸德庸言，相顧而慥慥，其后稷氏授受之正脉乎！肆庠序者，咸出百家，宗孔氏而顧以浮文獵時資，是談農譜而望飽，人謂斯何？經世憫俗，創書院以新耳目、祓心志，將期上農以徯有秋也。昧昧我思之聚之方，有三焉。襏襰弗服，錢鎛弗庤，荼蓼弗薅，螟螣弗畀，火旱弗溉，而潦弗洩，將率耄

俔而餒弗振，是其責在諸生。某蕘稗，某橡栗，甚者曰某野葛烏喙，其鹵莽而耕，滅裂而芸，且無幾耳，則後之于耜，舉趾何則倣焉，是其倡在鄉大夫。曰肅曰乂曰哲曰謀曰聖，則雨暘寒燠以時；曰狂曰僭曰豫曰急曰蒙，則反時以恒，而百穀之成弗成、俊民之章弗章，捷若影響，是其機在良師帥。隆古盛時，天子公卿，躬建中和之極，而塾師至于州長，戒其奇衺，書其孝友，任恤其歸老于鄉者，坐于里門，以察勸之，是以恂恂而孺，莊莊而士，由由而君子，肥于家以肥天下，是謂聚秀之極。

侯舉醴酌賓，遂酌群寮曰：「予與諸君子交任其成，以率二三子，庶由瀧岡、文山以泝濂洛、尋洙泗，以宣昭代人文之化，其無負玆江山！」

樓崇三尋有奇，廣倍之。其前綽楔「白鷺洲書院」，仍舊額云。

忠哲祠堂記

繇唐以廟食顯于潮者，曰昌黎伯韓子，賜額曰「忠佑」。我明嘉靖戊戌，潮之士民祠改齋王子，以配昌黎，額之曰「忠哲」。潮士沈升之等曰：「我改齋先生篤志好古，皭然負大節。在史局時，視時政闕失，在位莫敢言，獨上封事，以爲孝宗敬皇帝之子，惟陛下一人，宜親享大廟，孝養兩宮，總攬乾綱，緝熙聖學，爲天下萬世自重，豈可嗜酒以荒志，好勇以輕身？惟是縱喜怒，移威柄，弛紀綱，摧士氣，召天變。言甚剴切，與韓子《諫迎佛骨表》異事而同忠。比謫三河驛，當道重其義，遣署攸司，而談守倫闢仰韓書院，俾諸生師之。先生秩然嚴肅，以身

爲法程，闡明道奥，敦尚行誼。浮詞詭俗，奮然闢之。一時士習丕變，被于閭閻，有寧爲刑罰所加之風，視韓子之延師，異功而同哲。哲人云亡，遺澤尚留，而雜列名宦，未獲專祀。庶士庶民，愴然以爲闕典。時晴川劉君魁以同志署郡事，諏俗稽典，復修改齋子之教，亟請于憲伯葉公照，公慨然感曰：『兹非法施于民乎？氣節足以激懦，文章足以起衰，學術足以端範。予兹弗允，將闕于郡望。』遂檄郡以詞金創祠于南隅社學之右，歲以官山租米，於七月之中，師生致忌祭焉。會長谿鄭君宗古述職歸郡，鋭意作興之，俾國子黄生懋學徵記，以範來者。」

益也與改齋子嘗切磋於斯學矣。能愛其親者爲能愛其君，能保赤子者爲能保其民。夫饘酏以養，飴蜜以甘，堇荁以滑，凡以盡愛也。及于疾疢，而藥餌之，瘉俞而鍼砭之，豈弗念其親？將有大愛而不能解爾。故將順其美，人臣之饘酏堇荁也；匡救其惡，人臣之藥餌鍼砭也。鍼砭弗用而屏其躬，將惻然永懷，罔不在君父，而奚忍悻悻以自標其保赤子也？均是愛也，納諸軌則，蘄成立以壽也；禁其奇衺，懼覆墜而夭札也。故古之課功，曰安富尊榮，曰孝弟忠信，是之謂天下一家之學。佛骨一表，闢異端以閑聖道，其爲藥石也大矣！蘇長公廟碑，號爲筆杠千鈞，而其詩曰：「作書詆佛譏君王。」譏之爲言，非以藥石爲弗愛乎？曰：「要觀南海窺衡湘。」是幸藥石之弗用而悻悻以干譽也。善乎改齋子！韓祠之序，惓惓發明君臣之際，而曰：「志於忠烈者，於正學或未能信。能明夫正學，則忠烈固由此出。」嗚呼，後之欲尚友改齋子

者，即此可以論其世矣！

是舉也，彰善以樹聲，順衆以訓俗，庶幾士堅其習，民敦其風，官慕其烈。諸君之範於潮也，博矣！判郡胡君裕、彭君某，推郡張君某協力贊襄，若或啓之，海陽陳尹、本府庠楊教授萬程潔牲致祝，儼若臨之。懿德同好，蓋驗之猶信云。

永豐縣重修儒學記

初，成化癸卯，永豐縣新孔子廟，一峰羅文毅公倫謁之，以爲尊孔子以文，莫若尊以道。而世之學孔子者，無異于優孟之學孫叔敖，舉失其真。其詞侃侃然，至今讀之，毛髮尚竦也！嘉靖癸卯冬，益適至永豐，雙江聶子豹與鄉大夫士出貲議新學宮。時中丞浄峰張公岳主其議，柱史槐川魏公謙吉覈其成，縣尹魏君夢賢及梅丞繼儒經營締構，以臻其績。首文廟，次明倫堂、尊經閣，次櫺星門，次號舍，次名宦、鄉賢祠。踰年秋八月告成。林掌教應芳執訊諸生曰：「願以繼文毅之聲！」益不敏，請繹聖學之真，與二三子商之。

夫忠信與人同，而好學與人異，非聖之異於人也。學失其真，往往出於忠信之外，故以訓釋爲專門，詞華爲名家，著述爲功勳，精神愈竭，歲月愈邁，而進德修業茫無與機存義之實，遂甓然以聖爲絶德而弗可學。二三子其亦考於孔門功課乎？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其天機惻怛，非以正行也。庸德有未信，庸言有未謹，終於龍德剛健中正有未純粹，故有餘不敢盡，不足不敢不勉，兢兢業業，不自滿假，至於相顧慥慥而後快。慥慥者，非於忠信

有加也，不失其本體而已矣。二三子反身而驗之，庸德果信弗信乎？庸言果謹弗謹乎？不足果勉弗勉乎？有餘果盡弗盡乎？自欺自謙，學術誠僞之關也。嘗竊怪洙泗之上，從游三千矣，速肖七十矣，其於好仁惡不仁，胥許可底績也，而孔子喟然有未見之嘆，則諸君子向道宿方竟何功課，其聖門閑僞存誠一大鑪錘乎！嗜欲者，僞之蠹也；仁也者，誠之精也。由是而約，由是而樂，由是而顛沛，故富貴不處，貧賤不去，而殺身且不避。彼可以尚、可使加者，皆不得謂之皜皜。皜皜之真，與堯舜一，故曰祖述；與文武一，故曰憲章；與天地一，故曰上律下襲；與天下萬世一，故曰删述以垂憲。是果何修而得之？誠者，天道，聖人事也；思誠者，人道，學者事也。建學立教，夫非進學者於聖乎？曰孔子吾師也，自顔、孟迄諸儒先，曰吾師門彬彬也，駿奔于斯，陟降于斯，詠歌于斯，吾獨可以自棄自小已乎？學之失真，舊習矇之，猶可誘也；發其矇而一新之，當道之鼓舞，邑令丞之勸勞，鄉大夫士之規畫，寧獨文具而已？忘食忘憂，不怨不尤，竭吾才以尊孔子之道，寧爲真叔敖，無爲僞優孟，瀧岡金牛，山川具在，豪傑林立，弦歌洋洋。益不敏，固宗國也，願與二三子敬圖維新之真！

宣城縣昌黎别業記

昌黎韓公家鄧之南陽，幼孤，隨兄會謫嶺表，會卒，從嫂鄭歸河陽。建中、貞元間，避地江南，韓氏有别業在宣城，因就食焉。正德戊寅，督學石崖林子慕公之風，而舊址莫稽，乃擇敬亭之勝，毁佛氏像而祠公焉。

後政者慮無以守，仍寘僧以司灑掃。僧徒私崇其教，殿像煇煌；而徙公於旁亭，荆蓁四侵，風雨摇摇。嘉靖己亥，白坡何侯以量移至，慨然嘆曰：「公力排釋氏，而顧寄釋氏以居，神其饗之乎？」遂捐俸鳩工，相地甃基，而南岡曹侯適來，協圖厥成。爲堂、爲門、爲垣，扁曰「唐昌黎伯韓先生之祠」。祠左一徑，夾竹而行，窅然出祠后，構亭其上，曰「敬亭」；仰止門右，循山麓而上，松泉迂曲，甫半里許，設楔綽于橋，大書曰「昌黎别業」。郡之人士，來游來歌，恍然若韓子之復見也。戚生袞、戚生慎、貢生安國請紀成績，以訓來祀。

東廓鄒子曰：嗟乎，是可以訓矣！當唐之世，廣廈名苑，飛廡複壁，列鼎重茵，眩視而駭聽者何限？如檜之偃月，載之芸暉，呼吸風霆，簸弄日月。曾幾何時，而枯蒿栖鶴，涷雨浮埃，徒爲嗤唾之資者。公以孤子羈客，迫寒餓水火，一時蓬茨蓽門，誰與比數？而七百餘載，諸君子翦蕪闢頹，揭虔妥靈而俎豆之，使檜與載而有知也，慴伏闒闒，曾不得一染指焉。天下萬世之真得真失，即是可以定矣。方公之論佛骨而謫潮也，皇甫鎛沮其復進，及定鎮州而向用也，李逢吉忌而欲出之，其雷蚊市虎，捷捷憣憣，内結群璫，外連八關，好莠自口矣。然直筆所評，以逢吉之流爲蝮蛇野葛，而公巍然泰山北斗之望。南陽祠之，山陽祠之，袁祠之，潮祠之，孔廟祠之，雖别墅荒基，猶閔閔恐其弗傳焉。天下萬世之真是真非，即是可以定矣。

正學弗彰，往往棄真而趨妄。以禄位升沉爲得失，以毁譽同異爲是非，如嗅嚾中，恍芒無所適。諸君子之是舉也，其醒嗅

囈而俾自得師乎！師善而齊，師惡而省，弘獎仁義，興起名教，是人人可爲昌黎子也。故師其忠，可以報主矣；師其惠，可以拊民矣；師其信，可以交友矣；師其文，可以翼典誥矣；師其學術，可以闢異端而閑聖道矣。而欲爲鑄與逢吉者，亦可以㦝然愧、勃然立矣。是績也，豈獨以訓宣城？《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其碑諸祠下，以彼觀者同求天下萬世之真。

衢州府孔氏家塾記

宣聖正宗南渡居衢，自四十八代孫端友始；其請建廟賜祭田，自孫憲使子秀始；請置博士世襲奉祀，自沈郡守傑始；立孔氏家塾，自劉節推起宗始。文中子曰：「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是情也，萬世共之。」故崇廟貌，妥神明也；專官而祀，肅對越也；育群蒙以正，昭繼述也。其於崇德報功，鈞也。劉子以家學望于蜀中，而事賢友仁，瞿瞿然以聖人爲的也。其言曰：「聖人之仁，視天下若一家，而況于孫子，忍使其蹈於非幾？幾之弗慎，舜蹠懸焉，故及其蒙而養以正，茲聖功之要已乎！」廼即城城南東岳廢址改建孔氏家塾，敦請有行誼者以司教誨，而躬臨考閲，時給筆札以示勸。凡爲門者三，爲正堂者三，爲東序者三，以迪成材；西序者三，以訓幼穉；東西爲號者十，爲照廳者六，外爲店者六，以備修葺，復議置田以膳其終。

益歸自南雍，劉子偕郡守王子，聚諸師諸生切磋于衢麓講舍，攜孔氏童子四十餘人，歌《鹿鳴》、《伐木》之章，恍然若游洙泗，聆絲竹也。孔族之彥，曰說、曰彥緫、曰彥

才、曰彦統、曰承智、曰弘毅，儼然徵言以紀其成。

益惕然避席而對曰：二三子，聖人之正宗也，四方於是乎觀訓。聖門之訓子弟，具有成法矣。曰入孝出弟，謹行信言，愛衆親仁，而餘力以學文。學文也者，將以博古今、廣聞見也，而以餘力從事，其諸良知之宗旨乎！孩提知愛，及長知敬，衆所同好也，弗孝弗弟焉，斯惡之矣；言而忠信，行而篤敬，衆所同好也，弗謹弗信焉，斯惡之矣；嘉善尊賢，容衆而矜不能，衆所同好也，弗愛弗親焉，斯惡之矣。故即良知之同好而充之，善其有不積乎？即良知之同惡而去之，惡其有不化乎？若知善而著，知不善而掩，而徒博古今、廣聞見，偃然自附于孔氏之徒，其爲侮聖言也滋甚。昔在復聖公，立大中以詔常道，援天而受諸人，曰天命謂性，推人以還諸天，曰上天之載，而其審幾之功，自戒懼以至育萬物。自無惡於志，以至刑百辟，首末無二塗轍焉。兹避狂以趨聖之彀也。學射者弗志於彀，衆必哂之，羿之後而弗至於彀，人其將謂何？二三子其乘良師帥鼓舞之機，夙興夜寐，以自盡其天聰天明，以自樹於正宗，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家塾！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五

簡類

簡張東沙督學

教鐸責臨敝郡，以病體未得趨奉緒論，言念夙愛，恒用瞻跂！士習之漓久矣。貪爵祿而忽道義，競文藝而怠行檢，相沿成習，猝未易變。得大君子風以動之，使洗濯舊習，以漸積大猷，知己之至望也！丈田事極荷主張。學道愛人之訓，諸生誦之，無不感激。衝風雨，冒炎蒸，以求無負至教，賴天之福，漸已就緒矣。特類册將完，校對方殷，若不及時早集，以便編審，則曠日持久，不免以舊册徵糧。每圖之虛賦，將及百兩，積貳百餘圖，不啻萬金，而奸民猾胥，仍食萬金之利矣。欲望臺下俯矜民隱，將督丈諸生考畢，先令各執其事，曲加獎掖，以堅其初心。其超然嘉遯者以禮禮之，使相與砥礪，以濟大艱，合邑萬姓之感也！中間疑沮毀謗，勢所不免，有不便其私者，有媢其成而忌之者，有輕信而吠聲者，然秉彝在人，久當自定。天有顯道，鑒戒不爽，是緝緝者徒取不韙耳。夫甘苦之味，亘古今一也，當其惡寒發熱，則甘苦易味，然自無疾者觀之，正可閔憐。今郡侯、別駕、節推諸君，皆洞燭時弊，察見底蘊，幸博詢而審斷之！病體尚未愈，近以長兒受室，賓朋應酬，復爾大作。力疾布此申候，便間幸有以藥之！

復王純卿侍郎

承示及諸鄉哀多以丈量爲不便，約赴愬所司，以沮其成，而欲生博採衆論以處之，使衆慝不作而人心一，是豈獨休戚相關之念，合邑困窮，其皆拜大賜矣。虛糧之害吾邑，甚於焚溺，當户役者，破家亡身，不可名狀，故哀訴于朝，求丈量以拯之。生歸至螺川，適聞其説，過不自量，贊助末議，亦少盡被髮纓冠之情，以爲邑之君子當必同此心，而不虞其若是異也。今既曰督丈諸友通賄曲法，任意增減，則請諸公備開其詳，某户富民減糧若干，某户巨賈減糧若干，某户士夫虛增步數若干、虛增糧數若干，或查諸册，或踏諸田，當減則減，當增則增。天理王法，凜不可紊，又何必含糊支離，肆行萋菲，盡舉丈量而壞之，使困窮之水火益深益熱，不亦大忍乎！蘇山范大參謂七八千虛糧，非丈量何以尋究？若士大夫果以爲田少糧多者，則差官覆丈，虛實自辨。應占年兄謂請將生與彼貳家之田，及諸公稱枉之田，及督丈諸生及富民巨賈有弊者，逐一差官覆丈，計止及概縣五分之一，亦不久勞而可辨矣。不識高明之見以爲如何？所論編審之宜，須丁糧相應，而良善士夫稍加優異，雖俟齋公未相見，然料必有同然者。事之成敗，自有定數，在生輩初何加損，特爲困窮寃苦耳。若得惠仁言以解群公方熾之鋒，以救困窮垂絶之命，陰德莫大焉！對客草草奉復，幸終教之。

上黄石龍宗伯

秦郡守至，獲拜教言，隨力疾寄謝，未審登徹否？帝心簡在，入贊禮樂之柄，爲夷爲夔，致聖主於唐虞，此明公所素蘊也。三重之教，曰德曰位曰時，斟酌時宜，不大聲色，以協百辟而靖兆民，使中和位育之效，於吾身親見之，師門未盡之業，善類實胥望焉。不肖之軀，未敢自棄，時與同志交砥互礪，以求無負至教，然稍涉勞頓，則病勢復作，薄命所限，其亦有定乎！

勘保荷維持，久已具覆，而題允尚未見，此或銓司有所遲疑，渴望明公一終之。自謫宦以來，不敢作政府書入京城，雖元老皆舊寮，桂洲公有世講之契，亦未嘗一達，恐涉干進，以玷師友。念明公以道義相許，而今之所請在退而不在進，是以冒陳其衷。儻沐仁言，得以靜養元氣，消融苛毒，異時精力稍充，堪任驅馳，敢忘斯世，以孤國恩！臨楮無任懇切，伏冀德炤！

汝中諸同志皆法器也，願垂倡率，以幸來學。

簡張石磐汝立

西歸未獲執別，恒用馳跂。歲聿云暮，倍深居諸之感。柴桑老翁所謂「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每一誦之，毛髮悚然，願與高明圖之。此翁優游丘壑，無用世之地，其汲汲欲騁而自勵者，只在匪道曷依、匪善奚敦，以求不墜先師之訓，不必建功立業乃爲有述，執事以爲然否？

憶昔侍改齋，兄陟降龜巖，慷慨相許，正欲脂車策驥，共追千里，故鄙詩曰：「珍重離居思自勵，山靈解勘歲寒盟。」今改齋已全歸，英氣耿耿，與日星相上下，未知後死者畢竟何如？山靈巍然，獨對朝霞，得不爲所揶揄，以無愧改齋，實所至願！願執事時箴規之。無我暇棄，使獲洗刷舊愆，如歲必遒，培養新得，如春方至，慶幸孰大焉！

答王子成

中秋與汝光及兒輩待月池濱，雖間有雲開月出時，終是旋開旋蔽，無由洞見冰壺寶鑒之體，因嘆吾輩用工，亦多是此等症候。然雲之蔽月，非月之罪也。私欲之蔽其良知，乃是吾輩自相招引、自相停留，其罪將孰委乎？來札自昏自污之旨，此吾輩之藥石也。願推與同志共服食之。

前有簡達玄妙，約與起元同來書屋，使兒輩得終教，而文旌已歸，旦夕能如所望否？

簡君亮伯光諸友

病體未得愈，坐闕馳候，辱誨愛懇懇，若恫瘝在身而望其瘳，敢不佩服以報？近汝止、尚謙、德洪、汝中諸兄枉教，扶疾而臥聽之，廼知向來起滅之意，尚是就事上體認，非本體流行。吾心本體，精明靈覺，浩浩乎日月之常照，而淵淵乎江河之常流。其有所障蔽，有所滯礙，掃而决之，復見本體。古人所以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正欲完此常照常明之體耳。夙夜點檢，益覺警惕。

無由面訂，有懷耿耿。惜陰嘉會，正恐以久而玩，故欲協建書舍，以宏居肆成藝之規，幸加意作興，以底于成績，不勝至望！力疾口占，命兒代啓。時因便風，無惜瑶音。

復夏太僕敦夫

秋問辱惠《浴沂亭記》及示滁學諸生訓語，殊感誘引之勤！顧揆諸鄙心若有不安者，以迎醫治疾，未能以請。使至，復塵軫問，不以疏簡爲譴，是以輒呈固陋，以求指誨。

夫良知之教，乃從天命之性指其精明靈覺而言。《書》謂之明命，《易》謂之明德，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無往而非良知之運用。故戒慎恐懼以致中和，則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而擴充四端，則可以保四海，如運諸掌。今乃疑吾心之良知爲未足，則多學而識，其將愈於一以貫之乎？良知之明也，譬諸鏡然。廓然精明，萬象畢照，初無不足之患，所患者未能明耳。好問好察，以用中也；誦詩讀書，以尚友也；前言往行，以蓄德也，皆磨鏡以求明之功也。及其明也，只是原初明也，非合天下古今之明而增益之也。世之没溺於聞見，勤苦於記誦，正坐以良知爲不足而求諸外以增益之，故比擬愈密，揣摩愈巧，而本體障蔽愈甚，終亦不能照而已矣。博文格物，即戒懼擴充，一箇工夫，非有二也。果以爲有二者，則子思子開卷之首，得無舍其門而驟語其堂乎？曾氏之樂，與孔、顔之樂，無以異者，特有生熟之别耳。故常爲之説曰：童冠詠歸之樂，日至月至者也；簞瓢陋巷之樂，三月不違者也；曲肱飲水之樂，純亦不已者

也，其功一也。由日至月至而守之，則可以三月不違矣；由三月不違而化之，則可以純亦不已矣。若以放浪形骸、留連山水爲曾氏之樂，則夫子喟然之與，不亦輕乎？凡此皆鄙心之所疑而不敢以隱者也。無由面訂，有懷耿耿；佇望德音，慰其饑渴。

復聶雙江文蔚

宗兄寧至，辱惠教言，以病冗未及復也。敝邑之害，漸次平寧。覈田以明虛糧，捕寇以安流離，皆當道諸君子之賜。久安長治，正在今日。若得均里甲以平苦樂，懲竊黨以絶芽蘖，則數十年之利，尚克賴之！

越中之論，誠有過高者。忘言絶意之辨，❶向亦駭之。及卧病江干，獲從緒山、龍谿切磋，漸以平實。其明透警發處，受教甚多。夫乾乾不息於誠，所以致良知也；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致良知之條目也。若以懲窒之功爲第二義，則所謂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者，皆爲剩語矣。源泉混混，不舍晝夜，以放乎四海，性之本體也。有所壅蔽，則決而排之，禹之所以治水也。決排之功，夫豈不勞？然惟因其壅而導之，未嘗以人力加損，故曰行其所無事。若忿慾之壅不加懲窒，而曰本體原自流行，是不決不排而望放于海也。苟認定懲窒爲治性之功，而不察流行之體原不可以人力加損，則亦非行所無事之旨矣。高明静得，其何以批教之？

❶「意」，六卷本作「思」。

簡鮑復之

于淑歸，承手教懇懇，具感故舊之情。扶疾南歸，杜門謝事，時與原理子東交砥互礪，每當得意處，未嘗不念吾復之也。學之不講，聖門所憂。所謂講者，非以資口耳，所以講修德之方法也。下文所指，聞義而徙，不善而改，便是講學以修德之實下手處。明德之明，人人完足，遇親而孝，遇長而弟，遇君而忠，遇妻而別，遇朋友而信，無往非明德之流行。流行之合宜處，謂之義；其障蔽而壅塞處，謂之不善。學問之道，無他也，去其不善以歸於善而已矣。若舍人倫日用而別有所謂講學，則將得罪於聖門，宜吾復之之所詆矣。

病體未得愈，雖瘡口稍合，然遇勞輒復發。南都勘保已久，而題覆之本尚未見報，幸於當路一贊之，使得靜養元氣，以除苛毒，則賜退之惠，勝於引進矣。臨楮不盡瞻跂，惟力善自愛，以慰遠望！

復黃致齋使君

君侯蒞吉，未及期年，而庶士庶民眷然懷思，至今不能忘。扶疾南歸，目擊時事，遇盜賊猖獗，權豪橫肆，士習澆漓，必相與慨慕曰：「使致齋公在，當不至此。」因嘆儒者之效，章明顯著如此！旬宣之政，不得之吾邦而得之閩，何吾邦之不遇也！崇卑者爵，內外者地，而素位以行之功，無往非學。願君侯日廣素學，以尊主庇民，使閩人之思猶吾吉人，非吾道之大快乎！

王生師觀歸，辱賜教諄切，振其怠弛而

鼓舞之，雖在疢疾，❶敢不惕然以奮！所示已發未發之旨，及主靜寡欲之説，足見日用切實工夫，直寫胸中所自得。然鄙人所聞，亦不敢不竭盡其愚。

夫良知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指其寂然處，謂之未發之中，謂之所存者神，謂之廓然而大公；指其感通處，謂之已發之和，謂之所過者化，謂之物來而順應。體用非二物也。學者果能戒慎恐懼，實用其力，不使自私用智之障得以害之，則常寂常感，常神常化，常大公，常順應，若明鏡瑩然，萬象畢照，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矣。主靜寡欲，皆致良知之別名也。説致良知，即不消言主靜；言主靜，即不消説寡欲；説寡欲，即不消言戒慎恐懼。蓋其名言雖異，血脉則同，不相假借，不相襯貼，而工夫具足。此先師所謂凡就古人論學處説工夫，更不必攙和兼搭，自然無不脗合貫通者也。高明深造，其何以嗣教之？

武夷佳什未得奉和，近稿寓上求正。

復戚司諫秀夫

扶疾南歸，杜門謝事，是以海内知己坐闕馳訊，❷而左右迺軫存之，欽服高義。竊聞聖門事業，在止至善。至善者，良知之真純而無雜也。是真純無雜之體，常寂常感，常大公，常順應。故無衆寡，無大小，無逆順，隨所遇而安之，是之謂大行不加、窮居

❶「疢疾」，六卷本作「疾疢」。
❷「訊」，六卷本作「候」。

不損之學。山中静養，與惜陰同志時相切磋，亦頗悟得此味。古人所以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正爲實見得是耳。吾兄以奥學勁節，當明天子四目四聰之任，所以爲德爲民，自有定籌。向題《卷阿分詠卷》以贈伯載兄，謹録一通求教。不激不隨，大公而順應之，迺是鳳鳴朝陽之德。若從俗以靡，與急於一逞，皆雜以自私用智，非真純之本體矣。

汝中兄，同志之雋，所得最深，若時相砥礪，同升中行，吾道之大慶也。合并未期，臨風瞻跂。小詩並録清覽。風便不靳鞭策之！

復王東石時禎

明水使者致教言，殊感誘引之勤，以多病所困，遂稽于奉復。吾兄静養日深，註述日富，多士日歸，斯文之望也，敢不罄竭所聞以求是正！

先師格致誠正之説，初聞於虔州，以舊習纏繞，未敢遽信。及質諸孔孟，漸覺有合處，然後敢信而繹之。蓋聖門之論學，未有不行而可以爲學者。故學之弗能弗措之功，事父而未能也，則學之爲父子焉；從兄而未能也，則學之爲兄弟焉；先施而未能也，則學之爲朋友焉。故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又曰「爲之不厭，誨人不倦」。爲也者，爲仁聖之道也；誨也者，誨以仁聖之道而欲其爲之也。由此觀之，則學之爲知行合一也可知矣。聖門之論智，未有不行而可以爲智者。故知斯二者而弗去，乃爲知之實，而擇乎中庸不能期月守者，則比於自投罟擭，不得爲智。由此觀之，則智之爲知

行合一也可知矣。「忠信修辭」一章，尤爲明盡。自其忠信之存於中，謂之德；自其忠信之見於威儀言辭，謂之業。德業猶形影，初未可歧而二之。知至至之，進德居業之始；知終終之，進德居業之成。以其始條理而言，故曰可與幾，所謂智之事也；以其終條理而言，故曰可以存義，❶所謂聖之事也。知至知終者，知也；至之終之者，行也；始終條理，知行未嘗離也。由此觀之，則智之不可專以知言，聖之不可專以行言，其亦可知矣。孟子大成之譬，正以比三子之爲小成也。小成之樂，亦必金以始之，玉以終之，若謂三子饒於聖而略於智，則將謂樂之小成饒於玉而略于金，世寧有此節奏乎？樂之一字，必兼金玉；射之一矢，必兼巧力。有三子之玉，必有三子之金；有三子之力，必有三子之巧。特比諸孔子，有大小偏正之殊耳。

以意逆志，是謂得之，此孟子讀書之方也。《大學》古本，固未可必其爲孔門之舊，然以孔門他章例之，如克己復禮、修己以敬、出門使民、忠信篤敬，皆未嘗先知後行也。曾子之自言，如仁以爲己任、臨深履薄、遠暴慢鄙倍，則皆合知行而言之。由此觀之，則《大學》之爲完本而無闕傳，其亦可知矣。

大抵先師之教與諸儒不同者，以求理於心，而彼求理於物也。求理於物，則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而必求諸外以增益之，故不免以探討講究爲學，以測度想像爲智。若求理於心，則良知之明，萬物皆備，知善而充之，不善而遏之，如權之於輕重，度之

❶「以」下，六卷本有「與」字。

於長短，無俟於揣摩而自得之矣。來教乃疑舍知而務行，不免毫釐千里之繆，此傳之者未審也。其謂格致是明此心之天理，誠正修是體此心之天理，則已知天理之不在物矣。然格致誠正修，皆明德之功。明德如明鏡，非用工摩擦，則自私用智之障未必能去，而大公順應之體未必能復。故明道先生曰：「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認出來。」若未體而先明，是先求磨鏡之方，未嘗實用其功而懸料其明，明其可得乎？

病體尚未愈，不得摳趨請教。廬陵諸友約以七月既望會于青原，擬力疾買舟赴之。若得子敬同令侄本仁乘興一來，相與切磋所得，以質諸高明，亦離索之大快也。近作數篇，録上求教。佇望德音，慰其饑渴。

簡湛甘泉先生

碩德重望，正宜啓沃明主以柄國是，而復置諸南畿，豈天有意於南畿，使成人小子獲終所依歸乎？古人課君子之功，以安富尊榮與孝弟忠信同科，是或一道也。願明公無秘華、扁，以藥來學，雖在疲癃，必俾全其天年，使萬物一體之實學，融液貫澈而無壅滯，此公之所祇承天休者也。不肖之身，分宜屏斥，乃至累堂尊寮友爲之悚仄不寧。然賴師友平日之訓，於行法俟命頗有依據，幸不至手忙脚亂耳。近有友人勸令緘默以藏者，益答之曰：「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義理，今人理會義理猶是利害，須是吾輩自考自證，無一毫夾雜始得。」故言足以興，非以干禄也；默足以容，非以避禍也。此皆明

哲之流行，時而措之，不可以人力加損。公素愛我者，其何以印證之？朱侍御質直而有志，幸加切磋，以光斯文。餘惟爲宗社加愛！

答周順之

孫友使歸，久乃得來札，所諭離索既久，困挫既甚，良知亦不能作主張，此誠吾輩通患。然既知得病痛，就可於此鍼砭。衆議朋興，此志自定，便是實致良知手段。其間時勢之難遂，儀文之難儆，頹俗之難從，就良知精明處自有天然一定之則。可遂則遂，不可遂則止；可儆則儆，不可儆則止；可從則從，不可從則止。真是鳶飛魚躍，天機活潑，初無妨礙，初無揀擇。所患者好名好利之私一障其精明，則播糠眯目，天地爲之易位矣。願順之更精察之！

從親於昏、處貧無怨二說，皆得之。但須從良知本體上體認，庶免毫釐千里之差耳。汝光敏而篤實，宜之文藝甚爽快，正好相與切磋，同升光大。時義數篇，覺得牽纏處多，且時於格式不合，此必順之以爲細故而略之。古人寫字作文，皆是調習此心，故無大小，無敢慢。若以細故略之，亦涉於不敬矣。先師謂獅子捉兔捉象，皆用全力，願順之留意焉！

簡方時勉

就醫錢塘，甚勞遠來，多病所困，殊無相長之助。潘司教處復收軫問，感服感服！敝邑惜陰之會，舉于各鄉，而春秋勝日，復合九邑及贛、撫之士會于青原，交砥

互礪，甚有警發。乃知吾輩工夫，須有必爲聖人之志，則精神命脉真純不雜，而穿衣喫飯，步步皆實學。若比擬文義，依憑言語，以博聞强記測度景象，終不免落入虚見矣。虚見者，如門外而談堂，堂下而談室，雖百猜百中，終非真實。實見者，在門談門，在堂談堂，在室談室，横説直説，皆是真實不誑語矣。

時勉來札，語意猶有出入，猶是以聞見測度，非自得之功。其末謂昏弱之甚，習蔽日深，故擺脱不開，擴充不去，此卻正好商量。以時勉之質，豈是昏弱？特以平日就文義言語上測度，故不免障蔽，須是從擺脱不開處著實擺脱，從擴充不去處著實擴充，務求自快於良知，而不肯因循以自誑，則動静自合機，内外自合原，人我自合體，有不待比擬想像而得之矣。聖門修己以安百姓之功，只是一敬字。果能實見敬字面目，則即是性分，即是禮文，又何偏内偏外之患？若歧性分、禮文而二之，則已不識敬，何以語聖學之中正乎？甘泉、南野諸公講學南都，及時精進以求實得，良機不可緩也。海内知己合并甚難，而書問往復，動經歲月，是以直述所聞，以效切偲，有所未安，不靳詳示。

復李谷平憲長

青原再會，同志四集，渴望長者一臨以匡翼之，而貴恙所阻。甚矣，嘉會之難也！令郎惠來，獲奉至教，所以磨偏去蔽，宛然如面談，感服感服！所諭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孔門之學也。今日學術必無以異於此，此正平日所服膺以爲聖門開示要切之

訣。一知行，貫德業，備始終，盡在此章，敢述所聞以求是正。

夫德業非二物也，自忠信之存主謂之德，自忠信之運用於言語威儀謂之業；知行非二功也，自主忠信之精明謂之知，自主忠信之真純謂之行；始終非二截也，自主忠信之入門謂之始，自主忠信之成就謂之終。故篤恭之功，即其内省不疚之不息者也；篤行之功，即其學問思辨之不息者也。後儒乃以知至至之爲致知、爲進德，以知終終之爲力行、爲修業，將無失之支乎？知至知終者，知也；至之終之者，行也；始終條理，知行未嘗離也。故知事親從兄而弗去，乃爲智之實；而擇乎中庸不能期月守，則比於自投罟擭，不得爲智，此孔孟之學術也。學術異同，只是學者所行有偏正，故所見有偏正。道若大路然，非有二也，行路者自二之耳。慢罵毁斥之戒，在後生輕俊者亦誠有之，似此習氣，只是好名求勝，非有真切爲己之志，便不可以入忠信之道矣。然異同之間，亦當慎察。同於孔孟者，不可以苟呰；異於孔孟者，亦不可以苟狥。晦庵先生平日所尊信者，二程也，灑掃應對，本末之辯，窮理盡性至命之旨，畢竟未合於一，則將謂之毁斥二程，可乎？《大學》《中庸或問》，歷取諸家異同，而指摘正救，不遺餘力，何也？道也者，天下之公道也，公言之而已，非以黨同伐異爲一家之私言也。近跋《大學》古本，頗述此意，謹寓上求教。佇望藥石，以起夙痼。

答林掌教朝相

彭顯甫歸，備道執事正身以率士、禦盜

以靖民，儒者作用，自與俗態不同，欽服欽服！所集《大儒道統書》，以表率諸士，務期變易士習，消除客氣，各以聖賢自期待，且丁寧以自是自足、自暴自棄爲戒，此非成己成物，自强不息之功，何以及是？亟與崇福、洞淵諸生傳誦，以廣嘉惠。第中間數處，尚於鄙心未安，不敢不竭其愚以求正。

夫濂谿、明道二先生，真得鄒魯不傳之緒，來教以《定性》之篇爲内外合一、動静兩忘之學，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而主静之説，乃曰：「學者先須杜絶人事，閉門静坐，收斂身心，習静之後，隨事精察，至於動静兩忘，聖學其庶幾乎！」則似以明道爲成德者言，而濂谿乃爲始學立法，是不察始學成德之無二項工夫矣。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静，聖人之所以立人極也。君子修之，修此者也；小人悖之，悖此者也。其非先習静以至於動静兩忘也明矣。視聽言動，分爲四箴，則雖欲其簡要，亦自不可得。而來教又謂「心有主宰，遇非禮則勿視勿聽」，將無以非禮爲在事事物物上求之乎？心有主宰，便是敬，便是禮；心無主宰，便是不敬，便是非禮。而又曰「主敬則能克己，克己則有主宰」，是何其兼搭而互和也？自其心有主宰，廓然大公而不雜於人，謂之天德；自其主宰之流行，物來順應而不雜以霸，謂之王道。所謂大本達道，存神過化，皆是物也。而廼以《定性》一書爲天德備，《周禮》一書爲王道備，得無歧而二之乎？

高明自遠見示，而拳拳有枉顧之命，此其中或有不自安者，幸反覆切磋，以各申其情。古人云「不有益於彼，必有益於我」，其

正在于今日乎！五山、淺齋，皆同道之望，而伯寅、良宷，邑之彥也，相與虛心求之，時以見教，至望至望！美中行揮汗奉啓。暑雨不節，惟爲道加愛！

簡胡鹿崖巨卿

專使惠問，備感高義！承示「自檢之功，以隨起隨失爲惻，而懼塵俗之墮」，充此一念，沛然莫之能禦矣。近力疾永新，赴蓮坪諸君之約，因獲與半谿徐侯切磋數日，以爲聖門要旨，只在修己以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塵俗也。戒慎恐懼，常精常明，則出門如賓，承事如祭。視民之有財，若吾家之蓄積也，烏得而不節？視民之有技，若吾家之秀也，烏得而不愛？視民之有力，如吾家之蚤作而暮息也，烏得而不時？故道千乘之國，直以敬事爲綱領。信也者，敬之不息者也，非敬之外復有信也。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即敬之流行於政者也。而先儒謂未及爲政，得無以修己安百姓爲二乎？半谿不鄙而首肯焉，敢爲使君誦之。敝邑同志，欲屈蓮坪、念庵諸公爲崇福之會，若龍華尋盟，遂爾戒行尤佳。小詩數章，奉上求教。

答黃遜齋時熙

武夷勝游，遠勞枉臨，得以奉新得，而雅眷兼之，感悚交集。昨寄吾南郡侯以謝，計徹覽矣。所諭格物之旨，是聖門相傳脉絡，正先師苦心處。萬物皆備於我，乃烝民秉彝，更無加損。反身而誠，則父止慈，子止孝，耳止聰，目止明，皆至善流貫，是謂不

踰矩。其次致曲，以求有誠，則困心衡慮，己百己千，去其不誠以務慈孝聰明，不肯一毫假借支撑，是謂學不踰矩。吾儕自省，於慈孝聰明句句步步皆對越上帝，不愧屋漏，合德合明否？若稍有間隔，便落不誠。不誠便是不正，不正便非上帝降衷之則。此何等緊要，何等切實！願於人倫庶物、三千三百處一一盡强恕而行工課，則此等疑慮，會有冰釋時。適宿車盤燈下布復，如有未安，更祈詳示。

答徐子弼

仲言會于青原，亟稱子弼向道之志。子敬來，辱惠手教，讀之明爽切實，殊爲斯道慶幸！遷善改過，即致良知之條目也。果能戒慎恐懼，常精常明，不爲物欲所障蔽，則即此是善，更何所遷？即此非過，更何所改？一有障蔽，便與掃除，如雷厲風飛，復見本體，所謂聞義而徙，不善而改，即是講學以修德之實。其謂落在下乘者，只是就事上點檢，則有起有滅，非本體之流行耳。先師之教，幸未廢墮者，❶正賴此心此理之同然。須不牽文義，不墮支節，不騖高遠，平平蕩蕩，就人倫日用間實用其力，庶幾有光明時。若扶東而倒西，亦凜乎其可懼也！

來書「種種色色，隨其自來，聽其自去」之語，亦是物來順應之旨，然尚覺生澁有語病。俟工夫熟後，自將融化矣。合并未期，願言加愛！風便不靳時振策之。

❶「墮」，六卷本作「墜」。

再上黄宗伯致齋

益不類，嘗受教于君子矣。故自謫廣德，不敢以書通政府，雖元老舊寮，或有世講之誼，亦未嘗以尺牘相及，恐涉干進以玷師友。獨執事略勢樂善，眷眷詔愛誘之，以爲可語。益也其可拘拘而不思以道義相報乎？

年來静居草莽，時與同志近裏切磋，見得吾黨工夫各就其質之近，或以謹厚，或以通敏，或以簡默，或以剛介。其得力處在此，其受病處亦在此，須是自易其惡，自至其中，方是文之以禮樂之學。禮樂也者，非他也，中和而已矣。學不期至于中，則好仁好信，皆不免於蔽，而智與不欲，終未得爲成人。明公慨然以斯道爲任，翕受敷施，其亦嘗察於此乎？今天下之士，扼腕言禮樂矣，其亦易惡至中以端其本乎？其亦比擬鑽研以鋪張於枝葉乎？聖明在上，寤寐堯舜，而中和位育，瞠乎唐虞，何也？三復來教，發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功，而曰「經文其命脉，三《禮》其皮膚；經文其準繩，三《禮》其平直」，則緩急先後，可謂善握其機矣。更望洗心積誠，爲主上精白言之。

夫心體之不中者，非以忿懥好樂有而不化乎？其發而不和者，非以親愛賤惡辟而不節乎？果能慎於獨知，不使自私用智雜之，則大公順應，以天下爲好惡，雖甲兵錢穀，無往非禮樂之四達，不然，則以一己爲好惡，雖玉帛鍾鼓，亦爲虛器彌文焉耳。故曰忠信以得之，慎獨者也；驕泰以失之，不慎獨者也。嘻，其機微矣！先師平日精神，備在《大學》，而未盡展布，天其有意於

今日之夷夔乎！ 若夫國本之當預，人材之當收，民生之當愛，武備之當戒，此皆好惡中之先務，惟公相時而亟圖之。 舊所作文十篇，録上求正。 佇望藥石以洗夙痼。

再簡聶雙江

數年趨弔之情，始力疾一遂，而周旋旬日，辱飲食而教誨之。 群俊畢集，精氣自翕，振其怠弛，以奮迅於紅爐之焰，不敢以冰雪滓吾本體，益也拜賜大矣！ 亟欲具謝，而往來不易，復勞墨教先之，感悚感悚！

所云「言語感人爲淺，而無行不與方是成己成物之學，知不足以通晝夜，則於良知本體尚隔幾重公案」，此自濂洛以後，無此箴規，敢不自責自勉，以求無怍於厚望乎！

其以頻復之學與義襲同科，此卻尚有商量。 夫謂之復者，以不失其本體言也。 集義所生，則本體流行矣。 以集義爲事，而或忘之，則猶不免於有失也。 此正聖門日至月至，知及之之學。 若服膺而勿失，便是顔氏矣。 失在於頻，不在於復，故得爲無咎。 若義襲而取，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恐不得與無咎例論矣。 切磋之餘，更望終教之！

明春假館崇福以自收斂，以求助於同志，庶其有濟。 吾兄亦宜取友自輔，必待事畢而後入山，事豈有畢時邪？ 大事之襄，雖疾當勉，其餘種種，盡可廢閣。 養德養身，只是一事，無時而無意，無時而無知，無時而無物，無行不與通乎晝夜，方是致知格物之學。 時因便風，惠以新得。

復毛古庵式之

年來僻處，與同志切磋舊學，於世味頗覺超然。獨念海内名流，無從一商至當之歸耳。辱教言遠貽，且示與希古、平嵩諸君子往復佳製，宛然如面命，感服感服！大兄脚踏實地，不以欺爲主，積久純熟，自然光輝，然尚覺文義所牽纏，於鄙心有未安者。

夫謂「君子之學，以檢束身心爲先務，而持敬涵養，最是着實工夫，其要自不欺始」，不知檢束、涵養與不欺爲三乎？抑爲一乎？又曰「苟能由此實用其力，自動静、語默、應對、進退之間，敬義夾持」，不知不欺之功，即敬即義乎？抑敬義在不欺之外乎？其謂「道有本而學有要」，猶曰樹有本而種樹有要也。若怠忽其要，而謂之知求本，可不可乎？夫「教以不欺，即是慎獨，即是思誠」，其與立志向上同乎異乎？魚鴻有便，更望詳批教之！

向所論聖門高第，亦各有病痛，非敢妄議先哲也。康齋所謂見明道之有獵心，而知聖人之可學也。以三子之日用親炙，宜得其門矣。非聖人之點化，則克伐不行，終非復禮；必信必果，終非比義；億則屢中，終非一以貫之。其所以成章進德，正自聖人鍼砭中來。今欲求聖門醫案，須從此處體驗，各察其症，各服其方，庶幾有受用處。不審高明以爲何如？

静庵後事，極荷扶恤，仲通亦勞賙之，預感預感！杭錫賢、薛圖南諸同志，更祝汲引！友人近刻古本《大學問》，附以鄙見，謹寄上求教。

復陳明水惟濬

孟夏拜所寄雙江處書，拳拳示以「處患難工夫，非以能恬然安受爲難，須加反躬省過，方始有進步」。此是吾明水經驗得效方，敢不祗奉周旋。古人所謂「困心衡慮而後作」，作者，言良知之奮發不可屈撓也；「徵色發聲而後喻」，喻者，言良知之明覺不可障蔽也。若弗作弗喻，烏在其爲增益不能乎？峴臺再會，同志感興，而吾兄所得，亦復不淺，其謂決去壅遏，則本體原自流行，至其精明廣大處，又見日有不同。向看他人沉溺若不相關，今卻有不容已，謹賀明水之日新日富矣！以往來乏便，未即具復。平崖使至，乃喻爲瘡疾所困，而養火山間，友朋離索，殊無日新之益，此卻正好商量。古人自成自道，本體常自流行，若以友朋爲盈涸，則所指奮起精明，或是意氣景象，而非本體矣。如何如何？講學之風，大患在空言。象山對症之劑，願與同志大家服食之。

歸自青原，杜門静養，日見得從前測度想像自以爲功，而不知反增一層障蔽。今之空言而無實行者，正坐測度誤之也。子弼、仲言、大任，皆同志可畏，平崖復有跟脚，須盡心以協其成。若消涉因循，則痛癢便不切矣。力疾揮汗，不盡瞻跂。貴體幸加愛！

簡夏東洲于中

金陵抱病，幾至危殆，尋醫問藥五載尚未愈，而吾兄患苦，又復過之，豈骯髒者之

數奇，乃適相偶邪？萬里謫戍，猶在玉門關內，非聖恩優念狂直，未易得此。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東西南北，將惟命是聽，惟負罪引慝，正己而無怨尤，乃是今日實際學問。願日新令德，以滋天休。

聖門之教，只在情性上做工夫，故開卷之首，曰説曰樂，曰不慍，使學者自證自驗。慍則戚戚，説與樂則蕩蕩，毫釐千里，決諸吾心而已矣。遠地亦有相過從者否？子弟從之，孝弟忠信，成己成物，自是一項事。勿云閉門註方而已，何以發藥起其夙痼？

復石廉伯郡守

青原之會，先師嘗命之，乃今十有四年，始克一集，交砥互礪，同志甚覺奮發。不意仙舟咫尺，竟爾相違，信嘉會之難也！所示「揀擇害道，皆有我爲之根」，足見新功切實處。良知之本體，本自廓然大公，本自物來順應，本自無我，本自無欲，本自無揀擇，本自無昏昧放逸。若戒慎恐懼不懈其功，則常精常明，無許多病痛。特恐工夫少懈，則爲我、爲欲、爲昏、爲放，雖欲不揀擇，有不可得爾。高州雖遠，其爲天地萬物一也。持慎獨之教以往，勿怠勿息，以收中和位育之效，譬諸舟堅舵固，又何巨浪颶風之患？此吾兄今日之素位實學也。索居之慮，正是吾輩通患，然獨知之明，即是嚴師。爲其所爲，欲其所欲，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便是終日在陽明洞中矣。

舜敷兄不知何時履任？此天之所以相高州也。幸同心協力，以敬承天休！

簡歐陽南野崇一❶

朱道長行，寓簡奉啓，嗣獲教言，即遣小僮聽命，而延久未歸，何也？聶雙江會講永豐，羅念庵會講吉水，陳明水會講臨川，皆追悔從前淺狹，有人我見。天不廢斯道，其有濟乎！大學，豪傑之萃也，吾兄宜曲加汲引，不可放過。往歲侍先師于虔，王巴山自廣歸，見忍咳與談，談劇復咳，咳止復談，客退，請其故，曰：「是定山壻，有文學，後輩所歸。若轉得巴山，則六合之士皆可轉矣。」乃知仁人以萬物爲一體，惟恐一人不獲盡其性，便是自家盡性工夫。若稍涉因循，則痛癢便不切矣。何如何如？

近來見得聖門高弟，亦各有病症，故隨症而藥之，使歸於中。節介自檢，不肯於事上放過，而本體未能潔净，此原氏之學也，故不許其仁；篤信謹守，獨立規模，硜硜然而不可回，此卜氏之學也，故以小人儒戒之；穎睿多聞，以意見測度想像，亦時復得之，此端木氏之學也，故斥其億則屢中，與辟喭同科。今日吾輩之功，除虛内事外、鋭進速退者不論，其着實用力，猶不免落入前數種症，須痛掃此症，始可語屢空之學矣。

力疾奉啓，風便不靳詳教之。

答薛中離尚謙

九月五日收彭山兄處所惠教言及《研幾録》，知日新之功，鼓舞來學，在於師門，可謂克家矣。多病所困，正爾因循，得此一

❶「陽」，原無，今補。

鞭，敢不警惕以圖前進！所示「開拳見子，箇數自明，不勞猜量」，此真中測度之病！又云「是非逆順景界，猶時有礙，乃知聲臭未泯，還是形而下學問」，非有志於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者，何以及此！今同志凋零，存者復散慢，先師未了公案，尚及時完之。

緒山、龍谿已返越中。弟以來春爲幼兒畢婚，過此可入名山矣。佇望大兄棹舟東下，遂侍以行，先期幸一示之。

《研幾》所録，多發揚宗旨，然間有不緊要處，亦有鄙意未安處。夫謂「君子蕩然，皆春生，此仁體也」，陽舒陰慘，何者非春？天命天討，何者非仁？豈以當任與不當任而異乎？望更一研之，再以見教。

簡歐汝重

寶城之會，過辱教誨，登坵臨流，陶然自適，脱去世味，直求天真。古人所以樂朋聚而患索居者，其先得所同然乎！歸家以憂虞偬冗，便覺不同，雖强自提撕，終無凝聚渾成之趣。乃知吾輩不及古人，只是不能恒其功耳。聖門之教，正是恒久其功，故本體流行，更無壅障。見大賓，承大祭，吾良知也；曰如見、如承，只是時時如此而已。己所不欲，吾良知也；曰勿施於人，只是時時勿違此而已。此何等簡易，何等切實，何等兢業，何等恒久！願與吾兄協力圖之！仲瞻諸君約會書岡，以望日爲期，能乘興約同志一臨之，尤佳。

答徐波石子直

汝愚道高志恒，切瞻跂。杜門養痾，未克請教，而左右先施之，感服感服！聞諸師友，聖門之教，以致良知爲要，只「毋自欺」一句，便是誠意、正心、格物之訣竅處。果無自欺，便是自謙，故自其精明之無障，謂之智及；自其精明之無間斷，謂之仁守。今既說良知，而又求所謂智及，將無騎驢覓驢已乎？吾輩今日自檢之功，果知善而著之乎，抑如好好色而無以尚之乎？果知惡而掩之乎，抑如惡惡臭而不使加其身乎？稍有自欺，便非自謙，能與不能，只從此分，更無別玄關可入也。如何如何？聖明在上，寤寐三代，致齋諸公復以斯文爲己任，此正諸同志行義達道之良緣也。然仕途風波泥淖，易於震撼汨没，須操船執轡，常精常明，使修之於家而行之於天子之庭。草莽雖病，敢爲萬里祝之！未由合并，臨風耿耿；時振新得，一振怠弛！

再上甘泉先生

廖曰進歸，辱教言之貽，劉汝繼復致軫念，即已轉報。九邑同志灑掃青原，以共沐陶鎔之化，而延望未至，將聖眷優渥，有賴啓沃之引翼乎？古之君子，其去也以義，其留也以禮，故志未得行，不苟於淹；志苟得行，不亟於去。此皆明哲之運用，時而措之，不可以人力加損。以公之久於斯道，其處之審矣。

多病之軀，視舊稍健，時與文蔚、達夫諸同志切磋於大行窮居、不加不損處，頗窺

見意味。夫弁冕蒻笠弛於首，則異矣，而首之本體未嘗加損也；赤舄緉屣施於足，則異矣，而足之本體未嘗加損也。世之殉於權勢，惟恐失之，與一遭擯斥若不能終日者，正坐加損累之耳。何時面命，少沃離索。冬氣漸寒，惟若時加愛，以迓天休。

簡呂涇野宗伯

側聞考績西歸，遂闕馳候，及收教札，知復至南都，慨然有念於讎講之好，感悚感悚！病體視舊稍健，今春出館崇福寺中，與門生兒子緝理舊學，而郡之耆艾與四方之彥時造焉。乃知平日病痛，尚是比擬文義，想像光景，自以爲爲學工夫，而不知於良知本體反增一層障蔽，廼欲持是以抗群論，宜長者之不許也。聖門之教，只在修己以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私欲也。故出門使民，造次顛沛，參前倚衡，無往非戒懼之流行，方是須臾不離。聖學之篇，以一者無欲爲要，而定性之教，直以大公順應，學聖人之常。濂洛所以上接洙泗，一洗支離纏繞之習，正在於此。未審高明深造以爲漸可與語否？麥使君行，布此求教，何以發藥，藥其不逮？

答洪子明

收季夏六日書，謂「無動無靜，皆我致良知之地，永不願退落豐蔀中」，爲之躍然。及如之來，讀仲秋十一日書，乃猶有「疚于貧，動于名，私意客氣，不勝其漚滅之病」，則又愀然以懼，不識子明將何以對治之也。春來與同志聚處崇福寺中，見得

吾輩之病，亦有二種，有自志來者，有自工夫來者。致良知之志，直下潔净，不容一毫染著；而或有染著，此工夫之病，非志之罪。欲致良知而沾帶一二分世味，不肯潔净，則其不潔净處，乃志之病，非工夫之罪。病在工夫，則一加警惕，便可融化；病自志來，則不免容隱，須洗心改圖，方可以入堯舜之道。所望同志諸君，各察其病，各用其方，大家神輝皜皜，無失本體，則千里之至祝也！

世間美質亦自不少，然不文之以禮樂，則好直好剛，皆不免於蔽，而知與不欲，終不得爲成人。文之以禮樂者，中和而已矣。周子所謂「易惡至中，即聖門之好學也」。由喭師辟，終是有未融化，與屢空之回，畢竟殊科。已與如之三友反覆切磋，願與吾子明同勉之！

《菊坡遺稿》尚未得暇。方搆書舍，燈下布復；時因便風，惠示新功。

答余汝定

同志聚處，方以爲樂，歲晏别去，未嘗不懷念也！遠廑惠問，具見雅志。聖學不明，被舉業埋没多少豪俊！將六經明訓，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恬然相與安之，非吾汝定之愛其身也，焉能憣然改圖乎？然憣然改圖，亦不外於舉業而得之。何者？舉業之所習，皆六經明訓，同是堯舜，同非桀紂，果能行其所是，去其所非，則言行相顧，可以入於慥慥君子矣。知是知非，便是良知；行是去非，便是致良知。良知之不致，正以出入於公私、紛擾於利欲也。故向所講論，皆提出修己以敬。敬也者，良知之

精明而不雜以私欲也。戒慎恐懼，常精常明，則廓然大公。良知之體，物來順應；良知之用，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始乎致曲，終乎能化；始乎尚絅，終乎篤恭。更無二工夫、二效驗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正毫釐千里之幾。從良知精明流行，則文、武之好勇，公劉、大王之好貨色，皆是天理。若雜以私欲，則桓、文之救魯衛、攘夷安夏，皆是人欲。先師所謂「須從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論濁清」，喫緊爲人，正在於此。如舉業一事，言行相顧，便是天理；行不顧言，便是人欲。若謂因人欲以引入天理，則尚未穩也。循天理則便爲福，狥人欲則便爲禍，於此果實見得，則其求福當如饑食渴飲，眷然不能捨；其避禍如畏蛇蝎，如逃酖毒，凜然不能安。若終日悠悠，則尚出入於公私、紛擾於利欲之病也。紛擾利欲之人，安危利菑，不可告語。使其可告語，則憣然改圖，又孰禦之！使者告歸急，以小搆書屋，草草具復。願言精進，以慰遠望！

答余相之

盛暑勞惠問，且質所擬，具見高志新功不替，離索爲之躍然。所答戒懼銷磨之説，亦已得之。其問難等語，則尚有出入。程門所謂「非明睿所照，而强索至此」，此吾輩之通病也。今欲在强索上求通，不免測度比擬，終是雲霧中觀物，須是在明睿上求通，則常精常明，不容障翳，如秋陽當空，容光畢照，更何疑何惑乎？始學工夫，與聖人原無二項，然亦自有生熟難易。向在南都，有疑聖人之功異于始學者，僕答之曰：

「王逸少所寫『上大人』，與初填珠模者，一點一直，不能一毫加損。」問者爲之大笑。然遂謂填珠模者與逸少便是一律，亦似未瑩。安仁利仁，只是一仁；誠與思誠，只是一誠。何獨至率性修道而疑之？果知性道之非二物，則自知率與修之非二功矣。如何如何？

復季彭山使君

天假德星以照吾吉，吉人之所胥慶也，而臨江乃得專之。中離兄訂約而至，亦不獲參互切磋，以究至當之歸，耿耿可念！執事憂近時學者失自然宗旨，流於物欲，特揭龍德之警惕變化以箴砭之，可謂良工苦心矣！特剛柔善惡之分，於鄙情尚未釋然，是以遲遲未敢復也。

夫三才之道，曰陰陽、曰剛柔、曰仁義。仁義、剛柔、陰陽之流行中節處，則爲道，爲善；其偏重不中節處，則爲過，爲不及，爲惡。故《乾》之上九，剛也，以過而曰「有悔」；《坤》之六五，非柔乎？以中而曰「元吉」。君子之乾乾不息，正以能晦能顯，能屈能伸，若四時日月，錯行代明。故果行育德，非以奮發也；嚮晦宴息，非以因循也；容民畜衆，非以兼愛也；儉德辟難，非以爲我也；明罰勅法，非以立威也；議獄緩死，非以售恩也。此皆乾德之變化，時而出之，不可以纖毫人力增損。若以剛柔蔽善惡，得無尚有未瑩乎？

已專二友迎中離入復古書院，俟少湖公案考，約蓮坪、雙江諸兄至青原，公能乘公務一臨之，慶幸何如！

再簡季彭山

夏末，臨江使者歸，寓簡馳復矣。承諭誤認自然之說，具見新功。古之君子，虛己取善，浩浩若滄海之納百川，百川日夜宗之而不能外，由此其選也。警惕變化、自然變化，其旨初無不同者。不警惕，不足以言自然；不自然，不足以言警惕。警惕而不自然，其失也滯；自然而不警惕，其失也蕩。蕩與滯，皆有適有莫，不可與語比義之變化矣。

向所陳《乾》之上九以剛而曰「有悔」，《坤》之六五以柔而曰「元吉」，似不可以剛柔分善惡，而來教若有未允。嘗即各爻而考之，則《需》之九三，不如上六之終吉；《蠱》之九二，不如六五之用譽；《噬嗑》之上九，不如六五之黃金；《頤》之初九，不如六四之虎視；《大過》之九三，不如初六之白茅；《離》之九四，不如六二之黃離；《井》之九二，不如上六之有孚；《旅》之上九，不如六五之譽命。高明試思之，再以見教！

夫陰陽、剛柔、仁義，本一道也，因三才而六其名耳。故自其流行中節處，便是善；其偏重處，便是過與不及，便是惡。若必以陰陽、剛柔分善惡，不知仁義又將安屬之乎？蕭灘嘉會，末由請正，書問往返，終不詳盡；安得天假良緣，再侍泮宮之切磋乎？

小兒赴試，謹命趨教；不靳牖迪，預感陶模！

簡洪峻之道長

鄭景明過山房，知憲節蒞揚，即具柬以

候，而教言遄至，申之以佳章，將之以厚儀，感服何可忘！令先君狀實，真篤行長者，善慶之報，顯道不爽，顧空疏不足以闡之，所望日懋，戰兢以施有政，事君交友，以丕顯繼述，則鄙言且賴以永矣。

承諭「居常體察，究竟此身尚賴執持，其於無聲無臭、性與天道之妙，未盡豁然」，此正好商量處。高明之所謂執持，其果戒慎恐懼乎？抑涉於安排而臆料也？戒慎不離，常精常明，去自欺以求自謙，此文王亦臨亦保、亦式亦入之學，故其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文王之純，即天命之於穆不已也。一涉於安排，則便是大聲以色，長夏以革，非性道之本體矣。本體流行，原無間斷，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稍有壅塞，即與疏瀹，不遠復者也。幾微之間，理欲通障，旋瀹旋壅，旋壅旋瀹，頻復者也。頻復之厲，亦只是欠卻亦臨亦保工夫耳。

新刻書二本，寄上求教。時因風便，無靳箴砭。

答曾弘之

二友來，承商確戒懼之旨，甚快離索。不睹不聞，是指良知本體；戒慎恐懼，所以致良知也。良知一也，自其無昏昧謂之覺，自其無放逸謂之戒懼，自其無加損謂之平等，其名言雖異，其工夫則一。今若以覺與平等爲簡易，而以戒懼爲涉於起意，非特誤認戒懼，亦誤認覺與平等矣。今且試察戒慎恐懼時，此心放逸乎，不放逸乎？昏昧乎？不昏昧乎？有加損乎，無加損乎？得則俱得，失則俱失，未有得其一而失其二

者也。自堯舜以來，曰兢兢，曰業業，曰克勤克儉，曰不邇不殖，曰亦臨亦保，曰忘食忘憂，曰不遷不貳，皆是學也。使有簡易直截如或者之說，聖人何靳以示後學，而諄諄以第二義爲訓乎？慈湖所謂不起意者，不起私意也，故其紀先訓曰：「人關防人心，賢者關防自心。」天下之心一也，戒謹則善，放則惡。其送子之官，曰「兢業不兢業，即禍福榮辱之樞機。」今厭末學之玄妙而并罪慈湖，慈湖有所不受矣。小人之起私意，昏昧放逸，作好作惡，至於穿窬剽劫，何往非心？特非心之本體耳。水之過額在山，至於滔天襄陵，何往非水？然非水之本體矣。戒懼以不失其本體，禹之所以行水也。堤而遏之，與聽其壅橫而不決不排，是二者，胥失之矣。何時一來，更商新得。

再簡洪峻之

姻友趙別駕致教言，申以名紙佳筆之惠，祇服高誼，宛然如面。所諭「吾人所患，只懼此志未乾乾耳。此志不息，則性道原自具足，又安有所間隔」。誠然誠然。程門釋乾乾最爲簡暢，曰：「乾，天也。乾其乾者，言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故如好好色而無以尚，如惡惡臭而不加乎身，便是動以天，爲無妄。若知善而著，知不善而掩，便是多少人僞，迷謬其天則矣。壽巖講章所謂「誠意一章，乃聖賢一大緊關頭腦，知得此頭腦，則工夫始有著落」。若徒務外近名，竊取口耳聞見之似以誇諸人，至於知有身心之學，而又摸擬想像，以爲終身踐履之地者，則亦不免於行不著、習不察，自欺之

罪，恐終不免。即以傳示同志，無不惕然增慕也。

《大學》、《中庸》皆提出慎獨之功，此是孔門相傳正脉。是中隱微，十目所不能睹，十手所不能指，惟良知獨覺，莫見莫顯。於此潔浄，無往非潔浄；於此夾雜，無往非夾雜。夾雜便是自欺，潔浄便是自謙。慎獨也者，去其夾雜以復其潔浄之本體而已矣。來教乃曰「慎獨是自慊之功存主處」，又曰「慎獨之功，又只是個誠敬意思」。雖欲混合，而語句不免開析，此莫是尚爲文義纏繞否？風便更批示之。

用舍無恒，行藏有定，粹然一出於正，而無一毫係累，孔、顔自許，正是本體潔浄，非群弟子所及。世俗通病，只認得個有才能、有勳業、有著述的聖人，不認得個無技能、無勳業、無著述的聖人。江門之詩曰：「卻憐夜半留雙睫，早爲人間了六經。」六經之了，繼往開來，而反憐之，何也？程門謂唐虞事業，自堯舜視之，不過一點浮雲過太虛，假使舜不遇四岳之薦，終於耕稼陶漁以老焉，其將不得爲天地萬物一體乎？大宰以多能爲聖，而子貢言「又」以兼之夫子，猶恐其起學者之病。既學做聖人，又須學做多能，故喫緊以療之，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今之學士大夫，果能信其不多而無疑乎？果能視唐虞事業如浮雲乎？果能以夜半了六經爲憐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所意，必有所係累。不論忿懥好樂，皆非天德；不論畏敬賤惡，皆非王道。故曰：天德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是義也，豈獨秦漢不識？自程門大公順應而下，識此義者，鮮矣！

無由合并，臨風懷跂；佇俟新得，一振

離索。

復宗兄本固

去偏就中，自是聖門成法。然中極難識，非立志專而用功熟者，往往以質之所近，潛制默奪，而未之知也。無後之憂，雖情性之正，然亦自有中處。就如父母之喪，深憂鉅痛，然先王之戒，猶曰「毁不滅性」。所謂性者，動亦定，靜亦定，雖憂苦拂鬱中，而精明本體未嘗動摇。如明目然，雖涕泣縱横，而光明固自若也。知此則知未發之中矣。積德、寡欲二味，便是種子仙方，其成不成，命也。君如命何？ 疆爲善而已矣。❶

詩稿中間儘有得意者，亦有錯雜意思不相浹洽者。大抵情景相感，盎然而發，則喜愉悲苦，皆得其實。若無所感觸，而强作語言以摸寫之，正恐無病而呻吟耳。

復高中丞

憲節按嶽郡，以多病所困，未得趨候。辱頒郇翰，重以寵貺，揣分省躬，何修而可以承此？往時虚糧之害，害及困窮，而富者坐享其利。今覈田尋糧，專爲困窮解脱，而富者雖巧，無以自遁。然富者狃於舊習，遂以爲厲己，緝緝翩翩，陽擠而陰攘之。得大君子洞燭民隱，毅然不摇，以溥更生之福。方思與山童野叟歌詠盛德，以昭垂無疆，而謙光下逮，更以謝爲詞，曷勝愧悚！若臺下欲昭激勸之典，則楊郡守、危節推經

❶「疆」，當作「彊」。

營匡翼於上，諸友奔走勤瘁於下，皆可録也。多病之軀，仰贊末議猶有所不逮，而何功之敢居？然尊者之賜，未可以卻，謹對方司訓頓首以謝！若夫編審之公，所以善丈量之成也。往時糧至二三十石者，止充甲首，而一二三石者，乃充里長，以輸納則不完，以勾攝則不伏，展轉負累，百孔千瘡，强者迫爲盜賊，弱者驅而流亡，甚可憫憐！更望名公畫爲章程，以均苦樂，萬民饑渴之願也！方謝而復以請，自知得隴望蜀之哂，然良師帥之於子弟，拯其水火而奠諸衽席，亦當無所不用其情矣！

復魏莊渠

黄正之歸自越，轉致教言，凜凜然敏事訥言之規，敢不祗服，以無負厚愛！今伯載聚處里閈，洪甫復來柄郡教，斯文之興，其幾先兆矣。願時加汲引，交砥互礪，以爲來學標的。道，天下之達道也，古今人共由之。有所錯誤，有所偏陂，則相與指示，期趨于中行。古之人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意正如此。無由趨侍杖几，曷勝馳慕！風便幸時有以振策之。

敝邑虚糧之害，甚於焚溺，賴當道以丈量拯之，庶曰更生之機。而富且貴者，惡其害己，騖然欲去其籍，萬民皇皇無所措手足。天矜于民，未知何以終之？明公萬物一體之志，并以附啓。

答龍雲東

使至，辱存問，殊感故人之情。政行遐荒，上獲而民治，進修之功，足可徵矣！特

云羈思鬱鬱，則似尚有揀擇在，須消此查滓，無使爲出治之梗，乃佳。

《積簣録》所得日以高遠，三復披讀，甚有警發。至《與龍湖論學書》有曰：「今之論治道者，責難於君，必曰天德王道，及退而反觀，未知克盡與否，是何責君父厚而自責薄也？」壯哉言乎！夷吾、偃衰，是豈知此味者？更望戒愼恐懼，無使造次顛沛而違，使中和位育之效身親見之，斯文之大幸也！存養省察，尚似作兩頭用工。向所謂不睹不聞即是獨，戒愼恐懼即是愼，謂由中以應外則可，謂制外以養中則不可。未知尚能記憶否耶？

簡洪覺山

高郵邂逅，殊未盡承新得，入京以多務驅馳，非病體所耐，因缺于奉候。龍谿寄所往復簡，乃知高明於良知有先天後天之疑。此於意見，將無有所倚否？微有所倚，便非肫肫皜皜之本體，故有許多枝節出來，此未可以爲語病而忽之也。

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大公者良知之體，順應者良知之用，原無許多包藏粘帶、窒塞偏枯不停當處。譬諸水之過額在山，而認以爲水之咎，水其受之乎？

簡唐荆川

長安之別十有六年，事體禮數日與昔異，所賴同志四集，時相儆惕，磨偏去蔽，勃勃向切實平易處，庶不負師訓友箴耳。

戒懼中和，中和位育，此是聖門相傳㲄

率，若律呂歷數，所謂有司存者。曾氏既得其宗，豈以道器爲二？觀依仁游藝，緩急自別。何如何如？

近會舜渠司成，互言所病，僕謂初入朝市，恒懼紛華撓素志，而渠謂久住山林無良友，生意不免蕭索。因相顧以嘆古今兩項症候耽閣了多少豪俊！安得出門如賓，使民如祭，繁劇而常定、岑寂而常充乎？

復林子仁

良晤未遂，悵然興思，教劄之貽，示以新功，雖未傾倒，差慰離索矣！

良知本體，天運川流，無晝無夜，無古無今。謂之有所見，則不睹不聞；謂之無所見，則莫見莫顯。故《中庸》一書，三言微顯，正欲學者真見真得，不離須臾。今曰「日來工夫深愧未能平等，不免時亦有見」，則似專以有見爲病。果若而言，則參前倚衡，又須下轉語矣。程子之言曰：「必有事焉，卻是行其所無事。」誠然誠然。以爲點化學者有事之偏則可，若孟氏宗旨，原不用添註脚也。高明之言，得無點化有見之偏乎？便中更詳示之。

簡霍渭厓宗伯

向所示任肩宇宙，立世極矩，非公之力量氣魄，其誰當之！所望日懋戒懼以致中和。古之人亦臨亦保，亦式亦入，故不大聲色，而萬邦作孚，直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同神而並化。以公之好古而篤學，其亦有異聞乎？

簡傅仲言

擬峴之別，桃華又兩度矣。教言遠貽，悔悟懇惻，具見新功。其曰：「空談本體，未嘗實湊工夫，此吾儕通病，然良劑不外是矣。」拜賜拜賜！良知本體，自舜與蹠，自回與賜，自孔與夷、惠，一也。而一以爲善，一以爲利，則知之致未致耳；一以爲屢空，一以爲億中，則致之至未至耳；一以爲清和，一以爲時中，則至之中未中耳。來札謂儘有地步，儘可持循，其咀嚼真味，而欲人人服食之乎！聖門自敘課程，只在庸德庸言，兢兢翼翼，不敢放過，何嘗有玄妙捷徑？即此便是本體。何如何如？

青田小陂，流風未泯，净掃層雲，杲日當空，後來者之責也。願言珍愛，以快遠望！時因便羽，無靳新得。

簡上許松皐年伯

益廢處邱壑，自分棲遲，優恩下及，俾守吏事，方夙夜戰兢，無以報稱，而宫僚妙選，復濫列名流之末。此在明公整頓人才，斡旋化機，顧不肖非其類也，將何以仰酬國寵，而求無負衡鑒知人之明乎？

病體不耐勞，未便于北。詢諸耆舊，誼須北上，俟秋涼戒行，尚圖面請也。天下人才在公掌握，潛移默化，惟視所以風之。故上好正直，則正直進矣；上好廉潔，則廉潔進矣；上好恬退，則恬退進矣。公世臣矣，體國承家，萬代瞻仰，所願永肩斯道，以滋天休。

簡復胡雙洲

西園聚講，得奉切磋，甚服高志！以發舟有期，未克與諸友從容究之，次日渴擬話別，以竟所懷，竟成虛望。耿耿可念！

戒懼中和，中和位育，此是聖門相傳正脉。吾輩只是欠卻亦臨亦保工夫，故尚有係累，尚有斷續，不論忿懥好樂，終非天德；不論畏敬哀矜，終非王道。今只相與勉於乾乾惕若，須臾勿離，則裁成輔相，便在目前。孔子所謂修己以安百姓，更無二塗轍矣。若止以比較於異同，推測於文義，則去戒懼實學尚隔幾層。談食説飲，其有饑渴乎？諸同志皆勃然。汝臣及祁沾、祁庸，咸有向上志。吾兄以身倡之，毅然爲吾道赤幟，千里之至祝也！

簡復馬問庵督學

黄樓之宴，得奉清教，以方畏暑，欲速發舟，不意舟夫稽緩，及遇盜警，甚悔嘉會之不洽也。屯命所遭，荆室遂至于大變，而病體亦幾危始安，坐是闕於候謝。重勞慰問，殊感雅誼！所示復禮之訓，卷然誘之使言，謹述所習，以求商確。

常考聖門所説「己」字，未有以爲私者。曰君子求諸己，曰古之學者爲己，曰正己而不求於人，皆指此身而言。此章凡三言「己」字，而訓詁不同，似亦未安。故常謂克己復禮，即是修己以敬工夫。敬也者，此心之純乎天理而不雜以人欲也。雜之以欲，便爲非禮。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修己以敬之目。除卻視聽言動，便無身矣。不雜

以欲而視聽言動焉，則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即是修己以安百姓。故曰天下歸仁與篤恭而天下平，無二塗轍。高明以爲何如？有所未安，無靳詳示。

簡東塘司馬

宋之備邊，初無關隘，然而講水利，開地網，樹林木，猶能以限胡騎。今邊關如故，而歲縱驕虜大斬吾赤子，若探囊取物，饜足而自返，仁者所痛而義士所憤！天佑宗社，改弦而新之，所望大展素抱以主之，以對群望，以一洗死者之冤而再振生者之氣。夫賄賂不通，則貪夫自革；請托不行，則諂夫自斂。貪者革則廉正奮矣，諂者斂則樸實生矣。於以變剥削爲温飽，變因循爲振作，變奔潰爲固禦，變死傷爲凱旋，事半古人而功倍之矣。丁卯鹿鳴，豪傑森立，雖在草莽，未敢自棄。明公諸君子日承天休，以光于史册，俾空疏有所藉手，幸孰大焉！

長兒義得舉，幸托令孫世講之末，凡百幸垂指教之！

與訥庵董翁

華蓋出游，過勞款愛，久稽馳謝，殊用懷跂。令子佳孫，日侍壽祺，天報謹厚，即此其驗。惟懋隆晚節，以光前休！師保魁元，其權在天；孝弟忠信，其權在我。行法俟命，聖門之律令也。

與董生兆時六章

一

青原再會，渴望一來以商新得，而竟以事奪，信嘉會之難也。手札所示，具見真切作聖之志，然未知日用工夫果能到此地位否？良知之精明，人人具足，然而或精明或障蔽，則存乎其人。學者果能戒慎恐懼，常精常明，而縱横酬酢，無一毫間斷，則即此是善，更何所遷？即此非惡，更何所去？一有自私用智之障得以間隔之，則須雷厲風飛，遷而改之，如去目中之塵而復其本體之明，頃刻不能以安，便是實致良知手段。故嘗謂乾乾不息於誠，所以致良知也；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致良知之條目也。不知兆時以爲何如？有所未安，不惜詳示。《大學》古本、《或問》奉覽。

二

枉顧山房，甚見新功，以文字所累，尚未盡切磋之懷。安得龍谿諸君駢然萃止，以共了此事乎！别後欽之兄繼至，相處旬日，皆以懸料爲障，以實際爲功，甚幸吾道之不孤也。君家琳琅，觸目可愛，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使恂慄日密而威儀日著，則猗猗之盛，將不在淇澳而在流坑矣。勉之勉之！

三

奉教札，良快懸跂！憂患艱危，正動

心忍性、增益不能境界。就此砥礪，方是對景實學，不是浮泛口說。近來同志覺得浮泛處多，故辯博雖精，而對景終不得力，須是掀翻窠臼，洗刷隱微，實尋肫肫皜皜面目，始有進步。若以有欲心體承擔無欲學術，畢竟自誤誤人，何如何如？春分祠畢，即入青原，師泉兄已先往矣。得約明水兄及同志一臨，共究歸宿，至望至望！

四

令郎定甫至，得切磋一月，良快！渠甚穎爽，得專志不分，可期有成也。吾輩講學日多，而成德日寡，只緣起脚一步志向不曾潔净，猶有包謾，故種種世情，觸著便發，縱强加點檢，終是下岸補漏。近方猛自怨艾，從人倫庶物不敢放過，日漸有進步處。高明日施有政，諒自有精煉工課，風便更詳示之。

文稿黽勉奉酬諸師諸友之望，能相與服行之，俾不爲空言，至祝至祝！

五

客歲訪流坑，獲聞令政日宣，爲上下所信，甚慶斯道之可行也！樂邑丈量，貧民更生之機，得文旌榮擢，一歸以贊之，庶早濟乎！同志諸君聚青原，切實鞭辟，不落虛談興趣窠臼，將有得力處，未知文昌諸友亦肯時時下學、時時上達、時時不踰矩否？鄙言録上求正。令郎定甫告歸，草草布啓。日慎一日，雖休勿休，古人工課，原無厭倦。願言珍愛，以滋天休。

六

令弟兆明至，獲枝江手翰，具徵不忘之念。士君子以身許國，兢兢然思盡其職，不可以崇卑繁簡迺貳爾心。古人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正是馭朽隕淵一派脉絡。世之因循鶻突，至于秦越恝然，正坐忽于戒懼不離之學耳。鄙言一幅，奉座右切偲之助。《冬游記》一本，備清覽。

與董生兆明

文山祠下擬一商新得，而咫尺文江，竟以疾阻，令人殊耿耿。春和日暢，百昌咸遂，遠惟家庭師友與時偕新！近小構書舍，與同志切磋其間，迺知吾儕不進，尚是牽引未斷。白沙先生詩曰：「巖前老樹藤纏殺，路上横枝竹掃低。」浩然之氣，本自剛大，一爲物撓，將潛奪而不自覺，不纏不掃，以超于萬物，非大丈夫其誰任之！洛村約以孟夏五日會于青原，已轉告中山、雙江諸君赴之，得乘興約貴邑同志以温舊學，亦大快也。《大學》古本、《或問》，友人近刻之，附以鄙見，寄上求正。

勉董明建兆明諸友丈量

荒年可閔，方修鄉約以爲弭盜救殍之策，同室一體，真有不容已者。若自處飽煖而不恤人之饑寒，自圖安佚而坐視人之顛危，此惟無惻隱之心者能之。故不仁則以鄰爲壑，仁則以推溝爲己任。樂安之焚溺極矣！極則變，變則通，其不能通者，只是

未能絶去不仁之念，而僥倖目前利耳。仁者樂天，知者畏天。不仁不知，以天道爲茫昧，孰知上帝臨汝，神明洋洋在上、在左右耶？二十後復古大會已畢，即聚青原，能偕永豐諸同志一切磋之，尤望！

答明建司元司憲兆明書

兆時自諸公處歸，相處旬日，覺得切實平正，甚爲吾道幸！諸君來札，亦皆懇切悔悟。甚矣，董氏之多才也！所云「因莊敬持養之難，遂生厭心，聞本體流行不用工夫之説，便自以爲悟到」，所云「只從等待中虛擲歲月，只管人面上粉飾，只管從動後記過」，所云「沾滯夾帶，未得乾净，以故没起頭、没下梢，無受用處」，諸君自知之明，真是分曉矣。先師遺訓，即病即藥，何待他求？曰「莊敬持養是本體流行」，則亦莊敬持養之而已矣。曰「此學少不老實下工，止將橫抹説過，亦與時文伎倆無異」，則亦老實下工而已矣。曰「作輟之病俱不能免，總緣志欠真切」，則亦真切之而已矣。果能求快其自知之明，而不忍於欺之，則時有離合，心無離合，終日如師保之臨，古之人「不顯亦臨，無斁亦保」，由此其純也。賓朋酬應繁冗，燈下布此奉答，不及專達，統冀德炤。

簡介谿相國

南雍馳候，以來吏不謹，爲水所傷，坐增罪戾。明公正位台鼎，而益屏伏草莽，未敢通政府，兹長兒義得舉北上，誼當趨見長者，謹布賀以謝！

聖眷方渥，任遇日隆，所望以開誠布

公，集衆思，廣忠益，舉萬世長策以致明主于三代者，天下來世舉集于公，公之訏謨遠猷，具籌之熟矣！　聖門論休休大臣，無他技能，在聯屬天下以成一身，故以天下思慮爲思慮，以天下聰明爲聰明，以天下動作爲動作，故宗社奠而生靈康。頃者聶子平陽之功，明公表薦之，豪傑欣然有展布四體之願，而當事者例謫之，聞者愕悚。引伸觸類，則相國所以旁求而翕受，宜不可後。嘗讀漢武之紀，好儒術則有伏、董，好文詞則有枚、馬，好武功則有衛、霍，好刑名則有張、趙，好農則有趙過，好朴直則有霍博陸。四海大矣，惟上所以風之耳。益弛擔以來，結行窩于石屋，以緝舊學。入春獲償衡嶽之游，將以次歷名山，了夙緣，詠歌皇極，敢忘大造！

簡熊北原元宰

金陵辱誨愛，别來三載，懷仰如一朝夕。登庸自北，晝錦榮歸，後時始聞，未獲馳賀。政府書札，本不敢通，恐涉干進以玷師友。而小兒得舉北上，誼當趨見長者，謹再拜布賀以謝！

聖眷方渥，寵遇日隆，天下公評，所以賴來世史筆，所責望舉集于明公。明公展布素藴，匡弼皇極，當犂然大慰天下來世之情矣。邇來受知魚水，驟登寅亮，往往不理於衆口，之下則招權總貨，市恩而報怨，次之則因循歲華，有將順而無匡救，所望以開誠布公，集衆思，廣忠益，慨然建萬世長策以致明主于三代，非大兄諸君子，其誰身任之！　丁卯鹿鳴，豪傑森立，惟懋承天意，以光汗青！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六

簡類

復濮工部致昭

過去未來之思，皆是失卻見在功夫，不免借此以繫此心。緣平日戒懼功疏，此心無安頓處，佛家謂之胡孫失樹，更無伎倆。若是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洞洞屬屬，執玉捧盈，精神見在，兢業不暇，那有閑功夫思量過去、理會未來？故「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此是將迎病症。「思曰睿，睿作聖」，此是見在本體工程。毫釐千里，更祝精察！

簡陶鏡峰道長

令弟克一枉顧，獲讀翰教，慨然於存心養性之功，而以出入存亡爲非學，欽服高義，三復不能釋，即以傳示同志，惕然有感也。饑食渴飲，自不容已，身之生死，雖愚夫婦，汲汲然能求之，至於心之生死，聖門以爲甚於水火者，則縉紳士夫或恬然而不知求。清夜以思，惻然欲與同志從事焉，而力未之逮也。得賁育一鼓之，勇氣自倍矣。聖門相傳，具有彀率，亦臨亦保，忘食忘憂，見賓承祭，履冰臨淵，何嘗容得出入存亡？願與高明共勉之。

簡南野歐陽宗伯

所諭盡忠竭志，不私有己，若留侯之定漢鼎，梁公之取唐日，始不與此種種蕭艾，徒供口實耳。少湖位台鼎，雙江握兵符，軍弱民貧，斡旋經綸，及時爲之，若同舟而風，同室而焚，庶有可濟。若諉於天命，非君相民良，代天工責任也。何如何如？龍谿自水西而返，已約獅泉、三峰訂避暑之策，期以對越明命，歸一正學，不爲浮談虛見負師門而疑來學。嗣當有以請正。

簡兩城靳郡侯

所示：「静存動察」二言，求之心而未合，而慎獨一節，申前節無疑。作如此看，方有下手，庶免捕風捉影，至以山下出泉，發明蒙養之功。」非留意正學，何以及此？「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形生智發，正是山下出泉，不舍晝夜。故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無須臾之離，端本澄源，便是聖功。所謂天德王道，只從此慎獨一脉。若人生而静以上，正是水在地中，更無施力處。」欽服欽服！其曰：「以意對出言處事看，則意似静；以意對寂然不動看，則意似動。寂感相形，而名義攸立。」似猶以未發已發分動分静，於所謂戒慎恐懼便是已發者異矣。其曰：「收視斂聽，不攖一塵，不興一波。觀此不攖不興，意尚未動，在吾儒謂之存存，存存則意發即誠。」似誠意之前有入微一段工夫，於所謂誠意是盡頭者又異矣。未發之中，不宜與夜氣例看，不遠之復，不可與閒居爲不善論分量，惜不得促席

一盡之也。往時與諸生商量，亦有與尊見相發明者，録上求正。

答石屋年兄

承分貺仙品，即餐以拜賜矣。世界安能磨人，人自磨世界耳。薰風吹林，薈蔚不能障；杲日當空，江湖不能浸。矧靈于萬物者，乃被榮華拂鬱磨殺耶？故善學者以拂鬱爲玉成，不善學者以榮華爲桎梏。知無入不自得者，可以語須臾不離學術矣。甘心輪回地獄，絶意超昇天堂，眼前種種，安知不爲二氏笑呵呵耶？向語同游：「志向須潔浄，工夫須緊切，二者不相副，病暍空談蜜。」又云：「工夫能緊切，志向未潔浄，縱然勤藥餌，元精終帶病。」又云：「志向能潔浄，工夫乃疏散，寄語歸家客，投早莫投晚。」奉上家會中一劑。《惜陰説》録求正，以扇書之，欲公卷舒常在手也。

簡晴川諸君定糧額增減事

客歲聚雲津，曾面議賦役。總册所刻糧額，於舊額有增減，南、新二縣獨受其利，而各郡縣分受其害，即與雙江、念庵舟中聯名達于默泉中丞。比游九華，過省城，備告紀山、東石諸當道，會委閫齋別駕清查。今清查已明，造册以呈，皆劉友寅甫之勞。特恐南、新財力兩便，未易改正，謹托劉友以册奉覽。面議顛末，洞然增減利病之源，諸君子一體休戚，必協謀有以援之矣。

國朝田額，具有舊章，一百七八十年，名公鉅卿宦于江右者何限？南、新二縣高位豐貲者何限？咸未有輕改也。三五年

來，遞減遞加，奏請未聞，已可駭嘆，矧明刻五錢八分之内，不行實納，暗加一萬餘兩，以派各縣，而吏胥因緣爲奸，又侵漁一萬餘兩，何以堪之！得達群公洞然顛末，當必有慨然任其責者。而南、新雖有財力，藹然内疚，亦無所逞其辨矣。若終於不明，則明刻諸梓，上訴諸朝，釐巨蠹以甦群困，亦義之所不容默也。惟諸公秉義裁之！

簡吴學愚

崇文執別，相顧依依，潞河寓吏李用以謝，計登徹矣。沿途久旱，水甚澁，大風復時震撼，薄頭、景德之間，盜乘機紇蟠，吏噤不問，甚者或利之。早夜儆惕，幸抵臨清矣。昨會舜渠司成，互言所病，僕謂初入朝市，恒懼紛華撓素志，而渠謂久住山林，無良友，生意不免蕭索。因相顧而嘆今古兩種症候，耽閣了多少豪俊，安得出門如賓，使民如祭，繁劇而常定，岑寂而常充乎？執事抗志希古，虚心取善，此在海内交游，正自罕得，更祝亦臨亦保，以永肩大業！

相國老先生未能具啓，然兢業萬機，弼直四鄰，唐虞明良喜起，正是天德常健常明，亦別無巧法也。侍間先致候謝，餘俟續啓。

簡復聶雙江

懷德之約，正欲傾竭請教，而應酬所苦，彼此未能盡。吾兄憫學者格物之誤陷於義襲，卻提出良知頭腦，使就集義上用功，可謂良工苦心矣。而遂謂格物無所用其功，則矯枉過直，其於「致知在格物」五

字，終有未瑩。先師之旨，亦曰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之間，寂感內外，通一無二，故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便是聖門致知格物様子，即此是集義，即此是致中和。寂然不動者，未發之中；感而遂通者，發而中節之和。今曰「感而遂通者，神也，未之或知也」，則寂然者，獨非神乎？獨可用其知乎？又曰「發而後充，離道遠矣」，則感通者，又烏可以爲神乎？凡此皆鄙心之所未安者，不敢不竭其愚以求正。

近作《心龍説》贈彭山公，大意謂渠精思妙契，直追横渠，然强探力索，終與聖門明睿所照不同。謹録以呈覽，幸虛心反復，詳以見示。

聖恩寬大，旁招遺逸，而不佞姓名亦濫列甄録。夙夜兢兢，無以報稱。文江之會，佇望藥石之！

簡李六峰

事上使下，從前先後，發於良知之精明，而不以作好作惡間之，古之人所以事上也恭，使下也仁，交僚友也信，由此道焉耳。學術弗端，上日驕而下日諂，至於以順逆爲憎愛，以憎愛爲毀譽，故俊民日弗章，而烝民日弗康。經世者方慨之，而無以拯也。然吾輩隱微處，亦須精察。昔歲待罪廣德，常請教先師。先師稱古聖之德，曰允恭克讓，恭而弗允，讓而弗克，雖外面矯揉安排，終非本體流行，畢竟有滲漏出來。以使君道義之夙也，敬誦以求正。麋鹿之質，自分山林，而優恩收録，乃進之鳳儀獸舞之末，夙夜兢兢，無以報稱。知己者其何以振策之？

復吳麟峰

老年光景，正好爲學。世故已勘破矣，嗜欲已減省矣，聞見思索已不與後生等争勝負，較多寡矣。雞鳴而起，從精神命脉處自省自證，有疚無疚，一點靈光，瞞昧不得，自消自化，自成自道。保守這些，乘化歸盡，所謂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雖耳塞目暗，外症不免，而天聰天明，光復舊物。

再簡雙江

炎威方熾，賓座未散，不審抱寂守静，能翛然與造物者游否？江門謂百歲蔗倒餐者，非論世界氣象，只論吾輩處世界法。日入道腴，親切有味，雖遇拂逆，能化而齊，

方是得手。不然，懸解妙詣，終不得享用耳。兩城公相晤論學，别後有數條相問，大意主於收視斂聽、一塵不攖、一波不興爲未發之時。當此不攖不興，意尚未動，吾儒謂之存存，存存則意發即誠。弟答之曰：收視是誰收？斂聽是誰斂？即是戒懼工課。天德王道，只是此一脉。所謂去耳目支離之用，全圓融不測之神，神果何在？不睹不聞，無形與聲，而昭昭靈靈，體物不遺，寂感無時，體用無界，第從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處體當天心，自得無極之真。謹録上求正，暇時幸批教之！

老年光景，更須愛惜，及時切砥，共圖歸宿，旦夕至願！日與師泉圖之沖玄，若未能行，須聚首玄潭，無久離索，乃佳。

簡郭平川

雲津、梅陂久沭箴砭，直欲脱屣塵寰，登海岸之舟，至示「洗心伍神明，聖學見子淵」佳句，尤深嘆服！象山先生曰：「天下若無着實師友，不是恣情縱欲，便是各執己見。」旨哉，其言之也！師友箴砭不肯着實，則勸善而未純，規過而未净，故卑者滯情欲，高者倚意見，雖清濁有差，而障道則均。以執事之歷試深造，其察之精矣。天命之性，純粹至善，昭昭靈靈，瞞昧不得，而無形與聲，不可睹聞。學者於此無從體認，往往以强索懸悟自增障蔽。此學不受世態點污，不賴博聞充拓，不須憶中測度，不可意氣承擔，不在枝節點檢，亦不藉著述繼往開來。凡有倚着，便涉聲臭，於洗心與神明伍處，尚隔幾層。更願詳考而備誨之。

簡劉兩江

吾兄資稟僕茂，世味亦淺，故日用應酬自覺無礙手處，縱有抵礙，亦挨傍資習，發落得去，此於顯然悔尤，舉可以免，於聖門肫肫皜皜門户，恐尚殊科。世之論者，謂曾子得之以魯，子貢失之於敏。果若而言，則敏劣於魯矣。古人學術，須到氣質脱化處，方是歸根復命。億則屢中，是不免挨傍氣習，猶有倚着，而戰戰兢兢，任重道遠，豈魯者所能了？故嘗謂曾子能脱化得魯，故卒傳其宗；子貢不能脱化得敏，故終止於器。每用自怨自艾，思與同志共之。沖玄大會，得聯舟以往，細商歸宿是望。

簡張浄峰中丞

夏月郭憲伯春震行，曾托以禹、益徂征之典，仰助運籌。伏聽山中，聲問杳杳。昨歸自象山，詢諸同游，咸以爲帝王之度，萬物一體，雖鳥獸魚鱉，舉俾在並生化育中，豈忍與匹夫爲讎。忿疾于頑，而吾黎庶軍旅，輓粟負戈，勞頓疾疫，恝然不相融貫，縱使得其地，役其人，亦將奚裨？ 昔充國平羌，不欲以一戰取捷，雖拂群議，終定偉績。以明公之歷試博觀，其籌之必精矣。

頒歷使至，具感軫存，詳詢軍政，罷兵積穀，民亦勞止，迄可小康。仰冀爲宗社生靈長顧卻慮，以幸斯文。端陽候雙江兄歸，登淩虛之閣，重陽前出游沖玄，偕念庵諸君聚于玄潭，切己箴砭，日就篤實，於聖門庸德庸言、慥慥皜皜，窺見脉絡。若以天之靈，擊壤清平，坐觀虞廷干羽之化，受賜溥矣！

復龍起文

古人有言，凡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俗之乍起乍仆，悠悠而從事，只緣未有真志，故仁義紛華，不免交悦。雖欲强之不惰，又安可得耶？ 今須不憚遠道，不避盛暑，不牽俗習，如六七月中應科舉一番，必出榜而後歸，則庶有得雋而還者矣。 春臺會序，不可輕易議昌黎公。此公力量氣魄，真是起八代之衰。試評文中子外，能以周孔承擔，追尋堯舜一脉相傳之真，畢竟有幾人？ 故能排斥佛老，羽翼聖闢。中間《論性》、《原道》及《上宰相書》處，亦未能盡得

其藴。向日欲一究其旨，以爲昌黎公解嘲，因循未就。幸與萬谿熟籌之。

簡陳春元崇吉

望仙聚講，翠雲出游，備徵君子緇衣之愛，而登床剖露，郵亭繾綣，此情不能忘！別來以冬至，倏爾逾夏至矣。妙契無言，日新不已，非賁育自任，其可以讓師友耶？文章可聞，天道未悟，是求之以跡也；無所不説，退省足發，是契之以神也。故曰語之而不惰。不惰者，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卓爾，欲從末由。夫子以神言，而子淵以神會，惜也，群弟子以跡求而遺其神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子思子闡聖學一脉之神，而誰其會之？莫見莫顯，無物而遺；不睹不聞，聲臭俱泯；離婁無所用其明，師曠無所用其聰，惠施無所用其辯；肫肫皜皜，浩浩淵淵，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相在爾室，不愧屋漏」，請以爲存神助。世之縱肆者，悍然不可與議，而有志於學者，亦復以聲臭雜之，宜知幾之難得也。何時合并，細究歸宿。秋盡約升九華，以入寧、徽，能命駕一至，尤望！

復余子莊諸友

嬰兒之學行也，扳門扶壁，方跌方起，未嘗憚其阻逆而遂止，只緣真陽日長，天機不能遏，故始於庭除，以方行四國。若使二三年間，依舊扳門扶壁，不能獨步，則必有痿厥内傷之疾，非華、扁洗髓伐骨，終莫能成。天性猶元氣也。孩提知愛，及長知敬，

不靠師友，不藉經書，正是真陽明苗，神機不息。比親師取友，誦詩讀書，乃不能愛能敬，❶得非風邪痿之傷之耶？立愛自親，立敬自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皆吾性真體。三千三百，流行充塞，豈可諉曰難見耶？聖門教人，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正是點出就元氣上保養。今不從此抖擻真志，步趨實行，就日用阻逆困頓處日鍊日磨，而懸望此性之透徹流行，是不凝神定精收視斂聽，而妄意元氣充固，以超凡成仙，仙其可得乎？諸君子及時勉之，予日望之！

復高仰之諸友

本體工夫，原非二事。《大學》之教，在明明德，下「明」字是本體，上「明」字是工夫，非有所添也。做不得工夫，不合本體；合不得本體，不是工夫。不觀諸目乎？目之本明，不可添也，養其本明，而風障火翳舉無以病之，是性焉者也；消風散火，至于剖決障翳，以全其本明，是復焉者也。若持障翳病症，不服藥劑以消之、散之、剖決之，而冒認曰吾目原與離婁同體，不容添一物，將終歸於盲，而奚以望其瘳耶？故戒懼於未病，謂之性；戒懼於已病，謂之復。復也者，復其天性之本明，非有添於性也。先言戒懼，後言中和，中和自用功中復得來，非指見成的。若論見成本體，則良知良能，桀紂非嗇，堯舜非豐，何以肫肫浩浩淵淵獨歸諸至聖至誠乎？指其明體之大公而無偏也，命之曰中；指其明體之順應而無所乖

❶「愛」下疑奪「不」字。

也，命之曰和。一物而二稱，猶稱子之名曰山，稱子之字曰仰之。稱名以召，則字在其中；稱字以召，則名在其中矣。世之以中和二致者，是静存動省之説誤之也；以性上不可添戒懼者，是猖狂而蹈大方之説誤之也。諸君屏去見聞，洗刷氣習，朴朴實實從真性上自成自道，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日用人倫庶物，三千三百，無往非兢業一脉敦化而川流，則夙昔風障火翳，自當涣然無礙矣。有所未安，不惜詳示新功。

簡陳大蒙

教音遠及山中，即寓簡以謝。無由合并，傾倒歸宿，恒切懷跂！少巖子報入對大廷，慨然有樂正爲政之喜。端人在位，好是懿德，不以其所能病人，故容衆而矜不能；不以其所不能忌人，故嘉善而尊賢。執此以往，運天下于掌矣。聖明在上，群英彙進，而修家壞廷，亦或有之。習熟耳目，潛移默運，非大丈夫以天下萬世爲任，仰慚兩儀，俯怍百聖，安能視岩廊如畎畝、視暗室如清廟耶？仲春誕日，諸友作仁壽之會于復古，四方同志亦辱臨之。會畢，即游春臺，探洪陽、石乳二洞，宿原道閣，遂入青原，泛玄潭，以入石屋。交砥互砭，直覺纖毫查滓無容脚處，方夙夜從事，而未能也。高明新功，其何以鞭策之？

簡徐郢南大尹

古人爲政，具在方策，居敬行簡，乃是第一義。果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則精神凝定，志氣清明，必不至妄撻一

人，必不至輕決一事，必不至偏聽一言，必不至重押一票，必不至久淹一囚。事上使下，從前先後，交左交右，若舟之有舵，裏外應手；若馬之有御，緩急從心。中間種種病症，皆以輕忽之心乘之耳。高科英資，慨然以晴川公爲標準，何遠不可至？更祝日懋戒慎，以致中和，裁成輔相，皆是修己以敬作用，非由外鑠也。

簡余柳谿

古之達人，猶能外形體，輕毀譽，齊得喪，如鵬鳥扶搖九萬之上，不恤見笑於鷽斯，況吾聖門正脉，以戒慎恐懼求致中和爲準的，裁成天地，發育萬物，無往非中和運用。若執規矩于手，千方萬圓，盡從此出，雖夷狄患難，蕩蕩自得。今一被論劾，乃遽挫拂若是，其於中和脉絡，天淵懸隔。不知吾友數十年講學，將以何爲耶？近來講學，多是意興，於戒懼實功全不着力，便以爲妨礙自然本體，故精神泛浮，全無歸根立命處。間有肯用戒慎之功者，止是點檢於事爲，照管於念慮，不曾從不睹不聞上入微。不睹不聞，無形與聲，而乾坤萬有莫見莫顯。千聖顧諟明命，昭事上帝，正是知微知顯，故内省不疚，無惡於志，直是了得天地萬物，更何愧怍？更祝吾友敬修之。

簡盧陵宋尹登

往歲謫判廣德，請教於先師。先師誨之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退而思曰：赤子之無知，至難養也，而女子之不學猶能之，民之能言其情，視赤子易矣，而士大夫

之學或不能焉，誠不誠之殊耳。故夙夜自檢，兢兢不敢放過，酌民同好同惡而施之，擇其俊髦從事于正學。三載陟主客，庶士庶民眷然不能釋，乃信三代直道，真無古今。彼秦漢之少恩，五伯之假名，宜其治之不逮古也。英資宏才，自上國而來，擴其素蘊，游刃有餘地。以通家之誼，敬誦所習師門者，致切磋之助。

簡翠厓黄柱史

屏伏丘壑，日與世疏逖，獨於海内豪傑，時神交夢寐之間。嘗覽雙江子勘事參語，語意精到，以爲忠誠惻怛，當於古人中求之。比入新安，歷水西，升九華，謁先師祠于化城之上，諸生四集，備聞風教，正欲馳書布候，而歲暮所迫，遂泛大江以歸。仰止一念，恒切耿耿！諸生來，乃辱先施之禮意兼渥，其奚以堪！益從事此學三十三年矣，中間探討服行，立朝居鄉，未嘗敢廢背，然向裏洗刷，不免包謾於世情，摹擬於見聞，倚靠於思索，於慥慥皜皜真體，判然未之能凝也。方夙夜怨艾，取善四方，以圖不虚此生。無由合并一商新功，懷如之何！

宇宙人品，代不乏材，文章行檢，政事節義，表表可稱述。至天命之性，靈明至善，戒懼不離，全生全歸，似往往退縮。千古擔子，非賁育其誰任之！

再答雙江

枉顧文明，具感眷愛，約聚玄潭，倍沐切砥。别後，善山、明水歷石峰，入復古，以

游二洞，而石屋、師泉、月川、三峰諸君冒暑咸集，反覆此義，以爲寂感無貳時，體用無貳界，如稱名與字然，稱名則字在其中，稱字則名在其中，故中和有二稱，而慎獨無二功。

今執事乃毅然自信，從寂處體處用工夫，而以感應運用處爲效驗，無所用其力。雖素所知愛，環起而議之，若無一言當意者。竊恐有隱然意見默制其中而不自覺，此於未發之中，得無已有倚乎？良知二字，精明真純，一毫世情點污不得，一毫氣質夾雜不得，一毫聞見推測穿鑿附會不得，真是與天地同運，與日月同明。故致良知工夫，須合得本體做。不得工夫，不合本體；合不得本體，不是工夫。吾儕自雞鳴而起至于日昃，自日昃而息至于雞鳴，果能戒慎恐懼，保此本體，不以世情一毫自污，不以氣質一毫自雜，不以聞見推測一毫自鑿，方是合德合明，皜皜肫肫宗旨。若倚於感則爲逐外，倚於寂則爲專內，雖高下殊科，其病於本性均也。何如何如？

南野子之簡，詳盡而周密。其曰：「致知之功，致其常寂之感，非離感以求寂也；致其大公之應，非無所應以爲廓然也。時時見在，刻刻完滿，非有未發以前未臨事一段境界、一種工夫，免得臨事揣摩，入於義襲者也。」而兄猶若有未合者。古之人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其虛心取善，不肯以自足蓋如此，執事姑無厭其逆也而求之，則環視同志，寧無一言之幾於道者耶？

來教謂：「孩提之愛敬，平旦之好惡，卻只是一條路嚮往，更無有是非可否可決擇也。」誠然誠然！果能從此一條路嚮往，則立愛自親，立敬自長，好以天下，惡以天

下，雖堯舜更無别路，又安有不可了之疑？且既曰愛曰敬，曰好曰惡矣，不知尚是未發否？亦須以爲發而中節否？

來教謂：「良知是人生一箇真種子，本無是非可否相對，而言是非可否相對，不但毫釐之差。」誠然誠然！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言吉不言凶，正是見此天機，而又曰是非可否相對，此知之屬氣者，不知精明真純無非無否處，將不屬氣否？亦是氣之中正否？

兄拳拳牖誨，不以衆人見待，弟敢忘國士之報？揮汗布啓，不覺狂直。有所未安，無靳批示。

答周潭程兖州

宋簿相遇鉅野，寓簡以候，陳、馮二生至濟上，厪誨愛之及，具見雅眷。地疲政繁，自是症候，而心粗氣浮，乃是病源。明德之本體，原自剛大，原自精瑩，原自密察，原自凝定。只緣戒懼功疏，習蔽欲奪，故有所忿懥好樂，終非大公親愛，賤惡而辟，終非順應。古之人裁成天地，輔相萬物，煌煌然明明德於天下，亦别無考法。故修己以安百姓，致中和以位育，便是相傳一派醫案。方今聖明在上，黜百家以宗孔孟，斯道宜若大明矣，而支離於辭章，纏縛於文義，馳騖於權利，雖鄒魯之邦，亦猶眩焉。清夜以思，悵然無以援療也。得良師帥揭正學以瘳頹俗，吾道其有賴乎！所望亦臨亦保，無使須臾之離，富有日新，無庸異求矣。二生自中離陶冶來，自覺可愛，更希策礪之！

簡巡撫汪東峰年兄

向勞軫問，即寄簡布謝矣。山林屏伏，不欲以尺牘通政府，故坐積疏廢。茲以一邑利病之公，衆情喁喁，未可恝然以默，惟明公垂仁察之！往歲敝邑之凋瘵極矣，幸而丈量告成，民無虛賠，糧長輪充，吏無侵漁。邇者推收查對，升合不遺，編審勻圖，貧富咸宜，皆邑令潔己勤民，布茲休澤。而明公約束于上，山鎮海涵，俾群黎沐浴皇極之化而不自知，謹東向爲邑之父老子弟再拜稱謝！

維是水推沙塞之米，國初以來，歲額一千餘石，每石止納銀貳錢五分，與官米同解。自嘉靖十七年偶爾除之，與重糧均派，每年多徵銀伍百餘兩，積四年，則多徵貳千餘兩矣。父老不知其由，咸歸怨於丈量。丈量所以求覈虛賦，非以加賦於民也。及考季同知申文，亦言通融均派，正欲使一縣均派沙米輕糧之惠，而奉行不明，反均派一縣遠運重糧之苦。覆盆之冤，將何以自白？如蒙睿照，斷令每糧一石，均派沙米三升有奇，不許那移名目，以溥實惠而杜後患，其一應兑淮南京等項科，則悉查糧儲道舊刊督賦條規，無致改輕換重，而祿米有加，亦止在存留内均派，則民困日蘇，吏蠹日清，而不肖亦得免於丈量加賦之怨。明公陰德之仁，在敝邑永永無疆矣。不勝悚息俟命！

簡易栗夫

朱南屏歸，承切磋異同之論，故誼宛

然，惜不獲促席究之也。良知本體，原自大公順應，何有玄遠？何有淺近？自仁智之見，猶不免二之，矧未至仁智者乎？新春得與宜充、惟常、汝重、一舒諸同志聚首精舍中，甚悔往時測度比擬，自以爲功，而反增一層障翳，故憶中之潁，畢竟與屢空殊科。未知栗夫於此果辨得及否？

光陰迅速，不肯待人，追念秋江話别，又九越歲矣！昔人謂「老冉冉其將至，恐修名之不立」，修名之立，從何下手？只在自家本體實際。實際用力，亦臨亦保，則陋巷不異玄圭，風詠便是都俞矣。

簡王中齋

古聖相傳，只在自家性情上理會。博聞憶中，猶是支離影響，矧求之于外乎？

天命謂性，則性即命；率性謂道，則道即性；修道謂教，則教即道；中即性之體，和即性之用。其名目雖五，而血脉則一。果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帝規帝矩，常虛常靈，則沖漠無朕，未應非先；萬象森然，已應非後；禮儀威儀，無一而非仁；發育峻極，無一而非天；方信得中和不在戒懼外，位育不在中和外。即學即政，安可歧而二之？

簡林丹崖

吾儕學不得力，只坐無尊德性、畏天命貞志，故徙義而未純，改過而未浄，半上落下，畢竟以五十步笑百步，直是耽閣光陰。果能昭事上帝，執玉捧盈，敬勝怠則爲惠迪，怠勝敬則爲從逆，吉凶影響，更無須臾

躲閃，自有測然而不忍者，方是識得痛癢，始説得仁體。今持可以尚、可以加之態，而冒認曰求仁，宜聖門慨然以爲未見也！

簡蔡白石

義利之辨，聖門舜蹠關頭，出門跬步，便是千里途程。今稱以爲舜，則蹴然不敢當，目以爲蹠，又艴然不肯當，志向鶻突，故工夫無所歸宿耳。果能戒慎恐懼，須臾勿離，求全天命之性，日月人倫庶物，毅然以舜爲師而不忍失身於蹠，則參前倚衡，無往非上帝之臨，方是自昭明德功課，始可謂之深曉。今不從戒懼勿離處用力，而討論辨析，想像億度，以求深曉，故方其閒居，烱然不昧，及于對景，憒然莫擇。其烱然者，秉彝之良；其憒然者，世習之錮，故曰知德者鮮。知事親從兄而弗去，始爲智之實，擇中庸而不能期月守，則比於罟擭莫避，不得爲知。故古之深曉者，以知行爲一，乃爲實學；後之深曉者，以知行爲二，祇爲虛見。今欲求深曉之妙，審虛實而已矣。實見得是，實見得非，捐軀取義，亦自常事，又安有臨事而迷之患乎？討論想像，原是虛套，如鏡中觀花，雖極分明，畢竟不到手。

簡張士儀

虛談虛見，不足以知德。凡夫舉知之至，於有聞必行，告過而喜，此於徙義改不善，何等著實，而聖門獨呼而告之，以爲知德者鮮，不著不察，未可以聞道。號爲士者，知之至於博學而識，億則屢中，其在當時，且以遠過其師，而聖門獨矜之，以爲不

幸。是中精蘊，要須自證自考，故戒慎不覩，恐懼不聞，靈明純粹，全生全歸，以昭事上帝曰仁，以無忝所生曰孝，努力自重爲吾道賁育。

簡肖約林郡侯

學之不講，往往視爲長物，其能以詞藝自雄、勳業自樹，已足聳郡聽矣，安望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毅然全歸，以中和位育自任乎？ 良知良能，孩提具足，心本不粗，氣本不浮，只緣不從慎獨處安身立命，故忿懥好樂，窒我大公；親愛賤惡，辟我順應。 縱强加支撑，終不足以立天德而達王道。 每仰首四方，思得古之豪傑，洗刷世網，共探聖蘊，而真志實行不退轉者，寡矣。 充高明之操，一日千里，其進於道也，孰能禦之！

答馬生逵世瞻

先師一生精力，提出「致良知」三字，本體工夫一時俱到，而學者往往分門立户，尋枝落節，遂日遠於宗旨而不自覺，良可慨嘆！ 本體而謂之良，則至明至健，無一毫障壅；工夫而謂之致，則復其至明至健，一毫因循不得。 故精察者，不容有蔽也；磨洗者，不容有污也。 聖學仙學，雖作用不同，然其本體工夫之無欲，則一而已矣。 今曰「昧處姑置，則不知而作，聖門斷斷以爲無是」，何也？ 又曰「知處每每悠悠自棄，則聖門所稱，未常復行」，彼獨四目二口乎？ 即此學術茫無入路，不及時怨艾，求以無孤此生，無負師友，雖欲不虛度歲月，其可得乎？

簡永豐孫兩川

古之人戒慎不覩，恐懼不聞，真誠惻怛，無須臾之離，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往非盎然仁體。大公爲中，順應爲和，裁成爲位，輔相爲育，直是朴朴實實日用學問，不是虚談。願力任斯道，以升光大。

其所謂「照管不及」，卻要查究。若志向精專，更無夾帶包謾，則照管不及，止是新功未熟，一提起戒懼，自是嚴密。若尚有夾帶包謾未能刷洗，則欠照管之時，乃是舊習爲祟，縱强加點檢，終不成片段。吾輩質本不劣，才本不疏，只患志小器隘，不肯直下擔當，任重道遠耳。

簡劉中山

教言自邱生至，知道履康和，甚快馳企！洛村議論平實，足爲淩高厲空者箴砭矣。近見得吾輩用功，尚各就其質之近，故或以謹厚，或以通敏，或以簡靖，或以剛柔，其得力處在此，其受病處亦在此。須是自易其惡，自至其中，方是文之以禮樂之學。禮樂也者，非他也，中和而已矣。學不蘄至於中，則好仁好信，皆不免於蔽，而知與不欲，終未得爲成人。執事以造就人才爲任，願加之意焉！

再簡中山

青原未會，遂闕于奉教。五月，力疾永

新，與蓮坪諸公切磋一番，又覺警省。古人以離索爲過，信不誣也。東樓歸，寄簡以候，諒登徹矣。敝邑同志，擬以九月舉九邑之會，念庵諸公皆許臨之，敢屈先生爲之主盟，使成人小子咸有所賴。秋氣日清，正東游西泛時也，幸不靳命駕，以對群望！

又簡中山

權東樓來，詢動定亨健，良快瞻跂！《詩》云：「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執事老而好學，貞教子姓，以孚於鄉閭，屹然爲吾道赤幟，神其勞之矣！古之老而好學者，莫若衛武公，故其自儆，以「相在爾室，不愧屋漏；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謝思」爲訓。玩味此等氣象，真是無小大，無衆寡，無繁簡，敬而無失。古之稱兢兢業業，不遑不殖，亦臨亦保，皆此道也。所望日弘訏謨，以儀來學。

永新之會，蓮坪諸鄉先生主之，而半谿徐侯鼓舞之，故得於觀感，亦勃然思奮。八九月之交，敝邑圖舉大會，蓮坪、南屏、念庵皆許臨之，執事幸倡貴邑有力者一枉教焉。至期更專以請。

與鍾陽馬公書

郇翰頒自螺川，即寓養齋，四府布謝矣。江右之民瘼，莫苦于虚糧。詞訟日繁，追徵日逼，逃亡日滋，皆虚糧之枝蔓流毒也。欲療虚糧之痼，莫要於丈量。夫田在天之下、地之上，引之不可長，縮之不可短，若得人而任之，集衆而丈之，雖神奸鬼秘，無所容其術。敝邑與永新、永豐，二十年來

得以官無錙斂、民無逋負，而流徙漸歸者，皆丈量之餘惠也。樂安虛糧比永豐猶甚，尚義者具奏以求丈田，而有司因循，莫任其勞。上官文移往返，動經數載，至始事者賣產鬻媳，事竟未舉，爲義者懼矣！雙江、明水諸君，每談而悲之。今幸司徒氏頒允丈量，天假良機，明公以一體一家之學，適司其柄，夢山公同道主張之，此樂安更生之緣也。向所謂大端大要，切於民瘼，此正案牘上現在症候，願留神圖之！董生煥、陳生廷諫，趨見以達群情，謹爲先容。風便更惠瑤音。臨楮馳訢。

與夢山公書

頃獲奉德教，良快離索！復古諸生，未得瞻至論以自淑，至今尚切耿耿。敝邑小日中火之弊，蒙既許拯恤，引領以俟下流，耄倪共之。雙江、明水往歲同游太華，聞樂安以苦于虛糧，欲求丈量以救逃亡，今又逾數載，逃亡甚矣！秋間爲達下情于分守馬鍾陽公，亦欲查行，董生煥、陳生廷諫等，翕訴臺下，求更生之路。專委能吏，及時舉丈，不過數月，可惠百年。明公開誠布公，集衆廣忠，冀有以對群望！晦翁有言，凡民有冤抑，勢可言于官者，則爲言之。矧一邑萬民之冤抑，積數載而無任之者，非公一體之學，將疇告之？

與五山陳公書

出游西山，獲沐誨愛，以避暑茫湖，未及歸侍干旌之臨，殊深瞻跂！簡命留都，扳留無緣，願擴遺愛以對群望。樂安虛糧，

久陷焚溺，諸君子拯以丈量，始有更生之機。向睹明公批語，徵糧編差，其稱有弊都分，止許指實覆丈，惸獨之逃亡者相告復業，而奸宄之犯科者亦禁不得肆，古者神明之政也。近聞奸民仍告舊册徵糧編差，則數載垂成之績，一旦破壞，是取既解之懸而復倒之，仁人所不忍也。敢望電照斧斷，責之縣官，悉照新册弓步定編糧，不得遲延，以起奸謀。其指實有弊之都，擇才能挨覆弓步，均於一邑，不許濫及無弊之都，則公之陰德被于百萬惸獨，惸獨且弗諼矣！

簡黃遜齋二章

一

別久殊懷跂。昨見巾石公所作文集序，知勞公贊其成，悚感悚感！書刻二事寄上請教。素位而學，不援不陵，宜于上下，用介景福。高明之素蘊，亦同志之交祝也，何以發藥振其不逮？

二

武夷勝游，過勞誨愛，瀕行，未及拜送，耿耿可念！吾南郡侯使旋，布此謝。侯靖共正直，神明聽之，願言爲斯文加愛。

簡吕巾石司成書

正人在國學，世道之慶。松谿兄志同德比，協恭而布之，天意其有在乎！年來胄子之教廢而弗講，故曰直曰寬，曰剛曰簡，美質非不多，卒未有躋於中和者。古稱

師道立則善人多，豈緊剛善柔善，雖剛惡柔惡，舉自易以至於中。良機相值，亦自不偶，更祝留神以光汗簡。

生自弛擔山中，舊游時集，緝理石屋，登降祝融，覺得戒懼中和，真是位育根本。近取諸飲食，過則饜，不及則餒，得中焉則和；遠取諸風雨，過則潦，不及則旱，得中焉則和。故不能戒懼以學，則不能大公以中；不能大公以中，則不能順應以和。其於範圍天地，曲成萬物，將可同年語乎？大兄深造，其何以終教之？

趙三尹督賦南畿，謹布候以賀！時因便習，惠示新功。乙巳十一月望日守益再拜。

歐子瑜、劉子賢皆同志，可獎掖，俾有成善類望也。

簡林子仁

善山北上，寓布候賀矣。聞晉陟銓司，握天下人才而舉錯之，平日所學，正在此時展布。若視時前卻，便是自生障礙。只一點障礙，不免許多眩惑。只如在山中時，視他人握銓衡，快意不快意，何等伶俐直截！緣是中精明，着纖毫不得，故毛猶有倫，終與無聲無臭殊科。何如何如？

數載丘壑，日與諸同志切磋斯學，以大公順應爲宗旨，一旦冒膺重任，渴欲與成人小子共圖之。故聚講觀光，僉立號朋，期於規過觀善，無忘素志。至於利鈍毀譽，非所敢預料也。

病體不耐勞，痔疾復發，而歸葬之懷，不能自遏。擬專僮以病求歸，以襄喪事，以

養殘齒。三十年世味已備嘗之矣！栗夫价便，先此布心腹。風便幸裁示之。

簡王遵巖

龍谿兄觀射禮，獲聞文旌駐京口，無由摳侍，耿耿可念，不識可命駕一臨，以商新功否？魚網鴻罹，自是公議之慨然。君子所性，弗加弗損，若桓圭錢鎛、赤舄屣履，交移於手足，而手足固自一也。抑三仕三已，色無喜愠，猶未許其仁，是中隱微，着一毫意見才力不得。更望與念庵、荆川二兄磋磨之。

弱體不耐劇任，而歸葬未遂，倍鬱哀悰！所賴師友之訓，素位以學，方倡率諸生規過勸善，以期無負高皇豐芑之澤，而力未逮也。高明何詳教之！

簡周順之

弛擔山中，與世日逖隔，故故人音問，無由以通。聞與浮峰諸公同升，甚爲朝家得人賀！士習日變，以同異爲愛憎，以愛憎爲升沉，故趨時好者愈巧，而援流俗者或沮，非正人端夫出力以挽之，將載胥及溺矣！

歸家與舊游再聚於復古。暮春，九邑聚于青原，而蓮坪、洛村、南野、念庵、鎮山咸集，遂歷石屋，徘徊行窩，將升武功，遇雨，始散去，期以清秋償之，遂了祝融之約。乃信天壤之間，無往非學，無往非樂。古以禹、顔同道，其知之矣。

吾輩病痛，尚是對景時放過，故辯究精博，終受用不得。須如象山公所云，關津路

口，一人不許放過，方是須臾不離、致知格物之學。會同志諸君子，幸交儆之！

先室宅兆，已卜于敝都中，葬期在冬月。三兒在喪次，小孫四人皆無恙。想所欲聞，附報。風便不靳詳示新得。

簡聞石塘司寇

金陵辱誨愛，別來三載，懷仰如一朝夕。聖眷方隆，寵遇薦渥，天下瞻望，正人倚爲重輕，惟明公善自愛！

人生完名，正在晚節。年來豪俊取便目前，舉平生辛勤盡棄之。古云惠迪從逆，捷于影響，故雞鳴舜蹠，決諸善利之間；吉凶殃慶，非在外物。念非公莫能爲砥柱者，謹爲誦之。

簡張浮峰掌科

向聞與順之同升，甚喜朝家得人，具簡以賀，未知登覽否？順之母老子幼，遽罹此慘，善類所共悼！然死於其職，亦自其心之所安，議者乃以聖門中道，未免過之。然在今日，士風日靡，正當扶植此輩，以爲宗社元氣，若藉口中行而俯誚狂狷，將恐流於胡廣之中庸矣。何如何如？

入告嘉猷，必有定籌，草莽屏伏，末繇預聞。譬諸醫焉，察脉理者在主德，察神采者在士氣，察肥瘠者在民生，察病症者在水火、夷狄、盜賊。臺諫，藥石之司也。諸君子讀書萬卷，其將何以康之？

簡魏槐川侍御

驅馳宦轍，仰高誼久矣。弛擔山中，甘與世相違，故憲節按止，未嘗以竿牘塵政府，兹以一邑利病之公，爲萬姓請命，惟明公垂仁察之！

安福水馬夫役，自國初至嘉靖三年，舊額共一百五十八名，上下相安，莫或紛更。嘉靖十三年，偶加三十三名，民已不堪命矣。兹遇僉替之期，父老僉呈，求復舊額，而本府帖文，坐派本縣各項水馬夫共二百九十三名，比嘉靖三年加派一百三十五名，詢求其故，則以論糧均差爲詞。夫論糧均差，則當求糧之根源，若糧科有輕重，則差役有多寡。如廬陵一縣，每畝不過五升，輕者乃四升、三升耳，而安福每畝乃至九升六合三勺，則論田科糧，幾於倍之。國初百餘年來，名公碩輔斟酌編差，豈獨偏厚於安福耶？今一旦無故盡取而紛更之，每名之費，動逾百金，過百名，則費逾萬金矣。敝邑受萬金之害，則他邑受萬金之利，明公可以洞燭其由矣。仰賴臺下電照斧斷，與浄峰公督令驛傳道，力賜處豁，是敝邑剥膚餘喘，何幸而獲帖席更生也！旱勢日熾，民生日窘，將來枵腹待斃，盜賊必起，惟諸君子早圖救之。事出專啓，悚息俟命。

又

頃以水夫重役僭達邑人倒懸之情，明公優禮而矜允之，急歸走報傳語，萬姓津津然咸有更生望之矣。使至，過辱軫惠，禮意鄭重，若誘之使言者。古之君子，開誠心，

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故賞罰信必，吏民畏懷，由此其選也。夏旱不支，秋旱復及，以生之家觀之，乞米買穀，皇皇不給，則小民枵腹待哺，饑寒迫身，盜賊必起，惟公與净峰公及早圖之，於以救垂絶之生而靖未萌之變，善類所胥祝焉！

保甲之法，陽明公常頒行之。程松谿作縣，於鄉約中舉焉。互相檢察，互相應援，行之半載，牛無一被盜者，近净峰公已舉之矣。得從臺下嚴督郡縣，無爲虛文，而申屠牛之禁，則官吏振奮，權豪斂避，此救荒備盜之要策，幸秉義裁之。末由躬謝，伏楮馳跂！《苦旱》小詩，録上求教。

簡任竹坡憲副

潘尹蒞任，備道明公軫念敝邑水夫之苦而欲救恤之，萬民欣欣相告，咸有更生之慶矣。槐川公回簡，許復舊額，而布政司嘉靖三年夫額具存，共一百五十三名，成案可覆。以使君之至明至斷，智刃一決，群糾立判矣。安福九升重糧，舊額原少，一旦而增之，則士夫之言非私也，一邑之公害也。盧陵五升輕糧，舊額原多，一旦而減之，則士夫之言非公也，一邑之私利也。利歸盧陵而害歸安福，安福雖敝，將以死争之，安能俯首代盧陵役無後言乎？明鏡在上，妍媸莫遁，若欲爲調停之説，是爲妍媸調停，妍媸兩失其真矣。白坡郡侯匀糧之説，初本公心，特未察糧則之重輕、舊額之多寡，故利害相懸，遂至此極。敝邑之奏，吏胥吴庚輩非以求勝也。譬諸市有推人落井，人因扯其裙而不釋，自是畏死求生迫切之情。得人之一引手焉，免其落井之厄，將拜賜以

歸，而奚暇顧推落者罪之輕重也？郡侯方怒其路馬之齒，豈可激以取戾？惟大君子俯察之！《苦旱》小詩，寄上求教。

簡張净峰中丞

吾邦之敝久矣！天假德星，展素蘊而整頓之，山林耋舊，眷然有願見德化之志。凡民隱吏蠹，士習土宜，咸思敷露，以次第罷行，重以旱魃方殷，賑恤未舉，盜賊紛起，保禦未周，日夕引領，庶曰其有瘳乎！廼聞兩廣闕闥，移公以往，在朝廷視之，甘雨和風，煦披卉木，迅雷震電，讋伏魑魅，兩廣之錫福，猶江右也，其如江右之觖望何！

以敝邑觀之，丈量幸成矣，而沙米未復，猶孤國初寬恤之典；夫役漸平矣，而帶徵未行，終滋後來負賠之苦。不及明公一言之，嗟其何及矣！夫以夫役帶糧徵收，萬姓之慶，百年之利也，而藩省吏胥至于郡縣，一旦盡失其漁獵之局，故凡言夫役帶徵不便者，皆爲吏胥游説耳。敝邑自丈田以來，錢糧無分毫不完者。縱不能行于一省，猶得試于一邑。以永新帶徵七年爲比，其可乎？沙米之説，向具三説以請，而詞未達意，不足以動大君子之聽。謹以古井兄歸所示來教，逐一對答。

極知僭踰，猶爾冒瀆，恃大君子之能受盡言也。

簡槐川柱史論旱災

屏伏草莽，不得預聞時事，以邑人加役之苦弗獲已，仰達明公。明公查復舊額，出一邑於焚溺，毅然而無難色，知生之不爲私

請也。生與邑人拜賜城隍祠下，未敢以謝，知公之不以爲私賜也。側聞諸道路，憲旌所至，布德申威，奸蠹斂跡，權豪屏氣，而惻惻旱荒，若恫瘝在躬，父老傳頌，有來蘇之望。而省符催征，兑淮無蠲，且督本色一樣米顆，萬口嗸嗸，必就死亡。推之各縣，慘切所同，是以敢僭白之。

今歲旱魃爲虐，比舊酷甚。自夏徂秋，豆粟皆空，疫癘乘之，十室而七，畏避傳染，醫藥不逮，至有闔室死者。且方數千里，四顧彷徨，無所仰瞻，小民日夜枵腹，睍得賑恤。忽聞催徵，心膽俱喪。然使鬻賣秤貸，銀猶可輸，若逼以納米，計無從出，弱者必填溝壑，强者且取貨于萑苻，其爲隱憂，真可流涕！方今北方米價甚賤，若得折兑折淮，爲利甚切，儻以奏報不及，則姑截嘉靖癸卯南京倉米通留省下，令各縣完糧里長各行對運兑淮之數，不足者令各縣以預備倉穀補完，止令每石徵銀伍錢，轉補南京。南京積米甚多，限亦可寬，又不獲已，則如湖廣事例，令災重府縣納銀，而官買於災輕之地。惟明公留神裁之！至於安福過湖、過江之銀，常年一千二百餘兩，支用之餘，例作本縣存留。近年布政司請于龍洲公解作南昌府師生、軍衛，計吉安一府，已萬兩矣。夫各府皆有師生，皆有軍衛，瘠此肥彼，情理豈宜？如蒙鏡臺查勘，斷令今年旱災，准留吉安及本縣賑濟，再不轉解使司，亦敝府救荒之一助也。事出專啓，不覺直率，悚仄悚仄！

簡周白川都憲

公議日皀，聖眷日隆，貞憲百辟，以定

國是。宗社生靈，長久治安，善類寔交祝之！近讀明公溝洫奏章，真千古治水要訣。水有所歸，乃不爲害，而可以備旱澇，可以限盜賊，可以禦夷虜，大害銷而衆利興矣。向與渭厓議，於《聖功圖》中亦嘗言之，特未及詳耳。若得詳示作用，區畫條款，使與有志者熟思精籌之，嗣當奉報請正也。天若福我中原，得憂國愛民十數公參錯中外，協力行之，北方可盡爲沃壤，而南土可漸紓重賦，其萬世允賴！縱未能親見之，亦以俟取法者。何如何如？

簡王同野少參

趙三尹告行，具簡馳候，貴體聞已勿藥，靖共正直，神介景福，天機聖謨，洋洋猶信。

沙米之事，以使軺北上，遂爾動揺，非净峰公能受盡言，將復爲猾胥騙局矣。今科派在邇，願留神共惠。所論督賦條規，抑齋左轄亦許查議，特恐大拜在即，又成畫餅，不若查復舊刻，可以旦夕充饑腸也。何如何如？

水夫帶徵，一洗昔日種種病窠，除士夫至于生員照例優免，每民糧壹石，不過出銀三分五六厘，永新行之，其利粲然。净峰、槐川、竹坡諸公皆洞燭矜允，行府覆查，如果安福錢糧並無拖欠，准與帶徵。今查自丈量十餘年以來，無升合不完，具勘申請矣。原野公處煩仁言之利，比照永新論量帶徵，如柴薪皂隸事，例不立首名，募人顧役。顧役者造册在官，無得貽累萬姓，百世之感也。永新、安福在山中，利于顧役；廬陵、吉水、萬安、泰和在水次，利于差役。惟

垂仁裁之！

旱疫餘黎，饑莩日甚，荒期尚遠，爲憂未已。古所謂肥肉在庖，餓莩在野。階前萬里，其何由盡聞之！

簡復久庵黃宗伯

所示鄉里衣冠經營讒搆，而聖明詢問，忌嫉不荅，反覆慨嘆於世道之變，終之以三自反而無怨尤，欽服欽服！讒説震驚，唐虞已有之。以明良相遇，出納惟允，黜陟咸熙，故四凶誅而十六相舉。詩人所刺貝錦鬼蜮，皆國是靡定，舉錯顛倒，至於戎成饑成，憯憯日瘁，故無所歸咎，欲投之豺虎有北，憤而恨之也。若君子之自處，則戒慎恐懼，須臾勿離，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視瑣瑣讒謗，如曉蚋夜蛙，乘時横肆，大陽一升，斂跡吞聲，正爾可悲憫耳。

益自弛擔山中，卜行窩于東陽石屋之勝。春暖秋晴，時攜童冠升衡山，尋石鼓、岳麓遺芳，間與雙江、明水、南野、念庵聚華蓋，入梅陂，徘徊武功，盡濯吝鄙，幽翫神明，乃知天壤之間，無往非學，無往非樂。古人以禹、顏同道，其驗之矣。象山先生曰：「天下若無着實師友，不是恣情縱欲，便是各執己見。」意見之與情欲，清濁懸矣，而累于本體均也。良知之本體，譬諸目然，一塵入之，精明自眩；若以金屑玉屑入之，病與塵等。故情欲者，塵之累也；意見者，金屑玉屑之累也。非夫戒懼勿離，廓然大公順應，則裁成輔相，尚有所倚；於淵淵浩浩，尚隔幾層。何時杖履天台，奉領新得，以究歸宿之所。真切真切！

簡程松谿司成

長兒義北上，寄書儀，令求教，竟不獲，遂日徯仙舟入廣，可尋文明之約。春間聞已命駕，亟遣諸生祇迎于省城，得國學之命，乃返。昔人以良會爲難，驗之猶信。

令郎夭化，善類共悼，矧在世講，倍百恒品！然順受其正，便是行法俟命功課。

廣人望教，真如饑渴！然不得于廣而得于大學，是斯道之將溥也。古今人品，初不相懸，善教者約其偏而融化之，則曰智曰藝，咸可以成人；不善教者就其偏而充拓之，則好仁好信，猶不免於有蔽。濂谿易惡至中之旨，正是傳得聖門文以禮樂一派丹訣，惟大兄自信自愛！

弟往承乏時，有勸以講學不便者。弟笑曰：「平生所學，將以何爲？」若使舍所學以從人言，則吾黨之士，尚可歸而圖之。明公作用，自有響應，然仕之孔殆，以得罪天子與怨及朋友並稱。何以見教，快此瞻跂？

弟近年升衡山，聚華蓋，徘徊武功，入梅陂，以歷古城，良朋四集，天機相觸，亦不讓觀光境界也。

簡復王龍谿

數時不獲請教，恒切瞻跂！去秋厪武夷之命，束裝以俟，竟未得遂。茲者匡廬之約，得無亦復似武夷乎？若果踐之，更望確示。

流光易邁，精義無窮，自分此生惟此一事，竊願共圖之！先師未了公案，須同集

下手，庶幾可成，不然，終成畫餅耳。如何如何？

三月出赴梅陂之期，遂歷古城寺以歸。南野、前川諸同志，大家砥礪，交有儆發，已訂各邑遞舉一會。若得高明枉臨之，尤望尤望！

簡復董生平甫

惜陰之會，春秋舉于復古，而四鄉各間月舉之。近復避暑於武功、連山之間，而同志者又延于西山永和。蓋一歲之中，家居者鮮，是以三收來札，竟未及答，宜吾子之督過之。若云有所擇，則不諒素懷矣。

良知真體，本自通乎晝夜。天行之健，川流之不舍，正是真指脉絡，吾儕不能繼續流貫，只是戒懼工課有窒有斷。果能慎於獨知，視無形而聽無聲，日用、人倫、庶物、三千三百不敢以縱弛離之，即此便是自得，即此便是悟，别無一種機竅也。義方閒暇更囑細研之。

聖門之學，自邇自卑，只從愛親敬兄、通于神明抽出。齊明盛服，正是恂慄威儀之實際。古之人如舜，如文，如武王、周公，便是孝弟通神明格式，若不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另求微茫消息，是終望相輪而談之，空負一生矣。有所未安，不靳詳示。

簡復梅養粹

所諭「吏事紛冗，人情愛憎一切應酬，種種皆足爲累，粗疏夾雜，病痛多端，及至有覺，只是一番安排」。非吾純甫點檢之切，安能如此！然於良知本體，尚未實體

認出來。明德之良，原無粗疏，原無夾雜，原無安排，原自廓然大公，原自物來順應。種種爲累，皆是自私用智病症。知得病症，便是良知；醫得病症，便是致良知。若知病症而不能服瞑眩以復本體，是忌目之昏而不求復其明，豈有了手期耶？

弛擔山中，卜行窩于石屋之勝。春暖秋清，幽尋名山，升祝融，歷石鼓、岳麓，徘徊武功，聚華蓋、梅陂，良朋四集，天機相觸，無往非學，無往非樂。古人以禹、顔同道，其知之矣！

簡葉旗峰秋卿

所示「獨坐小樓，終夜以思，具見新功，特以致良知爲大上不朽之極功，而欲以治氣爲先」，則於先師之訓，尚在所疑。夫横逆之忿，隱忍而未能懲；貨利聲色之欲，搖動而未能窒；皆習氣之蔽也。然知忿知欲，便是良知；去忿與欲，便是致良知。今既曰「治氣」，誰其治之？既曰「節性」，誰其節之？能治能節，良知運行其中，故自始學至成德，更無先後，只有生熟耳。所謂堅壁清野，與敵對壘，亦未可謂已得所止。若廣居正位，端拱清穆，果孰爲敵？而果將孰勝？方是商室翼翼四方之極。古之人裁成天地，輔相萬物，皆自戒懼中和出來。中也者，大公之體；和也者，順應之用；皆良知之別名，非於天下事物上求所當止也。何時杖履天台，一商歸宿。真切真切！

簡聰弟道契

益受先師罔極之恩，得以不汨流俗，力

追千古，雖升沉毁譽，殊形異狀，而吾昭明真純，有以自定。年來卜行窩于石屋之勝，春暖秋晴，升祝融，歷石鼓、岳麓，徘徊武功，聚華蓋，入梅陂，良朋四集，天機相觸，無往非學，無往非樂，皆先師陶冶力也。芹曝之誠，願吾弟日脱凡近，以躋高明，以流俗爲必不可入，以聖哲爲必可師，戒慎恐懼，須臾勿離，中和位育，在于掌握。其先公於昭之靈，寔寵嘉之！凡在同門，欣欣有慶矣。

簡徐少湖少宰

使君入司冰衡，而松谿教南雍，一時登擢，天下想望風采，敬爲朝家得人賀！直舉而枉錯，則特立者吐氣，而中材洗慮以向道，是驅天下而之善也。昔之評弈者，謂弈子皆在枰中，得力者當路則勝，不得力者祇以塞路則敗，故曰不借才異代，其知之矣。常觀漢武之紀，好尚日異，而種種無不如意，儒術則有伏、董，文詞則有枚、馬，武功則有衛、霍，刑名則有張、趙，算利則有桑、孔，通遠則有博望，治農則有都尉，托孤則有大將軍。天下廣矣，惟上所以風之耳。故上好正直則正直進，好廉潔則廉潔進，好恬退則恬退進矣。願擴素學，以贊國是。

北原公方厲精以對聖主之知，能受善言，其良機已乎！敝地去歲大旱，民不堪命，賴群公協力賑救之，幸有更生之望。而今秋又荒，若不沐優恩，如舊歲折兑之例，則溝壑萑苻，有不勝隱憂者。謹爲先憂告之。

簡冬卿尹湖山任之

鳴鶴之和，以縻好爵，此天機自應，非可以人力增損。子細點檢，只在庸言庸德上著脚。吾輩病症，豈是脱卻言行？尚是有衆寡、有小大，畢竟於慥慥處隔了幾層。故入悦仁義，出悦紛華，雖與慥慥有間，然一毫未净，終是障礙。古之人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權度輕重，斬釘截鐵，方是真縻好爵手段。

答夏卿謝高泉名東山❶

僕嘗爲友人書「慎獨」二字，投筆而嘆曰：「從心從真，便是慎矣。即此是本體，即此是工夫。故除卻自欺更無病，除卻慎獨更無學。」高明所謂「慎之爲義，從心從真，君子慎獨，順其真心，不戕其本體而已」。旨哉，其言之也！其曰「慎思慎言慎行，敬慎威儀」，已涉分析，而又及於九經三重，則是尚有周羅意思在。何如何如？

弛擔山中，得與同志緝理舊學，於升沉譽毁，若春卉夏禽，過耳目而不留也。獨於海内豪傑，思欲共進此道，直究歸宿。殊切懷跂！

簡程松谿司成

寅甫歸，備承教音，贊揚公道，公道不墜地矣。清田編審，自是纓冠之救，劬勞宣驕，古之時則然。故弟於群謗積毁，直若弗

❶「名東山」三字，原屬文題，據文意改爲題注。

聞也者，而待之亦默合尊訓。若貽害于友以洩衆忿，則似未可安枕而談之者。大兄視弟往來簡札，曾有一言之及于毁謗者乎？吾輩學問，如穿衣喫飯，自求温飽，當時初見先師《答友人詩》「儘把毁譽供一笑，由來饑飽更誰知」之句，於今豈可忘之？近同志聚講，謂吾輩行事，當論是非，不當論利害，弟答之曰：「天下真是非，便是天下真利害。即如鄭丙、陳賈，終爲狐鼠；伊川、晦庵，何損麟鳳？善利舜蹠，決於一念，安可歧而二之？故不怨不尤，下學上達，聖人與天地合德，過化存神，更無兩箇塗轍。」何如何如？

巾石協恭，多士風動，雖桑間奏清廟，爲俚耳所哂，然舍是更無敲金擊石處。天祚斯文，會有昌大，縱不能爲夷夔于虞廷，猶可以俟諸百世。若以毁譽爲前卻，是吾腹饑飽係諸多口，將何以諧之乎？

簡詹燕峰中丞

渭厓公上《聖功圖》，言及溝洫之利，可以備旱，可以蓄潦，可以限猾寇，可以遏驕虜。昨白川公上疏，以溝洫爲神禹治水之本，而曰「無不治之水，無不治之田」，尤爲精確。今廟堂重其議，未易舉行，愚意先擇十餘人任十邑，廣謀允斷，付以溝洫之責，令民出力，而官給工食，期以三年，課其殿最。若果有成，推而廣之，人見其利，相率從之矣。春秋戰國，獨齊、魯、宋、衛各以富强争雄長，計其財力，十倍山東、河南，咸足以自辦，何啻江南斗粟？其盛衰之蹟，昭然可覆。

簡費鍾石宗伯

聖眷日隆，群望咸協，天下想望風采，以弼國是，以光家範。古之大臣，初無他技，只是休休有容，舉彥聖有技，翕受而敷施之。若耳目手足，咸以濟一體之用。其在唐宋，則王、魏諫諍，英、衛武功，皆房、杜相業，而永叔四廳，便是魏公文章。以明公薦揚善類，廓無城府，直行素志，不眩浮言，往在涇野，至以身下之，而石江身後，尤勞表暴。昭昭古大臣之風，顧愧迂戇，罔諧時好，至塵汲引，有累鑒衡。然願公不以益一人爲懲，而以萬方黎獻未達爲慮，吐哺握髮，日礪初志，建宗社生靈長久之策，以永昭汗簡。草茆遺才，豈能盡用？特時拔一二，以鼓舞風聲，使中才猶有所嚮，不至自壞晚節，亦君相礪鈍也。若獨行其道，與民由之，貧賤威武舉以自得，又安以用舍爲加損？

復張西磐太宰

白鷺乘便馳候，少展懷德之誠。春首會壽雙江兄，備覽翰札，聆鄉行，倍切欽服。天留靈光，奠我宗社，俾懦熟思立，媢忌思容，不大聲色，於士氣如長城。願言珍攝，以對天下之祝。

教言下頒，眷然以汗簡期許。同志傳觀，罔不振迅。近出游匡廬，凝神元公及考亭、象山之緒，思與二三子服膺弗失，以無負此生。

簡王石岡司馬

屏伏丘壑，久稽馳候。近上虔州尋陽

明先師舊游，温鬱孤、通天之盟，於秋崖中丞席上得覩邸報，風波洶湧，群公星散，而帝心簡咨，薦柄國樞，衆望胥歸，屹然在天下之重。昔人以文正、萊公、乖厓二三公，自稱榜中得人，草莽雖病，敢自外於爲盛之慶乎！

今邊鄙稍靖，戎虜未懲，議論若詳，宫府未協，臧否日聚，債師猶存，非明公秉血誠，協群策，洗濯宿蠹，以求未亂未危之規畫，則焦頭論功，畢竟出曲突上矣。以某之戇，舉其所知，則顯績如陽明公，奪爵削襲，舉祭葬而靳之；歷試如雙江子，棄其功而深求其罪。使忠義奪氣，媢妬充塞，於國體士風關繫不細。舉而反之，風采自新，公其得無意乎？某懷此久矣，莫可告語，以大兄忠義素定，尚友千古，是以僭布腹心，惟秉義裁之。

簡劉獅泉君亮

匡廬往返，寢食共之，受教凡兩越月，感服感服！歸來暑與旱并，疾疢日作，迄今猶未愈，遂稽馳謝。

所示「在家非不學，回頭不似在山時」，誠然誠然！至云：「商量家事，矛盾則有我，合同則留情，自是對景增減，又安能與千聖同堂、天地並位？即此鞭車，便是警牛。」拜賜多矣！若以貨色名利比諸霧靄魑魅，則有所未穩。形色天性，初非嗜欲，惟聖踐形，只是大公順應之，無往非日月，無往非郊野鸞凰。若一有增減，則妻子家事，猶爲霧靄魑魅，心體之損益，其能免乎？凡人與聖人，對景一也，無增減是本體，有增減是病症。今日亦無別法，去病症

以復本體而已矣。昨語蓮坪子，此行如鎔金，鎔一番又精一番，古人所以望道未見，欲從末由，正爲實見得，與博聞億中襲取殊科。世人眼淺，欲速見小，燒茆作低銀，取快一時，運用於九轉七返火候，縮手不敢承當，正爲少千載志，不肯買純陽真丹耳。吾兄立千載志決往，敢不策杖以從！

復濮致昭冬卿

所示諸作，具見留意於學，中間儘有精當處，但間有出入，不免自思索中得來。須是戒懼不睹，恐懼不聞，直從天命之性，精明真純，自本自根，無須臾怳惚，則人倫以察，庶物以明，凡千聖六經之藴，粲然如指諸掌，由是寫出胸中所藴，不費推測，不藉窮索，方是修辭立誠之學。近來深信瑟僩之學，真是武公接續聖門正脉工夫，即此是主宰，即此是照管，即此是流行，即此是片段，須臾有息，便非良知本體。更祝勉之！

簡雙江聶司馬

九華出游，以歲盡始歸，歸而領教札下及，備見整暇之風，於謀王斷國、折衝禦虜，綽綽有餘裕矣。草茆病夫，得以登陟巖壑，詠歌漁樵，作大平麋鹿，秋毫皆明良賜也。不知宵旰圖治，如虜在目前否？大小臣工，洗心一德，以雪多壘之耻否？宮中府中，血脉相貫徹否？主戎授閫，以匈奴未滅無以家爲否？士卒畏威懷德，可與同水火否？忠信長策，可以采納無疑沮否？拊循瘡痏，温如挾纊否？願與少湖、松谿諸君子積誠圖之！

簡日門胡翰林

長兒義北歸，獲讀教音，兼貽壽圖，具感不忘久要之誼。老景侵尋，齒髮日疏，方圖寡蘧氏之過，求武公之抑，而未之逮也。沖玄大會，砭箴日切；武功避暑，塵坌日消。今夏訥谿司諫久聚復古，洗舊習以探天機，真覺執玉捧盈，有不敢放過脉絡。庸德庸言，自邇自卑，直無容歇脚處。故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境界雖異，自得則一。無由縮地面談，有懷耿耿！

京師豪傑之聚，翰苑儲養之豫，及時精進，以升光大。贊皇猷，匡國是，培士氣，以翼宗社生靈長久之計，無爲流俗所溷。此諸君子素蘊，亦知已芹曝抗也。

簡夢坡敖翰學

良知一脉，自先師發之，明德明命，遠有端緒。古之人昧爽丕顯，顧諟明命，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正是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源流。故不邇不殖，亦臨亦保，三千三百，裁成輔相，舉天地萬物盡在吾發育峻極中。所謂「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又曰「不離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畫前」，真是下學上達宗旨。謹厚者安小成，行不能著，習不能察，而委天道於難聞；穎爽者騖虛遠，高不自卑，遠不自邇，而玩人倫庶物於不屑。雖清濁參差，其爲道術裂，均也。年來踏雪九華，避暑武功，與諸同志切身洗刷，覺得從前浮泛，尚在世情上支撑，終於學脉不相凝，方夙夜怨艾，而未之逮

也。高明日懋進修，以倡善類，俾皇極日建，士氣日昌，以收中和位育之實效，斯文其預賴之。

簡峻谷趙總戎

側聞簡咨將略，授以分閫，展布素蘊，爲聖主干城腹心，於以鼓振忠義，鎮讋横驕，俾文事武備，不爲空言，私與念庵諸同志慶之！薄伐玁狁，萬邦爲憲，濯征徐國，王猷允塞，隆古中興事業，具在方策。唐宋以來，往往以氣質揜學術。惟汾陽老子，德器弘深，默與道合，摧抑不憫，謗訕不眩，納懷恩、朝恩輩於長空大海中，故功高不疑，位極不嫉。其餘臨淮武穆，圭角客氣，猶有餘憾。大兄讀書萬卷，尚友千古，歷試達觀，珍重珍重！年來聚沖玄，升九華，避暑武功，賴同志砭箴，日就平實縝密，覺得從前浮泛，尚在世情上支撑，縱勤點檢，不免下崖補漏。須是顧諟明命，洗刷潔净，庸德庸言，兢兢不敢放過，始得修德凝道脉絡。何如何如？

簡屠竹墟中丞

側聞簡咨徂征，奠我南土，《江漢》《常武》，式頌中興，善類寔胥祝之！益向告净峰公，以負固之苗，虞廷已然，得其地不可居，得其人不可使，將焉用之？邇者有司不戢其下，輕起釁端，勞師費財，數省騷然。聖天子爲天地神人之主，固將俾草木魚鱉咸若允殖，豈宜與匹夫爲仇，逞一朝忿，不能釋耶？伯益班師，既已後時，充國屯田，

可以改圖，俾民奠其生，苗安其所，净峰公以事已大舉，未能中變也。明公方膺初命，正咸與維新之機，謹以芹曝爲獻。

吾友曾憲伯才漢、王州守宗尹，皆同志，可與共事者。開誠布公，集衆廣忠，非公其誰任之！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七

答問

貢院聚講語

少湖使君集諸同志，率諸生聚貢院，以講希聖之功。

東廓子曰：兹會也，其吾邦風草之機乎！學之不講久矣！後世講來講去，往往自習染之後言之，環視病症，與正學許多妨礙，故退然以聖人爲不可學，而不察良知本體原與堯舜無異。邇來習聞良知之説矣，復以意見測度，自謂與聖人同體，故遂以任意爲率性，而不察許多病症見與堯舜不同。斯二者，其害道均也。孟子千辛萬苦争箇性善，正是直指本體，使學者安身立命，自成自道，更無寬解躲避去處，中間種種過惡，皆是自欺自畫，原不是性中帶來。其在醫家，真所謂頂門一針矣！夫目之分皂白，心之别是非，其精明一也。離婁之明，非有加於目也，能不失其本明而已矣。堯舜者，性中之離婁也，萬古此天地，則萬古此目；萬古此目，則萬古此明。故堯舜皆可爲，文王皆可師，真是無可疑者。然人人不能皆堯舜與文，何也？病障之也。目之明也，或爲風邪，或爲炎火，而障翳乘之，非勇加醫治，則無以撥矇而復明。故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指實證也。苟當障翳之目，病苦侵尋，而遂以離婁爲不可希，不幾於誣本體者乎？不察目之有障無障，

而輒謂與離婁同體，恐亦非實際學力。善學者須反觀內照，直求本體，果無所障，則亦臨亦保，亦式亦入，方是兢兢業業，純亦不已一派源流，況於有障而忍於自欺自畫乎哉？

或曰：「性固善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信斯言也，則天命之性，不亦污濁乎？曰：以目言之，明固目也，昏亦不可不謂之目。當其昏也，非目之本體矣。或曰：「若是，則有性善，有性不善。又何別焉？」曰：若是則謂有目明，有目不明，豈知本體者乎？或曰：「目之病少而心之病多，何也？」曰：目之病者，則愚者、不肖者、髦者、悼者，無不竭力求以醫之。心之病也，雖賢知者或忽焉，又奚怪其多乎？

少湖使君振木鐸於吾邦，正望人人之爲離婁也。凡預斯會者，無祝爲泛，無輕爲迂，人人自醫其障，自復其明，則風行草偃，吾邦其有賴乎！

復初書院講章「學而時習之」一章

這是《論語》第一章，聖人論學大綱領處。聖人之時，道學著明，只說一箇「學」字，便知是學以致其道，故他章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曰之、曰斯，人自分明曉得，非後世以記誦辭章爲學，令人無尋頭腦處。聖人之學，何學也？朱子所謂「人性皆善效先覺之爲，以明善以復其初」是已。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凡此厥初，曷嘗有不善哉？衆人蚩蚩，物欲交蔽，自暴自棄，始流于惡矣。先覺者，能明善以復初者也。效先覺之爲，

亦以明善而復其初耳。何謂明善而復其初？曰：當其惻隱之發而不使殘忍蔽之，則明仁之善而復元之初矣；當其羞惡之發而不使貪冒蔽之，則明義之善而復利之初矣；當其辭讓是非之發而不使無耻昏昧蔽之，則明禮智之善而復亨貞之初矣。此所謂「克己復禮」，所謂「明明德」，所謂「致曲」，所謂擴充四端，推而至于堯舜之精一、湯之執中、文之敬止。先聖後聖，其源流一也。

學而曰「時習」，非學之外別有一件習的，學之不已處便是。時之義大矣！以一日言，自子至于亥；以一月言，自朔至于晦；以一年言，自春至于冬；以一生言，自少至於老，皆時也。明善以復初之功，不是一日便了，須接續習去，無時間斷。在昔先民，所以兢兢業業，亦臨亦保者，率是道也。

所謂「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謂「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所謂「不可須臾離」是已。明善以復其初而無須臾之離，則天命之性全，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内省不疚，心廣體胖，其何說如之！

聞諸父師曰：人之目無不説色，有不説者，盲病之也；人之耳無不説聲，有不説者，聾病之也；人之鼻無不説臭，有不説者，塞病之也；人之口無不説味，有不説者，惡寒發熱病之也；人之心無不説理義，有不説者，私欲病之也。故目去其盲，則無不説色矣；耳去其聾，則無不説聲矣；鼻去其塞，則無不説臭矣；口去其惡寒發熱，則無不説味矣；心去其私欲，則無不説理義矣。故曰：「理義之悦我心，猶芻豢之悦我口。」此欲罷不能，樂以忘憂之旨也。孔之

希天，顔之希聖，豈更有一途轍乎？

所謂「有朋自遠方來」者，以處順言之也。我能明善以復其初，則我爲先覺矣。後覺者又從而效法焉，人人充其惻隱而無弗仁，充其羞惡而無弗義，充其辭讓是非而無弗禮弗智者，是天下同歸於善也。仁者以天下爲一家。一家之子弟，有悖德不才者，必惻然思有以教之。教之而同歸於善，樂孰大焉！程子所謂「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此「善」字，正從「人性皆善而明善以復其初」相接來。

所謂「人不知而不愠」，以處逆言之也，不見是而無悶是也。不見是，則非之也；非之，則訾笑生焉，謗毁興焉，戮辱加焉，皆生于不知也。「不愠」者，非獨不徵于色，不發于聲而已，念慮之微，稍有含怒，便是心已動了。我之明善以復其初，本以盡我之性，初何預于人也？以人之不知而動其中，是爲人而學矣。君子學以爲己，執德弘而信道篤，雖訾笑謗毁戮辱交集，而泰然不以動其中，此夷狄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之地。文之所以因羑里而演易，孔之所以困匡而弦歌，周公所以四國流言而赤舄几几也。朱子曰：「譬如吃飯，廼是要自家飽。既飽，何必問外人知不知。」可謂善喻矣。我飽而人以爲饑，何損于飽？我饑而人以爲飽，何益于饑？故毁譽之來，審其饑飽而已。大抵君子之學，只在自家性情上做工夫。故明善之功無時而息，求全吾心説理義之正而已矣。處順而有朋遠來，善足及人矣。吾之説發而爲樂，處逆而人不知，善固在我也。吾之説不改而爲愠，此不怨天，不尤人，聖人之所以獨知于天；而不遷怒，不貳過，顔子之所以獨爲好學也。後世之

學，其諸異乎是矣。

書院告成，以復初爲第一義，故於鼓篋之始，特舉作聖之藴，以爲二三子告。二三子其反諸身而實行之，務以去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勿爲舊習所拘，勿爲浮議所惑，日積月累，會有得力處。庶幾真才輩出，淳風復興，使書院不爲虚器，則吾夙夜之望也。

世俗説一「學」字，未有徒騰口説而不措諸行者。如學詩則必哦句詠字，學文則必操觚染翰。至于曲藝，學木工則必操斧持矩，學縫匠則必執剪裁衣。至於學聖人之道，乃坐談口耳，以孝弟忠信敷爲辭説，以餌科第，而事父從兄判若不相關，可爲善學乎？嗚呼，均是人也，學詩不過爲詩人，學文不過爲文人，學曲藝不過爲工人，學道則爲賢人、爲聖人，人之欲愛其身者，可不慎所擇乎！程子曰：「莫説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纔如此説，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等差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每一讀之，毛髮凜然。願與二三子朝夕勉之！

九邑講語「居天下之廣居」一條

這是孟子教人做大丈夫的方法。以人視禽獸，則人爲貴；以丈夫視婦女，則丈夫爲貴。丈夫而曰大，則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人孰不願之？然欲做大丈夫，不在勢位，只在德性。良知良能，不假外求，這德性慈愛惻怛，渾然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便是仁，命曰「廣居」；這惻怛中粲然條理，便是禮，命曰「正位」；這惻怛中毅然裁制，便是

義，命曰「大道」。這廣居、正位、大道，聖人與凡人共之，只在居與弗居、立與弗立、行與弗行耳。善學者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視八荒爲庭闈，視萬古爲朝夕，惻怛慈愛，貫通融液。始于親長，達于州閭族黨，以施於四海九州，舉天下皆在覆幬持載中，更無隔礙，更無堵當，方是居天下之廣居。正位是廣居中正位，大道是廣居中大道，能居廣居，則能由是路出入是門，非有二項塗轍。其在唐虞，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其在洙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老老長長，恤孤以絜上下前後左右之矩，這方是明明德於天下。學術正脉，得志者，樂則行之也，與民由之，是教人人居廣居，行大道，立正位；不得志者，憂則違之也，獨行其道，依舊是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富貴不能淫，淫是淫箇甚？貧賤不能移，移是移箇甚？威武不能屈，屈是屈箇甚？所謂素富貴，學行乎富貴；素貧賤，學行乎貧賤；素夷狄患難，學行乎夷狄患難，學術至此，方是頂天立地，不愧不怍的大丈夫。戰國之時，聖學不講，方騖於權謀術數、禄位聲勢，而以仁義爲迂遠不合時宜。彼見公孫衍、張儀欺弄列國，張皇威福，慨然羡慕，遂有誠大丈夫之嘆，不知奸術巧慮、諛詞佞容，在聖門直比諸妾婦。廣居數語，若挈日月以照迷途，其息邪距詖，當與闢楊、墨同功。今去孟子幾三千年，其間棄仁蔑義，以淪禽獸、變妾婦，曾何足算？而從事於丈夫之業者，復不知尊德性而道問學，訓詁者尚其專，辭章者尚其華，著述者尚其博，其於廣居、正位、大道，得其門而入者，屈指亦寡矣！

某受學於先師，先師大書此章，揭之座

右，書院鼎建，嘉與諸師諸士共切磋之。青原、白鷺，山川炳炳，良師帥振頹萃渙而一新之，「聚秀」有樓，「崇正」有堂，「雲章」有閣，「尊德」、「集義」有齋有號舍，居云廣矣，位云正矣，道云大矣！ 諸師諸士，其亦思自居其廣居，自立其正位，自行其大道，以無忘其德性之學乎？ 其亦思兼善而澤加于民，獨善而修身見於世，可富可貧，可貴可賤，可生可殺，而此學不可離乎？ 陟降詠歌，勿忘勿助，慨然以大丈夫自期許，而不忍失足於妾婦，於以宣聖代化成之文，對當道鼓舞之澤，纘前哲忠義之緒，自成自道，幸毋以第一等人讓人！ 世俗相訴詈，目以妾婦，則艴然怒矣。 然禽荒興戒，不御肉食，好德獻規，寧辭同輦，待姆而蹈烈火，守符而赴洪淵，英標峻概，凜凜有烈丈夫之風，而丈夫鬚眉，乃至封閉如蝸，貪婪如蠅，讒譖如鬼蜮，酷烈如封豕長蛇，雖欲比妾婦而不可得。 均是人也，胡善利之相懸也？ 教化有明弗明，學術有端弗端耳。 茲欲救士習，敦民風，非敷教典學，別無下手處。 嗣是而敎學者，盍相與敬擇之！

廣信講語「雞鳴而起」一章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善與利之間也。」這是孟子教學者第一關。 降衷靈明，孰不思奮於善？ 而流俗所驅，載胥及溺，故先覺分别趨避關頭，使舉足發軔，若指南車然，冒風雨、歷原隰、重九譯而弗迷。 志乎善，則莊敬日强；志乎不善，則安肆日偷。 聖門傳授上達下達之幾，正決於此。

雞鳴而起，不是平旦之氣，是指人初醒眼時。孳孳，是專一不分的意思。吉人凶人，其爲善爲惡，精神命脉，皆惟日不足。善字是性善之善，即所謂明命，所謂明德，所謂良知。爲善是顧諟明命，明明德，致良知工夫。纔出於善，便入於利，利者不專指財利而言，只過不及處要討些便宜，就是利。舜是箇大聖人，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蹠是箇大盜賊，貽臭萬年，子孫羞以爲祖。其臧否榮辱，天壤懸隔，而界限分明，無他，只在善利之間，此正學脉研幾處。「間」字要體認親切，莫作尋常看過。一視之間，以禮而視是舜，非禮而視便是蹠；一言之間，以禮而言是舜，非禮而言便是蹠。事親從兄，從前先後，辭受仕止，只是一念操舍之微，中間更無駐足處。譬諸居庸關頭，進此則爲中華，悖此則爲夷貉。古云「差之毫釐」，言其微也；「繆以千里」，言其遠也。若論一念操舍，間不容髮，而舜、蹠相懸，奚啻千里！悲夫，世之憚於希舜而忍於趨蹠也！知賢不與立爲竊，不遜弟、無述而老爲賊，非其有而取之爲盜。曰盜，曰賊，曰竊，皆蹠之徒也。如使盜蹠而富貴壽考，三尺童子且羞之，而縉紳庠序，顧貿貿焉，豈其靈明不若童子哉？正坐界限不明耳。孟子哀之，大呼以醒醉夢，良工苦心，誰爲瞑眩而瘳者？

先師云亡，浙江爲大會以振微言。己酉，會於沖玄；庚申，復會於懷玉。懷玉高邃，無力者不能往，乃會徽、寧、蘇、湖。廣德同志以聚於廣信，學愚吴子請發明「雞鳴而起」一章，以續喻義喻利之遺韻，因以師友所傳習相與砥礪之。凡我同游，自戒自懼，孳孳無須臾離，以無愧於帝衷。師友以

輔仁，詩書以會友，即此是善。若慕其華而弗嚅其實，不免納交要譽，即此是利。其爲舜爲蹠，皆於我自取之。諸君亦知欲知之「知」字未可輕看乎？「知至至之，始可與幾；知終終之，始可與存義」，知而不至，至而不終，是幾先而義弗集也，與不知者等。故知事親從兄而弗去，乃爲知之實，而擇乎中庸不能期月守，則與納罟擭陷阱，均爲不知。是聖門論知之繩墨彀率，而先師致良知脉絡也。諸君其孳孳念之，抑更有請焉。

《易》之訓曰：「利者，義之和。」利自義生者也。乾德之行健，則以美利利天下；坤德之直方大，則不習無不利。故爲子而孝則得乎親，爲臣而忠則得乎君，是以義爲利也。遺親後君，不奪不饜，是以利爲利也。善乎！董子「正義」、「明道」二語，猶傳得聖門學脉。正其義，必有利也，特不謀耳；明其道，必有功也，特不計耳。張敬夫以「無所爲而爲之」爲義，正合不謀不計宗派。而世之議者，以道義屬王道，功利屬伯術，是謂道義無功利也。故每嗤儒爲迂，而以機械變詐爲通變宜民之術。異哉！漢家之論制度，直以霸、王道雜之。嗚呼，霸、王可以雜用，則舜、蹠可以並行矣！萬世而下，欲闡大道之要，擴至治之澤，請以「雞鳴而起」一章列諸座隅，以當盤盂！

白鹿聚講四條上蒙泉姜公

古人從氣質偏處變化，今人從氣質偏處充拓。温以療直，栗以療寬，無虐以療剛，而無傲以療簡，具見唐虞醫案。否則，好仁好信，渣滓未融，終不免有蔽。故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不論病症淺深，舉歸大和，

乃是濂谿傳千聖數學正脉。

古人以心體得失爲吉凶，今人以外物得失爲吉凶。作德日休，作僞日拙，方見影響不爽。奉身之物，事事整飭，而自家身心先就破蕩，不祥莫大焉。故脱去凡近以游高明，不求人知，不求同俗，乃是考亭喚醒來學趨避關頭。

爲善而舜，爲利而蹠，出門跬步，便是萬里程途。今指舜爲師，則蹵然不敢當；以蹠爲歸，又艴然不肯當。不舜不蹠，中間豈有駐足處？故喻義喻利，剖剥深痼，聽者聳然至于垂泣，乃是象山指出本心，斬截支離葛藤。

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猶在支派上點檢。須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端本澄源，自聞自見。故裁成天地，輔相萬物，千枝百派，皆從中和流出，乃是學術王霸訣竅。予與二三子登陟名山，景仰先哲，尚夙夜顧諟明命，無負此生。

示諸生九條

一

商可學乎？曰：自公卿至于農工商賈，異業而同學。聞義而徙，不善而改，孳孳講學以修德，何嘗有界限？古之人版築魚鹽，與耕莘齒胄，皆作聖境界。世恒訾商爲利，將公卿盡義耶？苟志於義，何往而非舜？如以利也，何往而非蹠？故善學者易志不易業。作《諭學》。

二

商可孝乎？曰：自天子至于庶人，異位而同孝。身體髮膚，不敢毁傷，行道顯親，揚名後世，何嘗有等級？古之人捉襟肘見，納履踵決，與被袗鼓琴，並爲世典刑。俗恒羡勢位爲顯，將窶困爲玷耶？苟盡其道，則陋巷一瓢，游學七年，奚害于愛敬？如其悖也，則一歲至相，萬金積塢，奚免於辟訾？故善孝者在道不在物。作《諭孝》。

三

東廓子語諸生曰：死生之故微矣。生之言醒也，不聞道術而冥於得失，眊眊乎若醉且夢也。蓋世之宅其生有四，而視人之生亦有三。峻德克明，被四表而格上下，命曰長生；臨淵履冰，以毖天真，命曰葆生；仁義紛華，隨波以靡，命曰浮生；敗禮敗度，若持斧伐枯樹，命曰戕生；蒙休被澤，圖以身贖而弗得也，命曰榮生；毒痛腥聞，蹙然曷喪偕亡也，命曰辱生。聞而悲之，曰：是可以爲善也，惜其未濟也，命曰悼生。二三子其敬擇之！

四

聖學之篇，以一者無欲爲要，是希聖希天，徹上徹下語。罔游于逸，罔淫于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古聖精一克一工課，猶惻惻勸規如是，吾儕自省何似？而依違逸樂貨色中，不猛洗刷，將無以拔于凡民，安望與千聖同堂、兩儀並位乎？故不從無

欲而學，終不足以全歸無極之貞。近謁蓮華墓，宿鬱孤祠，汗背竦髮，思與同志服膺之。

五

因搆居室，於此學有儆省。一瓦闕，則爲雨穴；一葦闕，則爲風竇；一磚闕，則爲鼠雀牖。吾輩欲致廣大，卻忽精微，庸德庸言，敢於多少放過。甚懼風雨鼠雀之壞廣居也，書以自箴，遂貽同志。

六

柴桑老仙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而日月擲人，終曉不静，此其志將以何騁？必有惻然而不容已者。吾儕安安而居，于于而來，與此老畢竟殊科，況於發憤如孔、孳孳如孟，又安可同日語乎？歲晏春初，兩會文明，共訂除舊布新之策，幸無虛此佳境！

七

志於富貴，則敗度敗禮，不足以語功名；志於功名，則求可求成，不可以語道德；志於道德，則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達則爲伊、周，窮則爲顔、閔，何嘗無功名？何嘗不富貴？富貴不由於道德，則播間醉飽，只爲妻妾之泣；功名不出於道德，雖一匡功烈，童子且耻稱之。故學者莫先於辯志。

八

學者果有真切求仁之志，則知善必遷，知過必改，雖點檢未及，猶可以無惡。若立志不真，則多少因循，多少容隱，縱强加修飭，終未得爲寡過。故聖學以慎獨爲彀率。

九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雖貧且賤，福也；弗慈弗孝，弗友弗恭，雖富且貴，禍也。故讓國而逃，夷、齊之福；争國而得，衛輒之禍。是以求福有道，勇於爲善；禳禍有術，勇於去慝。

龍華會語

聖門講學，以修德爲命脉，以從義改不善爲下手實功。吾儕從事於學久矣，若論聞義不徙，不善不改，茫茫蕩蕩，諸君必不肯當；若論徙義、改不善，潔潔浄浄，諸君亦不敢當。然則今日之病症，其在徙不徙、改不改之間乎？

學者不識自家德性，故痛癢漠然，曰憂曰樂，向外馳逐，舉不得其正。義是德性本來安宅，必須搬居，故曰徙；不善是德性錯走路頭，必須走轉，故曰改。若人抛家捐産，輾轉流離，安得不憂？

德性是天命之性，性字從心從生，這心之生理，精明真純，是「發育萬物，峻極於天」的根本。戒慎恐懼，養此生理，從君臣

父子交接處周貫充出，無須臾虧損，便是「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學聖學者，須從此命脉上學，頂天立地，全生全歸，貧賤患難，何往而不自得？

古人發育峻極，只從三千三百充拓，不是懸空擔當。三千三百，只從戒懼真體流出，不是枝節檢點。

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有中和，壹是皆有位育。中和不在戒懼外，只是喜怒哀樂大公順應；位育不在中和外，只是大公順應與君臣父子交接處。

人倫庶物，日與吾相接，無一刻離得，故庸德之信，庸言之謹，兢業不肯放過。如織絲者，絲絲入篾，無一絲可斷，乃是經綸大經。

庸德庸言之學，愚夫愚婦可以謹、可以信，而在聖人尚以爲未盡，連説兩箇「不敢」字。世之穎爽者，開口説謹信爲已能，則誣聖人；其願朴者，縮手以謹信爲不可能，則誣愚夫愚婦。

後世通病，在于局量狹而學力粗，粗則不精，狹則不弘。故官職一貨賄便能眩奪，得一技藝、一事功，便能滿溢。得古之學，明明德於天下，吾儕自省有此願欲否？發育萬物與天地參，吾儕自省以爲性分内事否？

明明德於天下，是良知願欲與日月體段同明。致知在格物，是從扶桑歷中天，入於虞淵，無物不照，無照不真，乃是填實這箇體段。

孳孳爲善，是從天命之性不睹不聞真體戒懼，故造次顛沛無須臾離，不緣聞見起滅。擇善而從，此善是聞見中得來，於真體尚隔一層。學者以良知爲主，則聞見皆良

知運用；以聞見爲主，則良知隨聞見轉移。分動分静，不是聖門脉絡。仰觀於天，確然常運矣；俯察於地，隤然常流矣；内省於良知，昭然常虚常靈矣。日入虞淵，未嘗不照；水潴澄潭，未嘗不流；心遇閒静，未嘗不知。故慎獨之學通晝夜。日有不照，雲霧翳之；水有不流，沙石壅之，吾心有不知其諸雲霧沙石乎？顔氏之子，語之不惰，退省足以發，不肯須臾自翳自壅，故「有不善，未嘗不知」。吾儕不及顔子，果天乎？人乎？聖門博約之教，群弟子共聞之，而顔子獨嘆其循循善誘。精神命脉，欲罷不能，真陽一脉，迸破群陰，方是徙義改過，潔潔净净手段。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豈容一毫陰慝夾雜得？其曰休、曰獨、曰敦、曰頻、曰迷，非天之降才殊也，能竭不能竭，便是自進自止之機。

良師帥講學于龍華，正欲脱俗習而復帝衷，與人人共之，諸縉紳協于斯，諸英俊聚于斯，諸耆舊童子聽于斯，而適遇長至之慶，是天與人交相也。凡我同游，自求多福，相規相勸，無忘兹良會！

文江罷會，登舟矣，西石王使君連榻舟中，持卷告諸君子共録切磋之語，曰：「將月爲會，以緝熙於光明。」謹僭書爲乘葦先。

録諸友聚講語答兩城郡公問學

諸生連榻，晨興，叩之曰：「平旦之氣，奚若？」曰：「覺得清明。」曰：「好惡相近，奚若？」曰：「覺得無好惡。」曰：「清明者心也，而無好惡，則有心而無意。清明者知也，而無好惡，則有知而無物。二三子試思之，果有無意之心、無物之知乎？且有心

而無意，則意無所用，其誠有知而無物，則物無所用，其格是四者，工夫常相離也。」時一老友在座，從而決之曰：「平旦之氣，湛然虛明，杲日當空，一物不留。曰一物不留，卻是萬物畢照。一物不留是常寂之體，萬物畢照是常感之用。」

濂谿主静之静，不對動而言，恐人誤認，故自注云「無欲」。此「静」字是指人生而静真體，常主宰綱維萬化者。在天機，名之曰無聲無臭，故揭「無極」二字；在聖學，名之曰不睹不聞，故揭「無欲」二字。天心無言，而元亨利貞無停機，故百物生；聖心無欲，而仁義中正無停機，故萬物成。知太極本無極，則識天道之妙；知仁義中正而主静，則識聖學之全。

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而天心無言，萬古寂然。故未發是發的主宰，寂感無時，體用無界。

有天心則有天意，福善禍淫是已；有聖心則有聖意，大公順應是已；有凡心則有凡意，著善掩不善是已。主宰是心，流行是意。主宰之精明是知，流行之所在是物。天人本一道，只有欲，便不能與天一；聖凡本一性，只有欲，便不能與聖一。收視斂聽，果誰收之？果誰斂之？此正是戒懼工夫。白沙先生所謂「去耳目支離之用，全圓融活潑之神」，戒懼便是已發。不睹不聞，真體常中，莫見莫顯，妙用常和。未中未和，安得謂之神？戒慎恐懼之功，命名雖同，而血脉各異。戒懼於事，識事而不識念；戒懼於念，識念而不識本體。本體戒懼，不睹不聞，帝規帝矩，常虛常靈，則沖漠無朕，未應非先，萬象森然；已應非後，念慮事爲，一以貫之。是爲全生全歸，仁孝

之極。

惜陰申約

吾邑惜陰之會，始於丙戌；復古之創，始於丙申。凡我同會，或五六年，或七八年，或踰十年，或踰二十年，甚者三十年矣。三十年則爲一世矣，十年則天道一變矣。邇者緒山、龍谿二兄自浙中臨復古，大聚於青原，考德問業，將稽先師傳習之緒，而精進者寡，因循者衆，是忽實修而崇虛談也。意者相規相勸之方有未至，與喜怒屢遷而自以爲任真，言動多苟而自以爲無傷，子臣弟友、宗族鄉黨，多少不盡分處，而自以爲無敗虧。知者不肯言，言者不肯盡，而聞者亦不肯受，不幾於相率而爲善柔乎？循是以往，坐枉此生，上以貽玷師門，而下以疑誤後學。試觀預會之友，日亡月逝，雖欲改過自新，悔何所及？中夜思之，猛自怨艾，圖與同志保此歲寒。自今以往，共訂除舊布新之策，人立一簿，用以自考；家立一會，與家考之；鄉立一會，與鄉考之。凡鄉會之日，設先師像於中庭，焚香而拜，以次列坐，相與虛心稽切，居處果能恭否？執事果能敬否？與人果能忠否？盡此者爲德業，悖此者爲過失。德業則直書於册，慶以酒；過失則婉書於册，罰以酒；顯過則罰以財，大過則倍罰，以爲會費。凡與會諸友，各親書姓名及字及生辰，下注「願如約」三字；其不願者，勿强其續。願入者勿限。

惜陰説

天道無停機，故元亨利貞以時行而萬

物生；良知無停機，故仁義中正以時出而萬化成。知天人之無停機，可與語惜陰矣。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通乎晝夜，靈光瑩徹，雖造次顛沛不可離，乃能無惡於志而合德於天。若須臾玩愒，生機便遏塞，不論忿懥好樂，舉非天德；不論親愛賤惡，舉非王道，於以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是駕燕而趾越也。行者赴家，不許燕越，餐風沐雨，繼日待旦，誰肯停擔半途，寄食逆旅，而驁然自以爲活計者？靜言思之，惄如饑渴！方共申先師惜陰之約，以圖不虛此生，書以爲同游勗。

書祁門同志會約

祁門汪子希文、謝子惟仁會沖玄，而歸率郡中同志會于常清宮，復定邑中之會，春秋在範山書屋，夏冬在全交館，相與拜聖像，宣聖諭，勸善規過，期以篤實輝光共明斯學。予游齊雲，以謁紫陽，諸友翕然咸集，而王子大中、方子汝修，請予升東山講座，相與剖富貴利達之關。齊景千駟，不及餓夫；管仲一匡，取羞童子。諸友欣然若有契也。將別斗山，出會約以徵言。

東廓子曰：善而二三子之志也！夫徽國文公，非子之鄉先哲乎？脱凡近，游高明，勿爲嬰兒而爲大人，非公之啓迪來學乎？嬰兒之態也，飽則嬉，饑則啼；與則喜，奪則悲；稱其善則揚揚，斥其過則鬱鬱。其亦有不迷於饑飽、不怵於寵辱、不搖於毀譽，毅然以大丈夫自期者乎？孟氏之論丈夫，則有三品矣。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囂囂然一窮達而齊得喪，命之曰大；入能諫於君，出能輕於爵禄，而必信必果，

不免於悻悻，命之曰小；營營壟斷，左右罔利，以爲子孫計而不恤其躬，命之曰賤。二三子之切磋于斯也，其爲大、爲小、爲賤，必居一於此矣。果能同理而不甘於同俗否？果能求天知而不急於人知否？果能以千萬世爲度而不謀一時否？若其未能，則自怨自艾，以拔于凡民；如曰能之，則自成自道，以全歸于天地。予雖別，尚日望之，無爲景公、仲父所笑，以續爾鄉先哲之休！

斗山書院題六邑會簿

新安形勝，爲岡阜者凡七，青烏家以爲北斗，兆文明之祥。諸同志擇其最勝，搆書院，爲藏修所。紫陽挺秀，五谿滙清，左邑右郡，粲然指顧間。甘泉司馬嘗有訓言，緒山錢子、龍谿王子相繼有切磋焉。予攜王甥一峰、朱甥震及二兒美、善，與師泉劉子游齊雲，謁紫陽祠，以宿書院。六邑同志咸集，依依不能別，至度翬嶺，冒雪衝泥，聚水西之崇慶。出六邑大會簿訂輪年之約，以徵言。首祁門，次歙，次婺源，次休寧，週而復始，期以共明斯學，毋愧于先哲。

東廓子颺于衆曰：諸君子亦知斗柄之神乎？柄指震而萬物生，指離而萬物長，指兑而萬物收，指坎而萬物藏。玄機默化，無聲無臭，而蠕動芽甲，無不從以幹旋。❶吾心之神化，何以異於是？耳順從心，始于志學，而美大聖神，基于可欲之善。孔孟所以斡乾轉坤，爲天下萬世法程，執此柄也。志學者，志不踰矩之學也。矩者，天然自有之善也。可欲惟善，而舉天下之物無

❶「幹」，疑當作「斡」。

以尚之，此尚志説也。由是而立，由是而不惑，至於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則大而化，聖而不可知，亦曰欲仁而志之熟而已矣。故不善而可以得富，則有簞食而樂矣；不善而可以得貴，則有汶上而辭矣；不善而可以得生，則有殺身舍生以全仁義矣。彼其視不義之富貴壽考，若惡臭之加乎吾身，而不能以須臾安，是攝提真于諏訾，而凍解、蟄振之候也。諸君子之藏修于是也，其果志於不踰矩之學乎？其果可欲在善而無以尚之乎？其果精神命脉融結凝聚而不復知其他乎？良師勝友，儼然一堂，法語巽言，可悦可從，而退省其私，不免牽纏於世情，支離於聞見，摹擬於功利，則彗孛攙搶，爲菑爲妖，而擾天紀矣。諸君子其敬念之哉！新安之先哲，曰徽國文公，繼往開來之緒，學者仰之爲泰山北斗，非擅文明之祥乎？由徽國以遡周、程，以達于孔、孟，擇最勝而居之，毋溷於善，毋奪於志，力攬是柄，以斡旋斯文之機，使山斗之仰，於身親見之，尚以爲兹會光！

書水西同志聚講會約

水西叢林在涇水之西，上寺曰寶勝，中寺曰崇慶，下院曰西方，宣州諸同志訂以爲六邑聚講之所。緒山錢子、龍谿王子皆迎以主會。周子順之遣其弟戒之貽予壽言，且訂會期，予許以雪舟之約。及期，泛番湖，入新安，貢子玄略、王子惟一及譚子見之候于斗山，乃踰翬嶺以入崇慶，則積雪載途矣。諸友不期而至者幾二百人，而戚子補之、張子士隆、王子惟貞，咸以次切磋焉。

七日而別，董子叔鼎、文啓、惟學、吴子從木、張子士儀、王子濟甫，偕同游以請會約之言。

東廓子曰：嗟乎！涇之山川，自開闢始矣；寺之建水西，自隋唐始矣。以言乎崇高，則有風光之軒焉；以言乎詞藻，則有謫仙之句焉；以言乎仙術，則有葛井之跡焉。寥寥宇宙，而其顯者何寡也？其亦有希聖希天、全生而全歸之不待崇高而尊，不賴詞藻而傳，不恃長生而壽者乎？天命之性，純粹至善。凡厥烝民，降才匪殊，爲善而舜，爲利而蹠，差毫釐以謬千里，將誰執其咎？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其亦有思顔子而有爲者乎？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其亦有思孟子而憂者乎？出乎舜則入乎蹠矣。舜之聖，誠未易爲也。舍舜而自蹈於蹠，是獲罪於天而忝所生，其可以因循怠弛，安而爲之乎？古之君子，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執玉捧盈，臨深履薄，不忍以一刻自陷於蹠，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往非純粹至善之流行。富貴必於是，是曰不淫；貧賤必於是，是曰不移；夷狄患難必於是，是曰不屈。將貞觀貞明，與天地日月同神而並化，是謂希聖希天、全生全歸之學。凡我同游，胥訓戒，胥勸勉，日就月將，以無負斯會！

書廣德復初諸友會約

東廓子曰：廣德，予謫宦試政地也；復初，予締搆造士所也。予能忘廣德乎哉？爾多士能忘復初乎哉？予别復初，二十有四年矣。午山馮子檄鯉湖王子清查之，可

泉蔡子增學田振作之，翠崖黃子選於諸生，遣張士儀督新進訓之。士儀及予舊游施正夫、方德升、潘公甫，訂聚渙振頽之約，予自紫陽歷水西，廣德張生槐與會者十人，持會約以徵訓言，期以守於永久。

予其能忘復初乎哉？良知良能，烝民所同，愛親敬長，始於孩提，不待簡册，不由師資，而天機所茁，盎然充滿。迨于師資既博，簡册既富，聞見既繁，思索既精，文辭既麗，弗愛弗敬，相夷相尤，至爲虎狼鴻雁所哂，是天固厚之而人自薄之，其能無獲罪於天乎？古之人戒慎恐懼，須臾不離，正目而視，傾耳而聽，惟恐一毫虧其帝降之初；以親父子，以肅君臣，以別夫婦，以序少長，以達于邦國天下。三千三百，無往非盎然仁體，是謂中和位育之矩。爾多士其肯請事於斯以對于師友乎？

客歲，遇濮子致昭于上清，舉「瑟僩」二字以爲千聖正脉。爾多士自省自悟，切磋琢磨之功，果嚴密乎，粗疏乎？武毅乎，怠緩乎？夙興夜寐，畏天之威，會友輔仁，胥勸胥戒，庶以全生全歸，無愧爾復初！

論克己復禮章

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蒸民所同也。聖人率性而行，無非天然自有之中。其次則感物而動，有過有不及。故曰修道、曰修身、曰修己，其功一也。克己復禮，即修己以敬。禮者，天然自有之中也；非禮者，其過不及也。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修己以敬，則安人安百姓；戒慎恐懼，則位天地，育萬物，無二致也。顏子請問其目，故夫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告之。視聽言動，

己之目也；非禮勿視聽言動，修己之目也。除卻視聽言動，更無己矣。禮也者，己之所本有也，故曰復；非禮者，己之所本無也，故曰勿。今以非禮爲己之私則可，以己爲私欲則不可。若曰己便是箕踞，禮便是坐如尸；己便是跛倚，禮便是立如齋，則如尸如齋，非己其誰爲之乎？先師之言曰：心之本體，原只是天理，原無非禮。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惟恐一毫虧損了他一些。纔有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這纔是有爲己之志，方能克己，正與修道、修己一箇塗轍。故身外無道，己外無禮。歷稽古訓，曰爲己，曰正己，曰求諸己，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未有以己爲私欲者。「問仁本」章，三言「己」字，曰「爲仁由己」，正指「己」爲用力處。在《易·復》卦，以「不遠復」歸顔氏子，而《象》之辭曰「以修身」，則修身之爲克己，自是明證。

沖玄録

雙江聶子偕諸君聚玄潭，論寂感異同。曰：「於穆不已，天道無停機；戒懼不離，聖學無停機。故四時常行，百物常生，無往非太極。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往非真性。」

存所范子偕諸友升曲江亭，談九日故實。曰：「古人崇陽德，故陽月陽日，必以立佳節。從善如登，日升於陽明，故人從山爲仙；從惡如崩，日流於陰濁，故人從谷爲俗。」因命諸生歌《伐木》。曰：「出幽遷喬，聖門取友損益之機。」

魯江裘子、瑤湖王子偕諸君聚清真，論心體自然。曰：「天行常健而不已，聖學常

强而不息。健是太極之自然，强是真性之自然。邇來學者以因循爲平等，以嚴密爲過當，於古人戒懼瑟僩，幾若長物，恐非自然宗旨。」

南昌同游，自天寧升龍沙，立高阜上，嘆沙聚甚奇。曰：「此是造化無中生有處。天地萬物，自無而有，自有而無，皆是氣機聚散屈伸，原不可致詰。吾儕只是齋明盛服，非禮不動，以立其誠，則神明在我，裁成輔相，盡從此運用，自能了得天地萬物。」

劉讓甫問《大學》條目當融會爲一，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身而能修，便是好惡中節而不辟。在家爲齊，在國爲治，在天下爲平，有遠邇而無二功。天下國家之實際曰物，物而能格，便是好惡中節。」曰：「可見之行處，在知爲致，在意爲誠，在心爲正，有隱顯而無二時。故修己以安百姓，在上爲事，在下爲使，在前爲從，在後爲先，在左右爲交。自天子至於庶人，有貴賤而無二學。」

謝惟仁同汪希文諸友至自徽，論爲學須先辨志。曰：「志亦未易辨。昔歲見先師時，便知從良知上致，只是認得良知粗了，故包謾世情，倚靠聞見，懸想精藴，終於潔潔净净處未肯著實洗刷，遂蹉跎暮齒，真可愧悔！此學容一毫包謾、一毫倚靠、一毫懸想不得，須是自濯自暴，方入得精一一脉。」

濮致昭問克去己私如何以授顔子。曰：「顔子深潛純粹，比粗鄙近利者殊科。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猶直指本體，不曾從去私上著脚。觀出門使民，參前倚衡，可驗聖學脉絡。某常看克己復禮便是修己以

敬，天下歸仁便是安人安百姓，盎然一團仁體，故曰爲仁由己。認得由己，容一毫安肆因循不得，自然非禮勿履。」曰：「如何是非禮？」曰：「敬則復禮，不敬則非禮。少湖子常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此非禮屬物不屬物？某亦問少湖子曰：『克己復禮，此禮字屬物不屬物？』徐子笑曰：『禮不在物。』某亦笑曰：『非禮不在物。』」

江懋桓問天下事變必須講求。曰：「聖門講求，只在規矩。規矩誠立，千方萬員，自運用無窮。平天下之要，不外絜矩，直至瓊臺，方補出許多節目，豈是曾子比丘氏疏略欠闕？」曰：「規矩如何講求？」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兢兢業業，求盡帝則之真純，以察人倫，以明庶物，而不使作好作惡加損其間，是之謂不踰矩之學。故忿懥好樂，廓然大公，親愛賤惡，隨物順應，以接家庭曰齊，以接邦國曰治，以接四海九州曰平。《大學》推絜矩之目，只是上下前後左右好惡不辟，種種方員，千變萬化，何嘗有定局？」

周有之問格致。曰：「心不離意，知不離物。而今卻分知爲內，物爲外，知爲寂，物爲感，故動静有二時，體用有二界。分明是破裂心體，是以有事爲點檢，而良知卻藏伏病痛，有超脱事爲而自謂良知瑩徹，均之爲害道。」

覺山洪子至自徽，風雨甚勞，訪于精思樓上，問別來新功。曰：「點檢得來，猶不能脱一懶字。」曰：「此一字是千罪萬過之根。吾輩從學數十年，盡是此病根耽閣了。若不猛自斬截，終被他礙卻生機。武王、太公克殷而歸，年皆逾耄矣，君臣齋戒以啓丹書，凜凜以敬怠分吉凶、從滅之關，方是仁

爲己任樣格。」

少初徐子至自東鄉，慨然切砥真性超脱之幾須從無極太極悟入。曰：「某亦近始悟得此意，然只在二氣五行流運中。故從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處見太極，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見真性，方是一滾出來。若隱隱見得真性本體，而日用應酬，湊泊不得，猶是有縫隙在。先師有云：『不離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畫前。』了此便是下學上達之旨。」

陳崇吉問博約。曰：「聖門之學，只從日用、人倫、庶物兢兢理會自家真性，常令精明流行。從精明識得流行實際，三千三百，彌滿六合，便是博文；從流行識得精明主宰，無形無聲，退藏於密，便是約禮。故亦臨亦保，昭事上帝，不怨不尤，知我其天，初無二塗轍。顔子欲罷不能，欲從末由，正是竭才卓爾，真見本性。」

張景仁問不睹不聞。曰：「汝信得良知否？」曰：「良知精明，真是瞞昧不得。」曰：「精明有形乎？」曰：「無形。」曰：「有聲乎？」曰：「無聲。」曰：「無形與聲，便是不睹不聞；瞞昧不得，便是莫見莫顯。」

余子莊問戒懼。曰：「諸君試驗心體，是放縱的，是不放縱的？若是放縱的，添箇戒懼，卻是加了一物；若是不放縱的，則戒懼是復還本體。年來一種高妙，開口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精蘊，卻怕戒懼拘束，如流落三家村裹，争描畫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於自家受用，無絲毫干涉。」

黄惟德問著善掩惡。曰：「著善掩惡與從義改過，同行而異情。師友一堂，法言巽語，良知所觸，咸有感發。平日放縱者，易以收斂；平日驕侈者，易以朴素；平日躁

急者，易以寬和；平日慘忌者，易以慈惠；平日願謹者，易以迅勵。其格式無以異也，察心術之微，則判若天淵矣。由惻隱羞惡發端，是自家性命上用工，則能繹能改，可久可大，方爲作德日休；由要譽惡聲發端，是他人視聽上用工，則徒悦徒從，乍起乍仆，不免作僞日拙。」

王仲大常學仙學佛，復相從問聖學。曰：「二氏之學，皆從心性上用工，然立在玄妙中，不似聖學平平坦坦，在人倫庶物内精鍊，故佛自是佛作用，仙自是仙作用。汝只一雙脚，如何踏得三條路？須收攝精神，歸一始得。」

王汝敬問浮思不静。曰：「玄潭曾有苦閑思雜念者，因詰之曰：『汝自思閑，卻惡閑思；汝自念雜，卻惡雜念。譬諸汝自醉酒，卻惡酒醉。』果能戒懼一念，須臾不離，如何有工夫去浮思？」

卓峰黄子曰：「畎畝不忘君何如？」曰：「君猶天也，天其可忘乎？」曰：「子何以報君？」曰：「子將何以報天？」黄子問報天之義，曰：「天生之，親育之，君食之，師教之，分異而恩同。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出王游衍，參前倚衡，守先王之道以淑善類，無敢爲宇宙間徼倖之民，是所以報天，即以報君，即以報親，即以報師友。」

張子汝愚至自萬年，齒尚壯，而容甚癯，愕然詢其故，曰：「爲憂患所累。」曰：「子亦記無去無來與裘子仕濂之辯乎？既無去來，何累於憂患？」曰：「當時亦是懸見虚談。」「虚談安能脱實病？」曰：「無去無來，大公順應，憂患安能累？若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病症終無了期。故養德養身，原非二事。」

緒山錢子先別而歸，拳拳論有意見之弊。其言曰：「良知本體著以意見，猶規矩上著以方員。方員不可得，而規矩先裂矣。」因語同游曰：「此病猶是認得良知粗了。良知精明，肫肫皜皜，不粘帶一物。意即良知之運行，見即良知之發越。若倚於意，便爲意障；倚於見，便爲見障。如秤天平者，手勢稍重，便是弊端。」

金谿諸友游紫玄洞天，入翠雲寺，觀象山先生題壁發明「只今真僞」之旨。曰：「吾輩論學，開口説要真，卻安頓著不存；開口説闢僞，卻安頓著不去。似此等待，坐廢光陰，如何得結果？須從只今闢僞存真，句句步步不肯自欺，方不愧先哲。淳熙己酉迨于今己酉，時相符也；躍馬鳴玉，地相邇也。二三子其請事斯義，如川方增。」

疏山吴子會于望仙，述年來以悔自檢。曰：「悔者，進道之機。悔于見在，便是素位以學。若悔于既往，猶恐是將迎心。」既別，與諸生登舟論牛山之木，誰爲斧斤？誰爲牛羊？諸生辨詰紛然。徐答之曰：「只是自家。」吴子曰：「識得自家，始好著工夫。」

介庵章子問：「靜中體認，覺得無喜無怒，無哀無樂，此莫是未發時？」曰：「公看得喜怒哀樂粗了。既云體認，既云覺，是有情無情？」曰：「謂之無情，則不可；謂之有情，則未形。吾更思之。」曰：「昔人論體用一原，或譬諸鍾，曰未扣而聲在，及扣而聲出。或譬諸鏡，曰無時而不光，無時而不照。公所言，鍾説也；某所言，鏡説也。近見東石子録晦庵公一段，甚精確。曰：『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

惟當於常運處見太極，於常發處見本性。若離常運而求太極，離常發而求本性，恐不免佛老之荒唐也。』公請從心體體認，莫從書策校勘。」明日，聚擬峴臺，曰：「吾得之矣！情是常發，性是常未發，戒慎恐懼即是情。故程門慎獨，不分晝夜，破我數十年之疑。」

東石王子論近來講學多論本體，於開物成務似少實用。曰：「體用只一原。權能知輕重，度能知長短，吾儕只怕權度不精，何患輕重長短不能審別？只今事親從兄，和族睦鄉，親師取友，一一皆實用。古人以事上使下，從前先後，交左交右，便是絜矩之實。」東石子曰：「古人開物成務實用，須講求得定，庶當局時不失著。」曰：「某常看棋譜，局局皆奇，只是印我心體之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亦受用不得。緣下了二十三年棋，不曾遇得一局棋譜，後此二三十年，亦當如是。空記棋譜何補？不如專心致志，勿思鴻鵠，勿援弓矢，盡自家精神，隨機應變。這方是權度在我，運用不窮。」

瑤湖子後至上清，相與歷望仙，宿疏山，入祥符，乃泛泗水以別。因嘆師友疏闊，精神不免浮泛，只今砥礪刮磨，自是歇手不得。相訂歲一爲會于諸郡之中，往來咸以舟爲便。因寄聲會城同志曰：「爲人由己，靠不得師友。然孔門諸豪傑畏于匡，伐木于宋，問津于楚，絶糧于陳、蔡，依依離師友不得。吾儕自許從事孔、顔，卻比對孔、顔心體不合，發憤果忘食否？樂果忘憂否？欲罷果不能否？欲從果末由否？須是比對得合，始得。」

王時茂問：「居常用工，只是私欲間

斷，常以質少初徐子，徐子語以真性未超脱之病。至今未得入路。」曰：「仙家教人，直從先天一氣上理會。不在病症療治。療治病症，只是修鍊粗跡，安能入微？聖門正脉，直從天命之性剛健中正、純粹精上理會，方達天德。孩提知愛，及長知敬，便是天機萌茁，但勿慕少艾，勿慕妻子，勿慕君熱中，培養得靈根自然鬯茂條達。禮儀威儀，無往非仁。今卻粘帶俗情，凝冰焦火，自伐自牧，更埋冤著讖。」

龍谿王子曰：「不落意見，不涉言詮，如何？」曰：「何謂意見？」曰：「隱隱見得自家本體，而日用湊泊不得，是本體與我終是二物。」曰：「何謂言詮？」曰：「凡問答時，言語起頭處，末稍有結束處，中間有説不了處，皆是言詮所縛。」曰：「融此二證何如？」曰：「只方是肫肫皜皜實際。」

明水陳子至沖玄，復聚擬峴，逾樟源嶺，别于文殊寺，擁衾箴砭曰：「予近得龍谿子意見、言詮一針，更覺儆惕。只是時時洗刷，時時潔浄，方是實學。實學相證，何須陳言。」陳子曰：「某亦近有覺悟，直從本體精明，時時儆惕，一有礙滯，不容放過。視向者補過救闕，支撑悔尤，更透一格。」曰：「勉之矣，我日斯邁，而月斯征，保德保身，無負白首黄綺之期！」

楊一寧問：「戒懼與慎獨分動静？」曰：「戒慎恐懼，非動而何？」曰：「不睹不聞，是耳無聞、目無見時否？」曰：「既云戒懼，如何得耳無聞、目無見？戒慎恐懼便是慎，不睹不聞便是獨。慎獨之功，不舍晝夜，故曰『不可須臾離』。」

甘瀹之問處富貴。曰：「富者能以財濟人於乏，貴者能以勢力拯人於阨。如有

目者能指盲以路，有手足者掖跛於溝壑，方是自盡仁體。若倚富削貧，挾勢淩賤，是誑盲而欺跛，神必殛之！故富貴而積德者易以昌，富貴而悖德者易以亡。」

楊淑文問趨向難定。曰：「争名奪利，疲精瘁神，以鶩朝市，如蝸牛升壁，涎枯而不知止。志道據德，斂聰收明，以慎屋漏，如虯龍藏淵，方餌不能動。故善學者，愛其身以爲萬物之主；不善學者，輕其身以爲萬物之役。」

勉同志示龍川熊子

問邑之貴，則數高位以對；問邑之富，則數積財以對；問邑之人物，則數修德礪行、範世澤俗以對；而富貴弗齒，或以病焉。故肆志一時者，爲牢豕，爲軒鶴；尚友千古者，爲景星，爲喬嶽。

寄示伍思行

責難於君爲恭，謂君不能爲賊，萬世事君之律令；責難於友爲恭，謂友不能爲賊，萬世交友之律令。古者君臣朋友之樂章，以示周行爲好我，而以鹿鳴起興。鹿得美草，必呦呦呼同類共食之，人得周行而弗公于同類，將爲鹿所哂矣。各陳其善，各閑其邪，君臣朋友之間，油然勗於相敬，而惕然怍於相賊，於三代何有？

寄示善兒

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聖非無怠也，莊敬日强，則集義以復天

明；狂非無敬也，安肆日偷，則狗欲以陷鬼域。故福自我求，孽自我作，罔念克念，只在敬怠勝負之微。請擇于二者！善兒入服官政，録以勗之，尚夙夜無忘！

蔡周戚三生請書

蔡生勣、周生易、戚生范學于南都，歲云除矣，而未欲歸。

東廓山人曰：子之學于斯也，其思及時以除其舊乎？世之除舊而迎春也，冠帶之垢也，則思澣之；衣裳之敝也，則思改之；居室之穢也，則思灑掃之；神荼、鬱壘之黜闇也，則思易之，孳孳焉恐其弗新也。其亦有思除其舊染以新其德者乎？子程子之訓曰：「人於奉身之物，事事要好，只有自家箇身心，卻不要好。」夫身心之與外

物，輕重較然矣，新於彼而弗求新於此也，將不爲迷其方乎？吾與子幸知其方矣，力除舊染以復仁義之良，事上使下，從前先後，交左交右，無往非洗濯實地，將生意迵達，化機昭融，直與天地萬物盎然春和，夫是之謂日新之學。

詹復卿請書

學者所患，在志向弗專，不在才力弗足。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耳目非無聰明也，二用之，則其才必眩。入悅仁義，出而有紛華之誘焉，是兩聽兩視之類也。夫聖人之於道也，將非秋之於弈乎？聚斂而附益之，將非冉求之鴻鵠乎？求不罪於志，而顧罪於力之弗足，故卒無以入禮樂中和之教而畫於藝，獨如愚之顏請事斯

語，欲罷不能，故其才之竭也，卓爾如有所立而幾於化。吾輩學顏則顏，學冉則冉，終身趨舍之的，其以可不蚤定乎？

樂安詹氏三生，曰逵、曰道、曰週，以年家之誼，咸從學于予，因書是，俾歸而察之。語曰：「賁育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賁育之視童子懸矣，而狐疑反不逮焉，其果繇志耶，繇才耶？ 生之同邑董氏、曾氏，及吾宗鄒氏，咸有志於學者，其爲我咸語之。

戚補之請書

氣質用事，雖美必有偏，得力處與受病處便不相離，故謹樸者多不振拔，而爽敏者多不鎮定。須是自易其偏，自至其中，方是禮樂成人之學。

宣城戚生補之與貢生玄略別廣德十餘載，而毅然日勵於斯道，戒懼勿離，尚永言懋之！

路子循王德彰高同仁王東之請書

用兵如治病，除去苛邪，主於調護元氣，雖割疽潰癰，所以保全軀命，方是一體之愛。故曰：「以逸道使民，以生道殺民，雖勞且死而弗怨。」

養氣如鍊兵，日操月習，則弓馬便利，技藝精熟，雖遇變故，素定而無懼，不是徼倖一旦以取聲名。故曰：「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

坐營王子道劉靜之王長卿姚希召請書

實身如玉者，可與事親；憂國如家者，

可與報主；愛士卒如赤子者，可與用三軍。故纘先世遺澤，則思無忝矣；沐聖代世祿，則思匪懈矣；統士卒而操縱之，則思同甘苦矣。古之道，安不忘危，克詰戎兵，猝有變故，應之裕如，然後可以立忠孝之節。

黄生坤正請書

君子之愛身也以德，故其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身也以姑息，故其愛人也以姑息。雞鳴而起，天命自度，耳目鼻口，罔敢即于慆淫，非以好勞惡逸，誠不忍輕用其身也；若然者，子以事父則孝，臣以事君則忠。苟縱耳目之欲，取快一時，以小善爲無益，以小惡爲無傷，亦自以爲適其身矣，而敗度縱禮，自絶于天。若然者，子必至於陷父，而臣必至於誤君。嗚呼！發軔跬步，末路燕、越，學者之審於自愛也，果將安從乎？

漢陽黄生應清業南雍，數過予論學，將歸，請曰：「坤正歸侍吾親，不得朝夕繼見，願聞所以終身者。」因推曾氏之規以勵之。

陳梓吾請書

聞諸父師曰：出門如賓，使民如祭，則真純而無雜，精明而無翳。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親愛賤惡，自犂然而中節，是之謂居敬行簡，以臨其民。子試察於躁暴之發，果見賓時乎？果承祭時乎？果出門使民時乎？是可以觀敬玩之别矣。故有衆寡，有小大，則其居也屢遷，而其行也自煩擾而弗靖。若毁謗之來，則亦可以自省矣。吾

果真純而無雜、精明而無翳，則人雖我非，固可以自快；若其雜而翳也，則人雖不我非，終不免於自疚。譬諸饑飽，審吾腹而已矣，而奚爲戚戚於人之言？陳子欣然屬其友劉生燧曰：「必爲我請其說，以爲座右之儆！」乃追書於錢塘舟中。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八

雜　著

祠堂規

爲申明祠規以保家法事。竊惟人之身出於父，而父之身出於祖，一氣所傳，若樹木之自根而幹，自幹而枝，自枝而千花萬葉，無不流通者。人之愛樹木而欲其花實之盛也，則必於其根而灌溉之、滋培之，至於愛身家而欲子孫之盛，豈止於愛樹木哉？而於祖宗根本曾無尊敬之誠，乃溺於淫祀，捐貲蕩產，以徼福利，是欲梅之盛而灌溉滋培於桃李之根，其氣已不相貫矣。吾家上世，徙自永豐，敦庸典禮，卓有成規。中因糧役衰削，漸以廢墜，幸而積善之慶發於易齋大夫，孝悌之行，惇于韋布，而尊祖敬宗，至老益篤，割田百石，以供祠堂之祭。守益嗣守遺訓，罔敢失墜。今將有萬里之行，不得供執籩豆以獻于祖考，誠恐族屬子弟漸至簡略，苟且從事，視爲酒食之具，無以光顯易齋大夫之令典。爲此，請于尊長，告于弟侄，議立條式，以垂永久。

繼自今，老成者掌其綱，敏達者司其儀，能幹者治其事，慎終追遠，動遵禮法，以成仁讓之風，則吾祖考之靈，其欣歡而臨享之，百祥之集，日以光大矣。若背棄禮法，率之而不從，則祖考必怒而殛之！無曰不信，捷如影響。嗚呼！遵禮守法而祖宗其佑，所謂栽者培之也；背禮棄法而祖宗其

殛，所謂傾者覆之也。天之於人也，非有厚薄；祖考之於子孫也，非有愛憎；特在由禮與不由禮之別爾。爲吾宗者，其尚克念克敬，以自求多福乎！所有教戒條款，開列于後。

立里社鄉厲及鄉約

爲遵國章以協人神事。欽惟我太祖高皇帝以睿知文武，整齊華夷，而品式周密，下及於鄉村之間。立里社一壇，以祀五土五穀之神；立鄉厲一壇，以祀無祀之鬼；立會飲讀誓之法，以抑强扶弱，習於敦睦。是以和氣乎洽，神降之福，而民德歸厚。法久以廢，闞然不講，民庶無所勸懲，鬼神失其憑藉，饑饉相仍，風俗日偷。節奉提督都御史王，頒示十家牌諭及鄉約條款，惓惓防革奸弊，保安良善之盛德，而文具相承，竟未就實。今明天子方新治理，以復成憲，期與天下臣民共享嘉靖之休，此正吾父兄子弟乘時更新，自求多福之機也。謹以告于宗族鄉閭，於廟前修里社之壇，春秋二社，敬行祈報，以安其神；於水口立鄉厲之壇，清明中元，倣俗致祭，以安其鬼；祭畢會飲讀誓，文參以牌諭鄉約，章善糾惡，以安其人。庶幾共成吾里之善，化天理之同，衆志畢協，所望永圖保守，勿致廢墜，日新月盛，古道可復矣。

嗚呼！爲善之人，宗族愛之，鄉黨敬之，鬼神且相之，義聲光于祖宗，餘休及于子孫，如蕩蕩大路，舉足皆安。爲惡之人，宗族惡之，鄉黨怨之，國法加之，鬼神且殛之，如火坑水窟，舉足皆焚溺之苦。有人於此，棄大路而趨水火也，則衆必笑其瞽矣。

瞽於目則笑之，瞽於心而不笑，何也？教戒不明也。教戒明，則三尺童子知出入於大路矣，而猶有冥行妄奔以死於水窟火坑者，吾不信也。

鄉村者，天下之積也。使一鄉一村皆趨善而避惡，則天下皆善人矣。斯高皇帝經綸天下之仁也。所有儀注條約，開列於後。

一齋箴有序

唐生士祥，字吉卿，以「一」名其齋，蓋取《商書》「德惟一，動罔不吉」之義也。吉卿資敏而才贍，承掌教，達和翁趨廷之訓，而受室於郡守劉君惟善，南北行咸侍舟車焉。其考祥求吉，漸磨素矣。予欲其守而勿離也，推天人相與之妙，作箴以貽之。辭曰：

乾一以清，坤一以寧，人受其一，以爲天地英。皇矣聖哲，峻德克明，至誠之化，地平天成。其次保之，是曰思誠；戰戰栗栗，如執玉奉盈。相父母所授，全歸罔傾，底豫之慶，盎然家庭。彼己之狂，蕩其天情，詭外奸中，自爲峥嶸。遺體既虧，忝爾所生，悖德之誅，焉用三牲？嗟惟一氣，感通甚精，福善禍淫，粲有律令。瞿瞿吉士，維善之行，衣見於帶，食見於羹。協于克一，明德惟馨。罔俾二三，發聞惟腥。大史作箴，以振醉醒。無或不信，炳如丹青。

祠堂銘

景寧尹陽自樂安訪予山房，將歸，求言揭諸祠中，以詔示族人，俾咸尊祖

睦宗，以入於善。爲之銘以成其美志。銘曰：

凡厥生人，秉氣于父。父之所秉，緊出于祖。一氣相貫，祖自祖始，如首於臂，如臂於指。狂之罔念，崇其淫祀，相彼樹桃，何與於李？卓矣覺者，競競先緒，薦享孔時，倫理攸敘。在昔儒哲，章垂人矩，冠昏喪祭，秩秩可履。履之不恪，變爲奸宄。豈無弁裳，顧如犬豕。維豕維犬，玷我簠簋。汝祖汝父，寧不汝耻？革薄以忠，祖考其喜，孝悌之慶，自求多祉。嗟嗟良心，萬古不死，孰非人孫？孰非人子？

王節壽堂銘 有序

初，節婦劉氏年十六，歸金谿王君良粹，九年，以運稅卒于外。時孤祥雄六歲，循輸三歲耳。利其產者嘩然侵之，家日削，不能充賓祭。節婦忍死撫孤，志矻如也。其後二孤長，歸夫之喪，葬于欽村，遂廬于墓次。年九十有四，撫曾玄孫十五六人。鄉鄰交手以稱曰「節壽節壽」云。節婦之玄孫釗及鑄學於予。予聞而嘉之，爲之銘，俾揭諸堂上，以厲風化，昭天道。銘曰：

婦不二天，天不負婦，左授以節，右符以壽。唉彼嬛斯，榮利是誘，自履其薄，責天以厚。播梁而梁，❶播莠而莠，豈其植梅，顧生之柳？百世之下，孰珉孰琇？考德掄行，爛然不朽。秩秩者堂，大字如斗，有覺孫子，於時其守之！

❶ 二「梁」字，皆當作「粱」。

正心堂銘有序

高安朱侍御士光作室于坡山之陽，既成，而名之門曰「積善」，昭世訓也；堂曰「著存」，肅先祠也；曰「世恩」，彰君寵也；曰「敦本」，以身貽謀也。而「正心堂」在「著存」之內、「世恩」之外，蓋居之中也。其友吕仲木、舒國裳、歐陽宗道各敘述其義，而予申正心之旨，銘以相之。銘曰：

瞻彼堂斯，秩秩其整，重門洞開，邪曲莫隱，君子攸躋，肅肅其欽。匪正于堂，惟正于心；正心之術，念念察之：理也植之，欲也揠之；揠而勿留，植而日勁。本體廓然，萬善畢應。奉先而孝，睦族而義，服官而忠，涖民而惠。如彼金鏡，瑩然以明，妍媸斜方，物無遁形。當其未瑩，塵垢交蝕，磨以白旃，粉以玄錫。凡百君子，孰無此鏡？惟塵斯狂，惟拭斯聖。斯名之揭，思以育德。上帝臨汝，聖謨如日。

端硯銘

維方維直，進德之則；維静維默，守道之極。時朱而朱，時墨而墨，闞體窈然，弗隨物以忒。自我友子，不言相得，將取善於天下，而況日在吾側者乎？

南贛鄉約後語

此中丞陽明王公參酌藍田鄉約以協和南贛山谷之民也。嗚呼！藍田通都大邑，名卿世族也，公以世族大邑之法望於村童

野叟，其仁矣乎！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不以村童野叟異於通都大邑、名卿世族也。凡吾民之受告諭者，仰體我公協和之仁，以仁厥身，其果於爲善也，如饑之求食、渴之求飲；其不果於爲不善也，如食之不可以烏喙，而飲之不可以酖酒也；則於秉彝之德，尚其不爽，而三代之風可庶幾乎！父兄子弟，曾有饑而弗食、渴而弗飲者乎？曾有充饑以野葛者乎？止渴以酖酒者乎？身之死則知重之，心之死則不知重，其亦弗思焉耳矣！《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嗚呼，吾民盍相與敬思之！

贈施司訓志廣

誦書業文以應舉，號爲士者自能之，其要在於率之躬行，孜孜于子臣弟友之道，使所誦之書、所業之文，交相顧而已矣。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而行桀之行，將以號於天下曰：是堯也，其誰信之？上蔡所謂：「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每一思之，毛髮竦然！

方與廣德之士夙夜從事而未有所成也，施君司教龍游，因書以贈之。

題静齋陳中丞汴臺集

國家敷正學以教天下士，非誦孔氏黜百家，則弗録于有司，故士争就模範，以應

上之求。其敝也，靡然以爲科第之芳餌，而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類以功利刑名取辦，而上最憂世者，方患其潰而莫或堤之。觀吾邦陳静齋中丞《汴臺集》，皇皇于羲、農、周、孔之道，思以艾身軌俗，而閔閔懼其廢者，視讀書中秘，督學晉楚，未嘗一日摇變其説。充是操也，吾道其有望乎！道之於人也，甚於穀粟，數聖人者，播種之后稷氏也。修其播種之術，而穫之任之，揄之揉之，釋之烝之，則將鼓腹而樂天年矣。不以穀粟自養，夭其身者也；不以穀粟養人，夭天下者也。

龍章寵樂後語

侍御光山盧君受山南翁過庭之訓，以移忠于朝，天子嘉之，封翁如其官。翁具冠服，東向拜命，退而觴賓，衎衎樂也。君順翁志，以章上，賜爲龍章寵樂之編，徵言于吾友呂仲木。仲木爲陳忠孝之義，渢渢然也。未幾，君督南畿之教，相見建平，出而示曰：「子何以告之？」予不敏，其何以繼吾仲木之聲乎？

昔在魯侯，敬明其德，以貞教于國，而詩人作《思樂》、《泮水》之章以頌之，曰：「靡有不孝，自求伊祜。」孝弟之至，可以通神明，故「多福降之」；可以動蠻貊，故「淮夷服之」；可以孚鳥獸，故「飛鴞懷之」；而況于濟濟之士乎！君其懋昭令德，以建諸生之則，而敷教所重，自事親從兄始，使成人小子，舉自檢於親親長長之化。《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也。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得英才而育之也。至是而天下之真樂

完矣！予雖不敏，尚當賡《思樂》之章，以爲翁壽。

拙逸解

濂谿周先生作《拙賦》，勞巧而拙逸。予睹《商書》，異焉，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拙，作僞者也；逸，作德者也。胡比而同之也？世之變也，以突梯滑稽冒不測之險，以僥倖者爲才識、爲通敏，而以三代之直躬守道，不復謀利計功者爲迂腐。蓋至是巧拙易位矣。昔者周末之於禮樂也，以先進爲野人，後進爲君子，而孔子寧爲野人而不辭。茂叔之取於拙也，其從先進之意乎！

周君大器，嘗從先易齋大夫游，飫聞居易俟命之義，而其子業孔，復學於予。君之教也，間以「拙逸」名其讀書之所，因爲之解，以告觀者。凡百君子，其亦慎其所趨也夫！

書澄思卷

道不可言乎？聖謨洋洋，嘉言孔彰，言所以載道也；道不可思乎？思曰睿，睿作聖，思所以入聖也。以辭梏之，則言而愈遠，故曰「予欲無言」；以私汩之，則思而愈擾，故曰「天下何思何慮」。「何思何慮」，爲朋從爾思者發也，若百慮而一致，則視聽言貌，無往非思矣；「予欲無言」，爲博學而識者發也，若不惰之顔，則固終日言矣。是故不言而信，非忘言也，信則無庸於言矣；不思而得，非絶思也，得則無庸於思矣。若謂忘言絶思爲始學工夫，其必因病而發藥乎，

然予懼其因藥而發病也。

唐子及兄弟學於越，取道南都，出「澄思卷」以相示，因志所疑以商之。

題善士册

楊生克復侍游祝融，歷方廣，至于嶽麓，凡二十有八日而别。

東廓子曰：子之以善士獎也，章于鄉，聞于郡國矣，其尚思達于天下乎？衡山之陽，其水曰湘，至大别南入曰江，其朝宗曰海。水非有二也，湘流弗壅，必至於江；江流弗壅，必至于海；壅則弗能至矣。子之老老幼幼，修橋焚券，粥饑者而棺其死，捐地渫粟以助公家之用，皆善之盈科也。無涸爾源，無閼爾流，不舍晝夜，以放四海。予雖别，寔跂望之！

程門之訓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一善自足而弗志於聖，是忽滄溟而羨雲夢也。雲夢跨江南北，方八九百里，亦科之鉅耳。故可欲之善，爲信爲美，爲大爲聖神，方是成章尚友之學。

書胡生卷

聖門之學以求仁爲功，而及門之士猶求之於外。井有人而從之，則求諸形跡矣；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則求諸事爲矣；博施而能濟衆，則求諸成功文章矣。獨如愚之顔，見稱爲好學，而夷考其功，專求之於内，克己復禮，毅然請事，退省其私，亦足以發，故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曰「不遷怒，不貳過」，此其學之彰明顯著者也。世之儒者，莫不誦法

孔顏，而極其所造，不免比擬於形跡。點檢於事爲，揣摩於成功文章之間，是以自私用智之病或潛行於其中，而方且自任以爲天理也。今有孺子入井，二人救之，其一人怵惕惻隱，惟孺子之爲愛；一人雖救之，出於納交要譽而然。自夫形跡事功而較之，則其救孺子無以異也；自其心術之微，則判若天淵矣。先師良知之教，正欲學者用力於心術之微，充其精明真純，去智與私，以立大本而經綸大經，蓋聖門肫肫其仁之彀率繩墨也。彀率不備，則容節雖良，猶不良也；繩墨不定，則斤削雖工，猶不工也。曲藝則有然者矣，而況于聖學乎？

金谿胡生，蚤有志天下事，褆身飭行，瞿然不敢放，當道廉其素履，禮而奬之。而生不自足也，裹糧以取善於四方，不鄙詣予而求規正焉，因述所聞於師友者，俾歸而求之。

留別南都諸生

學也者，將以何爲也？學以存此心之天理而無人欲也。天理也者，降衷之良也，存之則可以事天而與天合德；人欲者，外誘之私也，狥之則物交物而化于物。鈞是人也，或與天合德，而或以化于物焉，學不學之辯，其嚴矣乎！降衷之精明真純曰仁，而外誘之交障互蔽曰富貴貧賤。障蔽不除，則精明不全，無兩勝俱立之理。聖人有憂之，嚴爲之辯而詳示其功，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則不處；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則不去。而功夫之縝密，曰無終食而違，造次必

於是，顛沛必於是。夫顛沛也者，身之所以生死也，而兢兢弗違焉，則殺身以成仁，固優爲之，尚何富貴之淫而貧賤之移乎？蓋嘗三復緼袍之章，而竊譬之曰：富貴貧賤，學者之居庸關也。過焉則華，勿過焉則夷。去夷而華，直趨長安，則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揖讓而居，其孰能禦之，故曰「何用不臧」。過居庸而止息焉，則終身邊鄙之人而已，故曰「何足以臧」。學者之閑物欲而全天德，所以求自拔於夷也，而不免終於邊鄙焉，抑豈得爲善學乎？

二三子之學於予也，欣然有長安之志也。離索有期，歧路易眩，眷然爲二三子慮之，故述平日所切磋者，人録一通，俾歸而學焉。二三子其各言爾志，以告於予，異時或進或止，尚爲二三子稽之。

跋古本大學問

聖學之明，其在《大學》乎！聖學之不明，其在《大學》乎！古者自小子至于成人，初無二教，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初無二學，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後世歧小學、大學爲二，而謂帝王經綸之業與韋布章句異。嗚呼！將望聖人之教天下也，將望其爲經綸乎？將望其爲章句乎？古今學術之同異，孰是可以稽矣。古者灑掃應對，造次顛沛，參前倚衡，無往非格物之功，故求諸吾身而自足；後世鑽研於書策，摹擬於事爲，考索於鳥獸草木，以一物不知爲耻，故求諸萬物而愈不足。求諸吾身而足者，執規矩以出方圓也；求諸萬物而愈不足者，揣方圓以測規

矩也。絜矩以平天下，天下之大道也，而其目曰：所惡於上，無以使下；所惡於下，無以事上。千變萬化，只在自家好惡上理會。嗚呼！修己以敬，可以安百姓；戒慎恐懼，可以位育；擴充四端，可以保四海。夫非守約施博之要乎！

聖學之篇，要在一者無欲，無欲則静虚動直；定性之教，以太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其於《大學》之功，同邪異邪？陽明先師恐《大學》之失其傳也，既述古本以息群疑，復爲問答以闡古本之藴，讀者虚心以求之，泝濂洛以達孔孟，其爲同爲異，必有能辨之者。

書壁誡子婦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兄弟相與勸勉，不墜其世澤也。「各敬爾儀，天命不又」，須臾不敬，則違天矣。「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須臾不敬，則辱親矣。「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無衆寡，無小大，無往而不敬也。以是事親謂之孝，以是事天謂之仁，故君子之守，篤恭而天下平。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夫婦相與儆戒，不流於燕昵也。「將翺將翔，弋鳧與雁」，射御禮樂者，男子之所有事也。「琴瑟在御，莫不静好」，静者，婦德之正也。「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輕利而好善，則人樂告之以善矣。以内則悦夫親，以外則信夫友，盛德大業，胥此焉出。故王化之本，始于閨門。

伊川先生謂張思叔曰：「吾受氣甚薄，

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三年矣，較其精力，於盛年無損也。」思叔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邪？」伊川默然曰：「吾以忘生狥欲爲深耻。」古之君子，敬爱其身，訏謨遠猷，可以爲法。」樂羊子妻見其夫游學速歸，引刀趨機，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纍，以至于寸，寸纍不已，遂成丈疋。今妾斷斯機，則損成功，以廢時日。夫子積學，當日知其無，以就懿德。若向道而行，中道而廢，何以異於斷斯織乎？」古之淑女敬愛其夫，高識深慮，可以爲法。

鄉約後語

松谿程侯之令吾邑也，敷豫教以濯其視聽，慎刑政以通其休戚，萃講泮宫以一其志意，邑之風㦚然動矣。廼簡其父老，屬諸庭而禮之，人授鄉約一帙，使歸而章善糾過，以和其鄉。既被命以行，亟壽諸梓，圖永其傳，俾勿替。

東廓子撫帙而喜曰：昔者約之未成也，望望然若疾疢之求良醫也。兹幸醫有成方矣，邑之父兄子弟相與服而食之，其庸將有瘳乎！益始見陽明先師以鄉約和南贛之民，歸而慕之，以約于族于鄰，亦藹藹然和也。顧無官法以督之，故不能以普且久，心恒疚焉。及觀彭山季子以鄉約治榕城，嘆曰：「同志亦衆矣，胡不一得彭山子也！」及觀貞山陸子以鄉約治永新，復嘆曰：「封壤亦邇矣，胡不得一比永新也！」廼今松谿子酌于二約以協民，宜復參以先師保甲之法，移風易俗，將爲百世大利，而郡守竹墟屠公毅然主之，諸大夫

士翕然贊之，父老扶杖争先，欣然趨之，將吾邑之運，既否而復亨乎！　中離薛子序榕城之約有十便，曰「官弗約則事繁，農弗約則力分，善者弗約則勢孤，惡者弗約則禍延，富弗約則難守，貴弗約則難靖，貧者弗約則易淩，賤者弗約則易虐，老者弗約則無以明其養，子孫弗約則無以習成其德」。以吾邑之渴於望治也，其爲便也滋多矣。　雙江聶子序永新之約有四善，曰：「仍俗以和行，爲恕；崇禮以經民，爲仁；尊聖諭以利其勢，爲敬，爲智。」以吾侯之慎以博詢也，其爲善也滋弘矣。　益也跋南贛之約有兩端，曰：「凡受兹約束者，其果於爲善也，如饑之求食，渴之求飲；其不果於爲不善也，如食之不可野葛，而飲之不可以酖酒也，則於秉彝之德，尚其不爽，而三代之風，可庶幾乎！」以南贛之弗靖也，猶可以爲三代，而况安福以節義文章炳炳東南，其弗可以爲三代乎？　夫上以三代愛其下，而下不以三代愛其身，此惟病狂者乃克甘之。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故化國之民多仁壽，服藥以永命也；昏國之民多鄙夭，忌醫以滅身也。　吾邑之父兄子弟，其敬擇之！

寄龍光書院諸友

入孝出弟，謹言信行，愛衆親仁，餘力以學文，此是聖門教弟子彀率。　蒙養弗正，往往眩其所的，甚者至於逐末而忘本，須是知所先後，方不畔於道。

爲學大要，在戒慎恐懼，常精常明，不使自私用智得以障吾本體。　故曰：「上帝

臨汝，毋貳爾心。」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古人事天事親之功，更無兩箇塗轍。

寄董枝江

「眼前皆赤子，頭上是青天。」恒愛此語，爲得畏天命、悲人窮宗旨。古之人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日昃不遑食，咸和萬民，正是盎然仁體。董子兆時宰枝江，書以致學道愛人之助。

贈任子西歸

任子少海自考功改春坊司直，未數月，乞歸其鄉。鄒子追而送諸郊，曰：「子之行也，其遂所志已乎！古之言曰：『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又曰：『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南充雖遐，將不得爲栗里、柴桑乎！」任子喟然曰：「夫祿位之儻來也，則聞命矣。顧吾始以請去，而卒以言去，於毀譽未能遣也。其若之何？」曰：「子不聞潛龍之訓乎？易乎世者，猶同於塵也；成乎名者，猶涉於外也。有不易世之操，而出於不成名之志，則可以遯世而無悶矣。然而訕謗興焉，謫辱及焉，黜戮加焉，我以爲是而衆以爲非，得無猶有動于中乎？故曰：不易乎世，視其所以也；不成乎名，觀其所由也；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察其所安也。夫然後爲龍德之全。以靖節翁考之，慨然不肯以心爲形役，而乘化以樂天，其非有意於斯乎？」任子瞿然顧程子安曰：「吾歸，揭諸忠齋之楣，以爲吾箴。」

敬題交泰録後

皇上嗣統之六年秋七月，知廣德州事臣大有獲覩少師臣宏、臣一清所輯《宸章集録》，作而嘆曰：「梅蘖交修之訓，高宗所以嘉靖殷邦也，臣何幸身親見之！」因集少師臣士奇所輯《三朝聖諭録》、少師臣東陽所輯《燕對録》，合而刻之，題曰《交泰》，嘉與天下臣民共之。臣守益拜手稽首，颺言於末簡。

維古聖人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體，非强其異以爲同也。盈天地間一氣耳，得其輕清者爲天，得其厚重者爲地，得其偏駁者爲禽獸、爲草木，得其純者爲人，得其純之純者爲聖人，以爲天地民物之主。夫既主乎天地民物矣，則其精神貫徹，血脉周暢，真若一體一家，有不疾而速之妙。故元首之氣不貫於股肱，則身必病，豈惟股肱，凡膚髮齒甲有弗貫焉，亦病矣。宗子之情不通於家相，則家必病，豈惟家相，凡樵夫爨婦有弗通焉，亦病矣。不觀諸天地之化乎？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則和氣絪緼而萬物昌；陽亢而不下，陰鬱而不升，則戾氣結而天下病矣。聖人有憂之，思反其異以歸於同也，故修己以敬，以建中和之極，親者親之，賢者尊之，大臣敬之，小臣體之，庶民子之，百工來之，遠人柔之，諸侯懷之，所以通天下之志，鬯天下之氣，不使有堙抑而凝滯者以奸于其間，故天得以清，地得以寧，人得以阜，禽獸得以滋，草木得以蕃。大哉，上下之交乎！其泰之所由以成乎！唐虞三代爲泰，是氣之通也；桀紂幽厲爲否，是氣之塞也。嗚呼，微矣！

我高皇帝用夏變夷，以召天地之和，而君臣同游，式昭佑啓，列聖纘之，益光謨烈。觀于是録，亦可以窺高深矣！

皇上敬一之箴，拳拳以希聖爲志，慎於閒居，終如其始，四海仰德，顒然武丁之望。惟我二三輔及百執事，罔不同心以匡明主，協恭和衷，用康乂兆明。若昆弟子姓，集謀并力，以求裕其家政，而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是旁招俊乂，傅説之所以對揚休命也。臣不佞，敢以代矇瞽之箴。

書范文正公家書後

天下之物，成毁得喪相尋於無窮，而盛德之澤，有以永其物而不替。孔、顔之後，歷數千年猶能修其儀物以奉宗祀，而手植之檜，陋巷之井，屹然在祠前。萬乘之國，易姓改物，而獨不變此，無他，德盛故也。

富春之山，歷東漢以來，而嚴氏猶守之；天平之義田，歷宋以來，而范氏世享其利。彼其懷仁輔義，凜然天下之清；而先憂後樂，毅然以天下爲己任。二公之德，足以師表百世，故德澤之所及，雖百世猶一日也。世之不務種德而聚物以自豐者，其山川土田赫然震耀市兒，而一再傳已喪之，賠于獄、莩于野相踵也，甚者至以支磔其身。嗚呼，殉利之害，雖其身且不保，而仁義之利，足以覆燾其子孫，識者可以惕然而興矣。

孔、顔，吾不得而見之矣。隱居如子陵，行義如文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廣德舊有文正公祠，予拓而新之。公之十五世孫彦奎謁祠下，出示家書二幅，惓惓言義田事，三復慨然，書其後以厲觀者。

書永新文會約

嘉靖乙未之春，永新周生法、賀生謹新、李生承重、賀生夢周，約昊天之會，而蓮坪甘子、南屏李子主之。時予方學于崇福，乃許以端陽之期。及期，半谿徐侯聞之，慨然曰：「此吾任也。」遂肅客于貞素堂，相與論一體一家之學，申之以嘉善矜不能之説。明日，同郡之士集焉，乃會于淵默堂，相與切磋於尚志之辨，申之以易惡至中之教。以地之隘也，明日，徐侯率其寮，改設於明倫堂，而守禦之良、縉紳之彦，以次造焉，相與推建學立教之本，申之以庸德庸言之式。明日，論德業知行之支也，剖之以忠信修辭之章。明日，證之以《大學》，又證之以《中庸》，而折衷以修己以敬之要。明日，摘諸儒異同而歸之以一者無欲、大公順應之學。明日，辨堯舜庶民禽獸之幾，申之以闢楊墨、闢佛老、闢時文之弊，而以吉凶影響終焉。于時得於觀感，莫不勃然思奮也！古人風草之喻，其達於感應之機乎！良知之明，人人具足，俗習所障，遂迷其真，得良師帥以鼓舞之，親之以一體，恤之以一家，則善者日勸，不能者日跂，其孰忍甘於暴棄者？諸生喜其俗之易感而懼其功之難恒也，乃倣惜陰之例，間月各會于鄉，而春秋合會于邑，置爲文會約，相與遵而習之，以無忘良師帥及鄉先生之訓。

嗚呼！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學也。使聖人而已焉，則奚以爲聖矣！學者之學也，將以希聖希天，以不失其心體也，其可須臾而已乎？夫二三子之約也，間月而會，似矣；間月之外，其遂可以已乎？

春秋而會，似矣；春秋之外，其遂可以已乎？一或已焉以入于惡，或静言庸違以徼世好也，是謂無志，是謂不忠信，是謂不敬，將得罪於孔、孟、周、程以陷於禽獸，而楊、墨、佛、老且從而嗤唾之；雖貴列三旌，富享萬鍾，其爲不祥，莫大焉！二三子其克念之，無負兹文會！其約條列于左方。

書柳谿卷

武寧余相之自豫章來學，與鵝谿諸友切磋相得也。暇日出柳谿卷，與友生傳觀之，有啞然而笑者，曰：「夫柳之莞，不若松之茂，故後凋見稱，先零被嘲。余子方從事於聖門之學，蘄以博厚高明、悠久無疆者也，將柳之是忌，而奚擇之？」有撫然而解者，曰：「夫柳，天下易生之物也，縱植而生，横植而生，顛倒植而生。良知之縱横顛倒，生生而不息也。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余子其將取於斯乎？」

東廓子聞之，喟然嘆曰：「柳谿之柳，一也，或誚其易凋，或美其易生，是二三子之二之也。天下之物，有萬不齊，而皆備於吾之視聽。故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是萬物者，皆吾役也。果奚而忌之，又奚而擇之？古之人有靖節氏，種柳宅邊，作傳以言其志，自以爲無懷、葛天之民也。相之而有志於學陶焉，斯亦陶矣。古之人有明道氏，傍花隨柳，倐然前川，自以爲人不識其樂也。相之而有志於學程焉，斯亦程矣。」

相之欣然起請曰：「弼也何如而學靖節？」曰：「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曰：「何如而學明道？」曰：「莫若廓然

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縣總後語

嗚呼，「縣總」之刻也，其丈田之成乎！田之始丈也，與其幾成而敗，敗而復興，興而復摇，摇而復成也。其病症展轉，與藥力瞑眩，兹惟艱哉！以虚糧之神奸鬼秘，莫可致詰，若癥瘕糾於肺腑，痛苦悲號，罔不思所以療也。賴雙江危侯受南津胡公簡任，協于同志，滌臟濯胃而新之，津津然有生意矣。雙江既没，而惡其害己者噏噏詆訕，以更生之良爲斷腸之酖，賴六峰李公酌于藩臬而力救之。六峰既去，而謗訕朋興，乘墉叫嘑，誣群醫以私，將一網而袪之，賴秋厓朱公謀于竹墟屠侯，諸君子躬覈虚實，以圖其終。迄于今，苛毒以融，元氣以滋，盎然得以永天命焉，非諸公之功而誰功？

竊嘗評諸公之成是役也，剖利害之微曰明，不媚上官、不畏高明曰勇，爲惸獨立命曰仁，靖共正直以報國曰忠，視彦聖有技，好之若己出曰有容。其弗類于是者，則亦戾之矣。秋厓公樂其成而恐其弗永也，檄少槐吴侯督茹縣簿照式以刻是册，首原丈以窮其源，次查减以審其趨，次實科以定其止，則糧不過都之規，可案而推矣；次過都推收以覈其波，次實徵以要其歸，則過都之弊，可案而救矣。逾二年，松谿程侯來令，始克成之，復稽于督賦條規，以定各倉之派，均水推沙塞之利，而附以鹽鈔定額、里甲新規，曰：「使吏胥不得加損侵漁，以重病吾赤子。」嗚呼，觀是刻者，其可以稽醫案乎！

善慶堂銘

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昊天不言，厥道孔昭。聖有謨訓，代天以言，闢其荼酖，昭以饗飱。事親以孝，從兄以弟，聯族以和，接鄉以義。善非外鑠，道不可離，孝則親悦，弟則兄睦，和則族順，義則鄉服。慶非天降，自求多福。教化載弛，習俗漸變，慶謂富貴，殃謂貧賤。争國如輙，夫豈曰慶？雖貴而且富，爲梟爲獍；讓國如夷，夫豈曰殃？終窶且貧，爲鸞爲皇。鸞皇交仰，梟獍交惡，反身而察，云胡弗悟？其維哲人，夙夜克敬，無或違天，無或侮聖，迪爾子姓，施于姻鄰。鑒此銘詞，各愛其身！

贈胡生祁沾

人之精神命脉，必有所用。用之於紛華則爲狂，用之於仁義則爲聖。聖狂之幾，在審其所用而已矣。世教不明，趨勢利，慕膾炙，而視道德若土苴，故往往猖狂而不知反。古之善學者，簞食陋巷，踵決肘見，而請事斯語，退省足以發，履薄臨深，易簀而後知免，其不眩於紛華，不惰於仁義，蓋如是。是之謂希聖之功。

淮陰胡生應恩奉其父雙洲郡守命以學于南都。始而愕然，終而慨然以自檢也。益嘗灑掃南津司徒公門下，嘉生之尚光祖父之緒，書此以勗其成。

贈侯舜舉

聖門以求仁爲教，群弟子朝夕從事，無非好仁惡不仁矣，而聖人喟然興「未見」之嘆，此最鞭策學者妙機。好仁而可以尚，是猶有所搖眩也；惡不仁而可以加，是猶不免於污染也。有所搖眩，有所污染，終非皜皜肫肫本體矣。吾儕自證自悟，果尚乎弗尚乎？加乎弗加乎？聖謨洋洋，若日月之照臨，若雷霆之震耀。嘻，其嚴哉！

欒清侯子舜舉，嘗切磋于南都，穎敏而有志。別十年矣，復聚于京師，因得相與究之。兹受官而南，徵此爲別。同官施子平叔、張子子益，咸相從于斯學也，幸交儆之！

新泉聚講贈言

同志諸君子聚講于新泉之館，時蜀之彦白坡何子、自山曹子，語及于蜀之故。東廓子曰：「夫蜀之故，二君知之矣。相如以詞華顯，子雲以譔述顯，景仁以行誼顯，淳甫以經術顯，雍國以相業顯，而毅然希鄒魯以道德顯，則莫若南軒。子其尚以南軒爲的乎？」曰：「昔在南軒，幼學於忠獻，長師於五峰，而終切偲於晦庵、東萊，何以約其功？」曰：「吾聞其語矣。『審操舍兮斯須，凜戒慎兮溟濛。防物變之外誘，遏氣習之內訌，浸私意之脱落，自本心之昭融。』其斯以爲彀率乎！」其夏，白坡子擢守吾吉安，而自山子守楚雄。將别矣，同志諸君子相率以徵贈言。

曰：益也已揭其的，約其彀率矣，而奚以加乎？以敬夫之天資粹而踐行篤也，機宜軍門，則幹父之勞；養疴家居，則倡道之勇；入侍經帷，則致主之勤；出臨藩郡，則保民之周。亦曰其自脱落昭融者時措之耳。今之吉安、楚雄，非昔之袁與靜江已乎？方同志之聚于新泉也，心無妄思，口無妄言，身無妄動，亦見賓承祭時也；其立其輿、其出門其使民，果能如其昭融而弗離已乎？離也者，無他也，誘於外而訌於内焉耳。弗誘弗訌，天則常存，則廓然大公，所存者神；物來順應，所過者化；是鄒魯射法之蘊也。行矣二侯，其無忘於南軒之學乎！

往歲陽明先師敷政於廬陵，倡道於虔州，平亂於豫章，其豐功偉德，在吾吉爲尤著；而悟道於龍場，撫夷於思田，視楚雄風氣相若也。其脱落昭融之學，遡南軒而上追鄒魯，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無遠無邇，而可以命中矣。二侯行矣，善類以是卜吾道矣！

書桂公輔楹卷

象山先生曰：「天下若無著述，師友不是恣情縱欲，便是各執己見。」旨哉，其言之也！意見之與情欲，清濁懸矣，其爲良知本體之累，則初無差別。何也？目之本體，至精至明，一塵入之，則天地且易位。試以金屑玉屑入之，病與塵等，世之狥情欲而不舍者，塵病之也；執意見而不化者，金屑玉屑病之也。二病消融，而良知瑩徹矣。程門之傳曰：「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直與戒懼中和一派源流，

此師友著實之方也。外此而學，不爲愚不肖之不及，便爲賢智之過矣。

桂生公輔自貴谿來學於彭山子，集郡之同志會講於先師懷德祠下，因書是卷，以勵切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吾黨其共圖之！

書艾鳴魯卷

剛慾之辨，是聖狂關頭。學者須是超然嗜慾，不爲一物所撓，如鳳皇翔于千仞之上，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方是善養浩然之氣。若牽於聲色名利，如群蟻之競殘骨，終日營營，所得幾何？然蟻之不能爲鳳，非蟻之罪也，拘於形也。人爲萬物之靈，奚啻於鳳？而不免與蟻爲伍，可不爲大哀乎？心中紛擾，只是將迎之累，若能時時照顧見在工夫，如臨深履薄，即閒思雜慮自不能容。常因行路時悟得此病，若回頭看過去路，及仰面探未來路，脚下便不免錯跌。

聖賢之學，自包得仙術。吾儒説養心莫善於寡欲，若仙家便説是養身之方。養身便是利，養心便是義。鳴魯欲寡其過以希聖賢，可謂得仙方矣。日積月累，服而食之，凈洗粗穢，湛然靈明，便是蓬萊境界。若藥力間斷，不免墮落塵土，無由上升矣。

書復古精舍輪年約

東廓子趨召，將之南都，月山、三峰二劉子方主精舍，持同志輪年之約徵言，以堅其志。

東廓子曰：夫志既同矣，奚賴於予

言！惟兹書屋之議，蓋十有餘載矣。賴松谿侯克主之，少湖諸公克終之，厥惟艱哉！夫創業之艱既已往矣，守成之艱，諸君獨得辭其任乎？聖門之觀人，曰「視其所以」，以也者，日可見之行也，弗事於學與從事於學，其所以區以别矣；而繼之曰「觀其所由」，謂繇中以達外也；曰「察其所安」，謂繇始以達終也。夫外事於學，而中或弗真切焉，不幾於僞乎？始真切矣，而終或弗恒焉，不幾於半途而廢乎？是中隱微，十目所不能視，十手所不能指，惟良知獨覺，莫見莫顯。諸同志其尚自觀自察，以求充滿其志乎！志量充滿，弗僞弗廢，將亦臨亦保，亦式亦入，天機自不能已矣。而況精舍也者，固居肆成藝之規也，其所以切偲講習，維持充拓，烏忍不用其情？而奚賴於予言？若弗真弗恒，則父兄臨之，師保勉之，猶扞格而弗通矣，又奚賴於予言！

寄題祁門全交館

新安諸同志，春會于福山，在婺源；秋會于斗山，在歙西。全交館在祁門，亦以近胥聚，皆甘泉太宰公所命云。嘉靖己酉，謝子顯率其弟鉉，偕江生山、韓生一之，不遠千里，冒盛暑以入復古，切磋兩月，而未能别。東廓子曰：「久矣！予之困于歧路，蓋三十年而未能一也。年來升衡嶽，歷匡廬，徘徊石屋，取善青原、雲津、梅陂、龍化之間，賴二三君子着實箴砭，於發憤竭才、任重道遠，始覺有進步處。願爲諸同志誦之。

天命之性，純粹至善，昭昭靈靈，體物不遺，而無形與聲，不可覩聞。于焉戒慎，

于焉恐懼，常寂常感，常中常和，以察人倫，以明庶物，以贊化育，而峻極于天，合德合明，更無别項脉路。聖門忘食忘憂，以濯以暴，拳拳服膺，兢兢知免，不以陋巷易簞瓢，是爲皜皜肫肫、全生全歸之學。此學不受世情點污，不賴博聞充拓，不須憶中測度，不可意氣承擔，不在枝節檢點，亦不藉著述繼往開來。凡有所倚着，便涉聲臭。江門一脉，掀翻千古，去耳目支離之用，全圓融不測之神，其諸所授于楚雲而以爲衣缽者乎！嘗擬登九華，放齊雲，以止于新安，而謝子廼先施之，虚以好善，勤以自檢，其敢以有隱！凡我同游，胥勸胥規，洗刷舊症，直達天德，務求爲直爲諒，以自遠于善柔，庶毋負甘泉公全交之訓。若勸而未純，規而未浄，群集叢談，虚度光陰，則縱情欲，執己見，症候雖異，皆象山所痛慨于師友也。師友因循，德業玩惕，道術將爲天下裂。後來豪傑貿貿，其何以取衷焉？謹寄題前楹，以爲同館箴。

題龍陵劉郡侯去思碑

去思者，其起於中古乎？隆古之盛，天子以精一執中建極于上，而公卿至于百執事，浚明亮采，日宣日嚴，以祗九德，故寬而栗，彊而毅，撫五辰以凝庶績，而耕鑿作息，熙然不知帝力。自夫大風之敗類也，而後思羔羊；讎斂之多瘠也，而後思黍苗；勤勞之弗均也，而後思鳲鳩；矜傍之蔑禮也，而後思干旄。故饑渴煎迫，則壺漿果然而飫；暑雨憑陵，則叢樾弛然而憇。而況出于壺漿叢樾之表？其勿諼而思，固三代直道，秉夷同情，若之何弗章耶？某嘗侍侯

復古，議尊經閣，從容請曰：「當官而潔者，或不能委曲以事上，故上有隱憾；直躬而行者，或不能博大以盡下，故下有餘抱。聖門之教，義以爲質矣，而禮行孫出，瞿瞿然以成其信。質直好義矣，而察言觀色，慮以下人，閔閔然懼其無以通天下之志，是以上下咸宜，而邦家必達。」侯欣然曰：「是藥石也！敬當書紳，以無忘至愛。」即侯之好善不倦，其誰不樂告以善乎？古之贈言也，非以相頌也，將示周行以相好，俾德積厥躬，而惠澤普於邦國也。侯其懋哉，以永終譽！

書書岡石屏

維茲山奠邑巽隅，巖石秀聳，瞰湖臨江，前有鴨翼湖。一望魚洲黿島，游魚州十數列左右。而崇巒疊嶂，遠際蒼茫。相傳陶柴桑讀書其上，故臺曰「淵明」，潭曰「潛」，因名「書岡」。岡西北俯而降，有封若堂，是爲國子司業松石張公衣冠之藏。弘治壬子，孤刑部員外郎克軒君蕭營之。嘉靖戊申，諸孫庠生崧及岩等修之。韞靈鍾奇，世濟厥美，永永與茲山其休！

書書屋斂義卷

往歲丙戌、丁亥，同志舉惜陰之會，先師陽明公寔有訓言，所以揭聖學，昭天德，使人人遷善改過，同歸皇極之化，甚盛舉也！顧間月而會，五日而散，往來無常所，暴寒無常時，僉議須斂衆財以立書屋。凡我同志，不分已仕未仕，量家多寡而協出之，庶幾居肆成藝之規。

賴天之福，松谿公惠撫吾邑，慨然以身任之，卜于舊學，用宏新制。其風氣凝固，規模壯宏，皆可以垂永久。然永久之策，非買田以守，則廢墜將不免。敢告同盟，共奮初志，沛然義舉，勿吝勿怠！今人於佛老之施，以圖冥福；姻賓之燕，以鶩美觀；雖費數十金而不惜，獨於聖賢之教，師友之誼，乃錙銖較焉，其於邪正輕重，亦未知思耳！夫由師友而得至尊之道、至貴之德，達爲良吏，隱爲良士，俯仰而無愧怍，其爲福也，不亦大乎！輕利重義，令聞施于身，波鄰國以貽來裔，其爲美觀也，不亦永乎！凡名門父兄，欲其子弟之中且才者，當有聞風以相助，而良師帥任勞來匡翼之德，將必思以熙前政而垂後休矣。惟諸同志敬圖之！

書鄉約義穀簿

松谿程侯之立鄉約也，敷聖訓以貞教，聯保甲以協俗，遴耆俊以董事，一時精神鼓舞，聲氣薰烝，善勸惡懲，訟簡盜息，津津然隆古相保相愛、相救相周之義。其後狡且悍者，惡其害己，横肆謗沮，而敦龐公直者，相與保守維持，不肯廢墜。

甲辰、乙巳，連歲大荒，賑糴不給，餓莩相望。益與西澗封君間議勸同約量出義穀，貯于石雲、寶成二寺，以救貧乏，春散而秋斂之，有耗而無息。約相近執役，以革私也。歲擇公而敏者司之，散以三月。斂以八月，約下年同事以覈實也。散斂必以時，約保分督，勿得後期，以防惰也。其有私以市恩、虛以貿利、惰以弛事者，會約之日，議

輕重舉罰；能效其職者，慶以酒，登于善籍。凡我同約，協心義舉，自勸自規，共成善俗，神明其相之！其有富而吝於出穀，貧而頑於償穀，皆神所弗佑也！

我高皇帝里社之誓詞曰：「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禮法，毋恃力淩弱，違者先共治之，然後經官。或貧無可贍，周給其家，三年不立，不使與會；其婚姻喪葬有乏，隨力相助，如不從衆及犯姦盜詐僞，一切非爲之人，不許入會。」大哉，皇極之敷言！萬世臣工，是訓是行。强有所制，困有所恤，懦有所奮，禮讓隆而邪慝化，何隆古之難逮！某方期與白泉秋卿參及諸俊彥，緝其未備，以垂于無疆，寧特義穀一舉而已乎？

書蕭常甫卷

天命之謂性，是聖門指出真性真命，示來學盡性至命之訣。離命以言性，將認性爲攻取之性，故曰有命，是指性之真處；離性以言命，將認命爲遭遇之命，故曰有性，是指命之真處。學者於此有悟，則耳目鼻口，不委性以自縱；君臣父子，不委命以自弛；故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罔俾離于須臾，以全歸中和位育之真。是謂思誠功課，與至誠同歸。

書謝青岡卷

戒慎恐懼之功，命名雖同，而命意則別。出告反面，服勞奉養，珍宅兆而肅蒸

嘗，戒懼于事爲也。思貽令名，必果爲善；思貽羞辱，必不果爲不善，戒懼于念慮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全生而全歸之，戒懼于本體也。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帝規帝矩，常虛常靈，則沖漠無朕，未應非先，萬象森然，已應非後。念慮事爲一以貫之，是爲事親事天仁孝之極。

題玉華交誼卷

《玉華交誼卷》，石磐張子集年友改齋王子簡及詩，自辛未至甲申，凡一十四年。

東廓子曰：友也者，其行路之侶乎！以燕交者則進于燕，以越交者則進于越，故交以弈則弈進，交以酒則酒進，交以詩文則詩文進，交以氣節則氣節進，交以德義則德義進。交之誼，其重乎！予披改齋子之卷，惻惻然涕承睫也。見詩律之精焉，見筆勢之遒焉，見戲謔之善焉，見許國之操焉，見憶母之篤焉，見憤世嫉邪之勇焉。其規過勸善，當於古人中求之。石磐子之什襲而珍藏之，其有感於友誼已乎！

往歲改齋歸海濱，石磐出詔獄，相與慰勞石龜山上。予體重不善步，仰視二君，已班荆酌翠微間。予徐至，促二君行，二君有難色。予掉臂行不顧，及躋絶頂，浩歌浮白，聽二君履聲亦至矣，因嘆行路須得健侶，乃不作半途客。下游石洞，次盟字，有「山靈解勘歲寒」之句。今改齋已俎豆忠節矣，吾二人尚未識所税駕也，其可以馬瘏僕瘺自諉乎？❶ 抑卷中先後尚覺失序，金蘭麗澤，豈遽亡之？吾懼改齋笑石磐之困于

❶「瘺」，《遺稿》作「痡」。

高陽侶也。石磐幸無以予爲讆！石磐初號東泉，改齋初號南園，後又稱玉華山人。

題春臺會録

嘉靖己酉之春，袁州劉郡守見峰、林貳車東廬、高節推九岡，儼然問學于文明，相與商榷先師慎獨宗旨及萬物一體之義。三君退而喜曰：「是義也，當與袁之庶士庶民共聞之。」乃即昌黎書院，葺舊拓新，將以清秋延予于原道閣，曰：「學道愛人，於潮州其光乎！」會予赴沖玄之約，不果行。既而九岡以憂歸，見峰以述職行，而東廬視篆，命邑博洪子詣山房，以申前請。乃庚戌暮春，予與周戒之、黄朝周、彭國矩、張道甫及二兒美、善，命駕鈐岡，游洪陽、石乳二洞，以升春臺，宿文公祠。郡博胡子、俞子暨四邑之彦，切磋所聞，期以洗刷俗習，而刮露天機。始知千古六經之藴，不賴詞章，不靠聞見，不費測度，只從天命之性，精明真純，視于無形，聽于無聲，真陽一復，生意四達，人倫庶物，三千三百，無往非盎然仁體，由皐、益、伊、傅、箕、周、孔、孟，經天緯地，盡從此戒懼一脉敦化而川流。修此曰惠迪，悖此曰從逆，吉凶影響，無不自己求之者。諸同志悔望追來，以爲未之前聞也。凡十有八日而歸。

歸之日，諸生謝性之、龍起文、顔端儼等，聚而謀曰：「凡我同游，胥悦胥從，盍繹而改之，以戒暴寒之患？」乃效惜陰申約，訂大會于春臺，歲以仲月之望爲期，凡三日夜方散。每月各以居相邇者爲小會，規過勸善，悉如規約。走僮冒雨以會録求訓誡于首簡。

東廓申之曰：二三子亦察目之明暗乎？方目之瞑也，展轉夢寐，悲喜遞運，自以爲實境矣，比覺而恍然無覩始知其妄也。天高地卑，萬物散殊，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初無推測，而瞭然無障蔽，及于塵埃入之，天地易位，雖以金屑玉屑入之，病與塵等。夫良知之明暗也，何以異於是？曩者之眩俗習，滑天和，皆夢境也，歆羨而弗得，畔援而弗去，非妄耶？兹幸有覺矣，别真妄吉凶矣，其勸善也，若踴躍於精明而覽宇宙也；其規過也，若屏塵埃與金玉屑而惴其復翳之也；將自成自道，俱立俱達，相在屋漏，猶師保之臨之也。矧廣坐群居，聲應氣求，而忍以自瞑乎？二三子其慎終之，以對于昌黎，以光于春臺，以釋吾儕素餐之憂，而章爾使君風草之化！其先師《惜陰説》及申約，備列于録，以爲二三子勗。

寄建安程栗之上舍

道以中和爲至，學以中和爲的。能者以學力融氣習，則智與不欲，異質也，咸可以成人；不能者以氣習囿學力，則仁與剛，美德也，猶不免於有蔽。故自易其偏，自至其中，廼是聖門相傳禮樂敎學之矩。

蕭節壽堂銘有序

蕭氏以考功拙庵翁，歐陽氏以都運東潭翁，並顯于北里。考功曾孫惆，娶于歐陽，五年而惆歿，即以節自誓。巨室有規委禽者，泣以令女仁義之言拒之，曰：「吾安忍爲禽獸行！」其兄引禮詔白于季父東潭。東潭嘉其志，

賦詩頌祝之。姑彭病，湯藥不懈。撫孤世瓘，授室，俾受學復古，與豪俊游。壽登五袠。屆旌期矣，黃生旦采衆議，顔其堂曰「節壽」，而徵言于予。予爲之銘。銘曰：

於帝降衷，授于烝民；烝民受之，以各成其身。爲子曰孝，爲臣曰忠，而爲婦曰貞。是謂大節，炳炳天粹天精。精粹不失，生意充盈，雖夭而壽，矧曰其永齡！彼其無良，人紀以傾，百年五鼎，維鸚維猩。有偉閨閫，冥與道并，弗忍爲禽獸，視古典刑。養姑迪子，式振宗祊，爰揭節壽，播于友聲。凡百觀者，鑒于前楹，兢兢銘辭，以全歸爾生。

書廣法文會題名

嘉靖甲午八月十八日，油田彭氏舉惜陰之會于廣法寺，其族之長幼預者四十有四人，其姻鄰預者十有四人，吉水二人，安福十有三人，會五日而畢。將題其姓名于僧壁，或曰：「不可。是會也，所以崇誠而去僞也，故以實勝爲善，以名勝爲耻。今智愚賢不肖紛不齊也，而濫列其名以相標榜，是無實者得以自售，而有志者將望望然而弗入矣。」或曰：「無傷也。夫是會也，將以改過而遷善也。向之忤父兄傲長上者，學之以孝以敬焉；向之酗酒冒色，囂訟而鬬狠者，學之以戒以讓焉；向之侈浮詞執異見者，學之以訥以敏焉。其弗能學者，是自絶於斯會也。如詳列其名而稽之，孰負是會，孰光是會，是題名之爲藥石也。將無實者赧以自奮，而有志者亹亹而弗怠矣。」

東廓子曰：嘻！謂爲藥石焉者，是以題名爲善矣；謂爲標榜焉者，是以題名爲

惡矣。物無善惡，善惡存乎人，故改過而遷於善者，誠之所以自成也；無實而掠名者，僞之所以自敗也。誠僞由己，而由題名乎哉？二三子亦知好惡之公乎？誠以自成，鄉之人所同好也；僞以自敗，鄉之人所同惡也。豈惟鄉之人爲然，考于三王，俟于百世，溥于四海，是天然自有之良知也。知其同好也，而好之如好好色，不使有以尚焉，斯能致其知善之良知矣；知其同惡也，而惡之如惡惡臭，不使加于身焉，斯能致其知惡之良知矣。是致知之學，曰長幼、曰卑尊、曰智愚、曰賢不肖，無一人而不可學，有不可學焉，則良知有二矣；曰終食、曰造次、曰顛沛、曰出門、曰使民、曰立、曰在輿，無一時而不當學，有不當學焉，則良知有息矣。聖門之律令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不厭不倦，夫是之謂惜陰之功。凡我同會，其敬求之，尚不愧於廣法！

九賓主人辯

璜谿董先生之生冢子也，名之曰歐；既冠，字之曰希永。希永祗奉嚴訓，弗敢忘也。陽明先師倡道于虔，予與希永同聞萬物一體之學。别來十四五年矣，希永執訊以告曰：「歐性好逸，堂畔構小齋，置琴與書，齋前築小臺，中植松竹梅，左以蘭桂，右以蓮菊。一日獨坐于齋，門扃而無叩聲，階苔而無履迹，欣然樂其静也，呼童取酒，憑檻而酌之。是九物者，酬酢若賓主焉，遂沉酣而醉。醉中自號九賓主人。願得一言以贊之。」

予讀而嘆曰：善乎，九賓子之希永

也！是非從六一傳中來耶？予將何以贊子？其諸萬物一體之教乎！夫一體者，不可牽而合，不可判而離。可合可離，將爲偃師之傀儡矣。故萬物之色備于吾目，萬物之聲備於吾耳，雖欲頃刻逃之而不可得，而嘵嘵焉於一體之中，强名以主，又强名以賓，不以判乎？古之人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大公而順應之，初無揀擇，而屑屑焉於萬之中署其九以賓之，不以隘乎？且九賓者，未能時與子酬酢也。子將侍杖履于璜谿先生之側，恭籩豆于文信公之廟，親師友于明倫之堂，詠童冠于鬱孤之臺，通天之巖，竟無移左足而相從者，則樂静之趣，其欣然者不恒寡乎？六一翁功成而退，籍五物以逸老，比諸軒組累形，超然數等矣，而猶不免於玩物。以子之壯也，而始達於用，父母望子以孝，兄弟望子以友，妻孥望子以惠，宗族鄉黨望子以睦，子方夙興夜寐，强恕以求仁之不暇，而暇與九賓相沉酣乎？子其擇之，以切磋於先師之訓，予無以贊子矣。

廣德鄉約題辭

東廓鄒子起廢入考功，以安福鄉約貽于廣德新守，弘齋夏子取而參酌之，首以皇祖聖訓，而疏爲二十四目。孝父母、敬兄長，曰以立本也；重禮節、戒驕奢、嚴內外、立族規，曰以正家也；厚積蓄、節食用、勸農桑、警游惰、禁抛荒，曰以阜財也；供貢賦，曰以昭分也；修祀典，曰以享鬼神也；崇信義、尊高年、恤寡獨、周貧困、通借貸，曰以致睦也；端蒙養、正士習，曰以育才也；息争訟、賤欺詐、懲奸盜，曰以罰惡也；

去異端，曰以淑人心也。而復爲或問以衍其義，將以敷于士民。諸生奉帙以告，願有訓辭。往歲待罪于州，嘗有志而未舉也，幸茲得夏子舉之。夏子新退食之堂，揭之曰「親民」，其有志於一體一家之學乎！敬題其端，以贊其成。

其辭曰：肇維天地，萬物父母，一體以分，罔弗載弗覆。立之元后，是曰宗子，萬物歸厥仁，代天以理。爰簡公卿，是曰家相，夙夜罔不勤，庶家無恙。其在成湯，元聖戮力，萬方有罪，隕淵慄慄。亦有伊尹，堯舜厥後，一夫不獲，推溝自咎。彼其從貴，胡不暇逸？曰祗嚴天命，庶無罪讁。始于王畿，施于郡邑，爵秩雖有異，責任惟一。爰養爰教，爰以刑弼，峻德所親，靡不用其極。庶幾家衆，胥規胥勸，善苗日茁，惡條勿蔓，養中養和，升于大猷，假名少恩，夫焉足與謀。皇矣聖祖，載闢乾坤，木鐸所狥，極之敷言，陋彼唐漢，直追殷周，天鑒在上，無疆惟休。咨爾臣工，澡德貞教，民違所令，從厥攸好。咨爾士民，罔念作狂，尚克念無斁，以近天子光；咨爾後之人，無忘緝熙，由此其選，爲湯爲伊。舊吏乾乾，箴于新政，凡百聽之，罔或不敬！

號朋簿

國家稽古定制，育天下士于大學，升堂坐班，講習課業，俱有成規。伏睹聖訓有曰：「至師於是，來生徒以受業，期在育君子，必履仲尼之道，以助後嗣，共安天下之蒼生。若不勑以道學之志，明以亂常之憲，則恐養非君子，用非賢人，徒勞民供。」有曰：「在學生員，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

爲先，隆師親友，養成忠厚之心，爲他日用。」有曰：「諸生宜立志遠大，勉勵進修，以昔賢自期，以勳業自奮。」其所望於諸生，至重矣！今會饌已廢，堂班不久，而退居之後，無聯屬防檢，寧免暴寒之患？查照甘泉湛公簽立相近號舍，十人爲朋，各給號朋簿一扇，務使出入相友，德業相勉，過失相規，疾病相恤，有無相濟，一人過惡發露，或私自逃回，同朋須先呈白，否則一同罰跪。每晚於廊下歌古詩一章，講書一段，或考究史傳、兵法、屯田、水利各一款，仍將每日歌何詩，講何書，備寫于簿，以俟講院對衆稽考，相與發揮大義，期臻實效。諸生其及時自新，日就月將，庶幾磨礱偏駁，薰烝中和，以上尋隆古胄子之教，爲昭代作人光。無玩無怠！

南雍述教

東廓子之蒞南雍也，夙夜自厲曰：「胄子之教湮矣！予將何以振之？」廼謀於南渠子，屬于兩廳六堂之彥，取甘泉公遺規，分號爲朋，分朋爲班，使之德業相勉，過失相規，授諸鍾鼓而詠歌之，稽諸經史而講繹之，頒諸冠昏燕射而肄習之，復以期赴觀光之堂，考其勤惰而勸懲之。諸生瞿然而請其義。

東廓子曰：二三子亦知胄子之教乎？夫直而欲其溫也，寬而欲其栗也，剛而欲其無虐，簡而欲其無傲也。此豈工辯博、騖詞藻、測度摹倣所能融化也？夫亦反求諸吾之性情而已矣。降衷以生，性罔弗中也；感物而順應，情罔弗和也。而或失則直，或

失則寬，或失則剛且簡者，氣習之偏焉耳。故自易其惡，自至其中，唐虞至於濂洛，希聖之正脉也。能者矯其偏以自進，則曰智曰藝，皆可以成人；不能者執其長以自是，則好仁好直，終不免於有蔽。古之人灑掃應對，琴瑟簡編，詠詩習禮，事賢友仁，無非戒懼之流行，所以潛消其粗鄙，默化其怠荒，俾薰蒸於中和而不自知，故以親父子，以睦兄弟，以忠君上，以信賓友，以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是之謂篤恭而天下平。二三子試即詠詩習禮時驗之，其心體收斂而不放，則其聲氣盎然而成章，其儀節粲然而中規中矩。急之則躁，緩之則惰，將入於過與不及而弗可掩矣。

諸生忻然，退而服行之。取廣德所刻《禮要》、《詩要》、燕射儀節，協力而登諸梓，人分一帙，以歸告其鄉，且列師生姓字籍貫爲《嘉會録》，以紀一時之盛。

刻甫成，而予以自陳南歸，不及躬觀其成也，因述所教，以屬于南渠子，俾與群彦懋終之。諸生果能戒懼勿離，相勉相規，以求光我高皇豐鎬之化，異時按編而稽之，曰孰能直而温，孰能寬而栗，孰能剛而無虐，孰能簡而無傲，予雖考槃澗阿，預寵嘉之。不然，將與虚言彌文等耳。能無大懼已乎？

讀書箴

南昌艾生鐸學於予，志甚篤也。將歸，予欲其恒之，作《讀書箴》，俾置諸座端。

於赫上帝，授中于民，民胥受之，罔或不純。巍巍聖神，贊天弼治，皓然六經重

明，以麗大宗之統。洙泗嬋嫣，齦齦仁義，莫續其傳，或醇而蔽，或奇而訧，或高而越，或愽而浮。有勃閩洛，砥我中流，播獲稻粱，餐而餴之，詔使來者，咸饔飱之。楚楚學者，不蓄有徒，兩髦習之，白首紛如。有迷相道，冥趨以遠，如失大侯，貫革奚羨？有擷其華，顧斥厥實，如豢鸜鵒，巧言孔疾；有範首路，末節異轍，如軷芻狗，驅車以滅。膴膴周道，孰其藝之？龐龐四牡，孰其縶之？聞諸父師，敬以爲轡，左驂窮理，右輈集義，勿控以舍，勿驟以躓。隱居淑身，大行淑世，對越天明，雍容聖制。泰山巖巖，庶馳以至。服馬蕭蕭，和鸞噦噦，嗟我良朋，自求其是。是用作箴，以相合志。

學易箴有序

宜興周君衝學易于陽明先生。先生命之曰：「易者，吾心之陰陽動靜也。動靜不失其時，易在我矣。自强不息，所以致其功也。」周君反躬而驗之，曰：「動也者，誠之通也；靜也者，誠之復也。自强不息者，思誠之功也。」即所居搆「思誠書屋」數椽，而揭其棲止之室曰「學易窩」，以不忘先師之訓。某聞而嘉之，箴以相其成。其辭曰：

於維太極，妙於吾心，動而爲陽，靜而爲陰。時動而動，時靜而靜，本體瑩然，不失其正。厥功維何？自强不息。是曰思誠，各成其德。德之不成，玷我天衷，四聖

閔之，載牖其蒙。蒙而弗牖，顧求諸書。總角誦說，白首紛如；其惟覺者，反身而求。有握其幾，卷舒優優；優優卷舒，無往非誠。四時錯行，日月代明，毫釐有差，僞妄交肆，天地以閉，草木以瘁。爾室爾寤，與造物運，參前倚衡，無忘于師訓！

乾乾所箴 有序

陽明夫子之講學虔州也，中洲郭子昌修偕晴川劉子煥吾、南野歐陽子崇一往學焉。其後令孝豐，守嵩明，移守鬱林，宣暢師訓，甚宜其士民。然以伉直不諧於上官，竟致其事以歸。歸搆精廬，以緝舊學，題曰「乾乾所」，取濂谿損益之旨揭于座，而其後卧起曰「羲皇窗」。益也同年同門，又同以伉直歸，敬爲之箴，以效切偲。其辭曰：

皇矣上帝，於穆不已，是曰乾德，自開闢始。在羲皇氏，天粹天精，陶唐則之，蕩蕩難名。爰及岐周，陟降左右，上律下襲，洙泗授受。聖遠言淆，日乖大義，或失則難，或失則易。難謂絶德，非階可升，頫首下流，蠅蚋薨薨。易謂本體，觸處皆是，猖狂大方，蹈于豻豕。天啓濂洛，沃我真詮，不息于誠，是曰乾乾；有忿斯懲，有慾斯窒，命之曰損；療其疢疾，知過則改，知善則遷，命之曰益，復完其天。天真克完，浩浩淵淵，羲皇非遠，異代同神。忿火慾水，弗遷弗改，及彼秦項，玷我真宰。咨爾郭子，能自得師，惟劉惟歐，跂古以追。施于有官，惠及顛頳，顛頳胥感，伉直乃躓。嗤彼毀譽，浮雲迅湍，獨抱舊學，浩然遐觀。皜皜者所，上帝臨汝；惇史勒箴，請事

斯語！

直齋箴有序

天泉潘子自翰苑謫嶺南，量移于瑞，瑞之庶士庶民翕仰之。予游匡廬，取道陸歸信，宿清風亭，切偲忘寢。將別，請曰：「駿欲以直名其齋，求所以箴者。」敬爲之辭。辭曰：

皇有正命，孰弗直兮！瞻止三代，靡豐靡嗇兮。耿茲秉彝，順帝則兮。經猷以休，猗我後兮。乂用三德，時罔弗壽兮。唉化之湮，曲以自寇兮。突梯喔咿，蔑正性兮；紛彼鬼蜮，雜梟獍兮。有覺君子，惄如疚兮。爰切爰偲，息世點兮，洗刷支離，宅粹精兮。兩儀並位，萬物莫攖兮。夙夜惟清，曰義集兮；有其壅之，乃外而襲兮。嗟爾君子，學如弗及兮。乞憐以醯，證父子兮；若虞機張，省微芒兮。顧諟前楹，勿助以忘兮。

惠政浮橋銘有序

建平濱郎谿而治，桐、汭諸水，合而滙于南湖。霖潦不時，往來覆溺。某出判廣德，行縣而憫之，廼請于李柱史儼，議作浮橋於縣西放生池下，發所覈隱草二百餘金，爲士民倡。黟縣江簿山攝縣事，造舟三十有二，比而爲梁，夾以扶欄，維以鐵索，兩岸級以石甃，而碑之曰「惠政」，連尹鐄嗣而輯之。來者不相謀，遂日就圮。王尹有楠始至，順衆情以完舊觀，而加黝飭

焉，復定橋夫護晝夜勿壞。會某起廢入考功，父老合辭，願告後政，以無替前緒。因稽古爲之銘。銘曰：

相昔先民，翼聖立極，視饑猶饑，視溺猶溺，猗與至誠，天機惻惻若一家。堂寢庖偃，溝瀆門巷，其罔有弗飭。孰是滔淫？孰是掊克？忘其同胞，而以矰以罭。是用鴻鴈嗸嗸，罔矜于魚鼈。薛宣知子，單襄覘國，譬彼觀室，即隅可信其閾。亦有溱洧，乘輿棘棘，輟春罷市，遺愛猶泣。孰若徒杠輿梁，出作入息？劇驂崇期嘽嘽，莫知誰力。嗟我帝畿，朗川是域，承流濟屯，曷敢弗亟？我塾我庠，我溝我洫，仁聞布濩，乃廓于天德。咨爾來牧，憂思其職，聽我無斁，百世其繹之！

夾谿橋録題辭 有序

東廓子出會青原，入講白鷺，與同志切偲一體之學，而南庵趙子祖元預焉。將別，出《夾谿橋録》以請曰：「叔父模不斬千金以成是橋也，脱婺、台二郡胥溺之患，以纘世武翁夙志，遐邇頌揚之。從叔參議葉及一所高子、龍津吴子、蒲石李子，有引有銘，有記有序，而松谿程子、衡山文子、慈谿劉子、清湖汪子、鄮西張子，咸有詠歌焉。願弁一言，以厲于晚節，以勗于鄉。」予讀之，嘆曰：「使人人咸若是，四方其有瘳乎！輕利而急義，可以廣惠矣；纘志以澤物，可以廣孝矣；好懿德而示之，可以廣教矣。且是舉也，王政也，而一布衣

任之，亦可以感也已。」其辭曰：

帝降烝民，厥惟同胞，休戚惻怛，不啻漆以膠。世有升降，秉彝匪異，習以性遠，乃義乃利。昔我先正，克念帝衷，民饑民溺，痌瘝乃躬。爰暨一德，手代天工，匹夫弗獲，若推諸溝中。正教湮矣，鄙吝兢削，借耰猶德，煮萁方蘁，薄其周親，而況于民瘼！亦有夸夫，詭誕以鑿，神巫用牢，琳宇是艧，徼彼冥福，而義澤罔博。其惟覺者，玄鏡孔曄，渠廩飫飢，搆橋濟涉，貨賨靡總，而實惠滂洽。天機無廣狹，禹伊其業。夾谿若亹，新橋嵲嵲，用紹弓冶，以免民魚鼈。天台東陽，騰于倪耋，吁嗟趙子，其聞四徹。麥蹬花塢，引板水亭，肆詡于豪侈，靡恤嫠惸。徒杠輿梁，王政章程，布韋作之，乃代官成。孰是狼貪？孰是虎虓？忘其肝膽，如秦越靡交。司成勒辭，式昭厥義，用砭于群痺，且儆有位。

果齋銘

西昌王子宜濬，年友宜學太史之季弟也。宜學嚴毅嫉惡，廣坐中面攻人過失，既而悔之，以「改」名其齋，恒以深潛純粹求聖學之奧。宜濬端謹朴厚，恂恂與物無競，居常自厲曰：「得無倚於柔乎？」因名其齋曰「果」，以追弦韋之風。昔昭武李方子學於晦翁，晦翁誨之曰：「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其後以真西山黨忤史丞相，不少貶以求合。宜濬能爲李昭武乎，改齋拊掌九京矣！爲之銘，以翊其成。銘曰：

維皇降中，民受以生，率性而行，天聰

天明。氣習所障，眞體乃虧。剛善剛惡，柔亦如之，大過爲亢，弗及爲陋，譬彼病瘧，寒熱遞闘。卓矣先覺，易惡至中，掃除障翳，天機昭融。是謂岐黃，布天下春，瀉實補虛，人完其神。昔我改齋，高明柔克，深造純粹，聿昭厥德。亦有季弟，剛克沉潛，愼于屋漏，務求自謙；遷善改過，果於自益，如玩芻豢，猶恐弗積；懲忿窒慾，果於自損，如濯臭穢，猶恨其晚。嗟彼血氣，乃軻乃政，在于意見，荷蕢亦病，愈果愈遠，淪膚漬骨，虛虛實實，載胥以没。宋有名儒，曰李昭武，寬大規矩，傳晦翁譜。勗哉宜濬，勿助勿忘，顧諟爾齋，聖度皇皇。

中立石銘

紫霄峰之南，得奇巖，諸生名之曰「廓」；其前有奇石，予名之曰「中立」。爲之銘，以貽來游。銘曰：

維汝之直兮，可以語性；維汝之方兮，可以語行；維汝之平兮，可以語政。肆中立而不倚，廓廓乎乾坤之正。

祈晴城隍文

維神與吏，實相表裏，凡民之休戚，吏食其祿而神歆其祭，舉相流通者。去秋螟蟲害稼，米價翔貴，民將望麥爲命，而淫雨不止，麥苗就傷，萬口嗷嗷，無所控訴。吏之不職，無以弭災，是用齋祓，以禱于神。神其斡化機，時雨暘，使麥獲有秋，是吏得藉以逭其責，而民感禦災之功，永永無疆矣。其旮埠之賊首，逋而弗獲，方岡之寃鬼，慝而弗申，神奪其魄，俾就典刑，尚克以

章祛惡之威。謹告！

謝晴文

民憂其饑，以訴于吏；吏憂其職，以禱于神；神憂吏民之憂，而暫止淫雨，麥可無傷，緊神之惠也！其尚時雨暘，祛螟螣，使民得食以樂其生，而吏得與民偕樂以終，神之大惠！至於昝埠之賊首，方岡之冤鬼，夙夜孳孳，欲除民害，神尚默相，俾就天誅。謹告！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九

碑傳　贊

康安人貞節碑

嗚呼，此安成貞節康安人之墓。初，安人許聘邑人張寅，寅從從父學于京師，以事出亡，燕、吴萬里，不相聞者數十年。父母將改適之，姑許之豪家，交賄之，女自經以誓，凛凛不可回。其後，寅自冀州以舉于順天，不受權貴之婚，歸諧伉儷，遂登進士，授陟令，擢貳太僕，而康氏封爲安人。夫義婦貞，燁然爲萬口美談。造物者默運而潛祐之，以立人極於天下，抑何奇哉！

正德辛巳冬十月，安人以壽終。庠生王皞白其行于御史朱君節，將聞諸朝以表之，乃先命俞尹夔搆碑亭于墓次，刻寧鄉令劉絢及王皞所爲傳于陰，而謂某曰：「子，太史氏也，宜有以詔無極。」昔者先王之以禮範民也，莫嚴於男女之交，所以别夫婦、親父子，而使自異於禽獸。首之納采，擇之也；次之問名，審其所出也；納吉，聽之鬼神也；納徵，而事成矣。故許嫁則繫之纓，示有屬也；親迎而壻解之，示受之也。女之受幣也，猶臣之委贄也，一成而不可變也。壯哉，安人之言曰：「吾已許張氏，即張氏婦，奈何以一身許二姓！」此其執節秉義，默與道合。吾以是知先王之禮樂，咸以裁成天秩，初非外鑠，而人心之良，不爲物欲所晦蝕，則不慮而知，不學而能，雖婉婉

女子，可以考三王而俟百聖矣。彼碩碩多士，讀書萬卷，平日尚論千古，嶽嶽如立壁，一遇變故，則顧利而擇便，削規破矩，奄奄出婦人下。然則表揚安人，以樹風聲，豈緊爲女誡已乎？墓碑六尺，其壯萬仞，鬼神呵護，百世其訓之！

李忠文公祠碑

古之君子，毅然自任以天下萬世之重，故制行宰物，以禮義爲準繩，舉利害毀譽死生不足以回撓之，然後德成名立，赫赫乎揭日月而震風霆也。後之君子，急近功，謀小利，貶損其身，以狥一時之好，若春禽夏卉，非不快視聽也，而泯澌乘之矣。甚者或爲封豕豺狼，以犯不韙之的。嗟乎！均是人也，耳目鼻口，孰非天地之妙合，而父母之違哉？而善惡之相懸遂至此極也，有志於自愛者，可不慎所立乎！

吾吉安以忠義名天下，自歐陽文忠公以至于信國文公，皆所謂任綱常之重而浩然於天地間者。入國朝以來，忠文李公慨然以古人自期，涉艱履險，九死不悔，而精忠義概，貫鬼神而孚蠻貊。昔長孺責難於漢廷，廣平正色於思朂，亢宗遺愛於大學，疏氏辭榮於少傅，舉萃於公之一身，收功定價，巋然俎豆于數君子之間，天下無異辭。嗚呼，可謂一代之人豪矣！於時忠愍劉公，以直諫死其職，鄉社舉以配公，有耿光焉。老成凋落，俗尚頹圮，扶植風教者，恒思章典刑以堤其決。

正德乙亥，某與王君世文言於于尹桂，視忠愍故事，專祠公於城隍之右，而未果。後六年辛巳，庠生王世俊請于唐柱史龍，屬

俞尹夔鳩功程事，始克成之。駿奔有楚，神明如在，而彼淫昏之鬼，覘公之堂，慴伏堦下，將含悲而不瞑矣。然則及其齒髮之尚存，而不思惕然自奮，以肖天形而無忝所生，顧甘於草木豺狼而莫之恤，其亦凜可哀哉！廼爲迎享送神之辭，以貽公之曾孫朝聘公而俯聽之，其尚有以相我邦人乎！辭曰：

新宮兮殖殖，籩豆兮有秩。笙鼓喧兮東方暾，公之來兮如雲，百靈衛兮金甲屯，懷故邦兮神欣欣。欣欣兮故邦，招忠愍兮翺翔。夕吸梅讋兮朝餐東陽，神之惠兮穰穰。挽天河兮洗下方，誅夷螟螣兮長養鸞凰，千秋報祀兮思無疆。

瀧岡書院碑

瀧岡書院，祠大理丞鄒公瑾而作也。公當靖難之師，及同邑監察御史魏公勉死于位，一時若天台方公孝孺、臨江練公子寧、廬陵曾公鳳韶、分宜黃公子澄，凜凜然有叩馬采薇之風。仁宗昭皇帝曰：「方孝孺等皆是忠臣。」大哉王言！與師尚父義士之稱，炳炳千古，群臣祗若德意，罔敢差池。諸公咸俎豆鄉賢，或書院以專祠之。正德壬申，某歸侍易齋大夫疾，三年而疾小間，大夫命之曰：「永豐，吾宗國也。寺丞御史之烈，其可以後群公？」廼奉命以請于邑之士，皆訢訢相告。庠生裴康、陳本、劉斌、陳奇、李觀可、劉希昭、蕭旦，合辭以呈，郡守伍君文定、督學政田君汝耔協議韙之，亟下縣，立二公木主於鄉賢。大夫復命曰：「寺丞公，吾同譜也，其率族屬祀之。」使從兄守泰入牒于郡，郡丞朱君衮、分守陳君洪謨、巡按李君潤，符縣以入官故址曰東

義倉空地爲之，曰：「公之精爽，其尚樂故土乎！」族之長光緝率子姓元化、垂璁等，建堂于中，前爲鄒氏大節祠，外爲瀧岡書院，繚之以周垣，歲以祭鄉賢。之明日，潔牲俎而行事，市碑廡下，使國寧來徵文，以告來者。

嗚呼！人莫貴於自立，自立莫大於忠孝。忠孝不失，以善其身，則雖流離顛沛，刀鋸鼎鑊，而天下後世猶哀慕而章顯之，矧於同姓？若蔑德棄義，負國而辱親，則雖尊榮炫赫，秉鈞胙土，而子孫且羞以爲祖，矧於天下後世乎？繫之詞，以誡吾宗。詞曰：

昊天生民，粲有正命，維忠維孝，以若恒性。禍福無端，貞脆有定，章其淑慝，是爲殃慶。百爾君子，盍以爲鏡？孰無此身，奈何弗敬！

劉忠愍公祀典碑

兩谿劉公以侍講疏天下十事，首勤聖學以正心德，終修武備以防外患。上悅之，下群臣議會。權璫王振怒其侵己，嗾奸黨馬順誣以事，下獄。公厲聲憤罵，竟支解其體！天下大夫士悲公之忠，噤無敢言者。會稽布衣成器，爲文哭于龍山，名曰「祭忠臺」。土木之變，朝廷族振家，而群臣競擊順于廷，其黨咸棄市，始贈公翰林學士，謚忠愍，遣守臣諭祭于家，復祀于吉安忠節祠，位次文忠烈下。而公之子釪及鉞，市地邑治之北，以創專祀，當道好德者顏其祠曰「旌忠」，坊曰「大忠」，而曾孫縝彙次名公群作，若李忠文之銘，于肅愍、彭惠安之贊，薛文清、莊定山之文，章恭毅、羅一峰之挽，李

文達之日録，命曰《忠愍事蹟》，而絢登諸梓。於是公之忠，渢渢然矣。玄孫祚猶以祀典未舉，於褒崇弗備也，偕郡邑諸生呈于中丞汪公玄錫、柱史沈公越，檄邑尹李君一瀚，議於春秋丁祭，市羊豕香燭，縣官率儒學師生致祭祠下，責令守祠人劉文瓘等，籍田以修祠。會新尹潘君璵至，與司教張君天敘、阮君柏、鮑君濤，肅然協舉祀典，命諸生弘淵、弘温以徵記于益。

益也嘗聞幽明之故矣。出於集義，則至大至剛，浩然常存，軋摩日月，嘘吸陰陽，磊磊落落，如龍變而鳳翥，命之曰昭明；昭明，故其神不亡。出於不義，則人非鬼責，氣薾魄奪，將蝸縮而蜎伏，命之曰淫昏；淫昏，故其鬼不神。古先聖哲，緝熙敬止，雍雍肅肅，亦臨亦保，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其次則忠臣義士，精采赫奕震盪，發天符，合地貞，君蒿悽愴，如將見之，故曰：「仍羽人於丹丘，與泰初而爲鄰。」其在睢陽，效忠天寶，厲鬼殺賊，若持左券，豈繄氣數適合，其昭明使然也。跡忠愍公之素履，凜凜以古人自期，睦于家，孚于鄉，誘迪于後進，啓沃于經筵，清介于蜀府，先見于麓川，所謂集義養氣，要非一死以爲烈者。故馬順之子，怒罵奸逆，逆黨褫魄，緇素祈免，視睢陽尤烜著。而百餘年來，縉紳大夫士，曰道德，曰氣節，曰行誼，曰文章，合辭愛慕，若哀其父兄親戚，而道出祠下，罔不瞻戀歔欷，慨然有神游八極之想。屈子所謂「超無爲而鄰泰初」，其果儵誕不經也耶？或曰：「伯有之厲，非淫昏乎？而亦荼奕如彼。」曰：「是奚足怪也！安史亂而睢陽殞，胡元盛而文山囚，王馬横而忠愍裂，其禍至於夷夏易位，邪正倒置，皆

伯有之荼也。」險晦鬱結，群魑晝舞，杲日一升，百怪辟易。公之昭明磅礴，與睢陽、文山俎豆百世，而淫昏群奸，蕩爲埃風。凡百君子，鑒往燭來，可以思齊，可以自省，可以慨然得師矣。 昔韓昌黎於甄氏父子事，以濟之節不屈禄山，而逢能刻身以標白其先，俱行應史法以勸善。 若忠愍公所遭，視濟尤憯，而參政釬當馬順之誅，手刃其心，以復父讎；憲使鉞誓不與權奸同朝，權奸誅，始仕；而參議縝及邑尹絢，惓惓表揚忠蹟，徹天下耳目，至于思□祚，力舉祀典，老而不勌，視逢復奕葉有光焉。 於法皆率聯得書，以爲世濟其義者勸。

尚寶司卿劉君宗夏傳

正德己卯，群奸惑聖聽，議以三月壬子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州，復泝江浮漢，登大和大嶽，且遍中土繁麗。 衆情洶洶懼變，大臣多阿之，沮諫者勿上。 乃戊申，翰林舒國裳約汪子宿等先入疏，兵部黄伯固、陸汝亨論時政疏亦入，考功夏惟中、儀制萬汝信、太常陳惟濬連疏入。 己酉，吏部張元承等，刑部陸天爵等；庚戌，禮部姜夢賓等，兵部孫鳴和等，行人司余伯獻等，俱入疏。 時大醫院醫士徐鏊亦以醫諫，車駕遂不果出。 乃癸丑，命以黄鞏等六人下錦衣獄，以舒芬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 乙卯，下余廷瓚等獄，同黄鞏六人跪五日梏拲。 是日，工部林以乘等三人、大理寺周子厚等十人亦進疏入，明日，俱下獄，亦梏拲跪五日。 時有金吾衛指揮張英，肉袒，戟刃于胸，以死諫。 數日，天陰霾，水溢内海子，公卿被唾罵、瓦礫擲，晨夕

出入，不敢待別。已乃請禮部禁一概言事，又有參劾各屬爲妄言者，天威遂不可霽。乃戊午，杖舒芬等百有七人于午門前，各三十，爲首者調外任，餘罰俸六月。至四月己卯，杖黄鞏等六人各五十，發爲民；徐鏊戍邊；杖林大輅、周敘、余廷瓚五十，降三級；餘杖四十，降二級。時死杖下者，員外郎陸汝亨，主事劉宗夏、何孟循，評事林質夫，照磨劉珏，行人司副余伯獻，行人孟子乾、劉平甫、李崇德、李德銜、詹敬之，蓋十有一人云。

今上嗣位，召諸言事者復其官，而死者追贈諭祭，蔭其子入太學，於是劉君宗夏贈尚寶司卿，翰林撰文行河南布政司官致祭于家。予之再入翰林也，其子元婁自太學生任南京光禄署丞矣。乃從詢其世系歷履以傳。

君諱校，宗夏其字，號南濠，世爲許州郾城人。高祖順，洪武丙子省元，任禮科給事中，曾祖璣，宣德丁未進士，歷官福建鹽運使，世有令聞。祖鎧，諳星曆學，任陰陽訓術。父倫，以善稱于鄉，贈刑部主事。母胡氏，封太安人。太安人歸寧西華外翁家，就小瑶坊而産，有樹火摇光之祥。贈君夜夢神人以忠義進士懸于門，訊而異之。幼而誠確，童而務學，弱而思以孝友信義自立，鄉人有善者力贊之，不善者亦面斥之，有感而化者。太安人嚴肅善教，子偶有不悦，叩頭移時，必得其懽心乃起。處弟栻、朴無私藏，服食器用，咸統于親。一日，家奴留牙筯一束于寢，驚曰：「此離析之漸也。」笞而出之。正德庚午，舉于鄉；辛未，第進士；壬申，授刑部主事。癸酉，迎贈君就養，至定州，卒于旅次。訃至，星夜跣奔，

啓闢抱尸，痛咽幾絶，已而少蘇，視面目有途塵，以舌潤而拭之，更衣衾棺槨，乃請命扶柩以歸。定州士夫吊而嘆之，以爲可方古孝子云。服闋，仍補刑部決獄，欽欽不爲上官改法，上官則不悦，亦不能軒輊之。會南巡疏上，僚友屬藁，元婁年十一，從旁視之，叱曰：「汝遠去，非汝所知。」及跪五日，同事有憂色，君朗誦「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聞者屬目焉。被杖就斃矣，仰天大呼，以不及見老母爲恨，語不及他。少頃，顧元婁曰：「善繼我志，善事爾祖母與爾母。」元婁嘆天，作苦聲，裂目叱之曰：「你書雖不遠讀，事君能致其身也，知麽？」語畢而絶。配張氏，封安人，淑静儉勤，克相其夫，其後教元婁及諸孫遵、迪，咸稱夫之訓以訓，蓋刑于之徵云。

史臣曰：自古立國以忠義爲元氣。高祖帝誥天下，首以君臣同游，其言曰：「拾君之失，樽君之過，補君之缺，身名流芳，千萬載不磨。」所以鼓天下之氣，以鞏億萬載丕丕基，其宏且遠乎！夫諫行言聽，身名俱全，豈獨人臣之願，亦國家之福也！碎其身而完其名，猶足以報主恩而振士氣；若挫節敗名，以希寵偷生，縱不自愛，如宗社生靈何！方逆彬煽毒，禍出叵測，而一時駢首就杖，以不與爲耻，高廟泰陵棫樸之澤，具可徵也。然高位厚禄，孰非豐水之遺？使與群僚同心，未必至此酷，而忍于劾以貢諛，豈元老朋斥，新進競顯，蘭芷荃蕙，乘時以化乎？化以通變，日詖日遁，以君令莫違爲忠，以喪元無裨於國爲迂，淺者以子幼避，而巧者以親在爲解，所謂流芳不磨，果當在若輩耶？若劉君宗夏，以忠憤自樹，子幼而弗顧，母老而弗摇，呼吸顛沛

間，猶毅然於致身之義，其英氣凜凜，是可以風矣！ 故備而論之，以愧夫飾名而全身者！

古庵子傳

古庵子，姓毛，名憲，字式之，自號古庵。 由正德辛未進士拜刑科給事中，上疏言事，不合，以病請去。 繼除兵科給事中，遷禮科右給事中，復謝病歸。 今上繼大統，徵用名士，以耳病致其事。 人敬之，不以官稱，稱之曰古庵子云。

先世出河西，以仕寓家武進。 曾大父智，大父文明，皆業儒，至父勛去，爲郡功曹，終石窟巡檢。 以謹恕稱，贈刑科給事中。 古庵子淳謹莊重，彊學不群，蚤歲以三《禮》爲弟子師，矩矱斬斬弗渝。 及魁應天，魁南宮，遂擢言責，日思振揚所學，恐愧古人，以貽譏來世。 時内豎擅柄，朝政日壞，首請開言路，優忠直，復劾大臣祜勢者數人。 及改兵科，憂邊防廢弛，條八事以進，曰「設經略」，曰「慎戰守」，曰「屯要害」，曰「募土兵」，曰「撫軍士」，曰「嚴勸懲」，曰「重出師」，曰「撫疲民」。 北虜深入，又陳十二策，曰「預備兵馬」，曰「防禦衝突」，曰「選任將帥」，曰「振作士氣」，曰「嚴備薊北」，曰「議處遼東」，曰「蓄積芻糧」，曰「鞏衛京城」，曰「密行間諜」，曰「撫恤邊方」，曰「綏懷百姓」，曰「慎固藩籬」。 皆憂深慮遠，咸見采用。 及災異荐臻，力陳民隱六事，曰「保治安」、「振綱紀」、「任老成」、「正士風」、「固邦本」、「修武備」。 繼上六事，曰「恤困窮」、「備蓄積」、「惜人才」、「崇節義」、「重風教」、「寬刑獄」。 比奉使荊、湘，見洪水湮没

民居，極陳死徙瘡痍之狀，以忤旨，罰俸金，不爲沮。其請祀先儒陳澔及録國初功勳道德節義之後，皆有關風教，至於諫甘肅之不可幸、儲位之不可虛，尤舉朝未敢發者。甘肅回鑾，頒幣近臣，遂抗疏力辭以歸。

敝衣蔬食，端坐一室，取濂、洛、關、閩諸儒異同，會而通之，前言往行，善必書諸座隅。與静齋周道通皆患耳疾，晝几作字，以古道相規切。郡守陳君實建道南書院，祀楊龜山而下相師友于常者，簡郡士肄業，延古庵與静齋爲之師。嘗語學者曰：「君子之學，須擺脱習氣，著實踐履，不可一事放過，方是的確工夫。既不可拘迫安排，又不宜因襲怠緩，廼有實得。」學者翕然推尊之。性至孝，念父卒萬里外，號慟屢絶，揭其堂曰「永思」。事母太孺人卞，養及葬，無違禮，歲時享祀，齋戒沐浴，僾然如生存。晨必詣祠堂揖，始退理家務。歲大侵，富家多閉糴，獨以經息貸人，人德之，争先以償，用是家益饒。置義田以給三族，設義學教之，復建社倉、社學，以惠鄉閭。救災恤患，殮貧賑孳，具有科級。士君子過常州者，必禮於其廬，以質疑諏俗，海内名流皆折節切磋之。而古庵子不以自滿，扁其齋曰「三近」，自謂檢制二十餘年，褊性不能盡除，或乘間竊發，其勵志不懈如此。

嘉靖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以疾卒，年六十有七。疾亟，戒諸子詮、誠、訢、諧，諸孫中孚、中和等，俾力於爲善，以不欺爲主，禁無祈禱。臨終沐浴，整衣冠，移就正寢，目瞑。以燭視其手，了了不亂。所著有《諫垣奏草》三卷、《古庵文集》若干卷，所編《名臣奏議》、《道南録》、《先賢録》各若干卷，藏于家。

論曰：予友静齋周道通，亟稱古庵子篤志力行，有古人之風。及會于南都，切磋學術異同，無一語及升沉涼燠事。予扶疾南歸，以舟迎于白氏園中，商榷新得，時欣然契合，而先知後行、内敬外義，猶間爲文義所縛。將别，握手曰：「吾請以毋自欺爲要，子其許我乎？」予起拜曰：「兄得之矣！即知即行，即敬即義，更何先後？更何内外？」古庵子亦欣然顧其門人曰：「吾守此三字符，庶無忘嘉會！」嗚呼！士常患隨俗頫仰，弗克卓然自樹，及自樹矣，又患弗克自虚以來天下之善，若古庵子之素履卓矣，而好學下問，亹亹不倦，固宜其造未艾也。静齋没，古庵子哭之悲，且助石槨，經紀其家，而相繼以殞，非吾道之厄致然耶！故爲之傳，以慰學者之思，且以貽其孫子，俾思引其先業云。

龐德公入鹿門山圖贊

龐德公以清峻之操，足跡義不入城府，雖劉荆州招之畎畝中，竟不可致，後遂攜家深入鹿門山，好事者至圖之以傳。然隆中卧龍，德公所藻鑑士，而終許先主驅馳。則知者當下一轉語。詞曰：

赤帝失刑，青蛇兆釁，河决崆峒，天柱中折。我攜我家，我登我山，我採我藥，爰獲我安。唉彼荆州，揖讓拯溺，官禄之餌，莫知我戚。世無先主，龍卧草廬，潛躍之關，尚審其樞！

劉景肅先生像贊

飫濃涵華，搜怪逐奇，有緼不施，以洩

諸詩。簡煩就曠，憤邪攘垢，有鬪不偶，以逃諸酒。雷雹蕩譎，雨雹紛披，使其應敵，如其談棋。菓卉環列，魚鳥交舞，使其理民，如其易圃。履變而融，彌老而峙，博觀望族，耆英有幾？孰測于神，競素于膚；再拜德容，以式鄙夫。

劉素庵彭孺人像贊

野服與與兮，素位而行；後己先人兮，與物無爭。勝友升堂兮，門多車馬；逋券在篋兮，不窘嫠惸。壽雖虧兮所遺者贏，有子振振兮將振厥聲。昔古愚長史公之言曰「尚古堂中第一孫」者，其弗信於鄉評也耶！

潔晨饋兮滫瀡，飫賓座兮簠盛；勤紡績兮彌老不倦，脱簪珥兮濟人於傾，課子聖賢兮不以公卿，飲水之甘兮無羨三牲。昔祖姑鄧之言曰「孫婦可以接我，子孫必有報之者」，吾將拭目以觀厥成矣。

致菴劉州侯像贊

親有道兮如飴，盡吾職兮不知疲；留槼矱兮善類，奠祖豆兮遠夷。雲津萬卷兮有子似之，鳳巢千仞兮復來何時？瞻德容之髣髴兮，聊以寄百世之思。

愚直鄧翁崇覲像贊

性敏而嗜詩書，家富而樂施予。宗族饘粥，割田以供其費；鄰里溝壑，市棺以安其死。肆冠服之自天，方孫曾而繞几。吾嘗登翁堂奥，以冠翁孫子，喜其聰達而可議

於道，謙讓而不爽於禮，蓋勉之以仁義裕後之方，申之以天人相感之旨。翁首肯而弗違，圖力追於暮齒，尚時守而無倦，庶以膺受於多祉乎！

永豐戒庵宗兄國寧行樂贊

恩江之上，古巷之右，癯而好古，有偉一叟。兢兢戒懼，是趨是走，挾策夷猶，曰將以觀造化之紐。家不逾一畝，而若輕陶倚；力不勝匹雛，而若嗤賁黝。顧以誼通宗盟，交締蘭偶，期之以玄境，中之以白首。神奪之年，予將誰咎？雖然藝穜而穜，樹莠而莠，世趨其薄，而獨取其厚。百世之下，其果誰富誰貧，誰勇誰怯，誰夭誰壽也耶？

彭中像贊

貌癯而志傾傾，居隘而室翼翼，售在璞之珍，刖足猶勤；銜伊蒿之恤，皓首不釋。交游敦龎，罔戒於翟廷尉之門；而丘壑容與，時以從謝太傅之屐。吾嘗登君之兩思，覈君之六癖，知冠服之錫，未足爲君榮，而坦洞老仙天宮之數，尚其于後有獲乎！

東軒董君昕像贊並小序

樂安董氏多學于予，予嘗再至流坑，聚講其先祠，而東軒君以族長肅客，於講學丈田，咸有高議。爲之贊，以範于後。

名閥兮流坑，逸老兮東軒，禮瞿瞿兮若

朴，言恂恂兮似温。其尚論學術，懼輪轅之徒飾；商確丈量，冀焚溺之獲殨。家日貧而愈壯，子雖逝而撫孫；偕老大耋，天錫以恩。噫，知而果行，聞而果尊，何必叔子之門！

題先師陽明夫子遺像贈濮致昭

舜江濬祥，禹穴炳靈，良知一振，群耳咸醒。接温聽厲，尚及儀刑，仁爲己任，勿謂丹青！

史孤蟾禪師贊

卧雲霧兮隱豹，脱繒繳兮冥鴻，東荆煮石兮誅茆倚松，萬緣屏息兮孤月盈空。憫群蚋兮醯盎，駕慈航兮仙宫。兹其所以衍東吴靈曹之派，而肇圖坪開山之宗。

楊氏家祠具慶圖贊

陜之安慶楊生夢豸介馬生翊，持巨圖以請，其上則乃祖約正翁兄弟以壽，錫冠服者四人，其次則乃考當塗丞鏊兄弟，以州幕、以王官、以太學生者凡十人，其次則鄉進士夢豸兄弟，以廩庠、以業儒者凡十有四人。夢豸之言曰：「先君之繪是圖也，將乞歸養以悦親也，而臺憲獎其清勤，父老鬱其惠澤，竟賫志以没，而未展也，悲夫！先君之志也，先君之悦親以睦族也，合爲家會，製爲誓文，月朔一輪，少長咸集，勸善糾過，助婚喪而周貧乏，故舉族百餘口，無告餒者，無暴於鄉者，無閔於有司者。迄於今子姓承訓，濟濟可觀

矣，而先君不及享于成也。如得一言以光是圖，是使孤得以羹墻先君而免於戾，其自吾祖而下，寔寵嘉之！」予惻然哀生之孝思，而思勗其終也，爲敘其語，而繫以贊之。曰：

維慶之義，肇著于《易》。何以致之？曰善是積。積善之方，非自外襲；良知良能，明命有赫。父老惟慈，以引以翼；子弟惟孝友，是程是式；仕者維忠，無負于國；儒者惟謹信，無怍于方策。是曰善慶，如耕而獲。弗藨弗蓘，曷望夫稼穡？咨爾楊氏，冠裳奕奕，三世一堂，其樂孔碩。天鑒方邇，日懋厥德，上對于先祠，下垂無極。

盧陵胡尹化之像贊

孰是夸毗，信義芻狗，獨秉其樸，以孚于師友；孰是掊克，貧懦魚肉，獨敦其和，以宜于鄉族。故哦松湯谿，而大僚器其能；製錦乳源，而山氓謡其慎。謂儀雲逵，乃蹶霜軔。遺像在堂，式範來胤；維樸維和，維後其濬之。

盧陵胡友雙谿像贊

其志斷斷，其容踖踖，其禮儀有恪。朴而能立，貧而能約。折節青原，若童子之求筮；閉關紫極，若處子之在幕。是以時歷二紀，脱俗而無玷；壽升七袠，與古以相酬酢。撫雙谿以交映，耿中流而自若。吾將從集木臨谷，而進之以鳶飛魚躍，玩神化以逍遥，覺宇宙其寥廓。庶曰：年彌高而學彌樂乎！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十

文銘類

祭范文正公文

公以盛德直道，爲有宋名臣第一流。某幼承父師之訓，即知向往，不自意謫官南來，獲從公筮仕之地。顧年代既遠，履政罔詳。然即其聘名儒以爲師，而士興于學；抗太守以讞獄，而民免于冤；鬻乘馬以治行，而吏化于廉：是先憂後樂之志，固已素定。而其推亳州，令興化，丞大理，校理秘閣，司諫議，歷典名郡，經略關陜之郊，入贊樞府，參大政之重，弼朝廷，震蠻貊，而俎豆萬世，率此其發軔也。夙夜自勵，思與同官奉法守公，率由國家成憲，俾庶士、庶吏、庶民翕然同歸于善，以庶幾公之遺風，而寸勇尺懦，恐無所成，公神在天，尚克相之！若逸欲縱肆，以玷官箴，其敢逭公之罰！蒞任之初，潔誠以告。籩豆非馨，惟神其臨之！

祭楊士鳴文

嗚呼！長而無述，紛以不死，壯而有聞，遂爾云亡，豈斯文之或厄，何天道之茫茫！嗟嗟士鳴，卓有遠猷，既受學于大科，復講道于虔州，指江神以自誓，圖力追於前修，協朱鳥而和鳴，羌何恤群羽之啾啾。歲乙酉之嚴寒，探禹穴以東游；歷桐川而上

南雍，曰嚶鳴其可求。發微言以相規兮，指顔子以爲的；恐吾才之不竭兮，將無愧於作聖之則。佩藥石以夕惕兮，遲秋風以翱翔。胡夙疾之增劇兮，遽捐館於觀光。勞甘泉以遣訃，慨友道之未亡。長太息以掩涕，望炎風而傍徨。馳椒糈以朝奠，愧官守而莫將。指羅浮以延佇，尚想見於精芒。

嗚呼，尚饗！

祭松澗謝憲副文

嗟嗟松澗，出祖于庭，其遂永歸耶？呼天而問，其孰謂可知耶？以君之潔己留銓，勤勞閩省，既遷遼左，復移滇南，曾不得一日以居要司，而彼滑稽突梯，竈媚蠅營，顧巧宦而施施。以君之不肆于家，不虐于鄉，粗衣糲食，曾無華堂之貲，而彼乘勢射利，策肥衣輕，反攘臂以相嗤。謂天久之自定，胡奄忽而不可追？故識與不識，無不侘傺而涕洟。然畹蘭晦蕙，灌溉不榮，而菉葹蒺藜，雖芟夷以日滋；孔鸞丹凰，憔粹金闐，❶而封豕長蛇，紛騖然于山窟與水湄。此造物者所不能齊也，奚惆悵而獨悲！嗟嗟松澗，寧爲蒺葹而長存乎？將爲蘭蕙而早萎、寧爲鸞鳳而憔悴乎？將爲蛇豕而莫之忸怩？此匹夫匹婦，明於觀火。胡薄俗之難醫？惟惠迪從逆，捷於影響，乃唐虞之筮龜。而學術不明，比較於外物，故吉凶殃慶，往往而參差。孰知夫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乃天下之真富貴，而至大至剛，塞乎天地，又何壽夭之足推？採松苓以爲豆，抱澗泉而充巵，儼冠裳而會哭，耿中正以陳

❶「粹」，當作「悴」。

辭，惟英爽之皎皎，庶髣髴而聽之。嗚呼，尚饗！

祭東谿姊夫文

昔先君之相攸，歸伯姊于嘉谿，曰徵江之循良，在善慶以奚疑。朴軒承以篤實，益齋擴之以寬慈，羌早發而遄凋，將厚積而宏施。肆東谿之爽塏，在孤煢而穎見，讋群搆以鼠伏，超多士而鶚薦。及捧檄以養母，剸豪曹於劇縣，紛貨流而刑肅，民夷爲之交奠。謇剡章以上聞，謂羽儀於天衢，胡忌者之濡滯？ 乃徊翔於南都，旋遭訕以歸隱。斂才略以自腴，式堂搆而播穫，若夏木之層敷，覬豐亨之可久。享胡福於黃髮，驚秋梧之同零。俄號泣於酷罰，豈鵜鴂之先鳴？ 在衆芳而或歇，抑邯鄲之黃粱？ 信夢幻之超忽。嗚呼哀哉！ 惟伯姊之淑善，儼舉案以相敬，耿小星以逮下，撫鳲鳩而興詠。期偕老之不爽，願身代於危病。胡禱祠之無效，竟溘逝而不得命？ 嗚呼哀哉！ 惟至戚之相許，賴先師以津筏，辨遺憂與遺樂，將脂車以晨發。披層雲於九峰，玩青原之皓月。何羲和之不可弭，望崦嵫而遽没？ 嗚呼哀哉！ 惟遺令之訓子，尚在耳而若聞，曰孝友以爲輿駕，謙恭而爲之轅。冀督率於諸甥，終服膺乎嘉言。庶遺澤之不湮，儼百世而猶存。嗚呼哀哉，尚饗！

奠元公濂谿先生文

於戲！ 無極之真，誰其闢之？ 無欲之學，誰其揭之？ 自秦漢以來，性命橐籥，不涉聲臭；聖哲轂率，不墮支離；於以紹洙

泗而開伊洛，則公大有造於斯文也。爰自春陵移家蓮峰，詠歌先王，饘粥不贍，任懷用舍，初無意必，授受有臺，堂斧有封。廬嶽以道德争高，九江與教化同流，則是我邦之慶，倍他邦也。益等賴天之福，沐誨父師，如夢而覺，瞻戀流韻，涉水登山，冀解縛於利名，親師取友，求聚樂於道義。迨玆暮齒，始酬夙願，矢將服膺無欲，全歸無極，以不失此生，願公之不鄙而相之也。庭草尚翠，池蓮欲吐，初月生明，薰風載道，神之格思，敢貳此心！

奠徽國朱文公文

益自童年，先大夫授以濂谿六君子贊，慨然有景星喬嶽之仰。及升南宮，列仕籍，竊餘膏以自潤，而繼往開來之緒，判然若不相屬也。受教先覺，始知反身以求。而繭絲牛毛之間，尚若有未釋然者。及考晚年，深悔定本之悟，刊落枝葉，收功一原，深有契乎玄天無言之脉，然後知世之尊信，尚醊糟粕而棄其醇也。往聚青原，夢與同志聚講，舉小成虛遠之旨以爲勸戒，寤而惕然曰：「此考亭公神明訓我也！」世之安於小成者，沾沾自足而不求極致，故行而不著，習而不察；其騖於虛遠者，嘐嘐自衒而不察實病，故人倫不察，庶物不明。其能切磋琢磨，瑟僩赫喧，以求大中至正者，鮮矣！晚景侵尋，猛自怨艾，取善四方，不遑寧處。出游新安，餘韻洋洋，耆舊俊髦，翕然砥礪。瞻紫陽之舊宮，觀泮水之遺衣，七斗鍾秀，五谿匯清，儼然先生之臨乎上也。采采蘋藻，駿奔門墻，謹陳所學而質焉。惟先生之靈，不鄙而相之，啓我同志，以續遺休。

祭憲伯龍池吴公文

昔東髮之初試兮，辱忘年以相知；匪通家之所好兮，炳先見於耆龜。暨桐川之謫宦兮，跽正直而陳詞。曰生芻以奠墓兮，遂遠道而參差。蒙優詔於成均兮，獲翺翔於寥廓，升名山以怡神兮，招良友而聚樂。歷紫陽以入水西兮，耿大猷之是莫，瞻南陵之密邇兮，冀君侯之可作。蹇君侯之耿介兮，指古人以爲期，斥菉葹而勿御兮，紉椒蘭以充幃。淹郡縣以偃蹇兮，輕寵辱而弗移。市虎讐於雷霆兮，茆簷娱於春暉。比蜀盜之猖獗兮，甘捐生而赴之，曰爲厲以殺賊兮，猶揮霍於靈旗。皇延賞以世及兮，俎豆百世而猶輝。

昔孔門之評士兮，謂剛毅爲近仁，凜戒懼於須臾兮，乃全歸於天真。羌暮齒之請事兮，欲質所學而無因。抑遺容之威靈兮，尚髣髴於笑嚬。澗斷冰兮蕭條，山積雪兮嶙峋，采芝兮山間，擷藻兮澗濱，儼神游兮八極，尚俯鑒兮斯文！

奠青田墓文

嗚呼，真僞之辨，聖門心學之大關！號爲士者，舉能言之，至於舉趾發軔，先辨只今毫釐千里，類多浮泛。只今精專潔净，則卑以升高，邇以行遠，日用酬酢，三千三百，無往非帝則之真純。只今夾雜影射，則卑邇者安小成，高遠者騖玄虚，雖終身勤勤瘁瘁，猶是懸想冥行，不免人爲之僞妄。故穆穆敬止，亦臨亦保，慥慥相顧，庸德庸言，位育原于戒懼，舜蹠分于善利，古聖授受正

脉，不費辭說，不籍測度，不落枝節。自元公、淳公而後，如先生之默契獨斷、超然群淆者鮮矣。滄溟浩浩，自一勺始；泰華巍巍，自一簣始。此與自邇自卑，異代同符。而易簡支離之争，遂爲來學口實。然浮氣之悔，去短之諭，白鹿聚講，精神融液，深中隱痼，昭示無疆，其天之相斯文乎！

某也幼承嚴訓，即聞先立其大之旨；比入仕版，漸繆世態。賴先覺大呼以醒，悔往追來，因循暮齒，有志未成。玆者江浙同志舉沖玄之會，陟降應天，履綦可想；瞻望鵝湖，風韻未泯。夙夜切磋，不敢以舊習浮說眩此一脉，皆先生之賜也。敬采蘋藻，衹薦松楸；金玉春容，風露凄切。尚鑒其誠，克相厥終，俾與善類宿道向方，毋玷于訓言！

謁道鄉鄒忠公墓下奠文

猗正直之自天兮，紛烝民之秉彝，嗟外誘而内訌兮，遂迷謬其天機。故士之尚友千載兮，甘與俗而相違；至其闇然媚於世者，亦不免于愧方策而怍師資。騫我公之耿介兮，式見高而心泰，批逆鱗於宫壼兮，乞尚方於章蔡。寧蘭蕙而凋枯兮，弗忍敷榮於蕭艾。戲昭平而翺翔兮，仰鸞聲之噦噦；肆家學之有傳兮，克灑澤於道南。羌德厚而流光兮，儼瓜瓞於華簪。昔先公之仰高兮，曰黄鍾與大吕；嘆宗譜之無稽兮，時向風而延佇。肆小子之述志兮，知錢塘而通譜，訂宗盟於十載兮，蕲虔進於一簋。蒙優恩於南歸兮，披薜蘿而興頫；冀公靈之陟降兮，乞飛霞以容與。

榮忠阡表

榮忠阡在江寧縣安德鄉梅山村之原。何君孟循以工部主事直諫死于位，皇上新政，大賚忠義，遣官諭祭，贈尚寶司卿，封父鐸如其官，母王、妻狄，皆封宜人，而蔭子世守入胄監。內外臣工，祗若德意，鄉賢有祠，表忠有坊，廉直有專祭，思節有碑，鳳鳴有册，而誄輓狀贊盈宅里、墟墓之間。世守自憲部陟判臨江，彙而録之，曰《榮忠》。予游匡廬，出是録讀之，泫然悲，悚然敬也。廼以「榮忠」名其阡而表之，以範于來世。

孟循自幼敦氣節，寡言笑。登第後，陸大宰延爲子弟師，抗顏以禮自重，朝暮見，未嘗輕出一語。及選科道，避而不出，將除官，亦不言所欲，竟授營部。叔父柱史鉞語年友王司馬士招曰：「吾侄筮仕，初能自立如是，吾宗其振！」嘻，其剛矣！荆南税務，利窟也，往時抽分足原額，即輦羨餘入私橐，故多坐不潔。君鋤穢剔垢，立竄奸胥，減小商百金以下額，而臣商風水耗折，❶亦蠲之。令商自兑自書，發郡藏寄貯，而護衛官校爲商害，及豪勢越界匿税，悉正以法。竣歸，自誓江神，有「兩袖清風，滿船明月」之詠。繼事者立碑于堂以思之。嘻，其潔矣！逆彬祐寵煽惑，誘先帝南巡，衆情洶洶懼變，而怯者畏，巧者避，諛者導從于時，翰林舒國裳約同官首入疏，兵部黄伯固、陸汝亨疏亦入，考功夏於中、儀制萬汝信、大常陳惟濬連疏入，諸司繼之，上怒，下

❶「臣」，疑當作「巨」。

獄罰跪，更厲訕謗之禁，禍且叵測。君與林以乘、蔣子雲極論諸臣忠言無罪，言路宜通不宜塞，諫官宜宥不宜誅，且請與諸言者同死。遺書鄉友周子庚、陳魯南，托以慰老親，治後事，竟下獄搒掠罰跪五日，廷杖五十，踰二日而卒，年甫三十有四。嘻，其烈矣！

益嘗徵載籍，采寰宇，觀天人感召及古今興廢安危，盡爲三貪所壞。曰貪位，鑽刺乞墦登壟；曰貪利，奪攘溢隧盈壑；曰貪生，軟佞撓棟覆餗。貪貪相引，浸薰蠱惑，至于摧士氣而瘁民生，誤君父而蹶宗社。得孟循百餘輩布在庶位，世道其永賴，而弗獲對于群望，悲夫！然鄙夫憸人，快欲一旦，貽玷千古，如虺蜴鬼蜮，世争嗤之，子孫且羞以爲祖，而剛正廉潔忠烈之風，若威鸞祥麟，拭目洗耳，準四海、歷百世，不啻父兄姻戚。然其孰榮孰辱，三尺童子辨之矣。孟循備衆美而曰「榮忠」，志其重也。後之過阡下者，其尚察於榮辱之真乎！

君諱遵，孟循其字，别號味淡子，先世姑蘇之吴江人，國初，文廣始以富民占籍江寧。文廣生澄，澄生瑄，瑄生鐸及鉞。鉞以杜史歷常德守，耿直骯髒，不諧于時，有世範焉。方君之卒也，垂白在堂，世守方九齡，而狄孺人忍死以給俯仰，克振其後。女三人，皆爲士者妻。教孫應謙、應豫、應某以正，如教其子，無愧制詞「栢舟象服」之褒。而世守廉勤自勵，宜於士民，瞬然爲當路旌獎，以光官箴。天之所以佑忠而遺榮者，其尚延賞未艾乎！君卒以正德己卯四月十九日，葬以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表石之立，以嘉靖丁未某月某日。

明贈文林郎西疇周君封大孺人劉氏合葬墓志銘

給事中周子怡成嘉靖庚戌進士，授順德府推官，以績最贈考西疇如其官，而封母劉爲大孺人。比入吏科，以言事忤旨，廷杖下錦衣獄，與富平楊御史爵、太和劉郎中魁朝夕問學，歷顛沛不輟，而母劉口授書旨，稱先人遺訓以勵其忠。乃丁未十一月四日，漏下三鼓，傳恩命許三臣自便。怡疾趨南，奔至家，則母劉氏病二旬，彌留矣。母撫怡，喜甚，曰：「吾以汝爲不可復見矣！天放汝恤我也！汝無忘朝廷大恩，須以身報之。」又十有三日，乃卒。君子曰：是何祥也！五年而縶，何淹也！一夕而釋，何速也！天道其佑善乎！聖主其恤忠乎！周氏慈孝，其格幽明乎！怡忍死襄事，啓贈君之藏而合焉。以嘗受學于予也，遣從弟憍走安成以徵言。

贈君諱本秀，字宗實，世居寧國之太平。曾大父德夫、父全世，隱于農畝，幼而剛方，能以義自立。家貧，躬耕以給饔飧，以侍湯藥，而孺人茹苦服惡，井臼紡績，雞鳴至夜深乃息。凡饗祀慶賻，人不知其窶也。居鄉與物無競，鄉有爭訟，多就之平，持正不少撓婀。或有迕於族，必杜門自訟，族以急告，輒誦文正公義田事以見志。及怡廩稍優免，必以均族人，嘗育族孤女，撫教擇配如己出。正德末，疫癘甚熾，闔門皆危，屹然扶護，晝夜不就寢，危者咸瘉，而身亦無恙，人以庾衮擬之。別號西疇，由由然與農牧漁樵偕，若無與於世者。獨孳孳訓子，不遠千里，俾親良師友，無靳費，時舉古

忠孝廉節以爲標準。贈君没，孺人督怡及恪以學，督忭以家政。比迎養順德，聞鞭笞呼號聲，廢食不樂。温言告戒，俾無冤獄。順德當孔道，奔走靡盬，内防肅然。沙河令以公廨寂寥，饋金助給，以買薪價，反其餘，固辭弗納，曰：「俟兒歸面致之。」怡列言官，懼得罪貽憂，從容以請，則應之曰：「盡職而被罪，不失爲顯親。若不職獲榮，吾深耻之。」及在獄日久，郡邑間有致助，率以義自將，不苟受。甲辰乙巳，大饑，斗米幾二錢，憫宗親餒乏，自率家衆啖黄豆，節縮餘資，買穀分給之，凜凜有古烈士之風。子男三：長即司諫怡；次忭；次恪，邑庠生。孫男五：可貴、可學、可教、可録、天恩；女四，俱幼。贈君之葬，在辛卯十月丁酉，其合也，以己酉二月己未。墓在所居之里曰冷水塘曹沖口某山某向。銘曰：

孰謂靈芝無根？孰謂醴泉無源？至和融液，而嘉生以蕃。侃侃司諫，叩于帝閽，維楊維劉，耿耿如璊。舍其百牢，而味是熊蹯。厥亦基諸西疇，夙賁丘園，爰有慈訓，比德而惇，以闢其塗，以探其奥，而肅其樊。維天祐之，式慰倚門；維聖主恤之，夜半湛恩；維惇史銘之，用範于來昆。

明故四川副使雲泉吴君墓碑

嘉靖癸丑九月朔，新淦雲泉吴君以四川副使卒于家，貧，無以爲喪，具遺命，鬻宅以償所貸。門弟子蕭克良、朱洛等，咸來紀後事，而年友念庵羅子洪先往哭之哀，爲卜其兆，曰欽風鄉大塘山，丙向，期得丑月己丑以葬。復序其世代官行以銘，且介其孤胤祥徵言于墓碑，曰：「雲泉侃侃勁節，不

愧古人，宜不愛評品，爲世道計。」

益聞諸父老，江西人有性氣，以忠義名節相淬礪，故犯雷霆、搏豺狼，輕九死不悔，宦轍所歷，往往誦口碑而照汗青；其仕而歸者，畏忌清議，以厚藏爲深耻。邇來漸裂典刑矣。龍斷以罔，諧價以遷，而嚅唲以留，甚者溷鄉里，閔有司，軒軒爲得策，而澡行直躬、養高食貧，顧以迂腐蒙擯詬。雲泉生而剛嚴方介，負氣寡合，善任事，人莫攖其鋒。所至風裁凛凛，於國朝故實、名臣世次、地理阨塞，博研精覈。嘗嘆曰：「沿海四十餘郡，監司守令，漁獵以殘其民；沿邊三千餘里，將帥盤窟以饑其軍，曲突失策，爛額且燼。」未幾，達虜倭寇果如所慮。使得膺寄受托，嶽立虎躍，皭然一洗愛錢怕死之痼，即考槃澗阿，亦足以廉貪立懦，而溘然爲古人，世道將奚賴？豈骯髒者天亦忌之耶？抑厭濁隘而反其真耶？悲夫！悲夫！

雲泉諱逵，字近光。初升進士，主武選事，例入内查黄，閹人與武官表裏，以籍繁浩，恣奸病君。入舉内令序坐，閹人驚其練達。會校尉竊籍被執，詞連諸閹，諸閹走尚書所丐免，宿弊頓革。以便養改南京職方。守備魏國公與尚書争道執隸以去。君爲謀曰：「中軍營鼓手，舊規聽兵部調遣，諸衙門不得擅役。」尚書發其事，魏國果屈，一應私役還操者數千人，然以是銜君。君即疏其歠法害民狀，詔罷守備，而以他侯代。魏國怒曰：「我拼一鐵券，殺吴某如搏鼠耳。」同列咸危之，君不爲動。時有僞印獄，久不決，密遣人脱囚簪，示其妻曰：「爾夫不勝苦，業已吐實，令汝抱印來緩死。」妻果出各衙門印信于榻下，獄遂成。比陟車駕員外

郎，郎中令兵馬司定諸馬快船頭，以貧富爲籍。有陳某者，恃貲干公卿避役，不能得，走至京師，賂閹以特旨免。陳吐舌曰：「動朝廷易，撼吴郎中難。」至於定江淮衛水夫解銀、會計進鮮船隻、革會同官員、清官銀加耗，至今以爲例。督修南京殿，工成，加俸一級，銓曹將超擢之，以忌者薦守劇郡，遂守興化。攜二僮至官，囊篋不緘。每延客卧内，客見其寒素，無敢以私干。即杜史行事過刻，面諍不少屈。俗素健訟，聽決如流，頃刻數十事各中情實。郡中惡少速訟，或投緼火燒人屋攫財，密諜姓名置諸法，訟以衰息。時入學宫，爲諸生談經義，校試精鑒，若休暇無事。其鞫失肋之囚，正殺妻之誣，人以爲神。嘗病旱，民請祠山中神聖君，君與神約雨七日，不效，竟焚其偶，雨乃踵至，民莫敢譸幻。南北兩洋水利爲豪民所闕，遂建石堤於章漁港，别爲東山石澗，以時瀦洩。塞西湖港尾斗門，減埭田草蕩涵洞，刻石紀成，屬良民守之，溉畝以萬計，有異麥穎禾之祥。置義塚以收棄骼，杜蕃舶以卻海寇。比兵備于蜀郡，民追號不忍别。其莅遠州，馭吏治兵，各有條次，商旅往來闕市，分毫無所取，有司供帳，痛革之，日省數金。會與杜史忤，以母老，拂衣竟歸。歸而母曾宜人病癰，躬調藥石，籲天以求愈。比没，年九十有一矣，猶哀毁不已。弟適客死杭州，奔喪以歸。少從兄遷學，敬之如父，比没，奔走卜地，竟以至疾。閒居十二年，當道數論薦，視之泊如也。部使問遺，郡邑交際，皆謝不納。室無婢媵，行無輿馬，惟二蒼頭給侍。遇佳山水，登臨竟日忘歸。與人交，務成其美，赴急分甘，有如夙負。苟拂所好，雖知厚，不得望一面。故

君之存，人多畏之。比卒，無不涕泣悼惜者。所著有《雲泉集》，藏于家。

吴之先世居縉雲，自吉州助教彭年始徙新淦之清沂，有爲澤潞同知者。曾祖咸濟，祖春阜，不仕，而父昌以鄉薦，知穀城縣，以子貴，贈如其官。母曾氏，封大宜人。配謝氏，封宜人，有内行。子男一：胤祥，邑庠生。女一，適蕭克恭，年二十五，誓不再適，蓋義方之訓云。

益嘗與雲泉聚青原，佇立待月橋上，雲影泉光相蕩也。笑語君曰：「雲住天心閒，泉流澗口忙。君將爲閒耶忙耶？抑閒忙之間耶？」君笑而不言。念庵旁贊之曰：「此策問亦當答。」方期與君切偲之，而遽棄我去矣！

嗟嗟雲泉，萬夫之特。惠而好我，期乂三德。人之云亡，鄉失典則。稽德範俗，過者其尚式之！

太學生彭生體乾墓志

古亦有云：「天視天聽，罔不在民。」民之夭，非一顔也，而獨慟爲不幸，則彼蔑學而未夭，將不爲幸而免耶？民之無後，非一伯道也，而獨咎于天，則彼圮類敗倫而蕃其胤者，將得爲天道有知耶？昔之達者，足已刖矣，而獨有尊足者存，試以尊足推之，則尊生尊後可例也。以尊生尊後推之，則彼賤生而賤後，其亦可例也。

東湖阡表

昔在隆古之盛，漢廣游女，以禮自防，

而《兔罝》武夫，猶爲公候干城。❶教之替也，敬巫重祠，逐末射利，往往以驕悍縱誕踣姓而圮緒。聖作物覩，展典沛宛，極之敷言，皇皇典謨。凡厥民工，互相飭檢。肆茲東湖，植德迓庥，不言而躬行，含光渾世，歸全化工，刑于閨闥，式永世澤，其家慶磅礴。抑氣化薰蒸耶？夫寵利亦難居矣。士君子秉鈞當軸，弗圖翊主德，靖國步，顧簸弄威福，招權奔競而縱寶貨，視東湖孰涇渭哉！

户科都給事中龍山張公墓表

益幼侍先大夫，獲聞孝廟以恭儉，鑒成憲，任黄耇，開言路，一時臺諫志伸，公卿斂避，往往有憂盛世之風。在昔止輦受言而痛哭前席，腹誹受戮則諂諛取容。貞觀納諫而十漸優禮，及立仗見斥，無復有鳴朝陽者。以古準今，殷鑒匪異也。若龍山公危言無忌，多所采用，而終以停徵，內綌積布。及薦舉大臣被罰，閲世者可以感矣。益判廣德，謁大吏于松，以年家子受公之愛，慨然于懷也。憬與愰入太學，持玉峰朱大宰銘以徵言墓道，因表之以告觀者。

長庚山楊氏阡表

古有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好謙惡淫，天地鬼神不能違。古之累仁積誼，身康强而子孫逢吉，是爲三極不貳之矩。淺中狹量，速於責償；甫勤畬菑，而望坻

❶「候」，疑當作「侯」。

京。矧蔑明命，叢衆怨，種稗而期嘉穀耶？楊氏世服薦蓑而食其報，衆歸其厚，神吉其藏，尚與古不爽。惟大史二難，孜孜師友之訓，鑒于世懿而罔滅裂之，厚蓄善售，訓語猶新，所以永錫不匱，以光長庚之阡，與瀧罔不朽，其尚有在。

衡山太學生善士楊克復墓表

予游祝融石鼓，與克復處彌月，嘗爲題《善士卷》及《蘭臺旌孝册》，祝之以尚友錫類之學，意欲復聚月巖，商略新功，而溘然不可作。然跡其所樹，亦鬱然可表矣。

世之顯黼黻，躡耆耋，亦不乏也。即使信如犬，縮如蝸，媢如蜮，螫如蝎，棼如蠅，人之評善利香穢也，將謂斯何？故能者積善以自厚，天弗能薄也；不能者毁善以自薄，天弗能厚也。衡嶽四方之望，覽者摩娑斯石，而省其度焉，其可以洞然於天人之會乎！

餘姚心漁錢翁墓表

益嘗侍先師，謁大禹廟，塵几蕭然，及歷南鎮祠，則牲肥酒旨，香火煌煌，因嘆俗態趨向之乖。先師笑曰：「古今學術何以異於是？」于時同游讙然有省。使心漁翁朶頤羊鼎而舍靈龜，則將督子禄仕，而焉能以承文命一脉之緒乎？世之父若兄，未必貧也，即貧，未必瞽也，其於迪子以正，勢甚順也。翁能爲其逆且難，克開厥後而順且易者。或以作俑而階厲，人之氣量相懸也，奚直露鶴與角鴟耶？

贈南京刑部郎中芹泉張君墓表

聖門之學，以求仁爲極則，其精神命脉，惻怛真純。親父子，肅君臣，別夫婦，發育萬物而峻極于天，命之曰仁體。彼己之子，敗類圮彝，自絶其生機，視佞者詭辭設辨，惑世罔衆，則亂苗亂朱，孰切憂世之鑒？跡芹泉贈君之識度與所樹立，加人一等矣。使褆身者咸若是，則必不忍紿愚苦怯，而閨門族黨以達鄉閭，有弗若乎？使迪子者咸若是，則必不忍誤國殃民，而郡邑藩臬以升朝著，有弗孚乎？

從兄泰墓表

益嘗稽于古訓，徵于世族，祖先忠孝勤儉，乃克成立。暨其子孫，不知稼穡艱難，頑率奢傲，遂蹈于覆墜。升天燎毛之喻，恒與吾兄泰深慨之！當靖齋公倡義保障，家族鼎盛矣，及樂山公贅于王氏，得兩脱遠徙，乃掃墓丘，創室廬，僅存一綫之緒。比三節煢煢，時諸孤咸未立，抑寧知有今日也？肆大夫以位顯，而叔父復以貲阜，公無横役，鄉無外侮，方圖與兄戰兢自勵，以承先休，貽後範，而兄遽棄予往矣，痛楚復何言！

兄之訓遜曰：「人生天壤間，即不能爲善，雖歷百寒暑，孰謂之壽？即能修身謹行，死且不朽。吾年五十不爲夭，但生平未能寡過，汝可勉力以蓋吾愆。惟謙惟默，可以保身；惟儉惟和，可以持家。無逆天道，無干國法，無取怨鄉閭，吾其欣然見吾祖考于九原。」噫，種木維蔭，種禾維飽，種德維

永。兄之訓也，豈獨在其子孫？將百世當服膺之。故忍哀彙次，表之于墓上。

甘泉山葛母阡表

嘗讀《宋史》，至惇、京、檜、侂之際，未嘗不反覆慨嘆於斯文云。分司老於湓江，宗丞尼於新政，未可謂遇也。崇政説書，元老交薦，庶曰逸民之選乎，而汲引不足以勝萋菲。蔡京柄權元祐，學術爲世大禁；秦檜惡沮私議，復禁專門之學。中間如何？若張震附奸和慝，藉爲捷徑；鄭丙、陳賈，文致鈎距，密授秘術，亦何足齒？而蘇氏以文名，乃樹黨争勝；文仲以伉直名，亦爲浮薄所誘。獨尹氏老母，力教其子以守師説，善養禄養之訓，至爲萬世鍾鼎，豈天聰天明，超然群公右乎？媢嫉萌則龍變虺矣，聞見雜則市成虎矣，趨勢競寵生則犬吠堯、鳶赫鵷矣，世道將何賴焉！道也者，官天地，宰萬物者也；學也者，將以牖天衷，翊民極，徙義改過，以納于軌也。而用爲眥禁，則將不道不學，然後快茲多口乎？嗟嗟葛母，其亦可以風矣！

象山毅齋王侍御墓表

益幼侍先大夫側，獲聞泰陵之世，任耆舊，優臺諫，綏恤民隱，而涵養士氣，一時臣工，罔不灑濯以自樹立。故雖權璫怙權煽毒，沸如鼎鑊，而寧喪其元，寧在溝壑，侃侃不忍負宗社。謂棫樸之化，非耶？公長身修髯，方毅凝定，學有本源，故進退利害，斬斬不少動。使前不遭逆瑾，必大展，後不尼于璟，亦當復起，而豐才嗇施，輿議以爲屈。

然屈于身而信于後嗣，松挺蘭茁，日新未艾，進節義以道德，融氣習以問學，所以暢世休以顯于昭代，鬼神其相之矣。後有考德閲世慶以占天道，寧無慨于斯文？

封御史潔庵胡公墓表

夫圖不朽者在于身，圖親不朽者在于子，予與胡子籌之熟矣。天地有形皆壞，郿之金塢，漳之銅雀，石之金谷，平泉之木石，峴山之碑，清濁異狀，率同歸于朽。惟道義無形，則無壞無朽，是故不待財而富，不待壽而尊，不賴名譽而昭昭然揭日月也。君子幽探而玄覽，故去彼取此。以予觀于潔庵翁之任真砥行，與胡子之守身事親，其可以不朽已乎！ 鋤耰箕箒，父母且病之，而翁事繼母殷如所生，即嚴厲罔迕，終迄底豫享壽祉，鄉評無間言。以此愛親，其有弗竭乎？ 墦間醉飽，囁嚅趦趄，視謦欬爲前卻，而翁耿介自樹，有過輒面斥。争而相質者，據是非立剖。即義可爲，雖害罔避忌。以此宅躬，其有弗剛乎？ 錐刀競利，鄰且爲壑，或捐數斛麥、一束布，皭然自衒，而翁耻封殖，思以愛物，遇孤煢輒周給，然不以語人，恒曰「昭昭爲善，不免徼人知，冥冥爲善，乃對越天心。」以此濟衆，其有弗真乎？逆濠之變，乘朱佩蒼者崩角稽首，而翁以一韋布，倡義矢衆，樹幟立寨，撲其徵兵之焰，洶洶者咸安堵。以此狥國，其有弗忠乎？

華林之胡，望宗也。居黄臺者，以華亭令端常顯；居車塘者，以祭酒季安顯。翁憤先烈久湮，勵志迪子姓，仲兄滮尉于浙，擕植從浙士游。既歸校試，屈同列，翁猶歆然。聞魏師顔氏傳陽明公良知之學，亟命

植師之，曰：「吾聞顯親者在道義，不在青紫，此千古正脉爾。其私淑毋自滿。」以此貽謀，其有弗穀乎？ 胡子成進士，立臺端，敭歷中外，所與游率海内豪傑，而章往範來，乃骯髒從朽人托不朽，至曰「巖穴隱行，庶附有道而信」，以此報親，其有弗擇乎？ 世之相啗以賄，相諂以勢，至於戾親負君，以踣其後胤而玷先澤，聞胡氏父子之風，亦可以惕然立矣！

彭子誾墓銘

昔陽明夫子倡道于虔，四方豪傑咸集，益趨而受學焉。其後宅憂會稽，信從者愈衆，一時聲應氣求、私淑而與，吉郡視四方爲勝，而安福視吉郡爲勝，然頫仰三十年，相繼云亡。若憲副劉印山秉鑒、邑尹王天民皞，甫試于政而未展；若劉德芳醮、劉子和周，則文則武；劉原理瓊治、李畏夫儼，皆未試早没；而王孔橋仰，復没于旅邸。造物者於善類，胡成之難而奪之速也！若彭子誾勉愉，其北里之可悲者乎！ 彼己之子，播惡敗度，衆胥籲曷喪，而氣焰日薰如烈火；乃如之人，檢躬砥行，世所歆祝，而顧與秋葉同萎。此於人情甚紕繆，而天乃安之耶？ 然顔夭蹠永，夷餓景富，果孰完其天？ 則不待壽而榮，不待年而壽，天其監之矣，而奚以悲爲？

明故太學生無錫鄒君邦輔墓表

古語有之：千尋之松，其下爲苓，又其下爲珀。膏液浸漬，其積使然也。我忠公以直節望天下，而華莊龍涇相傳十四五世

矣。纘芳襲碩，引引弗替，豈神佑忠貞而俾其熾乎？抑里擇仁讓而享其休乎？無亦飭躬礪行，弗忍以侈繆辱其先也？予嘗與宗盟劇論「喬木」之義，曰：「孝弟者，其元氣也，廢則蠹生；詩禮者，其雨露也，廢則暵傷；良師勝友者，其樊垣也，廢則牛羊牧。」邦輔率子姓羅拜曰：「小子識之！是忠公復生而覆燾吾宗也。」嗟嗟！言猶在耳，而君遽成異代。已乎！爰志予哀，采狀而表之，用以告于式墓門者。

高母周氏墓志銘

予始搆東郭山房以學，高生于文、劉生瓊治皆與焉。及西游武功，高生偕其兄于直裹糧而饋之。其後入京師，復自松執別于虎丘之上，視其志欣欣然。予歸自南都之四年，高生有母之喪，持其從兄楷狀以來問銘，察其色皇皇然。明年乙未冬十月十六日，奉葬于油草塘之原，復托劉生以速之，讀其辭惻惻然。其辭曰：「大君子不輕於銘人之墓，非愛於言也，懼失實也。如其實，將借之以狥天下，奚言之愛乎？先母幼不好逸，兀兀績紡，惟布素蔬糲，無求于華靡。及歸家君，困場屋者四十年，始得一捷。其間備嘗艱阨，無幾微見詞色。及從判于松，松，富壤也，未嘗一言爲子女玉帛計，績紡蔬布，不愆于素。其侍先祖母萬疾，親爲藥食，經年忘倦。繼祖母李，忼其謹厚，不見禮，亦慎奉養。李殁，家務董于嫂氏，飲食服御惟其意，略不與校，故能合四世百口之家。其訓不肖兄弟，謹言慎行，無少驕縱，待臧獲不聞，有鞭笞。人有饑寒困苦，涕泣分飲食。世所奉承豪勢，恬然不

介意也。年七十有五，無疾而終，髮無一白者。蓋其性樸魯遲鈍，無所揀擇。夫行之而不知也，不肖聞教久矣。大孝之方，無假文辭，然有善弗發，惄然不自安，故冒而乞銘，以圖不朽。如有相欺，其麾諸門牆，以爲誣親者戒。」予重傷其情，爲誌而銘之。誌曰：

母周姓，與高同里，父諱公皿，與兄福清學諭以詩文交薦紳，里中稱爲善人。通判君諱驄，涖官有聲。其夫諱綺，以寬和躋大耋。世系見禮部侍郎顧公誌中。子男四：于直、于文、于寬、于泰；女二，適王弦、劉渾；孫男七：汝河、汝浩、汝洛、汝淮、汝激、汝渭、汝洙，女五。銘曰：

陰教之肅，陽德迺亨；彼其弗肅，斁我典刑。有兢于家，家用不寧；有饕于官，官用失其成。孰若樸魯，不拂其真？寧樸毋獧，爰采斯銘。用範于昭，匪直闡于冥。

兵科給事中劉君墓表

嗚呼！此吾友石峰劉君持美之墓。劉系出長沙定王，安成在漢領長沙國，王子思侯分圭茅以爲湯沐邑，傳序嬋嫣。入國朝，學士忠愍公以義概興，綰銀艾，通禁籍，族望煛煛有聞。

君諱禔，字持美，幼雋爽，習見其世，侃侃自將，志不落先植。父南山翁，散朗負奇節，有知人之鑒。每異視君館粲名師儒及群從穎叡者，日夜相澡礫。弘治辛酉，舉江西春秋第一。正德辛未，第進士，試政天官卿。時盜起淄、青，歷河、洛、淮、泗，民嗸嗸無奠，居冢宰，石淙楊公發策諸進士，持美條六事，其一欲徙淮陽總漕行臺于彭城，以

殿南北之衝。楊公批答曰：「是契吾懷。」蓋默以經濟器之。會給事中闕員，遂奏補兵科。踰月，以才幹分守安定門。壬申，遂奉詔按獄嶺南。初，獄起時，相賊殺，百餘人根株，勘報經數載弗決，言者以爲言，乞簡風力近臣覆覈之，衆率蹙踖，而持美毅然不自避。或危之，曰：「吾奉天子命以櫛垢剔蠹，憲程具可覆，是紛紛者，誰能恤之？」竟讞其實以聞。癸酉，馳傳歸，爲南山翁壽，疾遂作，喑囈中猶咄咄道公家事，竟至不起，得年甫四十有三。

持美貌充而氣宏，喜談論臧否人物，揆事變成毀，率粲然傾其坐人。交際溥而有甄別，與尚己處握手出肺肝，至不可意者，或面折之，刺刺不自休。居恒事南山翁及母氏周，周旋無違志。壬申之春，守益歸侍易齋大夫疾，持美午夜過別，從容言曰：「吾家世忠孝，父兄有耳言，嘗受教于大夫矣。吾以言爲責，不能隨波全軀以速官謗。顧念親老，終鮮兄弟，稚子弘教、弘政輩無以養，旦夕請于大人，吾亦欲歸耳。」蓋諮報間，而有嶺南之行，卒賫志以没。吾少讀太史公《伯夷傳》，未嘗不三復疑之，以爲天人之際，惠迪從逆，顧黮闇不可詰。以持美之志且材業，得居耳目要地，蓋有顯道焉，而竟奪之年，孰謂之天可諶耶？雖然，世之喔咿突梯，連組交綬，皤皤而蒙詬厲者，其於夭壽，將且誰屬也？約其年而侈其名，不羸其躬以昌其後昆，天之報施善人，其果終誣乎？諸孤奉翁命，卜吉于澈源魚山之陽，從兄淮陽守祥誌之，年友王太史思爲之銘，而墓道之石，間以屬余。余無以加也，則評隲其最，攬涕而書之，以慰翁之思，以詔于世世，且使過者有所式焉。

故海州守劉君墓志銘

正德壬申秋八月壬寅，奉訓大夫知海州事安成劉君景修卒于官，其孤邦采匍匐自家往扶櫬以歸。越明年冬十二月某甲子，卜宅兆于某山之陽，先期使使者授其舅氏鄉進士王君振和狀，求余銘納諸壙，從治命也。家君與君同舉于鄉，余計偕上京師，以故人子拜君於舟次，周旋將期月。君寔命之，其忍辭？乃敘而誌之。

君諱戢，景修其字，別號審軒，姓劉氏。世居邑南之三舍，爲望族。國朝纓緌日蕃，尚書公紹和受知憲廟，而諭德景元先生以文名伏一世，獨君之大父濟霖、父彥極，咸不仕，又在童年先後失怙恃。君性爽悟，恒頞頞自舊，劬經勸史，思以儒業亢先烈。稍長，從諭德先生游，時負笈者屨滿户外，課試輒角出其上，先生深器之。屬偃蹇不得舉，未嘗自恕，更刻厲至廢寢食，以弘治乙卯領鄉書，又連上春官，不偶。正德辛未，例銓次，君慨然曰：「官無崇卑，顧視所自立。」冢宰楊公試而奇之，置首選，得拜官知海州。會時大侵，人怵兵戎，君下車，以其間曠地募民更佃，且資所缺，民咸奔走之。夙夜飭兵政，繕樓櫓，浚隍塹，密授方略，迎獲賊黨陳政等，州民賴以無虞。御史黃公署其考，有愛民守己之褒。凡增墾田六十五頃，户六百，口萬有六千有奇。既嬰疾，猶扶憊視事不輟。至易簀，享年六十。

君韻宇闊略，有直氣。伯兄景淵蚤世，撫其孤如子。食指繁，舊第不足容，創別墅，攜二侄居之。處鄉族有恩，交際無鈎距，以故人多德之。娶王氏，有內行，振和

女兄也。子男一，即邦采，邑庠生；女一，適郡庠生蕭恕。邦采叡而文，君嘗曰：「吾躬不贏，殆將啓吾宗乎！」繫以銘曰：

荆之璞兮，孰云非玉？遲而售兮，克纘一就；有毁不追兮，余將尤誰？尚輝其岡兮，後祀之慶。

贈監察御史前訓導徐君合葬墓志銘

自周衰，教民之具闊略。郡邑之柄其化者，無一命之寄，而所求于士，亦未聞書其德行道藝而糾其過惡也。廣府鉅縣，息偃在床，起探賓興報，屈指默計可入某格矣。荒僻之陬，慘慘劬勞如課子姓而不能成，成矣，而秩滿不能待，卒落莫以老。嘻，其異矣！考於朴軒徐君之事，深有感焉！

君諱旭，字啓東，宣城涇人。自幼端重，儼然有成人之度。比入邑庠，益博學自飭，事父本饒翁以孝，居母黄孺人喪，無違禮。質疑考業者相踵，董僉憲綱、中丞傑，皆出講下。自邑大夫博士折節推賞，謂陟顯仕，樹勳名矣。及紳鄉書上南宫，顧入乙榜，拜隆慶學正。隆慶介在沙漠，重以師旅之困，君與李州守龔毅然以捄衰敝爲任，試生徒高下而督之，改課説書，晝夜有定規，長者導以引進後學，幼者勉以隆師親友，有不孝其親、不弟其長、不睦其族者，必迸斥之，諸生始翕然知齊魯之教。又協修文廟，及千齋廡號房，甲於關外。凡七年，以外艱去，攀送者直至京師。除服，改德州，三年，教之如隆慶。以抗御史，爲所銜，凡九十人入試，不録一人。秩滿，當左官，隆慶之第者辛禮、孟全疏陳君律己教人，鑿鑿有成效，如禮等，宜得爲之績，吏部以例格之，竟

授錢塘訓導。俯首就官，八年不渝其初。嘗主河南試，有介同事者以私請，厲聲叱之曰：「吾與君生平讀書，欲作何等事功？今乃敢爾，縱不畏國法，獨不畏天地鬼神乎？」鎖院首榜其名，黜之。有御史以同年巡鹽課，相得甚懽，富商日候顏色，竟不假一言。御史察之，嘆曰：「世有廉介謹飭如吾啓東者乎？」移文提學，廣其學之士，君執不可，曰：「杭之三學，首府，次仁和，次錢塘，士之數如之。茲舉也，異其常，人謂斯何！」卒均之。

年六十四，以成化乙巳六月二十九日卒于位。藩臬交口痛惜，以爲未盡其才也。舟歸，渡金山中流，柁折，舉家伏柩以哭，俄西風作，忽艤蘆葦。嗚呼，君之行，鬼神知之矣！娶余氏，執婦禮甚篤，善則相將，未善則從容以諷，有朋友之義，人以是卜君之刑于家也。子四：長中、次和、次心、次冠。冠由鄉薦，歷教清豐、浮梁，知都昌、餘干事，以才能旌擢貴州道監察御史。考績，贈君如其官，而妣爲孺人。踰年，出守吾吉，廉靖不擾，以光君之世範。間走書山中，曰：「先考妣之棄諸孤也，不肖奉葬于本里之竹觜東岡，三十八年矣。顧志銘未備，不敢輕以屬人。今以累立言君子爲徐氏不朽之光！」嗟乎，以某之拙訥也，其何以對侯之望？辭不得命，爲按狀志之，而系以銘。銘曰：

嗟俗尚之陿隘兮，侈高位而訾卑。惟絜行以量位兮，繄先民之成規。負乘以叢憂兮，孰與抱關而自怡？猗朴軒之耿介兮，胡僕僕于四方？車堅而馬良兮，雖弗載其奚傷？鏌干之英兮，賁此東岡；後有考德兮，允矣不亡！

北山劉封君墓志銘

劉氏出晉安成太守遐，至宋龍雲先生弇益顯。國初，仕節翁始徙浮山，富而好施。有子曰貴良，修文行，植松竹梅以自友。孫曰拱政，剛介好讀書，以冢子秩貴，封刑部員外郎。君之王大父，大父，父也。

君諱穉，字幼立，别號北山。儀容偉然，議論慷慨，進退有規矱，常從伯兄學于京師，亟爲彭文憲公所賞。比入邑庠，燁然有聲稱而偃蹇場屋。君不以自恕，窮寒暑益奮。既連遭内外喪，遂息意進取。曰：「學豈爲科舉設哉？進不得用於天下，退可以行於庭户里閭之間。」於是齊家政，篤教子弟，而從子浙江僉事藍、大興尹子明先後登第，冢子子厲亦舉進士，宰折之嘉善，三年，以廉能旌封君如其官。入爲御史，蒙恩例改君如其服。制詞有「累世名家，一鄉善士，惇行孝弟，博涉經史」之褒。君益自貴愛，以荷寵恩，足跡二十年不入城郭。有司正鄉飲大賓之禮，敦請，始一往。日與叔兄封大興尹程以詩酒相娱樂。撫仲兄穟之孤，經紀嫁娶，不問其償。歲時過逢鄉黨，周旋浹洽，或有過惡，輒面責之，而以曲直求質，必委曲開導，無不帖帖以去。將終，召其子子謙、子傑，孫汝輅、汝輻等，誨之曰：「吾少受父兄師友之教，無能用於世，而立身大節，不敢有虧。汝等以士爲業，幸而見用，當以古人爲法，以閭里宗族爲念，縱不能爲之利，慎毋爲之害。」時正德辛巳八月十日也，享年七十有四。

娶李氏，封孺人，先君一年卒。從子都御史孟爲之銘，稱其娠賢趾慶，于宗有焯，

而子婦孫曾，具載于石矣。諸孤復萃君之群行，累然來徵銘。憶侍先易齋大夫，獲聞前輩典刑，蹇蹇有當官之志，不敢肥其室家，而其父兄子弟，率瞿瞿禮法中，不閔有司，不撓比鄰，故文獻章於東南。邇來鼷鼠盆盎，豺狼衢路，是重吾安成之耻也。跡北山父子之間，其尚有古之餘韻乎！是宜得銘。銘曰：

倬矣浮山，桓桓御史，爰有佳父，以成佳子。何以考德？天語在耳，惇行孝悌，名家善士。頹流日決，古道莫砥，史氏有詞，以憲來祀。

封翰林院編修前分宜縣典史應翁墓志銘

閭胥黨正之教廢，士争修其言以逐世資，而所謂六德六行，不復賓興于王廷，天下靡然以詞藝相雄長，而不自檢於子臣弟友之則，故俗漓而政圮。吾嘗博觀于時，思求好古之士以爲世楷式，庶幾有聞風而起者。台之仙居，有篤行君子曰慎齋應翁，以忠信孝友洗濯其身，孚于宗族閭里，以達于民而淑其子孫。年八十四，而不爽其度以終。嗚呼，是亦可以立懦矣！

翁諱昌，字克盛。甫晬而孤，鞠于母氏陳。稍長，讀書知大義，即務爲躬行，爲吏藩司，盥手奉公，不以利自汙。嘗走京師，白母之節，得旌表其閭。有日者言母壽當盡，即截日斷酒肉，冀自罰苦，以延親齡。徒步走至徐，血趾而後登舟。比抵台，聞兄雲病疫，乘夜走山谷百餘里，穿虎豹群以歸。日焚香視藥物，凡再越月，兄愈而後即安。比尉分宜，俸入雖薄，盡移以養母及贍兄侄與族之貧者，自奉惟敝衣

糲飯，晏如也。蒞官勤敏，毅然無所摇。理滯獄，督逋賦，治贓吏豪民，凡十餘事，上下翕然稱之。袁之四邑丞、簿、尉，自國初百五十年，惟翁列名宧中。三年朝覲，上疏乞致仕以養，至徐聞訃，五日不食。比歸，亦如之。比葬，廬于墓，得痱疾，衆强以還，終禫制寢苫，不入室，時年六十餘矣。每遇二親忌，衰麻號擗，竟日不食。及八十時，家衆扣首以請，始進一餐。家計甚困，極力營大宗祀以祀先，及建考妣墳庵二所，族里薰其誠孝，率慕而行之。鄉俗，貧者例質物以俟有秋，每來告，即舉以假之，雖衣被韡袍無所靳。里中吴氏子客死于京，躬爲殯之，又力還其喪，略無冀報意。其誨二子良、賓，率以身教，每讀書至古人忠義處，則召而戒之，曰：「吾少孤，不以儒發身。汝等出仕，當忠君體國，以古人爲法。」良既登第，入讀中秘書，以翁老，歸侍十餘年，蕭然山中，講學授徒以養，翁怡然安之。今上入繼大統，布詔至台，翁讀之垂涕，促良使行，曰：「玆汝報國時。吾尚健，及見汝之有立，吾志遂矣。」良奉命入京，授翰林編修，得封翁如其官。未幾，以直諫杖闕下，幾絶而蘇，念翁之違也，將圖歸省。奉命唐藩，還抵汴，南行而遽聞訃，號擗奔喪，率循翁之制。舟過姑蘇，遣使廣德，以墓文爲屬。守益與良同道而相長，異姓兄弟也。翁之高節馴行，雖微請猶將闡之，以風厲來世。

曾大父諱翁之，大父諱文正，父諱宗儒，世篤孝義。翁初配徐氏，早卒；繼許氏，知書有内行，以子貴，贈大孺人；繼孫氏、包氏，皆未逾年而没。子二：長即良，次賓，邑庠生。孫男三：本、木、材。孫女

五。卒以嘉靖甲申八月十四日，葬于明年某月某日，地在邑西之水南。銘曰：

世尚言以競位兮，棄周行而弗履，雖位豐而行約兮，紛負乘而可泚。相蒲亭之鸞鳳兮，翔千仞而高舉，彼梁竇之炫赫兮，羌群鴟以競鼠。吁嗟慎齋兮，與古爲侶，位不酬德兮，天錫之齒。善慶孔彰兮，亦有孫子。我最其藏兮，百世之矩。

周母歐陽氏墓志銘

周友乾式有母之喪，予使往吊之，泣以墓石爲請。予固辭之，而請日力，且以狀來，曰：「範非敢誣親以徼譽也。自吾母結縭歐陽，以歸吾父也，勤無廢事，和無忤物，年七十有三，而衆莫之非也。蓋其尤難者爲異母。吾兄策，姚出也。吾母撫吾兄，視之範；撫吾嫂，於吾妻有加焉；撫吾之子文、武與兄之子旦、召、夔、伊，雍然也。凡入吾家者，不知異出。而吾兄弟子姓，亦不之知也。是以願假一言，以昭示吾宗，俾爲異母者知所慕，庶世道賴之！」嗚呼，予何愛一言以爲世坊！

昔魏芒慈母之言曰：「繼母如母，爲人母而不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且無義，何以立於世？」使是道也明於天下，彝倫有不歸厚者乎？銘曰：

彼鳩有子，均其食兮；誰令慈母，而生之羽翼兮。有鬒者媛，讒而佻兮，醜彼簪笄，不如鳥兮。太史昭潛，爲女誡兮，百世其徵之，罔俾壞兮！

賀母王氏墓志銘

永新賀文化將葬其母，命其子世采來謁銘，曰：「宗德不幸，不及事其父，賴母氏矢節而育之，以齒於士，命之不猶，不獲策一名以爲光寵，而家殖削落，無以爲棗栗飴蜜之養，今復溘然至于大故。蓋世之不得於天，未有若孤之酷也。吾兒幸受學於先生，若惠賜之辭，以昭吾母之幽，庶其少逭不孝之誅乎！」予曰：「傷哉，文化之心也！聞諸古之君子，以不辱其身爲報其親，如以富則猗頓腴矣，以貴則三桓世禄矣，以文詞則孔悝晰銘矣。往語而公，務立其大者，勿庸是空戚戚也。」未幾，復來謝曰：「子之教，敢不敬服！抑吾母之葬，虛其所以竢，願子之終哀也！」既小祥矣，世采惻惻以爲請。不忍無以慰之，廼删其繁，以納諸玄室。曰：

孺人王姓，諱秀瑩，安福汶源世族。年十八，奉其父遵翰翁命，歸于賀君誨。及事其姑顏、祖姑尹，款曲有節度。甫九年而夫殁，撫孤治生，毅然無揺志。辛苦三十年，授室諸子，外應門户，内酬饋親屬，咸不失故態。比老，傳政矣，猶勤劇不自懈。以正德庚辰十月四日卒，得年五十有八，葬以十二月六日，墓在其里之草仙。子男四：宗德，邑庠生；宗衒、宗術、宗復。復早傷。孫男十一：世芸、世采、興、旺、榮、蘭、昌、芳、華、老、永；女二，適龍才、顏丕洪。繫以銘曰：

維婦百行節爲先，有能矢之至華顛。哀哀孫子銘新阡，追思艱苦淚如泉。丁寧至孝有本原，敬行遺體思乾乾，節孝之門天

所憐。

封恭人屠氏墓志銘

恭人屠氏，諱桃淑，字歸宜，淮之沭陽人，萬全衛經歷諱晟之女，廣東按察司副使胡先生之妻，河南道監察御史效才鄉進士效忠之母也。以先生貴，封安人；以子貴，進封恭人。嘉靖乙酉七月卒于家，距其生成化乙酉，享年六十，以明年十一月某日葬于石橋之陽。孫男四，曰應恩、應捷、應嘉、應吉；女二，曰越秀、菊秀。

初，屠氏以貲望于鄉，而萬全翁俶儻負大志，理家有矩則，故恭人得以充其淑質，受《孝經》《毛詩》及《女誡》《列女傳》，通其大義，奉以周旋。每遇議昏，翁輒謝卻之。一日入城，于日者邸見先生題詠，悚然異之，俄而先生至，顧瞻良久，曰：「胡子真佳婿。」不煩媒妁而定。比恭人歸，恂恂恭謹，親操井臼，治酒漿，雖灑掃浣濯，不獨委人。舅封君承德郎喜謂姑趙安人曰：「古云娶婦須不如吾家，顧在人耳。」先生兩舉而薦于鄉，又四舉而登進士，其間食苦茹淡，更相砥厲，內人有談屠氏資賄之盛者，怡然遜謝而已。及隨任南刑部，安人病滯下，親滌巾帬，革則手掬所遺以入廁牏，爪指皆赭。屬纊以巾，承口沫，拭而懷之。先生陞任于閩，承德公以衰白倦行，即俶裝東歸，拜堂下，日入子舍治具。因侍者問意所安，微有風指，即顯承之。承德公樂衎衎然，忘其子之違側也。先生性嚴重，恭人以禮相之，事無專制，尺帛一錢必以請。家人或止之，曰：「吾欲示爲婦者法耳。」遇二子恩勤篤至，及先生課之嚴，雖箠撻不爲請，曰：「愛

其子，固當如是。」效才登進士，令東陽，以政最擢爲御史，而效忠亦舉于鄉。中外嘖嘖，出侈辭以壽。恭人曰：「是奚足多？毋隳其家聲，斯可矣。」閒居，即誦古人嘉言善行，以風厲諸婦及群從女子，《關雎》、《桃夭》之篇，日夕訓之，且反覆推明其義。至浮屠氏之説，終身拒不入。有尼善幻説，俗爭延之，一日求見，麾之門屏外，曰：「婦道不昌，此輩亂之也。」已而尼以淫敗，聞者智之。先生之入廣也，庶陳氏偕行，踰年而舉子，報至，喜曰：「枝屬蕃衍，家之福也。」未幾，至于疾病，曰：「是兒吾不及見其成也。」悉所遺簪珥封之，謂二子曰：「謹付三郎。」又曰：「吾不得與汝翁訣者，天也。汝翁素長者，嘗恐負之，今免夫！」效才等既哭就位，則請命于廣，謀所以列于墓者。先生報曰：「兹事重大，非托諸名士可信于後者，文雖美而不傳。然婦德不外章，非有一日道義之雅者，文可傳而不實。」迺命門人相楝狀之，命益銘之。

嗚呼！先生道義之訓，童而聞之。狀未有成也，其可以望美而傳乎？先生義問日宣，加于上下，而御史昆弟，檢身蓄德以光大其緒，所以永恭人者，將於是乎在。銘曰：

婉婉恭人，維德孔純，維行孔良兮！琢石垂訓，罔有不信，以爲女坊兮！夫德日邵，孫子其肖之，百世彌章兮！

明故封奉直大夫白石劉君偕贈大宜人王氏墓志銘

吾邑三舍劉氏，文獻望于南里，以南唐尚書適爲始祖。歷宋元，科貢嬋嫣，至文懿

公宣，以尚書繼其世，而晉軒公戩及弟爲諭德，以節義文章同顯憲廟時。至白石封君，諱昉，字伯象，凡二十有四世矣。曾祖丕嚴，博古有遠識，以晉軒貴，贈翰林編修。祖景隆，豁達有長者風。父朴齋梃，精于醫，能以其術濟人。

君幼學《易》于從兄新寧尹曉及節庵王別駕鑾，得其肯綮，爲督學者所器，以優等廩于郡庠，於曲學小説及奇詭而滅裂者，悉屏絶之。與人寡合，不輕取，亦不輕予。或誚其吝，不改也。凡七試場屋，不得舉，以例應貢，會仲子佃領鄉薦，同計偕上春官。及佃成進士，鄉縉紳勸勿授官，喟然嘆曰：「吾平生辛苦，亦欲以所蘊小試之，兒曹前程，非吾所與也。」遂俯首教諭青陽，立課程，講經史，劬劬佔俾，如未仕時。諸生有過，藉記摘發，冀其改而後已。時刑部郎張子牧治縣，禮而諮以政，屬歲大饑，以賑濟委重焉。躬履荒僻，驗貧富真贋，以權出納。其菜色鵠衣者倍恤之，奸猾不得爲慝，全活甚衆。唐柱史曜獎之，曰「善教善守」云。佃知武定州，貽教剴切，三載譽孚于上下，考最，出青陽。適君寢疾，執佃手曰：「吾望汝來渴矣！吾欲南還省汝祖，以從吾所樂。報國之責，汝任之矣。」力請歸休。佃奉以至家，疾稍瘉，佃乃考績于京，蒙恩封奉直大夫，贈母王氏爲大宜人，而君以疾先卒矣。

宜人廬陵碧谿望族，處士某翁相攸以歸君。綜理家務，細大有程度，雖繁劇裕然，以故君得肆志于學。朴齋翁樂賓友，濟醫藥，户外屨常滿，應命無倦。教諸子以義方，待媳以禮，宗人稱範焉。先君十年没，以庚子季冬二十有七日，葬于里之側岡卯

乙山，西辛向。子男四：長偲，邑庠生；次即佃，由武定陟工部虞衡員外郎；次倜，次位，皆業儒而夭。女一，適汶源王渾。孫男六：通、邁、遜、邇、遐、逢。女三，尚幼。諸孤將以嘉靖庚戌孟冬某日禮葬于側岡而合藏，奉治命也。銘曰：

巍彼三舍兮如鄧林藪，匠石薦之兮濟濟樠楹。文懿晉軒兮其光如斗，爰有白石兮厥孚盈缶。小試青陽兮曰有教而有守，碧谿溶溶兮比德以耦。虞衡之彥兮式宏厥後，側岡藏璧兮寵光孔厚，銘以相之兮尚曰不朽。

叔父重齋居士墓志

叔父諱賨，字恢弘，別號重齋居士，封評事毅軒府君叔子，而易齋大夫叔弟也。府君性至孝，樂善嫉惡，毅然無所撓，而大夫濟以寬易，施於有位，用顯我鄒氏。叔父行第三，資性獨類大夫，無機械，無暴戾，坦率慎重，以行于鄉族。府君晚病淋，大夫率叔父吮之，痛苦稍減。鄉族稱貸者，暮夜必應其急。銖積寸纍，遂擁厚貲，然未嘗有爭競。即鄉族有爭競，必委曲排解之，恂然無背面語。故鄉族有義約及有丈量大役，必以公直首推。逆濠之變，陽明先師召益從軍中，衆咸蹙縮，叔父慨然遣泰兄同行，曰：「吾侄盡君臣之義，吾兒亦當盡兄弟之恩。」執手別諸門曰：「子何恃而無恐？」益對曰：「亂臣賊子，天必誅之；忠臣義士，天必相之。」比歸，叔父迎諸門，交手仰指曰：「子不負天，天亦不負子。」及謫廣德，擢南都，扶病而歸，恒以天道相規切。晚年，剖斗折衡，渫粟以恤貧乏。鄉族方望其遐壽

也，而嬰疾宿留，遂以不起。嗚呼，痛夫！生以天順庚辰閏十一月某日，卒以嘉靖癸巳三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三。擇以十二月某日奉祔于魚形。叔母吴氏，以勤儉比德，凡米鹽、棗栗、雞豚、蒔藝，綜理不遺。叔父之疾也，以勞瘁先卒。子男二：守泰、守中，謹厚世其業。女二，適王承德、倪漾。孫男三：遜，業舉子；籩，某，尚幼；女三。曾孫男一。叔父將終，命益曰：「子誌吾墓。」益蒙叔父之德，牖誨扶植，惟恐其無成也，是用茹哀彙行，以告于不朽。

封文林郎華亭知縣水雲聶公墓志銘

聶氏自新淦徙永豐，初曰磊源，次曰下市，次曰雙谿。國初，曰達和，英烈有古壯士風，麾金帛，募兵結團伍，以障鄉族，是爲雙谿始祖。至封華亭知縣水雲公，四世矣。曾大父敏柱，以督運客死，楊孺人緝草廬，率二孤居之，以矢其節。大父汝璉，刲股和藥以瘳母疾。父日聰，事繼母，亦以順稱。

公諱鳳，字玉治，身長而癯，高額廣顙，兩顴突起，髭髯虬蟠，瞳光炯炯射人，以豪氣自負。弱冠，出爲塾師，怒其相狎也，竟長揖棄去。屬伯兄本治以盲廢，季弟敷治尚幼，遂毅然承家政，應門禦侮，惟恐拂父志。成化甲午夏，雨暴漲，漂從父棺以去。父頓足號曰：「汝速追之！」即浮流里所，方及棺，棺轉而壓，復躍以抱，再壓再躍，始遡洄扶拽以歸。自是得氣疾，遇寒暑痛不可忍。醫診之，曰：「是當時出死力，鬱氣在肝鬲間。」公曰：「此父命也，即雖以此終身，予何悔焉！」嘗被酒夜歸，父意不樂也，怨艾無所容，以墨鑱「忍酒」二字於臂，至老

不復飮。父晩歲爲袁氏所誣，官不能白。屬纊，命曰：「袁氏之讎，必思所以報之。」喪未旬日，操鐵椎，領二力士，執讎而毆之，破額折股，血淋淋被體。袁氏鼓噪欲禦之，瞋目大叱曰：「所不致汝死者，以有法耳。」衆辟易而散。正德辛未，閩廣流賊突入縣，縣不能禦，民惶惶四竄。公嘆曰：「使我得長千夫，當一隊，豈使鼠輩至此！」命子侄護婦女入山，而身殿之。賊至閭，始荷長剽徐徐而出，賊愕嘆，尾之，行數里，不敢迫。己卯，有强賊破垣逼寢，獨持鐵杖伺門側。賊投火，燭其獨也，遂突而入。奮杖擊，一賊應手仆，一賊擁盾入，復擊復仆。賊呼譟移時，卒不得逞而去。每當暑，乘月卧松林，及行吟荒墟中，常見妖狐弄影，及野哭作鬼聲，恬然不爲動。特嫉惡太嚴，人有過輒面折之，聞郡縣政不便民，必蒿目憂民之憂，以是斂群怨，而士君子亦以是知之。中年家日落，卒無他營，惟隆師友教子，每先富人。嘗語豹曰：「吾奕世種德，當於汝輩發之。以吾星命之學，當某年連捷，作某官，某年遷轉。」其後豹薦于丙子，第于丁丑，宰于華亭，入爲御史，出守蘇州，皆不爽其數。華亭績聞，封公如其官，而配爲大孺人，制詞有「剛方孝友」之褒。鄉人嘖嘖，以爲身食其報云。

既拜服命，惟以祭祀慶吊，餘則巾屨如故。當農務殷時，不離桔槔耒耜事，親舊笑之曰：「兒作御史，封君猶作農夫耶？」公亦笑曰：「封君無妨於農夫，農夫亦無累於御史。」傳者以爲美談。聞陽明先生倡道東南，呼豹而囑之曰：「爲聖賢，孰與爲公卿？爲公卿父，孰與爲聖賢父？」於是蘇州因歐陽子德以問學，卒聞格物致知之要。

檢身迪吉，士類推慕之。晚年尤嗜山水，作亭五巖雙江之勝，名曰「水雲」，人稱之曰「水雲先生」。

娶同邑鄒氏詢謀處士之女，以齒德相高。子洪，質直酷似其父；豹，即蘇州守也；嵩、道、旭、宥，俱早殤。孫静，邑庠生。曾孫棟。没以嘉靖辛卯九月十三日，得年七十有四。以其年十二月十八日葬于鄰寺北塔山之陽。又二年，蘇州以狀屬于黄子弘綱，而以銘屬于守益。守益覽狀而嘆曰：「古所稱若智、若勇、若不欲、若藝，世未嘗乏才也，而成人者鮮，則文以禮樂之功未講也。若公者，所謂卞莊子之勇，可以成人者，非邪？充抱棺之勇，則可以死孝矣；充擊賊之勇，可以死忠矣。公往矣，禮樂之功，是在吾蘇州。能成其身，斯能成其親矣。」再拜而爲之銘。銘曰：

悃悃木强，古稱近仁；嬛嬛巧令，日以蝕其真。相彼岩栢，磊砢多節，可斮可斤，膏之以朽木，曷雕而聞？淲淲者水，漼漼者雲，合而雨下土，變化絪緼。在其後之人，即在其身。

改齋王君墓志銘

嘉靖甲申秋七月二十五日，改齋王君以諫卒于位。其配胡孺人忍死歸其喪，伯兄恭、仲兄愚奉任大宜人命，以季弟悊、次子東爲喪主。越十有四年丁酉，尚未克葬。彭山季侯謂竹墟屠侯曰：「吾有司預有責焉！」乃檄縣庀葬，故其子弟謀曰：「是其可以閔于官。」卜吉縣東之蹊徑，祔于十世祖孝子叔可之塋，坎山離向。以秋九月十八日襄事，而虛其右以竢胡孺人。孺人泣

謂悊曰：「而兄所與游，率海内豪傑，然其密邇而存者，宜莫若東廓子。」悊至，其詞甚哀，相與淚潛潛下。❶

志曰：改齋，姓王氏，諱思，字宜學，系出晉太傅導。其家于吉，自南唐虔州節度使諱崇文始；其徙泰和，自宋户部侍郎知諫院諱贄始。世以儒，有聲。國初，諱沂以儒行徵說書，授官不拜。高祖諱伯貞，知廣東瓊州府，有遺愛祠在瓊。曾祖諱直，少傅，吏部尚書贈太保，謚文端，有傳在國史。祖諱稹，好學篤行，文貞楊公作《說玉》以擬其德。考諱俅，歷官廣西太平府，孝友仁惠，整庵羅公銘之。改齋生長詩禮中，八歲能詩，十歲能文，弱冠而舉于鄉。是時豪爽自許，廓如也。及卒業南雍，與天下士磨礱，手書「矯輕警惰」于座，求信國文公像奉以出入。及遭外艱，葬祭不愆于禮。正德辛未，第進士，以選入翰林，讀中秘書。每試輒先同列，獨不爲應酬文字，曰：「美其辭以悦人，吾才所不能。悦人以美辭而眩是非，吾心所不敢。」先達嘉其志。及授編修，時有倖進爲臺諫所糾，慨然乞別授，曰：「進以禮，退以義，君子律身自有定法。若誘於利而合，怵於勢而殉，如鄙夫何？」或咎其立異，曰：「鄙夫非尚同也乎哉？」聞者咋舌去。甲戌秋，上封事，以爲「孝宗敬皇帝之子惟陛下一人，當爲天下萬世自重，宜親享大廟，孝養兩宫，總攬乾綱，緝熙聖學，豈可嗜酒以荒志，好勇以輕身？維是任喜怒，移威柄，弛紀綱，摧士氣，召天變」。言甚切至，謫潮州三河驛驛丞。便道省母，以二僮自隨。郡守闞景韓書院居之，

❶「潛潛」，似當作「潸潸」。

一時俊傑咸從之游。陽明王公鎮虔，檄使贊軍議，曰：「志行高古，學問淵源，直道難於趨時，長才堪以濟用。」君感其知，與李君子庸偕至。尋寧藩變作，搴裳宵赴軍門，功成亟歸，口不言勞。庚辰，再入潮，自遠請業益盛，隨材曲就，語亹亹不倦，諸生傳録而宗之。

新天子改元，召諸以直諫謫罷者，咸復其位，乃改齋自三河入翰林，加從六品俸，又録寧庶人功，帶支九品俸，預修先帝實録。同考癸未試事，充經筵講官。夙夜寅恭，隱然負公輔望。甲申，大禮議起，與同列疏諍，不報。既而文端公塋有水患，得請改葬矣。七月之望，復預伏闕號諫，下獄，杖朝堂。越十四日，遂不起。鬻其居，不售。無以爲殮，公卿寮舊相率贈而殮之以歸。歸之日，送車塞道，無不咨洟涕泣者。

配廬陵胡氏，其父太學生宗大選於諸生而歸，專一而順，協相以濟，常置側室，竟無子。有女二，長適同邑張司空之孫庠生律；次未字，今適鄉進士劉教。

教緝其遺言，多散軼，得詩三卷、文六卷、語録一卷，傳于世。世衰學湮，往往逐時好，以羊鼎自飫，其崛起者分門標榜，臨深谷以爲高，而無欲之要，太公順應之學，直蹙蹜而莫之任。若改齋所立，加人一等矣，而孳孳親師友如弗及。講學虔州，深求致知格物之實，復趍小瀛，與甘泉湛公切磋所謂動静兩忘者，將融而一之，以究大業。以益之不敏，方約卧雲玉華，玩月武功，以盡償所願。大命不永，甫四十有四。悲夫，天之不相斯文也！

改齋資稟犖奇，而充以學力，視豐窶崇卑，直如芻狗。其之三河也，夜半舟飄巨

石，緣石以坐，浩歌達旦。及杖以歸，猶手書贈廣德詩，遒勁如平時。疾革，妻女問所欲言，止書「思母」二字。其於死生達矣，夫復何憾！方同志彙集，嘗諷改齋增側室爲俎豆計，改齋笑曰：「大丈夫當爲天下萬世俎豆，胡戀戀於兒女？」子今果祠學宮，如所言云。東湖吴公曰：「挺然其節似祖徠松，❶温然其和似昆山玉。」涇野吕公敘曰：「聞過而喜似季路，欲寡未能似蘧伯玉。」世以爲確論。銘曰：

玉有時燬，松有時剪，維路維蘧，百年其顯。以忠祔孝，永妥于兹巘。

明故贈山東道監察御史洪公墓志銘

嘉靖己丑春三月二十有三日，婺源洪公輝卒，權厝于所居芝山之南。踰八年，其子垣成進士，宰永康，有聲，入爲山東道監察御史，得贈公如其官，而封母氏余爲太孺人。廼與其兄坤、均，弟圭謀，改卜于沱川青山嶺之岡，以明年月日禮葬焉。時御史方涖淮揚，持其寮友陳君修狀以徵銘於山房。曰：「昔諸君子之倡斯學也，先君實神馳而愛敬之，故垣獲切磋群公間，而圭復灑掃門下，兢兢不敢惰，緊行先君之志也。幸一言誌之，以慰我存亡！」嗟乎！學湮教微，世争以科名權利課子姓，訢訢然以爲康莊也，而迂視聖學，愀然若荒郊曠壤，無所於利。間有奮起者，則群聚而訾議之。公獨慨然督諸子於學，而徐諭非笑者曰：「晦庵先生非吾鄉之前哲乎？觀於《道命編》，何嘗不蒙訾議？」其識度加人一等矣。

❶「祖」，似當爲「徂」。

洪之先有菊坡居士，尋繹正學，不求聞達，有得則筆于册，或時發諸詩歌，世爲官源望族。至公之考榴，以疾早世，而母余氏年二十有七，矢節以撫孤。繼姑爲媒孽者所惑，將奪而嫁之，節婦攜孤依舅氏，拮据支吾，手自規畫。徙居芝山，公在稚年，重負家事，磨心礪志，思以身振其世，於紛華利欲泊如也。節婦性嚴毅，家人少有過，未嘗假借詞色。公率妻孥循教令，雖至終年，秩秩如少儀。其與人交，洞見肝腑，以信義自許。弱冠，與同鄉胡氏子偕往樂平，道遇同行者暴病死，爲具衣買棺殮之。士人以計見誣，竟不爲辯，而事亦白。舅氏嘗患疫，屏卧萬山觀中，親族家人遠避，不敢覘户，獨留侍湯藥月餘，賴以瘳。中歲家日艱，同事負者尚數百金，或曰：「若是其迂也，盍不訟以取給？」曰：「舊與之交，而今訟之，懼蹈衰俗之薄也。且彼亦窘，而急責之償，是以火爍焦釜，其將若何？」卒不聽。同鄉江某貸於余某，嘗托爲之約，江後折閱，不能酬，户僅有田數畝，盡輸以代酬之。節婦微不悦，跽請曰：「不敢失義，耻傷母氏之節也。」衣服饔飧時不繼，處之終無戚容。鄉人咸仰其篤行云。

公生而孱弱，骨隱如瘠，有相者曰：「君壽不過二十。」節婦聞之甚懼。及踰其期，諸子皆秀發，相者復至，嘆曰：「此君之心，非貌所知也。」噫！公之篤行，神明勞之矣。是宜銘。銘曰：

寧衆爲迂兮罔蹈于薄，寧身爲窶兮罔爽其諾。殮死而誣兮侍疫以藥，嗟予心之所安兮其奚忍於自鑿？使擁貲而都位兮，何患于惠之弗博？栢舟丕承兮如耕而獲，宜爾義方兮亦孔之焯。

蒙庵劉君應占墓志銘

吾友蒙庵劉君應占，望出叢桂，以宋水部南昌郡男德言爲始祖。至太常寺丞稅徙居山頭。洪武有諱子遠者，以明經薦，不起，教授于鄉。祖諱威，封大理寺左寺副。父諱潮，號東軒，以進士授大理評事，歷官至廣西按察使，有傳在郡誌。母高氏，加封淑人。應占以弱冠舉庚午鄉試第一，明年登上第，選爲庶吉士。又二年，授翰林編修，考績，進文林郎，預典庚辰會試文衡。皇上嗣統，上疏陳時務四事，同修先帝實録，以經筵恩受錦服銀牌之錫。其冬，歸守東軒公制。服闋，北泊臨清，如有所不樂，飄然南歸。既而有新例，翰林政事疏通者皆外補，乃授湖廣布政司參議，即上疏致其事，時年三十有八矣。歸之五年，癸巳六月十二日，卒于家。娶周氏，封孺人，無子，遺命立其從弟永之子而襲。側室女一，甫二歲，許歸彭某。以明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葬于蜜湖祖塋之次。其叔父浣及泗，致其宗兄漢陽守本用狀以來徵銘。予與應占同生于辛亥，而二父同官于廷尉，其後同試于邑，同升于朝，又同歸于鄉，非予誰宜銘者！顧應占平生無留稿，家復失火，雖疏四事，竟無一存者。故狀述甚略，乃追憶而誌之。

始君之在娠也，東軒公以《周易》筮之，得《井》之九五，故名之曰「泉」，字之曰「應占」。甫成童，日記數千言，屬詞滾滾，遂有聲京師。年十七，與予偕試，邑令吴公景駭之，曰：「益當魁天下，泉當魁于江西。」其後果然。既發解，入讀中秘書，謂功名可立

致。稠人廣坐，侃侃論天下事，復以諧謔濟其辯博。又善弈，往往屈其同列，以是寡與合者。獨雅善楊狀元慎，數以策干石齋相國，相國奇之，遂留于翰林。其後歸省于家，三年復北上。豪邁自負，不隨俗頫仰，見逐勢射利者，切齒欲折其角。逆濠方煽亂，能禍福人，復以利餌縉紳，獨應占倡言其惡，激臺諫劾之，劾者以是升要階。應占每見，執其牙牌，曰：「何從得此？」其人感謝，曰「劉先見，劉先見」云。其泊臨清也，時方議大禮，或驟遷，或黜，或戍，或撻以斃，應占拊腹遶舟行，自相答問曰：「能黜以撻乎？曰：不能。能驟進乎？曰：不能。能默乎？曰：不能。曰：是三不能，不歸將何之？」及奉例外補也，應占自計與用事者有年誼，或有場屋雅禮，遇當異於衆。及見于朝房，立交一二語，或坐之隅，乃咄咄自悔曰：「癡男子！乃以一官受人侮耶？」知厚者相率留之，竟不能挽。時盛暑，旅邸湫隘，又恥與人接，而胸中磊塊，日取醇酒澆之，頹然獨醉。蓋自是有酒病矣。既歸，日蒔花卉，雜置山石，與所厚高談縱飲，夜分不爲止。族屬數千指，能以才略聯屬之，無少長智愚豐嗇，皆歸心焉。豪家有侮者，以身任之，雖勞且費不惜。復居市之南，摟鄰黨而約之曰：「犯吾界者，群攻之！」聞者相戒勿犯。或誚之曰：「仲尼之徒，乃爲桓、文事耶？」應占瞋目曰：「唉，豎子！爲桓、文，不於爲戰國乎？」予扶疾南歸，應占過語，輒移日，常從容問曰：「曩辛未之夢也，曰廟上流芳並千古，今落落如此，誰當爲流芳者？」予曰：「在德義，不在爵位。吾郡之人物，必稱忠節，稱廉介，稱道義，而高官豐貲不與焉，至或有遺臭矣。

吾與子患不芳，奚患其不流？」應占由衷語曰：「吾不能剛制于酒，又以無嗣比女色，此齊宣之疾也。故雖善不能行。」予握其手曰：「蒙庵讀書萬卷，獨不聞兩斧枯樹之危乎？加餐可以養生，寡慾可以種子。子，東軒公之金注也，胡爲自輕如此？」應占感其言，爲之止酒，出宿于外，蓋慉然有意矣。既而酒伴强之飲，且諷之曰：「不近女，何由得子？」會鄰有大搆，又以盛夏築室，醫不能效。疾亟，猶屬其族捐所佃官地，搆祠以祀始祖，族人皆掩涕，辭色不變。既革矣，太淑人號泣，問後事，井井有條，雜以戲謔，竟不至恇惑云。

嗚呼！以君之才與位與年，宜展矣，而遽廢。既廢矣，衆謂將復起，中丞劉公節疏薦之矣，而竟不獲展。然觀其覈田捕盜之略，亦可概見也已。田之覈也，有田者胥忌之。應占獨曰：「吾田連數都，不爲少矣。然終夜以思，終不可以一身之私而廢一邑之公。」其後謗訕四騰，當道亦眩矣。草書數千言以達少參朱公紈，辨析利害，粲然如指掌，竟賴其力以濟。西盜方熾，應占揚于衆曰：「吾田連數都，竟無一染者。是何群公之衆也，無縱交通，無避淵藪，磔諸賊奴，如狐兔耳。」衆畏惡其語，掩耳走。然貧弱至今誦之。銘曰：

瞻彼豫章夙而揚，噫。飫之以冰霜棟明堂，噫。中道而撥誰爲之殃，噫。三峰嵯峨蜜湖洋洋，噫。尚千百年莫之毁傷，噫。

祭王改齋文

嗟士習之儉圮兮，紛閹然以媚世；抱姑息以愛身兮，甘自底于不類。謂友弗能

兮，燕游以爲賜；謂君弗能兮，忍面從而背誶。肆吾兄之耿介兮，褰獨立于千仞，遵周道而好修兮，雖摧輪而自信。承文端之世德兮，揚刺史之休光，指文山以爲的兮，肅遺像於羹墻。言温而氣和兮，若處子之呐呐；遇不可而耻爲兮，百賁育而莫奪。求友生以自輔兮，出肺肝以相告，或指疵而糾過兮，期交道之不辱。既得路而驅之兮，徵微言於先覺；衆競謀於稻粱兮，望岡梧以爲宿。陳仁義於先帝兮，曰吾侍從之臣，與其脂韋以寵利兮，孰與骯髒而固貧？搴荷裳以宵逝兮，擊蘭槳於潮陽，帶明月而陟韓山兮，笑丹荔之飽嘗。從義旗以東征兮，誓腰膂其可捐，及執馘之明發兮，袖清風而亟旋。比七載以賜還兮，啓遺編於石室，孰感恩而無報兮，圖敬事而後食。抗獻替于經握兮，曰予違而汝弼，詞嚴而氣充兮，上下爲之動色。比國論之將摇兮，獨憂憤而不食，曰是宗祧之大禮兮，詎忍忘泰陵之德？雖得請以南歸兮，寧伏闕以即戮，奚虎豹之喑喑兮，竟駢首以就獄。時予艤舟于潞河兮，亟遺訊於桁揚，辱手書以馳報兮，曰心安而無傷。味詞旨之閒雅兮，翫筆勢之飛揚，羡進德之日新兮，雖顛沛而弗爽。放吾纜以徐行兮，將遲子於闕里；登宫墻以四望兮，耿幽懷而莫語。忽凶聞之日至兮，予悼首而不信，徵兆朕於夢寐兮，尚對案而交詠。及姑蘇而得實兮，腸一夕而九迴。向西風而痛號兮，悵吾生之何爲？豈天道之難諶兮，抑斯文之不祥？旅櫬飄飄兮四十而亡，令女煢煢兮孰爲主喪？灑血淚於桐川兮，何以寄于西昌？夜營營以至曙兮，歲冉冉而改律，欲馳辭以寫哀兮，屢援筆而中輟。念浩氣之發揚兮，挾風霆而上征，騎

箕尾以容與兮，超大初以爲鄰。所謂本依形而立者，凜萬古以長存；而凡執俎豆以獻春秋者，孰非其來世之雲？仍彼淫昏而永年兮，羌無以異于杜櫟，而其子孫之衆多，若蠅吶薨薨，嘬殘醢而競遺炙。試度長以絜方兮，將孰歸於殃慶？維求仁而得之兮，又奚虧於正命？撫先民而慷慨兮，聊以解予懷之悲。攬杜蘅以掩涕兮，馳椒糈而陳詞：冀玉軑之周流兮，按邊馬以懷家；庶翩然而臨之兮，採晴雲於玉華。嗚呼尚饗！

祭義士謝魚洲文

人生兩間，轉盼百年，惟爲善而流芳，與縱惡而遺臭，乃影響之定機，在古今而弗爽。故善愛其生者，爲麟爲鸞，自戕其真者，乃蛇乃豺。雖同歸於幽壤，終莫遁於鄉評。昔在水夫之役，吏胥爲蠹，增我一邑，逾於百名，衆口嗷嗷，剥體以膚，而莫有以身任之者。謇謝君之慷慨，扣帝閽以陳辭，賴巖廓之燭遠，咨撫巡以申枉。服勞瘁，冒寒暑，凡三年而始白。我父老子弟，始獲息肩帖席，而君以嬰疾纏綿，遂至不起。凡我善類，哀恫相吊。靈輀將駕，薄奠一觴，用彰尚義之風，以勵懿德之好。靈爽如在，尚聽兹言！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五言古體

過太和有懷宜學兄

朝泝西昌口，暮次五雲驛。時雨借長風，峻磯不得阨。葱蒨叢林紫，巑業遠山碧。谿罟宿漲魚，村刈初晴麥。即物多所欣，庶用慰行役。因念同袍友，杜門安遠謫。疇昔壯游志，霏談消永夕。古劍挂扶桑，奇字勒碣石。何當攜素手，高泛滄洲席？

萬安入灘懷古

亂岫卧群駝，高灘捷鳴鏑。不知惶恐聲，千載向誰滴？憶昔文山翁，天驥辱胡靮；九死南北征，正氣干虹霓。回首葛嶺上，伶傳恣荒閴。甫申竟何在？五雲空的皪。輕舟行弔古，幽憤若爲滌。浩歌巡遠詞，欲鐫蒼苔壁。

竹巖

新安有佳人，環珮何瑽瑢！獨乘玉麒麟，馳上昆侖峰。手移碧琅玕，植之青芙蓉。朱鳳下徘徊，和鳴聲渢渢。奇音難自秘，被諸徵與宫。撫時去已遠，遺韻猶春容。三嘆不可即，注目長江東。

歲暮詠懷

惠風噓融日，桃李夾廣路。凝霜下野草，忽忽歲已暮。寒暑互推移，壯顏不可鑄。睠睠懷美人，踽踽局遠步。仰視雪霰飛，俯觀江河涸。履運結心曲，欲言無與晤。下里多和者，車馬相騁騖。誰起晉大師，爲世陳瑩護？

古松瘦石山房爲黃地曹汝英賦

茅亭闢小隱，古松蟠翠蓋；嘉賓結奇石，臭味相倚賴。靈風九天來，午夜鳴虛籟。兀然自領略，點頭意潛會。美人萬古心，平川瀉澄瀨。時鼓太乙琴，神凝塵業蛻。夢公與醒酒，儉語將無汰？佳致欲忘言，妙解在言外。

望雲祝壽爲徐尹牧之賦

悠悠騁秋望，四明遥在目。白雲從何來，翳我文谿屋？我欲往乘之，玄鶴驂蒼鹿；手稱南山觴，泛以東籬菊。玉軑不可馳，傍徨當誰告？在官與在側，此樂將安屬？援琴鼓清商，心與雲相逐。

贈憲副林廷元

旄旐何央央，出祖瀘水蘽！悠悠萬里道，歲莫將安之？聖皇覲耿光，除戎殿南陲。丈夫志許國，孰擇病與夷？緹室回葭律，陽德方亨滋。行矣昭王猶，持報新相知。

約子持世望茂純内重虞卿同歸不至

亹亹衆君子，共此明月期。明月耿秋波，君子杳何之？寄聲東飛鳥，遡洄慎勿遲！夜來月漸圓，浩歌有所思。

侍陽明先生游青原山次韻

道人愛丘壑，仙標絶氛埃。平原與文山，大字猶昭回；炯然忠義氣，相照烟霞隈。我行躡飛舄，雲關恍洞開。深林卻炎威，中有開元材。板橋噴玉虹，峽東湍聲哀。掃石玩急流，捫蘿瞰崇厓。冠欹穿篁篠，步滑緣松階。散目甛層樓，劫火失雕榱。金剛有壞滅，矧復嘆沉埋！稍喜年初熟，禾役擁田垓。翻思在軍中，梟狼正相猜。祝融似幸禍，淫毒枯陳荄。今日胡不樂？勝境欵清杯。沖情齊寵辱，達觀忘形骸。由來青虬駕，羊腸豈易摧？逝將精瓊靡，杖几終參陪。朝攬廬峰秀，夕泛海濤陿。胥以東山墩，不離歌舞哇。懷哉醒心亭，幸以文詞偕。皇極平如砥，車馬誰往來？迷復亦已遠，況乃歲月催？步趨追逸響，征軸敢遲徊！

同陳惟濬諸友游通天巖小飲圓明洞

探閟闕幽竇，躋險履崇脊。歡言衆君子，共此山水癖。傳杯忘爾汝，浩歌激金石。酣歸問山英，何年見此客？

復宿玉虛宮

待月升山椒，月明山更好。如泛大海中，乘風立絶島。勞生亦已愚，行樂苦不早。短榻藉秋雲，月色何須掃。

贈巴山王憲副

世路苦多歧，萬里汩勞塵。不知肺肝內，自有天下春。相彼負販者，競僞棄其真。卓矣珍故吾，是非姑隨人。

讀忠愍劉公年譜

吾邦富儒術，自古多節概。古廉與兩谿，綱常振一代。肅容誦遺編，浩氣凜如對。五十二年間，兢兢不敢詩；諫草排虎豹，家書吐肝肺。事定俎豆馨，天道自相賚。皇皇孔孟書，規矩勤詔誨；殺身尚不惜，況復妻子輩！云胡狂奔呼，秉彝日蕪穢？豈知喉舌飫，翻令腸胃潰？污跡混蛭螾，方策有餘憖。吁嗟百年身，棄置不自愛。公神游大虛，何以藥其廢？幽齋耿孤望，分我飛霞佩。

賦唐虞佐春暉堂

游子在江右，親舍浙之東；相望歲月深，欲駕歸飛鴻。歸鴻若不遠，持斧代天工。王事尚未暇，將母情自忡。親舍春長滿，晴光映芳藂。願普堂上春，八荒及疲癃。持此報吾君，親意將無同？

東陽庵與彭氏諸彦夜話

冒暑卧石室，乘雨下東陽。疏燈映清筵，話此秋夜涼。善積慶有餘，反之來百殃。如彼樹蘭蕙，時至自芬芳。勉旃圖培溉，勿縱荆棘狂。漏殘不成寐，更盡君子觴。他年久離别，無忘祝聖堂。

武功游機心潭及龍窟

石函鑿玉峽，奔流大古雪；下有雷霆鳴，飛鳥不敢越。攀蘿往從之，路滑足屢蹶。斬菅坐盤石，神魂自清潔。機心從何來，乃爲此潭涅？朗詠侑行觴，不知日已没。諸生步更健，魚貫升巀嵲；遥尾猿猱跡，直犯蛟龍窟。瀑布九天來，四壁如削鐵；濺注雲氣腥，陰風竦毛髮。歸來手指畫，霏霏如玉屑。逝將洗塵慮，共飽深巖蕨。靈山久有聲，勝事多未發。短歌抉奇蹤，聊用誒來哲。

望貞樓

陰雨尼游興，夕霽試遠足。風驅浮雲歸，四合没我腹。旋撥芋栗火，更就望貞宿。大讀《遠游》篇，逸響振空谷。風馭如相尋，泠然動叢竹。

步自圖平至集雲庵

興來拄方竹，獨往不知止。童冠相追隨，更入碧雲裏。峭壁插天末，古木舞烟雨；怪藤糾蛇龍，爲問幾甲子？疑是

浲水前，蒼苔掛樹尾。俯視山腰白，滄海渺無涘。林影如鼇背，出没方壺嶼。拍首命玄鶴，群真竟何許？石枰凡幾局？秦項一逝水。小橋轉清灣，幽殿閒徙倚。長生自有術，誰復相料理？君看隱霧豹，肯作負塗豕？勉哉諸同游，萬里審其始！

贈涣井曾山人

我有山水癖，十年猶未瘳。俯石瞰危壑，捫蘿躋層丘。青原與玉巖，是處足淹留。秋來興更逸，鼾睡葛仙樓。疊障盤肺腑，懸瀑鏘琳球。惜不攜涣井，點檢雲外游。一訂仁智堂，夙夜思藏修。

濂谿讀書圖

光風裊香烟，叢竹漏月色。瞠目方策外，冥然會太極。荑稗日以秀，殷勤指嘉稷。稽首果確訓，庶以食公德。

題扇贈倫姨翁

少年耽世味，悲喜遞相攖；老來悟天機，迥立氛塵表。月光摇波心，風聲入樹杪。抱膝杳無言，獨數歸飛鳥。

除夕有感示同志

巍巍先王道，菽粟飫吾民，支流日以遠，播種漸失真。鑽研故紙間，回回役精

神。譬彼胥吏徒，較勘太倉陳；布籌入主撮，指掌羅萬囷。回首視素業，居然赤窮身。不有指南訣，迷途誰知津？朝夕營一飽，荷鋤事菑新。滅裂無所獲，三見屠蘇春。常恐歲華速，遂爾荒荆榛。擊鼓告同社，耦耕兢良辰。

謁象山書院

平生義利辯，廩廩森斧斤。讀之竦毛髮，再拜書諸紳。千古舜蹠訣，界限不容塵。誰遣異同説，支流遂失真。壯哉東山筆，圖繪得精神；超然契本心，百世俟聖人。短棹謁遺廟，一門儼冠巾。松竹交惠風，石骨削嶙峋。登亭撫空曠，華燭續良辰。寥寥舞雩瑟，幽韻若爲陳。

嘉會樓生日謝諸友

朝暾掃宿雨，光映千丈流。群峰呈面目，春林枝相樛。男兒志桑弧，憮然感遠游。峨冠儼諸友，正上嘉會樓。再拜謝高義，佳句鏗琳球。幽探先王業，遠抱天下憂。顧念劬勞德，夙夜正未酬。年華復迅速，峻瀨放輕舟。凜凜七尺軀，坐與蟲魚儔。永言期弗諼，庶以寡悔尤！

德勝壩别内重子懋一舒

明月漸東圓，美人忽南去。對坐德勝水，悵望錢唐路。昔來梅發萼，今别柳飛絮。感此草木變，始知歲月度。古人重意氣，傾蓋自如故；況我芝蘭友，肝膽照布

素。顧慚空疏質，坐闕經世具。時賴千金藥，起我百年痼。仙舟慎出入，春深多烟霧。逝矣趨江河，斷港滯遠步。聚散雲中月，盈虧自有數。行當返初服，共吸雷巖露。

謁江都董子祠

聖人蘊元化，道義從此出。成功配覆載，利澤浸蟥蛣。學術一以蕪，功利争馳軼。譬彼本根殭，顧求枝幹茁？桓桓三策翁，正派歸聖室。兩言别涇渭，千古垂星月。束帶瞻新宫，籩豆肅芬苾。平津與嫖姚，相望竟何述？世調正未諧，莫笑齊門瑟。願言依末光，皓首軒轅律。

登羊山寺望下邳有感

輕舟泝長淮，挂席受天風。千里渺平壤，始見嶧陽峰。躡屩升陽山，層樓俯晴空。孤桐竟寥落，悵望疏鑿功。河流漸失道，淫水衝孤墉。哀哉菽麥畦，半作黿鼉宫。瓣香祝蒼生，擊壤歌年豐。歸來赤松子，並駕淩長虹。

吕梁書院爲郭守衡賦

吕梁天下壯，懸水三十仞。石骨相撞舂，地底雷霆震。晝夜注淮海，化機無停仍。川上發微言，觀瀾得正印。湜湜玉泉子，源頭自疏濬。結屋俯江皋，横經匡寒雋。正派一以導，百藪漱芳潤。去去中沚

歌，遺愛波來胤。

松谿程侯創復古書院勉同志

兩水環三橋，相傳弦誦地。俯仰四百年，誰爲興復計？壯哉松谿侯，不墜伊洛世。高堂突榛莽，古道尚可冀。

復古寧在地，明德儼無恙。斯民還三代，聖訓豈吾誑？懷哉惜陰功，當仁期不讓。牛刀雖可哂，猶堪頹波障。

力田望積倉，居肆必成藝；爲士不致道，此生空自棄。學術苦易偏，忘助交爲累。屋漏有妙訣，赫然臨上帝。

兩視目不明，兩聽耳不聰；耳目非有異，二用遂罔功。嗟嗟一點丹，乃受群物籠！夙夜躋文明，毋然終瞶聾。

天使封藩爲會昌孫侯杲賦

巍巍古神堯，昭德親九族；膏澤浸萬邦，鳥獸熙春育。聖皇陟大統，上紹唐虞籙；渥恩頒通侯，遠錫宗藩福。玉節照金册，焜煌番水淥；魚龍挾蘭櫂，往來天風速。入對通明殿，爲陳南國俗；師旅幾枯骨，水旱紛枵腹。願普放勳仁，璿璣調玉燭；皇華有餘音，五善昭芳躅。

贈見素林先生四首

八疏辭司寇，歸卧雲莊曲；豈不戀明主？山林有定局。百年尚友心，紉道以爲服。去去塵勿緇，莞爾忘寵辱。

千金學異技，鸞刀切璞玉。江蜀小試

之，剡剡奪人目。老手登玉府，胡然多反覆？氣機不可詰，善刀藏魚服。

英英雲莊雲，飛上蒼龍角。濛雨未成霖，三農尚蒿目。所喜清明風，颯然驅煩濁。峰頭時卷舒，千里勞延矚。

悠悠萬里車，振策驅原陸。日暮歸里閭，輸此珠千斛。丁寧詔僕夫，正須脂其轂。咢矣懿戒翁，菁菁淇上竹。

贈劉振廷謫廣德二首

群龍方滿朝，誰遣獨南征？援琴鼓離思，柱足多商聲。男兒志百世，一官何重輕？去去三峰上，小范有遺亭。

往夢符祠山，輕舟隨歸雁。黃牛立石馬，依依故非幻。氣機自有定，官箴詎可慢？試問歐夷陵，何如高司諫？

贈石齋楊先生三首

成功古難居，完名天所靳。悃悃辭上公，縹然翔千仞。青城舊釣游，雲闕不須問。回首謝天子，明堂執金鏡。

班荆雜漁樵，酒酣談往事；隻手扶九鼎，未恤身憔悴。至今風霆夜，指麾勞夢寐。歸來赤松子，再拜君王賜。

孤生澤中葵，得托朝陽影。常恐夕露零，坐令春華冷。繡裳邈難留，台符尚未靜。夜半起踟躕，極目入參井。

贈陸伯載廷平

角鴟白晝冥，玄鶴夜半警；物情自萬狀，頹然凱昏醒。秋風菰菜思，再理季鷹

艇。古調寡予和，高卧崑山頂。焉知主父氏，委身博五鼎。

同丁敬夫陸伯載登安平鎮

平野罕登覽，初上止瀾亭。秋高霜露肅，渺然天宇明。泰山蜿東峙，烟雲時縱横。宫墻動遐思，搴裳欲宵征。

同伯載發濟寧謁闕里

壯齒多蹉跎，束裝始入魯。自哂官道槜，欲分杏壇雨。群山似喜客，馬首交翔舞。努力渡泥潦，前途平如砥。

謁孔林二首

衝雨宣聖林，林深風飋飋。徘徊築場處，焄蒿若可求。陟降昭上帝，千秋尚來游。何當挽天河，再續洙水流。

靈植攜四方，萬古尚蓬勃。當年習禮地，一樹猶見伐。吾道自有定，中天懸日月。不見桓司馬，石槨空硉矹。

雨　歸

悵然别宫闕，欲去仍躊躇。陰雨鮮留客，霏霏襲我裾。昨暮猶康莊，今晨遂泥塗。晴雨不可詰，且復慎馳驅。

沙河道中

秋水苦泛濫，經月猶未蘇。四顧菽稷疇，渺渺瀦平湖。沉竈育蝦蟆，頹垣翳菰蒲。疇能叩天閽，白日照康衢？

夢王宜學談笑入客位有人言未可信對案仍大噱數語既覺記其二句喜而紀之

人言未可信，對案仍大噱。夢中見顏色，英氣真廓落！神明相正直，俯仰無愧怍。晴雲滿玉華，共斸雲根藥。

阻風沛縣懷陳原習道長

南風何怒號，淫水迷洲渚。閉蓬欹孤枕，飽聽寒更雨。時從隙中望，荒村立敗堵；牛羊集墟塚，木末懸網罟。撫時自多感，擁懷無與語。開君陽羨茶，試以琉璃水。清風生習習，仙舟渺何許。身瘠思民肥，高情常踽踽。幾時對明光，一拯顛厓苦。

贈王天民

山城過從希，懷人夢正永。誰知北風涼，共坐寒燈影。妙語理舊盟，瞿然得新警。陽光回九淵，重陰漸可屏。師席正未卑，斯文有冠領。先聖經行處，荒村儼遺井。勿憚千尺深，清宵索長綆。渴腸思一瓢，郵置時當請。

寄鮑復之

昔别佑聖閣，重遇長安鋪；聚散本無期，狂飈吹輕絮。珍重喚主翁，惺惺當如故。道路互險夷，馳驅自有度。

太平舟中二首

十載麋鹿姿，獨抱青山病。一官寄簿書，偶爾荒三徑。興言斜川游，油然怡真性。鼓枻歸去來，卧對琹書静。

湖光蕩虚舟，英英多爽氣。群山遞迎送，飽看有餘味。遥羡赤壁翁，嘯歌睨天地。夜寒白鶴過，呼之或可至。

用韻勉諸生二首

往聖留奇方，六藉砭百病。誰遣甘痿痺，憧憧趨迷徑？珍重二三子，咀嚼保天性；擴之醫四海，壽域同寧静。

實學自屋漏，養此剛大氣。化機粲鳶魚，俯仰有真味。云胡棄至寶，寵華競樂地？聖途本平平，驅車行可至。

贈林儀部貞夫歸閩三首

世業存經濟，四牡正騤騤。胡然按長轡，税駕歸雲岑？遥慕武夷仙，九曲留徽音。夜深精爽來，共語千載心。

鼓琹崇巖陰，俯瞰長川駛。曲罷抱遺經，超然究終始。明德如皎月，纖雲不可

滓。莫嗟會面難，清輝長千里。
　故園未得歸，裴回橫山側。才疏負清朝，飽食歌帝德。時時集青衿，抗言忠孝則。何當駕蒼虬，共嘯閶天碧。

同劉内重諸友登橫山四首

　夙好在丘壑，所歷忘渴饑；每逢談奇絶，清夢行依依。及茲分簿領，幽賞事多違。欣言二三子，攜手躡翠微。
　青陽禪朱光，百昌各芳菲。撫時念行樂，日昃遂忘歸。壺矢間觴詠，悠悠仰浴沂。古瑟久寂寥，莫笑知音希。
　雖微瑯琊秀，顧瞻亦鮮匹。才疏負山靈，正乏醉翁筆。仰觀天造初，高皇按清蹕。龍章有餘輝，時復貫奎壁。
　臺殿荒荆管，遺跡勤搜求。掃石結新亭，俯瞰卧龍湫。湫龍杳莫測，水旱無涸流。時哉愼潛見，蒼生多隱憂。

謁原采先生墓

　薄寒初中人，溥露飄零雨。肅容拜墟墓，含涕薦椒糈。周粟豈不佳？所執亦獨苦。百年會有盡，授命貴得所。至今采薇風，颯颯被蘭杜。後嗣竟何在？奠掃自有主。男兒志綱常，寵利輕浮羽；悠悠忠孝心，此道無今古。

吴興公館

　柔藤生竹根，依倚叢竹上；雨露交滋之，支蔓争豪放。見藤不見竹，竹勢日凋喪。我來避炎威，徙倚增惆悵。呼童斬巨

蔓，叢竹漸疏暢。物理胡反覆？人情更萬狀。濡筆寄觀風，四牡勤咨訪。

宜興簡朱士光道長三首

陽羨佳山水，按圖勞夢寐。秋風有成約，歲晏始得至。擁爐酌醇酒，細話索居事。欹枕未及鼾，嚴鍾已報曙。

離群動經年，清談纔通夕。登舟張别筵，坐負登山屐。世局難預定，酷如手中弈。耿耿歲寒心，冰雪自真白。

春至餘十日，積雪尚崔嵬。愧無黍谷律，潛引陽光回。知君有奇骨，掌上生雲雷。願言斂飛霜，春和舒九垓。

歲除

端居念節序，兩見桐川春。德業不增舊，日月送以新。高歌《伐檀》章，披衣欲及辰。還丹鍊未就，何以壽斯民。

白鹿洞步韻

名山屐屢躡，匡廬艾未見。搴衣泛層湖，振策淩絶巘。一笑六合亭，始識五老面。烟雲異晨昏，仙標儼不變。俯憐塵寰中，白駒走郵傳。邛首無極翁，絶學天所眷。皇皇白鹿規，逸駕競相勸。矢言二三子，無負義利辨！

贈方世佩三首

中暑如中酲，日望秋風發。秋風有成約，飽歷山水窟。寧知燕磯帆，遂掛盧溝月。萬事難預定，坐看江流滑。

江流當共濟，同舟無彼我。協恭得良劑，時以醫吾頗。風波忽以渝，笑語竟相左！矢言守忠信，溟海無不可。

忠信非外求，明德皦如日。賈誼不升堂，相如不入室。世情競花萼，根株恐未實。棄置齊門竽，虞廷有琴瑟。

贈林宏用守太平三首

病暑不能寐，起坐秋月涼。懷子將出祖，贈子明月光。明月無將迎，炯然照四方。纖雲勿翳之，萬民永相望。

恒暘或成旱，久雨亦爲潦；一氣苟不調，百昌各以槁。寬猛無定局，時措以爲寶。請看大和境，化機自皞皞。

時登黄山上，遥見大江流。天誅自采石，一戰破萬艘。創造正艱虞，紹述當訪求。試繪神功圖，早晚達前旒。

贈栢齋何司空北行四首

至道齊精粗，敬事無衆寡。由來益與夔，化機同陶冶。民情多凋敝，酷似東野馬。非公勤小物，孰與醫聾啞？

昔聞虞廷日，濟濟自相讓。至和薰玄化，坐見天工亮。宇宙皆同胞，維持在家相。請研《西銘》篇，更出《秦誓》上。

古人未易見，誰是今楊綰？朝來拜白

麻，侈俗夕以赧。凜凜冰雪操，翠栢天所產。邛首棟明堂，定價收青簡。

寒菊倚翠栢，臭味頗相契。欲採東籬英，持贈紉蘭桂。采采不盈匊，霜風薄短袂。願分枝上露，服食三千歲。

贈皇甫子浚子安三首

昔別姑蘇臺，五見黃華發。寧知金陵夢，共抱茅亭月。朱弦無俗調，冷冷灑冰雪。❶笑指希聖途，康齋有成訣。

聖學在無欲，軒裳安足動？殘炙飫青蠅，竹實饑丹鳳。此關苟不徹，萬卷徒諷誦。誰能百年內，擾擾悲春夢？

年華堂堂去，迅如建瓴水。羡子振長翮，扶風並萬里。天高雲路遠，日夕慎棲止。忠孝儼庭訓，千秋昭青史。

送江汝魯施子中歸九華山書院

幽尋山水窟，新闢仁智堂。師言正在耳，夙夜其可忘？雙闕掛明月，影落堂中央。精明永相望，不迎亦不將。

贈陳子文之廣西二首

官聯幸清暇，兩共梅花語。悠然翫真白，肝膽各自許。多病方蝸伏，高才已鴻翥。往攜舜江波，灑作舜山雨。

舜江正浩蕩，舜山亦巃嵸。疆域雖云異，民德將無同？天子建中和，萬里熙春風。引領昭仁化，歲晏勒鼎鐘。

❶「冷冷」，疑當作「泠泠」。

贈馬伯循西歸四首

多病正未瘉，秦楚求療之。太白有遺方，邂逅逢良醫。服食鍊元氣，勇作千歲期。寧知鍾山駕，復戀堯門芝。

元氣本浩然，天人無小大。金丹不入口，玉匱書空破。世人兢抄誦，群聲遞倡和。未聞窮河源，閉户乃高卧。

君未登牛首，還知牛首未？傳聞非自得，懸料終疑似。何如陟其巔，萬象無遁視。歸去大華山，輕舉時自試。

大華升崔巍，天高尚無極。黄河日滔滔，入海終不溢。丹成參青蜺，一笑海天碧。南風寄白雲，邛首遥相憶。

東園同涇野諸君賦三首

蕤蕤洛陽雲，菁菁淇上露；曲徑時深入，危橋或横度。感此丘壑幽，獨增魚鳥慕。解帶縱高談，月上西林素。

桓桓中山功，化機多餘慶。坐令綺羅筵，猶帶烟雲興。傳聞隔江旱，半是菜蕪甑。安得溥皇仁，羽介同飛泳？

在昔聞風流，西園有雅集。蘇黄富才華，遂令聲赫奕。東園被儒素，名流多坐客。誰爲李龍眠？白練拂千尺。

贈龍道亨之平樂四首

衝雪鍾阜梅，帶月横山菊；相知已惜晚，相别亦何速？平生輕離筵，及兹更局

促。悠悠雲陽雲，歸心行相逐。

敬義昭前楹，在子已聞命。毫釐察臧否，天壤分殃慶。請看檻前花，誰是歲寒勁？相期朱陵峰，層雲發青磬。

道鄉亢吾宗，忠簡昌吾鄉；昔年乘玉麟，游戲昭陽岡。神交自千古，形滯各一方。遲子瓊芳薦，示我瑶華章。

坐嘯籌邊樓，長吟天繪閣。華夷皆赤子，未用勤遠略。聖王師放勳，魚鼈且咸若。贈子長江水，萬里騰寥廓。

雨花臺別蔡我齋四首

振衣雨花臺，初試登山屐。新晴見千里，春光正融液。饑飡鍾阜翠，渴飲長江碧。幽興坐忘歸，高談竟永夕。

永夕信可樂，別袂遂當分。遥望峨眉雪，贈子鳳臺雲。雲興沛霖雨，芹藻揚清芬。任重涉遠道，一身寄斯文。

斯文雲中斗，聲華局上弈。朱雀僅有橋，烏衣渺無迹。誰能斥璞玉，錦櫝藏燕石？百年在須臾，搴裳慎所適。

所適將何許？會稽拜文命。煌煌精一傳，萬古揭明鏡。相如漫談空，子雲不識性。賀矣南軒風，遲子分雅鄭。

贈董蘿石用韻二首

昔登天泉樓，獲讀從吾篇。千里想高標，神氣已翛然。矧此薰風舟，一月款幽言？再拜沆瀣惠，炎歊滌新慾。

海濱出片雲，飄飖無染着。老至家益貧，浩歌有餘樂。太虛皆吾廬，何處不可泊？世態如群蠅，腥羶争前卻。願溥從吾

方，爲世陳大藥。

馬頰道中懷蓮坪南屏二君

朝暾已畏日，午雨復畏濕。誰能兩超然，抱膝觀無極？詰曲馬頰境，宛對桐廬色。早晩覓長竿，相期附鴻翼。

題王梧岡四時畫四首

青江渺無津，四山正巑岏。掩卷何所執？趺坐投長竿。竿頭群鷗翔，機事應已息。誰起龍門樵，共話先天易？

畏日思息影，刺舟就平沙。振衣登道岸，蒼松即吾家。酌泉聽松聲，宛若鈞天樂，彼哉躭世味，披髮酣河朔。

吾心如秋月，片雲不容翳。廓然照萬物，何用安排計？船頭觀月色，印此波溶溶。波摇光不摇，認取未發中。

玄冥似奇獻，幻成白玉界。一塵無處着，超然破天械。忍棟步江皐，雙童應見嗤；但使中自得，莫嘆知音稀。

贈竹墟屠郡侯考績四首

霽日袪殘雪，愚風盎幽谷。東皇方言歸，使君去何速？悠悠循良傳，夜半篝燈讀。未須斑馬筆，❶口碑鐫群牧。

聖主遴群牧，倚爲萬民命。學術一以辟，好惡紛交病。允矣靖共心，散作優優政。持此報明光，四海涵春詠。

古道準四海，毀譽真三代。試看松谿

❶「斑」，應作「班」。

子，四月流遺愛。使君起四明，袖中有沆瀣。疇從借天閽，金丹或可再。

壯齒慕金丹，火候傳東海。凡骨未易蜕，鬒髮日以改。仰止仙窗訣，早已壽凍餒。珍重羽翰生，瓊宮正璀璀。

贈豐城尹胡東巖考績二首

義方出王門，季方重禁苑；展此製錦手，家聲日以遠。春江雨初霽，驪歌花正菀。去去塤與篪，勒勳九折坂。

神劍藏幽犴，望氣識其寶。況當金鏡懸，六計昭品藻。丈夫重志節，榮名非所禱。懋哉上帝臨，奇績在自考。

虛庵

虛静生衆妙，機械召群妄；由來神明宅，一塵不可障。抱膝斗庵中，白日觀萬象。莫遣雺霧來，咫尺迷所向。

簡鶊谿行窩

種樹宜及春，覆瓦宜及晴；削堵莫鹵略，填土莫欹傾。古人素位學，巨細咸曲成。朝來親版築，夕可調和羹。

托石屋年兄料理行窩

弄泉春來漲，花谷雨後勻。願分尋樂方，餘膏及東鄰。古云山中相，豈必徵蒲

輪？萬象歸陶冶，觸手是經綸。

約同志游武功

病暑臥一榻，乘秋思萬里。手拄青琅玕，直躡丹霄裏。乾坤無廣狹，廣狹由人耳。葛許自千秋，孫曹乃逝水。

同蓮坪郡守宿葛仙壇談祝融舊約

披氊望上封，連榻臥玄省；一笑誅茆約，果飽烟雲冷。愛嗔何慍情，晴雨皆奇景。更祝遍名山，交臂歲寒永。

武功山游勉同志二首

谿蘆望秋黃，巖栢春不改；乃知宇宙間，浩氣固有在。請看葛仙翁，香火逾千載。誰能睁雙眼，跳身入苦海？

蝸牛雄一殼，鴻鵠隘四海；人爲天地心，撑拄作元宰。我重物自輕，萬態安能浼？及時振六翮，無爲枋榆悔。

彭生莊居别同游二首

夕來思濯足，朝來思頮面。雖有至慵人，朝夕固無變。胡爲洗心方，勇往乃云倦？努力諸同游，光陰去如箭。

日入相喚息，日出相喚作；靜聽叢竹鳥，天機亦自樂。矧兹群彦集，共商長生藥；時檢爐中火，無忘榻前約！

舟上梅陂有感勉同會諸友二首

泝瀨力未息，上陂險更見。攀挽纔跬步，失勢百丈漩。古人進學喻，死生争一綫。安得吕梁叟，放歌淩波面。

一人獨操舟，未若十人易；峻陂協衆力，狂瀾不得肆。請看負販者，經營猶合志；努力窮源頭，莫憚崑崙事。

同五山中洲自齋師泉南野石竹及諸友題梅陂巖石

躡嶮升天根，探奇窮月窟。放歌六合春，羲皇誰云没？淇叟垂波練，茅石灑山骨。永結洛社盟，千秋同硉矹。

苦旱告糴

頻歲苦旱魃，滿目紛溝壑。聊抒鄉鄰憂，欲濟未能博。魯瓛告齊糴，古風猶可作。卬首祝豐年，率土樂耕鑿。

天池聚仙亭風雨對坐

靈雨灑積塵，長風掃熇氣；是誰鼓化機，樹此希天幟？對坐聚仙亭，澄心飫真味。千古皜皜域，懸想安能至！

圓通寺觀晴川壁間韻有懷

美人題壁處，照壁炯孤燈。遥想陽春堂，苦行類高僧。白蓮香可社，黄菊價應

增。夜半金雞叫，北望瑞光騰。

訪仙亭

穿雲訪仙亭，客至雲盡掃。群仙應愛客，山僧莫絶倒。年來五岳杖，信步皆蓬島。浩歌無去留，雲歸亦自好。

開先寺升黄巖

洗心玉峽水，息足黄巖石。三面開湖光，層圍擁翠壁。月印雙銀杏，湛然天宇白。移家入蓮華，疇識先民迹？

過柴桑觀石刻

摩娑南山刻，裴回柴桑橋。清風天外至，何處覓塵囂？百世曠相感，猶令鄙薄消。卜鄰來種菊，日暮抱甕澆。

登廬山宿德安李氏居

戴星發開先，乘月投美林。不憚晨昏勞，所憂炎暑侵。暑威止毒膚，欲根乃蝕心。綿綿澄心丹，今古幾知音？

懷陽明先師書玉虚宫壁善兒及王生燦侍游

重升希仙館，臥榻覺更好。靈君澹無欲，覿面即三島。仙翁辭禹穴，玉軑何大早？空餘舊丹爐，時將莓苔掃。

謝晴川年兄惠巾履

擁爐白鶴山，火候入精粹；沙汀抗手別，再拜美人賜。巾頂即皇天，履端是厚地。俯仰期對越，沖舉乃餘事。

贈井居成子同西石王子北上二首

玉峽折驛梅，文江候葭律。二邑得神君，輿誦若談蜜。鋒車召循良，前席升宣室；願持單父琴，往贊清廟瑟。

納牖格皇天，推溝拯赤子；古人一體學，皇皇若有耻。豸冠與藤簑，照影一粲齒。去去鰐魚文，燥髮已在耳。

青原同晴川師泉奉贈浮峰張使君四首

幽亭雲凝翠，危橋月漾波。舊交撫佳期，皓然禹穴歌。浚郊聞干旄，清韻灑薜蘿。試問文明訣，饑溺竟如何？

饑溺本肝膽，邈爾懸燕粵。恫瘝弗爲瘵，忍更加黥刖？孔門闢天樞，位育有輗軏；駕言戒慎車，六合行超忽。

戒慎凜冥濛，妙契傳廣漢。青原似南山，渙若釋冰炭。世態紛河伯，回首笑井幹。願隨東風颯，早晚登道岸。

早晚孰無營？丹訣乏瑟僩。火候不自力，滄桑行逼眼。壯齒謁仙翁，共酌流霞琖。功成從赤松，藜光射瓊簡。

贈西石王使君北上二首

贈別昔所悵，別君興躧然。手持文江譜，直賡虞廷弦。日華徹蔀室，霜威讋戎旃。行矣青原伴，已醵擊壤錢。

雲帆下玄潭，無由挽仙舟。猶憶文明雪，擁爐話綢繆。翡翠戲蘭苕，鶴明渴丹丘；贈君泰山圖，一鳴三千秋。

同雙江兩峰龍井念庵諸君宿玄潭

高閣俯玄潭，新月穿雪浪。三宿商聖學，更向純陽上。談無或沉空，執有乃滯象。透取沖漠句，始破寂感障。

安仁觀碣石

靈峭削虎豹，森森環重關。碣石拔地起，中立無與班。疑是段太尉，遺笏屹塵寰。千古幾豪傑，相對無汗顏？

明水姻家約沖玄出游遇雨

晴開象山雲，雨尼沖玄步。造化寧有心，誰能測其故？幽人抱玄樞，默對無外慮；未振空中翮，且隱巖端霧。

平川郡侯及同游別箕峰二首

暮齒漸虛度，矧復迫炎景？飄然結仙侶，直卧武功頂。龍起雨灑窗，月低桂弄

影。一塵無處着，獨抱烟雲冷。

已超茆簷網，更剖雲路藩。博聞耻闕疑，憶中喜多言。浮靄尚未浄，靈光何由暾？秉燭告同游，早入無極門！

次平川武功贈別韻

撫壯未惜陰，垂老乃愛日；攜手卧層雲，凝神會無極。習氣慣依境，烱然幾獨立？步趨追皜皜，無負淵冰的。

贈鳳竹徐使君自宜春膺召北上二首

祥雲下九苞，光映宜春閣。時聞嶰谷音，散作武城鐸。功成簡帝心，翩翩翔寥廓。《卷阿》有遺韻，曠代尚可作。

擥衣茂對堂，執訊原道閣。召公未易致，昌黎亦不惡。勁節焚佛骨，英標走谿鰐。千古照汗青，行矣萬金諾。

勉董生明建兆明諸友丈量

千古一體學，痛癢切髮膚。八年不入門，微禹吾其魚。時當救焚溺，寧復顧毀譽？慇勤贈處誼，《訂頑》日卷舒。

別樂安永豐諸同志二首

真性本來静，胡爲日憧憧？平生葷血習，正欠一洗功。精神果凝聚，酬酢自雍容。及時研瑟僩，葭律回黃鍾。

瑟僩原由我，浮泛更尤誰？長生空自羨，瘧母未肯醫。蓬萊無俗客，洗髓須乘期。毛遂乃何人，兩語決雄雌？

象眠山聚講書勉樂安諸友

《伐木》歌象山，童冠聲更幽。真僞辨只今，仰止凜前修。蓉峰插漢表，鼇石奠谿流。男兒撐宇宙，忍爲蕭艾謀？

偕劉師泉及兒曹謁陽明甘泉二先生祠郡侯劉吾南黃遜齋邑侯鄒海嶼王懷鶴邑博王莘野劉紫峰諸生楊邦彦程栗之等會

良知揭越臺，天理體楚雲。靈明皎日月，忘助空紛紜。悠悠幔亭上，仙氣猶氤氳。兩翁儼祠宇，弦誦日有聞。我吹燕谷律，君剖鴻寶文。轂城石可索，緱嶺笙亦殷。琳宫秉華燭，幽義析夜分。請從道南脉，千秋更策勳。

宿武夷沖佑萬年宫

入山雨迎涼，到山雲斂霽。山靈何愛客，恍然若有契。前修武可步，群真蹟未翳。三極待人立，勇作萬年計。

謁紫陽文公書院簡吾南遜齋郡侯道契

羲洞兆人文，天柱歸儒域。更衣五曲奥，籩豆自翼翼。觀善揭交誼，隱求顧帝則。何時雙瓊瑶，茅茨寄巖側？

曉升嘯臺玩月

披衣入嘯臺，坐玩萬籟寂。淡月尚中

天，疊嶂粲瀝瀝。興來呼虹橋，飛度蓬壺壁。笑訊蘇門翁，巨靈何年劈？

巾石學愚約四方同志聚聞講書院

信州古名勝，聞講揭新扁。耆俊鼓先登，朋來興不淺。赫矣良知訓，上帝及游衍。夙夜不自愼，萬卷空雄辯。真聞非耳入，實講在躬踐。千古弘毅譜，淵冰始知免。

五言絶句

題海鷗圖

暗室即清廟，鬼神不可欺。機心誰謂密？鷗鳥已先知。

忘言巖遇雨

披草坐巖石，巖石互離立。客至始知歸，忽見巖草濕。

潮頭巖

巨靈翻滄溟，湧此潮頭雪。醉卧蓮葉舟，長風棹明月。

次孔橋于淑冬夜韻二首

窮冬已如客，青山長作主。時有歸岫雲，帶得灑窗雨。

擁爐話清夜，不知窗外凍。向非陽明鐸，誰破千年夢？

次彭子紹人生會合不可常韻七首

春光正中人，坐閱千林新。曉起恣行樂，收我肺肝春。

山林興方永，城市跡已生。感君臭味同，杯酒話春晴。

雅志自相傾，醇醪不知醉。舜蹠分毫釐，妙語各心會。

屈指十年間，幾見德星合？夜來别夢長，明月上我榻。

有目分姸媸，有鼻分腥馥；異道難相謀，此意君解不？

逌邇君詠君，嗒然我忘我；寄聲聞惠連，何以參其可？

利欲劇酖毒，仁義飫膏粱。嘉會不可必，檢身自有常。

望潮怨二首

小窗放金剪，時望潮頭來。潮水自朝暮，郎君尚未回。

凝望夕露冷，紉鍼寄遠衣。莫恨郎情薄，潮頭秋亦希。

題扇二首

青山夾茅茨，竹徑含烟霧。時買泛月舟，江上自來去。

掩卷步竹徑，鼓枻寒江水。一闋明月章，沙鷗亂驚起。

廣德題屏風畫

瀑布連雲白，喬松隔午陰。解琴時一撫，天地自知音。

再次碧山參字三首

道骨鍊方壯，禪機悟可參。請看西園叟，瓜熟自然甘。

想像終成障，真純不可參。葛藤須斬斷，莫遣羃寒潭。

天地皆吾體，中和自可參。欲求文繡美，及早看春蠶。

次蔡我齋韻呈涇野二首

美人萃考功，森然如玉樹。方忻西河來，復驚東川去。

把臂江陵路，折梅泛酒巵。十觴須盡醉，幾歲鎮相思？

用我齋韻自厲二首

半生鍊凡骨，挂冠三花樹。火候正未調，日月堂堂去。

高位標華燭，豐財浸漏巵。年來驚世夢，千載寄幽思。

病起至茅亭

一卧七十日，扶病小亭陰。笑看風景別，新筍欲成林。

松山二首

《白紵》歌初倦，黃粱夢漸醒。山椒繫小艇，新課種松經。

老柳凋秋色，弱松耐歲寒。是中真脆味，莫作等閑看。

題孝豐南壇書屋二首

斗室有餘寬，豈必大廈好？活水即滄江，三峰亦蓬島。

天機本潑潑，聞道苦不早！勉哉安仁宅，夙夜勤灑掃。

宿樟源嶺二首

弭棹劍江湄，振衣樟源嶺。積雨滯烟霧，誰是青田境？

婚嫁古所重，踏雪入臨汝；從茲約子平，五嶽相料理。

酬黃生朝周書院四首

陶仙骨已冷，殘菊香還多。物態無今古，人情定者何？

庭蕉春盎綠，霜冷液歸根。觀化年來熟，榮枯別有言。

寒壓群芳寂，囅然梅茁花。當門避雪

夜，可是大方家？

皜皜原由我，棼棼更怨誰？一毛分姤復，師訓幾能知？

復古歲寒聚講勉同游五首

急霰鳴簷瓦，擁爐猶授受。不知立雪圖，此意還同否？

曝背時趨虍，就陰且循廊。莫道山翁拙，亦有爕理方。

畫餅不療饑，談梅僅生津。何如東皐叟，鼓腹娛天真！

陽燧解取火，空谷争應響。參破有無妙，乾坤運諸掌。

地脉回真陽，紅紫自爛熳；卻訝尋春客，空識春風面。

景德鎮乘月步聯桂橋示諸生

萬治赤光迸，千艘白霧浮。翩然聯桂步，疑是月宫游。

茅亭小景十四首

方員準乾坤，八窗更玲瓏。結茅居者誰？云是陽明公。

砌　竹

龍籜既駢茁，鳳毛方怒長；生意不可遏，復穿層砌上。

墻葵

叢葵稟中和，紅白粲然列；色相雖異觀，中心自如結。

古椿

古樹如張蓋，亭亭當清晝；未問燕山榮，且共漆園壽。

新梧

高岡有奇種，移植小亭隈。珠實風霜老，鳳凰或一來。

長桑

徙倚長桑下，帶月猶未歸；而今恩波闊，不惜露沾衣。

溝柳

濃柳自成行，搖曳御溝水。孤琴始解囊，薰風已滿耳。

園蔬

料理烟霞癖，無復膏粱夢。低語慰畦丁，未了三百甕。

紅梅

涇野癖愛梅，紅梅更自奇；嚴霜百草萎，漏洩乾坤機。

黄楊

谿田去所貽，灌溉方盈尺。從兹日日新，閏年未可厄。

薔薇

小架薔薇露，獨挽東皇駕。花上又生花，走報兒童訝。兒子報花萼上生花，視之果然。

雙栢

小栢誰縛汝？呼童爲解之；曉來清露裏，對舞樂天機。

小沼

風行見至文，月出澄真性；莫闕源頭水，蛙黽將得令。

長溝

分得銀河派，清光入夏寒。束書無外事，散髮弄潺湲。

石厓林中丞讀書臺二首

築臺千仞厓，山海擁几席；始知圖書前，原有先天易。

攜書坐厓石，讀罷還長嘯。悠悠羲皇心，千載乃同調。

題崔質夫忠義家訓卷二首

報國天機動，臨危氣似虹。千年誅齒節，合策倚門功。

皇恩漫累葉，慈訓耿層旻。忠孝千鈞任，餘生莫愛身。

寄題三吾逸士三首

閒拄祁山竹，踏破浯谿練。浩歌次山碑，千載如見面。

沿谿陟峿臺，長嘯雲千仞。世態總浮雲，變化自一瞬。

掬水洗石鏡，鏡水照毛髮。㕑卧唐亭陰，洗心待明月。

五塢山房爲盧師陳作三首

我愛五塢花，擁几時馥馥。文章如名花，亦足供我目。

我愛五塢雲，繞屋時簇簇。勳業如奇雲，卷舒無定局。

我愛五塢月，入懷時煜煜。明德如月

色，一塵不可伏。

五言律詩

迓王質夫審録

懷中三歲字，猶是故人書。忽聞將漢節，兼得御潘輿。化日浮圜犴，清風勒綵旗。呼童謀斗酒，欲訪子雲居。

黄地曹汝英飲洞淵閣

飛閣淩空外，層城入望中。憑檽窮勝賞，授几醉薰風。野曠低群岫，江清明斷虹。他年雙屐約，還許上壺公。

游圖平庵

丘園休蹇步，十得菊花看。兹游方勝絶，舊宴漫巑岏。拊檻雲生長，緣崖瀑濺冠。仙翁還有約，莫説路行難。

凝雲山晚眺

飛步雲霄上，不知在幾層。仙公呼可出，天闕語相膺。遠瀑傳玄倡，疏星散佛燈。俯憐盆盎小，群羽自薨薨。

游天臺用圖平庵韻

見説天臺好，星辰掌上看。一谿中斷處，石磴碧巑岏。興劇初穿屐，風高欲落

冠。悠然忘日暮，嘉會古猶難！

課僮治隙地避暑二首

選地消長夏，屏居寡世營。花香薰酒氣，魚影避棋聲。窗白留雲宿，庭虛看月生。無因下藜杖，細與話幾衡。

夜卧花間露，蘧蘧百慮輕。疏簾延月色，爽籟動天聲。往跡真成夢，壯懷時自驚。因風戀玉宇，萬里不勝情。

宿廣德公館

齊沐臨新任，虛堂獨掩門。深漸疏吏事，❶何以報君恩？ 歉歲民情苦，殘編古道存。擁懷終夕坐，明月上前軒。

酬馬谿田春初對雪二首

積雪兼朝暮，春衫滯出游。遠應憐玉塞，高更念瓊樓。風遞霓裳舞，光凝碧海流。探梅將有贈，疏蕊勒枝頭。

白玉瀰天宇，東皇信有神。一塵無處着，萬象自清新。隨步穿芒履，閒吟岸素巾。莫疑凡耳冷，高調正相親。

一柱坪聞涵孫捷報志喜

一柱淩雲秀，茆庵聽雨眠。孫支聞挺茁，世澤喜嬋嫣。野老談天道，良朋稽妙詮。山靈還有約，奕葉共乾乾。

❶「漸」，疑當作「慚」。

中秋同緒山兄彭崑佩玩月

曠歲懷分席，良宵對舉觴。帝衷昭宇宙，師訓儼羹墻。盤谷留禪榻，冰輪出上方。鏗然清詠發，莫是舞雩狂？

三谿憲伯報善兒居官喜而致勉

喜爾當官報，瞿然慕祖風。五疵消怨府，三德肅天工。良友玉方琢，先師碑正穹。世交祈寡過，爲謝淡泉翁。

贈平川郡侯乃尊中山封君

金陵傳易學，青瑣煥龍章。獨抱中山月，閒傾北海觴。佳兒祝壽域，玄省授丹方。善慶千年緒，新詩識草堂。

別義兒上南宮兼寄美善二兒

六餞南宮旌，勳名屬老成。爾祖詩常誦，望仙夢亦清。羹墻培世德，游衍顧天明。爲祝金臺弟，燕山在汗青。

次白沙先生雲津韻呈晴川年兄

七日雲津會，千年樂可尋。津流終到海，雲岫澹何心？共溫禹穴業，直振鳳巢音。悟來三字訣，莫靳項門針。❶

❶「項」，當爲「頂」之譌。

義兒上南宫涵孫繼行書勵

汝伯已北上，汝行復繼之；虎闈相炳蔚，雁塔應淋漓。先烈垂繩隼，❶鄉評凜蔡蓍。世臣思報國，喫着不須期。

夜泊青陽與九峰鴻臚及少尹化之話舊

良朋懷夙誼，秉燭聚江干。嵐氣侵巾舄，波光照肺肝。離合何須慨？行藏衹自看。千年川上秘，慎獨是金丹。

齋居夜懷

齋署清無寐，半窗新月臨。披衣占夜氣，隱几洗塵心。雲斂三階净，庭虚萬籟沉。獨憐多疢疾，輾轉發鄉吟。

酬卓峰王子

擬峴歌猶壯，崇禧履共游。戆懷長孺暮，浪跡尚平秋。琳月瑩無翳，壇松翠欲流。自憐禹穴夢，杖屨幾時休？

過豐城輓蘇山甘上舍

劍水舟仍艤，蘇山事已非。沼梅寒自發，庭月静流輝。投轄娱嘉客，開倉閔歲饑。悠悠京洛侶，空自羨輕肥。

❶「隼」，疑當爲「準」。

燕尾舟泝灘

遠游真笑癖，信步是吾家。已泛康郎月，還飡白嶽霞。輕舟飛燕尾，灘石吼鯨牙。遥憶蘭亭侶，長吟待九華。

漁亭乘篺入齊雲

三日雨清路，淩晨風送晴。山靈酬雅志，變態亦多情。峭壁疑侵漢，乘桴若泛瀛。驩然五嶽興，漸可快生平。

連山次三峰柱史勉同游顯甫匡甫國輔國矩

蘭友重臨日，蓮臺儼素秋。三才原有寄，百歲若爲謀。韶華催蟋蟀，生意領扶留。珍重先師脉，澄川晝夜流。

同三峰劉柱史卜連山書屋適南康使至

連山方卜築，白鹿兆先幾。谷口鳴騶入，巖頭采藥歸。谿環玄武轉，雲獲紫芝肥。早晚樓居壯，羲圖玩夕輝。

澈源族中迎涵孫志勉

卯橋欣就緒，直向午街行。叢桂香先發，修槐蔭更清。絜蘘懲俗械，歆器鑒天明。記取邱生約，朱弦續正聲。

贈鄢仲昇歸可休軒詩

勞勞蕉鹿夢，中歲息危機。繡紼齊蘇

晉，繩牀坐子微。塵緣雲出岫，真諦月盈扉。寄謝風波客，滄洲遲爾歸。

送熊郡侯三載考績

祖帳金川路，君侯報政成。崑岡回野燒，黍谷肆春耕。江月低熊軾，山雲擁隼旌。遥知循吏紀，端不負遺經。

秋日約于德芳不至

初服依蘿薜，翛然汗漫游。呼童張勝夕，授几對清秋。歌盡林風續，盃深山月留。蘇仙不可見，悵望木蘭舟。

和李空同見贈

浩浩春風雨，故應伴使車。坐看桃李色，半是豔陽餘。政簡堪留客，神閑剩註書。清樽發古調，病眼欲雙舒。

晉壇湖山九亭諸君自連山升一柱坪茅庵

抱雨連山静，躋雲一柱高。撫時修禊事，洗琖酌蘅皐。途慣行歌緩，神閒著脚牢。誰能春夢破，開眼覓塵勞？

五言古風

贈敖子子發用陶韻

東髮懷耿介，高談望唐虞。古人不可見，見之《詩》與《書》。揭來被優恩，飛蓋入留都。常懷草木變，坐令歲月踰。所賴傾蓋交，周道駕征輿。逝言策款段，夙夜思與俱。關河忽睽隔，執手步踟躕。豈伊懷燕昵，意氣交廓如？嘗慕西銘翁，聖道闢榛蕪。充其純王業，萬國咸康娛。秦川多豪傑，皐比跡未疏。行矣下車令，變化在卷舒。

贈彭子道顯用陶韻

伐木久不作，懷古亦何勤！千里聞直諒，聲氣自相親；矧此金石交，復在桑梓鄰？南宮多幽暇，淬礪及良辰。焉知光禄命，遂作參商分？嚶嚶鳴谷鳥，慨然感芳春。手折石城柳，目送金臺雲。中宵勞夢思，欲語邈無因。志士多遠憂，豈在賤與貧？千秋定袞鉞，董狐閒笑人。

贈範東劉子之蜀

湜湜洪範泉，嘉名自河洛；亦有東流水，幽居帶林薄。沐浴二泉間，風詠有餘樂。肝膽照清泚，羲禹若可作。志將擲中冷，攬轡洗塵瘼。春雨方江南，朔風復劍

閣。王事無夷險，刑教同槖籥。去矣挽銀河，萬里洗寥廓。

静　修

盆水貯幽几，湛然光明鏡；須臾或撓之，眩瞀如泥濘。所以好修士，務以静自勝；振衣邱壑中，一洗朝市病。我傳千金方，無動亦無静；廓然大公心，萬變皆順應。寒暑互推遷，化機自凝定。至哉太極翁，無欲可希聖！

仗義完城卷

蹈海耻帝秦，昔聞魯連子；剏此封疆臣，一步安可徙？援桴冒矢石，肝膽自相許。忠貞會有神，奸諛誰無死？巖巖皖山石，皓皓長江水；琢石枕江流，千仞立人紀。

崇福謝王梧岡枉訪兼簡莫立齋

抱疾厭塵鞅，出宿招提居；日晏恒高卧，夢寐追華胥。興來集諸生，指摘千載書。淵然會源泉，不肯問潢汙。以兹嗜好左，日與世相殊。焉知羅雀巷，闐闐枉高車？清籟發天和，佳醲出賓廚。薰風酌且詠，童冠皆懽愉。獨憐非考槃，何以告干旗？願祝一道德，鼓腹樂唐虞。

飲梅洞謝諸君

束髮愛幽勝，渴腸思柘漿。卧病日廢閣，夢想未能嘗。多謝諸君子，張筵待高

岡；奇石堆蒼壑，曲洞轉綺房。四壁圖虫象，一竅浮天光；蕭然葛衣冷，五月挾飛霜。自非推挽力，習懶何由償？宇宙有大觀，遠游從此將。願言精瓊靡，決策發扶桑。

吊譚節婦

饒江殛黿蛟，東海枯榛菅；幽明本一氣，呼吸相循環。卓哉節婦節，爲世立大閑。至誠貫金石，金石不敢頑。天貌貞烈圖，巍然對孔顏。劫火豈能燬？萬古血猶殷。我來吊遺蹟，髮竦淚欲潸。瓣香拜幽祠，慷然環珮珊。丁寧祝群彥，早透生死關。泰山與鴻毛，一笑毫釐間。

昊天觀勞諸君饋食示諸生

千駟與首陽，聖門垂象魏；法好世莫傳，顧以貧爲諱。請看惜陰約，盤飧無兼味。元精漸收斂，浩歌多爽氣。及兹淵默堂，日勞酒食費。豈不飫膿甘，居然困腸胃。信哉一簞樂，不齒萬錢貴。持此喚群醒，群醒少瘳未？

南樓話別謝半谿徐侯及同游諸彥時兒義美侍行

南城對屏山，下瞰禾川流。登城騁四望，山川鬱綢繆。徐侯六合胸，坐我百尺樓；靈雨及游衍，盛夏成清秋。是時群彥集，聲氣正相求；《詩》《書》敦卻穀，風義重

大邱。各持百年身，共追千古謀。粲然饑飽喻，毀譽皆浮漚。皇皇洙泗路，蕪穢久不由。豈意弦歌化，彷彿見子游。呼兒歌新詩，日晏任去留。嘉會永無忘，勵志希前修。

九日同諸生登北樓

古人崇陽德，逢陽立嘉名；流傳入神怪，往往失其真。振衣升高岡，採菊餐落英。即此散幽滯，庶用陶元精。玆晨風日爽，況復良朋并？呼兒具尊酒，扶疾登層城。樓頭俯通闤，列逵接重甍。紛紛競醉飽，反爾笑獨醒。北華領群岫，瀘水日夕征。曠然各有樂，頗悟仁智情。珍重保剛大，勿使塵穢攖。秋陽正皜皜，昊天垂儀刑。

中秋群弟會飲

山房昔待月，高歌叢栢前。冰壺興依依，轉眄十五年。今夕復何夕，群弟列長筵？天籟自和鳴，更深不能眠。俯映方池柳，仰睇東嶺烟；烟雲初交綴，輾轉隨風旋。須臾移西南，猶覺渣滓偏。終焉掃纖翳，中天懸嬋娟。乃知學問力，所貴切磋堅。外誘無根着，本體自皎然。丁寧滋蘭畹，更以祝鴒原。各勉繼述志，千載光遺編。

孔家驛別臨川樂安東鄉金谿諸友

興魯存遺坊，孔家復名驛。不知何年來，巍然照聖則。徙倚文昌橋，瞻泝情何

極！矧此相追送，冠蓋紛翼翼？請觀驛前水，滔滔無旦夕。水性猶洙泗，吾性將奚惑？執手贈與處，餘齒各自力。幾微分禹鯀，丕功收碣石。

寄勉龍光書院會講諸友二首

干將兩古劍，石函閟幾年；精光不可掩，猶自動星躔。況此剛大氣，亘古本浩然。驕吝一局之，智井聚蛙蜎；不有乾乾功，龍德何由全？淬劍亦有術，學聖豈無傳？

陶唐頌光被，成周載丕顯。聖神亦人爲，帝衷豈不腆？於昭在左右，曰旦及游衍。妙哉天人幾，末學誰與闡？不聞百鍊鋒，蛟犀可立劃？矢言惜至寶，無然淪苔蘚。

讀遺忠傳爲陳豹谷大綸賦

豢養多鴟張，顛沛顧魚爛。誰知羅旁節，乃出德慶判？渠賊馘墓門，佳兒翔霄漢。天道果不爽，請誦《遺忠傳》。

歲宴用韻

元日又將臨，展卷籌今古。大鵬雲幾萬，鼯鼠技止五。工拙紛難詰，篝燈無與語。不如兩置之，直超文字罟。斂神對屋漏，天粹發泰宇。乃知行藏訣，屢空始見許。一笑領春光，千聖無二矩。

金山與宋行甫劉用夏諸生夜話

朝辭玉皇閣，夕泊海嶽樓。群英列長榻，浩歌對清秋。百年不自力，逝矣迅浮漚。何如萬仞壁，截然屹中流？顔瓢樂陋巷，伊戈升陑丘。試問與此山，高下相鈞不？濯塵湜中冷，披髮晞巖頭。即此皆師友，無然空離憂。

同少初徐子南岡鄒子及諸生謁忠公墓下

夙慕道鄉風，始拜林莊徑。松楸四百年，烟雲護餘勁。仰挹德容温，頫薦谿蘋静。翩然英爽下，陟降若相命。紛紛章與蔡，寧無忠孝性？患失一眩之，居然化梟獍！誰云毁譽淆？百年論乃定。舜蹠有真機，一念分殃慶。夜深開清樽，四座發秋詠；殷勤别同袍，早辨韶與鄭。

登勝果尋先師遺跡遂謁天真

哲人不可作，景行存遺規。封壤日以邇，夢寐時見之。傳聞中峰勝，烟雲護故帷。老僧勤指點，宇宙同襟期。晚躋文明閣，伏謁天真祠；遺像儼於昭，感慨竟難爲！旅進青宫班，抗顔六館師；濩落兩無成，空爾望軒羲。泮璧可彈冠，龜疇足充饑；零雨洗塵鞅，皓月揭天機。服膺無言教，驅車敢自迷！寄謝連床友，歲晏期同歸。

次蓮坪聚石屋韻時念庵先至

桐江匹馬來，報入天犀石；七日卧雲

亭，雲游無定迹。壯哉惠州駕，遠趁風雨隙。花谷談道妙，促席不盈尺。俯印菱池緑，仰摩了巖碧。一笑石屋翁，嘉會果何夕？緇塵須净洗，鬢景行已白。擾擾賈客舟，誰覓真仙宅？

次蓮坪東陽行窩韻

行窩搆東陽，魚鳥分一席。巖洞儼神工，奇景自開闢。雨過龍潭清，月出尼山白。向非玩易翁，卜鄰將安擇？群公千載心，聚樂求自得；億中猶外馳，如愚乃正脉。區區升沉蹤，時序遞寒熱。征駕幸頻來，秋深天宇潔。

奉懷雲東龍司馬二首

我搆聚樂館，君卜合江亭。吴粤異境土，鳶魚共流形。漳井通地脉，柳山插雲屏。異人時間出，仙客亦獨醒。新詩寄行窩，同志正盈庭。朗詠石洞上，清商韻泠泠。吾道空中日，世態窗間營。試探積簣功，無替集仙盟！

鄰火解避亭，亭芝復呈瑞。人事暫錯迕，天工寧無意？傳聞漱玉巖，龍杖仙所賜。千年龍一來，盡掃蟲象魅。功定歸帝闕，霖雨發玄秘。遺亭寄清湘，留作蟠龍記。

雙江念庵二兄聚行窩簡諸同游四首

山童報佳客，衝雨款洞門。搴裳往從之，夕照粲以焞。巖石濯塵容，時有閒雲屯。探閟窺石髓，摩沙丹竈痕。晚節期自壽，玄境幸猶温。趺坐天犀巖，何如白水亹？

白水闢新亹，桐江理舊釣。抱膝對洞門，居然成三笑。石翁山中約，手攬殿最妙。共閉錢鏗關，莫撓華胥調。良友提壺至，班荆酌石竅。夜深呼海月，直入東陽照。

東陽月堪弄，武功雲可吸。莫辭薜荔勞，猶勝簪組縶。戎馬閩交馳，朝儀尚未緝。何如卧山中，滴露研雲笈？酣來陶亦興，茅君灑墨汁；一笑瀘江横，尼山雲外立。

尼山鬱蒼蒼，瞻止欣佳名。和風噓萬象，春服儼初成。歸舟何太遽？不盡鼓瑟聲。連袂送江皐，水漲片帆輕。入洞撥餘火，芋栗糁蓴羹。秋晴天宇肅，更望玉鼻騂。

復古書院春會喜阮鮑二邑博雨中先至

憶昔松谿侯，肇建文明堂。光陰忽九載，望古猶望洋。春風招同志，切偲復古方。安知彌旬雨，浮淖滑康莊。壯哉二邑博，瘦馬争先驤。至樂尋孔顔，盛治談虞唐。古今雖異代，明德自皇皇。君看淫雨息，便露霽日光。園桃花正吐，簷栢色逾蒼。千年浴沂蹟，此志共無忘！

游武功上西石屋山

西行訪葛仙，小試登山屩。石屋倚南山，彼徑入雲幕。欣然快所覽，萬井森連絡。東陽聳城垣，四峰相酬酢。置我松篁間，行窩茅可縛。俯瞰浮雲浄，涼颸掃寥廓。更攜化龍杖，去覓吹笙鶴。

登箕峰

重覓歇脚亭，更歌會仙石。移樽酌平臺，萬象擁几席。腕虹獻奇觀，五采忽充斥。舊游念星散，新知亦雲蒸。一瓢與千駟，玄竅傳心燈。誰超步兵蝨，共運南華鵬？

同李莘夫劉華甫彭時超時志李祖顔祖程祖臯及兒善步自圖平窮龍潭之勝四首

夢寤龍潭勝，勇往期一登。穩結石屋襪，並拄衡嶽藤。猱木恣攀緣，鳥道入淩兢。興來輕崖石，躋滑若飛騰。嶮盡豁奇觀，生平目未曾。安得龍眠筆，爲貌登仙朋？

山不陟險阻，詎能窮層巔？水不涉險阻，詎能窺重淵？卓矣履冰翁，弘毅發真詮。想像雖屢中，靈襟終眊然。掬泉列磐石，浩歌不知旋。寄語後來者，自得非言傳。

懸瀑出雲表，玉函劈靈斧。奔注自千秋，中涵若焦釜。四壁儼鐫削，恢詭不可譜。神龍蟠其幽，托跡真得所。年來苦旱

魃，赤子泣蓬堵。何當三日霖，生意遍寰宇！

莘野有天民，出救溝中瘠。功成辭寵利，兩舄風策策。潛躍須合時，乾德無定格。旱來濟群饑，雨過斂玄迹。良朋締新盟，莫負床頭《易》。小築觀龍亭，婆娑忘歸石。

簡郡中諸公議賑糶

雨沉麥穗枯，寒迫稻秧殞。哀哉旱疫氓，罹此四重窘！紛然拾地菇，更堪茹蚯蚓。載籍所未傳，坐視將安忍？冒雨扣晝戟，墜溝蕲一引。甚感蔀屋照，許發大倉囷。崇臺若萬里，聞言或以哂。誰無惻隱心，矧在邦國準？古來瓦解喻，正忽丘民閔。鄙志竟難酬，閉户謝不敏。

宿郭中洲乾乾所

昔在桐川日，風雪商真詮。安知二十載，復得對床眠？手捫羲皇窗，午夜共乾乾。先師垂陶冶，晚節忍自捐？屈指意中人，宰木啼杜鵑。存者或以渝，染指羊鼎羶。丈夫志萬古，寵利若浮烟。明發梅陂約，力挽上瀨船。

贈别槐川魏柱史四首

巴粟下江南，使節矯河内。由來一體學，彷彿存漢代。誰知肥肉庖，不信溝壑態？桓桓柱史公，回天降大賚。坐令閭閻風，萬里掃曖曃。安得古押曹，再舞來蘇隊？

禹簴懸教鐸，抑戒聽輿誦。古人天聰明，欿然不自用。後來訑訑聲，争勝如争訟。君侯《麟經》筆，文采過屈宋。欣欣納狂言，百川曾無壅。持此沃聖心，快覩河清頌。

蕙風轉解池，霜硎試鑪阜。平生萬里行，六轡儼在手。積壞猝難刷，三窟相蟠糾。未知澄清誓，中夜快心不？征駕旋玉京，攀轅走倪叟。畫圖入明光，遺澤流南斗。

朝披祝融雲，夕弄武功月；真訣欣若遇，萬事不挂髮。獨有同室念，纓冠尚未歇。劬勞與宣驕，多口紛出没。遥謝執法星，亘古中天揭。槐水達滹河，家聲在遺笏。

苦旱二首

旱勢日以熾，谿鷗無處浴；矧此粒食氓，何由充枵腹？安州乞新米，南谿買餘穀。吾亦呼吾僮，東西走僕僕。男兒志調爕，水火同菽粟。長嘯依修梧，延首蒼龍角。

夏旱苦不支，秋旱胡相及？村氓攜其孥，相對壟頭泣。夜來覘微雨，聊沾豆粟濕。或可救須臾，庶緩溝壑入。途中聞口碑，德星吴楚集。何當挽銀河，涸鮒正戢戢。

題東林寺

嘗觀三笑圖，兹踐三笑境。峰壑争奇

勝，宛然類箕穎。逸民風已湮，塵網幾能醒？饞口壓蓴羹，捷手攫羊鼎。我袖龍潭雲，來照虎谿影。長笑入蓮華，幽意付誰領？

暮雨宿田家

乘涼龍津渡，行行五顯岡。急雨投農家，暝色甚倉皇。主人驚客至，相問來何方？答云訪匡仙，采藥盈一囊。歸去鍊金鼎，歲晏茹玄霜。藜藿即羹餐，茅茨亦高堂。一覺伸脚睡，起睨東方明。

萬安聚講別同游

周覽五雲城，談笑先天閣。濂谿去雖遠，精英若可作。男兒立宇宙，期在無愧作。戒懼一以離，坐受名利縛。懷哉良知翁，揭示回生藥。賴茲烏頭力，獲沾朋從樂。暖日照離筵，浮雲斂寥廓。輕舟放中流，群峰列丹艧。佳境復虛擲，斂鐵不鑄錯。净洗桑濮塵，清廟觀象勺。

泰和諸君再聚古城寺夜至花石潭話別

朗月印寒潭，潭净真如練；纖雲不作祟，坐對大空面。掀蓬談廓清，俯仰得無戀。浩嘆竟何裨？此志期勿變。嗜欲即天機，反掌不容綫。三年兩聚首，流光迅掣電。各從亡羊補，無爲臨淵羡。

贈曰進廖邑侯歸筠西書屋四解

銜鱣延慶山，飛鳧文明堂；恍然邯鄲

夢，兩鬢各已霜。其一

霜鬢不可鬒，丹心不可涅；連床揭慎獨，便是玄關訣。其二

世態簷角蠓，反嗤霧中豹；雲破露月華，丈夫幾大覺。其三

筠西書滿架，風詠皆勝游；天機無晝夜，坐對錦水流。其四

石屋翁約登高徽州泰和諸生侍游

陽淑若升山，陰慝乃墜谷。乾坤鈞是人，粲然仙與俗。其一

石翁策先登，群彥紛引領；逍遥二洞間，争跨三島景。其二

采菊浸酒巵，微酡發浩歌。百年幾良遘？佳境莫虚過。其三

請看聖學篇，不異長房譜。神龍矯雲衢，餌鮰困塵罟。其四

次陳春官邦偁韻三首

尋樂洋久望，汲古綆何深！九年卧石洞，始辨梟鸞音。崛哉太極翁，妙契無古今；月巖連清湘，芳源可共斟。悠然詠歸亭，尚在柳山岑；何時訪行窩，酣歌東陽林？

傳聞漱玉巖，豁落若廣廈；翠碧擁蓮華，幽人不相舍。嘉客來雲東，共游曠垠野。潛躍自有時，誰識塞翁馬？一笑宣成夢，薰風北窗下。

瓢飲娱魯巷，和羹調商鼎；異地乃同揆，安可分聖凡？咄哉靈均叟，椒醑要巫咸；芳佩猶未沫，開關仍自緘。飛飛清秋鳥，遥傳龍隱巖。瞿然振奇志，冥搜無極

函。雲陽儻可約，早挂祝融帆。

存所憲伯同子容瀹之諸生九日登曲江亭

佳節卜勝境，振衣江亭曉。天宇正寥廓，萬狀歸縹渺。始知登高訣，逈立風塵表。呼酒酬磯神，壯哉中流矯！高歌食蒿鹿，賡以出谷鳥。誰爲吾道砥？浩氣淩秋杳。

別金谿諸同游

驅車事遠游，光陰坐超忽。歲暮得群彥，秣驥期同發。促席互戒語，篝燈理輗軏；及時不豫定，出門將恐蹶。卓矣鵝湖訓，真僞不容髮。去去慎坑塹，嵩衡升崒嵂。

楊淑文一寧一德一誠陸子容張景仁甘瀹之范元旦諸生登樟樹鎮華光閣懷陽明先師

憶昔從義師，萬竈屯組練。一戰鄱湖清，妖氛迅掃電。及兹三十載，重升華光殿。樵漁歌清平，哲人不可見。江清上皓月，髣髴挹顔面；慷慨帶礪盟，青衫濕群彥。軍賞昭合宮，浮言寧久煽？會有徐福書，殘雪消天晛。

題余生汝爲乃翁石會山樵卷

兩山東沱川，高樓壓其樞。誰知石會樵，尚友龍門漁？儵魚時出游，林鳥争相呼；倏然歌擊壤，俯仰恒晏如。萬卷付兒

曹，千古希舞雩；異時熙帝載，更展陶唐模。

初至玉亭

端居玉亭上，新月升叢竹；薰風次第來，咸英奏軒礐。天機本洋溢，正聲何碌碌！緬懷千載間，濂洛久未續。禹穴石嵯峨，哲人啓其櫝；手授嶰谷譜，科斗新未觸。幸茲瀛洲清，皇恩喜初沐；及時調黃鍾，莫遺間桑濮。

周順之司諫聚劉氏九峰庵念庵三峰同游二首

涼颸祛殘暑，新月穿叢薄。誰知千里駕，踐此九峰諾？桐江來匹馬，三峰理舊屩；鏘然童冠間，陟降有餘樂。丈夫貴識真，勿受利名縛。矢言舂陵派，千古尚可作。

侃侃忠愍仙，三庵振教鐸。先公理遺鼎，及門咸鸞鶚。燈前父老談，英標凜如昨。愧予昧前規，共商長生藥。錫類傳佳夢，山靈尚有托。去去脱蛛網，秋風翔寥廓。

貢玄略王濟甫至青原

白髮已蕭疏，青衿猶繾綣；翛然千里游，振我三伏懶。坐橋待月生，隔林看雲斷。試訊傳心堂，何如觀光館？

東陽行窩懷李可亭使君

古洞灝氣潤,懸厓霞光爽。俛仰撫六合,神飛岷峨上。使軺未卧輪,奎畫儼在榜;炯然延平風,冰壺時可賞。清標不受涅,化機閒來往。白石藏牙籤,青牛駕仙鞅。遥聞東西阡,鶴侶時抵掌。少海涵泰峰,瑞泉和幽響。酣卧東陽側,空懷巫峽想。何當福星來,村叟迎擊壤?

鳳嶺同諸友及二兒觀石犀

石犀屹鳳嶺,望月幾千秋;頭角宛然備,埋彩空山幽。我欲驅彭蠡,水怪恣冥搜。龍宮静無恙,萬艘咸安流。巨靈握神鞭,雲路邈難求。停輿呼衆侶,摩挲倍綢繆。

避暑武功次平川郭郡侯韻

撫壯未惜陰,垂老乃愛日;攜手卧層雲,凝神會無極。習氣慣依境,炯然幾獨立。步趨追皜皜,莫爽淵冰的。

美兒報順天中式志喜兼示兒曹及諸侄諸孫

金臺報鹿鳴,賓履慶蕉境。遲爾季孟間,帝眷亦何幸!檢躬永世澤,培覆凜交儆。尚友升龍象,狗俗乃蛙黽。

訪止止庵

玉女臨粧鏡,大王揮兜鍪。鼓樓隱仙

蛻，小藏露壑舟。吾愛止止庵，不向色相求。一語留丹訣，夜夜是中秋。

謁選北上

昔來葭飛灰，今別風解涷。嘉會約曉萍，世味驚春夢。官爵無崇卑，趨舍在慎動。將軍或豺狼，亭長乃鸞鳳。

陽明先師書院聚講呈同游二首

杖策從義師，妙算俘梟獍。摳衣謁禹穴，正脉傳文命。泰山慨安仰，微言漫交病。白髮薦青蘋，悠悠羹墻詠。

群彥欣雲集，良牧復星臨。禮樂從先進，共趨指南針。薰風下箓竹，戛然淇澳音。精爽若鑒之，忍愧瑟僩心？

贈三谿徐子二首

舜江飲玄德，禹穴拜文命。聖源尚未湮，餘波正可泳。珍重良知訣，獨詣無上乘。發軔戒屋漏，跬步分狂聖。

看雲解慍臺，抱月尊經閣。微義時相剖，濁醪亦共酌。離筵鼓清商，四座寂不樂。何時解舊榻，再歌赤壁鶴？

同石屋及諸生待月池上

東陽挺日晷，兩曜遞照臨。三宿待月華，悠然印波心。俯仰净如洗，萬籟正沉沉。笑訊陶靖節，誰識無弦音？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七言古體

漁樵問答圖

一翁月斧斫雲根，一翁虹綫釣鰲窟；弛擔維舟兩相忘，高談宇宙氣超忽。瓦盆初嘗魚腹腴，靈茅亟爨茶烟浡。世間寵辱不關情，笑指西林看明月。明月中天浮波心，波心不動皎如雪。短蓬摇曳漏碎金，古松蟠糺舞雄睨。其中精光照千古，形形色色無盈缺。但教吾心如明月，便是庖羲先天訣。

畫鷹爲于尹德芳賦

蒹葭颯颯秋欲老，崇厓洗露青如掃。蒼鷹得候思騫翻，獨整霜翮睨層昊。曉來末試霹靂手，殺氣直覺披幽草；重墉狡狐三窟兔，對比形魂應已稿。是誰巧奪造化關，凄然悲風起巑岏？曲江美人心獨苦，閒向群訖破孤嘆。天生形物會有用，肯教自獵雲沙寒？行須獻入含元仗，更與金屋分梟鸞。

和李僉憲元白大水感懷

欃槍往貽西江害，嗷嗷赤子咸無賴；天遣德星秉威弧，一正泰階讙耆艾。餘芬猶令百草枯，槀秸不堪輸官租。淫雨何事

忍相厄？滿目麥苗隨水逋；良疇蜿蜿蛇龍登，魚鼈鼓勇勢相承。東望朝暾竟何在？欲補漏天將誰憑？可憐漂骼挂山阜，更有乘船來催賦！巢木茹草冤喧豗，萬里帝車無處訴！我欲騎鯨叩旻天，江流幾時復桑田？撫扶羲和攬威采，約束屏翳勿狂顛。似聞九斿征駕息，貫索七星有喜色。行令厎孱飽倉庾，更飭官吏祛蟊賊。昔在周宣憂薦饑，末年百蠻獻貔皮；後王不省食肉糜，五胡遂令晉鼎移。稽首直臣翊仁后，藩宣上與甫申偶。高歌祈招立皇極，雨暘合得時若否？

與陳惟濬歷覽通天巖將歸賦別

香爐硉矹奔蒼龍，昂首勢欲飛長空；群巒如浪蹙溟濛，大者鯤鰐小魴鱅。旁揞鱗甲敞幽洞，相傳一竅與天通。濂谿翠微杳無從，畸人初見玉巖翁；中有忘歸石巃嵸，騷工文匠恣牢籠。我行與君探奇蹤，登高望遠興未窮。忘言觀心創西東，仰撥解慍來薰風。潮頭雪湧無春冬，圓明小巖相幢朧。平生清曠丘壑胸，俯躡泰華吞雲夢。願將短翮附冥鴻，陽明霞佩鏘瑽瑢，功成共證明光宮。

元日晨興

山中不知長短更，睡覺庭雞喔喔鳴。家家兒女喜欲顛，擊鼓四面迎春聲。山人亦起約主翁，生意須教如春融。試看短蓬本根淺，飄飄上下隨狂風。

石屋題刻有序

吾邑多佳山水，順流十五里，巖壑尤美。友人劉肇袞、彭簪列居之，夙命山靈，以待同志。秋風時來，衣冠四集，由石峰轉罶巖，歷東陽以入石室。撫景對時，更觴互歌，鄙詐盡遣，形神俱融。悵嘉會之不早也，因賦詩以告來者。時同游王薊、王釗、王仰、王學益、王世俊、劉瓊治、周業孔，地主則彭延彰、彭璜、周旦，凡六日而歸。

秋風初動遠游興，閒上石峰披幽徑。小巖列坐皆勝友，啜茗高歌不知暝。探奇更試罶巖目，四山斂翠平蕪緑。澄川夾出浮青蓮，怪石突倚削蒼玉。東陽五老似相招，涉江濯足入岧嶢。石洞高朗闢華屋，四壁圖畫滄海濤。斧鑿不藉公輸巧，山藻始知文仲勞。疑是仙翁煉藥室，神移鬼運風飉飉，丹成久跨黄牛去，獨與白雲相游遨。小洞列宴如畫舫，石勢參差湧驚浪。安得勁棹挾蛟龍，直泛扶風蓬萊上。俯首車馬夕照中，競從蝸角争雌雄。哄然一笑卧烟月，深秋共訪葛仙峰。

游箕峰酌會仙石遂憩古壇

古庵形勝敞南箕，奇石如舌斜翕之。何年星隕來此峰？披蘆高坐碧參差。崎嶇窈窕飽所經，酣來三復《歸來辭》。倚歌四和商聲急，喚得雲歸鬟亦濕。兀然如在無懷前，鸞軿鶴駕手可揖。衝霧直入歇脚亭，仙翁頩然喜相迎；紛紛香火乞福澤，誰從一覓至道精？惠迪從逆君所知，諛詞佞

容吾豈聽？君家自有神仙訣，左右陟降在帝闕。一瓢可貯杏壇春，千駟不直西山蕨。回頭細語諸君子，須向泰初超生死。累善漸長冬至日，去惡一決龍門水；莫遣苦海自煎烹，坐負勝游亦可泚！

登武功絶頂結茆以觀日出

我從石室訪葛仙，芒鞋猶帶東陽烟。山靈愛客苦淹留，九日陰雨相纏牽。東游龍窟西集雲，足跡宛轉溟海堧。新晴忽報鐘磬清，仰視星河净娟娟。興來侵晨理我髪，追逐同志升硉兀；石磴盤回轉長虬，觸目揮汗不肯歇。俯首萬山波相舂，玉井碎茁青芙蓉；澄川交瀑沙磯練，比屋斜綴蜜房蜂。團雲剡起障我熱，兩袖飄飄駕剛風。咫尺林木不自辨，冷然直入東吴宫。❶ 環視上下天一色，童僕争愁雷雨亟。恍疑混沌猶未開，手抉玄黄分大極。仙公獻奇遽如許，指麾白雲鋪下土。靈瑣不放塵氛來，獨懸赤日照天府。圓光熒熒敞玉京，雲擁雉堞如銀城。霓裳羽衣舞蹁躚，鈞天廣樂鏘九成；章亥所步幾萬里，泬寥無翳海波平。洞開肝膽對上帝，粗穢一滌丹池清。雷巖石瞰滾雲峽，相傳神篆藏瓊匣。結茅且倚玄省卧，初試囊中煮石法。浩歌呼月正皎皎，白兔怯寒杵聲小。香爐蹁躚手可爇，檀烟撲鼻何縹緲。徙倚不覺斗柄斜，啓明先驅引絳霞。陽烏振羽若木華，金燈眩曜東皇家。熊熊魂魂似堪掬，朱輪推出羲和車。人間此際方熟睡，誰識丸中第一義？群蝨莫笑阮籍狂，溷廁争中李赤魅。屈指奇觀

❶「冷」，疑爲「泠」字之誤。

此爲雄，青原玉巖皆下風。脂車便欲入鄒魯，丹檢一啓泰山封。

贈鄒善復内史

曲肱高卧春思幽，不知小車來遠游。驚喜細話金陵事，屈指歲星又一周。門生兒子皆純雅，摘蔬瀹粟聊淹留。酒酣壺矢且爲樂，童冠更歌鹿呦呦。月桂當窗亦喜客，紅蕊正綴緑枝頭；折花泛酒相酬酢，高詠亹亹發冥搜。曉日遥行谿山曲，灌木呈秀新泉瀏。閒雲時逐惠風轉，沖情直與和氣游。可憐塵世多偪窄，達觀一笑如浮蝣。趨羶競臭恒苦饑，豈知酖毒嗌其喉。我從仙翁窺秘訣，凡骨欲蜕尚無由。珍重飛霞有夙緣，努力桑田即瀛洲。

大水上當路諸公

去年大水披山足，今年大水没山腹；父老驚呼百年無，沿村隔巷相號哭。壯陽稚陰胡不時，高谷深陵自反覆。直疑祝融閟炎光，遂使陽侯翻坤軸。沙礫遠吞桑麻地，蟲象入據衣冠屋。經界何從終善政，大倉誰與輸官粟？安得抗謨正版圖，莫遣逋賦勞敲朴。蒿目猶望河内節，枵腸争飽青州粥。方今德星照豫章，監司郡邑森如玉。哀歌一曲徹民風，卬首浮雲待朝旭！

佛郎機手卷爲見素林先生賦

狂鯨掉尾豫章城，磨牙勢欲啗神京。鱗鰩雜沓江水腥，懷襄汩汩東南傾。天遣

砥柱屹陽明，鐵壁萬仞障秋冥。鄱湖一戰妖氛清，坐令四海洗甲兵。見素老翁天下英，孤臣血淚滴滄溟；佛郎機銃手所試，閶闔遠寄憂國誠。震霆一擊鬼魅驚，猶向纍囚振天聲。忠臣孝子氣味同，發蒙振落羞漢庭。當年還記圭峰節，易簣含憤猶峥嶸。

賦得釣臺贈別俞訥軒

羊裘狂奴蹴天子，白頭獨釣寒江水。寒江水光沃我饑，放筋豈必盤中鯉。青山不費杖頭錢，是處巖廣皆可倚。趺坐盤石發孤嘯，極目浮雲迅如駛。三王日遠旃旌微，玄纁何來差可喜。誰教偃卧連日夕？不及懷仁輔義語。真主吏事自有餘，癡相寬厚能順旨。咄咄撫腹大逼人，籍口巢由聊洗耳。吾身潔兮晚節全，故人厚兮帝德美。何如忠道相仳離，貴賤遂令交情毁？千古心事映寒江，至今冠蓋紛椒糈。原陵風物已蕭蕭，雲臺丹青竟何許？訥軒老翁神骨壯，挂冠早卧桐廬上。南來鳳林聽金徽，矍鑠猶倚看山杖。朔風颯颯催歸興，問訊釣臺尚無恙。來年七里會相尋，先期爲辦梅花釀。

卧龍山分韻得緑字

蒼龍高卧會稽腹，環列千巖走群鹿。谿流吞吐百川水，烟光鱗次萬家屋。拄杖快登望海亭，極目滄波浮雲簇。良朋傾倒一杯酒，春衫共藉春草緑。指點禹穴連秦望，一笑千古談棋局。當年東游厭王氣，威儀上隘塗山玉。至今惟拜文命祠，穹碑祇爲山靈辱。西下蓬萊日將斂，蒼茫烟霧相

斷續。欲起卧龍洗塵寰，約束名山俟桃竹。

劉伯儒宴湖州郡齋

春晏初登墨妙亭，日暮共酌烏程酒。平生方池活水呈鳶魚，三峰怪石森瓊玖。平生念此山水窟，十年更對金蘭友。清歌急管不知醉，月光漏雲時入牖。屈指往事發孤笑，乞餘墦間紛雞狗。惟有正直聳龍象，神明所聽良不負。請看千里寄民社，湖人再見東坡叟。郡齋後樂續高風，甲兵行當試老手。

馮宗孔燕慈感閣用墨妙亭韻

三年三巘吳興棹，主人愛客輒張酒。歌聲宛轉奪笙竽，醉筆淋漓堆瑤玖。人生富貴安可期？但願行樂得良友。百尺畫閣涵烟霧，四面青山入户牖。世事悠悠山頭雲，須臾豈獨變衣狗？百年蓋棺論自定，馨香腥穢兩不負。古來冠蓋何赫奕，至今膾炙安定叟。萬里馳車路匪遥，丁寧轡策常在手。

去婦詞寄夏于中萬汝信陳惟濬

佳期方合三星夕，誰信一言便離隔！本爲君家興家計，白日不照吾心赤。歸來空閨自辟纑，雨聲夜滴燈影孤。猶念君身重萬金，莫遣寒氣侵玉膚。君家高樓俯廣路，爭姸獻秀應如霧。只恐歡盡翻成悲，珠襦紛紛逐人去。春風低拜月華明，素娥偏解別離情；但使短琴能拂拭，不辭更與理殘聲。

謫仙詞寄王宜學

老蟾擊節素娥泣，金簡銀編落雲笈。鹿車鶴馭不勝怨，白玉樓中墨猶濕。怦怦丹誠將誰訴？帝閽閉關虎豹怒。孤劍短杖逐黃埃，烟雨茫茫蒼梧暮。手擲蓮葉棹瀧水，猶愁玉宇寒如許。丁寧群兒勿戲狎，試問扶風馬孺子。

蘭峰贈程大參時昭

崔崔者峰，或被之菖；菁菁者蘭，或生之谷。崔崔者峰，蘭則被之；瞻彼菁菁，交謂宜之。惠兮林兮，汜以其風；維芳菲菲，無遠不降。叶。凄兮晦兮，霜霰其棘；斂此方澤，庶其來復。叶。

題彭子持畫雞

永夜沉沉兮陽烏未東，雄鳴一聲兮天下以聽，順之以爲舜兮繄子之功。

畫　鴨

秋水溶溶兮芙蓉方吐，翛然孤泳兮戛鳴以舞。嗟翠羽之雕籠兮，羌與子兮容與。

棟塘爲李時行乃尊賦

棟之木兮欣欣，攜書獨休兮與木皆春。笑世態之榮落，羌木杪兮浮雲。

棟之水兮溶溶，駕橋獨往兮與水皆融。撫紫瓊以孤嘯，抱明月兮長終。

鳳鳥圖

海日初湧，天下明兮；有鳳高山，噦其鳴兮。氣機相感，純粹精兮；相彼曉雺，藹群藴兮。嗟爾君子，與道偕行兮，視時升降，維邦之楨兮！

贈明壯二弟歸四首

飛飛鶺鴒，和鳴中阿；爾之歸矣，我情謂何！毋曰年少，逝如頹波。先君之思，視彼蓼莪！

鶺鴒飛飛，相和以鳴；爾之歸矣，載惻我情！毋曰躭樂，毒逾狂酲。先民之訓，無忝爾所生！

明也克明，爰致其知；壯也克壯，爰勝其私。明而昏斯，壯而懦斯，維予之咎，予夙夜以思！

遷善改過，先訓奕奕；弗能益于爾，曷能自益？言念良朋，分陰是惜！庶幾牖爾，以夙成爾德！

聚講雲津父老謝瑶王鸞徵三忠祠詩賦以爲後政告

升快閣兮騁望，瞰澄江兮空明。循堞兮懷古，新祠兮峥嶸。摳衣兮下拜，儼穹碑兮前楹。曰山谷兮遺愛，暨曹相兮勳名。肆鶴山兮並美，耿俎豆兮典刑。顧童冠兮興慨，閱宇宙兮郵亭。紛緡符兮千禩，胡寥廓兮流馨？抱葵忠兮報主，蔭棠陰兮撫惸。庶思齊兮後政，慰父老兮怔營。

齊壽爲張惟静賦

啓瑞圖兮南宮，欲往陳兮浙之東。瞻白雲兮千里，繪一樂兮春風。春風兮浩蕩，謇孝思兮安窮！ 羅四明兮爲俎，斛東海兮以豐，笑傲仙窗兮烟霧濛濛。菊英兮可佩，梅羹兮可饔，天和融液兮無秋無冬。秉德兮真純，揚徽兮敬恭，將龍光兮方至，儼山海兮深崇。

東海篇爲黄久庵宗伯賦

東海兮洋洋，明月兮煌煌，絢月色兮雲帔，釀海波兮霞觴，觴進舉舞兮樂未央，追思往事兮成慷慨。❶ 抗强宗兮玄纁，甘儒門兮縞裳，服簡庵兮彤管，珍文縠兮青箱，先君之思兮吁其可忘！ 昔焦勞兮藜糗，今雍容兮鼎嘗，匪天之錫兮曷熾而昌！ 維天錫兮祇承，瞻懿訓兮彷徨，移忠誠兮明庭，將鍾阜兮大行。

壽慈堂詩三章有序

錢生諗游于太學，有祖母之慶，介胡君雲以問壽。胡君言錢氏爲鉅族，世居錫山之磚橋，母自馬氏相攸歸孟濬甫，生槱及樟。孟濬甫卒，以勤儉孝義訓二子，而督諸孫以詩禮，用弗墜其世。予爲題其堂曰「壽慈」，而聲以詩。

有堂崇崇，錫山之東，誰其升之？ 有

❶「慷慨」，不協韵，疑倒。

子融融。子其升矣，秋既成矣，有鱸有菰，有黍有稌，以酌于壽慈，靡有不喜。

有堂崇崇，磚橋之濱，誰其升之？ 雒雒諸孫。諸孫盈矣，爛其文矣，有圖有書，有絲有竹，以樂于重闈，靡有不恪。

有堂崇崇，錢氏之居。誰其升之？ 賓御訏訏。賓之祝矣，秉德于祿，維孝維友，維姻維睦，以祈于天命，靡有不若。

我有田詠問津也四章

我有田，或生之草，我耕弗力，我苗用稿。踧踧周道，茂草生之，群居而息，將孰使耕之？

我有子弟，饑則哺之；我有父兄，安忍其饑？ 是耕是耰，弗敢遨以嬉。 天下饑矣，云胡弗思？

我征自南，我馬玄黃。眷我同室，惄焉皇皇。問爾津矣，將與爾厲之；爾弗我告，覆謂我棄之！

我思唐虞，粒我烝民。治亂匪自天，罔不由人，眷我同室，擊壤以歌，我稅我馬，樂如之何！

題白洋巷卷

予友南山戚子，稱其邑尹白洋李子之善古之道，不苟毀譽於人，其有所試矣。予嘗爲李子記全椒儒學，申之以必下必善之義。聖門之取諸水，若是其廣也，若慨世汙淖，濯以清泠，其亦有所托，以自盤盂乎！ 爲賦白洋三章，以贊其志。辭曰：

洋之水，其白盈盈兮，我濯我質，匪直

我纓兮。

洋之水，盈盈其白兮，我清我神，匪直我質兮。

白洋盈盈，浸于秫秔兮，我清我神，我濯我質，以澤我氓兮。

壽西巖顧先生

秋風兮泠泠，秋露兮瀼瀼，坐西巖兮玩群芳。挂豸冠兮巖顛，縶五馬兮巖之陽；芙蓉攬兮成握，黄華精兮爲糧，有時起立兮獨對扶桑。洗予心兮夜氣，晞予髮兮朝陽。鵷雛兮喤喤，玄圃兮翺翔，銜真筌兮雲笈，酌羽人兮瓊漿。横崑岡兮以笑，金谷銅雀兮茫茫。

題希夷圖

陳橋真人秉黄鉞，蒼生笑脱蛟龍窟。華山削出五千仞，石鐺獨貯先天月。朝升玉女峰，暮濯白蓮池，仙人掌上殗沆瀣，閑與安期相娱戲。有時净掃石床睡，山靈呵禁百神衛，夢入華胥不知反，春蘭秋菊自成歲。邯鄲熟黄粱，士師分蕉鹿，世間醒夢幾回真，誰識靈丹光如燭？披圖恍對大華峰，碧天六月雲濛濛，興來呼童拭風簟，我倦欲訪希夷翁。

焦山紀游

諸生清興殊未已，挂帆直入焦山寺。縱歌朝披絶頂雲，洗心夜吸丹井水。萬仞

石骨壓海濤，千里江光敞天宇。十八年來夢正勞，誰料一擔納行李。天生神物必有對，金鰲浮玉自賓主。日月遞送無盡燈，潮汐時寫元聲譜。豪來留滯不知歸，況遇良朋開樽俎。漏深欲起三詔翁，燃藜洞石籌今古。

題張公洞

優恩幸許返初服，秋高潦清天宇肅。鏗然桃竹一入手，山英水伯歸約束。金焦收拾納囊中，更從玉女訪張公。鍾乳錯落湧海濤，恍疑身在龍王宮。昔年六丁劈雷斧，神移鬼運遽如許。瑶柱時撑丹竈久，玉筍更向雲鐺煑。鐺空竈冷仙已歸，沆瀣餘滴猶沾衣。列炬宛轉搜幽竇，高歌慷慨洩天機。馮侯鳴琴有餘賞，燕峰採藥玉陽上，乘風共酌會仙亭，坐令此山增標榜。桐川密邇曾有期，歲晏風雪遂阻之，乃知萬事皆前定，行使止尼非人爲。人生塵夢幾時了，朝市山林遞相矯。劃然一嘯兩俱忘，浩浩誰立萬物表？

衢麓講舍與諸師諸生論學奉酬西巖初泉二郡侯

前年講學祥符寺，玆辰復聚講舍中。憶從正派直尋濂洛蘊，高樓上與奎壁通。直道綿綿方策見嶽麓，先民協力開聖學。孔顔授受有真還三代，再喜衢麓振空谷。良知拈出性善訣，手傳，天下歸仁非誇言。由來風教屬儒吏，後興亦挽赤日迴虞淵。一匡九合震須臾，杏壇陋巷昭非豪傑士。只今家塾創聖宗，兒童彬彬俎豆風。百世。

願將憤樂千年秘，共取循良第一功。

簡石屋主人買山卜行窩

七十二峰主人新作亭，天教同志來落成。屏翳夜洗千山霧，玄冥朝開萬里晴。怪石斸地出，活水繞堦鳴。躡履直探二洞幽，衣冠楚楚相將迎。班荆細話二十年前事，恍然流落塵土歸蓬瀛。邵窩十二及時定，卜鄰佳諾慎莫更。籠鵝載酒就約群公酌，買山共結歲寒盟。

贈仰涵山用石屋卜居韻

憶昔壯齒采芳共蘭亭，仙翁分丹相陶成。韶華迅瀨驚萍梗，世態浮雲幾陰晴。解印幸命白駒駕，伐木喜聞谷鳥鳴。高山流水勤指點，天機潑潑争逢迎。四美二難孰知穹壤樂，自許絶勝雁塔登寰瀛。離懷忽告歸千里，對弈不覺報三更。呼龍伏虎期蟠石屋上，桂棹無忘二洞盟。

贈陳全甫

清秋解組澄心亭，歸舟勞子送安成。金焦直躡陽羨月，文明放歌富春晴。江山指點地靈出，道義磨切天籟鳴。乾乾一脉期不懈，泰宇凝定無輪贏。孔顏中天懸日月，秦項殘棋幾變更？觀光舊游如相問，石屋金泉已訂行窩盟。

白坡郡侯同諸生邀游青原山

青原風景似盤谷，病夫昔年曾寄足。

俊髦共尋前川柳，耆舊更詠淇澳竹。剡章誤蒙徵書馳，勳名何在鬢已絲。巧宦不諳司馬譜，膏車時夢昌黎詩。聖恩許作鳶魚主，況勞良牧列商羽！玄關重架待月橋，龍潭新敞流觴墅。明年買棹鼓春風，不須齎酒邀道中，約束舊游續初盟，千秋方策瞻文翁。

南游會講周湖遂謁梅邊王先生墓

宋嘉禮樂三百年，誰遣浙水暗狼烟？肉食誤國諱邊事，福華猶頌勒燕然。文山仙子天下烈，巡遠肺肝萇弘血；手提正氣柱乾坤，成仁柴市輕如蛻。苦心誰識梅邊翁，趙氏無肉展孤忠；猶恐伯夷食周粟，祭文泚筆投江筒。我從同志理舊學，瓣香肅拜汶水曲；英風颯颯灑飛雨，似爲塵世洗齷齪。當年秉鈞幾大師，枯骨何在鼪鼯啼。九京含涕應已晚，生前香穢莫自迷。

玩易堂呈石屋年兄

匡廬歸來遥夜坐，賓東主西相對卧。鼻息如雷日已暾，披衣起占先天課。乾清坤夷萬象融，八户二牖相玲瓏。人間吉凶皆瓦卜，洗心攜手游鴻濛。

中秋同石屋青岡石峰及諸友飲池上

三宿臨池待月坐，月華不來且高卧。曉起前峰雲盡掃，喜呼良朋得晴課。山靈快送秋光融，碧梧翠栢争璁瓏。浩歌劇飲相對越，忍教濁霧更冥濛？

簡念庵館長石蓮洞

玉虛仙子提法座，走入石蓮洞裏卧。世間紅紫不動瞬，夢寐愛蓮作程課。月巖一圈六合融，金蕤倒披玉色瓏。秋清東游招籛鏗，蓉裳荷蓋娛玄濛。

秋厓朱中丞燕静觀堂水閣

方塘瀰瀰突高閣，紅塵四岸無處着。主人肅客静觀堂，輕裘緩帶談油幕。平生最愛愛蓮翁，翛然净解千繩縛。鳶魚飛躍自天真，煩公指點孔顔樂。

同劉三峰自龍華宿念庵石蓮洞

海天秋月十日坐，更躡懷濂閣上卧。老來已破盧生枕，連榻共商希仙課。夜静月彩懸沖融，石作蓮花碧璁瓏。夢入月砦見老仙，禹疇羲畫春濛濛。

三峰約登高于峰頂用少華司諫嘯巖韻

步步淩空步步穩，平生桃竹費幾本。萬里剛風露氣净，千崖落日秋光烜。三十年來登高約，山靈灑掃興非晚。何時更上華嶽巔，一枕共飽雲臺飯。

壽蕭友同叔尊翁養素八十

真陽潛回簷梅秀，鱣堂趨祝椿庭壽。門生繽紛歌《白華》，善養不在祿養後。山翁抱素南山南，世網超然蔗境甘。御筵棗栗會有時，更與蕭門續美談。

贈石亭陳子之官

文章政事無二門，均勞内外皆君恩。秋風脂車入鄒魯，聖學正爾參乾坤。撫民無擾夜犬静，生財有道春泉奔。功成仍入翊皇極，手酌五福昭敷言。

鳳游堂贈許石城北上

高皇首善開天紀，百世菁菁豐水芑。南宮雲錦當妙年，白雪一聲走下里。春風冠蓋鳳游堂，萬竿影動三島紫。饑飡竹實渴飲醴，再使岐山光圖史。

南歸偶述

高卧華胥夢正穩，誰從傴師演戲本？青宮方渴聖功融，六館更噓儒風烜。優恩忽放歸山中，呼童弛擔秋未晚。武功猿鶴原有期，集仙橋上青精飯。

濂谿祠喜遇蔡鶴田寅長

學聖堂中月正午，天公拈出無欲譜。美人半生錯認無極面，博聞憶中皆塵土。急須鍊就正遇鬱孤臺，交臂宛接金陵語。九還丹，拍手玄鶴翔天宇。

重宿通天巖寫侍游先師像謝少壑山人

通天巖頭披雲游，亹亹英俊同冥搜。陽明仙翁提心印，揮霍八極與神謀。笑呼蔡子寫生綃，元精淋漓烟霧浮。二十八年建瓴水，鶴馭高駝不可留。尚餘丹方懸真境，金鼎石室風颼颼。恍然置我仙翁側，老筆不減顧虎頭。古來千聖皆過影，聚散生死溟海漚。靈光一脉亘宇宙，陟降上帝君信不？寫真何如識真真，脱屣緇塵娱丹丘。

浴佛日勉諸同志

癸年浴佛在嶽麓，戊年浴佛在青原；僧衆浴佛不浴心，三代威儀空繽繙。吾儕齋祓共約束，江漢濯之秋陽暴；不須著掛覓神智，藏往知來光煜煜。暮年寸陰可惜許，體取師門衣鉢語。箇箇人心有仲尼，自垢自浴果誰主？

庚戌暮春攜門人周戒之黄朝周龍起文張道甫及二兒美善游洪陽石乳二洞時王前川朱賓谿俞萬谿王立齋李翠峰洪雙野同游

洪陽洞中大古雪，雪覆瑶臺光皎潔；石乳洞中萬頃雲，雲嘘蜃樓何氤氲。是誰

仙子鑿離宮，神雕鬼運争玲瓏？開田真可種白玉，叱杖不覺化蒼龍。宇宙屈指幾雄傑，葛婁二老揚鴻烈；李生恐是玄元孫，呼風役雨餐冰檗。丈夫星斗羅胸中，千丘萬壑吞雲夢。威鳳鳴鴻自卷舒，肯與雞鶩争樊籠？我欲從之探仙蹤，丹爐冷落鸞御空。明朝且訪昌黎公，中天積翠浮空濛。

壽三峰柱史尊公八十

瑞氣遥護三峰紫，龐眉杯泛梅花蘂；《白華》高歌賡《棠棣》，綉衣起舞三千履。人間福壽鮮兼全，羡翁作述兩嬋嫣。津塗有梁社有約，小將《周官》試當年。方伯天外傳鴻寶，奕葉青精娱瑶島。酒酣漏深談九秤，❶虎頭寫入商山皓。

輓錢屋舟

屋舟翁，屋舟翁，胡爲騎鯨返龍宫？誰與江南醫疲癃？宗會堂中秋月朧。菊花原上夜雨濛，仁厚一脉喜猶融，已見新杏蒸霞紅。

贈涇野宗伯北上

紅葵兮欲吐，長桑兮正柔。執玉手兮臨歧，感往事兮綢繆。松花兮桂醑，燕寅清兮少留。靡修途兮孔瘁，謇入告兮嘉猷。嘉猷兮夫何？握玄樞兮中和；廓發育兮峻極，嗟慎獨兮靡它。試稽古兮克艱，迺吁

❶ 「秤」，疑當作「枰」。

咈兮重華；彼庭訟兮籩豆，代尸祝兮孔嘉。孔嘉兮簠簋，神仙隔兮風雨。悵懸厓兮饑溺，欲上聞兮誰與語？稽畫井兮橫渠，約禮俗兮諸呂；儻和衷兮從容，孚陽和兮下土。下土兮逶遲，憶咎繇兮共陳辭。鳳終鳴兮千仞，鷦自棲兮一枝；置崇卑兮弗言，惜聚散兮匪期。耿中天兮月色，尚千里兮輝輝。

游安峰詞

嘉靖乙卯春，水洲魏子聚玄潭，以入復古，遂約丹陵之游。復由丹陵謁萬壽宮，歷至德觀，至明覺精舍，魯江裘子以端陽期升安峰絶頂。諸生邱原高、程金鉉、金應龍、劉之英、甘一驥同游。時積雨新霽，極目數百里，江光交映，群峰環拱，俯仰六合，商略千古，彈琴歌詩，日昃不能歸。諸生請曰：「茲峰閲人久矣。旌陽新吳後，惟考亭、白沙增重向此境，説此話，宜有以對山靈。」乃各賦詩，而紀姓名于石。

安峰兮嵯嵯，望群仙兮縹緲；佳節兮蒲觴，詠《伐木》兮谷鳥。時積雨兮初霽，探靈源兮窈窕。鹿走兮簷端，泉飛兮廚杪；群兒嬉兮採芑，野老頽兮葺篠。憇予足兮崖陰，時矯首兮雲表；欣鶴馭兮可待，精往來兮皎皎。

安峰兮嵯嵯，眇千里兮在目。百川滙兮文練，群峰簇兮駭驪。耿神功兮予懷，河患猶狂兮海妖未戮；祝禹稷兮饑溺，斡皇極兮不夕以夙。箕山隘兮牛耳，汨羅激兮魚腹，酬山靈兮叩帝閽，匪良朋兮誰告！

安峰兮嵯嵯，映龍沙兮樓櫓。憶先師

兮義旗，掃妖氛兮江之嶼。軍賞兮尚鬱，哲人兮何許！彈白雪兮歌紫芝，悄山鬼兮欲語。悟天機兮窈冥，羌千載兮逆旅。考亭兮霞裾，白沙兮蘭渚，撰拄杖兮八極，庶髣髴兮遺矩。

重修坦陂橋題辭

橋之成兮耄倪嬉嬉，春無漲沮兮冬無寒澌。公私職職兮晝夜如歸，匪曰愛勞兮庶與同胞逸之。

橋之圮兮耄倪咨咨，漲以滅頂兮寒以裂肌。官程望洋兮弗可以羽馳，憶古輿梁兮曷其恤之。

橋之重修兮休戚粲而，去爾咨咨兮復爾嬉嬉。有哲維心兮嗜義如飴，亦有弗惠兮利競刀錐。編竹昭報兮圬者貽譏，鬼神聽之兮影響靡移，匪仁人志士兮吾誰與歸？

克齋李中丞訪山房蔡蓉谿繪對談圖

予謁君兮羅之麓，君訪予兮東廓。月華泛舟兮龍門，生機旋春兮黍谷。促席論心兮匪暮以夙，恂慄威儀兮帝衷是復，玄圭陋巷兮無二軾轂，世講勿諼兮維後之續。中丞之二子栻、材從予游，而予兒義、美獲炙君之誨，故末句祝之。

奉和趙大洲遇董定甫湖南長歌

百年可作轅下駒，圖南六月搏雲衢。廓然寵辱如寒暑，陋巷玄圭皆丈夫。青城插天奇可數，俯聽嬰兒吐雷雨。一麾直過

南海南，鼓枻三湘行弔古。《赤壁》賦就蘇長公，掠舟玄鶴偶相逢。歸帆應夢春陵老，光風已翠庭前草。

七言絶句

勉山房同志六首

宫闕崔嵬倚泰山，競從雲外望仙關。誰知一語留丹訣，舜蹠分明善利間。

衡牙玉瑀響琤琤，觸目珍奇事可驚。慎莫羨渠商賈富，自家荒産尚堪耕。

冒雨辛勤植衆芳，春來雲錦自鋪張。可憐西家嬌兒女，競剪香羅鬭曉妝。

寒卧荒郊正可哀，乘春牖户向陽開。殷勤塗壁無空隙，風雨從教動地來。

萬里迢迢上帝京，爲君指點戒前旌。丁寧驛路驅車馬，莫憚風霜滯旅程。

九室明堂集衆材，棟楹枅棁若爲裁。憑君尋個天然矩，自有方圓不用猜。

感懷二首

蹉跎聖道墻千仞，感慨春光水一灘。三十年來如夢裏，啓明初見五更寒。

啓明初見五更寒，萬籟無聲天地寬。莫遣睡魔昏白日，黑甜一枕夜漫漫。

通天巖謝陽明先生二首

小試深巖玩化機，秋風瓜芋自堪肥。仙翁猶訝飛升晚，更騁青精入翠微。

習静已空交戰機，自將陶冶定癯肥。濂谿留得光風在，直待三生勒翠微。

答王朝美

履薄臨深可幾人？紛紛争染大車塵。
而今分得天瓢水，好洗雙親自在身。

題劉士望小樓

斗樓側構瞰方池，桃李如屏對曉曦。
釃酒高歌閒俯仰，不知明月上書帷。

贈洪友商範晦範謙則西歸三首

長沙歸駕正騣騣，尊酒山中話夕陰。
乾乾終日天行健，會取羲文萬古心。
去年曾叩葛仙門，絶頂誅茅待曉暾。
聞説祝融高萬丈，欲從賖月玩乾坤。
漕谿一派源流好，幾見波瀾照眼明。
西去秋涼方入坐，細將詩禮續家聲。

水洲師泉及諸友宿美池次陽明先師韻三首

哲人不作斯文主，博聞憶中争襲取。
天池共掬第一泉，欲步蓮峰灑花雨。
晴川欲管文殊臺，嶽色江聲萬古開。
乾坤俯仰一陳跡，聽取何人策杖來？
良朋連床十日宿，芒鞵尋幽遍山麓。
上霄絶峻猶在望，更從峻處結茆屋。

贈渭川東希節二首

秋風江上棹歸舟，萬里晴川話舊游。
吾道有家人未識，煩君擊楫誓中流。
渭川千頃清無際，不染涇流一點黄。

君去試尋天上泒，源頭澄澈自汪洋。
兒童驚問芒鞋破，爲說曉從天上歸。

酌朱守忠荷池上二首

新荷方沼疊深清，對酒高談欲二更。
竹上流泉隨意曲，相招初得濯塵纓。

高榻何當下腐儒，半庭殘月話風雩。
西樓正擊秋鐘曉，喚得瞢騰夢欲蘇。

過劉生原理觀陽明先生扁

新茨世業榜初成，淺種深耕舊有聲。
正說年來稂莠長，荷鋤及早藝香粳。

歸自武功至瀑水崖

行雲時濕五銖衣，拄杖遥穿鳥道微。

過龍雲寺二首

採藥東歸日未曛，萬山遥疊海波紋。
回首香爐開面目，依依相送入龍雲。

翠竹交加萬玉竿，遥聞鍾磬出林端。
好山正在仙公路，時理殘棋一往還。

展先大夫孺人像

徘徊遺貌獨愴神，幾度春風草自新；
罔極恩深何以報？從今敢負百年身！

邀子儒秋官

鄰人許過葛巾酒，稚子能歌《頍弁》詩。

世事看來無定局，不妨乘月更談棋。

草萍驛

萬山削玉倚春晴，路指錢塘第一程。
失笑憧憧南北客，真成池草漾青萍。

出京

文華鶴篆薫衣袖，石室瓊編費廩廚。
自笑一絲無補報，匆匆隔歲出皇都。

晚睡懷内重諸友二首

角巾睡起倚孤蓬，渺渺平原落日紅。
笑憶石峰童冠約，小臺策杖聽松風。

自笑驅馳兩載忙，羨君穩卧北窗涼。
不知攜去浮峰石，新種菖蒲幾許長？

寄題北華山呈德夫諸友二首

玉箱幾歲墮雲中？秋服乘晴步曉風。
欲拾站田星斗起，緘題更與納天工。

小庵斜結占雲峰，野老時來問吉凶；
爲説槿花秋未穩，還看翠栢舞寒風。

甘菊叢芳卷壽秦司徒鳳山

野净霜清散遠芳，靈根正倚惠山陽。
落英冷浸漪瀾水，沾得游人壽共長。

謁德惠祠中祠楊文靖魏文靖二公二首

吾道南來一脉真，未將赤子異斯民。

至今古栢荒祠下，猶帶當年雨露春。

兩袖春風歸故廬，猶支病骨濬湘湖。
禾黍離離秋萬頃，逢人争説魏尚書。

題夏公謹司諫雪中兔鶻

萬里同雲路欲迷，朔風捲雪漸離披。
莫思野兔營三窟，且共山禽借一枝。

送本固宗兄兼寄邑中諸友二首

桐川風雨復連床，傳得千金卻老方。
歸去金牛尋舊鼎，相期歲晏茹玄霜。

瀧岡書院奠椒漿，千載清風到首陽。
爲謝同游諸俊彦，莫將四牡税周行。

春游瀧岡夏升匡廬秋上虔州尋鬱孤通天舊游遂下萬安聚先天閣泰和聚古城寺入冬聚資福寺歷永新聚希夷宮廬陵聚聖化觀除夕口占寄義兒京師二首

除夕閒籌一歲功，東西南北任天風。
平生習氣皆儺鬼，付與紅爐爆竹中。

而翁不向南雍回，儘教勛名近上台。
何似横飛周八極，直疑天意有安排。

用韻寄周順之二首

錢塘授子黄粱枕，熊哼鵬升幾夢魔。
勘破天機原皜皜，盡將聲臭付無何。

靈液秋歸翠栢根，悟來中夜自存存。
臨池失笑芙蕖露，顆顆明珠向外翻。

用韻致晴川

　盧阜掃雲誦古調，澄江滴露點新文。
皐祠桑葉應黃落，看到梅花又九分。

用韻致斛山

　千金學得升天訣，便把天堂視桁楊。
青紫授書還一笑，直從龍馬會羲皇。

題石雲寺付本傳上人二首

　童年古刹篝書燈，白首黃粱夢破曾。
騰踏飛黃成底用？ 相輪須上最高層。

　弛擔歸來百慮休，比閭水旱尚牽憂。
松谿留得藍田約，時對山僧指釣游。

答康西舍翁簡諸同游二首

　辭官養母自西川，廿載瞿瞿衾褥邊。
天公有意憐慈孝，九十春光又五年。

　採藥年來莞稚川，丹砂不在九真邊。
澄江童冠分明月，時詠清光了暮年。

寄永新希夷觀同游二首

　希夷十日步虛聲，時向城頭看月生。
童子放歌仙調永，亂離掃盡到清平。

　華山幽夢幾回醒？ 大牢春臺又絮羹。
認取一陽真種子，莫談火候煮空鐺。

舟中誕日自儆示諸友二首

知非知化寫真詮，默坐蓬窗倍惘然。憒悱全歸塗尚遠，不知耳順是明年！

矮篷展卷剔殘燈，壽斝遥看跂友朋。寄語報親真樣子，曾門畫出在淵冰。

同晴川諸君别鎮山秋卿北上二首

先天閣上三秋約，待月橋頭萬里行。杲日一輪當馬首，莫將纖翳點真明！

禹顔舊志尚嘐嘐，珍重群龍翊聖朝。添得雲津新釣伴，時從《擊壤》和簫《韶》。

龍田邑侯約觀龍舟升謁一峰書院

笑泛蒲觴歌楚騷，龍舟競權鼓聲囂。一峰祠下談真訣，白日青天是錦標。

過文江西石王邑侯留談江干二首

龍華會上吹葭律，復古堂中覯雪凫。江上偶逢還共詠，人生何處不風雩？

共擬班生上帝京，還留宓子爲蒼生。千年聖脉誰當領？飽聽玄潭鼓瑟聲。

學道堂簡張龍田

退食新開學道堂，《靈樞》早握活人方。請看春色舒紅紫，盡在虞淵一脉陽。

洗心卷二首

洗心何在在雲津，川泳天飛不愛塵。
退省卷端光世業，難兄難弟大家春。

天恩頻至鍛元城，代獄先行鐵更錚。
聖學一脉傳贛水，良心無欲自生生。

晴川年兄北歸，予訪之雲津之上，遂入梅陂，以聚青原。其弟長吾出示《洗心卷》，海內名流，渢渢盈帙，即其代獄先行，此心可對神明矣。江漢以濯，秋陽以暴，夙夜自省，尚光于師訓。

贈東廬林郡丞兼訊見峰九岡四首

干旌向夕駐文明，一脉中和辨教精。
袖取薰風祛酷暑，千秋菉竹聽徽聲。

抑戒分明是聖關，工夫無處可投閑。
好從瑟僩栽根本，勁節豐葩自在看。

學道年來唾土苴，諸君何意覓熊魚？
宜春傳得潮陽譜，笑與昌黎一破除。

弦歌一邑道猶光，拊掌和衷理郡章。
從此功名登鼎席，推溝一念祝羹墻。

青原山中謝少汾冼秋卿兼申羅浮之約二首

茂對堂傳雙鯉魚，交游展玩見璠璵。
江門口訣掀千古，獨對青山不著書。

待月橋邊付去鴻，海雲何處覓高蹤？
期君枉過鐵橋上，點檢扶桑四百峰。

別一庵唐秋卿

連床憶別天真閣，命駕欣逢待月橋。

一點靈光無聚散，歲寒何處話漁樵？

睡起呈晴川師泉諸君

不睹不聞真性體，幾回忖量費忉忉。
大虛樣子原無隱，可向虛中挂一毛？

宿禪房示僧方惠

碧雲深處卧清幽，一念憂勤未敢休。
山僧笑問翁何事？指與龍潭晝夜流。

次石屋諸君登山韻

老伴尋幽共學慵，興來亦上最高峰。
蓬壺可道仙凡隔，只在鏗然六尺笻。

歸至石屋飲荷露二首

千金難博金莖露，誰識荷盤露更溥？
活火熟烹斟大白，沖和不讓九還丹。

雙童池上供仙釀，荷玉高檠露蘂溥。
記得青原連榻約，靈光不染即金丹。

夜訪郡公翰林門第懷應占年兄

不踏高閎十五年，庭燎五馬尚熒然。
一場春夢同僊耳，誰結流芳種竹緣？

九月望日石屋山觀月二首

翠栢高梧映夕霞，臨池瀹茗讀《南華》。
常儀剩補中秋約，疑宿玉皇散吏家。

兩洞重陽約已酬，月華萬里賽中秋。
矮簷趺坐商真訣，一點靈光無愧不？

石屋山謝送酒諸姻友二首

盤飱日日酣流霞，坐待梧桐上月華。
山中寥落無相報，分與清光送到家。

病翁懶臥無奇字，佳客翩然載酒過。
漏洩先天應一笑，只從兩字認中和。

聞新命有感

出山未爲博微官，常憶高談到禹顏。
饑溺悠悠成底濟？ 又勞薦剡列宮端。

魯岡瑤湖華厓諸君聚天寧遂升龍沙

仙侶相招噉絳霞，泠泠風馭踏龍沙。
天機爲露真頭面，萬頃湖光印月華。

淵化讓甫景仁懋獻諸生月下用韻懷石屋翁

呼月臨湖小勸酬，平鋪萬頃廣寒秋。
遥憶石翁娱洞口，靈光猶似隔年不？

過東湖泊鄔子驛夜談舟尾

千里孤蓬訪道真，湖光月色共傳神。
月巖圈子人人是，卻悔從前不貼身。

次明水樓雨聞雞

未了名山鬢已秋，峭寒猶上愛山樓。
雄鳴誰是金烏伴？ 叫出千峰烟際浮。

靖通庵前玩新月示同游

萬竹依依護靖通，一鉤新月映行蹤。
群游悟取貞明訣，希聖希仙此竅中。

雨夜聞緒山龍谿二君至志喜

翩然遺鐸續蘭亭，信報青鸞夜不扃。
帶得老仙瓢内滴，喚回二十四巖青。

别龍谿兄歸越二首

歸駕侵星出上清，賀湖梅嶺不勝情。
人人自有歸家路，茆店依依未問程。

賀湖梅嶺擅千春，歸夢鬖鬖亦動神。
記取師門文命脉，絶無聲臭是天真。

自上清過金谿與介山林尹話舊二絶

乘月相尋步虎丘，十年誰遣象山游？
解囊時理荆門譜，便是琴堂第一流。

老愛仙山出薜蘿，故人相見已無多。
篝燈頻問南洲叟，對酒掀髯幾嘯歌。

翠雲寺觀象山先生遺跡

翠雲題壁見青田，正是淳熙己酉年。
會取川增爲善意，千秋覿面領真傳。

勉豐城舊游諸友

龍光曾訂聖門傳，又歷青田理舊緣。
分得只今真僞訣，莫從鶻突誤殘年。

迎春睡起簡羅闇齋使君二首

春歸自嘆雪盈簪，强起披衣訊好音。
盡道今年春色好，光風吹散四郊霒。

帶得光風自八閩，愛人一脉是天真。
平生最愛春和詔，傳取虞周萬古神。

同諸生及余汝德慈化夜坐

千峰朗月印池塘，對月高談選佛場。
物外超然誰會得？莫將蚊睫認康莊。

游天龍巖

荊棘門開聽梵鐘，是誰驅石護玄宫？
亂雲滿地無人掃，付與高僧一鉢中。

天龍巖歸重坐慈化池上玩月

幽躡龍巖悟舊迷，踏歌池上擁髦倪。
化工莫訝無衣鉢，一道蟾光射虎谿。

春臺别胡重齋胡桐谿俞萬谿洪雙野及宜春分宜萍鄉萬載諸友二首

白髮尋春未嘆遲，箇中春意主翁知。記取師門三字訣，前川風月不須疑。

前川風月不須疑，塵土埋頭幾自知。冰薄淵深千載業，莫教笑殺《伐檀》詩。

周司諫順之遣從弟戒之來壽晴川子同戒之以往别于青原二首

笑領青鸞到壽筵，春光萬里啓瑶編。金聲玉振誰家譜，持贈薰風和舜弦？

玄關躧履送晴川，興入山陰雪後船。何時石屋連床約，更似錢塘授枕年？

青原謝致昭濮冬官壽言

刊落鶯花卧碧雲，南飛一曲信州聞。復初火候無新樣，瑟僩真機古洞文。

贈晴川年兄兼訊順之司諫二首

歲歲名山擊壤歌，芒鞵何意出烟蘿？欲彰聖主容狂態，直泛長江萬里波。

鷗波浩蕩似乘槎，勉志堂高拜九華。先師留得千峰月，准約都峰共作家。

自玄潭歸得春臺諸友會報二首

惜陰方散尋真館，佳報仍從原道祠。拍手東山文塔上，月華千里正離離。

月華千里正離離，坐對炎威不受欺。

誰能無愧昌黎老，百尺竿頭更進之。

俞萬谿洪雙野攜諸生謝性之甘孝思易惟新宿復古

誰從盛暑扣文明？原道相期振鐸聲。

緩帶納涼橋上立，浴沂千載寄餘清。

避暑環依翠栢傍，夕來雷雨送新涼。

不知炎焰歸何處？學取神功變化方。

秋初聚瓦棺寺簡兩洲尚書及平湖大廓諸君三首

古刹猶存沙際幽，名流一笑聚清秋。

試問尚書圓覺旨，未來過去幾裴休？

老樹陰陰覆院墻，群英授粲净匡床。

晚來露坐無餘事，共納南窗片月涼。

村農欣報四郊秋，一脉師傳尚未收。

促席細研藨蓑病，敢將荑稗自優游？

贈龍田張侯膺召北上四首

少峰義氣映恩江，一見希夷話北窗。

共笑齊梁無樂譜，愛牛一闋是真腔。

良知炯炯照蒼旻，浮氣粗心總屬塵。

試向一峰探正脉，青天白日倍精神。

涼飈一掃暑威微，遥望仙軺翊衮衣。

堯舜君民天廣大，只從學道發真機。

歲寒連榻卧江皋，一釣何堪獲二鰲？

寄語同袍西石子，至明至善不容毛。

秋入祖祠行約勉諸弟諸侄時洪如之四友同會四首

清秋時舉先祠禮，入夕同研作聖方。莫厭塤篪聲冷淡，會看燕谷轉春陽。

萬物由來同痛癢，矧從一本發群支？鄉約更須家約始，共尋直道達黃羲。

新安嘉客帶虹光，聯榻書樓話紫陽。拈出濂谿無欲派，莫從斷港泝天潢。

醉中屐舞鬭紅腥，嗜酒空憐謾罵靈。炯炯良知誰自致？卻教人笑是猩猩。

朱康民諸友聚朱村山庵

卜度空煩萬卷書，離朱未許得玄珠。憑誰直透神明脉？齋戒新功兩字符。

同志約會舟湖諸鄉老攜子姓咸集室隘不能容旋結棚爲講所谿山廓然入几席遂成一段奇事簡諸鄉老及同游四首

十年三赴舟湖會，快見耄倪集講堂。千古秉彝皆帝則，六言聖訓即陶唐。

新棚旋搆聚群豪，四顧雲山疊海濤。父老爭談傜稅好，儘堪詩禮課兒曹。

播間汶上竟誰尊？瓦缶寧知夏后敦？撞破半生鸜鵒夢，離群無負石湖樽。

棚閣弘開興更奇，平生嘉會未逢之。從今光復乾坤舊，蚊睫蝸端不受欺。

贈武陽王邑博之莆二首

青原幾卧碧雲房，勘破塵寰壟斷場。

不用菁莪求別訣，直從天則出圓方。

改齋風力到羲皇，奕葉猶增太宰光。憑語蘇湖遺韻在，坐看古道振莆陽。

聚講洪南草堂寄裘魯江張材庵王瑶湖諸同志

草堂開匣理瑶琴，海岸登舟共賞音。櫂發龍沙無剩語，净明兩字是金針。

沱村史使君芝山驛論學欲行鄉約二首

秉燭郵亭話夜闌，皇華五善濟時艱。松谿傳得藍田學，直望斯民三代間。

簿書堆裏訂蟲魚，大體誰當一破除？聖學相傳無捷徑，千秋敬義在丹書。

過大洋埠霽得酒夕酌勉諸生及二兒

小駐村沽問牧童，碧山遥映夕陽紅。高歌蘿石鑪峰詠，好向尊前覓主翁。

宿獅子巖望月

獅子巖頭活水窪，竹籬犬吠半漁家。天公莫負通宵望，净掃癡雲露月華。

景德鎮小酌船頭

清波賒得月華流，貰酒船頭歌未休；桂棹洞簫疑赤壁，不知鴻跡寄饒州。

昌江渡月明

窑鎮尚含烟火氣，獅頭未脱黯雲癡。
化工爲慰連宵望，萬里清光映碧瀾。

小舟晨起

矮篷僂入似陶居，長跽從容盥漱餘。
卻憶玄真圖畫裏，呼兒傳酒更攤書。

陽府寺見雲谷題壁

倚崖俯壑架禪空，曲徑危橋路漸通。
雲谷題詩雙舃遠，匡廬縹緲曉雲中。

石峽灘下衝霧易小舟

披圖曾見畫蓮舟，衝霧真成雲外游。
混沌未分天一色，不知何處是牽牛。

過汪希文範山書屋

握手洞元晚色蒼，懽然少酌範山堂。
聖狂路口無多子，只向天君認主張。

碧霄南丹崖甚奇諸友名曰廓巖

神斧何年劈巨靈？丹崖萬仞倚青冥。
紛紛車馬無人到，留與山翁寄姓名。

晚游望傳巖

榔梅共撥鼎爐紅，啜茗班荊落照中。
盛會恍然成一笑，十年夢對傳巖峰。

建初寺同師泉及諸友及二兒拜長至

五鼓嵩呼山寺燈，藍谿白嶽瑞光騰。
微臣興出華封上，更祝陽光日日升。

題陳生孝甫人峰卷

頂天踏地自鴻濛，不落人間寵辱籠。
領取湯生臨別訣，莫教想像畫圖中。

雪夜與諸友聚談大雲寺

月華正對雪華清，何處風光覓化城？
齋戒神明相對越，索居莫改擁爐情。

迎和門別休寧諸友

東城執別意如何？殘雪將消尚未和。
珍重真陽回地底，坐看紅紫入春多。

雙谿鄭憲伯湛塘王侍御讓谿游司諫及諸友聚講南山

半空紫極鎮巖蹊，對雪圍爐細品題。
可向鵝湖添話柄，小成虛遠破群迷。

斗山聚講勉同游諸友二首

新安自昔文昌藪，歲晏初分斗柄光。
莫道微陽纔一綫，春回萬象自蒼蒼。

夜看斗柄中天起，皓月剛垂皜皜機。
萬象異同皆影響，自家姤復究危微。

績谿公館别新安諸友

旅館圍爐混市塵，梓橦月透雪窗新。
莫向鴻泥分聚散，千秋覿面是何人？

三谿衝雪而行

長途雪片撲征裘，小飲寧爲野店留？
試將武事相評許，決策還堪入蔡州。

仰賢公館讀坦洞彭中丞碑

夜投公館雪漫漫，秉燭穹碑似夢看；
猶有中丞遺澤在，游人時借一枝安。

飲青山對雪懷雙江中丞

青山四眺化瑶丘，對酒猶驚凍玉樓。
卻憶淩空仙侶遠，朔風萬里掃氊裘。

宿吴生從本家題竹山春窩

翠篁三面擁春窩，雪壓殘稍春若何？
傳取心齋尋樂訣，須從戒懼識中和。

宿蒲山養齋示乃孫冀賢冀立

曉躡層樓涵萬秀，瞑談屋漏課雙童。
莫將境界分同異，記取齋明是聖功。

寄王大忠方汝修時寓青陽妙立寺四首

紫極宮中積雪收，可堪二妙別綢繆。
歸去應知餘興在，夢中猶作碧霄游。

斗山擬探紫陽梅，何事巖端及早回？
隔歲青原仙侶集，不知雙舄可能來？

曾向東山破兩關，關頭主宰許誰班？
丁寧留得棲真月，時理鸞笙共往還。

酒變淵明尚打乖，六經注盡亦安排。
要識聖門真脉絡，直刊博識覓心齋。

化城謁陽明先師祠霽遂游瑞光

瑞光樓對五釵松，宿霧初開日正中。
可是師門憐絕學，皦然拈出致知功。

順之周司諫趨別池口李古原及直卿仁卿胡士選柯元進汝邦汝家丁惟寅諸友夜話舟中二首

清谿雪夜駕歸舟，別緒纏綣夜未休。
萬象森然皆度內，一毛不挂是真修。

一毛不挂是真修，戒懼寧容頃刻休？
不信化機原浩浩，大江日夜自東流。

阻風池口晚晴登岸望九華

渺渺平原送落霞，南風吹浪滯汀沙。
江神不是淹歸興，留待晴光玩九華。

新開溝順風直至馬當

馮夷許借片帆風，安慶東流瞬息中。
悟破萬緣非智力，祇應順受是全功。

黃石磯談陽明先師遺事有感用韻

曾從義旅掃腥風，虎鬥龍爭一夢中。
漁牧晏然江渚唱，寢門誰念濟川功？

夜酹馬當

突兀清峰萬騎屯，天將龍馬控江津。
已聞滕閣傳神蹟，更祝河圖啓道真。

過小姑山

誰貌名山作小姑？龍門一柱望中無。
山神冷笑千年上，屈指簪纓幾丈夫？

湖中乘風玩月

湖中萬點漾金波，謀酒吹簫發櫂歌。
風露滿衣忘就寢，恍疑清夢到銀河。

月舟望鞋山

馮虛羽化月宮游，蒼玉銀盤莫上流。
可是赤松遺隻履，千秋雲外待留侯？

贈朱以相朱伯器

歲寒登覽三千里，仙侶相將學玉簫。
歸去神光凝屋漏，莫從燈火鬧元霄。

省城迎春有感四首

龍沙歸棹領春風，簫鼓懽迎嗣歲豐。
擊楫江流還獨慨，凈明幾許奏膚功。

稽首東皇頻北望，春光先到大明宮。
莫將烽火勞宵旰，天保高歌化日中。

歲寒日日望春來，春到游人尚未回。
爲借長風三日便，文明桃杏正堪培。

石屋洞中春若何？ 梅花源上花應多。
師泉已約乘春興，共醉蓮坪碧玉蠡音羅。

峽江登陸黃閩川陳華山蔡葉山三邑博留飲二首

玉峽灘頭泊晚舟，歲寒假道爲歸謀。
廣文聚酌明倫上，笑聽驪歌半日留。

傾蓋何如白首新，百年交誼幾逢真？
高歌《杕杜》羅雞黍，别是梅花一樣春。

乘夜趨武功

六月登山癡若何？ 天風午夜灑藤蘿。
暑中亦有清涼景，自是塵緣戀睡魔。

無塵樓玩月

峰腰吐月對仙樓，盛暑翛然似杪秋。
踏到春陵無欲界，不妨光霽萬年留。

呈平川郭郡侯

炎蒸勇締武功盟，玩月危樓灝氣清。
記得雲津公案否？洗心步步對神明。

候張友景仁病

胸中塵垢正須清，莫怪山中病卻生。
猛着一鞭毛骨換，直將皜皜了貞明。

方竹杖托平川寄晴川年兄

鐵漢由來不用扶，岩頭方竹寄仙臯。
直從涑水尋明道，共了師門舊步趨。

集雲黄精簡朝周復古諸友

採得黄精敵紫芝，呼童帶雨慰相知。
九蒸勤理爐頭火，莫遣羊羹更雜之。

攜三兒及二孫德源德濬避暑武功

三代冠裳太極宫，蕭蕭盛暑領薰風。
真機喜悟牛山木，不落桓家稽古中。
不落桓家稽古中，紛紛壟斷自争雄。
年來會得全歸脉，培溉無忘奕葉功。

雷巖篔方竹杖致石峰三峰諸君二首

靈巖奇篔斸晴雲，蔗境遥將跨鶴群。
屋漏纖塵如未凈，葛家老子已先聞。

方竹年來尚未斑，也同桃竹濟危艱。
雲端持贈桑榆景，早了平生未了山。

舟中夢聚青原有梅花擔上善根深之句寤而足之呈梅原先生

半雲庵裏一陽臨，洗刷包謾見帝心。
別緒依依形夢寐，梅花擔上善根深。

九日同諸友升東山文塔三首

陽光萬里露秋旻，杯酒循循踏相輪。
誰道脚跟行不得，蓬萊拄杖更何人？

東山千仞躡浮屠，俯瞰雲山擁畫□。❶
可是禪宗垂象教，頂天立地覓真吾。

登高擬拂大車塵，共嘆從前志未真。
真志竟教何日起，天機皜皜正傳神。

九峰紀夢呈復齋劉郡侯諸君

忠愍英風萬古談，先公振鐸繼三庵。
天教世錫湯村類，佳夢翩翩作指南。

會安石屋公于行祠夜宿虚舟呈周環谿劉石峰諸君二首

卧雲仙叟步瑶丘，俎豆行祠儼舊游。

---

❶「□」，疑爲「圖」字。

萬古去來皆過客，乾坤原只是虛舟。
瀟瀟夜雨灑虛舟，聚散真成碧海漚。
猶憶船頭迎皓月，倚梧擊壤睨千秋。

晴川平川自齋石竹格齋前川鑒齋諸君聚海智寺南野少宰議作江樓

海智從容十日留，朔風捲雨聚名流。
晩年嘉會知能幾？早築江門百尺樓。

贈江惟濟窗友歸豐城二首

金陵硯席自兒童，五十年間似轉蓬。
欲舞班衣無覓處，篝燈相對夜忡忡。
篝燈相對夜忡忡，一念淵冰忍自慵？
別後時看歐冶劍，精光還射斗牛中。

青原壽胡子七十二首

紫極宮中静息機，不知春色古來希。
壽筵好酌雙谿水，脱落凡塵對少微。
少微遥對兩相輝，老脚猶堪踏翠微。
透取青原真壽脉，潛魚川詠鳥雲飛。

贈吴星士次舊韻二首

悟破榮枯盡屬天，胸中無物正悠然。
相逢更莫談箕斗，已近昌黎路幾千。
明善堂前風日幽，虛慚廩禄歲三遒。
等閒只做歸田夢，晨起青山自飯牛。

歲除飲呂涇野客舍

空齋歲晚酌清杯，笑送年光又一回。
欲識乾坤真意味，小瓶分插一枝梅。

贈吴子白歸臨川二首

薰風千里卸歸航，始覺浮華一夢忙。
試上鵬翀樓上望，岫雲倦鳥似柴桑。

嘉會相期跡未疏，曾從陳子問前途。
瓣香擬拜康齋月，更陟青田覓草廬。

題劉静夫畫菜

平生不厭藜羹淡，半畝霜畦傍故山。
長白寺中人似玉，肯將蹤跡到墦間？

贈秣陵毛翁銓

交游兩世見高懷，説與仙方更莫猜。
子孝父慈春意盎，人間咫尺是蓬萊。

西疇爲周順之乃翁賦二首

一笑迷途漸欲醒，巾車千載效淵明。
手鋤稂莠滋香稻，更遣兒曹次第耕。

粒食人人望有秋，誰能竭力向西疇？
古人傳得芸苗訣，忘助紛紛莫浪求。

簡劉應占二首

經界將行萬姓懽，煩君披篋出金丹。
眼前綺席笙歌滿，不信茅簷徹骨寒。

秘訣傳君君自懽，分明寡慾是仙丹。
請看春氣方絪縕，萬紫千紅破曉寒。

答彭子紹

冰薄淵深敢自寬，聖門留樣與人看。
只從跬步成千里，迎後將前總屬難。

次松谿使君二首

梧桐今雨看棲鳳，燈火昔年願卜鄰。
咫尺蒲觴難獻酢，海濱空自嘆參辰。

南海東甌日月同，青鞵到處是方蓬。
莫將鄉思催風雨，且解囊琴送遠鴻。

再用前韻二首

聽訟莫勞醫國手，武城千載接芳鄰。
憑君掬取金華水，净洗塵埃到浹辰。

禹稷相將陋巷同，吾心誰許似飛蓬？
日昃自應忘寢食，判將丘壑付冥鴻。

讀忠誠録有感二首

楚些千章動郾城，君王優詔恤忠誠。
安昌有鬼應含涕，也愛當年折檻名。

天公殃慶本無偏，恤典洋洋二十年。
窺案小兒今解事，辛勤薄俸勒遺編。

簡同志助搆行窩二首

尋樂窩中樂未涯，芒鞋初得踏梅華。
乘春共詠前川柳，跳出塵坑望海槎。

憶從東海拜仙涯，濩落烟汀幾歲華。
同來海岸成新筏，高步長空貫月槎。

彭劉諸生及善兒宿龍雲二首

門生兒子共藍輿，陶老行休計未疏。
拊掌龍雲松檜舊，高談一枕即吾廬。

禪榻重温廿載寒，殘枰猶倚石闌干。
不知萬玉歸何處？試向陂龍一笑看。

渡南坪

南坪橋水隔仙凡，浄濯塵根不用芟。
松影藕花猶剩語，直從太極啓雲函。

登雷巖遇雲

二十四年一夢中，扶衰又得謁仙峰。
仙翁未許塵緣了，猶斬雷巖鶴背風。

赴梅陂約謁府賑糶遇夜月

梅陂幾載約群英，强爲貧氓謁府行。
惟有天公無揀擇，殷勤相贈一輪明。

古城寺

古鏡堂中夜浴身，身塵浴盡見天真。
不知弄月吟風趣，何似臨深履薄人？

用韻紀荒三首

萬家寒餓即吾身，怵惕誰如入井真？
卻嘆漢庭疏禁網，發倉矯節是何人？

胡僧解識狀元身，渡蟻猶能感帝真。
誰勸綺筵歌舞夕，少分餘瀝活貧人？

年荒誰肯坐亡身？昏夜求生念最真。
試訊心田荒已久，眼中幾見養苗人？

懷東塘總制次鍾石少宰韻三首

憂國忘家髮欲皤，先聲早已壓交河。
好將時雨清炎瘴，不羨樓船靜海波。

唾手封侯破鬼關，忍將烈焰到崑山；
一匡事業公知否？輸與兒童羨閔顔。

萬口神明在楚邦，手摩銅柱壓奇龐。
北門鎖鑰須公等，更與天驕築受降。

題仙翁觀漁二首

習靜空山鬢已絲，春來何事到魚磯？
自家不解笭箵技，笑指吴儂滿載歸。

得意漁郎入酒壚，酒酣袒裼鬭梟盧。
老來戒飲無筋力，卧看樵漁答問圖。

贈薛生圖南

寶匣瑶琴欲共彈，義方今日向誰看？
一門慈孝春無恙，便是仙家卻老丹。

西津爲趙金吾子鳳題

舊識金吾府第開，御堤玄武水沿洄。
詩壇莫訝清神骨，原是天潢分派來。

白雲爲鷲峰講舍僧題二首

簷前古栢遭藤縛，盆内新荷賴水澆。
輸卻白雲無罣礙，自舒自卷度青霄。

舒卷時時在太空，禪機猶落見聞宗。
誰能貌取先天象，萬里無雲月正中。

己亥孟冬河西務避風安千兵家二首

登陸由來亦阻風，驚沙飛舞失晴空。
天公欲使知民隱，直向虞廷達舜聰。

射目風沙路不通，安居正指在途東。
避人冠蓋今成俗，誰料陶家剪髮風。

端陽阻水荆門有懷涇野宗伯二首

鴻飛涇上雲千頃，鵲滯荆門月一規。
夢裏相思還説夢，長桑沃沃對叢葵。

諸孫解勸端陽酒，良友誰賡慧智詩？
西望榛苓雲靄靄，千年獨樂是還非？

浮玉途中遇雨感懷二首

望鄉又踏玉山磯，風雨搖搖草樹迷。
三十四年角枕夢，傷心同出不同歸。

輕拋簑笠下漁磯，細雨長途望欲迷。
鷗鳥有知應冷語，爲誰出去爲誰歸？

和斗峰江先生韻四首兼寄午坡

南歸病羽及秋鴻，敢謂隆中躡舊蹤？
遙羨斗峰風骨健，丹書一卷月明中。

三十年來踏雪鴻，搖搖南北愧行蹤。
夜深頻向天樞望，夢繞虞廷吁咈中。

解印峰頭身已輕，天教萊綵正娱情。
無因爛醉高堂上，惆悵清波映啓明。

金鼎蟠丹夢亦輕，區區寵辱更何情？
象山祠宇翁常往，共掃浮雲杲日明。

同涵山游西里宿劉生德茂兄弟家二首

已從石屋振塵衣，又上羊江覓釣磯。
西泛東游無罣礙，君王恩賜早旋歸。

歸山正是看山期，丘壑西來亦獻奇。
三宿北窗猶未去，夜深共詠《考槃》詩。

沐髮流坑勉董氏諸友

頭垢呼童一理之，誰拈心垢向人醫？
流坑派合雙江水，正是群英洗垢時。

贈樂安吳廷傑廷綱二難

信宿連舟上華峰，堂升尚古話從容。

廓然共發程門藴，笑問仙翁隔幾重？

贈龍生起文乃翁石崖

游跡飄然踏雪鴻，乘風問訊石崖翁。
領取養生無上乘，不將聲臭撓真空。

觀龍生起文家舉鄉約

一笑藍田舉石塘，高皇木鐸焕雲章。
承家報國期無忝，積慶傳來有義方。

蕭同叔攜余生希顔希周來會

天龍樓上剖真機，春到郊原草木肥。
絳帳顔周同入室，一肩挑盡月華歸。

同諸生及龍生序文人文田文汝純汝立汝器觀厚槎道旁奇石遂訂石洞別署二首

鳳山西上石崚嶒，珍重群英下馬登。
憑語山翁開別署，異時石屋看飛騰。

雲根錯落似雲湍，石屋依依伯仲間。
相逢一笑勤收拾，忍作尋常亂石看？

別劉子才歸梅陂

野航到處是通津，乘興文明詠暮春。
寄語梅陂陂上月，鳶魚何日印天真？

存耕堂爲陽生節之題

青衿夜憩存耕堂，翠栢陰涵燭焰光。

談入玄機真影響，靈光一點萬年莊。

游慈化同諸生及謝性之劉子榮子孚彭國輔國矩阮祖徽宿陽節之莊

兩洞晴光開秘府，九龍雨氣滯禪關。
由來行止難前定，且共山房一夕間。

宜春臺步陽明先師三韻

高臺俯瞰萬家春，帶雨穿雲更可人。
四顧峰巒如海浪，中流屹立自嶙峋。

原道閣如南浦閣，宜陽千載肅蒸嘗。
起衰濟溺奎光在，不用榮名拜二王。

優詔歸來又十年，愛山不用買山錢。
興來欲啖安期棗，笑問山神借鐵船。右仰山祠。

次復古諸友憂荒韻呈當道諸君子二首

中澤潢池慘莫禁，飢寒切骨蹔恒心。
潦春旱夏蝝秋起，幾爲蒼生涕拂襟。

幾爲蒼生涕拂襟，誠微安望𨋢天心？❶
稽首文明祝禹稷，仁風超度聞風岑。

别江懋桓諸友

人倫庶物聖凡同，只在昏明兩字中。
博約千年無定的，誰從卓爾奏成功？

❶「𨋢」，似當作「斡」。

梅渡望鵝湖書院有感二首

濺濺梅渡上征衣，仰止鵝湖聳翠微。千古兩翁寧角勝？要分太極有無幾。

微顯真機若捕風，剪髮聚訟又成翁。四時百物誰分付？請探玄天一默中。

步入雲峰觀偕同志談巖下

櫂歌九曲未能休，直躋靈峰最上游。趺坐寒巖研道脉，超然聲臭是真修。

連山書屋温鄉約簡諸生二首

萬物誰能備一身？直從講學識天真。藍田會得程門脉，散作鄉鄰次第春。

高皇六訓紹成周，賴有松谿惠愛留。縱使年來蛟浪湧，一堤還擬障狂流。

復古遇雨簡未至諸友

惜陰嘉會及春開，風雨無端滯壯懷。聞說當年群彥勇，芒鞵踏雪夜深來。

七言律詩

和周南仲

鬱孤臺上濂谿學，兩度春風共坐之。儘把毀譽供一笑，從來饑飽更誰知？言如鸚鵡猶爲鳥，道在盤盂舉是師。回首文江天咫尺，片帆何日話幽思？

用艮山叔韻呈蓮坪念庵諸君子

沖玄勘破甕中天，失笑庖牛尚有全。星彩群占南極上，春光剛對杏花前。賓來鶴馭雲三素，醉岸綸巾雪一巔。願語諸生歌《棫樸》，文明歲歲祝堯年。

登東山書院汪希文應夫繹夫欽夫程原静謝實卿同游汪望竹送酒

東山初試登山屐，呼酒高談出上方。萬户連雲開錦軸，千峰閣雨侑霞觴。餓夫誰識輕千駟？童子猶堪笑一匡。憑語男兒掀俗格，泰山頂上覓宫墻。

祁諸友約游棲真岩

梅廟已蕪孫老蜕，病夫今得上祁山。棲真直探喬松表，佐主誰堪絳灌間？縱誓山河成泡影，時從《姤》《復》扣靈關。鏘然童冠閑觴詠，莫遣巖傍畫史看。

上巳次介庵岳韻

初試春衫待曉曦，欲從山隰探芳時。不禁癡雨迷游徑，獨伴閒雲宿講帷。墻栢漸添新户口，砌花差勝舊家基。藍輿何日來觀化？高詠榛苓話夢思。

駐樟樹鎮用宜學韻

大火西流暑未舒，扁舟東下興何如？十年霜刃誰當試？一代天常敢自虛。群俊總看翔鷙鶚，狂童應自化蟲蛆。金陵卧病真時雨，攘袂無勞説吮疽。

次介庵岳韻時從征寧藩。

百年養士欲何求？六月王師未可休。舟向中流須共濟，恩從簞食尚能酬。誰將尺箠笞吴楚？天遣明堂棟禹周。回首泰陵清夢遠，時憑東郭送雙眸。

春夜懷于中惟濬

病骨東行問國醫，秋風江上幸追隨。新荷細吸忘歸石，丹桂閒吟聖濟祠。夢入别懷春事永，坐殘寒漏月華遲。驂鸞應悟師門訣，願借金爐藥一匙。

和朱惟静韻

獨將病骨寄衡門，掩卷時尋卧石温。風捲閒雲山入座，烟凝新木鳥鳴村。高情喜得堯夫樂，薄俗猶疑趙孟尊。大息斯文真寂寞，瑶琴餘韻定誰存？

贈陽明先生

短棹三年衡盛暑，迷途萬里覩重明。讖符沙井西山定，派接濂谿贛水清。傅野初關霖雨夢，東人誰慰繡裳情？瞻依多少丹丘興，慚愧經時煉未成。

贈舒國裳館長

南浦扁舟共往還，百年心事細盤桓。笑看富貴真春夢，且許雕鏤是鼠肝。直道已將霜劍試，斯文欲綴匣琴彈。一峰頂上天猶遠，注目層雲千尺竿。

登石峰

緩步巖陰風滿襟，翩然秋興自森森。試憑良友歌聲壯，爲喚山靈午夢醒。勝景初酬三月約，好懷細訂萬年心。烟霞塵土仙凡隔，共佩師言自砭箴。

中秋子成原理諸友酌月下

迎月墻陰興不孤，烹鱸酌酒列群儒。纖雲斂跡天衢净，皓月浮階花影敷。好認虛明澄寶鑒，莫將污穢點冰壺。他時聚散應無定，記取清歌得故吾。

九日過李生萃夫畏夫酌谿石和晦翁韻

掬水廬江試味時，爲憐谿石坐忘歸。效奇萬壑爭秋爽，倒影深林隔夕暉。詠入中冷如共答，塵從兩岸不沾衣。西游不負茱萸酒，歸影參差月色微。

迎仙橋

仙翁何處白雲飛？閒倚闌干望未歸。壑轉白龍時出没，竹搖翠鳳影依微。病腸欲洗三關癖，玄竅誰堪上乘機？開眼皺眉皆自取，謾題危柱問征騑。

同王宜學訪張汝立游石龜巖

龜峰獨對曉霞明，俯瞰群砠列小嬰。欲吸雲漿千日熟，直乘風馭五銖輕。洞開曲徑窺仙室，談入玄機得友生。珍重離居思自厲，山靈解勘歲寒盟。

次孔喬子成于淑韻

半生錯怪自忉忉，山徑由來不受篙。須信源泉方至海，縱饒枝葉未爲豪。長途力倦鞭飛兔，勍敵烽高礪孟勞。試看曹谿傳法手，三更孤艤尚能操。

次孔喬子成于淑山房夜酌韻

短垣低築放春來，更遣軒窗四面開。縈抱谿山供嘯諾，縱橫花鳥盡輿臺。良朋能訪剡中雪，好句閒吟東閣梅。一醉不妨開口笑，相思行是隔年盃。

同劉彦亮陳惟濬宿玉虛宫懷夏東洲于中

高架琳宫引石梯，酒餘客散自攀躋。坐來漸恐星河冷，話久不知烟霧迷。白澗灘横帆隱見，翠微巖湧案高低。浩歌初飽清秋興，何處東州野店雞？

和陳節推良弼元旦韻

起望東軒日欲紅，九重天子正飛龍。彈冠交慶三王業，乘醉高歌七月風。誰肖傅巖調玉餗，天將嘉靖啓神衷。諍臣遺稿君須讀，多少蒼生墜谷中？

和徐郡守士光元宵韻

星橋曾逐玉皇春，十載山中夢正新。明月不辭原憲陋，清時羌對武丁仁。誰家綺席方盈耳，幾處藜羹未入唇？料得高閒韋刺史，兵凶徭役倍關神。

答彭子紹

握手故人別故山，臨河猶自望山間。梅花滿樹春誰領？疊岫出雲意共閒。敢以利名牽世網？欲將仁義敬天顔。他年松菊應無恙，來往衡門定不關。

同范以載憲副謁餘干東山書院

縹緲東岡枕市湖，瓣香冒雨拜師模。忠紓國步神猶在，派列斯文路未蕪。剪燭劇談千古秘，脂車合按四通衢。孤帆明日鵝湖遠，回首微言起故吾。

玉山分司

懷玉重來十二年，虛庭隱几思惘然。塔山入坐晴猶翠，杉色當軒春自妍。夜雨思親悲往夢，孤燈許國對殘編。青衫半掩蒼生淚，欲祝東人共息肩。

游武安山

野服遥穿草樹濛，隔江烟火夕陽中。石藏雲氣浮靈塔，霧蓋濤聲瀉玉虹。良會不教風雨隔，仙家還與市朝通。兹行稍踐名山諾，拊手當年興大慵。

釣臺酌磐石上

四山詰曲鎖江湍，落手烟霞把釣竿。短杖共隨初日上，高臺相對切雲寒。三公不換一卷石，千古誰争七里灘？尊酒石磐歌慷慨，君臣魚水兩爲難。

西興驛次蔡希淵韻

江上棹歌發初晴，夜來風雨歷窗鳴。山川知己非無意，行止由天不用驚。隔沼梅花迎客笑，吹蘋魚子傍人行。不知童冠歸來日，誰賡春風鼓瑟聲？

游鑒湖謁禹廟用明道山行韻

畫舫山陰初放時，青袍鵠立玉交圍。欲將野興歸春服，試定新灣作釣磯。得意風光能赴約，近人鷗鳥不須飛。芒鞋再拜稽山下，珍重分陰未易歸。

同郭善夫魏師顔宿陽明洞

躡足青霄石萬尋，謝墩何處更投簪？雲穿草樹春亭静，水點桃花洞口深。屋漏拂塵參秘訣，匡床剪燭動幽吟。千年射的山名，在陽明洞中誰能中？莫遣桑蓬負壯心。

侍陽明先生及蔡希淵王世瑞登浮峰書别

遠隨謝屐出東臯，直訪梅巖子真常隱于此。未憚勞。杯酒百年幾勝踐，初晴千里見秋毫。沙光映日開平野，石勢連雲湧海濤。醉下長林生别思，烟汀回首越山高。

游萬松書院

萬石高撑留月臺，興來冒雨坐春苔。江濤帶漲潮初上，湖樹凝烟翠欲來。勝賞將周吴下屐，清談不負故人杯。孔顔樂處真何在？俯仰鳶魚莫浪猜。

謁陸公祠飲儲精樓

層樓中占潤州高，晴日開窗遠望勞。三面曉鬟堆翡翠，一江春釀滴葡萄。乾坤妙處誰能領？富貴輕雲首重搔。欲起陸公來海上，不妨痛飲歌《離騷》。

同水部伍疇中李汝蘭游雲龍黄茅岡

欲試春衣春已歸，芙蓉小閣醉烟霏。依依岡嶺真環合，落落英雄幾是非？怪石尚疑坡老卧，片雲猶似縞衣飛。相逢隨處堪行樂，未許浮名是靮羈。

和邃庵相國丁卯莊見贈

夢破邯鄲一欠伸，蕭然獨未忘斯民。藏春塢在歸丞相，丁卯橋荒得主人。松桂陰陰酣翠崖，江湖渺渺指迷津。夜寒猶向烟汀望，隱約台光護紫宸。

浙江驛次陳惟濬韻

山林引興欲歸耕，悵望郵亭幾日程。悟主自憐無實學，許身早已笑浮名。江涵潮勢乘秋漲，山擁烟光向夕生。便可把竿從此去，短茆低結傍嚴陵。

寄劉歸安維中兼簡郭中洲昌修

滯獄相從酌重輕，月明嘉石曉風清。鵠亭有鬼冤當雪，雀兔無媒俗正酲。要使窮庢昭國法，未將分土玷平衡。離筵更對中洲約，鄉邑由來有典刑。

同萬汝信游道場山用郭孝豐韻二首

冒暑登山興正奇，每逢佳處步逶遲。亂雲出岫時張蓋，野鳥啼簷似請詩。病眼初瞻湖水闊，閒情已許老僧知。有待德音歌頖水，青山先擬寄狂癡。

聚散相評事亦奇，歸雲小院話遲遲。思鄉未遂班荆飲，乘興高歌《伐木》詩。直道已占廬阜重，文風欲動越山知。相從尚

爾牽公事，爲謝山靈莫笑癡。

季秋試諸生

宿雨留寒秋事過，臯比獨擁愧蹉跎。千年正學誰源委？百里英才入網羅。鳴鳥欲聞王者瑞，白駒喜見碩人薖。行藏自合無驕諂，試問諸生有志麽？

出宣州宿陳村

銜雨宣城路正悠，野人相對泣無秋。吞蝗擬爲吾皇獻，卻虎先懷漢吏羞。欲賑流亡誰上策？預聞水旱是先憂。空堂獨對燈花笑，早向三江理釣舟。

橫山酬朱士光道長

集仙亭上雲扶疏，時數行雲玩太虛。流峙山川八卦畫，參差花柳九丘書。世態儘教歸蚌鷸，閒情早已付鳶魚。故人爲印刀圭秘，自保靈丹一粒初。

雨中同濮廷威諸友登橫山

高皇曾此駐天戈，留得龍章照薜蘿。要使烟霞常入手，不妨風雨亦相過。化機有象春將滿，守土無功歲未和。爲祝湫龍時雨暵，振衣頻得聽樵歌。

連山新作書屋簡晉壇三峰諸君

分得黃公第幾窩？樓居突兀破松蘿。衣冠始發山靈秘，桃李潛回淑氣和。翠壁一竿談易象，仙源九曲侑弦歌。夜闌更揭先民業，嶽麓嵩陽意若何？

己酉新春和大蒙陳子栢韻

江漢瀰瀰欲濯之，若爲鼓柁定何期？調傳白雪歲將晚，風遞東陽春正時。衰鳳漫吹燕谷律，冥鴻遥賡玉臺詩。北方豪傑應回首，輸與陳門又得師。

同念庵登雙江淩空閣用白沙公韻

四顧千峰儼若城，烟雲時與子墻平。半空樓閣三天近，萬古升沉一羽輕。恩報金雞旋北闕，調傳嚶鳥勒西銘。同游莫作閒登陟，不着絲毫眼自明。

次雙江兄歸田志喜韻

乾坤嘯傲成詩讖，秉燭相看夢裏身。九重曾問平原狀，三晉猶聞畏壘民。布襪白疊泉噴雪，青藜五巘閣藏春。從今擔住師門托，一點靈光萬古神。

宿凌空閣呈雙江念庵諸同游

結閣凌空不憚高，直疑天巧付人豪。八窗星斗靈臺象，萬頃烟雲碧海濤。擬共金燈呼縞鶴，還誰浩劫立霜鼇。男兒事業無疆界，已許沖玄着脚牢。

兩城郡侯約同念庵諸君別文山祠下

使君節操古人同，畫舫焚香拜信公。一代靈光須有寄，九天浩氣自生風。笑談情洽開名教，樽俎謀深折虜戎。此別祝公台鼎上，乾坤整頓且從容。

攜諸友升仙巖

絶壁泊舟千仞懸，曉扳石磴探飛仙。真機默悟□融内，怪跡遥看渾沌前。雲湧象獅蹲魏闕，風驅山鬼役秦鞭。舟人莫記歸時路，已約應天峰頂眠。

上清宫遇濮冬官致昭話舊

廿載皐比擁復初，觀光時得惜居諸。誰知燕北皇華節，正遇江南尋樂車。祁雨壇深雲靨濕，寥陽殿古月窗虚。千年位育真丹訣，細訂《中庸》一卷書。

次洪覺山沖玄赴會

紫陽山下客初歸，夢破舟移壑不移。萬卉菀枯成莞爾，半生冷煖自知之。仙窗烟霧堪爐鼎，洞口榛茆奪路歧。正擬應天升絕頂，秋陽一脉話幽期。

次覺山登象山頂上

振衣絕頂澹望歸，坐看丸中日月移。皜皜天機安有隱？茫茫世路竟何之？孩提根上培靈脉，義利關頭斬亂岐。誰展經綸新廢址？鄉方宿道默相期。

和明水樓居對雨之作

攜手沖玄百尺樓，丹崖翠壑爲誰幽？象山鶴報雲開霽，聖井龍歸雨送秋。遺訓自應隨驥足，逃名不用着羊裘。年來穩拄譚生杖，踏盡蓬萊碧海頭。

訪真人府同明水緒山龍谿覺山少初及江懋桓劉淵化汪希文沈子静何伯循洪子明謝惟仁張景仁程汝一鄭子畏謝濟之謝惟近周有之王以忠王仲大江叔源張道亨洪仲誠錢貞民錢容民升御書樓

淩虛突立御書樓，白日平臨洞府幽。天目遥分吴苑曙，赤松猶帶漢時秋。誰從被褐能懷玉？卻笑肩薪反負裘。夜静共

升仙隱榻，一簾寒月挂簷頭。

贈王仲時

洞府尋真對太虛，雲端忽接赤城書。涕從哭寢難忘世，訊執趨庭日跂予。瑤琴弦在修塵軫，楷木風凄念舊廬。滿擬共温東海釣，長鯨一掣棄凡魚。

次瑤湖王子睡起書感

望洋東海幾經年，誰續仙翁三字傳？盛暑漫勞升嶽麓，峭寒猶共臥沖玄。忍將蠅矢汙完璧？可認蝸廬作洞天。珍重析機掀舊習，滄溟一脉目源泉。

明水姻家別文殊寺

秋浄沖玄笑口開，節移長至尚徘徊。疏鐘初曙文殊寺，霽月頻分擬峴臺。利絶一原真易簡，金從百鍊可遲回？採芝更憶通天句，白首相傳黄綺來。

謝復古諸友仁壽會

桑弧初度中和節，玉瓚誰開仁壽筵？一堂風塵聞天籟，千里雲帆枉列仙。瑟僴歌傳淇上竹，經綸緒在舜廷弦。自慚兩負趨庭夢，再拜群英共著肩。

奉步艮山叔父見壽

仙韻鏗然下洞天，不須宮徵自神全。御家久諳河汾舊，寡過誰争伯玉前？喜對光風蘇萬卉，愧無膏雨澤群顛。從今蓑竹增新社，真率應容涑水年。

雙江原山念庵及師泉梅源三峰諸君同宿文明用前韻

披衣正憶劬勞夢，駿業芳聲兩未全。真脉不融無極表，浮生空戀有涯前。觴傳春服歌沂水，榻倚南窗卧華巔。爲祝群公霄漢上，更教外國訊裴年。

洪陽洞次介谿相國韻二首

老癖尋真歲幾回，吹藜又訪葛樓來。洞庭罔象穿波出，月窟瓊瑶冒雪開。泉浸芝田真可種，雲封科斗不生苔。酒闌共話長生訣，失笑牛山浪自哀。

盛年曾約碧山阿，老共青衿入翠蘿。洞裏乾坤真有幾，眼前仙佛亦無多。雪雕萬象勞神斧，春透陰厓散玉柯。日暮浩歌忘爾汝，仙翁應笑是誰何。

東廬林郡侯遣謝劉諸生侍游慈化及天龍途中代訊

乘春童冠躡招提，滿路嚶鳴繞杖藜。卷卧枕邊雲氣濕，浩歌池上月華低。九關

雪竇闞神匠，千丈丹崖破甕雞。遥憶郡齋休日昃，清香一炷夢昌黎。

會石屋年兄于舟遂攜諸友步入青原

脚跟久踏洪陽雪，舟尾仍温石屋槎。笑入青原尋舊隱，恰逢靈雨潤新葩。旋堆石片梁谿口，小斸荆稍柱屐牙。拊掌泣途真落魄，乾坤何處斬烟霞？

善山明水石屋師泉三峰諸君游二洞用明水韻

鹿洞何年聚異才？行窩亦傍洞門開。德星似映丹爐色，杖柱遄歌豐芑材。燕笑滿堂真帝力，靈光一點自仙胎。卧雲共醉西鄰老，莫厭吟風弄月杯。

同三峰柱史訪草堂賀朱兩川郡侯壽

依竹披雲構草堂，兩川春色晚蒼蒼。直從詩禮傳洙泗，未論簪纓接宋唐。拍手阿田鸝燕語，放歌《頍弁》蔦蘿長。由來貞壽傳靈派，黍律藜烟倍有光。

自三峰趨壽伯姊夫人夜讌

三峰鶴侶酣東籬，更赴群甥獻壽巵。小弟放歌分黍谷，仙軿夜讌儼瑶池。鳴鳩賦就南渠筆，慈利謡傳涇野碑。莫向古稀談盛事，蟠桃原是八千期。

次紀山曹柱史白鷺書院韻

聚秀樓涵萬頃秋，簷楹俯瞰贑江流。霜清白鷺浮中渚，木落青原露碧丘。笑對干旌誰與並，歌傳《伐木》欲何求？行吟擬報《緇衣》句，更向菁莪祝共酬。

謁康山旌忠祠

旌忠遺廟枕康郎，薜荔猶圍古木蒼。風雨五更嘶鐵騎，波濤萬頃奠椒漿。楚聞紀信奸魂落，漢向昆陽帝業光。欲借豳風千古筆，殷勤圖畫獻朋良。

滕王閣呈默泉紀山東石諸公

滕王高閣奠西山，北望神京縹緲間。畫棟飛雲留古堞，孑旄諏俗駐江干。病夫久愧安心法，諸老須研醫國丹。拊欄朗誦希文句，後樂先憂第一關。

入徽州界宿道湖懷緒山諸君

齊雲遥望擁仙騑，短棹衝寒共振衣。舟向蓮花灘上度，鳥依罨畫界中飛。靈根欲趁新陽茁，丹鼎誰憐宿火微？早晚化城尋舊訣，魯戈斜日尚堪揮。

休寧登玉几山諸友同酌南薰樓

誰駕雙虹玉几前，危樓夕讌俯長川？星辰半落銀河影，燈火遥通梓澤烟。節迎長至陽初動，夢破邯鄲興欲仙。影響支離憐絶學，鏗然童冠是何年？

雙谿湛塘約游巖鎮臺遂登塔上

雙秀樓頭挂豸冠，一尊攜我得奇觀。玉臺四望嵐光合，文塔平衡斗氣寒。共笑相輪探實際，幾能中沚砥狂瀾？中天積翠君知否？更綴仙宫第一班。

謁師山書院勉鄭生景明諸友

西沙橋上肅冠裳，再拜高談忠義堂。卻笑墦間争一飽，誰從雲外歷三光？熊魚有辨輕溝壑，鸞鶴無心羨稻粱。憑語鄭村諸俊傑，光前啓後定何方？

雪中度翬嶺赴順之周司諫諸友水西之約

雪舟約向剡谿來，翬嶺高寒雪未開。飛騰路鑿石門疑棧閣，雲迷環海擁瑶臺。欲試驂鸞法，磊魂還澆中聖杯。爲慰同游勤跋涉，肯教清興卻空回？

麟陽趙柱史約飲萬山書屋

歲晏江梅對舞雩，豸冠愛客共踟躕。萬山朗月凝清晝，四野連甍擁畫圖。救火喜聞醫國策，採芝初試遠游模。臥龍羽扇噓炎燼，卻笑優人亦起予。

雪中聚講水西寺和巖潭王郡侯韻

鍾山別袂喜重逢，對雪何如詠浴風？衰職空慚添綫候，茅簷稍慰辟蝗功。笑分郢曲宮商外，共鍊黃芽《姤》《復》中。千古謫仙雲錦句，雪山一諾偶然同。

謁龍池吳憲伯忠義祠

紫陽童冠約初酬，更向南陵吊故侯。陰壑泥深淹逆旅，叢篁雪重拂征裘。死綏大節光千祀，挂劍孤懷歷九秋。夜散群英看斗氣，尚疑干鏌貫奎婁。

九華遇雪

化城擬借半床霞，誰遣平鋪白雪芽？四望峰巖堆瑞玉，千林松檜茁瓊花。興從灞口添詩景，夢繞榆關擁巨牙。千古朱張南嶽緒，乾坤到處是吾家。

池口玩月甚佳

遠游三賞月華深，池口扁舟更賞音。萬里江流縈地脉，三更月色正天心。憂時共祝烽烟净，吊古寧辭衣露侵？爲謝江神知客否，片帆一借故山岑。

和師泉兄見懷韻

禹穴曾同萬古懷，相知寧復索形骸？聚仙風掃竹林霧，勉志晴開地藏厓。蒿目每憐播肉醉，蓬心誰習露葵齋？吹藜更約回燕律，一點先天自化裁。

贈師泉兄

海岸登舟約勝游，爐中火候共綢繆。笑吹葭律三千里，時醉藜烟十二樓。雪屐開雲華頂上，風帆弄月大江流。相期了卻師門脉，弱水丹丘柱杖頭。

諸友同升武功二首

市塵久擬避炎蒸，見説雷岩亦可升。白首穿雲驚破履，青衿踏月幾傳燈？仙蟬遞奏金鈴樂，靈木時懸玉峽藤。長白北原風格在，壯懷猶憶古人曾。

老境圖南息六月，群英決策躡千峰。静聽鐵笛吹黄鶴，閑啓丹函扣赤松。天近恍疑星緯冷，龍歸不覺洞雲封。相期更踐

羅浮夢，撞遍東南第幾鐘？

石莊文獻堂舉北里鄉約次諸友韻

堂開文獻儼儒紳，高帝敷言又一新。良牧喜修三代緒，荒年行挽四郊春。劍賣潢池非上策，橋編螻蟻尚知親。丁寧直透藍田脉，剖破藩籬自伯淳。

聚講寮塘次首尾吟呈同會諸君二首

人生幾是出頭時？稽首師門揭致知。化贊兩儀昭帝則，學承往聖息浮辭。一肩遠擔行方始，千丈狂瀾祝共支。莫遣惜陰成畫餅，人生幾是出頭時？

人生幾是出頭時？屋漏融融只獨知。聖學豈容參俗態，真機原不費繁辭。日從暘谷塵難伏，雷震虞淵力自支。卻笑狂藤纏古樹，人生幾是出頭時？

別廣德父老

白茆倚馬別桐川，不待驪歌思黯然。萬井桑麻初曉獲，滿城桃李欲春妍。撫摩未盡平生學，攀挽空慚父老筵。清夢定知能識路，時從高閣訂遺編。

齋居酬劉舜弼

曾從象魏瞻仙駕，萬炬金蓮擁從官。南省初移桐汭棹，齋宮猶似玉堂寒。月將雪色浮鍾阜，風領祥光繞禁壇。敬一已知迎帝眷，日新更祝誦湯盤。

酬呂涇野

掃雪焚香案几幽，夢回書卷静相求。聲傳谷鳥初開户，雲近長安更倚樓。玉燭欲調春正永，靈芝未秀鬢將秋。匡山番水波千里，一曲滄浪狎病鷗。

同年會雞鳴寺次牛西唐韻二首

百年道義歸吾榜，風雨雞鳴正稱情。要使汗青收定價，肯教金紫博浮名？樹涵春色千林喜，塔瞰湖光萬頃明。扶醉鏘然發洛詠，未須弦管沸新聲。

南北驅馳十八年，菁菁豐芑夢悠然。即看賓席開今雨，且與山靈話勝緣。壁水弦歌窗外發，帝城烟樹望中連。從今莫惜春衣典，已見微紅茁杜鵑。

坐石梁觀泉簡龍雲東

石梁橫亘奪神工，坐挹飛泉落碧谼。雲錦織成機女軸，珠簾深護水晶宫。誰能彩筆描冰雪，且和清歌洗聵聾。擬作洗心亭子在，路人莫笑醉翁風。

和朱方山韻

嘉會百年竟屬誰？斯文將續亦天機。即喜兒童争聚聽，更聞耆舊共知非。一瓢不换三公鼎，千駟猶輸半握薇。莫道方山春色晚，魯陽西日正堪揮。

中秋歸澈源遂入九峰會諸友

桂風槐雨送秋清，乘興巾車出北城。群弟共看中夜月，九峰還續隔年盟。兩間寶鏡原無翳，千載黃鐘竟幾成。不用將迎倍惆悵，昨非今是是丹經。

宮寮讌集次大宰松臯翁韻二首

東府真看棫樸蒼，何妨湛露續新觴？鎬京芑水原貽子，商鼎鹽梅正擇良。禮樂百年虞夏際，風雲萬里禹臯傍。願將巖竹被清韻，谷黍依依化日昌。

丹衷共指答穹蒼，洛詠鏘然間羽觴。一代仙僚還肅穆，千秋寶籙望明良。玉河正演天潢上，沖氣初回緹管傍。獨愧疏狂三十載，也乘款段步文昌。

雞鳴寺夜坐寄同游諸君子

露坐虛庭夜氣間，高談直透幾層關。禹顏融會行藏外，舜蹠分明善利間。雨後星河咸歷歷，望中烟樹自班班。別離莫向尊前說，皓月天心共往還。

中秋過石磐館長飲月下

百歲清光幾正盈，良朋況復對秋晴。松篁倒影方塘静，岩壑攢奇四座傾。談入忠文生浩氣，望從簡肅自家聲。向來寵辱真何在？莫遣頑雲點大清。

用韻答巾石論學

孔庭遺檜枅猶蒼，莫遣橫流更濫觴。鳥獸可群嗤桀溺，馳驅有範許王良。道從羲畫先天上，興在濂谿霽月傍。爲報簫韶未寂寞，斯文一脉又辰昌。

重陽先日同詹少華子酌嘯岩用韻酬答

重陽明朝來定穩，問訊黃華開幾本？谽谺正探嘯岩奇，霡霂更際初日烜。少華風馭迎江濆，久要不恨相逢晚。酒闌笑結隔年約，雲鐺共飽朱陵飯。

輓鄧丸邱龍川二翁

蓉峰鰲石擁高深，應有珪璋出鄧林。白鹿效忠知舊業，青原辨惑見真心。有兒傳緒修瑶匣，無地論交理素琴。楚些欲招明水筆，九京亦自賞知音。

澈源書屋次鄧生宸章韻

避影村居擬坐忘，烱然帝則見羹墻。按雲時玩中天月，浥露還沾隔壟香。防檢謾勞泥屨滑，切磨休嘆聖途長。可憐沉酣牛山侶，忍把靈根手自戕？

過小孤山

洞庭彭蠡接天浮，宇宙誰將砥柱留？秀奪金焦甘後拒，雄分瀟潁讓安流。江山萬象歸奇覽，風月百年幾勝游？酹酒馮夷還共慨，蓼蘋鳧雁滿汀洲。

玄潭次龍谿見贈

純陽舊館集章逢，自愧緌笙未易從。風御重來三伏駕，天機誰起五更鐘？靈明一竅師傳闢，瑟僩新功病骨慵。長憶闇然連榻語，成名易世幾潛龍？

緒山同師泉巖泉及諸生九日升連嶺四角峰頂上

袖得胡仙九日雲，四峰決策玩氤氳。中天恍坐靈光殿，俯顧疑旋碧海紋。禹穴傳衣千里至，華山遺調九關聞。兩谿釀熟瀘谿酒，醉讌黃花忘日曛。

翠岩黃使君贈二兒北上次韻

閩岩聞說瑞光饒，坐瞰東溟印翠標。教鐸已傳孚鎬芑，元聲還擬叶虞韶。貽瑶濫許燕山桂，折竹慚編宋氏橋。鳳沼香烟成往夢，丁寧兒輩報清朝。

邱生時讓自閩至夜談有感

千里擔簦來盛暑，道南一脉定疇宗。即看夢晝分蕉鹿，幾向尸居見燭龍。陋巷萬年尋孔樂，阿房一炬失秦蹤。前知透取妖祥外，起瞰扶光不俟鐘。

劉吾南郡侯王懷鶴邑令約偕劉師泉及楊邦彦程粟夫美兒劉紹錦紹藩游水簾洞王劉二邑博胥會

振衣九曲共盤桓，更向簾泉償大觀。五月行探珠履濕，半空飛下玉霙寒。昇真洞瞯玄機净，菉竹觴傳禮數寬。爲謝卓黄光勝會，蚤將霖雨霈塵寰。

雙江翁示先塋甘露卷次韻

聖朝屢慶薦甘露，宫保新傳降樂邱。蝶翅珠鏤分寶甕，寥蕭酥湑對成周。孝德正占隆壽者，至和更兆續箕裘。桐江史筆援神契，壓倒祥符石室謳。

周嚴厚致歐陽懋績劉重念許欽智諸塾師詠頌次韻

鄉校從來月旦明，何當片善播謡聲？正憂流俗無堤檢，静憶前修耿法程。袞鉞文成麟自至，孤惸仁溥鳳先鳴。天人一派還千古，祝取同袍鼓棹行。

良知正脉聽鷄明，莫向群鴟更聒聲。新締小樓邀日月，時開遺卷對周程。援溺

未能回菜色，遷喬喜得賡嚶鳴。人間科第三年轉，蒙養原基萬里行。

浮峰敬所紀山蒙泉約公館聚講諸師諸生同會簡郡侯劉吾南黃遜齋

洗心亭上對春陽，鼓瑟聲希興亦狂。貢院昔年温舊調，薇垣今雨灑群芳。教從學道弦歌藹，功在研幾屋漏光。此去鵝湖無剩語，瓣香遙拜玉山堂。

同諸生及龍生序文人文田文汝純汝立汝器觀厚槎道旁奇石遂訂石洞別署

久從兩洞卧雲房，疊石宜陽亦擅場。何日將軍來射虎？幾番仙子欲驅羊。巾邊灑酒瓊漿潤，澗底烹荆玉髓香。千古道旁無巨眼，定應待價始呈祥。

